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五册目次

宗伯集八十一卷（一）

〔明〕馮琦撰
明萬曆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宗伯馮先生文集叙

北海馮公者今之雄儁實臣也束髮升朝早躋八座弘謩雅度光映周行大政要機多所叅預世方需其輔理以兎昇平而青鬢部頳奄然騎箕上矣此則天地精靈國家氣運當之夫何言哉方公病亟其友侍御康君請其遺書以梓遜謝再三出而付之曰必也東阿為叙蓋行也從公於

朝相與上下藝林頗稱莫逆而公之政業識畧有王沈二公誌碑取信萬世毋庸更辭則以侍御之請綜術其文云爾叙曰古稱不朽者三言居其一要以圖功緯德非文曷遠則尤其載而不朽者焉天壤之間有形有質之物未有能不朽者必化而後不朽金石之堅泐且蝕焉而朽土木之臙蠹且蘇焉而朽惟毋

化也水之洋洋代而不息朽乎哉火之炎炎傳而不盡朽乎哉何者化也人心之精吐而為言言之倫要敷而為文此必有變而之化者無所變而之化而欲

高馳虎脈樹千載之標豈其質哉近世名家輩出非先秦西京口不淂談筆不淂下至土苴趙宋之言目為卑淺而眉山氏之家法亦若曰姑舍是云鄙人少

而操縵亦謂為然久而思之不也蓋先秦西京之文化而後為眉山氏眉山氏之文化而後為弇州氏眉山氏發秦漢之精蘊化其體而為虛弇州氏攬眉山

之杼軸化其材而為古其變一也世人不知一以為趙宋一以為先秦西京徒皮相爾且夫先秦西京之世有以文命者哉漆園之洸洋則論著之書也韓非

之精切則短長之策也長沙之宏贍則陳對之牘也龍門之逖蕩則紀述之史也此皆眉山氏之所釀而為文者也盡嘗取而紬之廓之宏篇約之單語安所

尋其軌迹安所索其斧痕故能不為秦漢者而後能為秦漢此則不可朽爾何者文以神化者也不會之以神而合之以體不合之以體而模之以辭則物之

形質也方與方圯方新方故不朽何之今觀馮公之文色澤膚肌惡乎為秦漢乎而精神脉絡惡乎非秦漢乎其修學博而不濫其抽思深而不譎其綜藻華

而不雕其稱名奥而不晦其論議辯說邈探惚恍冥造希夷愈入愈研愈出愈邑而不可端倪莊也而無之也其指畫政體陳說機宜家筞決於一言碩畫陳

於萬里名實必中權正相資韓也而無之也其奏對之驪獻納之章辨官敷典考古究今理侈而核辭亮而婉可以納牖宸褎光華王度賈也而無之也其鋪

敘事理操縱闔闢虹流波詭而繩尺森然無少遏佚遷也而無之也軼而至於百家之說六代之體皆有而未嘗有皆用而未嘗用滔涵吐納剃削澡滌銜之

不淂其根縱之不淂其首故夫眉山之後化秦漢而為虛者吾獨以馮公之幾之也盖頃者先正諸公亟稱擬議以成其變化豈非名言然擬之議之為歆成

其變化也無所變而之化而姑以擬議當之所成謂何夫酒醴成於麴櫱而麴櫱非酒也湯液成於藥石而藥石非湯也有如以酒醴為瀲灔而醱其醲醨以

湯液為清冷而咀其渣滓
文而肖是乎哉無論秦漢
立言之家視為何若致使
趙宋諸賢誰不捧腹何言
蘇氏故吾謂馮公之文可
以不朽者謂其幾於化也

所未盡者蘇公如走盤之
珠肆而不得流而馮公如
出匣之鋒抑而不可遏此
則時未從心年不待力者
矣噫乎天之喪斯文乎概
世道者為一代惜九鼎之

材而商秘文者為千古揭
天球之寶均也掩袂太息
不知涕之無從矣侍御能
傳其著述為楊氏之君山
而行也無能發其流別為
左氏之玄宴則甚愧而不

得辭也至若有韻之文則
古出建安而下逮於唐近
出高王而旁薄於杜又當
世所不幾者嘗別為之叙
故不重詮
萬曆乙巳季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予告前
經筵日講國史副總裁官
知
起居注友人穀城居士于
慎行頓首拜撰

馮宗伯詩叙

今天下名能詩家學士北
海馮公為宗公之詩以神
情會者也夫自三百篇以
降至於漢魏及唐體裁不
同要以褒然意象之表不
可階梯正在神情爾世人
不知則求多於辭辭不能
超而求助於氣大歸在亢
厲幼眇愈費而愈不足竊
嘗譬之以詞與氣求工者
畫師寫照衣冠色貌細

至眉髮無一不似令人蹴
然而悚廹而察之了無生
意何者其君形不在焉似
之而失其真矣以神情會
者如摩詰平遠山水間以
人物濃淡榮枯在有無明

滅之際而望之躍然洞心
若將身遊其中而不能已
則得其真而不必似也公
之為古體淵源漢魏而軼
出於唐其為近體沈浸盛
唐而致極於杜兼備衆美

而出以一竅其究華而若
斂冲而若餘大而不陵細
而不底神在象先而輔之
以氣情懸物外而運之以
辭此所以勝爾嗟夫物未
有不得其真而勝者也彼

以境而合人以人而傳事
不怒而髮上指無悲而涕
橫流於神情何所符焉而
欲以高馳秋圃凌駕詞壇
不其左與余遊公二十餘
年相與極論久之欲一涉

其樊而不可得今老矣秉燭之光其與幾何望洋而嘆而已矣吾大夫瀛海張君出公門下以詩豪燕趙間日求海内名家而位置之如恐或失偶出公草一

帙視之大夫捧而醉心曰吾師乎吾師乎一代作者其在兹與小子何莫學焉亟付梓刻將與同志共之而使余題其端余惟自古儒林文苑皆有世家經術

之效莫盛於韋氏之祖孫著作之業莫雄於班氏之父子而公實兼之至於繩四大父之武而會其全二氏謝不及遠矣況且以典謨風雅之猷獮成景化望

高夔周召流風哉故公之學不盡於文其文不盡於詩而詩亦不盡於此就大夫所次著其概爾

萬曆己亥仲秋望日穀城山下居士于慎行書於冷

宗伯馮先生全集序

明興罷丞相置内閣簡閣文學臣侍從備顧問論道沃心於廣厦細旃之上向後委寄益隆秩位益尊於是内閣無相名有相實而沿襲迄今拜相率繇翰苑幾成天子私人矣往余承乏史局萬安朱司空先

生嘗教之曰翰苑所貴在經濟不在詩文猶武臣所貴在謀勇不在騎射蜀趙文肅先生為館師又教之曰文章家所貴四端經明道史垂憲封事通下情詔令宣上德耳課花鳥而評風月壯夫羞為也蓋成弘以前臺閣文體既卑弱不振嘉隆而後唐

詩漢文作者相望而質諸文亦司空之所貴者復不能多僂指就不佞所睹記則爾宗伯馮公其人哉公方在娠而夢韓魏公入室因以為名王父以來世舉甲科藏書充棟兒時無所不窺日誦萬言掄墨游戲多驚人語已為舉子業闡抉道奧蓋人意知權衡是非得失瞭如指掌此故集

所不載其載在集者若經筵講章書牘策論之屬羽翼聖經鼓吹信史差可窺其崖畧然而昔人有先得公同然者未足奇也所歷官奏議討論朝典世故實為詳覈匡主德定國本亦官常愛人才皆關切大計上下陰受其賜而不知然而朝家容有與公意見合者未足奇也政莫重於礦稅議論莫沸於西夏東倭播州之役財力莫疲于修河轉漕邊鎮款市之費自閣部臺省郎署以及當事諸臣所建白籌畫波委山積曾不得其要領披公之集而求之言言中窾事事破的成敗利鈍險夷千里之

外而符合數年之後惟公一人而已豈其身從事矢石番重習貫自然或有枕中帳中秘密授公公亦寧有兩口四目異人哉其亦時咨詢周規畧預而神識超絕闊達大度能使群策羣力畢為我用真宰相才也

上自癸庚以來與和年治體迴殊深居
蘭出獨操威福之柄莫可窺測假令番相
公二十年斡旋馮翼必當機宜贊從指示必
收成效啟無私門朋無多口士氣無挫國
體無失海內無萬數生靈無糜爛于輪
靰鋒鏑矣公既依冢宰位宗伯正色立

朝瀰彰畫瘁濱死不忘忠諫況幾先見
定力雅量天下翕然宗之得其數奏一言
傳誦繕寫等諸著蔡而宮府之勢日隔煬
竈之蔽日深天未欲平治天下雖公未如之
何公未四十而躋卿貳人每艷其蚤貴不
俟猶以為晚也古之聖賢經世為功業而

垂世為文章皆名不朽要以詑諸空言
不如見諸行事孔子刪述六經功在萬世
而兩楹夢奠時尚眷眷於明王不作天下
莫宗意念深矣夫孔子不可思議韓魏
公故有集後世知魏公者不以集故公集
非魏公可同日語而信公能為魏公惜公不

得為魏公則集可考鏡耳侍御康公
與公有莊惠蕭朱之好公沒而函行其集
屬鄉先生于可遠宗伯為敘復以屬不佞
楨楨楚傖少文人與言萬不足為公重而
辱公生平知己義不得辭已讀于宗伯
敘盛推許公以方周莊休漢賈生司馬

子長唐韓退之陸敬輿宋蘓子瞻李翺

于元吳與者無曲筆受者無愧辭不佞又

何加焉竊惟公所以名世不出於集之外不

盡于集之中而第以文章爲一世雄伯起

以九京而問之或姑舍是因推明文肅司

空兩先生之論爲于宗伯更端此兩先

生

言亦于宗伯所稔聞也

萬曆歲在丁未夏日

雲中李維楨頓首撰

宗伯集目錄

北海馮琦用韞著

卷之一

擬古樂府

五言古詩

卷之二

七言古詩

卷之三

卷之五

七言律

卷之六

五言排律

卷之九

序

卷之十

序

卷之十一

序

卷之十二

序

卷之十三

序

刑部尚書劉公狀　雲川蔣公暨蕭孺人狀
封吏部侍郎劉公狀
卷之十九
行狀
貞靜先生狀　禮部尚書余公狀
蔣太恭人狀
卷之二十
墓誌銘
趙母姚太孺人銘　劉母官太淑人銘

贈徵仕郎鴻臚先生銘　贈大理少卿傅公銘
廩士姜公配陳孺人銘　壽官震源于公銘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封光祿寺卿臧公銘　慶府長史王公銘
于安人銘　誥封嚴淑人銘
張母饒太孺人銘　張母陳太淑人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陝西參議取公銘　延安守石公配馮宜人銘
旌表節婦陳氏銘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銘
按察使麻先生銘　廷尉張公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大學士許公暨配銘　參議馬公暨配銘
副使劉公暨配銘　副使石公銘
封户部郎中張公銘　伯考御山公銘

卷之二十四
表
擬輔臣恭進　太祖高皇帝批答勅諭表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表
進會典表　恭謝天恩表
恭謝天恩比例陳情表　辭朝表
恭謝天恩表　辭免恩命表
卷之二十五
啓
謝啓代　謝敘進代

卷之二十九

誥勅

江西布政陳文燭　山西布政李采菲

山西副使李時芳　山西太僕申維岱

山西參議郭性之　通政司參議李觀光

浙江僉事蘇濬　御史王之棟

山西道御史孫愈賢　山東道御史劉霖

工部郎中程奎　刑部員外孫有數

禮部員外董基　戶部主事杜潛

兵部主事申用懋　吏部員外張雲翔

開封知府王見賓　淮安府同知徐伸

兵部主事劉復初　刑部主事董宋儒

大理評事雍之可　中書舍人劉琛

兗州府同知高自修　鬱林知州江龍

德州知州趙可學　涿州知州王道定

楊州府推官李開芳　梧州府推官蔣數莪

彰德府推官任慶徵　樂陵知縣趙永祿

樂清知縣吳華　盩厔知縣南邦化

隆平知縣林天秩　定遠知縣孟醇

冀城知縣卜自用　東流知縣陳承芳

通渭知縣井濟博　汝陽知縣劉汝康

戶部照磨楊應尾　宛平縣主簿盧茂

鴻臚寺鳴贊衛天命

卷之三十

經筵講章

天地節而四時成　昭茲來許

泂酌彼行　鳳凰鳴矣

民亦勞止　易无思也无為也

卷之三十一

日講通鑑直解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

十年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

秦伐楚取八城

秦以田文為丞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
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
燕伐齊拔聊城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
燕太子丹使盜刼秦王不克

卷之三十二

日講通鑑直解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
楚遣諸將徇趙魏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自殺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
漢王立子盈為太子
韓信大敗趙軍禽王歇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城皐

卷之三十三

日講通鑑直解
置酒南宮
帝西都關中
以曹參為齊相國
封雍齒為什方侯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之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十年以周昌為趙相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帝有疾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詔陳平勅樊噲

卷之三十四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

立原廟

廢少帝幽殺之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

匈奴復請和親

除秘祝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二年丞相蒼免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

以公孫弘為博士

卷之三十五

日講通鑑直解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五年丞相澤免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

詔民得買爵贖罪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自殺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

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

匈奴渾邪王降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卷之三十六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東越王餘善反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番郡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

卷之三十七

日講通鑑直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以田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立皇后許氏

以朱邑為大司農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獄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

卷之三十八

日講通鑑直解

帝自將征蜀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十六年羣盜起
帝如章陵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以劉昆為光祿勳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
遣馬援征武陵蠻

初作壽陵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
三十年帝東巡

卷之三十九

日講通鑑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

行養老禮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以吳棠為度遼將軍
十月晦日食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

以丁鴻為侍中
十二年修汴渠堤
封子六人為王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太子入衛
復置西域都護
以第五倫為司空
以馬廖為衛尉

卷之四十

日講通鑑直解

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大旱
以直言士補外官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八年東平王蒼卒
馬廖馬防有罪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詔禁治獄慘酷者
大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帝南巡至宛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詔除妖惡禁錮者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
詔戒俗吏矯飾者

至東平祠獻王陵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卷之四十一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
曹褒奏所撰制度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
以竇憲為大將軍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六月朔日食
竇憲伏誅
皇太后竇氏崩
十三年帝幸東觀

詔邊郡舉孝廉

徵班超還京師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二年以公賦與貧民

徵鄧隲為大將軍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以虞詡為朝歌長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

卷之四十二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建光元年太后鄧氏崩

詔舉有道之士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徙封鄧隲為羅侯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

詔斷大臣行三年喪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

以楊震為太尉

改葬故太尉楊震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聘處士樊英

六年起太學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卷之四十三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顗以為中郎不就

京師地震

京師地拆

三年五月旱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二年增孝廉為四科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

地震舉獨行之士

卷之四十四

日講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
以黃瓊為太尉
以劉寵為司空
尚書朱穆卒
七年邟鄉侯黃瓊卒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殺南陽太守成瑨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

卷之四十五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
皇甫嵩朱儁與曹操合軍討黃巾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
二年南宮雲臺災

宗伯集　目錄

卷之五十五

奏疏

禮部稿

卷之五十六

奏疏

卷之五十七

奏疏

卷之五十八

奏疏

卷之五十九

奏疏

卷之六十

論

荅蔡運長　荅王鳳洲司寇
寄諸親友　寄楊夢山太宰
荅蕭寧國漢頫　荅王兵憲
荅南部蔡　荅于宗伯年伯
與王栢峯　荅王猜江副憲
荅唐太史抑所

卷之七十六

書牘

荅郭太史明龍　寄郭比野開府

寄孫鵬峯年伯　荅蕭念渠開府
荅張考功　荅莊公子
荅周　荅張長史
寄劉太霆　荅郝晉雲令
荅張斗樞　荅王康宇文學
荅鍾侍御　荅李翼軒
荅朱鑑塘司寇　荅郭汾源
荅蕭中丞念渠　寄余君房
荅王對滄　荅易州道江纘石

荅耿天臺中丞　荅周太史礪菴
荅蒯遼督院邢公　荅王對滄司寇
荅朱金庭宗伯　荅沈鏡宇少司空
寄于毅峯宗伯　寄楊太宰
東王對滄

卷之七十七

書牘

與王辰玉　荅趙中丞南渚
荅朱中丞鑑塘　荅劉靜臺侍御

荅王兵憲　荅陳光宇開府
荅鄭東里開府　寄何震川
寄何密丈
荅潘卯川司空　荅沈鏡宇少司空
寄李念方　荅韓惺宇中丞又副
荅沈仲潤　與王柱山
荅葛龍池

卷之七十八

書牘

卷之八十一

書牘

答蕭泰椒司馬公　答汪澄源中丞
寄王康宇
宗伯集目録終

宗伯集卷之一

詩

北海馮琦用韞著

四言詩

中林

瞻彼中林烏烏鳴悲歲云暮矣寒雪霏霏殘
月在墀北風蔽幃念我先人愴矣心摧
瞻彼中澤鴻鴈嗷嗷言念其曹惟以永號予
髮蕭蕭予心忉忉維予之故予肌骨以銷

人亦有言伯塤仲篪惟塤與篪尚或間之維
予及汝如左右手曷求為我以慰父母
母氏聖善汝鞠汝育汝哺汝沐汝顧汝復汝
卧母寧汝啼母驚屢寢屢興跂而及于成
駒而汗血一日千里歲月屢更復居爾所母
之懷矣涕泣以語父之懷矣誰使告汝
天降鞠凶我父已祿念我兄弟尚盱其自我
殞而哭汝號且祝敢不自力以憂冥漠
我父始瞑體魄始寧載闢厥靈赫矣如生垂
歿之語安可再聆汝有成言安可再更
我父矣白眷此弱息片語而當喜形於色載
笑載言遍示坐客安得九原復此臾懌
汝夢我父執手沾濡汝寤而呼庶其改圖旦
晝之皓突而紛如昨夕之夢若有若無
痀瘻承蜩郢人運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繫
馬欲馳驚鴻欲舉寧靜致遠古有高矩
吾道如城乃郛乃郭汝才如劍乃鋒乃鍔太
剛則折代斲乃傷相庖丁牛善刀而藏

寧刺繡紋無倚市門市門可倚市兒非侶蜉
蝣楚楚蛺蝶如舞比之匪人戒其傷汝
石甬可開羝羊難乳無子同氣豈難誨語我
實不敏無以益汝緬思遺令涕零如雨
悔之初萌亦自怨恫曾幾何時往來憧憧誰
操汝心汝奉以從心之憂矣靡所與同
眷令在原兄弟急難急難而泣亦何云及如
臨于淵如集于木君子有穀及爾能淵

中林十五章章八句

昨歲暮作四言詩不能盡其意然意亦自有不能盡者每因鸛鶴之情益增烏鳥之痛未嘗不泫然沾衣也正月廿三日偶于書冊得二梧葉湯書二絕附錄

于後淚行成雨鬢成絲殘月孤燈今素帷安得皆前鴻雁影雙飛闕下與皇池欲樹萱花向北堂那能寸草報春光莫將驕子心頭火添作慈親鬢上霜

擬古樂府

秋胡行

寒士易德貴交難為歡寒士易德貴交難為歡張陳刎頸蕭朱彈冠虛願不酬要盟易寒喜極而後或為愁端歌以言之貴交難為歡

一解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政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政塵積為岳愛流成海女之疵兮則不可悔鷹化為鳩其目猶在歌以言之惡成不及政

二解

下僚易居貴極難為退下僚易居貴極難為退鬼忌其盈人伺其敗昔人所惡[illegible]盍炎炎隆隆卒與禍會歌以言之貴極難為退

三解

緩調易於急響難為節緩調易於急響難為節大絃高張小絃斷絕急食多噎急行多蹶贏糧安步千里可涉歌以言之急響難為節

四解

和魏愁忠擬樂府作

千金買寶鞍百金買戰馬買鞍新市頭買馬古塞下

右紫騮馬

玉階月光華蓬戶月寂寞玉階與蓬戶一樣青天高

右玉階怨

為問蜀道難何如鳳城下灰徑無方軌長衢有怒馬

右蜀道難

一舟膠長河百舸皆艤岸寄言利涉子忍待春水泮

右擢歌行

五言古詩

再過眞空寺道

驅車上河橋遥望橋邊路風沙何蕭蕭我父從此去今日涿鹿道明日瀛海渡我欲往從之蒼蒼隔烟樹緬惟膝下驩深憶別時語舉頭望白雲低頭淚如雨

寄懷伯舅四首

曲節易為工直道難為妍汲公豈不偉恐非時勢賢蓍折走風塵故非體所便中夜不得休使我無好顏一朝解組去息駕牛山前竭

来視禾黍亦已熟西阡古来力田者不如遂歲年獨生長太息萬事良共然

驅車出淮陽金堤枕大河洪濤自西来衝風揚其波砥柱百餘尺干雲欝嵯峩落花逐東流已復千里過乘流雖云利為時能幾何

結廬城東隅窔窔無車馬泉流既紆紆榆柳亦瀟洒出門上高原悠然見四野鳥聲高樹顛人影深林下白雲自往来吾意為一寓人生行樂耳欝欝何為者

冉冉亭中竹娟娟門前柳十年辭我去我行亦已久三徑幸未荒暫得休田畝田畝多暇日晤言同心友觴酌一再行陶然說故舊達觀且忘我萬物於何有升沉會有時不足廢杯酒

偶興

清商赴高節白日馳西陸平野何茫茫微風動修竹野入荷鋤来一一談禾菽信美又吾土且復返初服世事良悠悠安從詹尹卜

攬衣登高樓延目矚四野長蘿蔭茅屋秋色何瀟洒朱英紛未落白露隻以下四氣自成歲吾欲何為者

癸未春述懷五首

憶自登朝著意常懸丘壑何知歸家山情悰反蕭索大母歲將逝沉痾猶未脫傷哉六年別僅一視湯藥大命不得請泣血沾衣襆旦暮哭上食容輝竟寂寞生者亦云病沒者豈復作不知天地心隱憂安所薄哭聲入雲雲

雲色亦莫莫

銜恤曾未久我心鬱以忡有女五歲餘早已成瘦瘠一朝遭搖落千秋豈再容自傷薄祐人養汝不得終母氏太劬勞卧起與汝同豈伊憐痛息所差懷袖空悄然內傷心太息起悲夙

女弟纔四歲學步一何嫺向人輒下拜頗識嗔喜顏傷彼蕙蘭花零落清霜寒疇昔多歡悰一一成悲端余亦慕弘達不能割此難焚汝身上衣碎汝指上鐶九泉長訣絕撫膺獨沉瀾

愛來殊未㣲屏居向東郭吊客尚在閭弱子聿云瘼使我寬夢中襟抱亦作惡披衣起視兒瘦黃已非昨安得尚夢寐情神猶錯愕耆艾火始然寸心與同灼迷離眼四視似欲戀帷幔陰雲疊層樓回風激哀壑踈簾度乳燕空堦馴慈鴿對此不能言悽然淚雙落

汝死亦何知吾生空悲辛豈悲胤未立父母尚無孫王程不得留何以慰朝昏長號父母前無為兒女仁舍淚前致詞氣結不能伸一燈何耿耿照我雙淚痕我欲竟此曲曲成彌傷神死者長已矣哀哉無重陳

登雲門山

策馬出遠郊言登白雲峯茲峯何峍嵂王立萬芙蓉和颸布天令原野被春容烟霏遠蒼蒼近看彌葱蘢澗道餘積雪峽口披長風石瀾揮漢標飛觀翔天中橫襟望河山佰圖一何雄一匡豈不偉千秋事已空吾將策藜杖行行訪赤松

躡屐陟層巔捫蘿度雲扉欲行復屢息拂塵坐石磯但見千峯色落落沾人衣驕髮向陽阿揮手弄晴暉四顧天地闊齊州亦已微海氣橫東南樂矣曠士懷青芝自曄曄四牡乃見催陸沉金馬門大隱谅可希

陸子著悼亡詩賦數千言其詞痛絕屬余輩為挽章乃賦四詩慰之

孟冬多悲風燕市飛寒霜葉落不可掃繁枝豈再芳之子念同衾對此心煩傷與文有餘悲慷慨歌清商逸響激行雲青天高茫茫座室慘無歡僮僕皆沾裳卿亦何太苦且復傾一觴

尊酒未終竟婉婉日已施主人起謝客攬涕前致詞貧家得好婦中外皆所宜芳馨杳難繼豈曰懷燕私萬物各有歸乃在天一涯虛室轉空闊北風吹素帷殘月照簷霜鄰雞鳴

何遲俛仰念疇昔悠悠使心悲

心悲何終極無乃太傷神豈不重伉儷念子遠游身痛心成疢疚何以慰子親顧此二幼雛始識喜與嗔展轉戀懷袖哀哀鳴向人我見尚猶憐悲思況在君君悲詎可擬朂君以自珍

自珍無空悲命矣可奈何天地何茫茫六龍揚其波百年遞相哀隙駒忽復過漆園豈不達鼓盆亦已多死既不足悲亦復安足歎悲歌既匪經禮諒無頗

秋夜簡敬承公亮

秋色遠如許客心鬱未安微微日影薄蕭蕭天宇寬高風下木葉零露被崇蘭四氣自斡運誰為衰盛端朱華曾幾何素萼忽已殘芝楚松柏姿淩風以自完願言附高節與君同歲寒

碧雲寺

朝望山間雲暮就山間宿佛界何莊嚴入門

風肅肅古殿倚岩岫磴道盤空曲山僧出相迎班荊坐修竹峯頭過新雨石髮淨如沐泉聲下石溜歷歷飛寒玉對酒不知晚星河依以屬良游殊未竟同醉待朝旭

香山寺

香山曉蒼蒼居然有幽意一徑杳迴合雙壁對蔥翠雖稱土木盛未掩雲林致憑軒眺湖山一一見所歷千峯青可掃涼飇颯然至披襟對山靈冥心歸釋帝茲游如可屢無問人

閒事

西山道中

休沐屬良辰招邀盡吾黨晤言山中人無有濠閒想贍彼已超忽去此復悵惘行行出谷口原田何莽莽微雨洒然至林樾增蕭爽輿夫發高唱丘壑傳餘響遥見采樵人不得訊所往白雲深復深何處留真賞

中峯

中峯何高高孤標聳寥廓寺樓遞隱見石徑互參錯躋之濟勝具始抄遠游諾振衣凌爽塏舉杯眺廣莫不知山路盡但見天澄廓對面剗門山數點青如削樹木若鱗次西湖不盈勺萬象各自媚孤雲安所薄山南行雨罷且復歸舊壑

余子有汴之役馮子觴而與之語交相誡也乃次第爲韻言以當韋弦焉

策馬城南隅送子灞水陽問子將何之往建諸侯王以茲旂與路與彼黻繡裳玉節何葳蕤大道生輝光長卿方在漢枚叔將游梁皇華如有懷停車問周行

出門望征鴈雙飛下南濤嗟我同袍友蕭然如散雨居者四五人行當復送汝疇昔相過從率心以笑語不復知爾我況乃論賓主且當惟古懽聊以綬離緒

白日寢以驅車馬安得停敢以友朋戀使子緩王程惟有藥石言可以諭中誠高張無懦響弦急難爲聲海水何澹澹虛舟安足驚東阿有遺言中和良可經

驪駒已在道尚復執君手茲當遠別離有可相語否謂我敬其儀珍重論交友名士無襍言三緘戒其口我寔不自力勞君念我厚敢不戢良規一言三頓首

別日常苦促會日常苦遲昔無旬日隔今當彌歲時豈曰無他人念子意不移相須既車輔相和亦塤篪詠彼伐木章悠悠中心悲各勉日新德以慰長相思

直卿新至同世用敬承飲李貞子年兄宅憶楊公亮

久客親故鄉久别親故友念子涉瀟湘契闊亦已久今夕是何夕相對意轉厚客子縱談笑主人忘行酒所歡感在茲萬事復何有獨憶楊子雲滄江黙自守相别同前春相見幾年後不知失我輩亦復歡樂否道故忽成醉念别終在口落落宇宙間從今幾携手

西山

豈不愛西山其如厭游客孟冬氣已肅始掃行人跡向来獨往願此時欣所適冷冷山下泉磊磊澗中石草木有機息山川見真蹟一徑峯屢折廻風壑相激天外寒烟淨樹杪澄湖白有時發鐘磬盡日看松栢暫憩俄頃間倪已成今昔明日在朝市悵望山雲碧

客談雲中塞事

西山天下脊宣大屬肩臂昔虜未貢時胡馬頗淩厲先皇神且武威加沙漠裔遂定君臣國盡擁和親議至今二十年關門未曾閉吾非藉要盟彼寧徼歲幣野老捲扉卧胡女臨邊醉赤羽無徵兵彫戈戢不試國論有半塞邊事無全利豈不省餽餉頗亦銷精鋭帶甲數十萬無復問長技頻年繕長城城成衆心悴朝見夷馬入暮聞夷馬斃卒乘無加餉戎旃有私費不辭今刹削異日遂成例罢爾邊塞人不見戎馬際誰能尊俎暇試畫長久計夷德終無厭漢物恐難繼大將修國容書生

預戎事翹首雲霄上朝廷有餘庇

己丑冬書懷寄呈家君

懦夫欣自營苦心常不歡感激 明主恩中夜未能安陟岵豈不勞易水方安瀾父子近相依未見為臣難未髮依日月列在供奉班真賜出尚方退食分大官所愧帷幄臣不奉天日顏豈有格心術致之旃履前且讀古人書逝將歸舊山我父方北来未忍即東還我父秉明哲攬轡臨西燕此實股肱郡河山鬱

以盤頻年苦旱魃蒸黎顛殞殘閭巷有桒邑墟里稀人烟比閭派移歸祖給粥與饘年年賜租稅漢法亦已寬不知戢輔民何煃至骨髓乾瘡痍數百萬引領朱帷褰墨吏不解紱主德何由宣西望古雲中遠接大藩天邊塞五千里紫荊為喉咽昔在肅皇時胡塵驚甘泉大徵天下兵一夫誰當關邊將忽高枕遺壘今猶傳古來除戎器乃在全盛年書生談利病事或不盡然父能稱保障兒或容素餐明

發念先世累代被衣冠里人紛矜詡安知我所觀天時有幹運人理誰能全我聞特達器常恐璞不完再實根或傷寧知衰盛端惟有崇明德可以無憂患保身既不易報主良獨難長歌擊玉壺曲終再三嘆雄風自西來易水蕭蕭寒

寄示珂弟

憶昔少年日意頗矜擻帀聞道忽已晚科名亦云偶志士營世業茲意漸已負時哉不我與太息一回首吾弟雲霄姿濯濯春月柳比象隨宦遊無乃廢書久昔我曾祖考肅然在甕牖借書讀未竟其主已復取及我諸祖父一一稱不朽積書至於今頗亦傚二酉終日東高閣真愧明德後我父遣使來為汝延師友汝年已十餘臥起未離母得無姑息愛從旁掣其肘復恐操汝急令汝意不受無為治甫田徒滋稂與莠無為守糟粕取笑斲輪手切志不棄捐成德於何有吾已慙鄙長知汝

難兄否蓄德常苦薄用物常苦厚生平不在多常恐為人右勉汝弓與冶吾將問南畝

悲小陸 敬承子也失母養於余家喻年而殤

阿戎何了了顏色若振素鬱鬱晥中蘭零落一朝露憶昔保將汝實以同袍故而翁吾兄弟惜汝幼失哺爾來一載餘依依孺子慕得無視汝疎或為藥所誤汝生實相憐汝死誤相負憶汝初學語憶汝初行步當其委頓時意猶再三顧萬物各有歸彭殤亦旦暮[illegible]

即猶在隔世知何處

送張倫任都諫閱視固原

壯士常慷慨懦夫多局促男兒志萬里取別
無鄉獨念從去年秋虜騎公南牧關門日以
開胡行一何近鼓聲聲不發將士骿殺戮莽
莽洮河闊條虜相隨虜朝為漢邊民暮為胡
地僕生者長不歸死者填谿谷氛祲高踰隴
聲勢遠窺蜀至尊日憂勞臣子幸不辱大臣
親行邊主將新分竹比聞捷書來破虜河湟

曲貔貅氣始振豺狼怒猶奮古來忌小勝兵
事多反覆凱歌未盈耳瘡痍尚在目軍有三
日糧民無五月穀中原疲轉輸吾意憂心腹
天子命近臣分道臨荒服茲行實特簡何以
效芹曝君看和親事利害如轉轂即令邊寨
開安知不為福要挾伐虜謀犄角聯番族朝
議肯牽制文法羈縻東匈奴斷右臂漢將窺
左足豈無金城略當如賈生哭國恥猶未雪
長歌仍擊筑

送鍾淑濂給諫閱視上谷

晨發青瑣闥暮出居庸道長風吹大漢萬里
白浩浩雄時上谷塞未有匈奴擾廟略屈羣
策邊事藉三表金繒歲出塞玄黃日在皂我
寧求宛馬虜遂厭吳縞豈不練士卒豈不築
城堡甲冑不禦冬樵蘇難宿飽尖丁及養馬
飲泣無昏曉請觀郭西田頗亦宜秔稻幕府
錚如雲私田迹如掃胡雛豈男甥漢女為妻
嫂嫁女與漢人不如與胡好胡人饒賜予漢

人色枯槁古來限華夷為禁苦不蚤關西項
澒洞朝議思征討王師久不出此事難草草
蜂蠆亦有毒長未無不標漢遇固不先虜情
信難保武事有聲容邊吏工文藻摩飛高剌
大兩目視衆鳥簡書伊可畏官事未易了之
子匡世姿風采實矯矯歸來報明主一一陳
所抱如有英雄人無使行闕老

壬辰奮事贈別鍾淑濂張伯任

世事亦何常倏忽遞相盪今日非昨日回首

一惆悵聖人久在宥君子始用壯漫同賈生
哭實恃漢文量日月豈不照雷霆未敢抗其
日風塵昏黃雲白飛飈侍臣盡改服緹騎紛
持杖矯矯山陰公尺牘還內降庭蓄留侯策
帝厭王陵戇亦罵將去國白麻別命相眷垣
及選部一時盡屏放就中誰最賢鍾張尤倜
儻兩生軀幹小氣欲排巒嶂新從上谷來胆
落臨邊將豺狼盡已屏藜藿誰敢傍古來直
節士大半抆炎瘴至尊多憂容忍使居一障

視汝舌尚在幸汝身無恙莫忘國士遇寧同
庶人謗所惜正士去滿朝氣凋喪從茲天廐
馬靜立含元仗居然言路塞無復禤𢳆傳
言半疑信蓄意多觀望稽首辭九廟尚欲徵
靈貺國本茍不搖寧使臣言妄謇子非諍臣
執經侍帷帳吏隱類方朔諫說慕袁盎感顏
尚不接肝膽終難諒知無匡世資三山行將
訪

今昔行送別嘉猷寄汝培

昔我同袍友講德集鴻都並坐臨廣庭聯纞
蹇長衢結交盡時才意氣如友于忼慨語相
盡形跡安能拘相見不束帶披衣及前除斗
酒聊斟酌豐儉隨中廚豈不或踈脫亦自見
真吾意趣有所極夢寐亦同符世路苦多歧
風波忽相踰今日輩數下落落四人俱有時
相過從無復向歡娛豈再堪遠別送子城南
隅子實秉高尚雅意在江湖理色尚不辱羅
網寧復虞子歸已十年子來二載餘故鄉一

何親故人一何疎去年當此時陸生將首塗
猶能設長筵彌日相歡呼時與二張輩談笑
歌烏烏今日別離色益覺形影孤子去天際
鴻我留水中鳧終愧張季鷹秋風思蓴鱸扁
舟到廣陵應過李生廬李生自賢豪磊落稱
丈夫千仞忽輕彈傷此明月珠寶玉雖在匣
終不掩其瑜萬事如浮雲相望在懸弧兩生
話夙昔當亦念我無昔如塤與篪今如秦與
胡人生寄一世忽若隙中駒離者未必合來

著行當徂惟有崇令德可以為楷模官亦不
足戀名亦不足圖送子涉長道余亦將乘桴
世用索五十詩久未有以應也感時念
別言詠斯章併寄直卿伯楨
元化一何速汝年遂半百余最小鶴弟頭顱
亦已白身世忽欲老日月彌堪惜往時堦下
樹歷落數十尺以茲生感歎豈更堪離析憶
昔入詞林及汝共朝夕歡言如醇酒終不廢
桑石中夜尚杯酌盛夏或袒裼驚心問疾病

握手論千萬一朝忽分携萬事俱陳迹南浦
送客處儼然遽為客往時我送人衣冠竟長
席今日君送我雙騎長安陌[illegible]如[illegible]樹花萬
點臨堦赤今如一片葉[illegible]里[illegible]流碧歡歎望
當年別亦非嚮昔音徽雖已遠往事頗歷歷
晉公陟宮端王郎為岡伯勳業當及時努力
相鞭策垂天憶大鵬避風感六鷁出處不同
行意固各有適寄言鳳池侶無羨林間翮

待命長白荅鍾淑濂

別日常苦賒會日常苦稀中年別親友惻惻
心多違蕭條官署靜白日關雙扉眷我同心
人百里遥相睎新詩忽見遺渺若聞音徽開
緘動顏色讀罷沾裳衣世路頗清泰之子尚
採薇腐鼠嚇鳳雛將貽漆園譏仰瞻鴻鴈行
凌風西北飛西北有浮雲及汝且同歸

送薛中孺參楚藩兼懷李景魯給諫

論交亦何常所貴心相知不因臭味合寧恨
蹤跡離念子特達士襟抱常平夷大業不緣

飾直木無附枝吐詞何惆歎論行非嶔寄以
此知爾才足為雅士規庶幾明堂器豈曰桃
李私言從青瑣班往泣楚水湄先皇龍興地
根本如京師拊循湯沐邑展謁 園陵儀豈
必思 闕庭忽如侍堦墀從來天下足頗憂
湖南饑三楚多剽輕游俠為盜資丈夫策高
足千里搴朱帷不餘屏貪墨何以憂瘡痍君
行過武昌李生今何其雷霆昔獨處慷慨陳
危詞所賴 明主恩尚得安茅茨仕止亦有

行心跡兩無違顧我念良友會合未有期成

行不厭早歷官不厭遲我湯蒞建禮汝亦參

藩維顧影自驚慚紱綬何蕤蕤但知受恩日

未知報稱時持子血誠心寧背所宜勉旃

日新德以慰長相思

喜孝與至賦贈

上林雖有樹不若故鄉蘭新知雖云樂不若

故人歡聞子足至門當饋未及饗握手語千

古寧問賤與寒揮麈若風雨未竟復更端語

多或錯亂亦自出肺肝兼獨兩相顧且笑且

復嘆及汝皆壯齡鬢髮忽已殘丈夫逾中歲

始知世事難汝猶未雄飛吾仕久濟官生平

獨往意耿耿未能安王貢豈不偉要非我所

觀人生許與分豈在紱與冠取筑為子擊取

琴為子彈一歌光霽風大海揚波瀾

宗伯集卷之一終

宗伯集卷之二

詩

北海馮琦用韞著

七言古詩

燕然行

石鄰鄰草斑斑邊城五月如秋寒渺渺平沙幾千里天風吹暗燕然山燕然山下臨大虜旁有兩人相對語握手長嘆淚如雨一人自言出門時牀頭妻子牽衣啼析上無襦釜無

糜君今早出何時歸且復揾淚一慰之技鉤仰天自歎欷朝役鎮城南暮抵鎮城下開說派尖丁復道散夷馬已知饑寒棄原野倉皇骨肉忍相舍一人欲語還囁嚅回頭看有行人無一從至市不備胡但備將軍營內呼營內呼何時已君亦大從容復欲念妻子奔走無小休何暇問生死中夜歸來且自喜寧知明日復爾爾丈夫生死會有時恨不一死驕胡壘倉卒有語難具陳不敢久立當通津夜

未同望闕山月應照闕前灑淚人

送二舅之官寄懷伯舅

送舅氏燕山陽行當別復徬徨問客程幾千里吳越南隔江水天之涯從此始酌君酒問君道過洛陽歷殿衆見伯舅問安好伯舅妻青問步別小舅復草草憶故鄉臨小圃對修竹坐茂樹我非客舅非主陳土風齊與魯舅作歌我起舞今且何在汴之滸五馬翩翩帶長組動見觀瞻誰爲伍我亦寂寥靡與語客

游雖好非吾土最關情在何許一郡槐花冷秋雨

結交行呈楊公亮時公亮止酒

寒不作堂上燕饑不作鞲上鷹鞲上威稜豈不唆一飽即擊非人情親極難爲疎貴極難爲賤長平未罷賓客去何必貴賤交情見灌夫雖驕亦自雄江州終能立異同衛客諛鉤知炙輠恐以此術用之我世事悠悠安足論此飲高歌無不可君不見步兵廚君不見濟

冲壚長安車馬夾道趍雲雨翻覆無時無君
今不醉胡爲乎

題沈翁畫竹

何人寫此青琅玕滿堂爽颯生秋寒居然坐
我三徑下數莖不動風珊珊栢溪先生隱於
酒戲拈秃筆如揮帚一幅淋漓竹亦醉醉竹
合與先生友矗矗三株狀殊絕迥若蒼虬立
殘雪別有一枝秀且長青鸞整翮從風翔曷
版化龍去已久至今屏障生輝光我觀此圖

慄耿耿墨花亂落團圞影素節偏宜君子堂
虛中獨立尚書省尚書華省鳳池隅新長孫
枝引鳳雛夔龍禮樂方大備伶倫之管公所
須此君何可一日無

泰山歌送盧東麓

歌泰山泰山何崔嵬出入日月興雲雷去天
不知幾百里西望河如帶東望扶桑海一杯
爲問王者誰云是天帝孫開日觀開天門兒
繹龜蒙出其下儼若群后朝至尊左執鬼中

右瑒宮前後列缺與豐隆何人排閶忽大嘷
當關虎豹森如叢盧生落落奇男子直批龍
鱗蹈虎尾纖壞何能增泰岱杞國憂天徒爲
爾百金之子不騎衡立仗之馬何當鳴高名
雖如山要非心所營臣死且不避況乃身外
千秋名嗟嗟盧生逢　聖主不逢　聖主無
死所封禪終羞學茂陵馳騁自合思梁甫我
歌泰山以送汝君不見楚國孤臣浮沅湘流
離九死歌東皇

雙林寺歌

長安春風能幾許陣陣化作秋來雨蒼狗白
衣那可辨古今榮瘁寧堪數君不見玄明宮
君不見雙林寺雙林寺主跡如掃路人猶說
繁華事憶昔金貂近帝樞轉日回天傾上都
九列有時關進退五侯無敢同馳驅縱橫五
鹿客交結霍家奴威中甲第連白虎城外浮
圖下赤烏浮圖矯矯凌雲際乘豹驂貍酣神
異天中畫棟蟠龍螭階下豐碑蹲贔屭天子

親為降勅書宰臣不惜書名字布金刻玉神亦勞纍血塗青鬼所忌從来執權如抱虎黄鉞一下無處所半夜雷霆飛赤霄百萬金錢歸少府罪厚難徹帝釋靈譴輕未霽君王怒大弟深沉別有人野寺淒凉已無主試看今日逢與萬試看舊日石與宰豪華意氣竟何在寂寞樓臺空復高黄金臺前車已覆黄金塢中滿已樸何處流人泣向隅何人貴近欣嘗軸一歲花開一度春一年世事一回新惟有寺前松栢樹年年長對往来人

送伯楨侍御之川中憲副

問何闕逢諸葛行且止避御史御史今年三十幾歲繡翩翩帶金紫　聖主真憂萬里外使君建節三巴裏刑天舞干亦自豪精衛塡海空復勞黄河懸水三十仞呼風亂度難容舠𥫗𥫗王郎汝何往古来得失如反掌長安大路多摧輪況乃蜀道青冥上蜀道之難難於天不如歸問桑麻田振衣獨上三峯頂塵

埃野馬何茫茫君不見鴈門茀郡伊與鹿南陽畫諸亦見遂世閒萬事誰能卜汝為遠臣恩已迠

敬同館諸丈餞別公亮伯楨

長安三月春風號鴻鴈嗷嗷求其曹天涯乃復別同袍相將小坐傾濁醪楊生掀髯氣益豪酒權三尺汝所操余子大爵如吸濤張君不飲空持螯沈郎杯酒多逋逃敌承雄辯聲嘈嘈伯楨耳熱看佩刀浮沉萬態皆鴻毛誰能俯仰如桔槹但當痛飲讀離騷且復啜醨哺其糟擊筑悲歌醉益高悲歌未斷天欲曙月明斜桂城頭樹今日相逢且盡歡明日相思不知處

古意

南為鶏北為鷹側目下視煙光凝梁間燕雀何足問鵬雖不敢當鳳稜一夜春風春草綠縱化為鳩猶帶目九霄翮鐵氣不折獨歛霜拳向空谷炙手自熱君自寒批鱗容易辯虎

難山中猛虎猶自可江上鯉狐射殺我

桃花嶺歌

無棘城邊春欲暮卧龍岡上花如霧年年醉
微武陵烟至今記得桃源路桃源徧地桃花
水翠屏高傍層城起乍可餘姿點綠蕪青將
浮艷誇濃李始看一徑盤空曲漸入千枝散
朝旭滿樹殘霞斕不收一天香雨飛紅玉勻
雲深鎖楊子居青山自愛陶公廬平蕪十里
閒看鳥春水一竿不羨魚大隱何須分出處

實心豈必長林莽桃李濃滋華省陰公門自
是韶華主縱山一顆憶仙家絕勝河陽萬樹
花歲歲願公懸水鏡長將秋實代春華

新吾太宰遺我古鏡因作古鏡歌贈之

古鏡不知何年冶得之洛陽古城下背面隱
隱雙龍盤土花半露青芙蓉獨斂光華抱耿
耿何不拂拭照人影此物曾經對古人此時
不用空委塵願公持照流亡屋亦自不減光
明燭

播松歌寄公亮

齋前松樹不盈咫亭亭車蓋層雲似虬枝婉
婉世所喜槎牙勁節乃如此豈無凌霄姿一
旦成蜿蜒指雷雨力排未敢爭龍蛇將蟄何當
起展轉空向人詰曲誰相理直木從來忌先
伐曲幹猶存愈於死問君曲直安可為大適
委蛇誰則知請君看取歲寒色猶自青青似
舊時

觀燈篇

帝握千秋曆天開萬國歡鶯花周正月燈火
漢長安長安正月旋璣正萬戶陽春布天令
新歲風光屬上元中原物力方全盛五都萬
貨集燕臺航海梯山人貢廻白環銀甕殊方
至翡翠明珠萬里來薄暮千門凝瑞靄當天
片月流光彩十二樓臺天不夜三千世界春
如海萬歲山前望翠華九光燈裏簇明霞六
宮畫罷魚龍戲千炬爭開菡萏花六宮千炬
紛相似星橋直接銀河起赤帝真乘大德符

玉皇端拱紅雲裏燈焰散入五侯家炊金饌玉鬪驕奢桂爐蘭膏九微火珠簾繡幌七香車長安少年喜賓客馳鶩東城復南陌百萬縱博輸不辭十千沽酒貧何惜夜深縱酒復徵歌歸路曾無醉尉訶六街明月吹笙管十里香風散綺羅綺羅笙管春如繡窮簷蔀屋寒如舊誰家朝突靜無烟誰家夜色明於晝夜夜都城望月新年年郡國告災頻願將聖主光明燭普照氷天桂海人

文華峯

誰家中書君矗立百餘尺石髮籠葱散彩毫墨花亂落芙蓉碧銅標華表若為扶去天一握秋雲孤願將學士如椽筆為寫君王赤縣圖

金雞山

天上玉衡星墮地化為山烏道難分青塗杪雞聲長在白雲間白雲青嶂扶桑路高冠翠羽藏烟霧一夜三號天下春主人正在雞棲樹

馬鞍山

天馬蒲稍去已久茲山乃作馬鞍狀萬里雄風生顧盼始知身在層巒上百尺權奇勢若盤紅塵不動玉珂寒欲知金馬山頭色請向銅龍署裏看

流水橋

一曲澄泓流水碧平林斜對山橋夕何必二仲始同調但能來往非凡客與客乘春春水

漲春風春雨生漣漪世間萬態皆有極流水悠悠無盡時

桑乾歌

桑乾之水何漫漫天風五月波濤寒驚流撼地地欲動蛟螭不敢淩飛湍遠望只疑銀河懸虹蜺倒挂下飲泉近看更似蒼龍蟠玉鱗金甲相飛翻坵控沙漠東入關千山不得障囬瀾百折不辭到海難我來欲渡桑乾水朝浪幷州暮千里歷歷涇渭何足比烈士壯心

亦如此技君兵甲為君洗滌畫六合無泥滓
一望烽烟常不起誰攪此河郡天子

送董巢雄比部謫官之上谷

君王神武被遐荒苑西校射臨長楊內廄親
軍天廐馬三千貂錦黃金裝董君叩關氣磊
落風霜尺疏紛相薄大內為停龍虎軍仙郎
暫謫芙蓉幕迢遥上谷接燕然窮邊一鎮稱
孤懸塞上河山通大漠轅門戈戟擁胡天胡
天大漠幷幽地安邊自合多長計破虜誰論

一戰功和戎未必千秋利一官落落亦王程
壯志何妨更請纓但願君王長耀德孤臣不
敢厭談兵

沈節婦壽詩

碩人絜絜名家子結縭蘭蕙被芳芷束髮來
登君子堂事君誓擬同終始一朝奄忽分鴛
鴦几地何難蓐螻螘堂上尊章膝下孤百世
蒸嘗欲誰恃無那含情念存沒幾番杖淚權
生死洛陽士女競春華妾心清擬漳河水燈
火杼機聊自供霜天形影寒相倚朝哭豺伯
幕文伯高天蒼茫亂雲馱犖犖孫子復重孫
蕭蕭門徑猶三徙三十年來兩為命銷盡粧
臺舊簪珥帝獎孤貞下璽書詔賜高年介繁
祉孫枝奕奕凌雲姿驤首天衢稱國士皂囊
霜簡殿中班白筆風稜柱下史南嶽夫人獻
壽迴西臺使者稱觴起晴巒洛下曉雲白瑞
靄夷山真氣紫古今奇節亦何限潔身未必
能存祀趙氏家臣烈丈夫大義立孤差可擬

嗚呼死事與成事千秋臣節亦如此

同直卿世用飲敬承書舍

將進酒歌慨慷同袍兄弟幾人在丈夫片語
吐肝膽況我與汝非傾蓋請思前日江與湖
今日宴會當歡娛亂拋三雅呼五白酒態攲
事吾狂奴有時正襟忽危坐杞人憂天心力
破阮籍爛醉為身謀吾儕未敢希高卧昨朝
新自建章回相對且復愁顏開皇帝陛下三
千萬臣等日日傾金杯醉二參飲八斗金壺注

朱紱吾何有但願無事長相守諸君異日記
憶否有如此燈與此酒

和余雲衢歌

余雲衢汝今欲歸何為乎汝既不能西出關
東來將男兒墮地志四海何必區區思枋榆
憶昔與汝直史館待詔石渠坐日晡望見前
輩執經入細旃廣厦相都俞自從前年偶濫
竽衣冠無復殿中趨昨日受賜北闕下及汝
汗背背沾濡既無狀事與者謀不能擊倭無

擧胡憒未亦思請纓去第恐造穴非良圖仗
下馬水中鬼人生仕宦乃如此安用簪組榮
吾軀余雲衢思尊艫海氛甚惡雲漠糊大將
徵兵臨河渠徵輸百道軍所須荒村雞犬愁
追呼朝廷天下始多事汝在田野寧歡娛余
昔與汝同出入汝且為我留須臾明年青春
好作伴與汝蹻驪投菰蒲東山豈敢希高卧
差風聊可賦同車逝將去復踟躕　主恩未
報將安如殷憂天將悟　聖主或者一謁承

明廬北辰有光少海闊我輩可以安江湖汝
今欲歸何為乎

結交行滾于鼓山年伯兼訊侯將軍

嗚呼結交難結心無論廊廟及山林下里淳
沉世事淺中朝出入人情深二十年來與公
厚倒屐傾筐無不有疊疊清談曲席前沉沉
夜酌疎鐘後有時聯騎遊郊衢誰相從者葛
與朱侯生亦自有俠骨酒酣擊缶歌嗚嗚遠
發京華望丘壑迥如樊籞思寥闊一朝客散

長安邸千林萬點從風落朱君黨葛君死貴
陽老將亦歸里齊魯天青兩少微並驅中原
與公耳尚書駕學士魚歲云暮矣公何如安
得朝廷新事少漸看社稷舊人疎公別長安
能幾載故侶心期復誰在里中何人與同調
公近岱宗僕近海大夫豈必長垂紳羨公有
筆如獲麟城邊黃石應知我海上青山不負
人問余山中何所有冶瀨一曲竹十畝有山
有水復有酒公能命駕一來否

去婦嘆送別陳惠濟侍御

戚戚復戚戚去婦長太息欲去難爲別後心不去寧堪眼前擲不須逐去婦婦去何須逐去昨日尊章偶不歡今朝娣姒笑相目等是君家婦妾命偏難住風雨何凄凄不見嫁時路郎君如浮雲雲晴復中開賤妾如流水水去何當回水流東到海千里始一曲妾行無所歸一步一躑躅留妾身上襦恐名同合歡携妾襆中絲念君衣裳單去婦行色何草草人

情及覆誰能保束縕虛勞鄰母問織縑自有新人好新人貌舊人心妾命自薄君恩深君恩深妾何止休言嫁婦不出里倘君別後能相理與君同生亦同死

題尹中丞栩栩園

中丞別苑臨江渚澄江如練烟如縷萬樹籠蔥一徑開不見人行聽人語北連雲夢澤稚風餘伯國南望鸚鵡洲綠水涵清秋漢水逶迤子真谷泰人錯擬桃源曲孤亭坐對白雲生不知遠山與近竹七松處士翠成園五柳先生綠掩扉扁舟競渡夕陽渡溪上歸人何處歸欲問主人何爲者朱旗向羽棘門下新從海國靜鯨鯢直挽天河洗兵馬吁嗟乎丈夫豈必老羊裘烏臺亦自如丹丘當其意適神與遊蝴蝶可使爲莊周不然肝膽分爾汝夢中蕉鹿竟誰是濠上惠子非莊生濠下遊魚非惠子人樂不關魚魚樂非關水觀魚夢蝶兩悠悠眼底浮雲盡如此我亦生平愛寥

闊焚却銀魚營一壑齊楚主賓何必問鷃笑鵬飛各有託十畝青山七尺身出處寧爲世法縛春來蝴蝶飛滿園與君非夢還非覺

宗伯集卷之二終

宗伯集卷之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詩

五言律

送二伯

承歡能幾日分袂即前林易洒征人淚難為遊子心孤峯晴望遠匹馬雪行深不盡停雲意長歌動越吟

骨肉天涯別河橋曙色微子無臣獨苦伯與父同歸遠道愁加飯涼風想授衣眼看秋欲暮只恐雁來稀

送見堯業師南還

避地憐張儉傳經憶馬融孤蹤連夜雨短翮怯秋風幸免淹梁獄寧悲失楚弓寄書愁遠道斟酌付征鴻

乍出驚初定孤悰悄不安月隨疲馬度霜落敝裘寒往事堪流涕新知付永嘆風塵能自保吾敢問彈冠

顧影誰當繼臨風獨愴神夢辭燕市月心折帝京塵天地愁無色雲山氣自春壯圖悵已矣揮淚復何陳

瀰水遙傷別燕山獨送行彈珠元自誤抱玉竟誰明撫己虛疑夢逢人怯問名報書稀不到霑洒望神京

別離無復道天地意如何愁入征雲暮心驚飛鳥過憂來千慮少歸去一身多行止皆無策相寬一放歌

過業師舊居

寂寂重樓上蕭蕭半榻書鳥啼春院靜燕度曉梁虛塵冷琴聲斷風微簾影疎凭欄無限恨不為嘆離居

和崔仲素題業師舊居

客裏移居日天涯別恨深九霄鸞翮鎩千里雁書沉日轉湘簾影雲流芝砌陰那堪披絳帳寂寞自登臨

去矣今何往蕭然歸故鄉一身還落落六合

自茫茫淚灑雲山暮愁隨道路長向來生死

事不敢問穹蒼

夜渡桑乾

迢遞關山路桑乾控上游濤從雲外落月向

浪中浮夜火人爭渡天風水暗流歸期知不

遠只是憶并州

渡易水

駿骨何年事黃金尚此臺燕陵空北望易水

自東來百里賢良聚千秋伯業開如何別壯

士獨奏羽歌哀

別業樓居

秋色正無際登樓興渺然虛空通野氣小徑

入山烟鳥影松蘿外人家桑柘邊端居慷上

世獨誦白雲篇

只在重樓上翛然隔世氛簾飛三徑雨窓落

萬山雲日暮牛羊入天清鴻鴈聞誰知楊子

宅不草太玄文

西風下木葉寒色莽蕭蕭白屋容疎放青山

慰寂寥鄰翁閒篆秋野水漫穿橋苦乏匡時

略躬耕答　聖朝

秋夜

天宇澄秋序涼風夜色微漏憐明月好不捲

白雲扉遠火孤村徑鄰燈寒女機砧聲欲愁

絕幾處賦無衣

冶源

湖山一以眺雲水澹相和小設青菰飯微醺

白苧歌林稀人影亂地僻鳥聲多久許尋初

服池中有芰荷

韋莊與直卿世用分韻

韋曲名園好習池勝事繁午風披蕙帶秋色

上苔痕密樹雲成幄疎籬水繞門不煩除客

徑吾欲藉蘭蓀

此地堪乘興況偕心所歡秋歸山徑易塵到

水亭難細草偏縈屐低枝屢礙冠野雲侵坐

側衣袂欲生寒

半畝松陰合一庭草色斑貫心花共郵幽意

烏相開鐘磬水邊寺烟霞天外山良遊同二
仲壽暮不知還

觀暨侍中園二首

曾寺荒衰池亭車試一過草婁幽砌冷雲白
遠山多過午移花影因風聽鳥歌小塘春水
滿猶是舊恩波

玄圃長標勝朱華紛未希何人披草徑獨鶴
款松扉花氣晴薰佩蘿烟聚樂衣夕陽歸騎
晚清興尚依依

三月廿八日同龍池鳳池邀于年伯朱
年丈黃侍中園亭看花

甲第春多步雕闌滿樹華共攜午日酒來醉
五侯家露浥緋衣潤風含翠羽斜非無葵藿
意不貢洛陽花

何地無芳草良遊及曉風塵分三徑外春盡
百花中着屐衝殘絮鉤簾惜落紅幽情殊未
極移酌小園東

自託忘年契邀從上客歡鳥知來度曲花與

共憑欄取醉吾徒易求工世路難同心何以
輸九畹正滋蘭

可大同邀于宮諭飲摩訶菴南園步至
釣魚臺夜眺還宿去疾菴記事四首

如是招提境全消大地塵空林初過雨小苑
尚餘春水竹宜歌鳥烟霞媚酒人不須移坐
榻吾自有花裀

蒼烟望不斷幽徑一何深未盡寰中賞其如
塵外心浮雲千樹色殘日半山陰漸與祇林

遠猶聞清梵音

共有濠梁興壺觴夜自攜野雲侵坐冷春月
向人低烟合遠山暝天連蒼樹齊仙源一水
隔無路覓前蹊

萬籟晚方寂疎鐘隔院聞中宵猶醉月下榻
欲棲雲夜色曇花影經聲貝葉文因君談小
品夢覺已全分

登慈壽寺閣

選地開靈境乘高謁梵筵樓標香象伏塔影

玉龍懸晻靉九陵樹霏微萬井烟滿衣香不散知是近諸天

香閣青霄外登臨一望遥三天開壯麗千嶂借岧嶢雲葉當窓度空花拂檻飄大乘如可悟幾欲問參寥

遊摩訶菴贈靜堂上人

地有金沙布庭看寶樹滋偶從玄度至因見惠休詩風細松杉靜烟深薜荔垂支公延坐禮共許白雲期

宿法藏菴聽琴贈無絃上人

妙諦開龍藏清談過虎溪更從雙樹杪借我一枝棲法界心常淨名琴手自攜曲終人境寂茂月竹房西

重遊黄錦衣園亭懷朱可大

聯轡遊何處開尊復此亭名花妃子醉狂客次公醒苔蘚封春徑藤蘿繡石屏所思猶在遠吾意折芳馨

疏圃曾遊處柴關靜自扃衰羊無故侶鳥雀自空庭小坐看山醉微醺照水醒枯槔聲自好莫還漢陰聽

滿院清陰合雙槐抱小亭樹搖杯影綠草映屐痕青花鳥閒同醉風塵笑獨醒年年遊此地不負草堂靈

閏月九日寄里家君

再見重陽節韶華去復回秖緣懷陟岵不敢更登臺止酒萸空薦無書鴈獨來故園今日菊寂寞向誰開

為計郵程遠今朝濟水濱園荒陶令菊俸積漢庭薪節序悲遊子秋風度逐臣孤村花自發送酒竟何人

婉兒怨戲柬敬承

昨日開金屋君恩別處新難將織錦意去比浣紗人只自憐中婦誰當念下陳嫁郎何太早不敢怨前新

今夕是何夕雙星已渡河人間悲織素天上悵停梭春色籠燕隔秋風枕席多恐君旋妾

姤未敢問修蛾
見說新人好君心豈舊歡離愁隨月滿信誓
近秋寒繼素寧堪問茗華半已殘粧成郎未
起寂寞鏡中看
故劒誰相問前魚祗自悲轉因辭寵日私憶
合歡時隔牖歌桃葉因風泣柳枝啼痕還自
掩羞遣侍兒知
不寐驚秋早無言坐夜分已拚成棄妾未忍
便忘君形影窓前月悲歡夢裏雲如能念疇

昔看取舊湘裙

魏懋忠雨後見訪

花氣雨相和仙郎躡屐過空齋邀夜月高詠
對星河憶舊懽方洽忘形語漸多豫愁良會
少秋色入驪歌

夜過懋忠偶談二華之勝故末句及之

但陳孺子榻不待主人留露下高雲薄天空
澹月流襟期予及汝風物夏兼秋莫羡三峯
勝將當賦五遊

同敬卿過懋忠日者魏子與坐

魏大才名文王獻發興奇只愁月色淺不問
酒行遲移席避清露披襟納晚颸莫談季主
卜吾道未須疑

同世用以占二太史飲魏光祿懋忠第

不醉大官酒其如良會何入占星下聚月向
雨餘多夜色消銀燭流雲濕絳河且携餘興
去明日復來過

立秋前一日載酒遲懋忠

今日良宴會情深更起愁追歡還卜夜戀別
不禁秋螢火含風冷燈花近雨收休言尊酒
盡歸及細君謀

送懋忠年丈使秦

相知苦不早相送已沾襟雨後初秋色燈前
欲別心青山經洛遠紫氣入關深良會知何
日瑤華好嗣音
星使入秦州飛旌渭水頭露華雙掌曙雨色
二陵秋對酒思同舍看山悵獨遊漢家三輔

地行美愼咨諆

十載風塵裏相看知已希一尊烟雨外復與故人違宦況迎秋冷鄉心與鴈歸那堪頻送客去問老萊衣

唐仁卿同餞懋忠時仁卿亦在告

良會只今日驪歌亦太頻如何客與主俱是遠遊人蓮岳三峯曙梅花五嶺春凉飈昨夜發時憶故園蓴

岐路論交日清朝抗疏人飛騰龍作友來去鴈爲臣嶺海雲開粵關山月照秦丈夫多意氣萬里是比鄰

同莊中熙王敬卿飲城河堤上

莊惠堪同調濠梁坐不歸蓬蒿侵小徑荷芰問初衣蟋語臨秋急人踪隔岸稀莫將軒冕意驚起鷺鷗飛

會心不在遠已似出塵寰靜倚水邊樹遥看郭外山樸陰雙徑直繚影片鷗閒何限沉冥意悠然託近閒

偕敬承小坐城河堤上

綠樹斜連郭清流曲抱城野人歌刈楚游客坐班荆水澹秋同色山横氣欲平風塵還爾醉共濯此長纓

不柰聯歸騎依依聽暮蟬客心芳草外人影夕陽邊城郭銷往事流波感逝年回看行樂處獨鳥下蒼烟

秋夜偶成示舍弟二章

客子知秋早鄉心向月看鶺鴒悲共語烏鵲耿難安宦海三珠樹空山九畹蘭亏衷全付汝久意在漁竿

一院蛩聲合空堦鴈影過疎燈人不寐凉露夜如何遠思秋來減歸心病裏多長安今夕月應照舊烟蘿

寄李太僕

自是彈珠誤休嗟按劍頻蛾眉原易妬龍性復難馴事去無知已愁來憶古人長安舊父老猶自說埋輪

日月紆宸眷風霜起諫章一時歡御李百發
畫穿楊道路青驄馬烟霞薜荔裳主恩真自
厚肯使到沅湘

世議隨興廢君恩有是非可憐京洛色猶在
逐臣衣萬態終碁局浮生且釣磯寄言寥闊
士早息漢陰機

慷慨終何補憑陵亦自豪一從持異議誰復
問同袍報主終蛇足難兄有鳳毛風波君自
慎莫看廣陵濤

意氣楊雄在交情陸賈真艱難辭諍友涕淚
送孤臣海內幾知己天涯常畏人今宵逐客
夢應傍屬車塵

送楊楚亭太史王柱山待御外轉閩蜀
藩臬

分袂俱千里同袍尚幾人非關勞侍從詎合
走風塵天盡刀州路雲迷劒水津莫辭今夕
醉猶對漢宮春

縱是雄心減其如傲骨何歸無三徑業去有
五噫歌擒藻才難盡憂時語較多未應隨賀
監恐有鏡湖波

褒職真無闕遐荒借近臣汲公方去漢王粲
欲歸秦白眼難容汝青山不負人振衣千尺
上太華與嶙峋

王子應回馭楊生合草玄未須論我貴終不
受人憐悵別仍揆轡臨岐有贈鞭斷腸南浦
鴈雙度劍門烟

送公亮年丈出參閩藩

一出春明外方知道路難詞臣行作吏報主
敢論官何日延津合悲風易水寒天街明夜
月寂寞倚舟看

攬轡澄閩地分襟雙闕前懷人鴻鴈候馳馬
荔支天詞賦非長策旬宣及盛年遙將萬里
夢同向北辰懸

會面知何處離心欝未安身謀元自拙朝議
向來寬才大縱橫易家貧去住難老親堪捧
檄進次莫辭官

釣臺

翳然林水處便自遠人寰麥壠雙鳧沒松雲獨鶴還高低春澗柳深淺夕陽山坐憶垂竿叟高蹤未可攀

是處堪垂釣誰家常閉關樹多偏近水雲薄更宜山鳥語扶疎裏人踪杳靄間日斜仍策馬太息野鷗閑

送余君房學憲之關中

文物師前代河山拱上都遠分中禁寫獨攬大秦珠向日看陽燧連星識湛盧寄言問令尹紫氣入關無

湖上

湖氣亂晴暉深林隱翠微平蕪飛鳥下曲徑行人稀新雨横山帶凉風散水衣芙蓉空欲採晨露未全晞

過翠華岩

明湖看欲盡遠寺始聞鐘不識青蓮界芙蓉第幾重行披山徑草坐對洞門松雲際傳清

梵天香落碧峯

山下别于官諭年伯

塵世閑何事飄然去此峯回看青嶂色已自白雲封惆悵山前路依微天外鍾大夫歸興早空對數株松

十八夜同可大過懋忠見其七子馬

共有清尊興遠鑣訪魏舒月當元夜後酒是大官餘一室無塵事諸郎讀父書坐来忘客主隨意步階除

挽于航隱先生詩

天意真難問斯人竟陸沉百年生死夢千里弟兄心遂罷淵明酒空餘子敬琴太玄終不廢異代有知音

生事因詩廢雄心對酒長人傳平子賦客避次公狂一世無同調重泉且異鄉向来行樂處蘿月夜蒼蒼

才大終難用名高世所疑蕭條鴻雁影急難鶺鴒悲嗟汝藏舟早憐余傾盖遲楚騷公所

好爲誦大招詞

雪中同敬承小酌

竹外雪蕭蕭天涯暮寂寥未成梁苑賦敢望
漢宮貂當饋頻憂圖停杯閒視朝九衢寒不
夜轉覺鳳池遙

除夕

報國當何日辭家又一年薄遊寧足問微尚
久茫然萬事古人後孤燈新歲前明朝開左
個假寐待朝天

送蕭玄圃太史冊封淮藩將身西省覲

璽下承明直新驛六傳還王程芳草外覲舍
白雲間桂樹淮南邸梅花庾嶺山羨君持漢
節光映舞衣斑

送鄭大司馬經略西邊

胡羯於無賴朝廷合有人恭憑七廟略遠淨
九邊塵忍以遺君父當亡踰老臣從來令欵
貢不比漢和親
璽借尚書舄高臨大將壇五兵屯細柳萬騎

壓樓蘭已罷和戎議休言出塞難武功知可
奏文法近來寬
邊計無終歲戎心已歷年五原通警急四郡
久孤懸胡騎秋鳴鏑村官夜控弦豈無班掾
筆一爲勒燕然
太白高如許今年大破胡夏卿恢將略天策
借兵符雙腊今猶在瘡痍立可呼莫教清海
曲仍駐小單于
主聖收羣策時危藉異才將星高斗極天語

走風雷倚劍霜花落揮戈日影迴名王應下
拜警喜令公來
未拜千秋節真同八月槎將權傾外閫兵力
半中華車騎分諸校梯航自一家伐謀真上
略緩帶淨胡沙

與嘉猷同卧病卜鄰不果以詩見示用
韻奉荅

同調仍同病相違動浹旬只餘愁作客敢望
德爲鄰時事差今日交情到古人秋風昨夜

起郡不憶蓴羹

送曾健齋光𣏌閱視雲中

大漢君方去三雲我舊過遥知新塞月偏傍列鄉多白草飛㧛口黄沙拒馬河但教驃騎在莫問郅支和

玉門原不閉天馬未曾来草色經春淺茄聲入暮哀胡兵青海曲漢使白登臺塞上方多事應憐魏尚才

送周尚寳閲邊

五雲辭玉壘千里擁兵符今日看邊畧終年仗廟謨金城空築塞鐵騎不防胡歸向明光奏窮荒有注隅

與實甫曉步堤上

河橋春色好清興步相催乍見寒流折方知曲徑迴終朝髙柳缺滿樹曉鶯来未測仙源裏桃花開未開

葉給諫邀同實甫敬承飲隆恩觀南園

共是金閨彦来遊羽客家如何近城郭忽已到烟霞倚檻觀啼鳥班荊惜落花居然在玄圃不必飯胡麻

晩酌堤上

未盡濠梁意聯鑣復再過嵩歌愁日暮不醉柰春何芳草連山碧垂楊近水多歸期難自緩留興寄層波

同館諸兄共集小園

惟我金蘭友宜過水竹居春深寒食後人醉海棠初對局花陰静憑欄樹影疎時時能命

駕敢謂此吾廬

過韋公寺

豈無車馬跡不妨雲樹幽蒼然階下栢對此門前流花圃還相待山僧復見留歸驂或可往更與夕陽謀

郝園看海棠

曉日郊園徑紅芳映緑苔客餘聯騎至花解向人開欲態嬌相倚含顰䏻不来只疑雙樹色同醉掌中杯

飲韋公寺園

細草雙堤路孤亭一水前林深時見鳥波淺
已生蓮醉卧夕陽下起行芳樹邊臨淵何所
羨餘興已忘筌

送顧實甫予告南歸

我已風塵久君何予告頻暫辭三殿直却憶
五湖春日下懷明主天涯別故人滄洲何必
遠只在帝城闉

又作三年別那無十日歡河梁從此去易水

為君寒病覺官情薄老知交道難今朝斗酒
意來夕夢中看

秋風還未至底事促歸裝會共驪歌短怱將
帆影長凌雲好自惜對月莫相忘不淺彈冠
意難期是帝鄉

故人多病色遊子有歸心荏苒關何事沉吟
遂至今相思愁日暮欲別苦惜深為問南飛
鵲何時到上林

宗伯集卷之三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詩

五言律

送王大理兼憲職閲視延綏

欲問貔貅隊仍須獬豸冠臨關卿月廻出塞陣雲寒整暇軍聲壯驅馳王事難莫將旌節好虛借路人看

迢遞延州路風沙古戰塲地當左馮翊塞直右賢王飛將摧驕虜懸軍出大荒那堪分士馬辛苦戍漁陽

地擁長城壯山當上郡雄椎牛誰饗士市馬乂和戎苦樂軍中異安危塞上同莫教河隴外獨擅貳師功

聞寧夏邊報

不見妖星落還聞羽檄飛幾朝謨思仗鉞天意在宵衣屈指誅戎首驚心念禍機治平何日奏消息問黃扉

皓首同嬰難邊臣亦可哀時危空授命事去不論才名豈誅鼂錯冤應抗杜回故園春已盡白骨好歸來

大將分旗鼓中權擁節旄宵深封事入日旰主心勞不見妖氛淨其如秋氣高孤城十萬戶早已下蓬蒿

未戰先行賞 君恩信是多何時誅僕固終日憶廉頗朝士空持槖邊人自枕戈爭傳萬里外有 詔下西河

欲問盈庭議惟當決勝才顧呼驃騎將早破赫連臺四野胡笳合孤城羌笛哀夜深驚起坐曾否驛書來

遠道傳烽火高天結陣雲不愁回紇馬恐似棘門軍列鎮兵相仗連營勢轉分漢庭占吉語可得入秋聞

讀楊太宰詩有感

近得尚書信殷勤問 聖躬愧為香案吏未覲建章宮寤寐思 明主安危寄令公 皇

儲何日定應待来芝翁
拙宦終無補浮榮空自憐承明難謁帝中夜
苦憂天受賞何顏色蒙恩憶歲年將辭燕市
月歸向汶陽田
送莊沖虛太史冊封靖江王
爲分桐葉去遠向桂江頭遥想日南國遥同
關內侯客程遥度嶺歸計欲經秋珍重三都
賦雞林已見求
知君忽已又門下見門生多少青雲士皆成

句雪名没能稱杞梓吾可遂紫荊如過衡陽
道相思一寄聲
送周尚寶以寧夏事謫潮陽尉
難助官仍濟羊腸路轉難可憐秦逐客更遠
楚江千事去空談劍憂来畫指冠潮陽碑尚
在寂寞待君看
兵亂誅鼂錯時危厭禰衡不眠憂國事久念
使人驚　聖主終無意孤臣敢自明未須嗟
按劍寵辱盡浮名

絶塞烽烟動西征將卒驕如何慷慨士遠去
聖明朝隴首春蕭索旄頭夜動搖廟謨能自
定謫宦敢辭遥
送崔仲素少府解官東歸
折柳帝城闉飛花滿路塵可憐寒食節相對
倦游人宦業貧非病交情別更親夜来有歸
夢憑寄故園春
世途那可問之子掛衣冠不謂王孫去仍同
范叔寒有身成小隱何物是微官笑指營平

月三山天外看
今夜長安邸疎燈話舊遊明朝潞河畔片月
照寒流失色休談虎忘機且狎鷗從来故鄉
好原不是并州
微官易去國久病喜還家不分青春色光歸
碧海涯入山逢羽客隔水問桃花欲識真人
氣蓬瀛指落霞
雨中書懷
未料陰晴事難瞻日月光捷書邊騎少氛祲

海波長火雨或妨稼多愁非望鄉何時乾后
上若爲問穹蒼
七夕敬承邀諸子集董園時敬承將有
留院之命
名園同載酒秋色上人衣喜共雙星會愁將
片月歸世間常苦別天上亦多違安得填河
鵲乘風盡北飛
次日復邀諸子共集
把酒對秋天秋烟靜可憐夜當牛女復人擬

惠莊前河漢復幾許濠梁逐渺然賓筵休隔
日別思恐經年
送敬承掌留院無懷公亮
有美同心侶聯居上院西入朝時並馬憂國
屢聞雞情或機雲似名慚李杜齊預愁明夜
月獨影對青藜
我未尋初服君先問綵衣孤懷蛩自語故侶
雁同歸爲客多離合浮名半是非圖南吾豈
敢顧託壯山徽

見說留都好郊游事事新鶯啼官舍曉花發
帝宮春詞賦爲君子湖山得主人六朝何足
問擊楫大江濱
抵掌言時事推心讓友生馮唐慚論將陸贄
善談兵緩急衆相仗艱難獨不牛未須榮結
綬還擬請長纓
雙闕雲霄色三邊戰伐塵未能忘國恤終是
愧人臣及汝惜分手相期各致身如過嚴瀨
上且莫羨垂綸

陸生新綰綬楊子久抽簪寥落惟中散羈棲
在上林五年幾握手何日一談心萬里江楓
夜相思秋色深
聞寧夏平志喜
北闕飛書至西河下詔新九重猶罪己百萬
始爲人討罪君王命全城天地仁懸知舊父
老喜極復沾巾
斧鉞刑初正瘡痍病未蘇六師同解甲列郡
尚飛芻亂復幾人在城頭片月孤朔方控西

城漢武本雄圖
鄖浙年來事驕兵亦太寬恩威元自失反側
誰能安今日平河朔英風折可汗　至尊應
色喜擬向御樓看
不謂三邊地仍煩六月師關河屯虎豹京觀
積鯨鯢殺氣生星劍雄風戰斗旗將軍好乘
勝急破海東夷

喜公孝與至夜話

不是經年別何知此會難星疑今夜聚春似

故鄉寒事往思紛亂愁來吐肺肝莫言君未
達吾甚愧吾官

送孝與有事晉中

得子可銷愁愁來子不留客情寒似雨春色
淡於秋懸榻思同夢臨關羨壯遊相期無隅
歲結束大刀頭

送操江中丞張正之四首

仗劍辭中禁揚帆濟大江舊居青瑣闥新擁
碧油幢坐鎮開天府先聲下海邦留侯在帷
幄籌策本無雙
獨秉臺端節來提水上軍樓船出海樹鼓角
入江雲南北今無限安危併在君　至尊仍
旰食吾敢恨離羣
幕府前旌去王程後命催六師同擊楫千隊
肅銜枚練甲含江動琱戈挽日回莫將今日
事更待異時才
地重寧相借時危敢自安不辭良會少漸覺
盛名難對月論肝胆臨風惜羽翰由來贈策

意非是為彈冠

喜仲素至夜話

半年如久別千里喜重來有約仍聯榻無心
更築臺青燈同不寐白髮兩相催為問東山
上桃花幾樹開

送仲素歸海上

惟有思歸客難堪送別筵茂陵吾臥病彭澤
汝歸田欲去頻更日相期尚隔年紫芝如可
採攜手海雲邊

與汝同朝暮憂來尚不任天涯風雨夜海內弟兄心未别愁分袂相看淚滿襟尊驢吾所憶應不待秋深

夜中書懷呈海叟

世事吾何問愁來日轉增半生憐病女中夜對寒燈折節延醫卜寬心賴友朋餔糜吾願足安穩在漁罾

日日論歸計年年苦未能興因愁漸減官覺病難勝萬態隨消長浮名易愛憎自慚非叔夜已復愧孫登

吳太華使君買姬

舊是瀛洲侶新移上苑花追歡徵夜月斂態出朝霞笑擲潘安果嬌含碧玉瓜不知萬里外曾否怨秦嘉

寄珂弟

同氣方成立他鄉已倦游弟兄吾及汝歲月喜無愁病劇難消夏歸遲復待秋向來腸斷盡不忍更登樓

泛舟送别嘉猷

共有張翰興未陪郭泰舟樹深猶帶雨波淨已涵秋久客看歸棹臨岐悵勝遊未能如潞水隨汝共東流

後會終難定清驩只暫同離筵偏惜日返棹乍分風片鳥江湖外飛帆烟霧中預愁分手處旅思滿孤蓬

送别嘉猷與直卿世用奚生瀛洲亭

亦是瀛洲地新分鴻鴈行離寬同豔羨歸興在滄浪樹陰消殘暑蟬聲送夕陽懷人看漸遠空憶水中央

不寐

欲寐不成寐將歸未得歸宦情何日好交道故人稀七尺因名累終將與世違青山空在眼慚負薜蘿衣

孝與見訪别後寄詩答

相逢意不盡相送復如何匹馬龜蒙道千山雨雪多聞難余起舞叩角爾行歌明歲還風

夜重來醉薜蘿

念我如饑渴逢君問急難千秋心自許半夜
影相看莫擊荊卿筑終彈貢禹冠綈袍無可
贈嗟爾敝裘寒

汝謀將避地吾意已憂天客路愁風雪歸期
逼歲年艱難心獨苦慷慨病⺁憐不似山陰
道空回訪戴船

不是陽春調還憂和客稀如何枌脈日更與
故人違白髮輕簪紱青山采蕨薇治湖新卜

築歲暮爾同歸

雄州道中

驅馬雄州道都門第四程入家收秫來估客
買魚憂客樹霜華薄寒波夕照平江湖方自
此魏闕若為情

登樓

實有看山興非關踏海謀江湖仍戀闕風雨
亦登樓上古君臣際中原天地秋媿無黃石
畧先從赤松遊

海氣蒸秋色氤氳逐望生四圍山遠近半嶺
日陰晴人外寒蕪淨林端野燒平漸請丘壑
趣那為避浮名

懷懋忠中丞

春雪滿長安懸知塞上寒飛花疑大纛和月
照雙鞬恩重君親並名高進退難試詢黃髮
意曾否許辭官

令伯陳情疏千秋見汝真思歸因愛日將去
且防春余獨非人子能無念老親白雲滄海

上極目轉傷神

大風答世用

大地聲回薄千林影動搖天威誰敢測風伯
亦何驕雷雨虛相望塵埃苦未消願君調玉
燭終日不鳴條

浸道春來好狂飈擁亂沙驚聞天號令愁捲
日光華暝色連千里濤聲響萬家寄言崔處
士早護上林花

春雪

雲葉兼天合氷花到地融片片輕猶帶雨勢穩
不隨風多病愁春冷將歸喜歲豐郢中誰作
賦白雪苦難工

何意氷霜色能先桃李開偶分清禁影不為
艷陽來白日雙扉掩清宵短棹回青山渾欲
老玉樹莫相猜

挽林官海岳黃翁

鶴髮嗟今日貂裘憶少年老多兒女累貧得
友朋憐念載成何事狐寃尚在邊贈刀嗟已
矣掛劍轉茫然

今歲漁陽路前年冶水涯半生常作客垂死
竟無家塵已凝詩草霜仍吐劍花公宗原故
國莫復滯龍沙

送介軒家叔南還

將去且盤桓明朝欲見難歸鴻春後急匹馬
雨中寒又作天涯別兼懷膝下歡老親如見
問稚子近來安

人外綠蕪平河梁遠送行獨醒看酒態久客
羨歸程夜話常聯榻心期在耦耕何時麥壠
上雙坐聽啼鶯

送母南還書懷呈老父及示少弟

溽暑寧堪別春暉未抵恩風塵滿道路僮僕
問晨昏久客思將母高堂始見孫懸知今夜
月兩地各銷魂

戀別且承歡慈顏恐淚看母應憐少子兒獨
客長安覲髩年年改名途事事難膝前新受
教知止勝為官

拙宦登三品親年感二毛恐將家口累獨使
父心勞有客同杯酌忘機對桔槔食貧寧足
問仲蔚本蓬蒿

坐惜萱花別高吟棠棣篇汝才堪入洛吾道
倦遊燕莫倚冠裳族當知父母年明秋風力
健應着祖生鞭

宿樓雲閣

曲徑穿林入高樓面水開鳥將雲並宿客與
月同來竹色四時雨泉聲半夜雷乍驚衣袖

濕露下泛舟回

仲素達治湖之約以詩見問賦此荅之

小搨君高臥名山我獨過客嫌今日少竹比
舊時多綠草雙遊屐蒼烟一釣簑停橈懷賀
監孤負鏡湖波

莫問春遊事千花總笑君雨餘山吐月風靜
水生雲閒徑延求仲臨池憶右軍草堂連歲
約昨夜勒移文

送季韞弟以選貢廷試

愛爾凌雲筆長安獻賦來鳳毛行入詔駿骨
合登臺兄弟聯花萼君王問草萊明朝鹽鐵
議莫遜漢時才

柳晴淄澠道蕭蕭暮雨寒不愁孤客去欲別
老親難白髮娛甘旨青雲策治安臨岐何必
恨報主是承歡

寒夜阿戎語青山小謝遊最憐鴻鴈影堪慰
蓼莪愁汝又此時去吾將誰與儔季鷹有歸
計斟酌在初秋

挽朱鹽塘司寇

俯仰嗟時事艱難失大臣平生憂社稷妻
死憶松筠寂寞藏舟夜淒涼折檻人史魚猶
未葬萬一悟楓宸

一讀南臺疏朝紳總震驚當時拚已死今日
凜如生片語扶綱紀孤忠託聖明誰知天
仗馬放逐亦長鳴

纚鈹趨華省官同周六卿素棺還故里家似
魯諸生雨泣都門道霜飛稷下城歸魂何太

晚前日是清明

安石吾家彥看公似友于九原阻一別千里
託諸孤挂劍方含慟輿棺已在途[illegible]
尺曾訪戴公無

誰言燕市遠郭外即天涯遺塚不歸第孤魂
空憶家兩楹今日酒三月故園花不散英靈
氣長虹接暮霞

治水

如何滄海上風物似江南亂種王猷竹[illegible]

戴仲持樓臺山對立烟雨水相涵欲共黃鸝語孫飛入翠嵐

不減元卿徑都無三仲遊花裀低擁砌柳慢近當樓隔樹閣樵唱隨風漾釣舟臨淵何所羨只是愛清流

別業

何必入山深居然似漢陰雨殘雲在竹野曠日平林近都無人事爲農長道心紫扉炊黍羅端坐聽鳴禽

苔懋忠中夜見懷之作

客歲傳書札天涯若比隣如何同帝里翻似異鄉人不對金蘭友空孤麴米春欲謀良夜醉好待月華新

不奈妻孥病俄驚歲月遷跡堪同大隱身已過中年短髮多愁裏孤燈獨影邊夜來誰與晤興在剡溪船

懋忠將行同于田夜坐因憶向年懋忠比隣亦以雨中送別悵然有作

不謂新知樂仍無遠別愁悲歡同此夕風雨似初秋把酒慾今青談詩當獻酬明朝即長路斟酌數更籌

蔣符卿邀崔仲素及余同遊張大參舊園亭

大隱非陵藪名園接郡城祇疑秋入夏況復雨新晴樹古被龍甲花繁綴馬纓誰能邀二仲惟有蔣元卿

曲水深如帶蒼崖列九屏花飛三徑紫樓敞

萬山青勝地多興廢清狂半醉醒年年閒遊客獨有草堂靈

城河堤上望月

歸徑復相留泉聲夜轉幽星回天北極月落水中洲耐可消煩暑何妨納細流坐疑圖畫裏但少木蘭舟

晚樹蒼烟合晴霄片月孤驪珠光不斷天鏡影平鋪螢火時明滅荷香乍有無會心何必遠勺水亦江湖

過舊園

重過蒐裘地空餘陟岵哀遺踪那可問舊客與同来亭小存堂構園荒半草萊欲将今日淚和淚寄泉臺

同季韞用鳴二弟遊赤澗小園及觀石洞紫澗瀑水 有小序

誦棠棣之章爭看韡韡睹蕪葭之色已復蒼蒼方擬卜居正當在告名符赤甲地遠青門志向平之伍遊且為地主携蔣卿之二仲况係天親近看一水之如環遥指千山而作障寄餘情於魚鳥託高賞於雲霞觀廣陵之濤煩旁作起得康樂之句塵夢初醒各賦新詩仍堅後約靡言不報倡酬何異塤篪無已太康傚戒願同蟋蟀

秋色冷蕪葭長林遶岸斜看山頻召客近水欲携家移席依楊柳沿溪問稲花未窮丘壑趣策杖入烟霞

修竹蔭清流荷花滿院秋已知三徑好况與二難遊隔樹看調馬臨池欲狎鷗年来頻賜告一壑 主恩優

雨過雲猶濕烟深徑轉迷乍聞人語響遥隔水聲西岸抱孤村轉山連遠樹齊持竿聊寄興休擬釣璜谿

石洞

空谷秋聲急飛流下石巖憑虛飄玉屑滿壑挂冰簾雲實長風吼苔花細雨霑盤渦深不測疑有卧龍潜

紫澗瀑水

瀑水晴如雪濤聲脱作雷誰教天漢落坐遣地維開萬馬乘秋下雙虹遶澗迴早知茲壑勝悔不抱琴来

絶壁雙流發藤蘿未敢攀幽穿眈一壑高已壓千山晴谷驚風雨清秋響佩環朝宗應壯向到海不辭艱

山徑

地僻無車轍行歌有負薪青山一徑遠白屋數家貧密樹頻旋馬迷途屢問人不因烟色暮溪上且垂綸

晚歸

歸路寧辭晚殘霞嶺外明乍驚深谷斷忽見小橋横雲盡山隨馬天空月近城懸知今夜裏池草夢中生

胡使君羅郡將别以雙鶴贈余曰此鶴足相方也其一昂藏有翱翻寥闊之志其一病翅然本屬同侶亦復依依余讀其詞悵然不能為情為賦五言四章

海鶴勞相贈長鳴似念君翩疑千仞下聲已九天聞願比雙黃鵠同棲三素雲只愁珠樹影難謁玉宸君

病鶴何年病經秋尚未蘇骨驚清露冷影對夕陽孤澤雉堪相狎雞鷹莫浪呼何當雙翼健萬里下平蕪

鎩羽嗟吾道乘軒况爾曹自應銷病骨其奈析秋毫霄漢憐雙影風霜[illegible]二毛中宵空起舞誰為聽鳴皋

縱是經年病能無戀主心夢回三島近愁隔五雲深此日懸同侶因風憶上林試將别鶴引持比鶴鳴吟

同館中諸兄集張質卿次韻

共有王猷興無妨蘇晉齋偶然逢客語忽復散人懷片月流雙闕微塵淨六街直宜秋色冷獨與素心諧

大祥上冢書懷示弟

生别只天涯孤亳不到家瀧頭空雨淚顏鬢已霜華石馬嘶風急松門望月斜永懷風木恨反哺愧林鴉

扶病沾新命關阡比上卿可憐三日侍不盡百年情步難憂家國殊恩激死生孤臣無寸補此望[illegible]心驚

有兒應見憶書不到人間昨夜愁中夢猶驚病裏頻思仍贍舜日攏自拱堯山塋在堯山下舜

袖帶紅血都非舊日斑
病起仍成病愁多不耐愁青燈孤照影白髮暗驚秋尚作蘭芽夢空懷竹笋憂黃泉猶自涸清淚幾時收
伯氏自吹塤高堂獨樹萱秋風空殞涕夜月轉消魂望汝延三益相期慰九原有懷長不達搔首背晴軒

同季韞用鳴弟遊赤凋萊園頗有卜居之志

緩步尋鷗渚同遊接鴈行草連平野綠天與遠山蒼小徑隨流水孤村帶夕陽若教栽五柳更擬作紫桑
何處堪為圃君其問水濱好營五畝宅寄此百年身碧樹寒仍發青山遠更真三公是何物嗟爾灌園人

同兩弟觀荷花有感

坐對芙蓉沼行歌棠棣吟相依香漠漠獨立影沉沉人自憐芳艷誰當識苦心秋風漸蕭索結子已如金

贈兖郡司理周公乃翁舊為漢陰長

魏闕疏恩日江天問少微自為彭澤宰父息漢陰機麗日開綸誥晴雲絢舞衣清時須獻替青瑣奉庭闈
誰執于公法因傳劉向經南陝方獻壽東郡儼趨庭優詔臨丹墊華筵醉綠醽如陵應有頌遠指魯山青

同曾直卿張泰亨教嘉猷送余世用歸葬無忌歎承

都門相送處賓客白衣冠不見荊卿去蕭條易水寒遽成生死恨轉見別離難尚有遺文在歸來掩淚看
地遠堂黨隔天高進退難未披陶侃疏空對史魚棺倚仗憑誰料身名幸汝完瓏頭松柏樹應解指長安
生前作死別死後憶生平念汝魂將去令余夢亦驚文章千古事兄弟九原情腸斷河橋

路蕭蕭候鴈鳴

廿載渾沒夢遺踪不可尋那堪垂白髮相對哭同心隔世淵明酒臨風子敬琴陸雲如可遇地下有知音

劉少宰及曹朱二宗伯有事于南郊天街望月以詩見示用韻奉答

東觀班行舊南郊秋祀同惟應香案吏偏近水晶宮一線回飛氣孤標正八風羣星何日遂請為闢蒼穹

閣道通銀漢高丘挂曉霞九重天咫尺三五月光華雲作瑤臺幌霜飛玉樹花惟来多白雪曾是謫仙槎

大祀齋居書懷呈李太宰

晝省懃金鏡齋居集玉珂作驚新鷁珮還對舊藤蘿公署有二古藤夢逐飛葭速才慙愁添多上書多未報敢問夜如何

槐朔何年事書雲詎敢憑援應思睽日寒尚長堅冰闊世差憑衍憂時媿李膺泰交如可見矯首一陽升

端揆堂月下與李太宰共話

清切東曹地閒居一事無天懸如水鏡人自坐冰壺引領前星耀驚心片月孤那堪添繡縷直擬伏清蒲

冬至祀南郊承 遣分祭風雲雷雨壇

齋琴迎神奏燔柴謁上玄未能瞻紫極何以格皇天雲雨從龍日風雷悟主年甘泉休作賦願上我將篇

題遲竹窗園亭

何處堪乘興名園擅海邦荷風清入坐竹月澹臨窗調馬開金埒邀賓倒玉缸惟来琴曲好隋下水淙淙

空樹參雲合飛流與砌平汲泉烹鹿竹避暑臥桃笙花氣沾新雨鶯聲報晚晴兩奉多爽氣一帶遠山横

代肖翁有懷戲集古字

投桃人已遠擲果與偏饒翠羽題紅葉明粧

憶紫簫雞聲催夜月蝶夢斷春宵金屋思佳麗偏憎鴻鴈遲

歲暮答懋忠

久別何時會殘冬又復春夢隨關塞遠愁共歲年新事往如前日書来似故人濟時公等在吾意老無綸

病中二弟至

乍見喜還驚相看百感生涉能千里至吾覺九愁輕有病思鄉曲無人似弟兄燈前十載事悽惻不勝情

宗伯集卷之四終

宗伯集卷之五

北海馮琦用韞著

詩

七言律

送李汝培侍御視圜中馬政

犀山北折擁邊荒道路爭看繡斧光不獨驊
騮稱國馬坐教驄騎避神羊桃林渺渺春多
雨栢府沉沉夜有霜誰向龍門堪御李惟應
漢署憶馮唐

秋日有懷懋忠時懋忠在秦

坐對新秋憶舊歡客無同調夜偏寒名山悵
不同余往令節還愁見汝難別後起居雙尺
素夢回風雨二長安可憐一片中宵月君在
三峯頂上看

陪祀長陵

文皇陵墓枕居庸王氣連雲正鬱蔥原廟衣
冠千古淚帝圖襟帶萬山雄至今魚海無烽
前見說烏號有墮弓夜雨空同仙仗杳六[illegible]

松栢尚斯風

送家叔驃騎度遼

長城萬里阻三韓曉月秋霜照玉鞍大漠名
王休近塞中原飛將欲登壇馬嘶邊地黃塵
合劍倚胡天白日寒聞說六師驃騎最酬恩
早為斬樓蘭

寄淮陽守鑑弦舅

故園春色近如何笑指齊雲寄詠歌南國由
來多薏苡東山且可問松蘿三年臥治淮陽

郡千里澄清黎子河為憶舊時行部處崇陰
不散暮烟多

居庸關

群山如帶界中原兩控京華國勢尊萬雉不
新殘地脈千峯直欲倚天閽烟封鳥道雲難
度風起龍沙日易昏谷口湯泉今在否乘提
無意問河源

巖岫中開小徑懸巨靈高劈不知年乍臨鳥
壑疑無地纔度重門別有天壯士兮刀常帶

雪將軍帷帳迥浮烟書生不請長纓去劔氣
猶堪照斗邊
居庸近接軍都地四塞雄圖入望開襟帶千
峯當北折梯航萬國盡東來雲横遠岫疑生
雨風落長關欲作雷定鼎祇應歌祖烈清時
不數勒銘才
五年不出居庸道今日重來感舊遊紫氣遥
瞻龍虎地青山近接鳳凰樓平臨星斗三千
尺下瞰燕雲十六州但使此關長鎮静不煩
仗策取封侯

遊廣福山寺 山有仙人博處
對削雙峯小徑開丹梯翠壁轉縈回空香縹
緲諸天下秋氣蕭森萬壑來青草斷碑餘古
洞白雲殘局冷仙臺山僧野老堪同坐海鶴
汀鷗莫浪猜

小樓漫成
砧聲不斷暮烟收鴈度晴空人倚樓晏子舊
居充近市蔣生新徑故宜秋露滋碧草寒僧

浮雲濕青山翠欲流清興沓然何所寄憑欄
東望是滄洲

秋晦夜有懷京邑
九秋節序晴相催風入疎帷夜自開嚴助元
非勞侍從陶潛真喜賦歸來夢依三殿飛龍
衮望斷千金駿馬臺天祿故人相憶否鴈行
不繫尺書回

夜懷宋鑑玹母舅舊淮陽守
蕭蕭門徑掩脩篁落落寒星帶草堂宋玉故
應栽郢曲汲公何意臥淮陽霜清小院琴書

冷雲臥空山薜荔蒼時序漸更雙鬢改莫言
常戀芰荷裳

冬至拜牌
陽生緹室葭灰動春近琳宮翠幄開佳氣籠
葱天北極瑞烟縹緲日南來未從視朔觀周
禮自爲書雲上魯臺遥想九霄芸閣吏珊珊
玉佩散朝回
去歲茲辰供奉班中朝肅穆漢衣冠諸方藎

入天王貢聖主觀郊太乙壇雲霞雜宮華蓋
尋霜清蹕道玉珂寒虛凝咫尺威顏在魁首
天門謁帝難

葡萄

䑋騣繁陰覆綠苔藤扶蘿蔓共縈回自隨博
望仙槎後詔許甘泉別殿栽的的紫房含雨
潤疎疎翠幄向風開詞臣病渴沾新釀不羨
金莖露一杯

一架扶疏碧水潯午涼不散綠雲深芳香未
釀醍醐味秀色全滋薜荔陰紫玉含風秋[illegible]
吟玄珠入夜月華侵莫言西域傳來晚消人
相如賦上林

同世用開之登法藏寺浮圖絕頂

七曜迴光照井翰九霄宿霧護旃檀珠搖大
地河山影檻壓中天沆瀣盤隱隱樓臺分北
極蕭蕭風雨出西巒二君並有凌雲氣誚點
神州賦未難

送范鴻泉謫官歸瑞陽

信是承明謁帝難都門已挂惠文冠江湖一
葉渺然去虎豹重關迴自寒避世何期同范
蠡論交能復憶馮驩漢家宣室應相召莫向
滄江老釣竿

寄壽朱鎮山大司空

玉節玄圭鎮上游懸車高卧五湖秋三朝出
入榮殊錫一代平成藉壯猷帝自金堤思劭
履人從水部見弓裘傳聞禹蹟多靈異歲歲
江南獻海籌

過故相第

長安變態杳烟霞賓客紛紛田竇家燕子已
歸誰甲第牡丹空泣舊繁華十年黃閣沙隄
路幾日玄都觀裏花寂寞重門車馬絕後庭
無樹夜棲鴉

九日獨酌諸君有西郊之遊僕無與焉

高秋落木滿長安風雨重陽慘不歡鴻雁乍
來霜信早黃花不發菊盟寒天涯弟妹書難
到客裏壺觴興易闌諸子茱萸應插遍[illegible]

為寄一枝看

九日曾直卿張質卿陸敬承賞國聘簿暮見訪

寂寞誰當慰索居浮雲暮色正愁予二三兄弟能相問重九風流尚不虛入夜青藜堪自續遠籬黄菊未全舒莫言側弁疎狂甚猶是龍山落帽餘

家君之官和州

十年攬轡龍荒地今日單車入楚疆六代襟

喉連白下四圍山水近滁陽此邦信美非吾土去國雖遥是帝鄉渺渺行塵看漸遠平原秋樹晚蒼蒼

始知長路大難工淚灑江天賦轉蓬三世起家州刺史十年出塞漢雲中物情任自矜周璞往事何心問楚弓閑道烽烟猶未靜醉看雄劍倚長風

鄉心惆悵白雲飛一問郵程淚滿衣羈旅孫臣從此去京華遊子欲何依殘霞天落濡纓

水明月江空乗石磯别後幾時書信達只愁秋盡雁鴻稀

閏月九日駕幸天壽山復閱壽宫

松栢平臨御道開旌旗遥拂五雲来始知三駕飛龍地不是千秋戯馬臺仗外星辰皆北向望中巖岫盡西廻侍臣扈從登高處共上南山萬壽杯

帝陵佳氣鬱蒼蒼龍武千軍奉玉皇山與翠華同一色天臨黄道又重陽九秋霜露迎仙

仗萬壑烟霞接御香此日周王方定鼎十年卜世共靈長

夜過見泉年兄承惠詩篇率爾奉荅

數從問字過西鄰下榻相看意轉親何物炎氛銷大夏惟應高唱有陽春一庭新雨苔侵徑滿坐凉雲月近人清會未宵還可續莫教談麈靜生塵

登顯靈宫閣

極目長空鴈影南千峯當檻落晴嵐清秋斜

日窺金象古木寒雲鎖石龕地迥樓臺三島
接天低烟樹萬家含虛疑縹緲猴山嶺時有
蕭聲駐鶴驂

九日王育明石伯詹舍弟共酌時舍弟
將東歸矣

風雨重陽萬木寒蒼然秋色滿長安自携北
海先生酒不減東籬處士歡節序他鄉同落
帽雲霄吾黨一彈冠明朝又折河橋柳今日
茱萸莫漫看

薄暮先歸漫成

天涯節序强歡娛落帽風前客思孤酒力漸
消人易倦鄉書欲寄雁難呼一天涼雨催庭
菊九日西風下井梧寄問故園諸少弟相思
誰為揷茱萸

公亮將別偕過敬承夜話

對几憑欄話舊踪夜深寒雨帶疎鐘何人解
送楊臨賀愛客真推陸士龍去住風塵同寂
寞悲歡情事未從容醉歌不淺今宵興又是
明朝思幾重

送唐客部仁卿予告歸粤仁卿自去歲
已請告矣

豐辭蘭署問松蘿握手其如欲別何客棹漫
衝羣雁度歸旌遥指五羊過更生自愛傳經
好長孺年來賜告多知汝冥鴻無限意願將
招隱代驪歌

九日同魏見泉余雲衢登顯靈宫高閣
分賦

咫尺蓬萊謁上玄秋空極目正蒼然畫圖不
散猶龍氣風俗仍傳戲馬年禁裏樓臺三殿
迥城頭雲樹數峯懸相看盡是游仙侶醉把
瓊簫弄紫烟

阿閣崚嶒高絳霄相傳棟宇自先朝金書玉
笈無消息菊蕋萸枝對寂寥天近百靈環帝
座秋高萬籟奏仙韶下看人世勞何事九陌
飛塵總不銷

登王皇閣

洞霄高閣接長空大地河山指顧中供奉久爲香案吏追隨同上玉虛宮珠簾拂曉偏宜雨爐扆乘秋好御風矯首神州惟一氣不知何處問鴻濛

秋夜獨坐偶成

丹鳳城西小苑開夜深清露冷蒼苔寒星歷歷疎螢度落木蕭蕭候鴈迴凉雨乍收雲滿樹碧天如洗月臨臺中宵不捲雙扉卧恐有相思命駕来

萬壽聖節侍班待漏簡楊奎垣太史

長安紫氣曉氤氲翠盖紅旂望未分萬國衣冠朝集使九關虎豹羽林軍未央正問周王夜復旦同贍舜帝雲列宿一時同拱北願將南極祝明君

送李將軍總戎上谷

秋高虎握陣雲生地盡龍荒劍氣横虜帳近連秦上谷軍麾重昇李西平中宵風雨鳴刀斗萬里天河洗甲兵嵗嵗名王稱屬國不須繫頸請長纓

十四夜同秦亨茂仁飲吳少保第

上公開宴奏雲和詞客招歡集玉珂急管嬌歌人已醉銅壺銀箭夜如何爭看綺席邀明月直訝星橋接絳河此夕漢宮傳臘燭五侯春色定誰多

十六夜過懋忠見諸郎喜而成詠

徙倚高軒望月輪幽居不受綺羅塵總無濁酒酬佳節未厭清談對故人何處銀花偏照

夜滿庭玉樹别成春看君使作高陽里元凱何時起鳳麟

送弘陽鄉文冊封粵藩

帝遣椎藩鎮百蠻仙郎使節五雲間爭看叱馭王陽去不比分金陸賈還八桂封疆連冀軫千秋帶礪指河山王程莫漫耽幽興遲爾遄還供未班

龍旂大輅荔江濱萬里山川入賦新地接三危仍建國天臨百粤盡稱臣梅花嶺外迎朝

使掷叢陰中問主人道路流離憂不細看君
何以獻楓宸

同懋忠小坐以詩見示次韻奉荅

綠陰寂寂覆蒼苔小徑蓬蒿待汝開塵世獨
能容吏隱青山且莫賦歸來故人笑語花相
對終日狂歌鳥不猜萬態浮雲終自定此中
相見但銜杯

夜共孝與話別兼懷子愿

離心已寄灞陵塵夜雨連牀意轉親客邸疎

燈同此夕故園芳草動經春眼中交態誰知
已世上浮名不借人君過犁丘相問訊若爲
披豁對吾真

送周礪齋太史冊封榮陽王過家爲伯
母壽

大河春樹接榮陽六傳飛塵出建章文似與
卿新授簡情同羊叔更稱觴皇華擁節開侯
甸青鳥啣書過海鄉兩地風謠如可采齊都
洛水共泱泱

元日思歸柬懋忠

東風依舊是天涯坐對椒盤懶頌花雙闕未
曾瞻日表半生真覺負年華宦情老去仍憂
國客況閑來倍憶家稍喜青春堪作伴故山
遥指海邊霞

讀懋忠詩太年贈別懷舊之作益復遠
別感而成詠

憶余南下楚江湄憶汝西遊華岳祠仕路百
年偏得別離情一日即相思天涯踪跡誰同

調篋裏詩篇只自披君到鴈門關上望書來
好及鴈來時

七夕送別嘉猷

銀河萬里接長安轉爲分攜惜合歡隔歲女
牛相見少老年兄弟遠離難蓴鱸一夜秋風
旱砧杵千家月影寒明日便爲橋上別人間
天路兩漫漫

新春同端叔汝培飲世用宅

春風杯酌日相邀誰道楊雲尚寂寥故侶正

宜清夜飲主恩已放亂宸朝敢因對局矜長
勝且喜論心得久要慷慨酒闌仍繫筑憂天
無策轉栖搖

同世用宗伯訪端叔中丞因留小酌

新年朝謁病全疎驪覺長安一事無爲約稽
康同命駕來尋張翰共呼艫群公盡避中丞
馬列署爭看御史烏回首瀛洲亭上客春風
如舊鴈行孫

人日同世用汝培飲端叔宅

去年此日人相憶此日新年對故人人得同
心堪卜夜天於勝日倍生春冒寒酒盞寧辭
醉共老交情始見真惟應塵襟清似洗滿空
霜月淡如銀

十三日同世用端叔飲汝培宅

銀臺應不減烏臺小閣邀賓綺席開地近上
林花欲發天將元夕月先來停杯舊事還重
省刻燭新詩取次裁且去且留仍訂約何時
重醉後庭梅

十六夜邀世用瑞叔汝培小酌

長安燈燭接烟霄小酌清談興自饒人世幾
能無四美月華況不減元宵九衢羅綺驕春
色萬戶笙歌託聖朝乍似火城催劍佩曉
來轉覺漢宮遥

有感

飛雪隨風下九闕蕭蕭寒色靜朝班匹夫有
罪因懷璧逐客何年得賜環歸路春衣皆白
袷滿庭夜夢到青山可憐立仗龍媒種未及

長鳴已放還

馬侍御言事被謫

聞君蹇諤出神京始信天王自聖明松柏臺
前烏欲散梧桐花下鳳初鳴一官差可酬孤
憤片語猶堪置死生盛代爭臣原不乏何須
著論激陽城

元夕侍介軒不至

迢迢更漏隔城闉徙倚空齋憶酒人宣是金
吾偏禁夜惟應玉洞自生春琴中流水寧無

意賦裹行雲似有神為問清宵同夢者雙蛾可比月華新

為王介石兵憲題中流介石圖

獨立滄濱萬里潮扶桑若木豈為遙坐清大海鯨鯢竄直駕中天烏鵲橋欲問銀河誰解挽試看金甲已全銷好將百尺波心石移作千秋銅柱標

題仲素撫松亭

大澤山前大海隅海山迴合小亭孤如何五柳稱居士却對雙松似大夫三徑寒濤清不斷千峯晴雪冷相扶旁人錯比神仙宅蜃氣樓臺知有無

喜仲素至夜話

小閣清燈設榻初微雲淡月夜窓虛囊無京國綾紋剌几有仙人栢葉書松下止疑君是鶴濠間莫問我非魚從知崔顥多佳句欲和陽春恐不如

于年伯聞余請急以詩見寄有鄰門又作畫圖看之句猶謂余以吉行也更二年姑追道苦懷以荅之

素車白馬帝城隅（時有太后之喪）莫擬鄴人作畫圖　聖主威顏違咫尺嚴親衰病願須臾露凝淚共芙蓉冷風急身同鴻鴈孤媿殺繞枝南去鵲不如庭樹夜啼烏

謝于年伯見慰之作

風雨蕭蕭冷素帷書來又執僧湊其先臣垂死承恩日孤子餘生泣血時啓手未酬烏鳥恨斷腸真廢蓼莪詩傷心千里同胞在鴒挂斜陽隴樹枝

送郡守范公之關中苑馬少卿

河山十二舊分符雲錦三千亦壯圖沙苑終年歸塞馬海邦今日靜天吳甘棠春雨留齊甸苜蓿秋風近漢都為問希文祠下井不知清比使無君

題楊中丞思親樓

層樓縹緲俯塵寰畫棟朱欄尚可攀依舊慈

鳥啼樹杪總無白鶴到人間 五龍深鎖橋邊
水樓近五龍口 百雉斜連郭外山 惟有蕭蕭庭下
竹 當年曾對舞衣斑

題中丞望京樓樓在瓜市

濟川豈合老滄洲 况復時艱藉壯猷 漢殿允
重迷曉望 齊城十二入邊愁 天連紫極思
明主 地接青門即故侯 自是于今常戀闕 非
關庾亮獨登樓

登雲門山

矯首層巔御遠風 晴嵐萬壑散濛濛 午驚閶
闔通天上 遥指河山落掌中 九疊雲屏高自
掩 千秋寶鏡照還空 未論三島神仙窟 咫尺
人間路不同

萬仞嶒屼倚太空 洞雲深處碧雲叢 清秋白
日懸孤月 古木蒼崖響大風 疑有五丁開道
路 欲從四塞吊英雄 海氛東望頻翹首 轉憶
安攘仲父功

寄壽于秋宗年伯

廿年講殿捧牙籤 太乙青藜照御函 池上夔
龍思聽履 海邊鷗鷺對抽簪 朝廷獻替仍虛
左 天下文章在指南 盛事已無三不朽 為公
但祝百斯男

南省鄉雲近紫微 明光曉奏勸宵衣 自從解
佩歸滄海 不見鸞輿出禁闈 一曲春湖 明
主賜 十年芳草故人違 莫教綺季山中老 且
為皇儲定是非

邢司馬經畧朝鮮

琱戈十萬猗扶桑 絕域爭依衮繡光 帝用
元樞為鎖鑰 天迴大海作金湯 樓船春泊雲
連水 幕府宵嚴月似霜 稍放西羌罷都護 即
看南粵繫名王

王師水陸四元戎 經畧全無節制雄 天上兵
符占太乙 軍中殺氣接長虹 健兒格鬬無生
死 朝列飛章有異同 試問唐宗平壤後 何人
開府海雲東

寧因屬國救中華 萬里要荒自一家 南下將

符兼五嶺西來兵力盡三巴馬頭龍雀鷩相
顧隊裏貔貅靜不譁莫問分營屯海外只愁
轉餉到天涯
竭來海內稱虛耗況是防倭復備胡重譯何
年歸白雉大軍經歲守玄菟天山劍鍔含霜
冷明月刀環入夜孤萬馬連宵催轉戰中權
親擁纛孤
誰將長劍斬長鯨氣懾天吳不敢驚門羽一
揮神策將朱旂三破鬼方兵風回草木開雲

陣山蹴波濤列海營今日華夷須混一肯容
孤島請行成
送別孝與同遊赤淵萊爾
一會何堪抵別愁未能分手且同遊人家雖
犬桃源路野水蒹葭㓷曲舟憶昨論心還聽
雨即今送遠更悲秋明年便是湖山主期爾
東鄰借許由
九月同房恒太玄同張立菴和菴劉大
醫遊周氏園亭顏延年作五君詠盖竹
林諸賢王戎山濤以貴見黜戎日夜持
籌筭筭言利即不貴亦當黜若濤不負
其官即不負吾君矣古人或隱而隱或
仕而隱與夫仕而不媿其隱即避世金
馬門豈不稱大隱哉愚謂黜戎甚當黜
濤則延年之偏也
青林白露滿亭臯天外千峯爽氣高九月陶
家新菊徑千秋范叔舊綈袍論心且喜逢三
益握手相看感二毛莫以五君堪入詠遽因

濤官黜山濤
劉惟道邀諸君子同遊王司馬河陽花
塢步過孫衆知竹園
司馬名園接近關蒼崖白石鎖潺湲漫隨劉
子看花至虛擬王猷對竹還橋影雙龍臨壁
壑樓標百雉壓羣山自憐踪跡終城市不及
輕鷗作隊閒
張子宜子貞招余同恒泰宏泰惟道小
酌

廿年宦海白頭新不及燈前對故人爲有同
心交似冰坐教殘臘氣如春二難況復聯兄
弟六逸何須問主賓共說張華龍劒好會看
雙躍下延津

送魏中丞撫晉中

玉節乘秋出漢宮牙璋如雪揹河東井陘鼓
角從天下上黨山川接塞雄何必馮唐能論
將即看魏絳已和戎上兵自昔稱全國莫漫
輕邀破虜功

千里雄關接冀都嵩嵐天外控匈奴試看鐵
騎新行塞不比金繒遠賜胡節制總歸中執
法威名先到小單于塵消玉帳渾無事獨立
轅門片月孤

季母壽詩

中宵婺彩映春暉欲借長裾作舞衣共羨平
陽爲相國況當潘岳奉慈闈鳳雛愛日依朱
邸龍誥從天下紫微東望滄溟看咫尺瑞烟
長繞五雲飛

送葵南胡郡伯歸閩鴻洲燕郡貳歸楚

征車南去渺難攀何日狐臣得賜環閩海有
龍歸劒水楚天無鴈到衡山千峯自吐金銀
氣雙闕誰當虎豹關聞道除書猶未報兒童
爭望使君還

薊門風雨曉蕭蕭楚塞閩天道各遙誰
乘司隸馬未輪競挿侍中貂寧因黃綬憐知
己自爲蒼生惜聖朝莫以鄉心號薜荔漸
愁椎稅到漁樵

九月八日與孝與夜話兼讀見貽之什

朝遊聯佩夜聯牀咫尺伊人又一方握手一
年爲一夕驚心明日是重陽霜前鴈陣涵秋
色筆底驪珠吐夜光欲問元龍天下計漫言
中散醉時狂

初至奉高與敷山年伯夜話

單車踏遍萬重雲半爲名山半爲君乍語舊
歡頻拭淚却驚新會是離羣神霄曾識蘭臺
侶仙洞重披玉檢文明日峯頭同此望長安

秋色正氤氲

九日三陽菴別穀山年伯

曉隨仙侶叩玄關白石黃花滿目斑客裏茱萸堪共醉樽前楊柳莫輕攀未酬 明主空憂國不恭離情且看山明日征車何處宿白雲獨伴謝公還

寄邢制府

虎符龍劍碧油幢為斬長鯨下海邦後騎未離遼海郡前驅已度大通江藝孫一指朝摩壘斧鉞雙懸夜受降稍待功成畫麟閣雲門烟月引歸艘

送少宰裴年伯予假歸關中併呈太宰李年伯

新承休沐主恩殊始覺鄞江勝鑑湖司馬從來稱水鏡悉麾何必憶蓴鱸愁看宮闕寒雲白夢入松楸片月孤原指羌隋蓂莢換思君何處詠都俞

欲賦驪駒不忍聞那堪暫會是離羣若教綠野歸裴令誰向龍門御李君劍佩正思東省會薜蘿休勒北山文時危轉覺恩光重二老峯頭望五雲

寄荅楊濟寰中丞

漢宮春陌舊鳴珂萬里道仁白雪歌宣有東曹稱水鏡喜看西粵擁霜戈廿年蘭臭同心少五嶺梅花入夢多嫓殺張衡還近客桂林不見思如何

得懋忠書兼示晉中官評

白雪紅梅七見春書傳關塞倍傷神憐君欲去如烏鳥笑我重來似雁臣但覺魏徵多嫵媚還知郭泰善人倫玉堤尚記分携處依舊青青柳色新

元旦憶懋忠

都門轉眼逢新節客舍驚心憶舊歡鐵騎瑚戈秦上黨星橋火樹漢長安天涯明月遥相對眼底浮雲不共看欲問離愁無所寄雁門關北北風寒

除夕書懷

青熒燈火對寒宵客比楊雲更寂寥半夜夢
魂千里外兩年心事一身遥苦因少弟留慈
母未代先人荅　聖朝安得青暘開友亇欲
從天路誦新招

紙房與季韞弟聯榻書懷

秋色催寒病催老白髮難除葉難掃野店寧
知夜淺深孤燈細話愁多少我已三年泣蘭
玉汝亦累舉羞妻嫂雞鳴蕭蕭風雨急對擁

寒衾坐天曉

同諸友飲房宏泰新第

春風初至雪初殘新第新年續舊歡大廈自
堪來燕雀故人相對有芝蘭華燈照夜飛珠
灑寶月當天玉鏡寒明夕元宵知更好星橋
火樹擬同看

太宰李年伯邀余携具過少宰裴年伯

清宵杯酒屢相將曲席親依北斗光幸有青
雲聯世契不知寒月是他鄉燕臺[illegible][illegible]心猶
壯杞國憂天鬢已蒼裴季齊名今再見何妨
吏隱老馮唐

陪太宰李年伯過少宰裴年伯皆以詩
見示次韻奉荅

悔别青山憶望諸爲憐同病賦同車喜從青
夜陪高會愁望承明隔直廬對酒何妨呼白
墮談詩已覺勝黃初棋聲乍斷寒更遠殘月
盈盈簾影疎（望諸齋藪澤也）

敖宮詹嘉猷以余初度惠詩書懷奉荅
敬次來韻

獻賦同時謁漢宫驚看白髮兩成翁卜居乍
可隨詹尹啓事寧堪佐上公老母無書仍在
遠孤臣有疏半留中十年未對　君王面咫
尺紅雲是轉蓬

初度何堪擬魏公（來詩有名字韓公之句）喜歌白雪調
相同顧余敢望爲霖用期汝先收捧日功身
是會人終蹈海心懸漢殿尚呼嵩未成報
國家仍遠繫禁青山兩夢中

楊太史年丈暫晤京邸仍之閩中總憲

贈別三章

紫殿曾參法從班重來無復覲龍顏水經延涌仍分劔月滿燕臺未賜環意氣尚吞雲夢澤宦情長對武夷山九關近日如天上鳳闕鸞坡亦是關

抱玉荆山苦未明和歌燕市意難平回看歲月同朝暮細話交游半死生市駿千金名未滅聞雞五夜夢還驚可憐送別河橋客不到陽關第四聲

外臺何必減中臺萬里清秋憲府開欲藉故人同報主為憂世事更憐才酒同季布非難近路似楊朱轉易哀舊日玄都休謾說桃花無恙待君來

邢太保破倭功成以大司馬凭留鑰過家省覲太夫人

雲霄漢闕領新命豐鎬周京真舊邦九列獨高蒼玉佩六師爭擁碧油幢橫戈絕域春浮海擊楫中流夜渡江　聖主憂先根本計留侯籌策況無雙

狂虜南侵總蕩平山濤未敢罷談兵煙消大海鯨鯢窟風起長江虎豹營鎖鑰盡歸周太保鞲鈴長護漢西京　孝陵咫尺鍾山下樵首中原感慨生

萬里滄溟遠建牙重因居守與宣麻莫言南北分天塹曾領華夷作大家絕塞霜花生賜劔故園鶯語雜鳴笳起居八座稱觴日遙指扶桑海上霞

魏中丞慶抗章言事　上優容之居七年詔許歸養喜而有贈

七年獨握邊頭節百歲欣承膝下歡入塞始知親舍近辭官轉覺　主恩寬巢烏返哺情何劇仗馬長鳴影自寒一著荷衣堪愛日也應見日憶長安

詔許中丞駟馬歸歸心先逐白雲飛欲將舞彩為初服自愛江魚上釣磯海內幾人憂

社稷朝廷容汝侍庭闈　主恩未報親仍健
且喜青山近　帝畿

送表弟宋元昭將軍度遼從李大將軍

麟編舊是曹諸生燕領新懸塞上名定有千
金酬駿骨何妨萬里度龍城匈奴豈敢論甥
舅儻射真堪託父兄幕下從來多國士任安
新屬衛長平

雄關東向海天開短劍長纓亦壯哉自有終
軍能破敵誰云郭隗未登臺雲銷列戍孤烟

出風捲平沙萬馬來千載漢皇兼好武肯教
衛霍進鄒枚

宗伯集卷之五終

宗伯集卷之六

北海馮琦用韞著

詩

五言排律

雲門遠眺

鼓險推天府憑高望雪宮五丁開混沌一氣
破鴻濛地壓虛危起山連泰岱雄摩霄橫作
障涔海曲如弓洞口明殘雨天池欲斷虹喬
雲時靉靆峽轉龍蜿蜒神仙窟崢嶸造

化工猿啼秋壑靜月落曉巖空萬樹圍平楚
千峯繞大東鶴聲縹緲外仙樂有無中伯業
餘形勝衣冠想會同乘時欣在德表海是
皇風

大閱

海宇同文日君王講武來五雲迎雉尾萬乘
出龍媒簇仗青旗繞鳴鸞曉漏催禁庭鐃顛
牧扈從有鄒枚羽動千軍合圖旋八陣開重
申司馬法大簡羽林材劒轉霜文落弓彎月
影迴御營叢虎豹天令迅風雷破的多長技
揮戈亦壯哉兵車聯漢騎鼓角振燕臺指顧
清諸夏威靈徧九垓長揚無羽獵細柳淨氛
埃聞道漁陽塞匈奴氣已摧

送敖嘉猷之浙藩冊封便道省覲

帝德先敦睦天書出禁垣授圭周太史當璧
楚王孫五嶺分侯甸三湘控大藩江花邀翰
墨春草待輶軒紫氣輝南極青山指故園遙
持龍虎節暫駐鳳凰源將父因王事寧親亦

主恩日迎宮錦麗雲逐舞衣翻露屑分金掌
霞漿泛玉樽子懷良以慰慎莫戀丘樊

立秋日同楊公亮飲陸敬承第分韻得
風字

星轉招搖柄天回閶闔風九衢炎霧斂雙闕
曙烟籠雲薄宮城柳寒生露井桐開尊惟陸
賈問字有楊雄雅量公榮上清狂叔夜同愁
應消坐塵興已付詩筒世事悲歌裏年華悵
望中素交渾易盡薄宦轉難工對雨思芳杜

因風憶晚菘羈心隨客燕鄉信侍歸鴻逝欲
從田文忘機學海翁惟餘兩龍泉劍耿耿對長
虹 [illegible]

公亮阻風天津漫賦寄悰

不謂辭閶闔仍當帶舳艫物情元塞馬行色
復天吳水洸蛟螭鬬颿飈竄鷲呼無天關巨
浸盪地鼓洪爐桑鷄塘水斂探龍敢問珠中
瀛思縱登近海想象搏拊已蹤鸞旐家猶隔
鑑湖飛翻應羨漏暇豫不如鳥再刖誰明玉

淳言竟破胡汝才猶滿漢吾道轉驂孤每過
楊稚宅真悲阮籍途名應愁敗素官豈薄紆
朱酬斂難濡沫雄心恥泣隅圖南雙翼在九
萬藉搏扶

送楊太宰致政東歸

令代唐虞理誰當翊贊功滿庭皆振鷺孽望
屬非熊壯斗中臺峻文昌八座崇不緣尊圖
老何以代天工雅量涵溟渤孤標倚華嵩陳
情違闕下奉詔起隆中獨立回元氣終身伏

朴忠總師熙帝載作保乂王躬晉錫隆三接
乾符啓四聰人倫齊郭泰簡要薄王戎飭駕
登氏譽江河正士風有謀皆體國無念不和
衷郭主無中外完名得始終九派歸品藻一
世闕鴻濛何事辭端右飄然向大東勉留三
殿切阻送百僚空道路稱疏傳安危寄晉公
請看今日事真與古人同溪水桃源路秋風
桂樹叢錦堂邀落日繡嶺亘長虹五岳風塵
隔三山海氣通鳥迎仙馭轉花借衮衣紅到

里逢春暮憂時祝歲豐野人爭坐席故侶問
高公輔思楊震神仙訪葛洪壯山無怨鶴
南浦有賓鴻羽翼歸商皓儀容寫漢宮帝方
詢黃髮公豈忘丹楓白袷山中相朱顏河上
翁懸知軒后仗早晚下崆峒

道大宗伯于穀山年伯請告東歸

禮樂師前輩文章仰大巫韋賢宜相漢張翰
遽歸吳宿昔開東觀聲名起上都棋期常抱
玉咳唾亦成珠獻納走黃扉　君王御綠圖

每於堯舜側時進禹皋謨簡自西清署來崒
业斗樞五雲黙玉佩片月照氷壺夙夜虞三
禮乾坤會一儒星辰贍赤竭肝膽向青蒲調
護頻公等頻繁奉　帝俞此時憂社稷評合
乞江湖去國才難盡傷時病未蘇股肱多謝
免羽翼恐睽孤伏聽中朝議將開衆正途
至尊思用楫吾道豈乘桴有客同操縶無庸
偶濫竽南州徐孺榻北地濟冲壚容契忘年
外清歡卜夜俱將非關射雉醉或藉呼盧宜

况秋來薄心知老漸無偶然看驛騎一倍憶
江鱸鄉路可邅遠離心正欝紆即當成契闊
且為立須臾鷹影時將駛驪歌日欲晡不辭
觴在野所冀鳳將雛魏闕亭忘主青山不負
吾黄公石尚在相待較城隅

山莊書懷集字

一眺荒村闊千峯宿霧迷投竿波渺渺着屐
草萋萋日落長川淨烟峯遠岫齊青鳧飛小
徑白鷺遶平堤梅圃懸春月松扉拂澗霓乘
高仍倚檻寄興在扶犁避地甘華髮看雲望
紫泥五窮身易退七發醉能題吹笛龍初下
横琴鶴乍低江湖誰得似小艇竹林西

七言排律

同賈洛濱葛鳳池王泉皋餞別原葵表
年丈之潼關兵備二十二韻

潼關天險接遐荒憲節乘秋下帝鄉襟帶二
陵包華洛股肱三輔控秦涼青牛自識真人
氣白簡仍飛使者霜夾路豺狼俱屏跡當關

虎豹儼成行橐鞬欲動風雲色兵甲真銷日
月光玉壁一門通箭括雕題萬里度梯航撫
循畿輔周分陝鎖鑰邊城漢護羌按部已清
左內史軍麾應款右賢王經行渭北芙原元
坐爾終南明月罔憶昔天門同駕馭一時神
駿共騰驤談兵五鹿標時譽出宰雙鳧覲尚
方羨爾新為柱下史諸君並作侍中郎葛洪
扶自稱仙吏王吉年來有諫章宣室方開歸
賈誼金門久矣隱馮唐延津雲起雙龍合別

瀟烟深一鴈翔入去五原贍馬首道分九折
繞羊腸欲因贈繤審隨會自是登車憶范滂
要害有人為保障承平無地不康莊灞橋易
水波瀾闊隴阪燕山道路長最苦同袍分手
日一天風雨近重陽

五言絶句

恭陪　聖駕步禱南郊紀盛六首

便殿傳中旨齋居減上供漢皇祠太乙原不
為乾封

萬乘出郊圻君王御布衣曉雲低不散盡逐
六龍飛

龍武新軍羅勾陳御路開紅塵都不掃留待
雨師來

雲傍御爐烟天臨玉几前　至尊方罪己莫
擬賦甘泉

萬靈陪帝御百辟扈天行已勅豐隆下松濤
作雨聲

重見桑林禱南郊秋祀回滿身烟霧濕天上

從龍泉

題張洪陽年伯閒雲館五首

振衣廬山頭卜築章江側中有素心人不愧
白雲色

季膺歸計早不待秋風至一對雲中君忘却
人間事

簾捲山當戶林開雲滿身始知衣上色不是
洛京塵

朝望白雲起暮望白雲歸擁章多少樹不礙
白雲飛

靄靄時出岫霏霏欲承宇莫是白雲間終當
作霖雨

題萬玉山房

滿地種琅玕修枝蔭茅屋微風如有會一一
鳴寒玉

此君有高節亭亭自孤直總多千畝陰不礙
青山色

本是瀟湘人最愛瀟湘竹何處乞中琴歷歷

瀟湘曲

空庭復何有白鶴照秋水渺渺望茶烟時出幽篁裏

幽居何爽愷良夜倍清曠月明在疎竹復照寒溪上

宮詞五首

宮扉明曉日對鏡綠雲鬟顏色豈相悞君王或未聞

舞袖不厭長黠黛爭嫵淺却笑班婕妤容易辭彤輦

脉脉欲何道盈盈私自憐倘徼君一顧不必衆稱妍

妾有齊紈扇持獻昭陽宮不堪比明月聊以佐薰風

不寐長門夜絡緯秋燈下願作紫絲韁為君御六馬

哭亡女

裘小生京國將笄始十春如何故鄉去未作故鄉人

碎玉何其早藏環未可期只愁千里外驟遣老親知

故友驚相問浮生黯自疑漸看今日淚不似少年時

夢裏如相見人前或錯呼不如梁上燕並坐已將雛

兒念母有母母念兒有女強欲寄家書執筆淚如雨

女向隴頭臥婦在閨中泣片語暫相勸已自青衫濕

曹見素崔仲素遊南陽河上卽事

但得遠城市何須問隱淪試臨清水曲不媿素心人

蒼崖環四塞曲徑幽篁裏渺渺疎林烟夕陽人渡水

披襟蔭古木移席就清流主客了無言颯颯天風秋

及徑不容足先登復回首隔樹問同遊諸君
曾來否
岸折水縈迴柴門對水開茅茨閒不掃滿徑
松風來
扁舟非訪戴醉翁不在酒風物近重陽問有
菊花否
桔槔有機事抱甕無塵想不如臨河渠坐待
春蔬長
深林日已夕策馬隨潺湲更疑人境外別有

桃花源

弟以鸂鶒朱魚見惠走筆答之

授我以鸂鶒報汝以鶺鴒何當雲霄上同攝
鳳凰翎
試聽鸂鶒歌願為鸂鶒誡美服患人指多言
恐招敗
豈無成龍姿限此一勺水一釣連六鼇願學
任公子

七言絕句

送顧賓甫年丈還吳

灞橋水散九河源風起蘆花兩岸秋同是倦
游君已去夕陽亭上望行舟
蟬聲處處和驪歌風度漕河起夕波獨有故
人分手地無限秋色暮烟多
杯酒離亭憶舊遊歸心別恨不堪秋懸知十
二天街月影落三江伴客舟
露下天空大火流河橋水色黯生愁布帆縹
緲延陵道桂樹千山為子秋

不是鱸魚憶釣磯為求綵服問初衣莫教霜
氣催秋暮尚有天涯人未歸

大通橋汎舟

日影遲遲錦纜開檣烏不動燕飛迴碧流遠
接長天盡一片晴波樹杪來

馬文莊老師挽歌

典禮猶聞肅漢官中台星折朔雲寒素車渺
渺泰關岳惆悵都人罷市看
天臨黃閣絲綸地帝御平臺召對時見說至

尊顏色動嘉謀無復近臣知

淚洒都門落照殘秦川一望路漫漫關門散盡真人氣萬木蕭森渭水寒

誰從麟閣畫風儀想像容輝尚自疑太華迥臨千尺上相君端拱立朝時

東郊雨望

遥遥萬樹入雲微漠漠孤禽帶雨飛十二天街塵不起可知未染芰荷衣

贈林參戎

旗上高雲結陣圖城頭新月挂雕弧沙場坐鎮閒無事笑倚風烟擊玉壺

號令宵嚴靜不譁將軍緩帶醉烟霞興酣欲拔龍泉起萬朶芙蓉落劔花

憶昔論交冀北軍平原門下客如雲十年肝膽知誰在今日相逢獨有君

鄭制府招飲虛白室

晋公堂上鄴侯書香篆微消竹影疎今日客來虛白室未應人羨梵玄居

庭花冉冉映麟袍玉樹翩翩起鳳毛此地自來多雨露武皇親爲植緋桃

登臺

臺上孤亭拂霧開天中飛盖接雲回陰山只在長城外萬點峯霞落酒杯

班婕妤紈扇

露濕空堦宮漏長禁城千樹曉蒼蒼可憐扇影如秋月不共揚輝入未央

秋草萋萋冷玉除昭陽殘月落窓虛任教中

道損紈扇不向君王乞共車

韓夫人秋葉

西風瑟瑟水潺潺碁向秋波照玉顔恠道宮愁流不盡秋來一葉重如山

凉風昨夜上陽偏鏡裏蛾眉寂自憐一葉香隨流水去秋英落盡又今年

讀漢史

君王新駕六龍回楊社雲連帳殿開壯士滿朝零落盡蕭蕭沛水大風來

雄風莽蕩滿神州氣捲長淮水不流護道它
梁非上略千秋遺恨海春侯

六師三駕賀蘭山不道徽輸度漢艱露布傳
来天馬入中原萬騎老蕭關

單于款塞奉春朝夾道歡呼擁渭橋十二股
肱麟閣上元功不盡霍嫖姚

六宮傳遍郅支圖絶域勳名知有無不見明
君新出塞胡沙無盡漢雲孤

送侯大将軍之留都

雕戈金甲繡螢孤詔自天樞賜虎符大将詎
能忘壯塞君王原是重南都

六代青山擁建牙錦袍鱗帯映朝霞滿庭片
片飛紅玉盡是芙蓉劔底花

片帆南渡暮雲青萬里江天倚翠屏應憶去
年同醉處隔陂烟水傍湖亭

寒食過公亮

不厭頻繁問故人爲憐相別倍相親生憎南
浦橋邊色已向長安陌上新

題閼氏畫像

貂裘繡帶玉爲姿不是明妃出塞時聖主恩
深荒漠外不教胡女怨焉支

氍毹春煖鎮芙蓉爭羨胡姬拜漢封繞膝錦
襴珠勒馬當胸寶袜繡盤龍

塞北佳人亦自饒白題胡舞爲誰嬌青霜已
盡邊城草一片梨花冷不銷

紅粧一隊山陰下亂點駝酥醉朔野塞外爭
傳娘子軍邊頭不收烏孫馬

爲趙少宰題牡丹圖

百寶欄杆護曉寒沉香亭畔若爲看春来誰
作韶華主總領羣芳是牡丹

數朶紅雲静不飛含香含態醉春暉東皇雨
露知多少昨夜風前已賜緋

瑤華脉脉殿春殘姑射仙人畫裏看月下敢
矜容似玉年来真有臭如蘭

爲于年伯題五色牡丹圖

艷蕊連翩映彩霞獨將傾國殿春華虛疑五

色文通筆散作平章萬樹花

非烟非霧倚雕欄珍重天香兩後看願以美人錦繡段高張翠幙護春寒

送魏懋忠

執手河橋數鴈行鴈聲歷歷水湯湯如何客易辭知己不似懸懸望故鄉

幾許春風幾許塵與君同調與君親可憐明日長安道馬首相逢是別人

擊筑高歌與未狝暫分離恨作懽娛不知後夜相思夢得及今朝醉裏無

送孝與東歸

萬里蒼烟海氣通欲從何處望東家斜風細雨長安道賴得分携是醉中

素衣不禁帝京塵出郭看春尸暮春我自倦遊君未遇楊花如雪送歸人

南浦春波照酒巵謾將離恨託前期如何命駕輒千里不爲臨岐住少時

鳥啼春樹和驪歌十日平原宗爾何相對只燕幽意淺別離輕恨故情多

送袁玉磐太史冊封楚藩并懷乃弟倩修

玉家臺榭枕重湖曲席親勝漢大夫君到楚宮逢設醴不知曾問穆生無

黃鶴磯頭黃鶴還至今蹤跡落人間舊曾遊處難忘却城上樓臺江上山

征帆遥指洞庭波惆悵離筵奏楚歌歸見惠連爲寄問池塘春草近如何

送全玄洲太史冊封趙藩

大陸驂騑驛騎催西園夜讌待君開節從全虎臺邊去人自銅龍署裏來

太行南下水東回河岳中分趙邸開姬底使星偏入鄴詞臣原是建安才

欲從道路問流離風起楊沙五月時寄語芙蓉池上客何人先賦七哀詩

雀臺高出白雲層伯業雄圖有廢興寂寞山河那可問千秋片石是韓陵

七夕

銀漢清秋萬里遥月開粧鏡桂雲綃可憐精衛空填海不及天孫鵲駕橋

天空露下夜如何漫道雙星已渡河見說人間方恤緯可知天上欲停梭

一水盈盈會轉稀敢從天漢問支機彈冠吾欲趨朝省聞道　君王已賜衣

七夕千門望女牛爭言乞巧獨登樓人間機事知多少永夜蛛絲總未收

月明秋淡曙河微脉脉新愁理舊機為問七襄何日就西征吾欲賦無衣

少薇都諫以歸省索詩而余先得請

雙親未老主恩寛千里欣承膝下歡遥想杜門同病客妬人雙騎發長安

新春寄懐懋忠中丞

天外風烟棲塞垣山中芳草憶王孫可憐夜夜相思夢只在雲門與鴈門

棨戟高懸虎豹關中丞坐鎮鴈門關書生未就蘭臺草鈴閣無聲畫自刪

北斗初回紫陌春物情偏與歲華新虛勞柳色開青眼只是相逢少故人

故人故國俱千里新病新愁又一年何日同聞燕市酒與君細話洽湖船

登岱大霧口號呈于年伯

翹首天門翠轂蒙九霄宿霧胥遥空憑君為破洪濛色坐擁扶桑海日紅

王符山下別于年伯

昨朝振策探金簡今日銜杯對玉符秋色漸深人漸老不堪分手夕陽孤

帝師未竟留侯業國士難忘豫讓心君自西歸吾北去不知若个更知音

治水別孝與

未能留汝復相留治水何如剡尚舟記取與君分手處水邊修竹雨邊樓

余解部事歸輸林送仲素還海上

仙翁欲返滄溟棹學士初歸紫禁班君是少

微吾太隱世間何地不黃山

三山日月尋仙易雙闕雲霄報主難多少長安鳴佩者輸君海上一漁竿

戲贈仲素

手把瓊簫作鳳鳴滿天風露月華明如何王子緱山上却有秦樓弄玉聲

黃鶴青鸞事渺茫溫柔即是白雲鄉瓊霞乍可同盧女流水何妨聽阮郎

病中絕筆

浩渺天風駕海濤三千度索問仙桃翩翩一鶴青冥去已隔紅塵萬仞高

詞部

題梅雪雙棲圖

竹外瑤華千頃更與素梅掩映雙雀宿寒枝蹴落飛花無影相並相並明月驚棲不定階下扶疎玉樹雪色粧成太素借汝一枝安直恁相親相附且住且住梁上雙棲相妬

右調如夢令

梅共雪歲暮鬪新粧月底素華同弄色風前輕片半含香不比柳花狂　雙雀影堪比雪衣娘六出光中曾結伴百花頭上解尋芳爭似兩鴛鴦

右調望江南

代介軒書懷

不願為雲何須似雨但求如雪兩落難收雲濃易散惟雪稱奇絕亂點梅稍細勻花瓣玉色都無分別倩微風吹入華軒俏把繡幃輕揭　梅解偷香雪如傅粉賈女何郎相悅漏泄春光東皇相妬不得常攀折雪片都消梅香依舊瘦影冷侵孤月問何時重上瑤階明歲寒時節

右調永遇樂

偕直卿嘉猷送楊叔向是夜雷雨

舊別何年後會何時今朝又分昔日青衫不堪濺淚此時白髮復是離羣汝未彈冠吾非結綬以此憐君更娛君極目處斷橋古道衰

草斜曛　驪歌欲唱堪舉天若為君亦憐神

看壯氣難銷震雷交下離情似織細雨繽紛

遠送孤臣止餘三友珍重尊前見在身何必

嘆試看雙劒定會延津

右調沁園春

送楊叔向寄聲李汝培

君過淮揚寄問李生近安樂耶憶驄馬班中

聽殘禁漏盧龍塞外又靜胡笳意本豪華地

偏佳麗明月高樓十萬家相逢處且斟酒緣

莫問亐蛇　河橋秋色蒹葭試細話交游轉

自嗟念我自如鳧偶來沙際君還似鴈又向

天涯非不相留欲留無計一片離心對暮霞

還妬汝汝同羙李對瓊花

右調沁園春

宗伯集卷之六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壽樹莊師六袠序

吾師華亭樹先生以今歲滿六袠門下士相與謀爲先生壽而使某修爵者之辭今稱壽者多侈言顯榮尊寵以相耀此人世可立致而不可爲壽即遠而稱吐故納新餌大還而規久視此可爲壽而不可必得也余安取說

而壽先生余盖聞之靖節君靖節之詩曰爾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不有失也何以言得其在去彭澤之後乎九日之詩曰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此其抗志雲表下闞人代達矣余以爲得此生者久生者也吾師自修業秘館給事省闥以至爲冏正立朝凡十五年不佞之得侍先生在先生爲給諫時乎中有可言未嘗不正色草疏以上也國家之典章時事之便宜未嘗不發夜以思也雖復杯酒几席之閒端然有憂世之色盖意念深矣自先生歸臥江皐者七年而樂可知也今仕者縛纓被冠素化爲緇操則慄舍則悲指其都華要而命之曰得退而居田里命之曰失此夫得人之得不自得其得者也勞身焦思滑其天和上者以營其職下者以託其家以毀以譽且趨且避多矣乎世之爲意也顧於此生何得乎先生之都華要不色喜去而居里中不色慍是先生昔未嘗得而今未嘗失仕

不爲得不仕不爲失故知先生所自得者厚矣身不羈於世而身始爲吾有精神心思不後於世而精神心思始爲吾有盖古稱爲臣毋以有己夫爲臣無己是釋爲臣而始有己也有己而始得此生得此生而始可以久生故如先生今日則可以稱壽矣諸子曰子以此爲先生壽可也顧先生豈以向平之高忘長孺之戀也部使者方交章薦先生先生且應徵書以出予稱先生居里中樂吾恐先生

釋此樂而去也應之曰鵬之圖南以六月息
者也不息則不能致遠吾豈可以其息為樂
其飛為不樂哉夫先生亦無往不樂者也得
失相乘仕隱遞代而先生始終故吾無損益
也先生退居里中不色愠即異日起而都華
要不色喜是今未始失而後未始得今不為
失而後不為得故先生所自得者厚矣得
此生者久生者也請以此為先生壽若夫顯
榮尊寵以及神仙家言其為意也不又多乎

余未敢為先生道也

壽東臺楊先生七十序

嘉隆間有名御史曰東臺楊先生執三尺法
按晉中屬歲甲子當比士先生實綱紀之是
年得士為盛其後先生回翔藩臬所至著聲
績寖益嚮用遂解綬去先生故長安人居長
安中自謂身既隱不復從貴人游即其生平
交知與其門下士過而問先生謝不見也歲
庚寅先生滿七袠諸門下士游都門者謀為
先生壽而余猶記先生在晉時序我二三兄
弟耳提而面命之其肯簡稱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夫我諸生義則友朋情則兄弟行也其
視先生則弟子視父師也語曰無言不酬無
德不報余安取說而酬先生祝先生名位則
非其意祝先生壽壽先生所自有也無已則
請論先生之所以壽以附於華封之義盖造
物之於人其不肖者常有所悉之使慕其不
足而勞其賢者常有所用之不使私其有餘

而逸賢與不肖何其擾擾也其有所驅役而
不得自已耶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當其
勞我不能不勞當其逸我我猶自勞此則自
為役耳不得言造物矣乃有不為人役又不
為造物役者則司命者無如之何我誠貞造
物不能使躁我誠靜造物不能使[illegible]競以余
觀楊先生盖古人貞靜之儔耶世未嘗棄先
生先生又神明未衰而拂衣高謝如脫敝屣
盖絕通謁造請之勞以自適內無以擾擾其

心外無以拘攣其形即造化者能使之聽競否耶太為造物役則造物能制之為人役則人理能窮之而先生退不待年逸不待老內無陰陽之患外無人道之患此司命者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先生之訓諸士曰崧山有松栢焉兔絲在十仞之上茯苓在重土之下而精未始不相道也今諸士或內或外或出或處而精未始不相通則以先生之訓在焉雖然彼兔絲茯苓之相通豈不

以附松栢哉請遂以松栢為先生壽夫松栢而壽所自有也而官師之所材也故陰陽之患少而人道之患多惟遺在深山大壑則患不至焉近在清廟明堂則患不至焉先生居長安中而抱真守一遺落世事依日月之際而出塵垢之外此其在清廟明堂而無人道之患者耶作而能止近而能遠遠與近不復關人而勞與逸不復關造物此司命之所不能制而人理之數所不能窮也德昔受先生訓詞依依如旦暮事而忽已二十七年諸門士離合去就數矣先生之訓未嘗一日去吾胷中也即不腆之詞庸足酬乎其言之不酬且終何以報先生德哉

江西乙酉序齒錄序

萬曆乙酉當大比士江右列賢書者九十五人既籍奏矣已復相與序其年齒世次而錄之夫諸士即同鄉曲未必素接塵而游一旦與于旌之典合簪傾蓋驩若平生於是乎脩

世講之好以附於久要之義此其意豈不誠厚哉鹿鳴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以訓厚也則業已登歌而諸士既拜嘉矣其以序齒燕也不佞謂宜歌伐木伐木求友也而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請為諸士究言之蓋古今論和者其說莫備於晏子矣而師曠論不和之弊曰臣不心競而力爭公室懼卑若是乎和之關於國體也夫五聲不相謀而和五味不相符而和諸士之始進也臭味則合矣

乃其性行才品高明沉潛當不能盡同然要之考德講業期於成己其遇合於世要津散秩亦不能盡同然要之協恭考政期於共濟國家事而已故朝箴而夕警不害為同德彼弦而此韋不害為和衷惟夫各私其身各是其見憑其虛憍之氣斤斤乎其不相入則所謂不必競而力爭乃謬於伐木和平之旨矣今諸士披襟握手煦煦語言相取下雍容揖讓曾不敢跬步先其長者以此為和意庶幾

焉然而未究和之用也夫相成相濟而無相軋之謂和不和者反是不佞之按兹士也雖風考俗人談象山之學士附永叔之節則誠私心竊之頗獨以為鵝湖之講明濮園之論辨其初亦以相成相濟而稍稍堅持其說以至學興異同之說朝有甲乙之論則其趨流之末勢使然不佞所願於諸士者象山之學永叔之節而趨流之末勢則不敢為諸士願也夫士讓其官俗讓其長平世之軌也朝廷

爭功士大夫爭名乖國之風也諸士之在今日則同袍也其進而登用於朝則同朝之寀寀也崇獎之階自今日始圖之進退願在今日諸士其尚一德一心慎終如始惟爾之先正是從而無務過持其高論以佐泰和之盛而繼伐木之響即鹿鳴之舉有餘榮不佞與被其德音矣

姚氏存杏篇

存杏篇者宣城姚公作也姚公早失怙母孫

孺人矢志撫遺孤以至成立有古栢舟鄘衞之風公既長奉母至孝母且老子植杏於庭謂公曰比實之成恐無及也相視而泣逾六年杏有實矣母健無恙公取以奉母蒸蒸有喜色於是里中人競稱母含辛茹荼卒成其子百年樹德應蓼而食其報如此杏矣孺人卒公扁其堂曰存杏經樹下未嘗不泣實成必先以薦作存杏篇其詞曰有杏謝復花慈顏杳莫覩悲哉言乎雖銜索匪我之慟豈有

以異哉君子曰姚公之存杏愈于子木之去萋子西嗜萋子木有芊饋無萋薦史氏以為違而道夫薦萋與不薦萋於道未大得失也凡於道無大離合而有小得失者至情之所不暇校也屈氏者違而未必合姚公不違而於道又不離也以此兩者言孝相去遠矣海內士大夫高其行慫其志輒有篇詠積久成編奐于貳守君將梓而傳之是詩以存杏也是編以存存杏篇也姚氏之孝亦克永世哉

送楊公亮序

嗟茲乎公亮公亮欲安之乎蓋公亮為史官執筆札侍　上左右且十年而乃出參藩也公亮儻蕩負奇不為孅趨偉而長髯其意氣籠蓋陰暎輒傾坐客抵掌譚天下得失甚辨知公亮者以為磊磊有丈夫風槩而不知者且謂公亮虛憍恃氣乘人以鬭其捷於是公亮竟外補云夫我詞臣非有職事也惟二三兄弟相出入吾兄弟比以安而人猶得挾持浮說中公亮今公亮出在數千里外其相與非有斷金盍簪之素鼓摩而譚概足而步俯仰御史前而公亮又不能摧剛為柔破方為圓以自親媚於惠文之列自公亮在詞林不能安其官今且以此安之乎公亮曰吾將去而歸爾楊於鄞稱著姓而公亮非有烏倮素封之業也又非有陸大夫橐中裝才自給朝夕耳而族之貧者往往待公亮舉火又相與陰藉其名以行其不行慫公亮其行也名亦

歸公亮其人皆大父父行也不可誨語而射影之倫且借之以修其郤公亮曰吾寧去而僑居別郡爾夫僑居則何可長也嗟茲乎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吾儕向者徒持文墨議論未有尺寸之效今公亮乃得一當以報天子苟可報　天子何往不得自致顧今所以目公亮者何等也以為賢知無賢知跡也以為愚不肖無愚不肖跡也知愚賢不肖之間鑿空而無所處世且謂公亮何人哉曰是

揚已是任氣是負罪於館閣而中道棄之外藩者耶此三者世所大疑也處三疑之勢而求容嗟茲乎公亮其竟以此安之乎命下之日二三子過公亮相慰也已復相與謀出處馬余子曰使我處此則弗為也不敢以我所不為者勸吾子張子曰我之不愆出亦何罪子其往也王子曰國之業在壯風之二章矣曾子曰太夫人在馬捧檄而喜為親絀也陸子曰啜菽飲水亦足以樂矣計猶與未定楊

子決之不佞不佞無能為公亮決出處請為公亮陳出處之理夫公亮非生而官又非生而官翰林公亮而之官請一切比於外吏忘其為翰林耶去此而歸乎請一切比於諸生忘其為官蓋古人之言曰貧賤不能詘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而高曠之士矯之曰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夫富貴而快意貧賤而肆志此兩語者品則別矣總之不敢為公亮道也公亮出亦可不出亦可無違出處之理而可矣

送張泰亨之中州參藩序

丁亥春偕泰亨送楊公亮之閩王伯楨之蜀又三年而泰亨以參藩出也諸兄弟數置酒餞泰亨泰亨亦置酒別諸兄弟居者去者皆不能為懷又念新去者解携自此始而舊去者未有會期諸兄弟在長安者益落落嘿嘿泰亨其奈此別何也顧余所以戀戀泰亨者獨在離別之際而自別離以外無為泰亨憾

者我　朝諫官之秩至都諫而止內卿寺外參知則以次第無所簡擇泰亨至於此則上之明聖而泰亨之成勞也自古特立敢言之士未必久居　朝廷以汲長孺之直不得出入禁闥范仲淹歐陽修一語不合輒上章乞外任去試觀古今直節士在諫闥十二年始終無所摧抑知泰亨者幾人哉　上方弘聽納獎忠直深言不見詰正言不見格故泰亨得展意竭節無所依違以至此夫已受其

成勞而彰　上之明聖雖出在外藩何憾也
世見泰亨介然獨立以為難余謂泰亨前此
何難繼此乃當難耳士聲名未立片語而當
士爭附之此士論既附天下厚求亡已時挈
前言責後效後效一不酬而前之言盡廢夫
狐涉水濡其尾畫蛇足亡其酒此世所習知
也過之則為蛇足不及則為狐尾故愚謂泰
亨前此未嘗難繼此乃難耳泰亨自常吉為
諫官所與皆榮次棄定偶俱無猜而今始為

外僚行省大吏以十數官相甲乙才相什百
譽相低昂過未必相匡維而禮相責望進
未必相薦達而退相怨誹語曰獸惡其網民
惡其上均是官也吾聲名顯據其上使人俛
首厭心為吾下泰亨謂此為不難乎天下莫
難於處眾眾所譽眾所誹皆懼府也夫惟正
已無求於人則無怨已處直無以曲入已處
潔無以汙入已處是無以非人凡物情之有
是非也不如其已吾且在是非之中吾何敢

言吾且在是非之外而又奚以言為是非者
離合之關而悔吝之首也吾願泰亨慎之泰
亨往矣秩已崇矣行已成矣士已附矣自今
而有患其在有餘茂不足矣勞不可棄成不
可毀全不可虧眾不可盡棄勞罔功毀成罔
終虧全及缺盡眾反折吾願泰亨慎之自諸
兄弟講業金馬門以至今十有四年且合且
離情款如一日以心之無遠也故盡言以規
子吾所以規子者止此矣然終無禁此別何
也

送陳侍御奉太夫人南還序

今年春陳侍御從龍以河南道主計吏引繩
墨別白黑黜陟一稟於至公朝紳爭識其風
采會言官以請訓儲得重譴省臺以論救而
譴者十餘人銓部以還建言者官而譴者四
人一時所稱端人正士如鍾都諫羽正張都
諫棟王選部教皆與馬侍御欲草疏直其事
或謂侍御前疏指切宮闈留不報今復有所

論列必將干　明主怒以憂太夫人太夫人亦數諭止之屏居獨處則使使偵侍御何為出稍久不還則使使起召之曰得無入朝上封事也侍御久之不得發意嘿嘿不自決於是奉太夫人以歸友人馮子酌之酒而送之曰差乎端人正士盡之矣或以言去或以職去或以不得其言與職以去朝士大夫其畏哉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復說也蓋往歲之事驟進賢人而亟退不肖夫名者争之

器也予之美名又驟予之美秩天道所忌也奪之以所深利而被之以大不肖之名在人情必不堪處天之所忌與人之所不堪則其勢不可以夫夫甚精必愚至戇易辱硜硜者可激而盡也士業以伉直為世所指目遇事必言言必盡盡言必得罪一得罪則其類不可以獨安非以言去則以不言去言與去皆足以自離於人主人主既不肯虛懷以聽人臣又不肯降心以留此不盡不止之勢也蓋

自古旅進者必旅退若旅退則未必復進宋時諸大臣一語不合節下殿上札子求去一正人去而衆正人從之故有官家別用一番人之說向使諸公稍濡忍調劑無過持其高論使君子小人角立而爭雖未必盡行其志然決不至喪朋敗類空人國家如是速也由此言之則君臣之離合陰陽之消長可具見於前事矣方今　君臣隔絶外不寧而多內憂悠悠萬事未有反汗拔山可以口舌爭而

得者計獨有竭誠極忠從容鎮定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然後以死守之耳蓋正人常利　朝廷無事而不肖人常利君子有事君子居重為輕根處靜為躁君即使闔闢無有所問而正人在朝廷士之持兩端且向且背者亦猶有所繫心即真為不肖亦有所憚不敢發夫使不肖人有所憚不敢發即君子之類不盡而天下事尚可為此詩人所為賦白駒也侍御行矣予假以歲暮為期侍御慎無

有他請使世多君子耶我與天下同為君子世無君子耶我獨為君子同為君子其功大獨為君子其力尊侍御言官也安往不得自效夫使侍御險危其身以沽直名太夫人不喜也使侍御變度易慮習為周容太夫人又不喜使侍御不勝膝下之戀優游適思坐而自廢太夫人又不喜太夫人所喜者惟侍御為君子及與天下同為君子耳侍御奉親孝能養志其以余言賀太夫人以為然否

壽陸年伯序

我同館諸兄弟之游胥如志也而余與陸敬承最驩自拜官以至還秋無纖微不同偕出偕入考德序業居比舍行聯騎日未嘗不數數也其游如兄弟其視兩家尊人如伯叔父行也敬承尊人仰山翁以歲甲申入京師余及諸兄弟入謁孺衣登堂侍坐問起居不敢有餘言間携具以往如置法酒恭講鞠臆數起奉觴飲不及醉而罷及家君過都門外諸兄弟執榼承飲而勞之曲席而坐傳器而飲賓客各盡驩至暮諸兄弟去敬承留移几至榻前舉大白相屬率心而語無所伏匿遂至申旦而家君抵回留三日乃始去蓋敬承少家君八歲又皆能酒而余自童子時翁已為宿儒太師又皆不喜飲酒故余嚴事翁匑匑修子弟禮而家君最喜敬承以為愛我惟余亦自愧嚴事翁不及敬承愛家君甚也先是余將請告柰為行間以語敬承敬承曰伯也

出子也返無益蔌水之奉而虛供奉之班無為也余以其故遂止今歲敬承亦將告曰吾翁滿七袠將歸而為壽余寔不能別敬承因前為計曰子歸而伯氏欲之我輩何敢言子歸而伯氏不欲則且柰何何不先稟命焉因具舟揖而逆之如伯氏來子復何求不來子歸未晚也敬承曰諾介使將發不佞附使者致祝曰伯尚良食秋風生矣河渠之水被於兩涯乘流而北布帆安穩此不勞而坐致遠

遹于淪輪之適伯氏幸而肯來大官餼內法
醞皆　上所賜于伯氏歛　命服再拜而饗
之遹于牲鼎之養敬承初命爲大夫寢盖尊
重伯氏來而見敬承爲　上所信向士大夫
所歸往必且大喜以此娛心志悅耳目遹於
舞綵之樂余且與諸兄弟次第置酒佐敬承
爲伯氏祝釐導和以究於大年請去苛禮襍
談謔爲笑樂畧如敬承之對家君亦自不減
親戚故舊子弟之歡伯氏其猱爲一來敬承

出而在供奉之班入而修菽水之奉是兩也
敬以此爲伯氏壽若伯氏所自爲壽則王麻
子先生文具矣

賀彬泉劉老先生暨𦵏夫人七十壽序

彬泉翁者今宮詹先生父也翁起家進士授
內丘令徵入爲氏部郎出守淮陽其爲政强
直自遂而持大體不苛小失畧如汲長孺久
之罷歸歸數年而宮詹先生官史局執經講
幄旦夕且相天下而翁蕭自以五馬貴稱淮
陽守云今年翁𦵏夫人皆七袠矣門下士蕭
君使不佞爲祝辭夫翁晉人也請遂徵晉事
城杞之役絳老人以年禮於趙孟鼂大閒之
曰晉未可媮彼盖四百四十甲子矣其在翁
之年爭然老人始猶受功也微此一言誰知
之者祁大夫老矣而舉其子午午誠不負舉
然猶待其父舉也若夫不待老而遂不待舉
而肅視此兩人何如哉晉多世卿而范氏爲
最盛武子老而授其子政曰爾從二三子以

承君命惟敬靡笄之能讓則武子之教也劉
先生才擅一代而不敢掩人貴在日月之際
而不敢驕人居之若不足用之如不盈天下
翕然稱劉先生先生遜謝不敢當曰家大人
之教也范氏屢遷而處者爲劉氏翁父子豈
其苗裔耶夫晉事其小者也彼爲國而未及
爲天下前相國趙郡郭公維揚李公吳郡嚴
公則嘗爲天下矣當爲詞臣時父母丞春秋
高及其拜相麻且又業成而請老兩尊人尚

健無恙也紆朱佩玉而階一品今且與劉公
而兩矣此與㒄一國之政侈談世祿者大小
何如哉而予猶以爲總之浮說也請論壽理
夫天地之於人也無所不爲盈無所不爲損
栽而培傾而覆則天損益之中而正滿而傾
則入自爲損益焉夫惟謙者受益而剛者不
受損翁歷宦中外靳靳不可干以私此其於
物也如松栢確然不變於四時者也劉先
生貴顯矣而三命滋恭常有以自下者此其

道如海無不翕也無不委也洸瀁澒洞與天
爲際如海則無所不爲盈如松栢則無所爲
損無所不爲盈則可以效之於其親無所爲
損則可以享之於其子故徵年則絳老人有
子則邾大夫世德世祿則隨武子文子而偕
德齊年爲一代美談則郭公李公嚴公此吉
祥善事之會而天道人事之符也請書之代
酌者之詞

宗伯集卷之七終

宗伯集卷之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壽中丞顧公母單大夫人八敍

天子念遼陽爲國家左臂歲中虜命顧公以中丞節往塡撫之顧公行至邊勞士卒調兵食度地形扼塞條上備邊方畧次第報可而吏民亦遂按堵不中虜已而太夫人壽辰則咸欣欣加額曰微顧公備胥我而燠休之我人何以有生也雖然微太夫人何以有我顧公也微太夫人之壽且康也顧公又何能一日安茲土也太夫人尚加乜著以觴還齡以長有我顧公則又有習顧公浙中事者曰顧公之爲浙監司也卒譁於伍民譁於市標於大都白晝之中顧公容布耳目立收倡亂者誅之譁即解假令顯公當搶攘時才不足應猝而輕以身嘗於羣譁徒以傷太夫人志而何以有今日令遼左孤懸歲有羽書之警其

難蓋不異曩浙郡譁時臨荒徼戍危塗有霣孟之安無垂堂之慮則以顧公爲保扞故識顧公之爲保扞無論我人何以安太夫人也蓋太夫人之自爲壽也顧公之爲太夫人壽者事甚相類而相須爲用太夫人來歸當穎棠中鈇之會而顧公受任在庚癸內擾之年太夫人持纖積微日疕其家政務纖前人之善緒而顧公扶危正傾以定大難便安閭永務在反前人之敗踰悉母之理家良臣之爱國事甚相類而相須爲用以此爲太夫人壽太夫人能無意乎加乜著也雖然顧公亦知所繇以壽其親者哉古今以孝治天下者無如成周乃疆場之臣不得內顧其私至行不違將其父母而陟岵屺以思者且出車采薇之時何如哉其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則情可知矣顧公爲遼左守臣當疆場之寄以日夜東過虜缺掌王事與所稱日戒孔棘者何異迴得以其間修甘膬牢醴之具治華

毳珈琪之飾以奉其太夫人而稱千歲之觴於前此周法之所不得為而方召諸公或不能自致於其親者也　天子方弘錫類之孝使疆埸之臣得以自恤其私而又不中制不外監故顧公得竭力從事於邊圉外為國家修干城之固而內貽太夫人以安此顧公之所繇以壽其太夫人者而　天子明德遠矣異日顧公功成東虜回而　天子下璽書勞中丞暴露軍中良苦召歸冕榧委蛇表著之

位而又時分太官法饌所謂八珍五齊者於太夫人則顧公益無虞於鞅掌而太夫人益得以優游於壽祺以對揚　天子寵命　主上明德滋益厚然則顧公所為報　天子者固所以壽其親者哉

壽于長公六十序

于氏以文史發家彬彬多宿儒耆士長公獨利茂不彫飾季公以經術為　天子師至大官而長公以布衣居里中然里中稱第五之

名不減驃騎馬公少學書不成去而力田歡田復不喜治家人產顧獨喜酒田間作苦時酒自勞或召所善客飛觥浮白輒至中夜公故謹厚言吶吶不出口至醉則大呼長嘯意氣豪逸談鋒從橫座客無敢難者口占詞曲與客和而歌且歌且占數百言立就識者以為此達人非酒人也居久之竟中酒以病乃嘆曰酒以養性也酒而病是以性養也遂止不復飲酒於是公年六十矣姻家秦公遊長

安歸而為公壽屬不佞以詞蓋史稱鄒魯之俗好儒備禮其民齪齪有桑麻之業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彼其爭時作力智盡能索雞鳴不得休何暇為樂而任誕者流枕藉糟粕知其非是不能自還坐酒之流禍者亦何可勝道也如公者豈不誠皭然脫於世之滋垢哉公讀書不為儒輸粟不為官居不為羸積出不為廢著去是非聲利之境而之醉鄉又去醉鄉而之澹恬廣莫之野當其醉也不知有

榮辱不知有少老不知有人我而及其不飲也遂復不知有酒不侫以此知其果達人非酒人也泰公歸與公故所善客設酒具而過之相勞苦如平生驩得無曰公向以酒自豪飲八斗醉二參諸賓客不敢望今賓客幸善酒如平時而公獨不能勺飲昔何壯今何怯也即不知公何以應客不侫請為公解之晉初諸賢持螯散髮酣飲自放而人稱之曰達陶彭澤故喜飲酒已而止酒作止酒詩而人

亦稱之曰達夫晉人其有所寄也若曰以達世累而固已不能無酒累即其遣世累也亦不能不待於酒彭澤則幾無所待矣彭澤無所待而寔是也晉人有所待而寔非然則特從無所待而是者乎將從有所持而非者乎公之入貲為儒士也儒士例得拜官非其好也棄而不受秩倘亦有羞五斗折腰之意乎噫達人哉達人哉請祝達人壽達人亦無所待乎祝矣

賀惠安伯張公生子序

張之先從　高皇帝起積功至左都督其受伯封也以　昭皇后故也七傳而至今樂山公樂山公通儻饒幹畧善騎射磊磊有丈夫之槩喜交驩士大夫論議慷慨娓娓有足聽者為圃於西郊備極幽勝之致嘗自稱曰元善幸以肺腑襲徽侯之業上之不敢道長平犂庭出塞之烈下之不敢修魏其引繩批根之郄又不能飾車騎子女如武安君惟是守

先世富構罔敢失墜入奉朝請出從賢士大夫游以自適於郊扉雲水之間如是而止矣往歲公修具召客觴館中三三兄弟余謝不往二三兄弟各為詩紀西園之勝而弁譽主人賢教余以昨日之遊驩甚也中酒而主人頹若有憂者蓋樂山公年四十餘而嗣未立云余曰是無庸憂張公其必有子則賀余曰子不識張公何以知張公有子曰余不識張公識張公所由封哉　國家外戚毀行封矣

叟再傳猶有在者乎微獨封爵有更數世而
高堂大第不頹圮者乎此其近者止其身遠
者止其子而彭城惠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
豈非以開國時有行間功哉夫𫝀功論烈執
與淮安鞏昌德慶三侯令開國諸侯伯大半
國除而張氏一家兩伯傳世亡窮以此言之
何獨言行間功已乎蓋當　成祖時以漢王
之間不能無幾微於東宮顧獨賴　昭皇后
微昭皇后事且不測此為社稷之功一雍立

章皇帝及　睿皇帝委政中書常使使問閣
中商確政事與何以防旁落故終　昭皇后
之世王振不敢横洎棄天下振始得政然
帝亦且長明習天下事矣使當　睿皇帝初
載守國之日淺微　昭皇后振之派禍未有
量也此為社稷之功三夫天以　昭皇后康
我國家而以彭城惠安世封報　昭皇后豈
其功德在于萬世之後而報不及於數世之
下以是知張公必有子無幾何而元嗣生諸

微侯來乞言遂書是說以歸之

贈楊公子遊邑庠序

博士家自庠序以始由藉進而鼎鉉皆一塗
也故先定志語曰百里之行起於跬步志宜
也顧名爲華胄之士與寒素互有難易其易
者一而稱難者三公子勉之矣蓬門圭竇之
夫未覩前期而求至茫然無所索途適越而
北轅舍康衢而返業已日暮途遠不復可達
即達亦已重趼穿屐憊而後至亦大難矣公

子日稟過庭之訓移氣移體聞移耳見移目
聞見移心印洙泗型左馬不馳闤闠而得之
墨其易歟顧士起自白屋一應于旅足以光
大其世若夫衣冠之族視爲故常其父析薪
其子負之僅名曰肖其不克負荷則遂廢其
于治不稱肖矣其難一士束髮遊里塾行能
相若而相安若自官遊而返國人屬耳目焉
被服言動皆指以爲雖異不見才則以不見
才猷之見才則又以見才猷之其難二窮鄉

下邑終身不見異物而遷其脩業難進亦難退君世家則耳目不乏玩出入不乏侶心有馳鶩而所就業因之進既不難退亦復易如介駿馬而馳近即千里遠亦千里其難三蓋不佞少從家君宦遊之方城已而之雲中其居里中不滿一歲前所稱一易三難者皆不佞素所歷也故舉以告公子今有尺幅於此泚素而待繪飾繪之工不工無所匿也然繪不工不如其已也易其不工而別繪之其為

力倍於未繪時故君子慎始今公子亦純素待繪飾時也公子勉之矣惟學可以取益於古人惟問可以取益於今人才不厭上人志不厭下人夫惟下人乃可以上人吾告公子止此耳若夫自庠序由籍進而鼎鉉則公子所自致無問不佞矣

會試錄序 代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有奇尚書臣某侍郎臣某以　請

上命大學士臣某學士臣某典試事臣某猥以章句日侍　旃帷尋至孫卿參陪　寮多中吏賢關進士不效四方士習未盡歸淳乃又來校士之役洎臣實三與校士矣始禮闈分經次辨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衷於主者乃令總全經校天下士得與不得皆在臣無所他誘臣為此懼始入闈即與諸執事約所取上文不得滅質巧不得斷樸奇不得捲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令

既具同敢不共此竣事歷二十有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人文優者二十篇以　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夙于以入官之誼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　大廷之憲象魏之典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從受　命為士第序所以薦士之意竊見　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頃下　詔書至再至三切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加列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　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士

寔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正之於心未有微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為微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之際士風嘗撲茂矣撲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月始前此六十

年亦為己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反臣受 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吶言質貌疎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為無他華言飾行究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為不可知也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

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之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大夫漫淫二氏糟粕以為聖真神解蓋漢時憂儒與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毋敢失

才進之毋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要之於才未為失也沖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是奇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亦斤斤無夫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為鋒而望以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反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

旨不信於天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南宫之閒吏三歲而闕即一不見收未嘗不復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詔旨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奇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為也人有

相馬者求之絶塵追風自以為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封都御史魏太翁壽序

魏太翁者向嘗為輩冒別駕能其官歸而為德於鄉舉三子皆為世名人而長公懋忠最顯懋忠撫晉陽飭吏治簡軍實其治以精覈擢大相輔甚得夏商之和以考績最　天子賜璽書貴翁如其官時翁年八十九矣懋忠謀歸養翁聞而亟止之曰汝兄弟三人仕於朝而汝兩弟皆中道夭闕　朝廷舉三士而僅得一士力汝何庸歸懋忠曰固也父老矣舉三子不得一子之養其安庸子父之一而已

朝廷何患乎無士乃以疏請於朝其辭絶懇惻甚於李令伯　天子下其章主爵者相與議曰魏中丞慷慨獨行君子也朝廷得才士易得端士難假令在田間尚宜推轂令出豈得以私情聽其去覆疏具言其不當去狀制曰可懋忠既上疏移鎮鴈門待報既不得命將復以請而主爵意亦持前議甚力得請與否未可知而余竊有感於君臣父子之際可以論其世也夫世有三難而懋忠獨否焉

臣難為臣而為子難為臣子而為君子難臣之難也蓋莫難於邊臣晉自汾石之役歲中虜邊民苦兵邊兵苦餉邊臣苦議論比者虜內附二十年懋忠受疆事虜奉約束惟謹邊人釋甲負耒而嬉中朝知懋忠才而信其品諸所經畫措注朝入夕報可無復以奇議撓之者懋忠乃盡以其心為　主計而以其餘目奉親故曰為臣難而懋忠獨否也人臣授節鉞援桴鼓則忘其家疆埸戒嚴不敢奉其

親以出又不敢遠言釋負去獨有瞻雲陟岵心目俱往耳懋忠家大名去晉陽數百里屬塞上無事迎太翁之官舍關吏負弩傳呼甚寵居久之太翁思諸孫則復奉扳輿以歸假令懋忠不得請即不難以為臣無為子令懋忠得請又不難釋為臣專為子君親兩無負進退兩有餘故曰為臣而為子難而懋忠獨否也自余與懋忠入官以來士風凡三變始而士趨勢勢湮而敗名則改而趨名名激而

敗官則改而趨於模稜首鼠容容自保而懋忠始終無異操夫不能狥世必忤世世亦何必忤品太高名太盛即造物忌之而人情不欲其獨有故膺士忌才曲士忌直汙士忌修靡士忌獨立而君子亦凜凜於吹絕危疑之地悔自壁之難為愬直木之先伐乃懋忠上受　主知下收士論入持簡出仗鉞展意無所依違而世彌信重之其辭雖發於至誠至情而當事不恐聽其去故曰世之為君子難

而懋忠獨否也夫太翁亦人臣也為臣而不究其用以其用寄之懋忠懋忠能為臣乃始貽其親以忠能為子乃始貽其親以安能為君子乃始貽其親以令名貽以安身乃壽貽以忠與名名乃壽百年壽身千年壽名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矣晉中藩臬諸公問壽言於余余交於懋忠至歡徼諸公之請不佞故宜有言請歌彤弓以識懋忠之成而歌抑戒以為翁壽要之懋忠所以壽其親者大亦無

俟予視矣

奉賀宮保大司空中陽舒老先生被詔

還朝序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　寢園之外

天子宵旰咨嗟　詔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

督理之於是公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

土浚流寨茭揵石開周城之防浜臧村之堰

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自隆慶中數

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可

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

時告成事　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

太子少保無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

某君某君皆賀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

有深念者蓋公貫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微

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滙而

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閼而溢震驚陵邑公議

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

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

難來者也余獨以議為河計則公在外難

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

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

總之受命於主者大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

誰為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

為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為之者

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為之而自主之者今

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

在入為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

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為公之舉

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為利

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

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權泥橇負薪沉玉可得

而為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

之鳩工虛費有時自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

至若於天地具血脉也瀦而不流激而羨溢

將血脉之塞而壅也夫國亦有血脉於此夫

倉室府藏金錢刀幣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

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内參共焉有所依而出
而下不能覆有所實而入而上不能覈盡治
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
爲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
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芽
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橈椎擊肘爭尺
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
阿徇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儀案而齊
肹蠁則非公當孰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

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殺激
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纘禹之
續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始
終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比歲疆埸多事邊六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
實爲封豕以洊食我屬國　天子東顧咨嗟
用廷臣言簡雲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閫以
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遼左中丞徃故遼左

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覆時事而知
天子所以命公重遠蓋今日薊遼之勢與昔
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
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
也倭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掎我倭不來而
吾力疲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無虜難
比者出塞之師遼與薊十居其六太少出師
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則守備虛有如
間道而乘我不備則爲害滋大是謂以戰無

守難南接齊壯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
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
預設地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
習其地又未必習水是謂以海無陸難京輔
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備倭今既驟而強
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急勢必踞
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攫而詆兵而官環其
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無民
難此四無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爲

在公直易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為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劳以齊楚則遠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兵事為名御史經畧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於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為

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畧出塞而廷臣遂謂　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經畧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　明主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畧重而經畧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畧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揮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為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送太宰夢山楊先生致仕序

吾鄉夢山楊公為太宰七年乞休章凡數十上　天子重違公志予致仕乘傳以歸歲給夫廩示優異焉去之日百僚設祖帳都門外相與歎艷嘆息謂此數十年所無而又咸謂公尚健柰何自逐忘天下　上亦柰何不且為天下留公不佞則以為公之得請與　上之聽公去也是清朝之盛事而太平之顯微也蓋韓魏公治相州歐陽修以仕宦至將相

富貴歸故鄉為人情所榮而蘇軾作醉白堂記謂公浩然將歸老於家天下共挽留之有羨於樂天而不可得夫以魏公勳名德業而歐蘇兩文忠一以其歸為榮一以其不得歸為歉則大臣進退之際何可易言之也不佞侍公久竊以為公歷中外大類魏公而持論行事皆近之魏公自諫官歷安撫招討經畧始入為執政而公亦自諫官歷藩臬以中丞撫晉代上谷間始入為太宰魏公朴忠厚

重不務分別白畺以杜勒士甲乙之論而公亦以朴忠厚重和合　朝廷以為百司各循職業省議論而天下自治識者讀其啓事皆謂有宋大臣之風然魏公終其身埤益贊掌不得謝事以歸其歸相州亦自領安撫使而公仕四十餘年大半予告令且懸車解綬翩翩歸桃花嶺上也歐所稱功被生民德施社稷皆公所有而蘇所稱處憂患之域行利害之塗皆公所無蓋惟天下無事國家有人故

公得釋重負以去不然公即欲自遂忝天下何　上即欲聽公去柰天下何蓋天下有臧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叔世之君子錚錚皎皎常若有餘臧世之君子悃悃款款常若不足叔世之君子鞠躬盡瘁馳騖出入而常不足臧世之君子功成則退年至則還雍容進退而常有餘以其人論其世即千百載可具覩而何幸於公見之也公行矣世之以進為榮以退為潔以一身為進退者皆不足以

領公徵世之清爽公即不來徵世之清爽公即不得往故余以為公之得請去是清時之盛事而太平之願徵也乃論次之以附畫錦醉白二記之後俾後有考焉

宗伯集卷之八終

宗伯集卷之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今歲春　天子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孫而急驁　天子命公往節制之公以

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銜房橐醴酒獻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即小關入輒闔罰就順義質馬公縻俺荅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撦力克而關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紛而起衆議謂貢市旦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討大司農奉戰士及互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畧甚悉璽書褒勞如公褒馬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省大司農金錢千萬活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僕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五孫卿督陽和如故先是互膺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總六師　天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柰何輕代鎮鑰臣中書遣諭公如上指公頓首[illegible]　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扞牧圉何功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酒泉而開外目為也蓋又五年而始奉璽命云於是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

休其心力則詘與稍形于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為出入勞逸之間非所論於是使之詣也　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輦轂下兵耶大南北羽林諸軍寔維　天子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惰窳訓練具文而已亡益於軍實即一旦有緩急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亡益愚以為邊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

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勲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韂諸將申軍令明約束指麾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行其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呼吸於是在内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淬勵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在内内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於九鼎大

呂則内重外亦重也　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奬王室周京是依入為卿士業勲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為贈亦以識緇衣私愛云

賀中丞成公序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為天官郎一再擢為藩為臬備兵塞上數年自永平移遵左治關原復旨關原移鎮薊會有虜儆　天子赫然飭九侯襟望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　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既下將士戒於伍民賀於里虜聚數萬衆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即變東不能踰關壯不能踰三晉而深為我患薊自大寧

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　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須偵虜駐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即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為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即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

入而無所不備故形變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於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喝則內要彼且得坐肆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於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難然在成公易耳　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既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於地形

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略不敢復以形脅我而內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為兢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為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玁狁荊蠻之說也

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使執簡俟焉

賀督府張老先生考績序

邯鄲張公督薊遼三年主爵上其績於朝天子下璽書贈其父母王父母如秩即幕府拜大司馬視事如故於是部郎官監司大將軍而下凡在公屬者皆來賀則進而稱曰自公之來賦車籍馬飛芻輓粟三軍之士皆宿飽將吏垂橐而無私焉討臣籍手以奉其職

惟公之功當薊塞者盡屬國也稽首受賜而不敢橫索小閑入執質而罰之馴之股掌而制之縛緤夷循其約民狎其野惟公之功遼歲中虜將吏出塞俘斬過當太白精明欃槍息氛惟公之功語未既公避席遜謝曰　天子之明也諸大夫之謀士之用命也余何功之有其敢辱諸大夫之賀諸公不得請則介使就不佞受詞焉余惟爲公而賀者則公不有也爲國家而賀者則公不得辭也詩人所

歌無如城朔方至大原朔方與太原不能兩
兼未如公東趣遼陽西至三關列數千里為
鎖鑰也漢大將軍北出沙漠都護西保城郭
撫與勦不能兩兼未如公用撫於薊用師於
遼且勦且撫舉引弓之國而就羈紲也論執
馭則廣於吉甫南仲較籌策則難於破虜護
羌吾不敢賀公之勳代兼此數人而賀國家
恩德出周漢上也豈公獨不見 世廟時事
乎烽火在畿戎馬在郊朝白羽而暮黃鉞徵

獨邊臣之討邊而 朝廷操亦已急矣今
天子不中制不外監褯境而屬之幕府故公
得從容操縱以建勳勞於國家夫勞國家之
勞也國家有勞臣而錫予之吾安得有之而
安得辭之今日之賀公為國家受之可矣抑
公受之而思其終也夫積日成月積會成要
尺寸而銖兩之此庶僚之績也嘗平之言曰
忠臣作事當為後法澶淵之役以為必如此
乃百年無事故以三年之課而有百年之計

此大臣之績也我心向之何常之有其無乃
賜類首陰劘其牙則患在外遠之罷兵日頓
威外建軍內削則患在內公之功非一時之
功也朝廷所以付託公者亦非一時之任也
公為國家謀之可矣是舉也家君與焉不佞
於公有通家之誼而語不敢稱其私不佞亦
為國家而賀者也

賀顧公祖巡撫遼東序

今歲遼東撫臣缺 主上深惟東北重鎮數

被兵命廷臣簡賢能習邊事者以聞廷臣皆
推轂薊州兵備顧公 上以為僉都御史往
填撫之時顧公方經理京東水田有狀乃上
疏曰 陛下過聽使臣備兵塞下興修水利
展布四體以從事溝塍之間猶懼不給而復
以臣撫遼左誠恐愚不任遼左事而墮薊門
將成之緒願守故秩以竟臣志 上嘉其有
讓而以推擇出自廷議竟 勅以往蓋 聖
主博謀以任人蓋臣退讓而守官稱一時異

數蔵事云蘭滄戎李君而下六人者謀爲賓賀虜不佞爲贈言不佞先世邊人也桑梓松楸寔庇於公之宇下而敢以不嫺爲解夫邊左事誠難言之矣令天下安瀾三垂晏然獨邊左用兵弓而其材官甲士不滿八萬以八萬之衆列三面障而守所備多而力分諸引弓之國蟻聚蚓結伺隙而入則我常分虜嘗合虜潛而入掠比我成軍而出衆巳宿飽我介爲而馳日百里而趨戰則我反爲客虜反

爲主挈衆寡計形便盖以一擊十之勢失矣以漢衛霍之烈匈奴不敢近塞而漢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彼以天下物力轉輸一隅以天下兵力經營一隅而僅乃埒之而今以一隅之力當三面虜兵與餉不歲益而虜患不歲減故談邊左事者以爲難然邊人生而習虜一當行陣奮願貫戟擐臂大呼壯面爭首而李將軍躬蹀戎行攢歷虜庭自東髮與匈奴戰未嘗不得志故邊左無必勝之勢有必勝

之民無必勝之民有必勝之將今復以威名聞望如顧公者奉璽書以涖之與李將軍左提右挈而視塞上之師謀之樽俎之間比之堂皇之上制之縛緤之末而縻之羈靮之餘即沙漠之烽可以不舉而三韓之甲希用矣盖公歎歷藩臬在閩粵滇黔之間息邵武之亂平嶺東之寇解滇南土司之棼定浙東兵士之變斧斤芒刃兼資而用批窾導郤迎手而解其他功隱於視聽謀隱於帷幄者不可

殫紀而識者猶以爲未究其用今且建牙假節以臨三韓不從外監不從中制以大布其胷中之奇是公得遼陽以就勳名而遼陽得公以真邊圉　朝廷得公亦可以無復宵旰而憂匈奴此固朝列邊氓所以動色而相賀者耶乃識者猶若斤斤乎有深長之慮也以遼左孤懸之鎮獨以一線道通中原其坐而悄者土之毛耳百戰之餘瘡痍未起原野蕭然半爲甌脫胡騎蹂躪歲多不登物力屈之

軍食半菽越語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乃遣之所不足者非教戰也其無亦討地之便宜詢百姓之疾苦而燠休之失揚抱援鼓力爭一戰之勝易而長駕遠馭坐寢遷人之謀難銘功眾伐以耀天山瀚海之外者其業光而挈綱引維使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以安郊保疆場之內者其澤遠此數者以公才則優為之而不知其孰先不佞竊覘之於薊公之在薊也不以 天子之寵命而忘疆理之勤夫

薊之邊事豈不至殷繁而公獨汲汲於此也豈非以國家根本之計故耶我知公所以為遼陽矣

贈大中丞冲菴顧老公祖廵撫遼東序

語曰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今天下可謂至寧而邵武之亂嶺表之寇滇南之土司浙西之兵變一何紛然其擾也卒所以綏定者冲菴顧公力居多而顧公遂以才顯 天子簡求長眾遠畧之臣廷臣以公為稱首則

移公備兵於薊既至而蒐卒乘飭干櫓調軍需興水利既有成緒矣 天子以遼左多故復命公持中丞節往視師蓋天下之倚重公久矣憂在南則移公而南憂在北則移公而北而公屹然以身當大事排大難卒然起卒然應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謋然已解蓋古所稱倜儻非常之人者耶公之功在東南者未易指數而浙西為最著又最難當浙兵鬨入督府詬辱撫臣自負其罪無所容 天子命

司馬張公以便宜從事而公寔佐之當是時急之則亂緩之亦亂急之則患立見而旋至緩之則暫小定而終大亂而公與張公從容帷幄禽其大憝盡伏重誅數千之衆伏首累息而不敢動浙人至今相謂曰微顧公吾屬無所係命矣不佞顧獨以為向者以驕悍之卒值刻削之令攘臂羣起變於浙西變於寧武變於滇變於蜀浙最先變而最先伏法使夫揭竿衆而呼庚癸者有所惕而不敢逞雖

之力也不然天下之脫巾而譟者豈少哉矣
而效之無所懲艾綱廢維弛亂乃始長[illegible]
觀之公之功不獨在浙明矣浙事既定　天
子慎簡遼左撫臣而以畀公遼之人又喜相
謂也以遼之疲於奔命而得公為之拊循天
其惠我三韓哉不佞又獨以為遼以三面當
虜而為京東扞蔽非得重臣有威畧者往治
之終不得息肩遼人無所息肩即幽薊未可
高枕而稱無事也何論幽薊即九塞和戎稟

仰約束震於　天子之威靈而就邊臣之駕
馭亦惟遼之武節耆於殊俗足以我其謀而
奪之氣此其為重不獨在邊又明矣公之撫
遼也新吾未知其所厝注而獨以已事徵之
周條侯之出關軍中驚擾攻擊堅臥不起識
者知其不復憂吳也細柳之屯軍法正軍
禮而識者知其不復憂胡也故善馭卒者必
善應敵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不佞以此覘
公之大有建立於時而遼先被之也是月也
長公舉於京闈夫天子方歌六月以出師
而有司奏鹿鳴以宴士人臣尊寵並集其門
抑亦無所俟不佞言矣

送李仰城之山西總戎序

寧遠公方以武事垂帶礪之業而長君仰城
公者以名將子捕首虜樹功伐塞上入為勳
衛副壯軍久之拜大將總三晉之師東起遼
陽西竟太原數千里之間則李公父子為扞
蔽云李公既受賑以行三韓士之官於朝者

皆出祖而以言屬不佞不佞將稱述閫閥以
侈行色無當於贈言之義即欲有所陳說則
封疆之事非所習雖然視諸故記畧可得而
言矣夫將臣立功閫外者惟其時耳以李將
軍氣蓋一世受知人主而文帝以為不遇時
假令生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蓋天下始
和親也及當武帝時盛兵出塞而位不過九
卿任不過偏將至不得一當前行此難遇時
與不遇何異哉李公故儻蕩負奇力扼虎射

命中居常申遠射之士自當一隊摃衝匈奴相戒不敢犯此其意氣無異李將軍今且建大旗鼓握虎符以往其遇合於時視李將軍何如矣蓋嘉靖中虜勢張甚薄我郊甸入衛之師雲翔而不能戰烏覩所謂犁庭度幙之青隆慶中虜始悔禍稟受纓縻將士以徼功爲戒即勇畧如飛將軍者特籌而計市直爾犁庭度幙之奇安所用之日者虜族類不相能尋及干戈三月不解所殺傷以千計而其大酋名王不能禁止令雖小定然而各操其隊疑不能無兩心意者天將大啟其國長其爭端而未殺其毒未可知也夫虜勢所由盛衰邊事所由利鈍惟此時矣　朝廷深惟至計推轂而遣將軍顧將軍熟計之而無與俗同夫神爵之兵力非勁於元狩出塞之師長駕遠馭神加於曩時之畧也不用甲不伸威而單于入朝邊徼以寧此非漢道有孫翁而虜勢有分合也今有能兩匈奴其國如五單

于爭立之事者乎其強者長內亂而弱者輸外援行矣李公功名之會千載一時不可失也日當邊陲少事拊循士卒討練軍實乘隙蹈瑕成軍而出足以一逞而將吏視蔭無能遠圖士氣沮傷軍行惰窳今即有渾邪要邊叩關內附而中國能具驃姚數萬精騎迎之境上者乎將雖仁明誰與領此夫疆場之事即可以亡奇奈何亡備一旦有不虞不戒虜騎闌于互市之下其何以制其死命願將軍熟計之也夫國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陳湯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兵破三重城斬郅支首此豈素所訓厲與將相習者哉李光弼將郭子儀之衆一號令之氣色精明令以李君才畧總三晉之師指麾變置而戎行有不改觀卒乘有不增氣者乎無論遠者即我三韓之卒非素勁也敗傷之氣數年未復特以君家大將軍用之而士務先登戰不旋踵威震殊俗武暢四海由此觀之士豈有勇怯顧

將之所用之行矣李公勵飛將之氣決射聲之計師臨淮之紀律遂衶爵之長策于載之功一朝而立使後世稱國家之有世將比於吉甫召虎嗚呼真不負此時矣

贈林育所侍御考績序

侍御林公以是歲按中州且行矣會秩滿三歲則列狀上功曹功曹核其績最　天子嘉而賜之命臺中故事滿皆有賀而林公所薦達數公者相率請不佞來徵詞余惟御史之

績與百執事異天下諸司懸衡御史賢者于上考不賢者不及考輒斥去滿三載而非賢非不肖者又不得考其任不任皆御史為品目以聞於朝而後　天子黜陟焉御史則不然其措注在按部其建白在　朝廷任不任皆天下耳目所共見不俟人相引重也夫百執事俟御史而重而御史自為重然則御史所為績者大矣公先按事宣大宣大歲苦虜患其晏然不被兵自和戎始和戎之利可覩明甚乃公獨謂不然為條奏上之其畧曰昔在　世廟時邊方益多事矣財盡於戰士死於虜也視今可不謂危焉然財盡於戰則士富也士死於虜則習戰而多勇今財盡於歲繒而士死於措克分國賦半給之貪不止奪士餉半予之盜不息吏虜豺狼也飽則愈噬彼挾戰而求益賞邊臣不能抗邊卒挾虜而求益餉討臣不能毋予今且長此安窮乎方是時和戎無恙也而公逆知數歲之後計必

出此蓋御史之績皆在天下所共見而公之隱憂深念乃在天下所不見然則公所為績者大矣今且奉命按中州比于身在宣大為肢體在中州為胷腹比于病在宣大如肢體之疾自外入在中州如胷腹之疾自內起請畧舉數端與公籌之中州頻年苦旱流離未復比者大風黑祲助歲為虐百姓毀室廬捐妻子树首痛心而未知所委命此必且以鬮賑請須大司農亦告匱安從得數百萬錢米

予之如大江以南乎周鄭伊洛十餘國所稱天潢之派何論千億其下者亂於齊民暴橫閭里間吏不能盡詰即欲詰之此皆仰食縣官賦常祿不爲徵而奉法必用彼安能無反唇也黃河爲患歲決歲爲備歲有不決而無不備其費一切仰郡縣郡縣又取之民間以予遺之民弃命於河之兩涯而未有休息時然猶幸無大決即一旦而有宣防瓠子之役且胡以應之也此三者可不謂至難然皆有主者吾獨患不得慈愛豈明吏而任之誠得慈愛豈明吏而任之酌威惠揆緩急而撫循調劑其間民可使安歲可使不害豪宗可使不奸法而水患可漸減今天下吏治窳惰上下相蒙飾亭傳綜簿書而無急公憂國之實藩臬諸司再歲而徙郡邑吏三四歲而徙得徙而已不復顧後患吾前所稱三難者孰任哉御史受命而出奉職者薦引之不奉職得彈治之事即各有主乃主吏非御史孰任者

公行矣公之效已著於塞上而載在士大夫之口 天子方挈前功責後效而公亦且崇論吰議以終前緒吾固知公必能任中州事其在諸司吾又知公必能以任不任程之也蓋前所治在肢體後所治在胸腹既已能自爲重而又能使諸司重然則公所爲績者大矣

送都諫李君之河南參藩序

李君以兵垣都諫擢河南參藩往也或謂李君方以直節顯廷中亡不歸重李君不宜出肇轂下汲長孺拜淮揚伏謝不受詔至屢詔旨強予而猶以爲不得復與朝廷議邑邑也夫李君蓋亦有邑邑戀闕之心哉余應之曰是不知長孺安知李君長孺豈獨以褊心有少望耶彼痛其言不盡施用而人主迫近悍之爾李君爲諫臣數年矣數引大體廷爭上未嘗不斂容禮下之也得所上便宜可下公卿議而行之上數用李君言數見用而效異

於長孺時遠甚李君荊何不可也其以拾遺補闕頻繁省闥則惟命其以列之卿寺秩而優游以展釆錯事則惟命其以蕃宣下國察長吏得失以便安百姓則亦惟命人臣為主用職耳柰何計内外論輕重也今夫風議之臣圖事揆策置郵而傳之四方其誰敢廢格顧言事與事事者其見宜不能無小異人情不能安其所異而行其所不安彼將賜為之而實不省獨以虛文應令爾故我策事而責

人以所必行不如自行之之順於討也人策事而以所必行責我不如自言之之便於事也今也李君乃得自行之矣且李君治汝南成阜宛葉間非楚漢相爭要害地乎南走淮北走洛古所稱天地之中其聲教易訖也以向所上便宜措諸行事天下益以信李君言而　朝廷擢用李君益專蕭太傅不自少府為馮翊乎漢家以為譏論有餘欲詳試其政事而尊用之由斯言之　朝廷之使李君[illegible]

蕃乃以重李君李君荊何不可也李君門下士王君等二十人屬不佞為贈言李君較文禮闈稱得士廷對上甲者三人而兩人出君門下君行矣汝南故多奇士即如袁安叔度之流豈教令闓如也君徃進而弘奬之德星隱隱復聚汝穎間不佞則執筆俟之矣

宗伯集卷之九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送蕭漢穎守寧國序

今天下諸郡國惟吳最劇士有文而佻民仰機智以食工最巧衣最華用最侈蓋已成俗亟浸尋被於天下矣項歲大侵言官交章言饑饉流離狀甚悉　天子咨嗟遣使者齎司農大府金錢往賑之民乃始有寧宇而愚以為饑穰代事也天道一再歲而一變穰而饑饑而穰如寒暑焉至日而返人事數歲而一變淳而漓漓而不可復淳如江如河不至其最下不止也今天下皆憂一二歲可遷之水旱而不憂千百年不返之風俗愚甚惑焉寧國吳地也而比吳諸郡稍簡士之文民之智工之巧衣之華用之侈皆出諸郡下而自古稱民安上阜風俗和柔則獨出諸郡上仕其地者多為循良吏仕而去者多為名卿大夫

明興而可屈指數也此其地最宜官而漢陽蕭君以民部郎新受命為茲地守蕭君素名能文章與其兄太史君皆負一世之望然意念常有以自下者其持身薄夸毗而崇真致其持論推浮巧而原本始此其地宜其人人宜其官蓋行也風俗其有興乎寧國與吳諸郡錯壤而見稱為和柔此其俗必有以自立而不受變能自立而不受變則移易風俗者必從此始寧國之俗正而諸吳郡可觀聽而暨也蕭君勉哉天下事郡國自以其意為之易耳而　朝廷督責郡國使為之常難今夫積米穀備賑貸詔未嘗不數下一旦而有方千里之水旱舍諸內帑無策矣則向所為備者謂何然其事後猶以為請若夫俗漸失世敗壞即事後不請矣勸稼穡禁奢靡厚風俗詔未嘗不數下而郡國所以應詔者何等也此無異故不自出其意而徒以虛文塞上督責耳備水旱者當於未形正風俗者當於

未成今俗已成矣而吏恬不爲意何也物其不有始莫不有漸寧國俗即善然與古所稱民安土阜風俗和柔者亦安能無小異夫與今之俗有小異者則醇醲之路也與古之俗有小異者則浮澆之首也蕭君行矣竟君才力自以其意爲治察青蘋之所由究狂瀾之所止使寧國之俗盡還其古初而無少異且以次漸被於諸吳郡吳之俗正而天下可覩聽而暨也蓋兩漢循良吏以文翁爲稱首徒

以遣弟子受經京師彬彬多文學士愚謂彼自有紀白而飾以丹矱耳變蜀俗當用文變吳俗當用朴然而由朴入文易由文入朴難異日蕭君政成而史臣紀之且駸駸出文翁上矣故士文不如質民智不如愚工巧不如拙衣華不如素用侈不如嗇而治之文不如朴嗚呼士誠質民誠愚工誠拙衣誠素用誠嗇治誠朴即微獨風俗其亦可以無憂水旱矣

贈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國家置中官在內則大長秋在藩封則承奉最要大長秋職給事人主左右人主左右獻箴獻典盡規補察者故不在中官中官以供騷除非有參帷定策之力也雖以大長秋之重而宮闈之外無所關與至於藩封則不然藩王生長深宮鮮就外傅而王相權最尊秩常缺其旦夕與俱者獨閹閽之臣旦夕與俱也而有所陳說獨正則易而不聽盡辭直指

以匡其違而救其不遠則又難而不聽也雖之則見謂蒲葦而希寵徼之則見謂倨侮而沽直故其稱職最難東海張君事衡藩三十年通倘饒幹畧與人語逸氣橫發口如懸河而果敢任事無所屈撓當　康王嗣國張君典醫藥王故孱弱而二三無賴居中用事熒惑聰聽女謁寔繁張君從容論說爲故不肖者而罷之已伏階下上書極諫至再至三至指斥便佞語侵及王寬不報而二三無賴相

與抚張君欲必置之死張君中夜為奏草累數千言輿棺詣盡猜言狀事雖不行而藩府皆為震動王怒甚置張君掖庭秘室械而繫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天幸竟無恙而王病漬甚且逝乃嘆曰悔不用張某言以至此遺令釋張君張君哭之極哀曰昔吾驟諫王不聽以至君臣之際有郄王其以我為懟乎雖死無以謝王嗚嗚伏地不能起於是齊魯之士聞之者未嘗不高其陳義而諒其無他也史

氏曰古稱忠者亦多端矣兵諫亂也而忠拳死爭也而忠登牀攝衣慢也而忠苟有忠信迹何論焉夫張君當其最難不言而見王之身日以危也言之不見庸而結怨羣小見其身之日以危且沒沒也故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除君側之惡初圖所以為王其情有大不得已者事雖少激倘亦所稱屈子之過過於忠者乎今王入承國統雅知張君行誼上疏請君為承奉於是張君奉勑命以往大當張君草疏以請除使使期與之俱碎算知復艫銀璫捧左纛視事藩封周旋嚴禁于當時一二無賴懸伏於法而張君幽憂三年卒得昭雪被此顯榮禍福之機固難得而睹矣今王令開休暢布於遠近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付君官府不異體而臣主不異意行矣張君今更復何難矣張君欲不使為一言以贈余舊知張君事故為之論著而贈之曰願君如管仲無忘在莒時也庶

集承德栗度副　主上簡命哉

盂都張惺宇父母善政錄序

沛縣張公以癸未之冬來尹吾邑至則問疾苦平政令出冤獄振困乏量土田均徭役省供億戢奸慝表貞烈興教化吏奉其法事循其紀户口蕃息盜賊衰止行之五年民以大和生齒課其政為天下第一乃徵入為給事中於是士大夫及邑父老舉子弟會賦並管道上民遮道留曰漢循良吏如河内蒲陵皆

聽百姓留我敝邑獨為匪民而奪我賢君安得上書借賢君一年士大夫曰賢君以吉徽不宜留且留無故事賢君在耳目之班得盡言天下事即福在天下吾邑亦必與焉百姓度不可柰何始聽公去百里外褰衣裹糧而送者不絕於途既去而民思之甚于為令時則相與條次其政令便百姓者凡十六事請于都御史御史藉之以告後來比于功令都御史御史皆報可於是列欵以付梓入而屬

不佞序之後即欲聞公之政石步在余不論論公所由行政者公天性寬太平恕明習吏事官府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斷斷晝務為久遠而精力能推行之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亭調劑期於當百姓心而止其大者無如顧役當始議時士民爭言法不便行之逾年爭言法便大抵役在民費十九役在官費十一然亦惟在張公費十一耳今吾邑稱顧役便而他邑稱不便如故以是知法之善以張公

不以法也蓋宋時賦役法屢議而屢變彼以便行此以不便筆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又挹而注之已而後移之彼復移之此大不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史石不熾於水而熾於火然始出火即沃之以水其熾彌速以是知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即利民者亦或為害端

不可不察也今有藥於此一人餌之而效即不能以此一人之效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既已效則且可無別更方易醫而愈則吾邑之顧役是已世之議法守法者慎之哉

賀少司徒鈞崗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序

蓋為親而仕者皆不必通顯也為君而仕者祿不必遠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親而存而健無恙者十不得五焉若夫賤九

列稱大寮稍闊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而
貧無恙十不得一焉階貴顯祿逮親矣然或
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驩而為之親
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
未必御扱與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
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
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
或愀然以思此雖被綸綰綬未必如啜菽飲
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崗翁與王淑人則所

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崗翁以司徒公貴
司徒令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闥
歷大理　天子亦貴翁大理為司徒　天子
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
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
翁與母以從四方之滫瀡紈綺未有不以奉
飫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
稱誦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
立朝且三十年官躋半海內而未嘗一日去

膝下此其事親慕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
祿養翁與淑人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
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少而貧稍長行賈會
其在蜀而太母病是則怦怦心動曰母得微
有恙乎即以是夜度棧道而亟歸而拜母牀
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栽山不復賈矣夫人
情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願也不有離也則
母以知其合也今翁即貴獨不念心怦怦度
棧道時耶翁不以身顯而顯以其子凡子之

身養與祿貴者不能盡得致於太母而司徒
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兩無憾也
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翁
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
而孤嫠待以衣食者以百計用能厚殖其德
以荐其明信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
蘇其理不可知而余獨以為翁事母至孝淑
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又周急其
兄弟子以為於兄弟子見兄弟於兄弟見父

毋爲毋病而心怦怦動也旣貴而無忘怦怦度捘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百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有是旣醉所爲備五福也寧獨兩盈兩無憾已哉翁歲己丑滿八袠而公之姻司寇李公徵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爲之論次若此

賀御史大夫少泉鄭公入理戎政序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圖吏數告急　天子念劉鎭介在門庭簡才望

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鄭公公至董飭軍調兵食遏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東捷再奏　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謀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於京師九之一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强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者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蓋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弱不任者居什三厮養輿隷什五負販及百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鎭三萬入頃者我師西破戚東破倭皆藉邊鎭力禁旅不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於境外大將軍請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恥也夫使

邊鎭弱即無以衞京師邊鎭强京師亦不能制而掉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蓐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剽擊不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鬨而起口語籍籍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爲他官即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復患我勿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

鄭公起家塞上習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
行方其威名足以戰羣胃厭衆望而精神足
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為千百載計千
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為也而不可不為我
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
在有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為有事又不
及為惟既有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
警惕為振厲藉從容為整暇令自京營所謂
千載一時也不於公則復何望乎公去遼而

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皆以贈
言屬不佞大公在薊則遼猶之宇下也在京
師則薊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
腹心和適而肩臂股肱至於手拇毛脉不受
其灌者乎公能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
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覯公之成

壽趙封君夫婦偕八十壽序

今歲少宰趙公以三載考績 天子貴其父
宗翁如少宰官封其母某為淑人當是時兩
尊人年八十矣而長公亦以從讞擢泰中泰
藩自長公歷御史為泰藩而未得以己官官
其親秩從其尊者國典也於是里中士大夫
皆走賀少宰且為少宰祝兩尊人履錯于庭
少宰出肅客客進而揖曰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哉公之愈於古人者三少宰踧踖謝不敢
當客曰公無異也古稱為人子者父有爵子
無爵父以為不敢以己貴貴其親夫親於
家則父母也其在君父前則亦臣子也以君

父命其臣子而曰不敢者何也此古之所不
能得之於君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一古
之大臣出分茅土入為天子卿士盡世家而
嗣為政者也非世家而嗣為政者不得為尊
顯其世家而嗣為政則有壽母無壽父若夫
佐太宰總百官於國稱上卿而於家為少子
此則古之所不能得之於親而公能得之其
愈古人者二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
母業已驅四牡攬六轡而家有不得將之父

毋則安能無尸饔而慊肉顧也今士自一命以上無不得奉其親者秩益尊奉益厚徵君之祿無以娛親徵君之名無以顯親其能爲臣者是爲能子矣此則古之所不能兼得之於臣子而公能得之其愈吉以者三語未既公踧踖謝曰子言愈古人古人則何可望也稱將父將母之詩則怦怦心動矣余且請而歸侍兩尊人於是客乃復稱將父將母之義將之爲言養也人子於父母無所不欲養而

志爲上口體次之今夫匹夫之相然諾也無所不欲效也一飯之德無所不欲報也太翁領雎州學博而遽拂衣去此其視世榮也如脫屣雖然以君命臨之而曰不榮焉非人情也業已徵其名而縶其榮豈其不忍一當以報　天子報　天子無他端則以兩公在今夫仕者之違親父母未嘗不念其遠每祝必曰勿使遠送此父母之情也愚以爲少宰且無歸可矣少宰與憲公左提右挈益篤忠貞贊修其職以報　天子恩德而順兩尊人之志兩尊人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不去猶去也即不然而予假以歸歸而拜兩尊人膝下致　天子命出而赴嚴程以從簡書兩尊人亦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去猶不去也少宰公起而謝客曰敬受教然去不去非敢自決業也將稟命焉視兩尊人意所嚮而順焉君子以是知少宰公之能養志也其所過愈古人

其養亦不減古人夫兩尊人之壽有以也哉

賀魏太翁八袠壽序

豈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嘖嘖有魏翁矣今　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袠月之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兄祿丞奉使歸省叔子以比部郎讞獄河南壯便道過里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來徵辭余考覽故記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鑠者在漢無如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彼石氏所由

戚自萬石君君其子建若慶皆象萬石君顧獨
醇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
顯克佐侍上上曰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
於是晉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奇節異
能自表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為重者
則唯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為郡倅用廉平
為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爵課其績比良
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昏誨三
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

叔子考績受　制詞晉階承德郎說者以翁
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
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
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
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
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
北海治改佐隴西隴西治其孫力匪懈即午
年猶足營異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
恬養高歸而為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人以為翁

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周能用
而訖於不用者也彼將以不用為真而以用
者為緒餘其緒餘以為天下而歛其真以為
身此壽理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
君稱觴也於是客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御
史上疏不憚批鱗遂耳以伸其志卒之忠格
於黼扆而機忘於筌宰自南銓晉今秩浸盛
嚮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維翁之教不勃
則又稱曰叔子奉三尺慮因多所平反令犴

狴虛而握軼清於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券而
責也亦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
早世不竟其用為恨然其雄文正氣上燦三
光之明下洩山川之精夫千萬世而壽者唯
名而已則亦維翁之教不朽馮子執爵而進
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既也夫皇華四牡之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為之言曰不
遑將父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詠者可謂遑主
未可謂遑時也類　主上神聖中外禔福風

讖之臣得竭惆聽執法之吏得信憲度輶軒
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以兩君得從
頌滕下鞠躬而爲壽不然者王事鞅掌不遑
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
以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勿忘　聖天子恩
德無變爾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充位即
醇謹無所建明雖儆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
樂也客皆稱善乃論次其語代祝詞

武舉錄序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
實監臨之既告戒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
以爲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
歌兎罝兎罝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其
卒章曰公侯腹心夫干城士所自有也請畧
陳腹心之旨盖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
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
天下干戈化爲文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
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沓

沓動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議而薦之
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
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
盖天下無事士詘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詘於
見短御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駑良勇怯立
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予
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貢士脫迹乎伍角
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
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爲士不素具氣
不素厲而愚以爲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
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
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爲將被介胄冒矢石目
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
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
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託功以賂赦罪
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三詒士士以二詒將
將士相二而詒各退而有心則不一任人者
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

退而有心則不二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養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有賴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稟稟也彼師少於我而鬭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諭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

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遶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有還此絕慮無還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師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虜余嘗行紫荊道中出鑿孤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　天子威

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虜盛氣以乘我我無一失相加遺此亦壯士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一心往歲　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　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顧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戈衛　社稷惟一　上意所注以為旦鶚庶幾我無愧干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

余不佞無能訓廸諸士第備宣　上指以愧為人臣懷二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于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人情事理而他為異而彼之作者往往求之情與事之外求之獨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之過也已論詩三百篇大半採之民風即知漢魏以來民謠里諺出自閭巷兒女子之口即使騷人墨士窮情盡變有以孟乎當戰國

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即司馬遷為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而後作之者高喝矜步以為雄多言繁稱以為博取古人之陳言比而櫛之以為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强情以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終不可為調為法即調與法亦終不可為古人然則徒失今人情與事耳夫蛩吟鳥語皆能

使人動心即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為宗自然為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柰何襲古人以為古人乎竊以為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人事在今日必不得已寧不得其調與法而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為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為文何者其情與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間為宗伯公言之宗伯公以為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為序不佞

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高學絕富然其為詩一寄之沖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弔皆當其人無溢詞其公移若求利若蠲政皆鑿鑿可施行而文不滅其質嗚呼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耶余不及侍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又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公因以知先生竊妄為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文以質勝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之

學無所不窺為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不掩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故貳平涼守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集云其治行在朱宗伯傳不具論

宗伯集卷之十終

宗伯集卷之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殫精敝神坐馳萬景上摸百代皆託之乎不朽盖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今所爲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於撰造以爲文章之餘

耳文章比古立言爲餘言比功德又爲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摸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没七年而郡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　宸聽損益典禮高文大册焜燿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品隲今古登高而賦餞别而慨體齊魯之雅馴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争勝於歷下泉水之間要以蓄極而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爲文而文生焉不佞既受而卒業則伏而嘆曰勰之所稱在茲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　肅皇帝時推擇爲青宮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妥立之命所以斧藻聖學斟酌元氣宏摹鉅烈格於穆庸而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爲恨然先生雅意用世又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夫惟爲用之天下又歛

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説者以爲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爲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洩其所有餘耳夫燮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束髮藻行迄於沒齒其身潔矣羽翼肱股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懋矣其爲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爲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殫精敝神馳萬象摸百代者大

都有意於為文者也故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者古人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辨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為序之簡端如此

謝京兆詩序

今之為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已之情

可以諭人之情人已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為典切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了〻了一了而遂索然無餘蓋古人以情為詩後人以詩為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摸實境難工出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蓋天下千變萬化惟情而已今人以志為雲霧鬼神肖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百端即後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媸美惡肖不肖主見而得其真則萬億人無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固魏長公識余以詩命予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詳而典肌豐而骨強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麗于徐庾述事則沉酣于子美事無牽會語無鰺洎因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真者耶視世庸

語搆會妄擬占則與夫守其後語曰日渭戍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而以程不識譬公意若以奕為諭者余謂程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多而益辦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為程將軍其得者立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聚斂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為序而傳之中丞既受節鉞而所刻皆京兆以前詩故稱京兆集云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厭鉛槧之業善言兵事以見奇於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邊才推轂而文始以武重天下無事武臣無所施才即有事文吏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不得不低視媚行以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處文秩而武處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九劃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府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王馬吾鄉精亏

王公備兵密雲三年北備虜虜不敢南下牧馬東備倭倭冢息以適考功課治狀中賞率詔增秩二等于制詞貴天毋如其官公之屬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績也余以為公之績方始耳蓋余父子皆交公甚歡家君每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天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嘗不纚纚言邊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未嘗不中窾會也竊以為異日為國肩鉅宣

力必在王公其在今日則獨千里之托始也今經略還關下東北事一切屬制府制府之事兵使者事也請略舉與公籌之夫制倭之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illegible]中而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奚以請爲其足以重倭則柰何不自重而以天王之命命海島之亂臣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貢餌兵則又更其詞曰封而不貢夫貢自彼來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往其褻且辱抑又

甚焉西之諱和而為款東之諱貢而為封其有以異乎雖然羈款而禦虜羈封而禦倭則未見其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邊臣之定策比於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其怨而淺其寇彼怒我怠我竭彼盈並海郡邑未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為應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南則北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

禍始大故為前之說者以為不當封為後之
說者以為不得不封而余以為皆非也 主
上威德萬邦皆來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為不
足臣而或以為當臣或以為不當臣或以為
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為得也以天
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患無人徐起而為
備不患無日盡亦整師而經武俾文武各效
其用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
以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衆不能離也則何

封與不封以為大難而譊譊者乎夫倭與虜
非一世之患也而備倭與虜非一朝一夕之
計也 朝廷方屬公以千百年之計而諸君
于乃賀之以三年之績吾直以為千里托始
耳須公千百年之計就而後公之績成吾乃
敢言賀請執簡而俟之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
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為
硎多英其學無所不窺類杜武庫而華公精
心營職綜理徽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
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
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
者則惟項公項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
州燕臺易水間風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
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贈項公以
言不佞盖習聞項公與家君交驩事而咨咨
嘆馬項公司榷者也商作樵蘇于山無所得

材材盡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闌
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
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
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事
端則又以微遂交際彌縫其闕心不競而力
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含丸石而常
不歡項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
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
我如權衡然兩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

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絀欵主欵者必絀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兵有餘此無他有己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以為己事者也其所統攝與體貌未有不以為己事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之而兩相從則莫不濟矣今不務

所以相濟而務相競此不佞所為咨咨嘆者也公具文武才多籌策善騎射確然足為世資當天下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于太常今日寧夏之變勢劇于石城降胡叛卒罪浮于滿四而內食積粟外憑驕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北覺禦倭畧千餘言足稱石畫不佞既得寓目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請得而面承之家君

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荊傾蓋將自此始既為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賀寗雲令楊公考績序

寗雲在畿輔諸邑稱最劇邊與腹錯地軍與民錯居兵與餉錯事多倚辦於令吾友楊子漸為令三年邑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天子下璽書封其父若母如令甲某君某君來徵文於予予因知子漸之能為政也蓋不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於鄉相得驩

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執余手目其子以屬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廣士過諸兄弟訃仲明于坳吾輩去德平遠蘧急非有益獨有舊子締姻名宗可倚以自存則走書問于漸子漸報曰仲明向嘗微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豈以死負吾心哉遂以女許歸葛氏余是以知子漸能為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父杜母中年之政微於董監語曰上恤孤民不倍恤孤則不倍人我不倍人其誰倍之故上下能

相親也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腸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燥濕勞勩惟恐甚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為其或淩轢鼓弄以恣其所欲為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子如其子者哉人當葛太史殘窺馬遠孫無所歸命感裹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使與之約曰是君婿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婿也雖微吾婿吾猶將子之此其主義較然不欺死友者也不

欺死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漸為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為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驛派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困且死而官之督日起　朝廷遠無由聞子漸為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蘄乎字下不蘄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標峙其不為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日為諫官必且盡以民間利病吏治善敗聞於　上吾是以知子漸必為名諫官請識是語以要之異日。

直指輯畧序

直指輯畧者輯直指孫公疏議之畧也公奉命按行郡國者三矣所論奏措注近者在輦轂之下而遠者周浹於吳楚百粵之徼曉然如揭日月不待操牘而評矣周公樊公故公所薦達士又相繼為直指以為為吏視成事耳則相與輯其疏議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

蓋余讀避人焚草之語而歎古人之慎也彼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沾沾為名高者然名隱而事無所藉以顯則夫碌碌沉浮者託而匿矣哉　國家設官獨重御史臺御史入替筆出持斧一切封事要於懷說吐亮為當代規豈以自章灼也公自拜命為御史直聲般般有攬轡澄清之志初按浙丹按江右又再按畿輔問謠俗省疾苦平寬滯淤銅墨義形於白簡該書於丹筆屬詞指事數奏惟允飛文

走徼動摇山岳偕之乎耳目銜鏡之公而已無與焉夫朝上一疏廟堂倘而報可者矣歸於上也夕下一議諸司長吏偫而奉行者矣成於下也上下之美交暢於御史公之名顧而事藉以無隱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世固有提衡著作載潤色之典而行部不逮閭閻亦有閱歷封疆備觀察之任而諷信不登蔽扆斯以賸立功立言兩者甚鮮兼矣廼如經緯萬變殫忠竭節贊為風霜霈為膏雨則公

之功在而言且不朽從前所著為典故從後所傚為儀刑流芬揚光比於功令則公之言在而功亦且不朽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成而行之又何隱焉夫疏若議公之疏議也而事則天下國家之事也天下國家之事公所不得有亦不得避也韓魏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歛而焚之以為無以彰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而傳之夫士挈綱執憲以報國故發不得言為名如以為名也避人莫

草豈不慕慎然諫草未必傳而焚諫草之名傳吾且安所避之惟不斷名不避名如魏公者足師已二公為公輯是編意蓋在此故序其畧而弁諸簡端

送郡守衛公祖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劉公邵公馬公與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為之辭蓋天下有治平之原而余將以計典卜也治天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莫大於計典數年以

前重能吏而比歲專取廉能吏驚舉風發工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所長以凌轢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吏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寛一旦有緩急往往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風局其用而廉吏絀夫上嚮重而賞行焉而名附焉賞行名附而天下求之者厚短長立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為勸而受罰者有辭衛公廉吏也而才足以濟執法堅布令平

寬嚴相輔事至立決懸未嘗以行能驕人與人語款款任質而未嘗狥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往歲郡被災公率長吏脩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乃以歲事告成功於　天子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示天下天下竒其用而無能摘其瑕瑜高其風而無能窮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廉以廉重能是朝廷以公治　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徵所罰以所賢徵所否賞罰既明賢不肖既形天下治矣古者三載考績五月報政宣惟是課幽明行黜陟亦曰百職之衆萬里之外皆得以時見天子故事不隔而上下親至漢時刺史守相出皆得陛辭試治民方畧治成見徵必親臨問考其行事以質其言賢者超拜為九卿盖猶古之遺也余自束髮登朝猶及　天子臨軒褒予廉能吏謁者以次引上殿賜法酒選諸所表登用之又其後入計之

吏猶以上日與廷臣比肩稱　萬壽近者臣于精誠不能感動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清蹕計吏足跡不及掖門之內獨以職事聽予奪於考功羣情鬱結如沐髮晞朝陽此　九廟所惻惻也比見　皇上裁決政事英斷如神不惜內帑數十萬以活兩河之民豈其加意於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民之吏此必不然　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而進最功能行賞罰計吏得瞻日月末光歸而與吏民頌說已敢有名實不相應以千大典則太平計日可望夫世之治也外僚輦轂也世之季也廷臣九關也隆替之故其在今矣不佞將以計典卜也

賀按察使陳公遷省總憲序

吾嘗觀前代吏治人人得行其意而本朝一稟於法賢者無敢踰法不肖無敢不及法入臣奉典章守成憲而天下治故法與執法之臣最重在內則御史大夫總憲度而副若僉

分淮方鎮未有以御史大夫淮方鎮者有之
則制府也在外則觀察使總憲度而副若僉
分淮諸道未有以觀察使視道事者有之則
衛邊臣鎮需次督撫者也嚮於海氛閒猶都
會然以爲內地不得視邊鎮比以倭入屬國
震於鄰　天子憫然東顧命江右陳公以觀
察使來視師海右有觀察使自陳公始公至
定約束申軍令簡異能甄壯烈指揮易置氣
色精明而會歲大祲暴[illegible]四起旦夕之備皆

票漂不自保公取甚者杖之百斬其首以狗
命有司大出倉粟賑饑民民始有固志居三
月而政成　天子乃命公還省治觀察事公
且行郡守魏公屬余言爲贈余作而言曰請
公知　天子所以命官之旨乎公以觀察視
道事重海防也其還公觀察重憲度也憲度
重而海防益重今吾郡所患獨在無兵無歲
耳不教之民一鼓成列捽有緩急驅市人而
戰奮梃絕袂計不及踵法爲之也强者攘臂

弱者捋腹亂民不戢則饑民不安使四境之
民兇首弭足待息濟於上而無敢有越志法
爲之也故有執法之人而法始重法重則天
下事乃可得而理李石論治天下以爲法行
則易耳趙廣漢每恨二輔亂其治不如其無
治之也故偏治則難兼治則易以公端嚴公
亮獨網引維取國家三尺而輕重布之以表
正百僚臨長百姓官不易常民不失業齊魯
之間誰不安枕夫東人之困亟矣使閭肯受

其困雖一郡安猶未也閭肯受其福吾郡亦
必與焉今有衣而敝尺寸而補綴之無益也
取而更其半則更處必有駢一支病則獨見
一支急耳然其根本虛精神不强則一支亦
不可得而理夫國之精神根本在紀綱法度
耳無歲可竭可賑無兵可簡練也而無法則
遂不可以治故夫重憲度者所以重海防也
余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名御史按塞上余實
執鞭弭相周旋今幸在部中矜其顧復知公

者宜莫如余故為論次朝廷命官之首以賀
併以自慶云

壽邢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
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敘
家世爭寵世之赫赫者以為寵故壽務斂稱
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用而壽以其不用夫
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以余觀於黎
丘邢公蓋得壽理焉公齊晉閒隱君子也既

乃以其子貴公即以其子貴而意益相挹損
不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為布
衣食歌詩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
自致青雲黃金橫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
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其富貴而羈吾身
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與子偕於
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神
益王乜著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
此所謂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

世之所為擾擾者積居逐時未有不欲其家
厚者也埒益鞅掌慼翩雖而歌四牡未有不
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鬱侈然以為已
有所之既厭茫然思其本始如夢如泡然後
如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為者無如
有其身為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
於光然光彌耀而薪彌易盡故為薪計者無
如以不用而自全隴西有鳥焉虞者得之貢
於上林長鳴顧盼欽啄華軒之側亦何所不

快而為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而上下於隴
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之壽
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
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
親常相保向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
澤雉即未必若此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
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公雖壽弗快也如
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其親矣客
雲令楊君於公為姻親屬予修詞者之詞余

交長君最歡爲公稱壽何必減楊君然稱壽
者與壽者庶無相反矣

刻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
教之變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
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
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武兵可傳用
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
叢定藉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

越逐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
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
尉繚子李靖公對七書須行武學習之始號
武經夫古人授成於學獻馘於泮皆以文經
武武不爲經也宋人立七書爲武經而不聞
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
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莉所自蠱冗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
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

受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辭以言傳之以
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
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蓋
學古者以增竈爲減以死地爲生乃善談兵
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十
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
意說於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辯當是
手裁然用之於吳不盡效吳子穰苴子聞善
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最後出皆發其胸中

之藏爲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子大旨與吳
子相出入其人有所欝結不得用乃退而著
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
問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
三畧出黃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邉黃石故非
圯上翁彼不欲以名聞於世何以書爲六韜
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奇大秘畧自是三代
末季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
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

託之於書或其人不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關兵緝是書以授將士在邊言邊姑舉其切於戰守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其微言可無人乎五步之内今天下以恬以嬉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凜凜焉討軍實而訓練之備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宗伯集卷之十一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刻三太史詩序

余與太倉錢賓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嘗有所揚扢也賓甫有雋才沾沾自喜高準深目驟見落落難合不可得親踈也時以奕佐酒耳賓甫予告歸五年而復會於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瑕瑜凜若嚴傅而余始有意乎其

爲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逆也語連晝夜無複者蓋余與賓甫淡而益親久乃無所不盡而賓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所爲詩千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錄其副藏笥中再逾年而賓甫死王敬卿者閩中人以進士及第官詞林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肝無飾詞無隱情居與余相近時偕蕭以占閒步而過余所爲文若詩必以示余余視敬卿如同年兄弟行也敬卿病且死邀予至榻前爲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表屬余蓋敬卿歿四年而時時入吾夢焉蕭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畜之歡甚無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予意所不可輒斂容而請敬易之其人溫溫長者類有後福而亦以病先死之日余視含斂余間年康士過檢遺文亂帙中皆余所評隲手跡在焉蓋余自束髮登朝從士大夫游大略文字之交爲多

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賓甫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無所不納者敬卿仲明也余方愧未有以益賓甫又不能求益於敬卿仲明而三君乃去我而先文人喜相軋高者斷自有餘其次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言之而誰使聽之賓甫詩艷雅高秀五言似王孟七言似錢郎諸體皆有妙境敬卿詩法出杜有沈鬱遒往之氣大略似其家槐野先生而更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重濃麗七言古律中有絶

勝者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彼精心
獨詣取晋無厭皆可以冠冕詞人為國光華
乃竟中道夭閼以死悲哉當三君初逝余欲
綜其遺文使行於世為冗奪日日未果既得
請假歸乃始序而刻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余於三君已愧宿諾矣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林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
旣報命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

時疆場之事敝刓極已亭障垝以待市甲兵
銷以待款轅輸之膏脂待費將吏芭苴待遷
士卒老弱枵腹待死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
彼縱其谿壑幷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
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
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闇暴擴常如衽席之
安惟日閱士伍清閭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
而後言馭虜事歲例關市費約二十五萬有
奇項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衆來市挾

我必予予即以為例公裁為二十三萬有奇
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與
一不與必拂百請百拒百不與亦拂總之拂
耳吾寧不與以其費犒鬬士易戰馬吾何患
夫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
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酋叛出塞隷
谷蠢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閉關絕市費則執
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
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

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客
詔護之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吏斬獲虜
部來歸谷蠢不勝憤構邊三戰三却之東西
跳梁百討虛喝年無寧公何則復儆胥就約
東塞下卒有為虜偵諜者公以計殺之溫偶
駼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之叢
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憤
不過靡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關犒賞歲
例外圭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適逃亡命來

者盡遣還之虜中餓殣殍羸瘠羣謀塞下公
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爲犬與羊則嘍嗜
之爲虎與狼則獵詗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
標而縱之張而弛之予之必先持之奪之必
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之以大利
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款夫公之
不爲款也持款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三年
盡袪長虜媚虜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
公勳念公勞外久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

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廕一子國子生公第
矣疆場之事孰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郊有壘
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
情雖未暌而官府內外隔閡如九閽馬蹟室
之議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
相激相疑浸尋來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
誠邪之司直執引繩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
何不正愚獨以爲大直無繩大強不撓是非
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嘗靜

也謀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
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
尋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
益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
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既以闔闢
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在
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壯伐
獫狁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
而詩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於

斷而或敗於激德有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
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爲人
臣如二甫者可要

送薛青雷都諫之湖廣參楚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
於余薛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
舉士且躋三品官易達也時易逝也離合不
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嘆初薛子自吉士爲
給諫要人倚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

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又以附太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illegible]而見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盖治世如[illegible][illegible]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劘如鳳[illegible][illegible]似戰詐蔭宇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疏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攸治邊[illegible]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允

坐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開失令且儼然稱恭藩未有以報國恩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余以為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為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及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為激切矯罔忌諱人主遂厭羣下

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遂之而言者始拙三年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激伏在草莽者百餘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為諫官遇事即言言富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為失也盖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

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言事者重令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言稍切或及以獻而僨事不言又非其官則不如外僚尺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為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令之言官言而待人行之令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為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洎前

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疑所于
贊在馬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
敗居官提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
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
之

贈梓庭張君序

梓庭張君久以醫給事禁庭謙其好也棄去
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
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干余余甚重之客歲

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
勝氣殆有孕孕必男也今年春孺子生彌月
病急驚服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則召諸
醫襍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皆便俱下口
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技
盡矣而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
而病不應此元氣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
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者脾不收也此其徵
為虛為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氣行藥力於

法當愈即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孺子
病急不忍視入擁余而卧僮日午諸客會食
內人傳語曰孺子寐矣余曰是以將食偽寬
我耳食竟入視之則睡已酣矣薄暮而寤病
減十之五又數劑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
問之君治是病更數日不愈何其緩也一藥
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蓋嘗之也少嘗
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既精審而始
專寘力焉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脉未

定不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
而中效甚速然不百全以表裏動靜病與藥
相参不能取速效然可以百全以扁鵲聖智
亦且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後之君
子不飲上池水而偽言見垣一方人何也余
聞其說而韙之非獨論醫蓋涉世亦猶此矣
語曰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
聖人之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
斷故嘗其疑莫怯於聖人嘗其不疑莫勇於

聖人而世且畏勇者禍用壯用鬥以及於僨
事以不身至而除度為智以任膂臆不咨詢
為斷以少言不稽考為習事以不量納鑒而
陷禍患為有執且夫利害相乘禍福相倚是
非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
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
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蓋
亦有疑焉世但羨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
其視為遲行止則[illegible]故論次其事以告

賢與士之徵選也

伯父伯母六十雙壽序

自我曾大父以來夫婦姚德而同壽至六七
者自伯父伯母始弟珣以書來曰願兄為文
壽之也吾父少伯父兩歲當在懷抱時猶及
見曾大父大母曾大母愛伯父曰是醇謹類
有厚德者曾大父愛吾父曰是生而孤且穎
敏後必大發伯父與吾父肩相隨武相接少
而嬉長而讀書又長為諸生未嘗一日不同

遊處至長蔬食共食則甘不共食不甘自吾
父官中外而伯父贖然無與處春秋節序兩
相憶也吾父自中州予告歸不復有當世之
意庶幾可與伯父周旋無復離別而伯父已
病痱不良於行聞吾父且至奮然為起已復
自廢病即未滅飲食則益矣吾父日攜具省
視之即之別墅必使人輿以行傾三雅呼五
白道三十年以前事且語且笑意氣忽如少
壯不復知有病伯父與吾父雖從兄弟猶之

同胞猶之左右手夫壽伯父者亦以壽吾父
也則使使者致視曰願伯父時飲酒勿過也
慎醫藥以自持伯父而愈一丘一壑時與我
父共之則又祝曰病不病有命焉伯父置此
而姑謀樂也省思慮加餐飯以與我伯母皆
究於高年則又祝曰伯父無恙伯母無恙使
吾弟珣得專精一獨以紹隆先業吾弟凡四
子長士鶴已嶄然露頭角伯父伯母且見其
嗣吾弟以起也此三者在人事不可必吾請

以卜之於天伯父善人也必且有後福不享其身必在其子孫蓋我叔祖光祿公之子三人而叔祖母衛夫人奇愛少子故介軒叔產稍豐伯父獨嗇而伯父安之無一言即與吾父如一人亦未言也退而察其色怡然無少異者叔祖母既逝介軒叔析其產而中分之伯父愕不受曰是固弟之有也介軒叔曰若治其始則兄之有也宗族間以為兄弟間讓德皆不可及而處伯父尤難以名卿之子內

不能給朝夕外不能償債負而無褻微見顏色我曾大母撫而知其厚德有以也夫有厚德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是以云遂書之以為壽

送郡大夫介吾范公祖入覲序

明年當大計羣吏會海上倭報狎至於是都御史御史上章請留諸郡縣長吏視事而以拳佐朝京師議既定吾郡守不行矣天官氏覆其章留並海十州縣備非常其餘皆入覲如故吾郡守范公不及裝而發車及於蒲胥之市士大夫皆出祖訖辭曰何其遽也兩臺與天官氏異指乎而吾以為皆是也海氛甚惡且張且翕彼且為龍為蛇以蟄自存而俟春和為鯨為鱷以噬我北抵於王師不得逞而別圖陰平之道則內地受兵夫擁十二河山包險阻居上游惟吾郡最重特遠不備戒在莒矣夫不備而危與危而求備則不如先事圖之與其使人代庖無寧使庖人自治

都御史御史議是也夫禮莫大於肆覲儀莫侈於元會課吏治莫急於殿最詢國典莫重於象魏倭在大海外而我斤斤自守缺會同之禮非所以尊　朝廷明臣誼示中國廣大也此兩者皆是而天官氏所持者大吾郡齊也請徵齊事威王時不淮朝者數年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召即墨大夫覲與語封之召阿大夫覲與語烹之始起兵伐趙魏敗魏人魏人請和趙人歸我長城向

使威王非朝見羣臣躬行誅賞吏終不盡力雖起兵兵不爲用而敵人不服故氣決於內而威奮於外則戰勝於朝廷之說也　主上神明英斷撫臨萬國非齊威所敢望而頻年以來法官靜攝廷臣稱得進見不能無引而玩愒令天下郡國皆集轂下　上亦旦嚴深居之邃密思明堂之顯敞璪玉在廷鴻鸞漸階天光下臨延問得失上下之交固地天之氣泱中外羣臣喜色相告皆有精明强力敢

介當風之意合百僚心力以獮內釁而禦其外侮雖萬里之外可使歛衽來朝夫倭酋難於朝鮮就我賫敎暨及宜莫近於齊所謂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宜莫如吾所而不事左右以求譽者宜莫如吾范公范公治吾郡二年其守介其才達其政平其節安其量恢乎不可涯涘也汪汪千頃意其人乎含爲雲霧霈爲霖雨冒崇山蒸大澤四境之民無不沾溉者此　天子所欲亟聞而天官氏所爲

書上考也吾聞先王之制畿甸侯衛莫敢不至而復聞及要荒之外則有征伐之師威讓之令今日之事倘亦修名修德之時乎海濱外臣則何敢復焉於是范公歛未卒爵升車而去

賀大中丞夢池李老先生考績序

國家以薊保爲左右輔命御史中丞以節鉞填撫之兩中丞重等耳自庚戌之役紫荊早闢而婁關中丞歲提兵塞豐豫之口兩鎮羽

書交相見正比大虜保塞邊人執氷以滸何況藩籬之內於時薊猶若土變爲夷闌入塞也而保鎮寧無事吾獨以爲兩中丞如左右手以扞外有緩急以衛內亡遠近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誰敢不執鞭弭以從乃薊以有警邊有兵保鎮以無警邊無兵則疆臣之職謂何楚李公被命至則申軍令定約束塹山堙谷以設險蒐卒補乘以治兵簡將吏惰窳不任者易置之於是將始知韜鈐士始知

尺籍伍符所關滋益椎而國勢益尊則李公
之爲也夫治邊其外耳滹沱易水之間天下
郡國壯走京師道也其民慓慨任俠易遷徙
水旱不時吏不爲意則去爲盜賊以至奇袤
相約結禍福相恐動三家之閧亦有之前代
稱亂之階往往乘是而起公屢治民無若治
吏則與二三監司課吏之墨者刻若虛懦不
事事勞民稱過使客者亟去之更推擇廉能
吏與更始示以向方而以綜覈持其後吏稟

稟奉教令歸治其邑詢百姓疾苦而節嗇其
力汰浮費減重役豐積貯厚風俗盜賊之源
息妖亂之萌折則李公爲也夫民與吏其外
耳　主上神聖以三尺繩大鐺意在獨持太
阿以肅左右宵人不逞此意鉤連告訐發擿
微形委波遠近中外皇皇謂大獄且起公獨
引古誼考事實明其不然嘗其始事微獨公
以爲不然旁觀者皆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
撼局變外援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獨任柄

有所與持而謗讒所興分於是乎旁觀者不
敢明而當局者不敢執公獨徐發而辨應之
嚴持而易出之上不至忤詔旨下不至損觀
聽明覆盆之枉杜告密之漸則李公之爲也
李公撫畿南凡三年功能顯然司封氏上其
績於朝一切褒勞錫予具有令甲行且以驛
書召公而公之屬某君某君來徵詞於余竊
以爲中丞之職二而已持節以出則在與吏
治飭武備拊循士民贊寧鎭揚而其執簡以

入則在振起紀綱別白忠佞綰轂六曹之政
而出之以整肅若此者非異人任也事在外
即最艱最鉅以中丞尊重臨之斧斷霆擊無
不立解而當其在內即極細極易亦有非力
所及者今即東無倭西無虜中原無盜賊然
使范文子山太傅見之憂方大耳討公必有
訏謨碩畫弘濟時艱者外之有成績也請從
諸君子賀公外寧而未必無內憂則願因風
竊有請也

國朝與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别識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即又取當代事為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備言可紀不必見自巳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為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 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又而成帙屬余更定構為十

八卷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為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為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蓋 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每見野史紀 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辟之貿薪者轉相貿也而不知其所由世用則躬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乎世用所論次未及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賀大司馬邢公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於 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 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摽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晋州傳其國都公

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撒隨其後曰吾徼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騎揚中丞語侵公 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

于畿馬禽僞九州鄙竹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與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疏以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禽而出不意則我諸

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嚮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齊[illegible][illegible]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劑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於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散而戰艦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文徵

得逐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 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銜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强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强國體尊此萬

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衆寡强弱相什而勳伐相百也說者曰倭酋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强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不死

孚存爲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大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讓不及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戰我摧强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公用也以 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士豫附陰褫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厲戰功示四夷垂萬世

也蓋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 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 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決之閫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於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嘵嘵世議何極之有功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

罪倭不退即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畫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剸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 聖主可爲忠言

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植承欽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為之辭轉諭次其事以賀

宗伯集卷之十二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魏中丞奏議序

天下之患莫大於君輕其臣夫用不用世所時有也即身不用朝列未嘗缺員一輕即儕輩盡見輕矣故爲大臣者寧使人主不用無寧使人主不重也吾友魏懋忠以御史敢言無所諱朝貴斂手避之坐謫外吏旋召爲南銓部郎改光祿少卿洊至御史中丞持節撫晉陽三年詔增其秩塡撫如故廷中推轂爲少司寇司空大理卿皆不報懋忠乞身歸養疏八上 上輒慰留之先後所請邊事吏治及民間利病凡百餘章皆報可言者請於山右採木抽稅如織內懋忠疏爭之疏雖留中然皆以其故而止採金之役即不止然中貴人不得齕有司民不甚病也甚至切劘 主上抵觸貴近 上終不以爲罪嗟乎懋忠何以重吾 君吾君重之若此懋忠爲人廉直獨立其廢官如寄也妻子皆留侍養獨身之官携二三僮僕與書數帙爲伍官舍寂然如修頭陀行者朝而受代夕可就道惓惓愛國發於至誠如赤子爲父母終日號呼父母不罪也蓋懋忠於古人中竊似汲黯黯廉懋忠亦廉黯喜直諫懋忠亦喜直諫武帝重黯 上亦善懋忠黯常居外懋忠亦居外然黯守淮陽伏地不受命以不得與朝廷事爲恨若懋忠者今日可謂不得與朝廷事否也人臣效職無論內外顧言與事何如懋忠試自度即佐司寇司空守大理卿能使其說必聽否即不聽能復調劑其間使民受一分之賜否然則今日用懋忠與懋忠所以效用宜莫如以中丞節撫一鎮一鎮之事無所不得爲而自一鎮以外亦無所不得言此其用與黯功相萬也漢武誠重黯未盡黯之用 主上用懋忠亦復重之黯固無加於懋忠而 主上

任人賢於漢主遠矣武帝時大臣更進用事
一切諭合取寵至使人主不冠亦見踞厠亦
見及以爲人主親已遂務容容以自媚不知
人主已窺其底裏以爲若輩嗜祿如舍忍耳
可禁可辱可生可殺可使大臣爲鬼薪城旦
亦可使方術技執職張厮養爽於大臣此皆
始於人主輕大臣而大臣自爲輕也大臣誠
自重無論用也即不用亦且重自輕無論不
用也即用亦且見輕　主上神聖執大象鏡
澈品如別蒼素海忠介起田間長留臺也
上知其直也嚴司寇以病廢而數念之　上
知其廉也陳太宰屢忤旨屢乞身優詔留之
至再四沒而予美謚　上知其介而有執也
魏懋忠論奏累百牘直聲震中外而終不以
爲罪　上知其清忠不愛爵祿也然則大臣
所以自爲重輕與人主所繇重輕之者亦曉
然可覩已愚故因讀懋忠疏而論次之布
聖德於天下使知　上意所嚮云

送郡伯胡老公祖序

郡安胡公之守青州也擢自登州貳其貳登
州方倭事急海上一切戰守備皆倚辦公都
御史御史交章言公可登州守可按察僉事
皆不報宗後請以爲青州守許之公磊砢有
正骨識大體敢任事其綜覈微密如魏藹翁
被服儒雅興教化如文翁也行之期年民以
大和會有獄山之役使者四出遂御令不勝
憤上章持中貴人中貴人反齮之有詔逮益
都令繫詔獄即訊胡公及其佐燕公曰是强
項吏非墨吏也中貴人上言此兩人實送其
幣以行詔奪爵一級於是經略邢公覈上禦
倭功次海以內胡公功第一章下大司馬未
覆而胡公解郡事公既聞命稽首北向謝歸
郡舍治裝裝無可治者單車就送士民空城
郭送之皆嘆息有泣下者攀其車不得行公
曰守力不能抗中貴人爲百姓主守固當去
去官以老以病以墨以猾賊任威以才不任

部尉守獨以忤中貴人去其忤中貴人因忤
旨或譖為尉史為鞫詆甚至赴逮長繫請士
伍而守罪獨薄譖獨輕守即去其敢忘　上
之賜故事譖官自常員以外去住得自便不
去且隱於吏去且以吏而隱守即去甚適也
百姓詿曰公適不適吾不敢知吾儕小民知
小民耳自公之來民不苦水旱不苦賦役不
苦軍興徵發獨苦積然而公在也比者權說
告緣之令下矣山不足蔽代之賈不足農民

之民既瘠矣無所告語獨以公為天公且去
民復安歸命乎尚令令去尚守守去何
民民即脫屣去耳顧安得無積無稅之
吾足乎縉紳大夫曰嘻汝少民獨知小民
夫勑使者鎮守之漸也乘人主之所嚮而將
其說之所必入自禮曹之外五官者無所不
使也夫既以言利奪民部虞部權又可緣利
事乎奪人生人死人出入人罪破梁人家族
而遣左使者騤騤擁兵事挽守牧之吭掣中

丞之肘而鉗憲文之吻顯頻一動立陷人以
不測之罪合省臺之力操其毛氂之所養不
可得彼且取國家三尺而傳易之何有於爾
氏蓋漢寺人干政唐與兵而今理財也附麗
之者各以類至亂之興也先見徵象而後以
事應之嫛不恤緯而憂宗周吾下國其懼哉
於是太史氏執簡以進曰胡公以釋負喜也
民憂民諸大夫憂國憂竊推數術理觀之喜
與憂且兩去也久雨易陰久陰易雨山澤之

氣相蒸鬱霧埋日恨不須臾及其扶浮雲斷
蜺霓劃然開朗萬里一碧亦直頃刻耳夫吾
君者聖主也憂百谷王之不盈而偶不處百
谷之虛也蓋感之不行於百獸而偶不處其
有所假也以凡人測聖人無異斥鷃望垂天
若以　主上神明獨覩而獨斷之則反覆手
耳輪臺必不俟老而悔奉天必不俟亂而詔
公方以東事見推功第一請遂以東事卜之
嘗讞討時廷臣關說萬方不能入及一旦下

明詔罷和議决戰守衡功罪宜俟崇朝而定哉夫吾　君者聖主也豈其明見萬里之外而不能銷萌厭難於千里之内此必不然吾特此以不恐胡公即欲隱於吏乎以吏隱乎其爲適也亦無幾時矣郡理劉公惜公去以贈文屬余余不能别公猶劉公也於是乎言

賀王介石公祖擢右方伯序

介石王公以觀察使淮淄青道者三年有詔擢雲南右布政使中丞尹公萬公請於朝留公東省會府得旨下部議矣公戒行有日吏民不勝私戀皆謂留公省會不如專淮淄青道也與其留公專治餉不如兼兵餉治之郡邑草野之議無能自達於闕廷則請不佞屬爲贈言夫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比中外諸臣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久而愚以爲與其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擬柄寬嚮策

比及三年來爲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議而令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久也王公以壬戌成進士歷三十餘年自郎署爲郡而臬而藩往來於滇浙閩越齊魯間四翻中外升沉毀譽與夫人情欣厭顰笑如四時之序萬態日新於前而公表裏無易度險夷無二慮筮仕官成無異操比倭奴之報倏緩倏急上下皇惑公徐起而爲備治兵治餉治城郭民不見擾事立辦治屹然爲東齊保障齊故多盜走也如鶩里中豪百寸爲傳伍任俠使氣發轢下姓持竟短長公初至下令捕盜盜皆伏法捕惡少年重按之持綱紀如山豪有力者不得撼搖則相與斂手避之竟公任捋皷不鳴赤白丸不起閭左鄰安枕矣大畧公淮事不爲擊搏久益堅定特議不激昂久而績效益著與人處初似落落

以嚴見憚久之浚而益親誠壹而益信初直
指王公按浙公巳遷閩藩直指以吏議侵之
及按東省具悉公治行復為疏薦其功能可
大任有識者益兩賢之夫此一人之身非拙
治越巧治齊前見讒而後見賢者前覩其暫
而後覩其久也公不見陽鱎魴魚之喻乎世
非獨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為陽鱎凡世之
才美易見見而易盡者皆陽鱎之屬也外內
異嚮初終改步且前且卻且陰且陽以樹榮

名取世資暫雖赫然久即敗矣惟夫操心之亡
執德固持法堅乃可以久則吾介石公其人
哉吾聞德惟一周不吉二三罔不凶周太尉
當大任徒以厚重少文儕輩反知非有他端
世徒見其進退不失尺寸耳要以勃之重光
之慎皆久道也士非識不定非器不凝不定
不凝則不可以久由此以窺公之肩受鴻鉅
為國宣力殆未有量已豈一會府足為公賀
哉

光祿卿雲坡李公八十八壽序

莊生之言曰曲轅之木求無所可用而以為
大用也余以為不然物無所可用必不能自
堅夫且不能自堅何壽之有莊生所稱莫如
樗若櫟世豈有樗櫟而長年者其惟徂徠新
甫之材其用之若廟若寢為棟為榱為桷為
關皆可以數十百年而其不用者在深山大
澤軼跡不至其壽且數百千年是用亦壽不
用亦壽也如吾郡見祿李公盖用而託於不

用者耶　肅皇帝時李公為給諫張司馬破
倭王江涇斬首虜千級而宵人抗其冗致之
死公率同列上章請緩須臾覩成功　天子
震怒杖公於廷黜為編氓　莊皇帝復公官
覩遷至九卿公遽請告以歸又三十年而為
今上之廿七年公春秋八十有八矣當公上
對事時犯威怒逆隆首嬰奸相鋒嘗身虎狼
之吻死生旦暮不自保寧德知壽考至今日
耶譬之材焉驕陽暴之寒霜剝之震霆飄風

時復蕩搖試之四者皆無患然後其脉液內
究膚理外堅以成其奉天備兩之勢假使擕
標當之朽已久矣　莊皇帝之初士論所附
上意所嚮幾於爲寢爲廟公且退而處於深
山大澤以老嗟乎公其用而託於不用者耶
夫養外遺其內養內遺其外皆患也夫且爲
材木即斧斤伐之夫且爲散木即風雨摧之
其惟能爲材木而託於不用比於散木乃可
以久近日如陸平泉宗伯畢松坡司徒其人

皆近百歲又皆素尊顯於朝晚而自老於田
間今且與李公鼎足並峙皆以用而託之不
用能爲可用故其材材鉅也不用故其福力
厚也而李公非但不用世於世亦無所用夫
玩物者役於物者也用世者用於世者也待
世而貴者賤待人而益者損以物狥耳目耳
目反爲狥以心狥耳目心反爲役夫貴人之
用物也弘矣天下願貴人之生也亦已衆矣
餉之者衆則速竭於物相刃相靡而不知其

盡也若李公者於世何所用我衣無重采食
無兼味出無導從入無姬侍所需於世者晨
起水一盂大一器食時一粥一蔬耳室中蕭
然一榻之外設一几几上書一帙耳不受世
榮故無辱不受人益故無損不以物役耳目
故心閒不以耳目役心故神完於世所稱態
經鳥伸及陰陽醫卜百家衆技皆一切不談
獨以清淨寂寞澹泊無爲合長生之旨夫清
淨寂寞澹泊無爲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

即此以觀公之壽即乃曆莫能得已吾觀古
之老臣往往以白首待將相權優老之禮或
予祠予郡奉朝請不遽得謝事以歸即退而
修洛社香山之會又不必故土也吾爲老者
計則仕而有事不如隱者逸無事而食不如
家食安也出而從宦流寓與海內長者游不
如居故土對親戚守子孫樂也此三者公皆
得之吾爲優老者計則無寧杖於朝養於學
以修憲老乞言之典使天下受老成人之[illegible]

則公所為壽者更大吾故曰川亦壽不用亦壽也

賀康侍御序

余同年康公士遇奇偉倜儻通古今以世道為己任始為密雲令籍籍著能聲執法抑豪右植孤弱報績奏京治行列高等徵拜為御史需命三年始得報乃稱真御史也其比邑兩官慶公之遭問序於不佞不佞惟士遇抱志弘遠矣得御史豈足為士遇賀然御史而

得士遇則足賀也夫今臺諫之職艱於投而殊於聽論者謂體視昔稍輕顧官非不能重人人不能重官耳人臣以疎逖之身一旦挺霜毫操白簡肝衡吐氣抵掌而策廟廊不可謂不重也乃或勢迕而機有所齟齬不能不委蛇以待裁決而吾清議肅明公道不蒂芥鉞所指足為異時錯置篤矣則御史之言有時而伸而其法不撓縱法有時不得行而吾持論不阿抑何慶慶也夫人臣奉公盡職監立詞何輕以發之見事風生無所規避毛舉苛細不關大體重以持之含垢納汙出入委蛇磊落英偉之氣墮靡而不可振兩者皆無當詎足為官重哉昔陽城數年不論朝事止以欲焚麻一事震悚朝野所稱函牛之鼎善於用大疎節闊目多論也谷永孔光指摘宮闈細及瘢馬乘輿而大綱鉅要何默默耶五升之鬵而操牛刀以割之亦殆於持論矣予謂丈夫遭時遇主當天下盤錯膠轕之會天

目失心恢澄其度汎若萬石之船而又以萬鈞之弩持其氣然後衡之以道鑑之以識相機而發乘時而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當若仲山甫之事君也夙夜匪懈柔不茹剛不吐而袞職有闕則補之以今御史而得若而人詎不足為官重哉余觀士遇識遠而器弘嶷嶷有古直臣風其游刃劇邑已槩見風裁固知其柱下建白必能持大體先國家所急為諫臣倡始以人重官當無慮今日稍輕也然則

又十年　上乃問建　皇太子如公所抗疏
指使使奉璽書往問公行有日矣是歲公年
且六十有六十二月朔其覽揆之辰海內願
公壽而萬里祝者適與命使會莫無似緣先
大夫之誼得精年家子已從詞林荷國士之
遇會今舉慶典得受事禮官凡公所獨　上
與上所以終眷公者咸與有聞焉敢微一言
以私下執事蓋自士大夫狃於不顯諫之說
乃始貴成謀滯廷諍樂會而尊之以微夫乃

身安而道行然世乃有成謀因廷爭而就微
言因驟諫而決用世之道固不用而尊則於
吾王公見之世謂廷爭不如成事蓋出於陳
平今日面折廷諍臣不如君異日安劉氏君
不如臣嗟乎平之幸而中也知士多謀多成
而慮有遷直士絕慮無還自古以廣之中庸
成克之中立者豈少哉直士不憚賜斂賜玦
皎然明其獨是然後持正論者盃強而且前
凡抑者不敢及踵故陵所欲為則乎成之手

所未必為則陵激之當公抗疏時或以為直
而過然十五年以來士不敢懷兩心操兩端
以託之天子家事者誰實主之夫廷爭未必
成事而成謀乃因廷爭以就此不可不察也
凡人主有所欲為而人臣爭之強欲竟則不
可欲止則恥詘於下後有人為持婉詞以進
人主常喜而從之乃其意則當直諫時固已
自知其不可夫入機以直動而出機以婉發
直諫之功在人主意搖搖不定之始而婉言

之功在人主既定而未發之後唐穆宗欲罷
崔發羣臣爭言不可上不懌即不懌而上國
知其不可故李逢吉一言發立得釋當公救
言官時說者詬慮乃不如逢吉不知以一言
去數言官以言官罷一相人主其亦有悔心
曰事得微有不可者乎夫有公之法言在後
即巽可也公誠有以動上意後即靜可也故
驟諫未必悟主而微言乃因驟諫而決不可
不察也凡人主所用未必重所不用未必不

重呂蒙正可謂得君及其罷常請以為望復
位服穿矣汲黯屢告屢外補乃比于古之社
稷臣人主謂羣臣於官如舍蘧耳乃亦有不
愛爵祿一不合脫屣去者乎此於人主之私
甚不便而心且重之後且鬼思有大任則必
曰某也可數十年以來亦有合則留不合即
去不辱理色詞氣如公者乎吾　君聖人也
潛識而顯施之深雄而迅發之用其道不必
於其人也用其人不必於其時也故去國非

所以求廣而用世之道乃或以不用而尊此
不可不察也說者謂公以不用故神完假令
公焦然攖務之重寧得暇豫自完若此吾以
公之壽不關用不用也公之壽在用直而抱
一夫直者生之徒也而一者數之始也譬之
松栢脉理直而根不搖直故其液足以自濡
不搖故常定此風雨所不能撼雷霆所不能
驚爍金流石所不能焦而觱陰朔雪所不能
剥者也夫人所由壯盛者血氣也而易竭也

遇事而有執者意氣也而易折也若以正理
御正氣則執竭而執折之此氣之守是曰上
壽何問用不用哉盖天下事往往相反而以
相成廷諍之為成謀也縣諫之為微詞也與
夫不用之為用也斯已然矣處雷霆身及以
安居草澤名反以崇批鱗蹴虎死生成敗之
勿敢知年反以長乃作直而逆憂其不完者
則何也余持是說間以語大司寇黄公黄公
以為知言乃論次之而合詞以祝

壽趙翁偕夫人八十序

今海內稱最盛備諸福者無如東萊趙氏任
丘劉氏雙慶相若也二難相若也雙慶而綦
壽二難而綦貴相若也趙翁春秋九十四矣
夫人少翁九歲而劉翁與淑人皆八十一自
學博一自僉觀察事其解組皆自中州歸相
若也既以身貴復以身隱矣復以子貴趙
長公官四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弟為季方也
劉次公官三品而榮不及其親則兄為元方

也而趙之李方劉之元方皆以今歲同考績相若也二惠兢爽而遞爲政一撫遼左一撫越皆並侍中丞節一總南都百揆一綰虔尹綬侍　天子講幄皆先以少宰佐銓衡相若也趙次公既報政受制詞以歸抵子舍曰余官南都父母春秋高何論遠近此門外即數千里矣雖　天子有後命我匆敢知劉翁時時謂長公曰若官都門去吾家三舍耳吾視都城宇下也汝視吾膝下也汝何庸歸其爲

我努力報　天子劉長公邑邑不自得屢上章不報而趙次公疏報可君子曰此其於禮也皆有合矣爲人父母雖老不敢私其子曰必報國爲人子雖貴不敢忘親曰必得請以歸爲人臣雖急不敢自遂也恭以待命於天子天子若曰去家近者留以佐余一人以爲臣無爲子去家遠者許歸養釋爲臣而爲子亦以勸爲臣此其君臣父子間皆可紀也太宰李公修舊僚之好屬不佞爲文以壽二翁不佞承乏兩公後于兩家皆有世講之誼二焉情亦相若也於是乎執簡以書

賀太宰李公六載考績序

今上廿有九年康延李公以冢卿奏六載績天子嘉勞賜羊酒趣部臣以例聞則以國家法周典建官冢卿位諸卿上諸卿即有專任乃國家大政大疑多聽於冢宰故冢宰視諸卿爲重其考績恩數冢卿之初視諸卿之再其再視諸卿之三所以稱　天子優禮元臣

之意　天子報可賜公秩爲太子太保予四世誥命于是公之屬皆賀公而徵言于余余嘗讀大傳至所稱斷斷休休之臣輒廢書而疑彼其人真無技耶何以能知天下士而用之真有技耶業已自見其奇天下士不爲用夫器各有極彼以力能任國量能容天下士爲技耳今觀于公以誠爲體以沖爲用其爲諫垣　先皇之朝多所建明公不言直聲歷中外諸刑名錢穀以及瓠子宣防之役所至

治辦所去見思公不言功過年　宗社大典
國計民生安危大慮中外羣臣所欲言不敢
發者公即率上大夫盡言之所講中錯扼士
大夫公必以法爭之在晉者露章彈魏中丞
上不能無動中丞故應公具以質對　上乃
籍在闕者薦布政使填撫其地公上言曰中
使薦撫臣非法也　上輒聽公寢其奏選郎
以守官失　上旨詰責震厲廷中錯愕公引
咎以謝具道所以觖　上霽威更嘉獎公選

郎所守如故公平居行安節和不欲過為分
別言事不出口遇事有不可引大體廷爭毅
然無所回撓而其詞出於懇篤忠愛　上往
往聽公即時不聽終不罪也海內士大夫想
望公者以為大山喬嶽及其即之若無若虛
若大旻無朕大音無聲儻所稱休休斷斷公
眞其人耶　宣廟仁主也事仁主者當用直
以厚出之　世廟英主也事英主者當用婉
以誠出之　主上乾綱在握兼仁主英主函

操其用公忠貞似蹇博大似楊而所操以結
主者且正且婉以誠心厚道出之蹇以一品
歷三考楊歷四考而公方以再考躋一品階
其統百官均萬民以格天格主者方日新未
艾耳蓋天將福人國家則必遺之德度之臣
然後可以包羅羣才鎮安朝野士自有器大
臣自有體古所貴於休休斷斷而公眞其人
已余蓋以公之遇卜上下之交而以公之量
卜天地之運敢以賀公併與朝紳相賀云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終

宗伯集卷之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戊子湖廣鄉試錄序

臣自惟材能淺薄備官文史無所發明往歲以一經分校禮闈猶惴惴不任職今復於
皇祖舊邦蒐釆豐芑之遺以備選擇臣朝受
命夕飲冰矣乃馳而至楚進諸學僉事臣所選士三試之奉禮臣所上科條惟雅馴是取毋敢濫於文麗以違檢式諸所選者率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遺風參伍覆之得九十人籍其文以
奏如乙酉
令不敢更牘御史與諸大夫躬爲士儁揖臣等醮遣之而相與歎
國家之求士重也漢唐以下選舉之塗有文學賢良孝廉明經諸科及秩而官之高不得掌故次直曹史求之雖博用稍輕矣
國家以經術取士三歲郡試郡國士操方尺之牘幸而入數縣次續食進對公車解褐爲郎從官下乃百里率職無晉稍日累勞輒至華膴顧不重哉
主上勵精化理思與海內儁傑共興大平乃者以歲之不易焦心肝食臨朝而嘆惟吏不勤於職無以究宣
恩澤除民疾苦重士謂何迺又
臨遣廷臣親奉于旌厚招草澤冀得材而用之是求士無已也蓋邊衣淺帶而舉國經生耳被以半通之綸吏職繩其後則何以哉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而孟子論士之尚志則大人之事備焉志者何心之趣也心有所趣守以純固夷儉劇易博狹惟所值之無二慮焉而事可前覩

矣楚澤國也請以江漢之詩喻其曰滔
滔江漢南國之紀又曰沔彼流水朝宗
於海水之所趣也水有所趣然後可以
苞絡坤維綱紀大國故其山岷嶓貫三
峽而東也飛沫盤盂而屑雷激弗為壅
也會於二別疏於潯陽頫洞瀾汗沈寥
長邁弗為放也瀦於洞庭藪於七澤瀰
漫濱滉與天相浮爐日月蕩百川弗為
潆也趣在歸海而已所趣既定百折以
之故能直而不肆曲而不詘集之弗盈
停之弗汙定於一也而不然者涓澮派
滲不潤則溢耳矣今士稱說先王求當
世用蓋亦有所趨焉故曰先志志者斷
於為公不斷於私斷於為實不斷於名
專精壹嚮惟上所使不知其他時而持
危應變機鋒駭發如激於三峽之湍而
趣猶是即乘勢邀時係大致遠以赴功
名之會如派於大別潯陽而趣猶是即

兼總羣材吐納萬有畢統類而應之如
出於洞庭七澤而趣亦猶是志在為國
而已曰不二視耳不二聽不知夷險不
知劇易不知博狹惟社稷是利猶水之
宗於海焉然後可以稱國之紀而副重
士之典矣乃近所覩見東髮受經於公
私名實之辨類能別白及試以事輒背
其初則非其性然也瓦注者巧金注者
殙有所持也逐獸於野日不見泰山有
所羨也內有所持則不能毋念失外有
所羨則不能毋念得是故取舍滑之而
遁寵辱牿之而驚智故擾之而緩愛憎
撓之而頗而志不可一矣惡乎考其事
武方楚在春秋其賢大夫如子文勤恤
家毀諸子或靡其膂貧其身以憂社稷
或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或不為壽
勸不為祿懋以憂社稷此其材與所遭
際儒者不屑稱徒以志在徇國不為身

國聲施炳焉至今為烈乃士生於
盛世出為
帝臣所遭際何如使不能脫然塵壒擇定所
趣則信
上之求之重而士自輕也安所貴楚材哉諸
士之進自今日始志之定與不定將在
今日無變爾度無易爾慮
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此士所趣已諸士勉之
異日崇名茂實與江漢同流而雲連徒

洲之材舉充
天府不稱拙於當世即二三執事不亦與有
聲榮以逭於大罰幸甚曷哉乃以故事
次其語簡端以俟他日考焉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辛卯秋京闈當比士
上命臣某從左諭德臣某典試事夫臣所試
皆六館三輔之彥也惟太學賢士關惟
京兆郡國首

上乃舉以屬臣臣敢有不肅不共以承
王命既籍
奏臣當序末簡臣因是歎
國家取士之典何其要而不煩乎前代科
條曰詩賦曰博學宏詞曰詞學兼茂而
我
朝一寓於經術統紀甚一操趣甚端而無
柰士之自為煩也漢人之言[illegible]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其義浮華無用之詞不陳於前故精思
不勞而道術愈章
國家用經術取士意蓋如此往者士習甞
敝矣大端非浮則冗而比者易浮以說
易冗以僻蒐獵古語以修詞而傅會時
事以立指夫以古語為今文非今也以
今事傳古義非古也難者不明其據說
者不立其義於思甚勞而於道術甚晦
臣竊歎

國家科捐簡而士自為煩也蓋前代經術
秇文自兩科罷哉
國家則經術之外無秇文矣此其剩在前
代經術之上而士子所務反出前代秇
文之下前代外經術為秇文則秇文病
今士子以秇文為經術則經術病古人
無論各以一經名家即使身通六秇其
簡帙之繁有如今日者乎孜孜矻矻不
遺餘力一仕為吏輒屣弃之矣其於治

身經世務有當於古人之一經之為用者
乎蓋天下之患在有餘不在不足今夫
訓詁愈多愈晦者經也請比愈多愈亂
者律也案牘愈多愈不治者吏事也議
論愈多愈不定者國是也夫士之處世
所守者一身出而事主所辦者一心耳
日益之而不足者忠也日損之而有餘
者欲也忠一而已而欲常百是不足者
一而有餘者百也今士即摛詞有餘文
涉世有餘智當官有餘巧然程功見效
無當於一身之一心之為用則其所為有
餘者乃不足也蓋孔子嘗歎賁矣曰賁
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
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夫有餘者不受
飾飾者乃不足也業已不足矣而外示
有餘如決蹄涔之水以溉終畝於彼不
加潤而此蓄立盡此孔子所為歎也夫
賁者文之極也諸士以文為羔雉則臣

不憂其文而憂其質賁之繇曰文明以
止以止明不敢過也而復申之以白賁
無咎夫已文矣已賁矣而守其純白何
咎之有諸士之進也臣不憂其無譽而
憂其有咎也不憂其有不足而憂其有
餘也臣所以告諸士者守一身辦一心
而言而止矣圖之進退則願以今日

武舉錄序

萬曆壬辰春西陲國吏弗飭卒譁干紀

憑堅城又不下鏖又詘于東入我屢國
羽書狎至與寇迎無時不虞之不戒
天子東西顧命廷臣舉武猛任將帥者而會
是秋武試局期諸郡國良家子材官蹶
張鱗集
闕下
俞司馬請廣制額思得羆虎士張皇六師詑
天誅既程其騎射
命臣琦等試籌策方略得士百二十人以

獻臣今而後知韜鈐之士重也方草昧之
初天下爭于戰功于時武臣廉勢甚重
縉紳無敢儷及天下既定材武無所效
乃始交弱其志慮以就文吏之樊籠要
以龔成制平羈縻海內而定一尊非文
不可于是縉紳之士重而介冑輕當輕
重之末勢法與吏相昵事與議相蒙操
徽纆而通瑣瓌微然關天下武夫之口
而鉗其上武臣力困于織趨計窮于掣
肘情隔于投杼善則據之過則諉之掌
與權兩去功與罪交絀據尤忌詬而約
結不得伸夫文武之相維也若輔車然
其世輕而世重也若持衡然賤之徵貴
貴之徵賤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貴上極
而有所詘賤下極而有所伸應時揣會
乎亭調適使兩為用而兩不爭則英主
駕馭之上畧也我
國家咸德四暢海外內咸寧

正朔受戎索武既絀矣罷亦少容馬尺障
偏師悉以文吏持之屑甕于刀筆而讕
詼于唇吻白刃在前不介馬而馳之拊
膺決眦鋒鏃交注幾而得之而不足當
文吏之緩頰鉤竊錯乎堂皇左右顧而
聶嚅則戎士重足立室計沮議而要咳
聚之末浸尋以迄今日不勝其蘊崇鬱
積而蘖芽時動此亦其賤而徵貴時也
天下熙熙無事無所事武臣一旦有緩急

世即輕武臣武臣稍自重武臣即見事議論終不能勝文吏即有功未必盡與文法相應彼自居其事自侈其功而束于法持于議内不勝忿而外未有以奪勢必至交詐交鬬而天下益多事故寧使世重武臣無使武臣引而自重彼自重而不得其術則潰敗決裂不可救也

天子方恢遠畧奬武功稍殺其甚輕之勢而不使其成自重之權其于弭亂持危酌

盈濟虛意弘遠矣諸士應召而來適當其輕重相踦之交曩所爲束縛牽壓一切漸弛而諸士乘之衆意所揚金石爲飛遺逢不可謂非偶然臣不敢以此深爲諸士幸而滋爲懼也無事時才者無所見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及夫事起不虞邊境騷驛武臣乃益貴重用事安危之變呼吸萬端拙無所藏而智有所試用之效不效爾實自爲重輕于

文吏何有夫文吏能困若以事不能困若以才闊識畧不能使若快誠有謀不能使若塞勇且有謀非文吏所能困即不能不待文吏自困矣輕出于身實難自人何害天下未有挾所重而輕者未有負所輕而重者吾狃于輕偷見一時而忘後患冒而進則家國兩傷畏而退則身名並滅于是文吏得操發縱之說而擬其後則其重在節制而爲所制者

輕吾倚于重而疾法如仇必決裂之以爲快入無長策以佐軍出有後言以詆衆歷然敗法犯類以興其私而無忠計于是文吏得操執法之說而擬其後則其重在銓柬而爲所柬者輕夫乃不堪驅策而委重于人以辱

天子下吏臣不佞是懼不然

天子既封殖諸武臣而以爲干城爪牙即二

二文法之吏其誰敢以押主之故抑過

而自侈大馬夫會其輕將官之師旅操
私重而左右掣令爾不得效尺寸而以
爲罪罟咎在將其爾實有所蹶多遺執
殳者辭以辱
天子之重咎在爾語曰樹堅在始將在今矣
重惟今日輕亦惟今日爾多士實重圖
之

辛丑科會試錄序

萬曆二十九年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右

侍郎臣朱國祚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琦臣朝節往入闈三試之遵
制額得士三百人錄其文以
獻臣當序首簡臣項從冢宰後大計羣吏
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因竊
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
始是兩罪也蓋文體之敝至此歲極矣
功令條格不啻評復士胡背馳至此或

訓
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比於雲漢故其氣
磅礴楊翊發爲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
不橫溢以取容旁收以見博蓋氣運使
然非人力也臣以爲氣運何常人心爲
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鞮語九奏之懸
必不入韃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傅
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且無能景
響于彼剟其目緣飾于此且以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壹靚
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禀於
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
無一失然而
王制也即今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
得然而非
王制也
先王所是著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于
繩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

詔責承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音業傳註叅

用釋老者皆置之今既矣豈意禀尺幅
從事而諸士背詭異者且數年今故步
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推馴臣亦
士耳寧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
能無小疵亦收之然而上駟营中駟矣
其在繩墨之外即塵而弃棄不録此
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
王荆也歐陽修知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

惜者體耳臣才識篤下不及修遠甚爲
國家惜文體無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復於
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即進更端
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數
未操刀而使割適壞之矣臣每嘆天下
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才甚盛治不
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
盛真心愛
國不逮古人總之病生浮耳文之浮臣書

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
鄉校與計偕至對公車費
國家供億不可勝紀一對于
廷百僚稱賀榮次未定他途無敢望豈不
亦國士遇我即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
曾不足稱纖塵尚何論報若次及于事
内不顧身外不顧譽真心爲
國家遠謀出死力衛
社稷乃可言報耳今夫合海內爲一身而

主與臣共除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
臣一心爲
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
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圖事莫不勝矣
合衆力任之莫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
士士與選所以然響對亡窮者此亦足
稱矣質已及試於事能真以古人自期
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誚責與
己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

有

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為

國家遠謀出死力衛

社稷則何取於士即文體正矣亦何益于

國臣等所為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

國家顧臣等所能為者止此耳過此以往

在士所自處矣

北海馮琦用韞著

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

巨馬河橋者萬曆元年　皇上奉　皇太后懿諭以建者也河自紫荆歷萬山建瓴而下秋水時至被於兩涘渚崖之間齧橋橋壞旅人苦之咨嗟於途　太后聞而謂　皇上曰向所建橋當天下要路圮而不治為百姓患

苦其以宮中供奉之羨餘廉幹之臣往葺治之　上唯唯乃命閣臣傳諭部臣計便宜以聞於是太監其偕員外郎其奉勑書往馬至則量功命日畧基趾程土物易木以石撤舊而新其力不以煩民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水衡少府凡歷二年費七萬金而橋屹然告成視舊增壯焉乃立石紀歲月而詔臣其為之記臣惟自古工役之興未有不勞民者也勞民易勞民而以惠民難不勞民而以惠民抑又難是役也我　皇上奉　長樂之所餘也　皇太后減膳衣練之所蓄也　皇太后享天下之奉自三服六膳而外豈不可以侈濯龍之賜予廣金穴之恩澤而躬自節約以為百姓興是役也者曰吾與其以一人享天下之奉無寧以天下之奉為天下圖永利耳彼徒杠輿梁雖稱王政顧彼所謂勞民而惠民者也夫待勞民而惠民則與不勞民而惠民者不可同日語矣臣嘗扈從　車

駕徑渾河　上穆然深思申勑河防從臣欣誦　上顧念天下其勤如此臣伏覩茲橋之建而知　上之憂勤有所本也　上之憂勤惟　太后啓之太后德意惟　上成之要以操儆予之衷軫由己之溺兢兢為天下圖永利臣以為充是心也保四海之心而開太平之原也臣聞治安之世關梁通道路治民不苦力役商不困行李遠近懽欣而無隔閡則太平之象也澤不竭川不梁民嘆於室商困

於途咨嗟太息而莫之省憂則非太平之象也嗚呼天下之所走集朝覲謳歌者之所歸往畫在是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大道路之慘舒天下治亂之候也則斯橋也豈但以惠旅人已我臣既執筆記成事而係之以銘

銘曰浩浩川流帶我邦畿北繞神都赤縣所歸如周洛水如漢滻灞近若懸霤出其宇下秋水湯湯嚙彼河梁利涉實難道路傍徨太后曰咨咨民疾苦哿矣居人哀此行旅乃

命司空汝諏汝度乃出精鏐于囊于橐我石既攻我材既同厥基維舊厥制以崇　后曰勿亟子來則速陂陁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飲乎河王途既平水歸其壑告成于　帝我　后是若我后之德遍于九土彼來以通式歌且舞人所歌舞天則必從從之維何福祿攸同保茲　天子介以萬壽　天子萬壽奉　皇太后贍彼中原以楪以喉車書來同以游以休惟休惟咸

闕諸陛替臣屬作詩敢告津吏

東塘公太史葬黃山記

萬曆癸未太史東塘先生卒明年葬於黃山先是太史公謫廣平司理稍遷南戶部郎過里中展墓縱轡至黃山下四顧而嘆曰樂哉斯土歿而葬是不憾矣明日復偕其子孝與往孝與墜馬不能從太史公策就道執孝與手曰東方地佳兆也汝與南陵公諦視之南陵者公從叔行精堪輿家者也孝與俯而應

曰諾已而大疑且駭然竟未及往居無何而僕以公病狀來告孝與馳而南至徐州值大雪且行且泣淚被面從橫成冰止宿村舍中夕公遽几命之曰吾不歸矣汝視葬地無過趙氏址牆下孝與瞿然覺股慄髮上指起冒雪伏馬鬣而馳至滁公已卒矣見夢之夜蓋卒之日也孝與持其喪歸與南陵君議葬地歷視太史所游覽處曰於法皆不宜葬至此山下杖而登山山麓如壁東西兩[illegible]起

如拱如揖南至河而止南濱君曰已以易此孝與悟而注曰此豈所謂北牆下者耶即不知言趙氏者何也卜既定葬有日矣孝與卧柩前夢一蒼頭告曰關地遇古石橋桒何則相與往觀之至則儼然古塚也空宇宏麗朱扉四扃從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壯壁有銘而缺其角曰是宋貫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為宗官再轉為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數厨斂

四皆銀室孝與拔鐍奔遂覺覺而始悟宋貴主之為趙氏也越數日葬太史公既葬而封甘泉出其傍明年芝草生嗚呼異哉太史公生五十年而未嘗游離土也一旦覩之而低回顧戀依依不能舍且以服官行而執兒子手剌剌言卜兆事者何也孝與之夢何後先之符也即古稱藏環事豈虛也哉得者得返勞者得息塊然獨處就其真宅此公所以有樂乎兹土者也夫生寄也死歸也骨肉復歸

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也不有寄也復何以歸以今有歸形昔為寄業已歸矣復何所之彼既有之此復何寄吾安知昔為寄今不為寄耶安知寄者為妄歸者為真耶且安知造物者不復以為此拘拘者也要以同生死輕去就倏然而往倏然而來即歸不歸無論已而世之君子終身役役忽得忽喪且喜且愠不知七尺之非我一坏之有歸也嗟乎悲哉歸與寄真與幻地下事吾所不能知而地上之

事則略可覩矣余少與孝與友因獲侍公比復從公於館局同游一堂同宴一室別幾何時而公遂歸九京乎古人素車白馬生芻一束何人哉而不使至今觸如也要之歸與寄真與幻吾所不能知即別不別又亡論已公生平行誼詳誌中不具載載葬事始末如此

臨朐令荊公德政碑記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史中摘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

赫名當其既久摘發治辨者皆與其人俱往
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赫赫者能使令必行
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者必其不爲
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非不
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
遂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
物受其滋以華以實而不知所以然蓋吏道
亦猶此矣荆公涖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
蕪撫流移清編審平徵收省勾攝雪寃獄清

丈量積儲偫興學校表貞烈未能更僕數然
大畧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壑欲陳
說疾苦者皆得籲令無所隔閡故朝所厝注
暮及百姓百姓於公始至讙然道之已習而
安之既去而悵然思念之也十餘年如一日
也以質之汜鄉侯復何愧耶蓋今天下側目
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吏耳被目凛凛焉
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次之論納
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效慘礉以

遠其辨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
則否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
所稱赫赫者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
當如慈父母於嬰兒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
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日既去之日逾
於在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
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
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譏者以
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皆

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
蓋士必安凝如山渟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
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奇一覽都盡即赫
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
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
真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
之後而併以識夫世之爲赫赫者

臨朐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星

旦延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朐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閒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於東門故址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訏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寔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爲之記余惟

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不雜揉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絕其像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鳥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君夫以懸像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鍾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

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爲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絜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於天乎受命於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令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於堪輿天

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祓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遊精入極取材百代以挾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

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重修聖水神祠記

郡城東偏七里許地出泉曰聖水池可盈丈清泠可鑒舊有龍神祠不知起時元司農元哲溥化定重建之溥化鎮山東歲大旱執圭帶佩走群祀無有效則使使即水聖祠禱焉俄而寸雲膚合霖雨大降遠近賴之益嗣是旱輒禱禱未始無應也鄉人相與崇事之春秋洋酒無廢祀顧祠無常主歲久圯壞丙子

夏不佞某從叔咸過其地臨池而樂之已而伏謁祠下流塵凝掛斷碑委砌惟時靈風肅然也周視而嘆已相謂先服官於朝者請以俸入新之是年某舉於鄉其明年舉進士守官史局以神之靈不至顛隮獨柰何昭大神而弃言焉且歲一不熟我鄉人比肩接跡膝行蒲伏閔閔焉仰膏雨之來也曰神庶幾豫我比者歲數登民得媮衣甘食以樂有年繄神是賴而祠廢不治則靈貺不荅也某於是

新其殿庭飾以藻繪池上構亭亭前建鐘樓而復為文諭鄉父老神啓其心不余違也共建兩廡各數楹以丁丑七月始事以十二月竣又五年而某奉使東還一再過之則改舊觀矣於是載酒陳牲而告曰以歲之不易三時之不害某乃得與鄉父老共葺靈宇以棲神於此神其俾我風雨以時稼穡用登誘我民衷一惟農桑是圖迸我蟊賊無使為虐於茲土也庸肆其大德以保釐我東人我東人

世世奉祀毋敢墮此於事神成民豈不兩無負哉不佞既書此記成事復為作歌以樂之歌曰抗神宇兮清流搴芳若兮汀洲穆將愉兮靈修憺若臨兮夷猶令膏雨兮先驅登大田兮有秋鳴鐘兮拊鼓奠桂酒兮椒醑風嫋嫋兮欲來雲憑憑兮承宇靈連蜷兮朱宮杳冥冥兮紛來從駐八龍兮臨曲池駕蒼虬兮逐文魚被霧縠兮雜雲羅御微風兮揚素波皇剡剡兮既留猋遠舉兮陽阿望渺渺兮極

浦木蕭蕭兮愁予翔芳馨兮滿堂奉靈祀兮終古

歸遺金記

博野徐氏自兗州靈丘兩公而著至方伯公而大至太史君而遠稱世家矣盖本其先處士公云處士公過蠡邑或遺金郵舍公得之立而須其人至暮廬無求者明日復就其所則主人以亡金者訟掠不勝楚公書以金還之立出主人主人叩頭謝微公者無死所矣

嘗自灌園客有負囊茈於園樹之陰已索泉飲之竟遺其囊去去二十里許號而反曰吾所囊輸官金三百也不自意亡當即亡吾亦復亡吾家則柰何公復金還之客大喜過望割其半謝公公竟辭不受客再拜籲天而祝公願公世有賢子孫博野令朱君扁其堂曰貽穀而道路過者指其井曰此故徐公歸遺金處也於是公子孫識以碑而屬余記之余惟世之降也天下智畫能索以競錐刀之末其惟倜儻好義之倫乃能絕甘捐利而好行其德然為德易耳而無以為德難于之門王之堂是為德者也吾自為德則何勸以責報於天為當公歸遺金時豈復為子孫計知其後奕世顯庸哉人有金而人失之而吾以還之還之而一無所取也其不責報於人者也其不責報於天明甚此其為德而無以為德吾以為近道矣蓋嘗論之俛而得之保而有之皆寄也譬之蕉鹿夢馬失者與得者皆幻

也萬態之交相代也不有失也吾何以得不有毀也吾何以成天下熙熙攘攘以相競者皆遺金之類也充公歸遺金之義即無所往不為寄也余與公孫太史時最久太史好神仙自以為得之可立致去富貴如敝屣耳自為太史供奉路鄖十三年甫擢祭酒而遽投劾以去彼以為官者倏然往倏然來而已不足以羈達人之跡嗟乎太史於道其有合耶蓋亦其祖之風烈也

游石門山記

余素懷禽尚之志以省覲歸未能及遠且期之跡遍於郡邑山川會吳生敦之自楚來生好奇兼有勝具乃以秋七月八日偕余叔肖浮公謝茂才游石門去邑十五里許入谷口而西路漸狹約二里折而北斜徑出山谷之半石磊磊犖馬足野雉犨呴山犬孤吠四顧無人蹤惟伐木聲與谷底相應三里許折而東兩山對峙屹如雙闕舍車而騎舍騎而步

數息乃至崇聖寺途始窮坐未定有客歷石級而升一僕操具以從樹蔭中乍見乍隱則般若庵也猝不意至相見大喜拂石磯而坐俯臨澗谷足半垂在外澗中樹杪與足齊蟬隱而不鳴鳥語緩主客忘言僕從無譁乃始聞泉聲隱隱出巖下蕭颯淅瀝如出金石久之衆山皆響諦視則凡石隙皆出泉但涓滴耳如縣雷建瓴驟雨萬斛婁風閒之吳生因誦唐人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若爲此山

額設也山三面皆絕壁月影所不至複嶺遶迤當其西入山深所歷漸高複嶺反出其下故當夕而見日爲客既發山之奇遂但恨不能望遠然以不外見乃益幽絕石壁南北各數百仞東半之從下仰視亦爲神傑青者如黛白者如堊峭者如削脫者如剝松栢數千百如矯龍盤螭攫拏蔭映攀緣石壁以助其勢不知所從植亦迄無能斬伐之者吾郡多童山無拱把之木而此山松栢以處勢高峻

得自完莊生之言曰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彼所謂不材以爲舟則沉爲器則速毀稽之則傷人嗅之則酲世豈有此木即信如莊生言不試孰知其材否試則木已不完由此言之無論材不材獨在處山深不深耳寺負北巖佛殿僅蔽風雨僧舍數楹架木爲之有遺蛻二臥者師坐者弟子也皆元時人兩人生時即居石龕中當時民間供養絕盛石上鐫大士像幾數千皆識姓名歲月筆跡絕亡今

寺已頹敝僧徒皆委去老僧兩三人旦暮乞
貸山谷間與廢顚晦豈不以入我游覽既周
復坐於石上酒數行西夕日就歸路出谷口
則日已瞑矣桑麻被野樵歌互答乃復是人
境焉

遊治原記

治水出治官祠下注於湖疏爲河以入洱水
瀕曰龍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爲歐冶子鑄劒
池澄泓見底可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

如貫珠句圓萬顆水烟奄靄細如薄霧水升
降與海湖汐相應其南有潭絶深作蔚藍色
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樹環之自湖堤以
北皆滙泉爲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絲非
竹環佩璆然陂陁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
地可以忘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
葉脫竹亭亭獨秀下與水荇相映亦復不知
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外泉以百計樹以
千計竹以萬億計魚游於湖鳥飛且宿竹澗

間者不可得而計亭凡四堂凡二樓凡二滙
凡七橋凡十主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
不時至乃反如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爲主
主人喜蒔花養魚鳥所居成趣讀古人詩時
時舉其辭亦頗愛客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
至輒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爲主飲而散宿於
清漪亭余乃爲主余既去亭爲主異日亭敝
山水爲主蓋自酈道元稱葉治泉之勝著於
水經數百年而劉槩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涔

叔祖居之割十之一易地於沈氏沈氏以歸
余若循其始則爽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
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後秋九月也與弟季
韞宿於亭客既去與復不盡寺鐘初歇山月
半吐微雲點綴乍晦乍明乘月度小橋至山
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治官祠聽泉聲如
沸湍泠徹骨盃復不寐邀謝君對奕三勝之
聞門外蕭蕭刀刀以爲雨也得無妨明日游
乎出而視之微風入而竹鳴乃就寢而次日

遊於仰天

仰天寺記

自浯原將游仰天寺小憩五井歷八岐山度嶺而北折路狹不容車猶若濛谷出白羊口始豁然開朗人家依山足結茅茨或在山半林木翳然霜葉已酣忽復疑見桃源兩山夾道如長城石溝河出其下馬首西指望峯巒頂刻異狀屏者几者爐者盂者冠者髻者鼻者手者駢枝指者其嶺率徼俯微僂左右列

而拱揖有十道人峯巨石如人狀一人坐孔人離立久望不能別其非人因嘆造物為是區區者也亦大傷巧矣山行三十餘里始至寺日已暝宿僧舍晨起禮佛佛殿凡六楹泉出階下甚清冽僧甃以為池其後為佛光崖壁立數百仞如蓮花多寶座上坐白毫光故名佛光松栢覆其上遠望如懸蘿迫而視之如蘚耳虬枝蒼榦皆數百年物鳥決起而飛僅及山半如畫鳥屏風上倏而易其處循仄

徑至此巖下入小洞折而東乃有路達觀音洞攀欄楯以登謁大士像有石大如掌光可以鑑山中屋宇林樹人往來歷歷皆可指數不知雪山石鏡有此否稍東為文殊殿從巖後有徑達山背為水簾洞洞口石乳垂垂欲滴有泉自洞中出濺綠苔白石上注於壑即石溝河之源也還至佛光巖下循仄徑而南為羅漢洞一名太祖洞太祖者僧所祖也而野人訛為萩祖附會以俚語或遂形爲詩章

刻石上為山靈所笑洞絕奇邃廣數尺深百餘尺有竅出其上可以望天僧吹笙客以洞簫倚而和之洞中嫋嫋不了其南為黑龍淵窅然而深以石投之良久始砰磕有聲石壁上書游客名字記歲月如崇寧宣和大觀字甚工今亦不知為誰何對之頗有峴山之感邑號僻在海上山又去邑遠文人韻士少游歷者叢草中得完顏氏斷碑殆寞數語遂作韓陵虛空谷者見似人而喜矣大略仰天殆

湖山水足稱兩絶山上松與永邊竹亦畧相當徵悵殷前水不外流海浮山不奇峭耳此即造物不能使兩盈類若有靳惜者然各有獨至居然自勝豈必爭流競秀乃稱應接不暇也觀已復至白羊口經釣魚臺取道逢山下以歸逢山屹立巨嶂如錦川石青蒼五色上映天碧石紋隱隱如門狀透迤而東皆如瑣窓重闥不知述征記所稱石鼓石人今猶在否會日暮不復能登陟悵然以其游為不

足尚以俟諸異日甲午九月廿一日馮琦記同游者余叔觀海公弟季龍殷孝廉謝高兩茂才也

新設汾州府碑記

萬曆二十　年某月某日山西撫臣允貞上言汾稱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藩郡于宗以千百或乘勢蠹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汾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於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為屬實亦輕州吏心州亦不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隷州凡四諸錢穀法當互稽覈而本佐瑣尾不足稱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任永寧永寧隷冀寧道汾州隷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其山川形勢與人物富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

請遂建為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隷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皆以為便昧死以聞制下部議戶部尚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　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隅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為扞蔽於西撫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汾州為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曰可名府曰汾縣曰汾陽乃設

官郡守及貳倅理各一八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官設博士廣諸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退居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為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約束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決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內扶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計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榷稅力取諸薪槱一

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魏公為政云既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三上 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為廷尉為少司寇疏皆留中不報上若曰今為天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稍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 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以請者制府尚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則

布政使萬公房公參政寧公薛公經理則參政麻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武君汾州同知 君通判 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某既記其事為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泙漭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侯維藩時彼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女如雲鞫鞫殺殺訟滋而劵自石之戕烽大相望民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屹

嶷乃增其郛百維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膴膴疏請於朝易州而府於藩於臬爾謀既同既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庾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臂于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卑有轄皆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昔彊宗恣其武健令且斂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千里而赴其在於今不離跬步昔議為郡屢議屢格亶期今日乃言底績

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千百年誰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謀 天子之休犀山北走大河西來于萬斯年惟保障哉

宗伯集卷之十五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記

顏神鎮重修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泉出文姜故址者遠其下海上稱形勝地云鎮去山可三里許所土壙而埴宜陶陶者以十數青以西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輳而不可以法匪其

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法蓋昔者郡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蒞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闓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擁遮遮留者塞乎轅轍之間車為之积巳而藉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伏臘必祀祀必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回不能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獨者無擾於吾事其嘗有祀於公者曰是真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嚌昔之壯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日圯乃相與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是捐鏹鳩工順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之年矣仍如其彊仕時貌之制從新貌從舊志思也祠仍於范文正公祠之側明相埒也而揆公與文正吾必以公為難何也當孫鎮於

專城當草創於坐理當倅於守胥壞矣而民之祠之也同公何嘗難乎上下千古所與公似者惟有晉太保王休徵氏一人當是時氏歌之曰海沂之康賴有王祥海國不空別駕之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係一別駕而所指以為別駕功在國不空耳公視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百置公署充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空其機杼以困此大小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與世始大啓吾以

為公之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家亂中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為聞人長公子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於江左諸王芝蘭玉樹若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之報廉吏而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者則何也公名某字某中丞公名某字某同與百姓建是祠者某公某公也汴得並書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直玉門陽關通西域國萬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孤懸一徑如綫吉囊遺孽分住套中結海虎二酋為邊患隆萬中許款貢以縻之然多不奉約束時闌入塞多殺掠歲戊子我師不利失一副將軍　上震怒絕市賞問羣臣能制虜者廷議舉今大司馬田公　上命公以中丞往公至鎮訓師積粟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擐甲執枹鼓為士卒先師武將士力而重之以謀用兵貴方畧不貴首虜故師出輒有功甘山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級南山之戰海酋陷伏中斬首亦六百級西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遏覆而奔火發死者無算大酋殲焉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圖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酋夷之從虜者皆來歸永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誅之急發兵薄虜帳下斬首七百級公在河西大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築邊城四百里

列亭障至寧固鎮番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樞臣虛位久　天子召公入本兵柄討公起備兵使者至太司馬加太子太傅在五歲之內[illegible]　天子出大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六郡吏民將校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訌我盡徵天下兵而東虜實狡焉生心口東畧之

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二鎮士馬出塞屢破之僳諸原又破之狡虜始知我中國之尚有餘地也我師始張將吏思自奮於功名 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意於東此其大功一太虜稽首內持兩端實借諸部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麋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利雲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築京觀而封之西虜既遠塞夫虜來互市者猶指不敢驕矣公明破西虜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公罷款以戰而以戰維款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與虜錯壤戎夏交捽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破虜則虜孫我敗兵之氣沒世不復今虜不嘗數敗死者斷骼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氣未復也而我以數年生聚教訓厲其蓬氣可以犁而兵之亦可柔而撫之撫之患兵之武我之撫與剿皆有餘百世之利也此其為大功三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鎮又不獨在一時而

鎮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之渾固也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即悍當其所畏百世不敢近郅都也虜不敢侮其像李廣一校耳聞其名輒遠徙不近邊八公之草木順昌之旗幟皆無嘗於軍實輒望風走不旋踵者何也當其所畏也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馬君子登是堂若聆聲欬稟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將衽席我也將吏如奉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紀律大酋名王猶凛凛金戈鐵騎中辟易不敢視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已戰勝於 朝廷而公之像在鎮邊人讋公餘威而循其遺策亦且不戰而勝於邊鄙是公前日之勝一而今日之勝兩也由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臺麟閣有公之客景鍾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祠而重兵田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而余亦與霍公為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矩室記

矩室者右侍郎退食㝛也在端揆堂之右室凡四楹縱長而橫狹歲己亥余領是官增一楯北其戶而割室中四分之一以益之中析而六室正方矣名之曰矩室語曰吕執方矩者方也凡規從矩生故絜矩絜矩者有矩而後可絜也窓凡二可以南可以北南牖宜寒北牖宜暑歐陽永叔所稱曝茅簷之冬日披竹莖之暑風此地實兼得之當其自公多暇務若無營披襟解帶流覽圖史亦復與古人

何遠惟是時事漸異推擇多不報欲言不入欲罷不忍則無寧抽矢萁納諸房而磨礪以須也顧安所得當而稱自牖仰視榱桷俯視階塗以斯為規耳室外編竹為籬斲木為屏庭中花樹作曲欄護之對之蕭然足稱吏隱緊藤二株吳文定手植也蟠龍怒虬夭矯相攫殆百餘年物二栢樹不知所由植即未必棟隆之用亦自楚楚可憐藤與栢古色足相埒而曲直不同體不宜並立於此李文饒有言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小人如藤蘿非附物則不能起欲以鏡流品別貞邪或有取於是後之來居是室者宜廣此意以贊佐其長不附人亦不為人所附護認勁風其有以自立也有區別無已甚彼藤蘿者自榮自瘁因物以付而我無心焉是即所謂矩矣

題跋

張泰亨疏草

泰亨為給諫封事凡二十餘上大畧孤立行

一意未嘗伺人顏色隨人口吻持重不輕發遇事度無肯言者乃始草奏上之及泰亨之疏出人人當其所欲言則競錄其牘而藏之蓋余登朝十五年見士大夫明能見事強能持之不激不隨不匿情不近名知泰亨者未兩見也泰亨既出為參知言者皆謂泰亨行能高可大任不宜置之外僚主爵乃移泰亨入佐冏政命既下士大夫皆訢訢焉而余猶記送泰亨時執手相戀相戒斤斤語以涉世

之難與夫保終之不易泰亨既別去乃復思向語泰亨者固未既耳夫射者不以善息一發不中則百發廢余向所以語泰亨止此矣泰亨不見作室者乎當其始鳩工聚材天下未測吾所欲為一鎮其費欲加尺寸亦不可得譬如射則欲善息如室則忌早鎮何者名不可多取而欲善亡厭也盖士各有量極其所能受而止如韓琦范仲淹司馬光呂誨其聲名皆自諫院起以至光贊大政垂則未嘗

而後四君子之量始極近世士大夫亦有為臺諫錚錚有聲至其既節末路遂迴脂韋為天下笑此以錚錚之器欲多取於造物故溢而敗耳泰亨屹然有執遇事能見本末故知為彼不為此田畫語鄒浩曰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敢為泰亨誦之

祝別

癸巳春泰亨以中丞飭江防視樓船下瀨之師戒行甚亟過余言別語次相訊也泰亨之言曰予家官於朝四世矣士大夫乎稱世講者十人而四同鄉倫及宅所往還者十人而六凡詞臣多賓客有稱譽皆敗道也愛為僭端譽為毀端子其戒之余再拜受教余為文贈泰亨者再未嘗不規泰亨泰亨與余別者三聞藥石之言一而已始知泰亨知我愛我而且恨其不早相告語至臨別始發也往時世用敬承畧及此意而不如泰亨之直切余與諸兄弟別未嘗不求益得一語未嘗不日

夕箴也及其漸遠漸忘又復漫尋漸漬不自覺坐無勇與無恒耳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則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驚誰則貿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況宴吏隱彼為何人塵容俗狀此為何事遠輸古人近愧良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毀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出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嘗苦多精神嘗苦

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即不獨
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傷氣形太用則勞
神太用則竭夫惟清心省事可以自保予曰
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茲言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古文真寶二十卷載秦漢以來諸文大畧詞
古簡明不詭於道而政理民風燦然可披而
覩也言無論淺深斬于近理文無論遠近斬
于適用爲裨理道雖蒭蕘工瞽猶將寶之而

況體沿前哲事存往跡者乎惜其徵有挂漏
未稱全書是用躬自省覽補其未備乃若編
中文體代不相襲徵獨世次使然當亦上所
繻服下所漸染殊路耳由好成習由習成格
歷覽前帙曷云異旃爰訂斯文用示向往使
摛詞者遠紹大雅挽彼流風化成俗善萃此
方華旋於有政同文之教式有助焉

傳

遠峯先生傳

遠峯先生浙之鄞縣人初諱鍔孫已去孫而
獨以鍾行字振宗遠峯其別號也汪之先越
國公有功於歙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間至
元時名泰亨者始家於鄞泰亨生仕芳仕芳
生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溶生晁即先
生父也以先生貴故稱贈公娶於丁丁夫人
有身夢雷電煌煌有兒彷彿聞香氣屏帷間
覺而生先生生而穎秀異常兒贈公常拊之
曰兒子必亢吾宗年十四傳涉傳記善爲文

以戴記爲邑諸生鄞士故無爲戴記者有之
自先生始陸康僖公孫文和者善相人擇婿
以陸夫人來歸癸未贈公卒先生倚廬孺子
泣朝夕上食哭極哀襄事無違禮丁未成進
士改庶吉士先生爲諸生時已稱博雅能古
文詞及讀中秘書益發憤修業務在厚蓄而
薄發所爲文書去一時刻削擬倣之態舂容
平典發其所欲言而止己酉授編修滿九載
晉侍講壬戌擢諭德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

南京國子監事甲子召還春坊是年典應天鄉試時孫公世芳爲副行孫公卒于事先生既經紀其喪而以一人庀廉內事總校多士及錄出彬彬稱爾雅之文先生三分校禮闈以及是役所收多知名士其後多爲名公卿大夫云丙寅陞國子監祭酒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己巳左遷南京太僕卿是年太夫人卒居喪一如贈公時辛未復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壬申召爲禮部左侍郎管國子監祭

酒事先生凡三視國子監事留都士嬌汰先生示之以禮而扶其泰甚者士畏而安之其在北監抑請託禁超蓦清餼廪之乾沒者以給諸生須五倫條約以訓廸之其科條後先如一轍焉癸酉 今上初御經筵先生以進講賜白金文綺已而陞左侍郎兼侍讀學士佐部事充 兩朝實錄總裁官乙亥 穆宗世錄成加食俸一級丁丑以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先生以爲國家儲士

秘館士第爲藻績雕工無益乃取丘氏大學衍義補令諸士程而閱之其教指不煩期於明習故事令可施行而已是年 世廟實錄成加禮部尚書兼學士賜予甚渥先生事 肅皇帝久史官所疑事皆以質先生又删定皆出先生筆燦然一代傳信之典先生之勞最著故恩禮特厚焉戊寅以上 兩宮徽號恩贈二代如先生官方是時先生已倦游稱疾乞罷疏四上 上乃予致仕給驛以歸賜

鈔幣爲道里費先生天性長厚與物無競寡言笑被服造次必以禮嘉靖中爲史官深居匿聲跡得不見忌然亦始終無所向紲 穆皇帝在裕邸推擇講讀官先生次當得之會留都翰林缺視篆將以某往某祈留擠先生先生曰人臣效職何短長而自擇乃請往起詞科三十餘年回翔兩京卿貳間後進或先至八座先生顧處其下爽然不爲意言官以浮語中先生 上固知先生端慎無他詔視

事如故先生再上章求去終不自明也士以此益稱先生長者先生既歸四明闔門不問外事喜讀書至老獨篤學以儉約節度歲時伏臘享祀必虔撫宗族昆弟備至戊午歲大侵出積粟䘏姻族姻族人各以親差等受粟遺書有司以緩徵蠲逋為請鄉人賴以全活甚衆或以德先生先生謝無有此自出有司意耳其好為德而避名類如此一日坐齋中見其鄉先士大夫若衣冠而揖之先生曰是殆迎我乎未幾病浮卒時年七十有七凡四子十一孫皆彬彬然其家者也馮子曰余從先生游三年而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先生道廣大無能窺其際要以言不譁衆行不詭俗仕不為容退不干名蓋不言而躬行退然無營于世者也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徒以澄不清撓不濁而漢諸賢冠余於先生亦云

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御史中丞孫公配也中丞公娶于李再娶于葛俱早世乃請孺人孺人父煌母柳氏歸中丞公時生十有七年矣端重閑內則性至孝事舅姑皆得其歡太夫人嚴正持家政甚肅孺人以和婉承之每食必躬修具以進祝太夫人加匕箸則色喜衣微垢躬澣濯而進之太夫人善病飲藥必先嘗之每家必稟命不踰宿而返曰不忍姑獨在堂也太夫人所親愛亦親愛之色有所欲與即推以與之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嘗不接以溫詞即僕婢有不善未嘗當太夫人前有詬語曰有姑在吾不敢專也自母家返必拜于庭太夫人意有所不可必長跽受訓詞孺人一日不侍側則太夫人不歡中丞公自為大行侍御及今官官長安者十五年孺人常留侍太夫人中丞公居嘗不勝翩雛陟屺之感每奉使過里中依依膝下不能去太夫人不謂善也曰孰有食君之祿而晏然里舍者乎促孺人

與中丞公俱行至京邸孺人必先适适必獨
其媵曰吾不能一日離姑以是違夫子如皆
适則孰執巾櫛以從如皆從則誰代夫子養
者吾獨歸耳汝留善事夫子蓋孺人二入京
邸而三适最後遂不復出太夫人病甚孺人
食不甘寢不寐衣不解帶者浹旬既沒而哀
毀踰禮若將以身從之居再朞而卒蓋猶以
痛太夫人齋而死也孺人善居室喜施于其
於族黨周給尤厚宗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

兄弟貧不能自立孺人斥簪珥給耕具代輸
官租稅曰我實有兄弟忍使向他人求活耶
嘗買二僕其父業受直持之而泣孺人曰使
我得僕而使人父子相失不忍為也即以遣
之亦不取直其仁心為質皆此類每與中丞
公語通曉大義中丞公未嘗不稱善中丞公
立朝按部業績卓然孺人內助居多孺人既
卒中丞公誓不復娶論次其事屬余為傳余
蓋讀史而有感於鮑女宗之事也鮑蘇仕衛
而女宗留事姑其言曰婦人執麻枲治繭絲
以事夫子潔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豈以專
夫室之愛為善哉世之紛紛也人已寵辱相
形也惡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夫必
將自有之則何適不妬乎若夫以身事姑以
人事夫子視人之有如己有之士大夫充斯
志也政事立議論肖朝廷靜矣余故傳之以
附于古上臣之義

青州守唐公傳

唐公維城字邦翰閩莆陽人別號兩峯其先
出荊南宋質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閩家莆之
龜塘勝國時遠祖庶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
樾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累官別駕所至
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經史文聲籍
為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與人
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
島夷陷興化郡公方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
率家人夜趨東山畢晝而後下實傷幾廢期

年病艮巳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
真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先是關課多奇羨
號爲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徼解屬邑令曰以
是相答也當事者不攖處脂膏無疑自潤矣
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人語及利端卽面
頳義形於色在郎署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
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出守吾青爲政
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反寃獄
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五木爲之泣涕不得已

始行法馬其無大罪卽鞭扑不妄施也下車
適大旱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合穎穟
麥有五岐者會有　詔開膠萊河公以爲工
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畚鍤徒勞費亡
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不養馬有建白青郡
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
牧畜民貧瘠矣馬安得肥且濟以西賦輕當
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後益之
是重困也　上欲按劾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

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爲低昂公請準輕重爲
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胥吏不敢近
方岳菩其法檄州郡著爲令時議急催科執
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
不爲易曰杼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
坐之政暇進諸生講業程秇識拔無虛士正
身率物士亦彬彬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
之幾於無訟公府閒寂如學舍云乙亥秋公
寢疾郡人王帛走望皇皇如急父母州縣集

郡舍候起居一夕隕星府治廐馬皆驚嘶而
視公已屬纊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人弔
公布衾襲床無異黔婁士民爲治喪歸葬夾
道焚楮帛哭奠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娛游
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人德公作公夫人生
於郡堂後春秋無廢祀馬歲丁丑先君歸自
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寤而
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
爲郡神主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將

公先君漫應曰諾逐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
公對語公趣之急先君曰有老母在身未敢
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我環先君從几上
取校之子環纍卒先君霍然病已嗚呼異哉
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為德於茲土
以死勤事沒為明神亦其理也余為童子時
與鍾給諫皆受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
從先君於京師公敞扉以竢曰不得兩生無
庸試也使人趣召余余至乃闔扉試已給諫

與余皆高等進而與之語溫溫如家人蓋嘗
讀宋史至韓魏公以兩蘇病為展試期嘆古
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軾轍才
足以副之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矣以公
識拔兩生視魏公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
知己獨於紀述即知己不敢徇公歿二十年
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石五卒家
如寒士也居不數椽田不數畝跡其終始可
謂清惠矣

烈婦畢孺人傳

畢孺人者故太史王公象節配也父曰昌祖
大司空亨為成弘間名臣孺人笄而歸太史
太史以壬辰進士試庶吉士第一聲籍甚孺
人從於京師居三年諸吉士當授官政府相
與討士先器識器識無如王生即復以王生
第一使翰林檢討太史性廉靜恂恂自下居
嘗謝造請下帷讀書孺人操女工夫婦相對
攻苦食淡晏如也歲乙未太史兄斗亦登第

攜家來京師而太孺人留里中孺人語太史
曰伯與姒偕來姑且倚門望予與子歸乎謀
以省覲行行有日而太史病寒不汗醫診之
曰是陽症而陰脈法當死孺人微聞之即取
莞鑰畀姒氏姒氏愕不受孺人曰吾前割股
病者且不給其暇理此乎每夜焚香祝天祈
代太史死祝一言泣數行下聞太史呻吟齧
臂剜骨以分其痛則謂其姒曰與嫂同歸王
氏十年夫子不幸無子惠病且篤嫂肯以次

子亮為夫子後夫子死且不慽如曰敬諾則携亮至太史前曰無憂無子今有子矣太史瞠目視之已復語太史太孺大在千里外獨不能忍須臾耶伏而泣仆不能起蓋孺人已不食數日矣太史疾革屬纊孺人不勝痛則復謂如曰伯與如幸憫我以子子我我在也則亮屬我我不在寧復為我嗣耶如曰為爾子終屬爾耳孺人哭且謝潛入室畢戶自經死時乙未四月廿五日辰刻也須之復蘇心

蠕蠕動吐血數升昇以藥拒不內醫視之息猶屬也腸已斷矣次日太史蓋棺乃絕距其生二十有三年矣事聞　詔嘉其節烈命所司諭祭表其閭馮子曰死生亦大矣自古女子以身殉夫大畧至痛結於心又討書已復之感慨一時死不旋踵者也我躬不有遑恤我後故為死計者不復顧其後而為生計即不能死畢孺人七日不食救縲以從太史於地下烈矣乃若立嗣子以奉其祀從容顧眄

而後死比之于臣忠臣而韶為良臣者耶死且復延生一日後死古所謂死乃可忍沒而猶視宜虛也彼其正理正氣適去適來造物者亦直聽之嗚呼異矣

郭趙州傳

郭之先蓋六安人始祖諱用者從　高皇帝渡江有功彭蠡之戰　帝馬中流矢以所乘馬披　帝以升　帝解所佩弓鞠賜[illegible]拜昭信校尉已而分隸楚王遂就武昌家焉凡數

世皆以朴茂長厚至老死不遂業其習為儒自趙州始趙諱棊字子德少而開敏有識度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從塾師遊家貧不能具脡脯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焉公入舍取所誦書見一燈熒熒師儼然坐為同舍生陳說甚悉皆向所未嘗聞者嘆曰傷哉貧也師乃不以我為弟子則潛而出旦日辭歸悉橐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補博士弟子時闔中三石喬公得公文大奇之時時召與

歸楚諸生乃更向慕公去與師從公遊公曰
吾以貧棄於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
多爲聞人已酉舉於鄉再上春官不第乃謁
選得河南杞縣學博抵官之明日而師五之
難作自歸德一晝夜破考城柘城逹杞三十
里而軍邑令其廒粟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
寄城臨難而棄之謂王命何即爲令畫城守
事甚具令曰然則修城乎公曰烏有去賊三
十里而始委土者乎令富人出木板補城隙

處而登陴馬令壯士手緪當門曰有不一意
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狗賊偵知有備遷延
引去城竟以全御史列上其狀銓部李公擬
非次擢之而會李遘難事遂已遷四川威遠
令以毋憂去官服闋補廬之舒城公精察有
幹畧自操三尺無所事吏胥諸掾數十人欲
困公則相率投牒去六曹盡空公賜坐笑曰
若屬盡欲高尚甚善令何恐不相成趣召諸
史署事諸掾度無奈何則因丞簿因服謝罪

公曰我固知諸掾僞也各以次受笞竟三歲
不敢爲奸一儒生訐傾其兄其父加懲焉則
糾諸儒生鬨於堂公曰弟訟兄子抗父朋友
不相責而相助爲不善朝廷建此堂何爲者
也諸儒生長跪謝不敢復譁時民間苦養馬
一歲責一駒奸民以藥飼馬馬速肥已而遽
斃以斃又非行賄不得收公乃白御史是不
獨苦民且苦馬不如勿養馬而以其費輸官
便御史聞於朝著爲令於是江北諸州縣不

復苦養馬矣景藩之國諸大吏徵屬邑金爲
供帳民大擾屬邑或緣以爲利公僅約歲中
贖鍰以應坐是失上官旨已而有詔覈因景
藩爲利者大半得罪去而公乃更以不擾薦
云舒故無城會有倭警公始營爲城令皆罪
以下皆得以磚贖磚積如丘積灰積穀皆不
煩民而辦城且成而會有趙州之擢趙人習
驍悍挾騎射白晝掠殺人公下車即申法令
定約束周遣爲長垣以備羣盜出入與非常

孔道有墻自公始治郡九月用前令舒城時中忌者修郡罷官以歸公舉兩丈夫子曰某某居常教其子以砥礪節行爲務曰吾束髮自修以不能調敗官然士固有志終不欲爾微巧爲遇合正以成吾志耳長君以戊子借計吏詣公車次君爲太史聲名出一時詞臣之右二子皆在輦轂下公忽貽書曰釋氏謂身不淨無不壞理我既生且老何嫌病且死手爲兩君蒙道里貫手自緘識寄之端坐以

瞑得年七十有一家世子女具誌狀中太史氏曰語云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　肅皇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郭公以校官用一時決策當方張之寇其爲令若守治城垣皆不煩官帑爲百姓計久遠假令當一隊一面其功伐可勝道哉令天下所憂與　肅皇帝時正等虜以形倭以聲而士大夫已凜凜嗟乎安得如公數百輩置天下郡縣有之即又恐終以郡縣老悲夫

北海馮琦用韞著

贊

王襄毅公像贊

惟岳降神我公奮跡大畧淵回英姿山立籌策帷幄勛勤疆埸名在華夷功存廟祏懷在先朝威靈烜赫黠虜款關請封獻譯發言盈庭惟公決策五郡五利訖我羈勒名王賧馴罪人斯得鯨鯢是剪鴟鴞永格執貢稱臣比於藩國庭有貢馬邊無飛檄氏樂耕耘兵省主客我之賜予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億以彼易此我亦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藉使公而在虜豈橫索以後失計疑荊石畫今之議者無乃太刻我瞻公像神采如昔素髮飄蕭稚風寫奕公神在天時遊沙磧隱隱雲中如覩矛戟手挽天河靜銷鋒鏑康國庇民與天無極

少司徒王公平豐督木贊

江左諸王肇自一如與奕世參冠被于雲仍新城之盛逾六十載天祚明德表于東海桓桓太僕萬夫之傑牂牁金筑分符弭節匯茹羿鬱驕匯窮藝雖則癬疥寧容稂莠 天子命之信我天誅懸師萬里載馳載驅乃擔乃師以劌以宥潤草青原凶渠既貢乃任其土乃人其人不遺一鏃掃氛息塵三殿聿新惟棟惟榱公再受命載渴載饑沖之瘁矣綫此遐方力之瘁矣爲 天子堂國有大蒸以死勤事天眷忠貞永錫不匱厥年不永餘慶則延于孫保之千百斯年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山有虎難攖而易避也城有狐難克而無足畏也狐附虎虎依城社則不可制也豸冠者誰驄馬使也而狀巍巍而馬駸駸其氣厲也矯如鷹隼當秋而鷙也如霆如雷屏陰翳也古之所擊虎而冠今之所擊貂而寺也吁嗟浮埋輪古何難今何易也主也聖臣也直吾

以論其世也

弘翁林老師焚香告天圖贊

朝衣被被委佩陸離其帶則垂其容委蛇若將舒而邦邦若有務而深惟淒兮似秋意將朝而獻規溫兮似春其得請而怡不可與天知則必不為此焚香而告者雖古則淸獻今則吾師於戲懿哉

箴部

養心齋箴

宰制六合子臨萬姓則惟人主總衆職而操其柄運量百體裁決庶政則惟天君總五官而宣其令夫以四海奉一人以一身奉一心彼人欲其何物奉此心以相狥與物交引與接為婧生于心而害于政兗于前而溢于後一私方起衆欲交來伏寇在側盡我靈臺馳騁則蕩心之馬麴蘖則導欲之媒諧媚則蓄奸之舍聲色則兆亂之胎故聖王宅乎而執中養安而守素無有作輟無有佚豫無以耆慾滑天和無以嬉遊傷王度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以柔叓傾意而輕喜無以骨鯁逆耳而輕怒我聞王道惟在謹獨欲觀隱顯之機請察魚沼之潛伏我聞君心惟在所養欲觀操舍之理請驗山木之消長一令之違勿謂可反誤不盈方寸其流已海寓之遠一念之私勿謂何害判不越幾希其究乃聖狂之界故曰意不並銳事不兩隆耆欲深則天機淺己私退則道德豐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以心導耳目謂之聖以耳目導心謂之庸嗚呼精一授舜祗台贊禹心問擬于　高皇心箴註于　世祖惟　聖德之純茂及　前皇之踵武躋聖敬于九圍紹絕學于千古

墓表部

協守遼陽副總兵傅公墓表

公諱廷勲字世臣別號南橋世為遼陽蓋州人始祖恭讓戍遼恭讓生旺旺生祥祥生景調戍廣寧以捕虜賜爵一級景生釗釗生鎔鎔

以大中丞節填撫中州爲時名臣劉生佐卽公父也多斬獲功累官楷揮僉事卒而公代爲百戶旣更事耆六世之烈思以功名自見束髮從大將軍戰灤河斬首虜陞副千戶以指揮僉事復從大將軍拒虜清河堡先登所部卒斬首二十九級陞指揮使復補虜累力簡等功最於是都御史御史皆上章言其可用狀得旨陞義州備禦時匈奴大入塞而公當虜所入適麾兵疾戰矢貫其股左輪朱

殷公戰益力還殿其明年陞五軍營坐營歷南北羽林諸軍佐擊參將凡三年而所訓練士馬以數千計大司馬念居虜重地而兵與將不相待難其人已而曰無以易廷勳則調公以原秩視關事久之以詿誤落職還義州中丞魏公張公偉其才以爲中軍領操下兵歷遊擊將軍坐山參將修守備營城塞旦莫不休竟以病會虜入瀋陽公乃力疾復視事爲三覆待之虜至伏發破之事聞詔以副總

兵協守遼陽公遂謝病不任告歸歸五年卒公爲將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建營室千楹居之亡一切剥削脂潤之習三軍皆樂爲之用性恭謹遇鄉人士皆折節禮下之喜施予貧者衣服棺櫝多所周給亦以此附馬史氏曰今天下數偃革獨遼左一隅用兵三陲晏然而軍實不豫且軍士苦暴露將莫之省憂其何以勸傅將軍身與軍搴旗者數矣不矜其壯節而誠信愛士慈仁著行伍間大得人和

忠之屬也足以一戰假令閫以外皆務附士如傅將軍者其功伐亦可勝道哉余蓋有感於傅將軍故爲之表使後有聞焉子女相屬語在誌中

勅封徐太孺人墓表

徐太孺人卒而子參伯君持選郎余君狀爲余泣曰傷乎太孺人之卽窀穸三紀矣而虛阡之貞石弗表也孤也不穀亡是以還故德吴抑選郎言而衷款請予表諸墓道蓋余以

泰伯君同籍士習知太孺人云太孺人故徐女而育于蔣以蔣甥也先是鳳橋公有元配周雙室以蔣曰蔣孺人太孺人嘗逮事蔣孺人于未笄時僅甚忘其爲徐出也已太孺人復歸于史則娣事蔣孺人復僅甚忘其匹已也太孺人雖起諸姬而以里中望族位諸姬上蔣孺人殁而嘗室以閑斂佐鳳橋公內政鳳橋公故高貲食客嘗滿太孺人爲主中饋淆亂有核惟稱以此賓客日益稱譽之太孺

人既操家秉諸姬無不娣事太孺人者而太孺人未嘗以寵故豪諸姬撫諸子表褒衰如已出亡異視頃之鳳橋公謁選得南鴻臚郎且行以家屬太孺人太孺人則立召諸臧獲授約束以豐約稽田入以子母稽鏹緡以版籍稽賦我井如也已治旁舍爲塾命二子繼振繼宸就外傅身率女以德以工力勤不輟曰歇之家而主不自織耶歲時伏臘禴祭于先祠二子攝衣冠成禮畢而召父老子弟餕

神之餘曰毋以觴父官逋廢祭享禮粗竟而下至我里閭以之請鮮不罷勉應析閱則出其券焚之曰吾家所不足者非財柰何以錙兩之故令我君子困我義也及鳳橋公歸問家政益治大喜謂非若誰寬我於官者復睹諸子玉立庭下愈益喜謂非若誰錫我胤者亡何鳳橋公殁太孺人哀毀幾絶二子引衣裾泣曰孤不天以及父抑父所以瞑九原者獨以母在耳而母重自傷若藐諸孤何太

孺人始收淚撫諸子久之爲二子廢箸以居已謂兒子輩已知學不得復問家人產乃命泰伯君負笈如吳中泰伯君以是折節彊學有聲舉第讀中秘書再歲授給諫以兩宮恩封太孺人既拜命前爲壽太孺人愀然不樂曰天子以汝故錫及未亡人則既逾涯矣顧而父以一經遺汝豈真僅以一命賁泉下之爲寵惟是不失身以不辱親以不負國兒勉之泰伯君拜受教會朝儀以省臣分閱九塞

廷臣以爲寵太孺人今力試舉伯君以造物忌多取舉伯君得無行已舉伯君歇歷中外太孺人數寓書邸中勉以初服以故所至有聲績至舉知行省太孺人歿時年七十有四矣歿之日呼諸兒女前吾相女父以式敎興女家能無媿女父者吾目瞑矣諸兒女請告誡曰不記女父平日語耶讀書樂爲善最樂創業難守成尤難餘無可言里中聞之皆太息非是母安得有是子乎表曰談儒行者多詘

貨殖而史稱人富則仁義附迹其取予權稱施于有致可也此丈夫之所難而况于斧幃乎雞鳴之婦不愛解佩以相夫于于義聖人采以風焉婦淸以財衛其貞淑至感天子築懷淸之臺蓋其重也太孺人起諸姬身不越閫言不踰閾爲婦則宜其君攝主則宜其家爲母則宜其子守天之聚以施于宜六行具矣舉伯君貴而有令名實以太孺人顯而太孺人不獨以子顯是乃所以以子顯者也

歿世系具狀誌中不論

明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公暨配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墓表

中丞撫遼左期年會封倭之議起中丞将不可坐他事免既入關望覲舍而喜曰今日乃得長在太淑人膝下而其兄舉政亦上章乞終養以歸居二年太淑人卒舉政泣血爲太淑人狀而中丞持以詣余曰向先公之沒壤

而封之未及表諸墓今太淑人悼棄兩孤将合葬於荆山之麓敢以文累子余手其牘而泣兩君得請奉太淑人且二年而余歸侍先君三日耳其忍辱銘槧以書兩君固以請夫世之思不朽其親亦如余乎則何敢辭按狀公姓韓氏諱某字守正別號雙松主人父曰某公早卒母曰宋太孺人公博極羣書喜談名理一時知名士皆以公爲師以明經遊太學倦而歸侍宋太淑人者十五年周人之急

不以仁爲解而田千畝歲入常不給或勸之仕與曰吾不聞千金產乃以五斗米離母膝下哉慚士拙君爲閭右所持公率諸儒生力白其冤狀事尋得解里人誦其義性恬曠不喜聞人過閒從布衣飲有道人短長輒以大白浮之初長孫生公侍母讌甚歡飲數斗遂病病且死撫參政中丞而泣曰吾以奉爾大母故不仕一旦先朝露蚤白之母哭而恩我即死有餘痛爾算其鬼卒大業以慰爾大母

且慰我遂卒時隆慶己巳六月十二日也公沒三十年而督學使者徐公采公評祀公於鄉賢祠鄉人高其行誼益久而彌著云公初娶於聶賢有士行早卒繼娶安太淑人參政中丞安之自出也公既不問家人生產太淑人操內政佐諸子籌燈費公沒而家更以贏奉姑甚備每旦躬上食拭匕箸以進姑勞之曰婦老且休矣太淑人諸不敢曰夫子之志也姑卒舉諸子嘗葬事自初喪至卒哭無違

禮存撫諸孤子如其子曰姑實念之以此志余纂馬參政中丞相繼舉進士時上俸錢皆以給娣姒之貧者而自奉蔬食布衣泊如也歲乙未孫汴卒娣胡以身殉太淑人哭之哀至廢寢食病數日以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初中丞官工部主事詔贈公承德郎工部主事前母聶贈安人母安封太安人中丞遷戶部郎中參知爲太原守中丞以按察使備兵塞上每課最輒受制詞貴其父

母公積贈官至按察使而聶太安人與太淑人皆至今稱蓋凡四錫命云子三人長萃善陝西布政使司右參政娶仇氏封孺人累贈恭人次明善太醫院吏目娶徐氏繼娶鄒氏先太淑人卒次取善遼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娶聶氏封淑人女四人孫男七人潛國子生沛澐汴泳汪淦孫女十八人曾孫女四人詳其誌中淄川自田生而下經學稱最盛以公經明行修倡今適合于時或庶幾公

孫淨淨之對而竟以大學終夫抱奇而思用與未是淵入情也才可自展階可自致而不忍一日離懸母之養豈不稱純孝哉公既沒太淑人舉其姑如公在也中丞策倭事爲國驁榮養政疏歷价藩漸向崇鉅而北弟解組以歸奉太淑人其於忠孝可謂兼之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韓氏之不匱公錫類[illegible]夫余謹表諸貞石曰是明太學生贈按察[illegible]韓公及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之墓

故承務郎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墓表

太史王公卧病京邸不使數過訊之輒謝不見一日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應公曰病甚不復多飾公必許我無困我遂泣下猴咯咯消舉涂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乎當其時一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爲此文乎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爲狀稍論次之公名庭謨字敬卿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仲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入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即公叔庭諫爲諸生名甚著季庭論與公同舉進士關西衣冠之盛[illegible]時無與儷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illegible]

母楊爲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關下帷大畧如諸生明年充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壬午以　元子生被勑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便道省覲歸于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躃而哭曰安用予爲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狀

而復起既葬構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簒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辛公旦夕哭其父冢下小憩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返羸毀毀病矣已亥服闋復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所賞識多知名士即所置亦許隲其殺揄而次第之是年與修大明會典丁亥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病不能延謝予告以歸庚寅還闕下尊見推擇為經筵講官公髯而豐下修幹闊步儀觀甚偉少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飲而體日益癯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之而公讀書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則亦病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月病大作綦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嘆曰生不能報　明主死不能見老母予罪也夫其配東鴈人注于榻下而痺號公張涓曰汝善自愛吾以老母

兩弱子為託汝宜努力為易簀身之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illegible]性奉母孝事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子復死携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焉請告時會大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世所積穀以周之而出俸金掩其胔曰吾力不能給若棺姑無使為鵰鳶食耳生平操行修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真摯不為纖趨小文字所安而語無匿心亦無溢詞其為文法[illegible]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橅大率類其叔祖槐野先生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迺上崔公以為士要以意識為主鑒戒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焉　累朝訓錄見沿革利弊先臣所建令可施行者輒手自記籍之雖未及施用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相近始終二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人懷抱傾竭卒之日詞林諸君皆為太息流

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諒哉今天下游道日廣煦嫗取下相為引重而真意茂如也斯道也將亡矣余之私痛不惟公乃次第其行事為表因是惟歟太史王公之墓家世子姓具蕭太史所為誌中故不載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漢人之言曰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此兩者並譏而廉吏遂見誚於世[illegible]患不廉誠廉何獨在一己也余蓋觀之[illegible]

王公云公諱允武字啟邦性警敏有執內行淳備多大槩稍冠稍傳士弟子試輒高等以明經入太學比歸選試亦高等除判江西南康郡南康土瘠多奸民賦不以時輸而間通諸豪猾吏獻金錢為壽猾假借顏色輙請訣爭持吏長短而賦益逋公于職當治賦則戒門下毋有私謁者為通行金者輒捆觀望久之相顧錯愕曰無妨試事思王公公第為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進之及期無敢後者蓋不

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為上功次最得璽書褒予云會內地有倭亂徵狼兵討之狼兵故獷悍又以急徵益暴桀所過椎剽自恣莫敢問度行次至南康郡人洶洶則以公攝郡符公謂郡人無懼吾已為檄檄之矣軍及境而遣人踰其帥曰以爾數千里越險遠赴公家之急誠勞苦顧兵所當孔道牖貧饑羣竭矣行有齎居有送無違者若安得縱士卒[illegible]目眈眈攫人都市與倭何異帥素憚公[illegible]

稍斂戢公亦預戒屬邑為治具比至犒廩均徑南康無敢譁伍郡故多盜瀕湖設游船不數里一置教則以直付主者繕治守備其私郡所輸直而以繕治請公持不可則以廢格諸公中丞初稍惑之公持益力中丞不能奪已復悉公廉直而多其不撓卒褒公治行為江右第一居無何而直指徐公行部至饒以公從饒萬安令某以賕削為機兵所訟他獄者入令賂匿諸賕削狀而當訟者重罪法當

遣持甚急兵遂叛盡甲而馳徐公方倉卒曰趣召王別駕來諸亂卒聞公至咸相戒勿動王公不寬我前獻者懼得罪夜詣公幸勿為異為吾屬地公不應竟案治一二戎首并治令衆心帖帖饒始解嚴徐公念非公莫寧萬安者則以公署萬安公治萬安六月以考最還郡萬安父老子弟扳援叫呼請借我王君無他從不可得則相與尸祝歌舞之公素[illegible]最復移鎮景德董陶景德故宜陶然亦[illegible]

故事諸所給上供費率中貴人領之直不能半給而豪長者又多窯穴其間造淫巧賂遺中貴人而取分焉故諸窯戶生日蹙公至一切謝絕景德以蘇頃之公以他事適饒而浮梁尉某延檄至鎮繩檄卒為暴民不堪命羣聚鼓譟圍尉尉亡匿公署中方窘迫時而公適還鎮片言慰諭民皆散去其素行信于人當大事不動聲色轉危為安多此類在鎮歲餘擢兩淮鹽副轉司利藪淮又陝區當南北

都會稱陸海或勸公曷以其餘自為計公正色拒之視事甫月餘而中丞鄢來視鹽政鄢自負政府私人視淮猶外府也而巨商某者出沒淮南北因緣為奸利有卒矣聞相客鄢來操金將遺之公聞趣收捕發其陰重罪竟論如法鄢至無所得大恚且目攝公曰是實監我比公遷傳慶藩以去猶齮齮不置族所厚善御史某劾公老疾落公職公歸再閱[illegible]以疾卒卒之歲鄢某以賄敗又三十年[illegible]

公子中丞持節鉞鎮宣府為時名臣當公罷官時橐中蕭然衣布素行里中廠不拓宅不益邑人同時官淛者僅一再任則已建甲第飲食器用鮮好見公落落如故相與誹笑之以為無能更十餘年故甲第皆圮壞子孫負販于市而公之世始大啓益於是知有天道馬公以監胄晉進無所繫援而所至治辦有聲夷兵悍卒俛首帖耳不敢動此可以聲色取辦一時乎亦惟素行潔清使其心伏耳由

此觀之所謂清在一巳者安耶非耶若乃被
衮龍馬府所自將而當死生利害之交張皇
囁嚅不能出一語此乃可謂存一巳矣嗟乎
悲哉世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
廉聞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家世子女姻戚具
誌狀不具論第表其大節如此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婦人而立節者往往當其家中葉或以夫[illegible]
以僅存或中微而後乃昌大則有幸有[illegible]

馬彼自盛年迄於白首所歷皆悼心摧骨形
影相吊之境即幸而有賢子孫躬食其報則
已春秋高耳目視聽衰僅乃見之或遂有不
及見者嗟乎節固若是苦耶張淑人者李贈
君繼古配也歸贈君八年舉一子一女而贈
君卒淑人悲絕而蘇心口自語也從逝者則
孰與育生者乃強活而拊二孫李故以貲雄
邑中贈君沒家漸索歲復不登幾無以給朝
夕外侮狎至索賦者日譁於門淑人脫簪珥

給之茹苦操作亦餘案而孫始成立是為封
君棣棣舉二子曰雲龍化龍化龍即今司馬
君女歸殷孝廉煉淑人因命兩孫從殷生受
易每雞鳴淑人篝燈而續呼兩孫起讀書未
幾皆補弟子員而司馬君迄成進士為世名
臣司馬君初仕為嵩縣令淑人就養邸中時
時教司馬君為政尚寬大省刑獄務得百姓
之和司馬君受教惟謹治成擢為郎以[illegible]
過家者淑人而會學使者以淑人節行[illegible]

上有詔表其閭士女聚觀艷羨之淑人獨俛
而泣我以夫子故徼寵靈至此而夫子墓木
拱矣淑人少而困司比馬君起家淑人已老司
馬君以御史中丞撫遼左用破虜功　天子
驟貴之至貳卿予三世誥命而淑人卒已數
年盖自古明智婦人佐往當其子孫髮未燥
時識其家興廢以俟後如左券守節者則不
然痛憤之極生死不自知何知興廢當淑人
脫簪珥給荚卒時豈復如有今日哉夫婦其

後且昌而為節者易耳不知而為節者此真無所為而為者也節主矣後始昌大而身已老或遂不及見豈乎節固若是其苦耶語曰士窮見節義當天下無事揖讓席厚不知何人一旦有緩急死事成事以濟艱難者皆節士也代終之義畧同一揆不幸而不濟與禍偕終幸而濟為家國福始而未必其身享之也要以窮不極節義不見倘亦天成之耶作李節婦墓表

大理卿滸東張公墓表

公諱鹵字召和河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為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為公父公幼警敏受知于其鄉先正後渠崔公浚川王公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己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晏遷兵科都給事中聲藉甚庚午晋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思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戊寅詔守舊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理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則雖不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為諫議大夫即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　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准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　今上甫六齡公引　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決事易習言易入引覃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　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蝟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己則易成鈐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宦官孟沖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　祖宗家

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拌撤之刑
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為疏入衆為公危之
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營制公已
見排為奉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
可或勸公已遷官矣願少巽公曰未拜命則
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營制皆如故自[illegible]
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卒馬[illegible]
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illegible]
數百里保障功為多大璫馮保在[illegible]

公為建坊公不許以為勞百姓乃媚士大夫
尚不可況內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
公每與公談膝輒前席既別與公約事可否
具以書相聞公每書來報書曰公不言是以
待他人者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者待他
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
所絀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
君旨久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
太常卿以去嗟乎言之難也嘗其抵掌促膝

自以為極知無所不傾竭一語疑而平百語
皆疑矣公既罷凡來與相君語者皆視眉宇
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之為
正言者又擯田野無復為持平論而數年中
視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為難首用自解免
嗟乎言之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
聰罷然始終孤立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
無所枉吾以為公所直者大何必窮詰乃稱
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邃于理學言動師薛

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立身剛
正自持非獨氣勝蓋見理也公先後分校禮
闈舉士六十人率為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
用讜正事　明主以遷進退世比之王范兩
文正蓋得其師之風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
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學數侍公識其
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具誌中
不具載

宗伯集卷之十七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行狀

明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白
川劉公暨配王夫人行狀

劉公諱應節字子和別號白川其先咸平人
有諱全者以判濰州因家焉遂為濰州人全
五世孫大深生軻軻生潤即贈兵部尚書公
贈公娶于韓而生公少穎敏日記誦數[illegible]

垂髫補博士弟子蒼籍甚癸卯以詩魁東省
丁未舉進士己酉授戶部主事明年庚戌秋
虜入古北口直犯京師咸寧侯鸞以大同帥
入援總天下兵行大將軍事尾虜後詔發棋
炒若干車餉之大司農李公謹推擇可使者
時虜騎充斥衆禁不敢對各相顧失色公毅
然請行曰此臣子授命之秋也行之日人人
為公危公亦自知不可測私語所親逾七日
不還當遣人送吾母歸吾手足及髮皆以篋

為識勿以血汙為異也夜漏下戎服單騎護
車以行走橫尸中馬屢躓屢起道渴求水積
尸塡井不可得捧潰汙飲之手盡赤視之皆
血也至順義東遇紀功御史邢公驚問曰公
何以知大軍所在公曰晝觀烟夜觀火是以
知之邢公曰雖然虜零騎焚劫亦往往有烟
火起惟視烟火衆多處廼可往耳公[illegible]
餉軍三軍皆欣欣焉時鸞挾　上寵[illegible]
封遠御前勢張甚公枝一空剌長[illegible]

御之恩所以中公會陸都督炳以軍興乏食
中計部大臣　上怒奪尚書以下官令冠服
領事鸞見事已前決遂不復言公廼得免前
後行虜中凡十三日傳言公已遇害王夫人
持子允功泣井上曰傷我孺手果若人言而
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既旋家人驚怪
且哭且却公徐曰是何足異惟是數萬勤王
兵不能發一矢僅尾虜出境可為痛哭流涕
也明年擢稅淸江浦釐風竈清奇羨廠歲入

草直百餘金悉以充公費胥漕驛中丞聞而
賢之一日指郎舍額自公曰郎廉至此那為
發濬羨百金佐工費公受而貯帑中去之日
封識宛然壬子宣大饑奉命賑之軍民更生
者數十萬癸丑三年課最封公父如其官母
韓配王皆安人尋轉員外郎遷郎中時西北
用兵轉餉無虛日公佐大司農度支井井[illegible]
具乙卯出知懷慶府王恭人從而後[illegible]
侯中丞置盤飧加幣焉恭人却不[illegible]

夫子之命也侯公聞而亟賢之公治郡纖微
畢均徭役除百姓所疾苦是秋沁水決城不
浸三版公冒雨率衆補葺之城以弗壞亡何
以外艱歸郡人思而尸祝之語見名宦記中
服除赴闕下時分宜子藩尊選法通金錢鬻
官逾歲不得補會御史楚侗耿公言狀始補
順德郡郡當南北孔道輪蹄交錯供億浩穰
民不堪命公力為調停省浮費甚便冒均里
甲而民間始有起色其時歲旱郡邑多饑公

做富鄭公賚粥法行之諸屬邑所全活以千
萬計明年復旱齋戒露禱澍雨立應百姓為
立禱雨神應碑已復開濬達沽諸泉灌田數
千頃至今賴之辛酉冬入覲要豪以行郡之
屬吏某太宰某公戚黨也狹而貪公廉得其
狀繫之獄太宰圍不決而分宜子藩又以不
入賄啣公顧相與踪跡之而士大夫言公治
狀甚悉太宰轉益重公考公治行二千石第
一是歲景藩之國自潞河登舟護行文武[illegible]

諸內使從間道發所過驛然獨畏公名爭戒
其下曰此京師所傳第一太守也亟去勿擾
壬戌考績賜誥命改贈公父中順大夫如其
官而封母韓太安人為恭人配王安人為恭
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備兵井陘廷議謂公
知兵而三關為畿輔要害請勑加提督銜以
屬公備兵使者轄三關自此始所部兵故驕
悍嘗既巾閧隸門脇辱主帥前復者不敢問
積愈甚公直廉其首十餘人用軍法杖之數

兵徙塞上自是諸軍遂戢明年虜犯古北口
捉右輔六郡良家子入援虜宵遁事聞上
厚賚之甲子陞陝西左參政尋陞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丁內艱歸隆慶改元丁
卯詔起巡撫河南初東省賦役煩苦民多亡
徙公目擊其狀甚憫之既入汴即檄藩臬議
賦役法僉曰願役便遂下令八郡行之後移
書東省撫臺姜公姜公亦遂下令六郡行顧
役法兩省至今稱便焉汴當都會五方雜處

藩封據其中宗人富軍民之半而輕犯法又
里中多無賴獷悍習于矢喜亂而開封三衛
士馬凋耗日甚公陟夷門指黃河謂諸藩臬
曰嗟此衣帶水耶河朔古昔戰場也豈宜無
備至此因調汝南睢陳諸道兵六千人更番
入練屬都指揮一員領之以備緩急而以彰
義兵別遣一都指揮統之聽兵部調入衛時
報虜破石州公盡發兩河兵軍界上為備冬
十月虜再入犯昌黎等縣烽火達于甘泉順

天撫臣坐失律下獄詔以公原秩撫順天整
飭薊州邊備薊近輦轂擁護陵寢視諸鎮最
要而三衛屬夷為虜嚮導覘我虛實以語虜
蓋自庚戌之變督撫諸臣重者誅戮輕者譴
罷無不人人惴恐公至周歷塞垣大集將佐
講畫戰守利害條上六事一曰益兵以資戰
二曰用車以資守三曰樹木以資險四曰櫃
水以資運五曰定兵食之逺圖六曰除邊方
之宿蠹俱報可公行部視京輔近邑多未城

或城而庫且圮者亟請內帑佐以贖鍰次第
畢城之凡二十有七縣復念延袤二千里間
曼衍為備勢不足有所禁禦乃阨要害于關
之東西緣大城五砦堡二十有五墩臺千二
百餘設將益兵分屯列戍相犄角為聲援有
卒然之勢焉京東頻年水已援旱復大墊凡
三請蠲賑皆從之戊辰候塞者言虜八十萬
騎將入復林蕃崖本兵檄督府帥中西二路
兵衛京師而巡撫別將兵出東路為備東路

即虜欲入犯處也公得檄即日發兵道出承
平遣督餉少司馬安丘辛公曰公以數千人
當虜八十萬衆此與以肉投虎口何異公徐
應曰固也死法死虜等耳遂行馳至部署吏
士授兵登陴晝夜靡睨間慰籍之士卒感奮
無不一當百虜覘知有備徘徊兩月年引去
明年正月虜犯青山口公復督兵拒之明年
二月修敵臺七月以四品滿加贈公父右僉
都御史母妻仍恭人尋陞右副都御史照舊

巡撫十月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公之鎮申軍
令置屯戍遠間諜急收保設應援諸所條次
視巡撫時加密大脩京東西諸路邊自廣寧
抵開原葺墻八百里建堡二十有三墩臺六
百三十有奇旌旗相望刁斗相聞屹然長城
矣十二月虜犯遼東清河堡上首功五百八
十有五獲馬駝各六百餘捷聞陞俸一級初
昌鎮護陵諸軍仰食京師轉輸甚艱密鎮故

有水不通運陸輓不及二舍歲費銀三萬有
奇公循水上下周覧嘆曰二鎮之水皆可取
餉道柰何歲費司農數萬金即上疏極言潞
河便郵可乃濬潮白二河淤塞者北抵密雲
西北抵華華歲省公私費無算河西務當運
道咽喉商販輳集稱巨鎮公請為建城役取
諸軍費取諸賈而民不知也畿內故苦驛傳
行顧役法如撫河南時人情翕然便之明年
春虜犯長勝堡上首功百條已復犯遼陽斬

獲過當明年萬曆改元三月虜犯義院等口
已復犯拏子谷四月犯鐵嶺六月虜苘董狐
狸等犯桃林界皆失利而遁七月陞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如故以閱視修守功
陞俸一級八月虜犯長海敗之明年正月虜
犯牛遠河復敗之先是東海諸島為二鎮逋
逃藪沿邊諸郡邑橫罹剽鹵莫敢誰何公遣
使諭以恩威衆皆叩頭謝前罪凡四千四百
餘人一時解散時戚帥繼光上疏請練兵疏

下邊鎮議公條上防禦機宜凡七曰選主將
曰設副將曰議班軍曰清衛軍曰勾逃軍曰
廣召募曰議行糧廷議皆是之公自為督撫
先後與虜拾大小捷以數十計斬獲首虜以
千計事聞　上輒褒勞之白金文綺之賜無
虛歲公雅不欲自張大每捷聞輒曰　宗社
之靈將士之力臣何力之有及增秩錫予逡
巡不敢當其退讓如此甲戌秋　天子不欲
久暴露公軍中晉公南京工部尚書時河漕

梗塞挽輸不繼為國家東南憂公上疏請濬
膠萊河　上韙意行之中作未竟而罷乙亥
改京營兵部尚書丁丑以正二品滿賜羊酒
鈔錠贈公大父父俱尚書公大母母俱贈夫
人妻封夫人時值　慈聖太后聖節王夫人
鳴玉曳裾謁慈寧宮賜彩幣犒酒勞之尋以
疾歸是年改公刑部尚書乎反天下重囚四
千餘人時中貴人保方用事保故深州人隸
制府公為督撫十餘年不與交一刺一日保

從子邦寧遇諸途不避公怒曰一中官猶子
帶倖錦衣耳奈何與大臣爭道叱下之保以
是益深憾公而是時江陵公執政六曹事無
巨細必請裁決乃犲或諷公往公曰吾所司
民命不可狥人意出入人罪竟不往居久之
言官論公章奏有誤失對上體且大臣不宜
出郭講學公亟懇疏自劾如章得俞旨致仕
時九月廿五日也是日王夫人訃至而保憾
猶不已後四日　上視朝陛辭出保猶以失

朝儀激怒　上前下鴻臚問狀鴻臚謝言二
序班誤引失儀乃竟奪二序班官後五日公
單騎歸里中即都方至乃北向叩頭流涕曰
老臣自為潛郎時出入虜騎中戮力塞上十
餘年數對大虜最後忤權貴不自意完乃始
得安枕里中非　至上仁聖不及此老臣伏
草莽死不恨矣公既家居好引掖後進建麓
臺書院羣郡邑之秀親課督之今濰州薦紳
彬彬後先相望大都皆公門下士出入乘布

車或徒步田間遇父老不自知為貴人遇後
予學不自知其為先生長者也而尤篤於宗
族戚黨所得祿賜太半以周貧賑乏故仕宦
四十年家無饒貲王夫人亦躬親節儉女紅
力作以操家政即貴衣粗食糲以為常至佐
公施予則脫簪解佩不惜也公伯父早世遺
孤且贅撫之如己出後分產與子等族下出
亡傭田間公購而得之如視同胞外家尤弟
不善殖食貧公為捐金治生金盡乃復捐地

予之公大母李歿且百年其族屬流移無所
歸公購三十年得之渠丘者三人自為貸百
金治生業蓋夫人實襄成焉東三郡以瀉鹵
故事不養馬印馬使者疏分他郡之半東郡
人甚患之公為草疏屬鄉人詣闕請事得寢
蓋歸而為德予鄉若此公懸車十五年兩臺
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為南京工部尚書皆不
就士論愈益高之至是李詔予祭葬如例所
著有纂修邊關通志若干卷沿邊軍籌若干

卷蓟門奏議八卷詩文若干卷存于家先是
白河竭者三年歿之日風雨晝晦昔賢殞星
化碧豈虛語耶訃聞于朝　上使使者諭祭
賜兆贈太子少保于是御史陳登雲上疏曰
故兵部尚書臣應節故為順德守順德吏民
思之如父母已為監司為督撫皆後先無與
儷大要清約持正一心營職始終無二度宜
賜謚勸以風示天下疏入不報輿論是之先
是王夫人為公置侍妾王夫人卒兩人哀毀

乘不欲生及公捐館舍誓以身為殉長君請
闕下請祭葬既得請報至兩人喜相謂也我
公其不朽乎惟從死亦且不朽皆縊而死公
子女云云　史氏曰有是哉任事之難也蓟門
外蓋有霧靈山云公嘗躬詣視其地以為可
用兵力斷而內屬邊徑直易守歲省戍卒及
芻餉數十萬而當事者不能決策也公濬潮
白兩河為蓟永利膠萊之議不百全豈輕發
哉舉事萬一不當而議者必短長操其後夫未

竟而從旁持之何知當否有是哉任事之難也余嘗竊公溫溫長者過其家門巷閴然不能當二千石夫其當巨鎮建大議屹然不動爲時名卿有以也夫

雲川蔣公暨姜孺人行狀

蔣之先吳之江陰人其遷於青社自肇青公始也肇青之父曰啓源公啓源而上不可得而譜至肇青乃著云肇青公諱安任質持高節捐金掩骴鄉人德之生通字士亨以行義

克持其世世有聲於齊魯間士亨公配李氏夢人授以盈尺之璧曰以是爲而子無何而雲川公生生而頫敏豐頤秀目面如紫玉士亨公愛而名之曰琳長而字之曰國器甫冠而娶處士挂以孺人來歸孺人少失母孀一像事之如生事繼母如母也公學書未就去而無廢著然天性至孝每出遊必具脩瀡以歸遺兩尊人孺人躬自烹紉奉耩而上之病則必焚香祈以身代夜不交睫衣不解帶旦

莫視食和藥夫婦跪捧盂以進顧兩尊人色稍和退而相慶也處兄弟備極友愛周其困乏長兄雲門卒衣衾棺槨一切取辦於公孺人見長姒必斂容禮下之人以比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戊午公入貲爲王府典謁王田故有暂租使者使公攝其事其地獷悍喜鬭公至則曉譬禍福諭以禮讓靡不矍然顧化有老父訟其子不孝公諭而遣之其子涕泣受教卒以孝稱自公蒞於什一孺人操

機杼力作稍稍自贍給獨喜施予徇人之急里中有求者輒與之曰緩急人所時有也或損其母錢折券一無所問二十年見誣爲盜不能自剖公力爲白冤狀事竟得釋公遂不復見於是捐率而尸祝之公舉三子長公春芳次世芳聯芳當其少時三子小坐着膝前爲說古今忠孝事諭勉之稍佻戲不如儀孺人怒不設食夜誦則紡績以伴之曰吾倦則兒輟讀耳於是三子皖自淬勵皆以儒術顯

孺人持家政居處井井非待訢女婦嚴而有恩嘗曰婦人職在中饋好逸好遊好侈好華非婦人也蓋孺人年五十而沒沒而公撫視居處惟悵諸女婦雍雍修其婦順泝沸曰孺人之遺教也癸酉長公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領揚州推官過家省覲公諭之曰刑官之難也其職在執法而法難純任也要以意平法[illegible]法傳情夫仕者豈必尊官能奉職者稱[illegible]勉沒行也惟權與貨足以傷志長公[illegible]

敎之官清謹自將平寺寬獄按部使者交章薦達之長公既貴公猶角巾布袍行里中郡大夫高其行義請以為三老而旁邑長令多年家子詣門上謁或請居間有所言輒謝曰以子故而枉郡邑大夫以為重非義也教子之謂何而操郡邑大夫之重為利權非恕也竟避匿不見閒長公持議平得大體介舟社覲之長公具儀從以迎公戒以揚州理而迎也者勿御也賓客以揚州理而見也者勿見

也每退食則問所平反及治民方略長公具以對大喜稱善為加匕箸已而嘆曰惜矣孺人之不及見也然子之能官孺人兒不朽矣父之治裝歸長公送之邵伯湖依依不能別公固獨抗顏論政事娓娓數千言長公受而藉載之其大旨依于忠孝深以官成為戒曰兒之報政無憂貧矣家有積粟為遺[illegible]貴自揚州歸謝賓客數月而病使豫喪事[illegible]達[illegible]冐長公乃言屬纊之期期至而卒公[illegible]

之人士走相弔曰公其猶有朴茂之典刑而今已矣維揚士民亦曰長公治行方當課最而遽以憂去其以奪我慈父也奈何於是姻人為生聞而悲之為之論次其行事云嗟嗟士之行志何論崇卑陳孔璋之管書記馮先生之收薛稅足自見矣蔣公之治王田實無此兩人夫蔣公非素席富厚也躬見治生之難而獨好施以行其德為後世開業以取償於天君責左券此其所操不獨什一之筴矣

婁孺人所稱可著於內則語曰不知其母視
其子三君者皆彬彬孝友君子也

封吏部左侍郎松巖劉公行狀

先是少宰晉川劉公乞歸養時其父松巖公
年八十二矣朝議倚重少宰不欲聽其去松
巖公思歸甚驟乞著少宰請益力有詔予告
三月松巖公聞之病良已呈起加一餐少宰
裝且行入陛辭忽心動曰翁得無復病乎歸
而視松巖公果病也越五日而卒則屬年家

子為生為之狀公諱寅字尚敬別號松巖山
西沁水縣人曾祖義祖文佐父得保贈吏部
右侍郎母楊氏贈淑人皆以少宰貴公少從
師受書未成去而習法家言試為邑吏典獄
多寬評獄有疑未決者公憐而頌繫之其人
逸去當以故縱反坐吾獲之得免自是稍稍
厭刑名又見諸曹禍抱牘蟣趨視令頤指心
盖恥之因輸貲得冠帶里居與牛淑人課農
桑督少宰習經生業數年以例除剡城司權

非其好也會少宰以明經領鄉薦即解職歸
已少宰成進士讀書中秘迎公京邸既至置
酒為壽自上食食有加箕公殊不自得曰何
乃靡也卒令徹去惟留一箕器食驟然安之
居歲餘還沁會少宰給事猶聞以直道觸時
忌出為蒲城丞公聞之笑曰固知兒有此也
第善令之官毋傳舍視丞謂丞謫也而怠其
職請乃宜矣以故少宰在蒲城二年忘其為
遷人尋以盧氏令入為刑部主事轉戶部員

外郎考察封公如秩五尋歷浙江觀察副使
督學政加封公如秩已而以行省參政督漕
事便道歸省適公與牛淑人偕七襄少宰捧
觴詞置庭中公拜受顧謂少宰草野中再被
恩命不知兒所為報矣踰年牛淑人年少宰
居憂終制再還官至湖廣行省布政使以道
遠不能奉公就養將請告就于食公亟移書
誰課曰以而父耄耶而公健善飯亡恙也自
是少宰不敢復言歸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巡撫畿南華公之任時島夷號三韓鬧天
津戒嚴羽書狎至少宰日坐堂皇討軍實退
而侍食公諭以邊圉事重毋內顧所部郡霪
溢歲大侵道殣望於野公坐無寧晷數問其
狀何若比少宰得請發漕粟數十萬斛詒糜
平糶所全活甚衆公大喜稱善博陵盜起嘯
聚數百人有議勦絕者公聞之中夜徬徨起
叟曰小民困饑寒至此而以膏鋒刃寃哉少
宰下令按兵無動已竟戮其戎首餘黨悉解

散不問少宰撫畿南政既成　天子采中外
望特拜左副都御史還理院事未幾拜吏部
左右侍郎少宰念公春秋高欲乞歸養公又
力止之曰吾極不忘沁桼兒孫　上意何乃
趣治行驛車先如都門時大司馬以東偏既
靖疏撫臣勞績以請詔予誥命蓋至是少宰
暨祖若父皆加恩如今秩而公喜可知也謂
少宰曰始吾不欲爾歸者正冀今日耳若以
寒士子進貴及三世大福不再與子憶乎少

宰頓首受教既得請且行而公卒於邸舍訃
聞　上命所司予葬祭如例公美髯豐頰儀
觀甚偉見者知為福壽徵事兩尊人以孝稱
每設奠率泣下對子姓道當時事則歔欷不
能禁止頃少宰當晉二品秩顧貤恩以被先
世體公志也始少宰為比部郎會有大辟疑
未決而少司寇某欲以擊斷為能名諸郎官
唯唯莫敢堅對少宰獨時不可少司寇盛氣
曰郎何據以為當生少宰曰公亦何據以為

當死不聽強掠治之誣服磔于市而少宰益
復與時齟齬公聞之喜曰是不愧其官且不
愧吾子矣又三年事白少司寇及諸郎官皆
得譴而少宰之名大起少宰退而稱曰家大
人之訓也公生平立名義重然諾少以貲市
繒江淮間誤多入貼人金立召而還之東鄰
父貧困鬻所居已立券當徙公愀然曰吾與
此老鄰數世矣不忍見其轉徙以去復數歲
鄰父終乃為其子贖別室居焉性喜施予振

估人忠歲計所入足自給以其羨市粟貯別廪以待里之貧者小歉則平值糶之大歉則即與之不收責如是歲以為常其自奉儉素能自甘即貴不改其初閒出錫令秉纛馬一蒼頭扶剌從令孫之輿固謝不敢每食無兼味衣不垢甚不更往少宰在楚值者至里門其人多鮮衣揄袂見公衣敝衣徒步閭巷中無和顏殺而不信也蓋公性恬澹無所緣飾凡事思自嗇以惜福不敢多取於世乃其弟

祿壽考皆世所希遘彼所得於盈虛損益之理深矣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一月十四日卒於萬曆乙未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二配牛氏封恭人贈淑人子二長即嗇川公東星戊辰進士吏部左侍郎娶李氏封淑人次東銘侯門教諭娶王繼王孫男五用相國子生娶韓繼霍用康邑庠生娶郭用健娶李用儁用成孫女三長適庠生何遷海次適舉人王洽次適舉人張洪猷曾孫男女各四人少宰

公將以某年月日奉公柩啓牛淑人窆合葬於祖塋之次乃述生平行誼世緒屬不佞為狀將求名筆壽不朽謹序次其概如左備采擇焉

宗伯集卷之十八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行狀

貞靜先生行狀

叔貞靜先生本軒公卒於治水余設位而
為文祭之更數日乃得其遺書託余以三
尺之孫以家事任珣珣所不能辦者任余余
心碎矣恐復聞此言乎再逾月而葬謹紀其
言動狀以俟大君子哀而銘之叔諱子咸字

一浦別號望山已復更曰本軒蓋其志也父
治泉翁母李夫人少而失怙李夫人慈母也
而嚴父既長娶冀端恪公女丙寅為郡諸生
癸酉舉於鄉一再與計偕退而隱於治水之
上以紹明道統為已任讀書力耕以沒其年
初從端恪公聞濂洛正學斷以聖賢必可為
以莊敬自持一切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
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為闊闊勿目放恣為灑
落尺尺寸寸而已世以為拘吾無恤焉丁亥

讀書於宋莊時時靜坐書而自得曰道在是
乎吾向不識虛靈之體而從事於莊敬若徽
纆束縛然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
指務在識心體而涵養之以推及於提身應
務皆敦誠而致行焉少不及事治泉翁事母
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
胃主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氏
存公薄田數十畝常藏口食以奉
諸父禮居常冀修失世數始於禮

今纂為禮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廟定祭
享儀立族約設對會曰歎睦曰凡我兄弟無
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
廢祀毋敢不躬蒞毋敢怠不如禮事兄長甚
恭撫子姪款款篤至未嘗不教之以正晚率
二子曰琬曰瑛甫釋懷抱即口授句讀拱揖
端立皆如成人治家宗顏氏家訓常以義勝
翁棄耒耜佐以需治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
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推固窮視義所安無敢

過曰恐吾無以贍之公居怡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公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公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穫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裒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死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禮義督訓其子弟無敢干[illegible]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和[illegible]歡合久乃益親客至不張具班荊[illegible]

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詡之有過輒詞正之告之以過亦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公所稱詡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其生平最驩無如司寇朱公其次唐茂才在家庭宴甚猶子也訓誨之如嚴師於鄉人好馬君馬君卒哭之慟徒行風雪數十里送葬公自是始病矣病劇朱公及余皆薄遊京師獨茂才旦

夕視公病百餘日至廢業鄉人義之公既卒耕[illegible]者負擔者皆掩涕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禮抄記往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公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勉于情非捧檄何僕僕公車自炫鬻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枘柢取辱焉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謂

敬檢束非敬也問應曰靜則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灑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狗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平居議論類如此大畧行誼似曹月川涵養似陳白沙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老雖舉一世

從之意不揣是而其所宗以爲真是者雖萬夫必往百折不易也吾友鍾淑濂稱之曰貞不絶俗隱不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識者以爲知言學者稱爲貞靜先生享年四十有九子䆴聘孝廉王君女㮈聘明經周君女女許聘司冦朱公子皆㓜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

謚文恪余公行狀

余自己亥奉詔起家世用三馳書招余余至

世用曰急欲見君者欲以身後片石相託耳因具道少時困阨狀語未卒而泣時世用已病數上章求去　一輒慰留不許余與同年諸兄弟更日訊之世用自力起見客稍前相勞苦如平生曰詩所謂死喪無日無幾相見者也諸兄弟不忍聞往往以他語亂之七月望始謝客勿來中夜余夢世用使使來曰病亟矣無可憾者有一語與子未及言耳夢中覘日影半西楹上余寤大呼涕泗承睫攬衣

步及於庭中夜使人問世用世用尚無恙晨起日影上西楹之半而世用僕來告急卑及蕭胥之市世用已屬纊矣傷哉予前似欲有言而我以他語亂之也今即欲起子問一言可得乎我之愛子以姑息即不知子所欲言者何等也爲家事也子生平不問家世事耶非余所敢問也嗟乎傷哉世用遽永別乎公諱繼登世用其字也別號雲衢其先越人永樂中高祖士賢官於燕占籍於交河縣東五

十里泊頭鎮士賢生珉珉生誠誠生信信生饒於財稱廉貢生伯恩即贈宗伯公也配褚氏繼配陸氏而生公贈公以貢入太學授東昌幕薄遊減父之產卒於官而陸夫人亦先公一歲卒當是時公生八歲矣煢煢懸兩棺以歸族人欲褫其業爭欲死之竟不死則厝薪其閣而燔之火及門而熸公復得不死公自少醇篤喜讀書志意如成人年十三補弟子員數試高等族人始不復謀公十幾歲委禽

於其氏甲子舉於鄉丁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其學務考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繇不喜爲浮詞每試輒後公奭然不爲意及試肅雍殿賦限以嚴韻詞鋒從横已窮雷事者始以爲才而亟拔之公亦奭然不爲意也在館局三年未嘗尺寸易其度歲己卯授檢討以大慶恩贈父東昌公如其官母褚氏陸氏皆孺人辛巳奉詔直史館時應制有所結撰多稱 上旨每休沐接士大夫以慎密朴

茂自將即同館諸兄弟時時爲好會縱心斟暢抵掌無所不談公落落穆穆無能窺其際者癸未分校禮闈校文務以典正絀浮華士不取是歲纂修會典丁亥會典成陞修撰賜白金文綺戊子使於周藩卻餽遺無所受歸渡黃河中流而舟膠波濤撼之聲如雷柁折舟人皆泣公具衣冠而禱曰予以使道於河逢神之怒舟膠不渡予小子之罪也以予小子故而至震驚龍節神亦有佚罰惟神實圖

利之精覈而波恬如武翼舟以濟己丑充經筵講官已而陞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官偕余以通鑑進講故事經筵多獻替之言日講衍其義耳世用典余約 上久不御講講臣無所關其忠稍稍引方諠傳時政以獻治亂得失皆具陳其所以然或庶幾以三百篇諫言者亡罪聞者足以誡也辛卯典試留都既徹棘進諸士而醮之曰與諸士約有如余服官而自私自欺以干清議無以見諸士諸士

有自私自欺干清談亦無復相見也諸士皆纍纍佩服之壬辰陞右諭德典試武闈是歲增額二十人癸巳陞左庶子甲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修武宗毅皇帝紀乙未充廷試讀卷官已而陞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偕講臣上章引劉向不學遭厭妖火焚宮殿諫疏入不報是年擢禮部右侍郎戊戌充會試知貢舉官申飭令甲加慭以三品滿課其績最予三代誥

命任一子國子生是年陞左侍郎署部事日
公爲中允至今官皆兼日講而余以省覲歸
凡余所直日亦公進講故其在講筵最久獻
納最多歲時受 上賜予白金文幣廷臣無
敢望焉已亥擢尙書上疏辭得旨卿器學醇
講帷著績簡司邦禮出自朕衷先是九卿推
至再公名最後 上竟用公葢特簡也公初
爲史官吶吶似不能言者及典秩宗持大體
規大計屹然如山不可動輕雷擊 太廟樹

公上言撰奏以實不以文今所謂修省皆文
耳不 郊祀不 廟享 皇長子不婚不冠
不冊立而礦稅日亟 祖宗寧無皇於 陛
乎震怒氣也兵象也猶理度勢恐有窮苦之
民弄兵潢池中者此時而泄泄循修省之文
欲以應變回天豈可得也疏入 上嘉納焉
是年秦晉齊皆地震南都雷火西寧蠻不靖
自鳴紹興地出血公復上言四方所報二氣
舛錯之狀近歲未嘗有也天視聽寄於民今

歛同郡國百姓苦於征調催權繼進閭井各
欲以情訴於 上而不可得計惟有仰天而
泣耳天不言故以變異譴告 陛下人情愁
苦聲爲無聊無聊之民易動難安漢臣徐安
以民困主不恤下怨上不知爲有國之戒願
陛下以愛民實心爲應天實事罷諸弊政不
便於民者疏入 上報曰仰承上天仁愛深
用警惕朕宜增修其職以祈時和毋以虛
文應已亥播州酋楊應龍叛破綦江城 上

檄諸路兵討之公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
寬民力不報九月太白經天秋遺山崩復湧
土山五公復上言天不和寒暑隔人不和贊
癘生地不和丘阜出方今星纏失度水旱爲
沴太白晝見甚且經天此天氣不和也鑿山
開礦裂地求砂以至地不能固脉而山崩坌
不能生水而川竭坤不能奠維而地震此地
氣不和也閭閻窮困加以必不能止之誅求
帑藏空虛責以必不能辦之珠寶奸民蠧衆

中使聘張世變如亂赫氏令如累卵中外太
隔上下不交此人氣不和也夜氣凝而不散
愁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
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羣臣者 陛下子
也臣子不能動 君父言愈數愈厭 陛下
者 天之浮也天以非常之變感悟 陛下
尚可恬然不為畫一不報公見士習薄躬行
喜浮說雜經叛常深以為憂上疏曰 祖宗
設學官頒布大全諸書為聖經羽翼別白黑而

定一尊比乃有倡為異說竊佛氏之餘以淪
亂天下之耳目共相推挽靡然從風謂傳註
為支離謂經書為糟粕謂躬行實踐為迂腐
謂人倫物理為幻妄謂紀綱法度為桎梏謂
禮義廉恥為虛偽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
皆為率性矣新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文字
名為漸說宜絕其道勿使進其於端士習就
聖真非小補也公始以貳卿署部事數月請
皇長子選婚疏九上及正席南宮疏請建儲

及行冠婚禮者三與羣僚同署名以進者五
即病肺喀喀不休猶伏枕具疏草每談國事
潸然流涕曰大禮不舉禮官死不瞑矣今歲
三月聞部旨將有事於 東宮趣禮部具儀
公瘠甚扶掖起視事會次子卒公病轉劇數
乞歸不得請卒於官公既受 上知翕然有
愛立之望惟閣臣者凡四 上方以金甌覆
之會有復命訃聞 上深悼之如例予祭葬
加祭一壇贈太子少保謚文恪公性忠直有

大臣之節善執持重許可一擧笑不輕假人
貴近無敢干以非法士大夫與語無敢及非
義僚屬有不當即正色訶之或時對客言其
僕隸驟見不能堪久而知其無他乃更服其
嚴正真致而敬信之當其怒若不容人吐一
語及人告以過輒斂容謝客朝聞夕改不俟
明日矣使於汴與余別交相誠也謂余慎語
及慎交余曰子性太急少緩之兩受其語而
載之使事竣報余曰敬我者我不得不加禮

慢我者我不敢不加禮以此往迓未嘗與人
忤奉足下之教也生平遇事慮而後動咨詢
定而後發一發即貫斎不能奪議禮議謚議
科場及議束事封貢請兵請餉佩佩持正無
所回撓廷中皆服其平居官廉以節儉佐之
操持甚吾然未嘗以荷能驕人終身不置姬
侍不營產業曾學士過其家茅屋數楹蓬蒿
沒人嘆息而去執法不受干謁亦不以一事
干人次子道一累試學官皆見置楊夫人欲

求為道地公曰子而才自當得之不才自當
置之即郡邑小試終不肯為一言公產既薄
又時分給親族比歲大侵傾廪以食之不給
糜至就公於京邸公復分俸給之里人皆嘆
公貴而能貧貧而能賑人不可及也公既卒
同袍諸兄弟哭而酹之素衣冠送之涕泗從
橫不忍相視已而相與憶其生目不視淫靡
口不道偽妄身不識私齒居不營豐鄙表裏
洞達無少隱伏驗其終始可謂貞矣為文典

重懇至以臺諫為宗不喜浮辯鮮語詩法孟
浩然尤長於古風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選
講錄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
生於嘉靖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寅時卒於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卯時享年五十
有七娶楊氏封淑人男二長道行官生娶翰
林院修撰徐聯芳女次道一早卒娶宿州州
判常自省女女二長適監生常執敎陝西狄
道縣縣丞常自修男次適生員王亮芳陝西

鳳翔縣知縣王命男孫男二廷彥道一出家
彥道行出孫女二俱幼

蔣太恭人行狀

蔣太恭人者助教吳崑麓先生配也不佞初
從先生游考德問業課文稱已而會食太恭
人時於屏間瞷諸弟子謂先生曰末坐最少
者誰也其度異於諸生其食焉生有加置使
僕告之曰子尚良食吾猶見子之達也久之
不佞隨先君之雲中先生出為汀州拌解輯

去踰六年卒又數年不佞執經侍 上講幃時請於當事願一移官留鄴以其便哭先生墓拜母堂下而竟不果也歲丁酉不佞方居廬而長公以太恭人訃來告且屬為狀自顧斬焉衰絰不能執筆為大自顧先生之敎以有今日太恭人知我愛我皆異於諸門人不佞所為報至淺鮮矣當其葬不能使有聞於世心何以自寧謹以夙所睹聞論次之太恭人姓蔣氏生父曰三山公為諸生與思夷公

兄弟也歡甚已聞視其女獨女也故以畀思夷公盲之太恭人少而婉娩有令德通書大義不喜為芬華年十六歸先生當是時舅姑皆已卒繼姑徐孺人操諸子婦嚴小不當輒譴訶母委蛇受之先生日治書不治家人產又歲大旱太恭人盡出嫁時裝給家費取野蔬雜米作糜以相餔也歲時閭閻之會諸娣姒韡時相錯母衣敝衣操作而前諸娣姒始相笑已而歛容禮下之先生性豪爽意所不

可直夫不可奪顧已它勝語次輒罷方急時太恭人恬默無所言及先生意消從容具道所以然先生未嘗不稱善先生名滿天下天下延頸願交者執贄願為弟子者屨滿戶外太恭人撰具以食客未嘗以貧為解先生舉於南畿淹止春官不第領長垣學博士意默默不自得太恭人從旁慰解之曰士紬伸何常之有官一命邑十室弟子百人豈遂不足明志哉先生含然大喜至長垣學使者傳公

注諸子皆游諸子過家拜膝下必促之出曰無以老人曠官守也諸君既奉母命以出季君以磚廠事詿誤削秩二級歸子舍數日而太恭人病亟季君視含殮焉磚事與季君不相涉竟生之然非以微罪行即不得歸亦具哉既葬季君注涕稱前受遺令曰吳俗將遊即召人琛尸誦佛男女雜遝吾甚不取又設祭道左截羊豕牛鹿以靡楮高此何益死者又使物受其割裂泼勿踏此違吾意也遂瞑

則矯翮雲外耳以夫子績學操行耕而不
獲猶有天道必於諸兒取之於是先生上章
致政以歸名其菴曰未了盖其志也先生歸
二年卒而長君成進士更三月先生卒人數年
而諸君相繼以文武起家為時聞人長君官
山東觀察副使次乎崇令次行都指揮事守
備寇佃次圃子生次■知江西致事當諸子
少時先生授經義先其出遊學太恭人程督
之衣知先生毋子皆■■不大寒不衣綿不太

暑不衣葛曰豈與諸■■有貴也不爾恐損其
志長君為衛陽邑■■恭人就養及官戶垣
復迎至金陵更數月■以病歸諸君既貴遷
秩及奉使皆過里中兄在官弟歸弟在官兄
歸往來如織當其別去其遠也持之而泣已
復倉諸子宣力展來為父母光寵復自快也
歲乙未太恭人春秋八十高矣憲副歸自閩
守亥歸自蜀太學歸自燕來知歸自豫章獨
次君新受命為令不得歸四子者率諸孫諸

孫稱百歲之觴含褒其出四方脩髓綺紈
以進歌名賢大夫詩章以崇之遠近親賓皆
來會極飲數日而更雖嚴婦萬石之貴王母
歲虞之坐恭有以過也初長君以理官考最
部封其母為太孺人已復以崇知君四品考
最封其父江西觀察副使母太恭人今太恭人
謂諸子曰若父所■尋者豈獨見子一第者
於■命遂滿意哉■■明主恩者若輩何以報
悲■吾與若父偕■■而不偕見也撫枕而

泣諸子皆泣諸子■家弃■亦必促之出歸
無以老人為官守■諸君既奉母命以出垂
素以碑版事詿誤謫秩二級歸于舍數日而
太恭人病亟季君視含斂焉碑事與季君不
相涉竟坐之然非以微罪行即不得歸亦異
哉既葬季君泣涕續前受遺令曰吳俗將逝
則召人環尸誦佛男女雜遝吾甚不取又設
奉道左殺羊豕牛鹿以靡祖高此何益死者
又使物受其割裂後勿蹈此違吾意也遂瞑

太恭人性勤厲節儉每淩晨而盥中夜而寢
事無鉅細必躬親爲之閨內肅然居處必莊
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積纖累微以昌大其
家諸子爲貴特以鮮衣進輒命藏之服澣濯
攻苦食淡如故事繼姑如姑處娣姒如兄弟
字諸媳及孫媳如子孫御姬媵及僕婢皆以
恩勝尊卑少長人人謂太恭人親已享年八
袠受天五福海內無不知有太恭人者其德
慧福力真相副已

中憲大夫開封府知府鑑弦宋公行狀

客歲余伯舅鑑弦宋公卒于汴余既設位卒
哭思論次其行事輒潸然不自勝作而輟者
久之今葬有日矣則柰何以不自勝之故令
舅氏氏也乃始收泪為狀公諱伯華字汝含
別號鑑弦其先昌樂人也世為元錦衣千戶
洪武初徙家益都自公高祖君用始君用生
釗釗生瑜瑜生臣頎豪強簿有惠政生延年
即公父一川公也一川公以春秋第一人舉
於鄉官南京禮部司務性方嚴喜任高節面
折不能容人過而公以雍容博大喜愠不形
與人語惟恐傷之其操趣稍異然齊魯間語
質行以公父子為稱首公豐頎碩幹望之魁
然日覽數千言為文秀朗有奇致年二十試
于令令不謂善也而督學吳公以為國士大
奇之是年領鄉薦明年省一川公于魏一川
公官留都奉太夫人居里中一川公卒擗踊
號泣勺飲不入口三日杖而後起自初喪至

禫除無違禮即數年後談及一川公輒泣覽
其遺編未嘗不廢書伏而泣也而太夫人亦
以悲悼髮盡落公既內不勝慟強自寬以安
太夫人旦暮躬操具更容貌而前夕之太夫
人鬒髮盡生人以為壽徵而稱公純孝之感
云戊辰成進士授宿遷令明年大水河隄決
溺死者不可勝計其不死者生樹杪栖腹待
命公慨然太息流涕曰民急矣以令之不德
而召天災終不令民死令獨生盡括贖鍰佐

以薪俸僱小舟漂泊風浪中困民所止就散
之猶於衆曰以為爾一朝之需其忍須臾勿
死也吾得請于上矣部使者持錢穀且至矣
邑人乃安於是大發倉粟賑之寬賦已責輕
徭免役與民休息民忘其災治成擢兵部職
方司主事以 主上登極詔贈一川公如公
官封母陳為太安人已而介廵邊大臣視晉
代之師故事使者出邊將蒲伏受約束大吏
負弩先驅傳呼甚寵然亦多輿襆舉刺不至

境而決公獨以為將吏不宜責苛禮第當按
功實為賞罰舉刺有不當旺持之多從公議
既報命東修之間無所受邊人之言曰惟宋
司馬不可干以私遷武選司員外郎車駕司
郎中擢淮安知府是時 天子興宣防瓠子
之役器具工力一切倚辦于守又當孔道舟
楫麇至皆不能無責望公度土工應賓客暮
始理郡事郡僚皆受事河上公兼治之至中
夜或申旦乃嚴其治持大體不苛小務以仁

厚持百姓心而休其力世以比長孺而御史
奏公無赫赫聲多悶悶之政主爵曰世乃有
以悶悶之政論調者乎何以示天下會河工
竣 天子念守勞苦加三品服俸視府事如
故公之入 覲也大中丞遣使持驛符送之
而是時郡國吏皆乘傳行論者獨列上公等
數人名遂奪六秩以歸既歸復以慮囚事奪
二秩縉獲論報不在守守以去獨坐之士論
皆為扼腕公碩夷然不為意日彈琴讀離騷

賦詩詩語遒麗有建安大曆風骨與唐茂才
惟安張明經希望朱侍御文甫家狀鄉進士
貢甫為韋布之會時相過從課古文執出入
無騎從脫粟叡蔬具率意而語或至移日時
人稱為素交居久之御史言驛禁過嚴非
朝廷厚下之意失士大夫心公[illegible]以[illegible]謫
者皆得稍遷而公亦起補東鹿丞歲中三遷
歷永平府推官河南府同知擢開封知府開
封多強宗大族稱難治前太守皆得罪去公至

嚴頻背務為簡靜大略如治淮揚時所知或譏規之公所治省會地宜有科楷聲跡自表見公笑謝曰以繁治繁適多事無益猜民之路不揜而已其治無剋核搏擊之跡而一時有能名吏皆出其下治開封一年而病頹瘴甚猶日坐堂皇視事長君繩武馳省之則病且革矣遺教子孫務為謹約善事太夫人遂卒卒之日一路皆哭如喪慈父母焉公天性至孝事太夫人蒸蒸色養未嘗越宿而遊鄉

詣友朋之會未嘗卜夜即至夜亦必詣太夫人起居而後退歲時集族人諭以禮讓悍者亦偃偃惟謹貧不能自存者皆仰給于公兩守大郡家不滿千金食無兼味衣不重采居鄉無尺書干有司與人處油油然各滿其意去生平未嘗見其忿怒之色道逢醉人詬公僮僕愕歎歐之公唉曰柰何與醉人較豪族某與公從弟有隙坐其門詈之并詈公公避匿不出人益稱為長者識者謂公醇謹類石

奮治行類劉寬雅量類黃叔度君子以為知言公生于嘉靖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亥時卒于萬曆十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時年四十有八娶鍾氏封安人廣宗令黙菴公秀女子繩武茂才娶家伯茂才仰洲公子臨女孫鎮聘劉茂才音女女孫二長未受聘次許聘白茂才禾子所蘊馮子曰汴盖有張諭德云諭右遷余往唁之諭德曰失位何足弔矣良太守足弔耳四十年中守汴者無如宋公今已矣

余始聞公訃也當公守淮揚時吏道刻深好聲務能而公獨用寛大為治見以為悶悶緩于敎公去淮且十年一時聲能之吏漸以湮沒而公去後獨見思吏民入都下者見余未嘗不涕泣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夫道民之本豈不以誠也

宗伯集卷之十九終

銘

北海馮琦用韞著

趙母姚太孺人墓誌銘

趙公以少司徒開府於洛蓋 上實念中原重地特出貴臣填撫之居一年而太孺人訃至司徒哭之瘨而痺絶絶而蘇蘇復絶著屢馬故事撫臣聞訃須代至乃得奔喪司徒乃疏聞於朝曰臣一毋一子相依為命生[illegible]養死不得視含殮何以稱為人子臣不得歸旦暮病且死死不足惜誠不忍自處以無毋而使毋無子且諸臣中豈更有孤兒寡母生離死別如臣者願 陛下無以例繩臣其言絶痛 天子憐悲其意下銓部議竟不俟代以歸則介書屬不佞為誌微孺人教忠無以有今日微 天子勸孝亦無以有今日君臣母子間有足紀者余史官也謹按狀誌之太孺人姓姚氏系出某父處士公某母某氏年十八歸承直君即中丞父承直君貧孺人躬操作佐之事繼姑李甚謹梱以內無違言承直君始除霸上倉使滿歲徙小真村巡檢尉孺人操作如新婦時以佐其庶承直君為尉困盜中盜卒聽之解語具李于鱗所為誌中解官歸而宅不更鄰田不更畔孺人與承直君文相賀也曰庶幾不家于官其好自潔如此[illegible]所以佐承直君奉兩尊人則務具甘脆兩尊人時過之未嘗不極懽去蓋數見念[illegible]云歲甲子司徒舉於鄉無何而承直君捐館舍家益落客或風司徒以薄祿養孺人孺人微聞之曰吾恃粥可兒何至不能具饘粥而思苟祿為司徒乃益發篋下帷辛未卒成進士則孺人激之也司徒始授衛州理官衛去濟上幾五千里欲迎孺人行不許曰二弱女于歸近我念之更不欲携老扶幼為汝累行矣孫哉惟勖旃乃職毋多念我司徒為不得已強之官奉孺人教為理有聲譽丁丑被徵

擢南兵部武選郎孺人則喜曰我向以兩女
故不至衡今至秣陵矣庚辰司徒上書言五
事大甚剌時政操切欲以寬大救之忤貴人
意鐫以楚府右史巳復掛黜籍孺人不爲動
曰兒幸歸耶母子芟牧寧滅爾父廵尉歸日
耶及癸未　天子大徵海內忠貞遺佚之士
臺省交章推轂司徒詔起爲祠部郎孺人隨
之長安乙酉孺人疾作司徒請假奉孺人還
濟南疾良巳復督司徒之官巳丑秋中丞以

大母李承重歸壬辰夏以奉常起大京兆是
時孺人春秋愈益高矣司徒戀戀不欲行孺
人則以大義正之曰爾以郎署小臣辭當途
見錮爲王府長史又不使得爲長史一旦蒙
天子恩德拔擢至卿寺未有尺寸自效而亟
念我我豈須汝活耶司徒瞿然乃就徵既入
朝中外益歸重自京兆尹晉廷尉以少司徒
出撫河南司徒既來母命出又戚　上恩至
中州拊循咻噢不遺餘力會河患大作瀆河

諸郡縣漂沒廬舍禾稼高牧不可勝數司徒
蚤夜循行諸河堤與諸大夫擘畫利害條上
行之隄直衝齕中土水哭趙司徒德政皆百
年未書有也識者以爲知言司徒既痛失其
母中州民亦痛失司徒如其母去之日遠近
皆哭助司徒悲哀左右從官皆泣莫能仰視
孺人以今年八月初四日卒距生正德己卯
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子一人曰世卿即
中丞世所稱南渚先生也娶孟氏女二一適

王闕玄一適張鳳翔孫男幾人諱某孫女幾
人字某孺人生十八年而歸承直君歸三十
一年而承直君歿稱未亡人又一十六年而
卒以某年月日與承直君合葬於城東祖兆
孺人自爲新婦至稱太孺人中間順逆悲歡
之境日接日新而居嘗自信謂司徒曰不可
知者祿也不可不知者心也天之成人往往
以窮困士柰何不以困自成司徒慷慨多大
節操行甚苦主義較然不欺雖中賤不少易

本孺人之教也孺人性慈而殺儉而好施育子女備而食識而衣小失輒督過之無所假貸身推布浣澣而宗族外家待以舉火者數十百指無不人人厭其意其知禮類缺大夫妻其食苦類孟德曜其習勤類太伯母其稱引大誼洞達盈虛又一似有道者非復閨閤人語是爲銘銘曰爾尉微耶不卑而度惟婦也庶謂司徒尊耶歷阨而堅惟母也賢可知者人不可知者天　吉哉斯言其德不遷以永

其年厥祚以廸上聞於天下賁於泉天不可知斯語豈然聲聲芊芊斯天水氏之阡

劉母官太淑人墓誌銘

官太淑人者使贈參知南田劉公配而中丞公母也以中丞公參知時封太淑人云太淑人且九十而青卒于寢中丞公哭踊苦次將卜兆襄葬事而圖所以不朽太淑人者乃寓書走使屬誌銘於不佞謹按胡中丞公所爲狀而誌之太淑人姓官氏官之先爲吾被望

族而太淑人父宗儀以貲豪里中好行其德里中人稱爲長者太淑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長習姆訓雅不喜譁麥迨歸參知公益小心禰壺執婦道甚恪參知公父曰真亦以中丞貴贈參知家故貧子女至不能婚嫁太淑人茹荼勤作每鬻簪珥以佐舅姑鮮髓又捐橐中裝備婚嫁皆無喜色姑于太淑人嘗謂人曰冢婦賢天必祐之當有後以大吾宗也參知君少業儒已棄去入貲爲掾太淑人相從

出入十餘年多所裨益及公待次公車歸從事農業太淑人夙夜肅栝內外藏獲畢力稼穡以故家計日起廼其勤儉視昔不少替也參知君重義節俠居積稍饒輒以所餘賙姻鄰之困又日從酒人遊故舊來往酣飲不絕卒取辦太淑人大淑人爲庀中饋即賓客非時至未嘗不飭漿酒臑饍以盡歡去遠近賢豪皆慕義願交參知父則內助已也太淑人性端毅簡正治家有法綑以內莫不儼束屏

息育子若女雖甚篤愛有過輒督責之不假
辭色至視諸婦一如己女即一食起必啓其
私而慰撫之初參知君業儒而掾非其好也
遂刻意以儒課二子太淑人寔相之其誦習
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二子果教惟謹嘉
靖乙酉中丞公舉于鄉成癸丑進士授中山
司理太淑人教以平反寛恤毋效世俗吏刻
核實風采已以治行高等入補給事則教以
忠讜勿欺副朝廷之所以簡任耳目者蓋隱

然義方式穀之誨矣居無何參知公捐館舍
太淑人哀毀骨立如不欲生中丞公聞訃歸
太淑人相對泣數行下謂中丞公汝父年六
十有四不為夭但恨少也貧頃享榮養無幾
時耳中丞公禫除補省垣感概言事無所回
撓遂出為淮陽守既拜命迎太淑人養於官
太淑人曰二千石秩甚重以汲長孺之賢自
待從出為淮陽守爾慎無薄淮陽中丞公頓
首曰兒何敢薄淮陽顧淮當孔道非長孺卧

理時也敢不夙夜居久之以廉平治最覩歷
憲臬參藩簡御史中丞撫雲中前後敭歷
十年為時名臣中外士大夫皆交口賢中丞
公退而不敢當曰太淑人之訓也中丞公罷
雲中歸太淑人春秋七十高矣中丞公昕夕
就子舍稱觴戲綵以奉歡笑太淑人時時念
二子嗣未立有憂色越二年中丞始舉長子
既又舉次子而次公亦舉二子劉氏之宗益
振振然大矣太淑人憂始釋晩年益樂施與

每隆冬盛雪必備衣絮煮椒漿以濟孤寒歲
所全活無算鄉里親屬貧不能婚葬卒命中
丞公悉意周恤之乙酉丙戌間東方大祲遠
近莩骼相望太淑人大出己貲及中丞積粟
賑之環城以內所待以舉火者食數千指里
人莫不以手加額為大淑人頌功德且嘖嘖
中丞公能善體太淑人意也太淑人於萬曆
甲申遘風疾以醫藥得已久之復作踰三年
卒於正寢為萬曆丁亥云享年八十有九男

二長祐即中丞公次祚掖庠廩生女二長適平陽司獄楊贊子省祭官楊通春先淑人十餘年卒次適富陽訓導侯東曾子太醫院吏目侯世官孫男四長夢璋府庠生聘鄭府長史毛似蘇女次夢鹿所聘即不佞犙息也次夢奎聘臨縣知縣徐詔女次夢寧尚未聘女孫四長適平陸知縣丁一元子府庠生丁自修先淑人卒次適江陵驛丞姜廷瑾子府庠廩生姜紹第次適開封府同知周胥子縣庠

生周德容次尚幼中丞公且以某月某日奉太淑人祔葬於福山之原來知公墓趙子曰古言無非無儀此為女若婦以言不出閫稱賢耳若難爲之儆戒斷嶽之訓廸微其有儀後將何述我太淑人既祠祭知公以恢其家而復勗其子以顯中丞公奉太淑人肯所居而治士民戴之如慈父而頌其有壽母此其令問上通於境褒何謂不出閫也老而爲德於鄉鄉人不自存者以太淑人爲歸活千人後必昌何但於太淑人所稱已哉是宜銘銘曰歸惟其夫匪袂之良貫於其子允淑之章厥年既長厥胤既昌而幽延其光樂哉斯生永無疆

贈徵仕郎鴻磐先生墓誌銘

南昌鴻磐劉公者侍御史陽生父也陽生余丙戌所舉士每間先從容語次及先君子隱行甚具輒愴然不自勝曰願先生一言爲先君子不朽余心許之而久未就也已陽生由

守舍拜侍御史執法殿中按獄内也政直聲赧赧起寖貴重矣而亟請告以歸時余以省覲先陽生歸海上則走使千里徵言于余竟前志也按狀公諱漸字以進鴻磐其別號也家故丹陽自十世祖歸之吏徙南昌梓溪里世不乏冠蓋閒人公父廷敏大父伯祥皆以醇謹長者著稱公生而穎異天性孝友丁母樊孺人艱哀毁如成人父念其孑然孤也按室爲公取不從父命也從之則以使嫁也終

三年不入其室日卧苦讀禮哭泣上食自初
喪至除服無違禮事繼母至孝如事樊孺人
稍長補博士高等嶄然露頭角會父遘奇疾
走書幣徧謁海內名醫而以身下之久之廢
業而業醫則又歎曰夫今之讀書嶄仕進取
世資耳苟於世有濟即獨行一意未爲晦偏
患一方未爲隘也吾束髮激昂成學四上部
使者而卒納鑾是固命也吾將遂行吾意耳
公既精諸方術家參互以神識遠近重繭歸

命户屨常滿李司馬吳司空皆折節嚴重之
禮以爲上客公常曰夫用藥如用兵俗醫泥
古方術幾幸有功霍驃騎何人哉因自爲醫
畧記以示後語盛傳于世云公性愷直雅不
談禨祥與人洞朗軒豁無城府閭人善洋洋
不離于口若其身有之有過必面折無所向
隱篤于弟至憚匿弗敢見其悔而自更即復
獎借之故雖公所庭辱卒能使損慾服義衆
以比王彥方馬平生疎財喜施趨人之急唯

恐不及倜儻解紛一言如山而無德色里中
有大事必慷慨爲族屬先時境內數苦水公
商度利病議置圩閘使上其議督府報可公
曰謀於其胥成於其身身之不力人於何有
躬爲操畚鍤夙夜征繕竟成圩閘爲邑永利
馬尤篤於宗誼歲時伏臘必會於宗蓋羅而
羅宗祠日久至圮鳩工庀馬閒取族譜手自
訂之宗人子以其業售公鬻容謝曰爾祖父
以遺爾吾不忍爲吾而畫也今　上改元拜

爵一級壽卒卒之日四方致賻閭里罷市辛
數年而侍御君貴顯以中舍秩滿贈公如其
官云余嘗讀史如秦緩漢倉公其識詣皆究
于天人之際而託方技以自見於世葢古人
立一行工一藝皆獨往而造極後儒總總欲
無所不兼不終日易心不終歲易業矣以公
篤心實行足以自致雲霄之上而僅僅以醫
顯夫惟不分乃凝于神古稱賢人君子不在
朝廷則在醫卜之間諒哉公生正德壬申歿

萬曆戊寅享年六十有七配姚氏繼配徐氏
子長曰桓次曰楹中省試武舉季曰梧郎陽
生登丙戌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今官御史
孫六孫女二詳載狀中余姑揲其端而爲之
銘銘曰孰以爾劭于才其鐷而再刖也孰以
爾進于技其醫而三折也嗚乎孰窮也而通
孰隱也而劭載廡載蒙歲乃豐有聽者焉爲
人龍衣繡持斧亢爾宗上醫醫國報乃崇言
桑台雲逍鴻濛銘于幽隧昭無窮

明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崗傅
公暨配劉太恭人合葬墓誌銘
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姓傅氏諱舜
字汝華別號紹崗誥封太恭人姓劉氏諱秀
貞兩人者今少司寇致仕傅公孟春之翁君
媪也司寇少孤不詳其父詳其母中憲翁雖
不長於世居恒振人之急引義忼慨里父老
多能道之者乃亦僅傳其槩當司寇稍長知
非尋父事太恭人亦稍稍爲言狀而識之竟

亦弗能詳也司寇每爲人語及輒自悲安有
生而不一識其父者乎司寇向以御史視鹺
輔學政持大體不阿權貴人指稱名御史家
君立固安侍御薦之于朝稱門下士惟不佞
亦時得謁則手一狀授余曰將謀所以藏也
余遂不能辭按狀翁生弘治乙丑四月十八
日卒嘉靖己丑八月某日僅二十有五年爾
司寇生纔半期又三十六年而成進士度翁
之年以至于司寇成進士以至于今六十餘

年中間拮据成立多太恭人之力嗚乎亦足
悲也聞翁固羸善病少負奇稍冠讀書有聲
顧進弗售父母愛憐慰止之遂息而事親乃
勤身服勞未嘗一日息翁家次當主里中役
父母憐其病弗任役翁顧趣行役於是當轉
輸則又行轉輸同輸某者中路得疾歸翁爲
紀經其半比竣役橐有羨貲仍挈其半還之
人曰無爲無厚羸也乎曰是汝吾勞也其介
然陳義多如此至於樹德黔之愛由親始急

人不返顧緈有餘焉族小弱弟者為悍僕居間田里多漏籍税吏濫籍翁縻知之輒為按録其籍得不廢母舅漆為宗黨所構常挺身赴之舅賴得解免諾所賑窮周之未可更僕數嗚呼如翁之勤勤則亦不自知其年之止此而世相傳遺若此也則亦可謂之死不倦者矣太恭人仁心為質大類翁居予行事翁卒後養老撫孤大事克舉教司寇成進士未嘗以愛克比司寇歷官所至時時諭令自愛寧寛恤寧多活人初翁之没也二十餘年家中落翁父又以族子故代輸逋租意殊不懌太恭人勤力勞心脫簪珥時甘毳曲得其歡壬子喪姑漆孺人再期又喪其舅終事無違司寇之初成進士也上書言白母二十一守志於今二十六年年五十有七於旌格應下禮官議報可於是司寇既而賜太恭人太恭人乃更泫然曰吾為報泉下人豈圖見曹徽榮遇若此哉　聖恩隆重見不知吾艱難辛

苦中書歷獨訶心能破顔一膨也嗚呼聞斯言又足悲矣初太恭人就養於見禄之邸庚辰春南還至儀真疾作抵湖口執孫鈛手欵欵而年時五月二十一日也司寇時奉命操江亦至儀真訃聞奔而至會於城下盖越月云太恭人生正德己巳五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二先是己丑九月葬中憲翁於烟霞之山首庚趾甲至是年丑二月二日奉太恭人祔焉禮也翁初於　穆廟之二年得恩贈文林郎直隸常州府推官已又贈浙江道監察御史　今上大婚禮成又得今贈官劉自奉詔表為節婦亦三命而稱太恭人其没也又得垂予祭嗚呼亦盛矣於此見中憲為不已仁者憐之知者榮之天之報施乃于其世吾獨悲司寇之志也翁父曰青岡翁諱成母即漆孺人太恭人父世瞻母席氏子一即孟春刑部右侍郎娶廖氏封孺人贈恭人繼胡氏封恭人女一仲貞適米蘇劉孟仲三十三孺居

有母節孫男四人長鉉娶吳氏次釗娶吳氏繼胡氏鉉釗俱邑諸生次錡娶文氏次鈛國子生娶劉氏繼胡氏孫女三人長菊貞適庠生敖德次常貞適庠生王子叔俱廖出次金貞胡出字陳御史邦科子曾孫長慶鉉子甘錡子聘陳主事良材女曾孫女潔貞始太恭人未貴時有伻來告中野有聲呱呱急往視之則其族人之棄也襁而收之其人覺旋自取育今其女且嫁有子能感念歆歔於大恭人亦若其自出云嗚呼是可以藏矣銘曰樞仕在唐始家清江傳七生雱爲宋功郎四世及寬乃居石岐子蒸來丞載徙珠湖郡乘實云環湖而居又十三傳偉洪孔川惟高惟曾崇聖生成世載隱德彬彬文學父成母滌君之自出來蘇于儷長沙裔孫父曰世瞻母席孺人夫婦婉德深心備福胡縣匪特胡耕匪獲夫也不長有闕其光婦能其室載其令名持躬惟謹育子之閔念彼懷人涕零如霣請[illegible]于鄉黨謹識孰知爾父是修是積數年勤施其澤到今惟其深心無遠無垠皇皇寵命既顯既融藏此銘言以昭子孫

故處士晏公配陳孺人墓誌銘

陳孺人者故處士晏公嵐配也父東溪公東溪公生二丈夫子一女子其愛女甚於丈夫子歲時所入輒以其最予士居久之而鄰家誣長子茂才君數人茂才實不敎人爲吏所文致不能自列而其家已漸落東溪公夫婦顧孺人而泣孺人意解盡出其蓄數百金曰以佐兄急事以故得已笄年歸處士父近山公母王孺人近山公以貲雄里中稱賢豪長者生四子處士其季也顧獨倚辦季子曰季子毅義豪處士操其奇往來廢著于江淮其間之間入以北陶公少子云孺人歸處士五年生女而處士客死許至一痛而絕久之乃蘇曰豈余父予余之養吾子也又未有三尺之孤寄孫齊者請從夫子死爾嬪而殫絕王

孺人撫之而哭曰豈乎天乎余既亡子復亡婦當復亡孫女亦復亡我且柰何孺人瞿然而起乃始稍稍就飲食内衰毁骨立而外自寬以安王孺人斥簪珥以養王孺人故王孺人且老處士兩壯子而形神不衰處士没十三年以所生女歸余又五年余成進士官京師孺人至京師視女病女病良已孺人裝爲行女固留之不能得送于門中女曰母獨一女在千里外柰何不少留兹别也怦怦心悸焉女故善病相見止於此乎母曰是何言余旦行而心折若母年壯能數來[illegible]汝柰何家有九十之姑而久處於此相對而泣左右侍者皆泣孺人遂登舟去歸舍拜王孺人堂下王孺人常稱曰吾亡子而得婦是有子矣居無何而病有使來言獨曰秘若無言無以憂女若婦病且亟王孺人爲延醫視疾孺人謝曰未亡人宜從夫子久矣今得以天年終爲夫子掃除地下幸甚終不使他人屬手而斃息竟不視疾以死余徵聞孺人病狀請使于代既竣事疾馳之而孺人以未至十日前卒母與女竟不及一見抵而而泣於門中者蓋永訣也夫死生常理其無足怪顧孺人所不以身殉夫子者謂何古稱殉死易立孤難彼猶有孫可立耳若奉一老母與一弱女念存没而權生死此其情視立孤何如哉余數歲時[illegible]生孺人前親向若長何以待岳母對曰以[illegible]猶母也請得而卒養之余既不得卒養孺人又以余故使孺人子與母不相見甚懟負余言於是請于直指毛公表其閭復爲文誌其墓誌曰袞袞黄鶴止于梁有媯之後歸于姜于歸于姜兆駁孫其始孔嘉復卒瘏瘁則卒瘏心癢渝朝死之後不及夫朝死之先不及姑茫茫窀穸與恨俱我銘朏之慰黄壚

壽官震源于公墓誌銘

公諱淵字惟躍別號震源其先東牟腄縣人也洪武中始徙寵因家焉公大父曰興生安

安性喜施予為德於鄉甚孝配温孺人生朋
及賓俱早死繼配孟孺人始舉聰及公公生
有至性年十至即失所怙哀毀骨立始終無
違禮事母至孝喜讀書以為丈夫當自致青
雲耳家人評安足謀而其家亦以漸落配曰
蔣孺人斥簪珥以佐篝燈之費躬澼絖市甘
毳以奉孟孺人不以家落故失孟孺人驩公
雖不以身顧然被報遣須必於儒者里中皆
爭附公高其義舉陽曲君有異兆以為且大

吾宗陽曲君既長為邑諸生有聲公曰吾不
能以身致祿養庶幾以子養乎未幾孟孺人
卒公摧痛過撓勺飲不入口者數日陽曲君
以壬午舉於鄉報至公及蔣孺人相視而泣
曰惜也吾母不少需此耳君既成進士公亘
被部給冠服賓飲學宮里閈以為寵而公愈
益歔欷時垂涕曰嗟吾雖欲以一觴尙二尊
人膺可得耶邑人某坐誣陷大辟公居閒原
亭事以故得已而公遂不復見里中少年坐

其門而胥聽者皆為扼腕公顧謂晏如謹下
楗閉之耳於是里人益稱公長者陽曲君既
受命為令歲大祲民食土石轉從而死於道
路者相望君單騎裹糧躬歷田野詢民疾苦
而拊之發倉粟而躬自賑之至旬日始一返
官舍拜公膝下自視缺然于人子晨昏之節
而公獨且嘆且勞苦之以為是真能子矣問
君所全活者幾何人即全活東民稍安為之
邑喜進匕箸即聞民流離難狀為之罷餐

至竟夕不寐云陽曲君益自感奮足跡遍於
四境是歲也饑不為災居久之公病覺有異
即命駕以歸瀕行猶以徭役為念曰民力竭
矣子為調停寧減毋增毋忘吾言失百姓心
陽曲君頓首受教公遂東抵舍未幾而卒訃
音至陽曲之民即深山窮谷中莫不奔走驚
號如喪厥考而失慈母擁陽曲君而哭至移
晷乃得去公生嘉靖乙酉卒萬曆戊子享年
六十有四生丈夫子一即陽曲君娶匡氏女

子二長適古戚常喜儒次適清源丁高孫男二長我肖聘庠生劉嘉行女次我完聘廪生社邦用女孫女一字鄉進士錢允燦子塤太史氏曰士不必身自顯庸也微于其後仕不必悅上官有聲譽也微于其民震源之為人父也陽曲君之為人子而為民父母也則庶無遺憾哉

宗伯集卷之二十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銘

誥封中大夫光祿寺卿臧公墓誌銘

余初官京師則璵軒臧公守光祿卿與余有忘年之契臧公持中丞節出撫中州中州人服其威惠而遮請告歸以奉其尊人松菴公五年而松菴公卒使使來徵銘余不識松菴公識其子若孫世有懿德能其官以是徵松菴公賢謹按狀而誌之公諱節字介夫松菴其別號也世居海上瑯琊臺祖智公始徙闕右生裴以明經初授京衛裴軍文無害遷同知定州累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娶王氏繼娶劉氏俱贈淑人繼娶陸氏皆有子長即公王出也次符次策公生七日而王淑人卒少不好弄稍長講信有度而定州公方困諸生不問家人業以徵察公才且性孝友甫就塾受學未卒業即奪去使治產而使仲季云公斬然身當操作什一之息以佐耕需力而入程口而出無浮錙銖謹課傭保治田圃雜作以休定州公定州公既用起家舉軍歷定州歲時蕉菜樹蓄所餘以佐郎費給其乏歲以為率問者賺矣且不及於年豐以為定州累自斃斃策塞往聚沙渡冰上于畫數疾而從省定州官舍戚吏之氏以遺問者部之吏倍以遷公變色叱曰夫固以我酹寨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一錢於是邪而來閉手遽持去毋蟻我及定州公諸致歸力作之入以內佐家外佐定州而兀兀窮年僅給朝夕矣定州公且念公一身而當勞苦令蚤自異則田宅僮僕器用取而具率以美腴遺仲叔而朝夕奉定州公及淑人權率自請供不欲卒卒過仲叔恩乃公比定州公劉淑人相繼卒哀毀如禮以治大事然率自取具不以問仲叔以仲儒生叔少不治事也往歲邑大徭役計戶口受事非桀滑無護寺弟莫能往治而公亦幾

帑者耳盡為兩弟任稱負所貴傾橐覬償之
不稱償則鬻產第以足家稍稍落公故弗憙
也或謂君不自為計耶即為兩弟足矣公應
曰吾生不有富貴在命乎吾安能秦越其家
之一體人而求富人居為且吾兒亦興矣本
朝中丞上春官領乙丑南宮得宿松令宿松
不足治已又移太湖而公誡謂中丞爾所無
忝爾祖奕世業惟是清白吏耳其就太湖養
則俟人授逆養鯢卷出橐金以償此帑金出

也柰何以老人故辱父老于弟為至中丞以
治行入次遷郎其就郎舍養則曰趣還里耳
以岳播穫業佐爾京邸如爾祖故事庶幾其
秉心淵憲以稱報塞者里居杜門一切吳湖
雖田間人絕無所請門已子梗楊大夫之嶽
請以百金為壽鄭大夫東海太守之屬請以
數百金為壽以介於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
吾不以戢吏人壓定州贅老矣更改其初服
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始一郤金而

成定州犨再郤金而成中丞公少未嘗讀書
然動合夫義萬石君家篤行長者天性如此
矣蓋公自少至老勤儉清恭如一日六十三
而杖於鄉用執醻禮稱賓越數年而以太湖
令貴貴稱太湖令又數年而以司勳郎貴貴
稱司勳郎又數年而貴以中大夫稱光祿卿
天寵蓋三錫焉譏譏偃僂即諸族姓里巷諸
幼子弟必謹下之毋情尤篤於貧困者常行
過市都門客景景困苦於邑狀必竊憐䘏之

則賈人以盜罄其驛鐵無歸矣公就謂第毋
憂吾趣麥餘若干觴在抵以與之此當公窘
困時事及貴而封矣夜盜林木者獲之伏蒲
謝衆請致於理公曰吾不恐其貧也此庸得
已而為之與之廩粟數斛而去族黨人有急
者時時分廩用之歲以為常公雖儉約而好
施予雖輕財不惜其用而不妄取人雖不為
城府而不能為脂韋鄉曲行即聞人言不輒
於道理輒掩耳走不可犯以非禮方弱卯時

里中少年群飲樵集都辨公獨危坐正襟不
動則衆盡目攝之曰與夫錚錚者也然竟無
以奪公嗚呼此豈偶合者耶公即起於農有
士行矣公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
年月日得年九十有二葬於某地用中丞先
禄貴配孟氏焦氏俱贈淑人子男二長惟一
遐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常氏封淑
人次惟集太醫院吏目娶王氏繼娶張氏孫
男五長爾用恩生娶庠生王瀾清女次爾勸

戶部主事娶山西參政高密王者鄉女次爾
令爾壽爾偕俱幼孫女四長適陝西苑馬寺
鄉張維範男允承次適真定府同知王任甫
男化貞三聘江西按察司副使丁養靜男耀
斗四聘庠生臺和夫男允大曾孫一嗣德聘
庠生張之貞女曾孫女一許河南杞縣知縣
安丘馬伯光男某於是誌之而銘銘曰士也
而農以成爾公其德乃豐農也而士以成爾
子以延其祉爾祉既延爾行既完人以官爲
家而公以家爲官嗚呼其難

慶府右長史林亭王公墓誌銘 代

林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
卒卒三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
馬公狀謁某請銘公墓道之石某梓里後學
又與大理君同奉軒對誼不敢辭謹按狀誌
而銘之狀稱王氏之先本山右人其先世有
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之李排營村遂爲
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

文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齎志而歿娶于張有
二子次即公也諱允武字啟邦別號林亭公
生而敏慧才質邁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
倜朗多奇氣既隸學官每試輒冠其曹性嚴
重不與羣曹伍即其曹亦帖然咸服之顧數
試數不售既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謁
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
而俗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縣者輒醵金
錢前爲壽一入其賄即業不敢復有所問以

敚賊恒遺多者哉至八年公廉直不受私謁
既視事前行金者俯伏門下不敢入公乃召
諸遣者撻繫急為期日而遣之諸黠慄慄以
次輸賦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
朝為下璽書褒予之會守缺即以公攝守事
時粵西狼兵入內地剽掠剽掠者所過横甚
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
預為檄檄其渠率曰以爾剽掠素何乃自為
使令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司餽餉時而

爾横如故惟爾罪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
耳率已前聞公名既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
亦勅屬邑為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
瀕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游徼船若干艘歲
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某匿
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恚甚譖公
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為傳公月
俸公乃條故事暨所為侵匿狀上之都御
史內愧公卒褒公治行為江右第一銑萬年

令某以賊削撫兵月糧為撫兵所訟獄者受
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以叛
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
以為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書曰王別駕來
事其濟乎即令公倅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
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諭我吾屬當無患
矣前獄者謂公為地公不聽既繩諸亂首而
令亦論如法衆心始要直指益奇公即以公
署萬年事公更約束嚴稽覈者一切禁費鹽

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之長
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寃為爭之御史竟
反其成獄萬年民為歌以誦之誦見翰編浮
梁金公所為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
考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與圖公像
尸祝之公既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鎮
董陶事公愈孤立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為
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從禁絕歲省工費
數千百緡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浮梁尉某

以巡徼至鎮而縱其徼卒有所剽取於民民
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
中公為尉慰民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鹽
運司副使公日講求利弊擇通商惠民便利
國家者佐其長次第舉行之或有諷公為橐
橐計者公發詞以謝其人慭而退都御史鄢
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賂聞鹽
政壞亂淮商貲其為金數萬將逆諸竟上公
廉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
史視為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
府右長史猶未釋恨狹所厚善御史伺公隙
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致仕時年五十七耳
公既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無異寒士又踰
年壬戌秋七月三十日以疾卒距生弘治甲
子十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九初配都氏
嘉靖某年隨公游太學卒于旅食贈宜人繼
趙氏能以勤儉佐公廉者今封太宜人子男
二長對揚娶胡氏都出次某即大理君娶某

氏封孺人女一萬秀適醫官麗朴俱趙出孫
男四三省三樂三槐三聘俱邑諸生孫女二
人古人有言廉吏可為也而不可為夫廉者
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
又無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為也公
歷官所至常祿外毫不以自汙非賓客不御
酒肉騶從敝陋不治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
為公也豈不誠廉然無務凌人嘗有以自下
者敝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乎人不
忍蔑故能片詞而銷兵氏之變此非可以口
舌爭也仕而俎豆于郡殁而俎豆于鄉有由
然矣嗚呼若公者廉而可為者耶是宜銘銘
曰廉于財或短於才公才恢恢以剸以裁如
郡斯商廉于身或以矜人公則恂恂若芒若
芑飲人以醇世競于貪貪以趨炎而公獨廉
以廉見嚴故終仕而淹淹公之仕不能淹公
之世是生哲嗣為時廉吏以繼公志撫公遺
迹銘之貞石納于幽宅俾于孫承藉世其清

白

于安人墓誌銘

于安人者吕中丞公元配也諱栢字秀貞中丞娶安人未笄而判內試三十有二則安人如嚮至歆哉無違低徊者久之曰吾從其正安人名以此賢矣安人逮事舅姑二十年菽水滌瀡無不稱舅姑旨中丞方起諸生歲入不足以供食指安人乃出奩具稍拓孝産父母歿舅姑命之哀曰新婦鮮凡弟製服如女在室之服所以報也其愛於舅姑如此事中丞相敬禮如賓晨羞夕膳必拮据而進餕而授飱則一饋進者數四宗姻有好問必請已實必辭辭弗獲而與中丞色愠必長跽謝不敏至貴不斁終其身安人為人澹樸甫羈不好華澤以精敏佐中丞內政繅絲染練米鹽瑣細之事無弗親者與臧獲均勞苦椎布操作而前不知為貴人也無棄菅無捐蕞聚物叢委厝之無紛紛閨中皆異自以為不如也

性強識物色形狀及所從來所自去經年不爽其事中丞即中見金入有印文者納笥中封題則否問曰異自吉之故而復納金幣願入于姓即有無多寡勿問曰吾人也自中丞貴安人約中丞之奉施及三族三族庇安人如慈母矣安人不宜子數為中丞置妾中丞有側室李舉女曰中儀李歿就安人卧起三年痺其左掖側室劉再舉子曰不肖不佾中丞為郎時劉病瞽幾殆安人面撫樹二兒而泣曰天乎夫晚有丈夫子劉氏子所依也天必欲奪之則請身之是日劉始能飯久之劉復病痠安人飼之五越月不厭劉病眊語或不遜中丞怒將笞之安人持中丞泣曰夫子忍之微斯人二兒奚恃且其眊也言其瘥也必悔何傷劉聞之泣毋事安人不肖常病痹安人撫之以淚為額者三歲痹始愈庚寅劉病且篤安人與劉西歸歸而劉亡附身之具皆極豐曰微獨化者之故抑使二兒無遺憾

其慈覆衆子而推實所自出皆此類安人辭
中丞歸謂中丞曰予無以報君子歸當爲君
致齋祝無恙而相見其後中丞歸里祭於堂
寢始餕中丞病項安人亦方病癥然猶日執
匕爲中丞下食壬辰偕中丞于晉陽時安人
病浸劇中丞退食有饑色安人自彊披起爲
中丞斷盞三越月而歿某年月日也距生某
年月日享年幾父某母某子二不肖不俗娶
聘某氏女一中儀嫁某氏孫男某女某中丞

諱某以某官封安人令號安人歿之某年而
中丞卜安人宅於某山之原誌曰余論安人
狀有士行者三貯漏於橐不營其罰而營其
室賢矣以志事人人亦以志報之不然豈其
子則靳而女爲之褰人亦執不欲貴富安人
嫡中丞于諸生累至膴仕不色喜封題之全
必問推斯志也雖以郤萬鍾愼取予一介可
也至爲中丞恤僚歡進宜子者婦歡合而成
子姓若出諸其懷恩斯勤斯卽以方樛木螽

斯蕃以加矣世稱安人未筓而荅內試三十
有二至因無違之訓斤斤繩夫子於正雖其
燕也幾乎劇矣未廟見而責婦禮中丞之訓
不已亟乎介謂中丞好修蓋亦其性得之安
人婦服而丈夫行所稱好述者耶丞深有德
於安人而識納燭交儆之辭以示不朽衷褐
之婦相夫子以淸操顯至其初志委禽而已
決矣焉得執姻行姻視之說而與葛屨之詩
同類而誚哉遂爲銘銘曰爲予氏世女而表

則主爲呂氏也婦而德則友爲諸娣也君而
鞠子之哀也則母唯儉唯勤服義而懷仁宜
女嗣振振

誥封嚴淑人墓誌銘

嚴淑人者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也始少司
馬自郎官副廣西觀察使考最淑人三受命
爲恭人以子儆㷡考最進令封淑人系出先
尚書震直公以佐命勳光大其後裔數傳至
上林公世濟其美積於神而生淑人生而婉

約悬心而馴行能讀孝經女誡諸書上林公擇所宜歸以歸司馬公司馬公父中憲公母朱恭人繼母曰陸恭人淑人為沈氏介婦不及事朱恭人而逮事其大母謨與陸恭人晨昏兢兢無違禮大母謨於諸婦如中獨善淑人凡賓讌祭享一以屬淑人淑人上請之大母中謀之諸娣姒毋敢專決諸伯叔娣姒有事必以諮淑人中憲公官於外少司馬扶纂山中家政無巨細皆淑人任之躬織紝課僮

僕操作以佐其家少司馬既成進士所當皆天下盤錯之會令當塗苦水值景王之國者供億為工曹郎苦土木在河漕苦河決在建昌苦旱備兵西粵及撫三晉皆吾兵淑人即不敢問文事然居常與公蒿目而憂相勗以大誼報國恩厚遇水旱未嘗不齋心而禱也少司馬出而治兵未嘗不以矜功殺降脫無辜為公誠也公曰吾官三十年而不溺其職則淑人助也陸恭人卒有女而少淑人有之

擇良士嫁之嫁而死復收育其子女司馬公伯仲五人女弟四人戚屬王繁衍淑人恤其存無拊循其疾苦人人以為淑人親已見窮阨即非戚屬亦賑給之居常邀迎自下即襖襤藍縷禮之如富貴人始淑人之生也有神謂上林公曰爾朱宜子昇爵女然不減丈夫子術者見淑人曰貴人也中卒而厄司馬公官西具時淑人病勺飲不入口七日且屬纊子儆妢夢神角巾修髯拊其背曰服某藥當

瘳如其言霍然病已又二十年乃卒淑人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廿七日卒於萬曆癸巳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長儆炤光祿署丞娶陸主簿某女次儆焞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娶陳監事某女次儆妢工部虞衡司主事娶■衆議某女次儆烜娶嚴大學某女女一適凌茂才瀠孫男二儆炤儆妢各一孫女五儆焞三儆妢儆烜各一曾孫女一初淑人為司馬公置副簉二曰恭曰史儆烜未出也

史舉一女皆淑人觀育之撫諸子如嚴師顧
獨愛少子于撫之過於所生僕司馬公之官皆
以少子從擇嚴宗之女配之女長為擇婿逆
之千晉陽禮成而與之偕還子若女皆暱就
淑人不知其側出也史稱曰淑人於慈孝其
天性也其最難在嫡庶之際夫人已之分也
嫡庶之際不止人已母以子疑子以母疑漢
帝有言人未必自生子憲愛養不至耳此夫
無子而以為子者無子而以為子者利之也

有子而以為子則境加順而事加難夫兩賁
相通也兩力相軋也兩賢相厄也閑淑人之
風德宜廣矣是宜銘銘曰不知其婦視其偶
知其婦不知其母視其後知其母以身庇家
家乃阜三命四命福乃厚人女女之入子子
之德乃茂歸于九京形有盡乎名乃壽

張母饒太孺人墓誌銘

饒太孺人者龍山恭公配而吾鄉司理君母
也張為上杭名族與饒稱[illegible]通饒翁長者娶
何氏實生太孺人太孺人端謹有度年十七
歸龍山公龍山公父曰恭公母羅夫人大父
恭公大母包夫人皆懿德而壽龍山公素舉
有聲嘗欲負笈遊友天下士而漁獵念大父
母天母計轉興未有所決太孺人揆作而前
曰請代夫子養四尊人每食躬滌具以進意
所欲予予之于居有病視愛亦視愛之即左
右侍者人人以太孺人為親已意有所不可
居間調劑皆得其歡龍山公以其故既身遊

無內顧卒為聞人恭公及恭公相繼卒太孺
人事包夫人羅夫人最久包夫人壽百有千
歲羅夫人亦八旬有奇垂歿而視曰吾無以
報君顧君壽知我若得賢子孫婦如我婦也
太孺人舉三子伯子明經貢於廷仲以諸生
受冠服而司理君以癸酉舉於鄉司理君就
試時龍山公病甚依膝下抵回不能去太孺
人以龍山公雅志成名無所就即死亦且責
報於子柰何不養志而規規孺子慕為勸伯

仲居視疾謂司理君汝其行乎汝父且得而
以瘞司理君得為兩月而龍山公卒太孺人
哭之如欲美哭務伯也比司理君來吾青奉
太孺人登車不可則戒之曰汝家世積德以
發祥於汝司理刑官也奉三尺法立能生死
人爾能使一郡亡冤民乎以此養爾先人志
於地下賢於列鼎而養我司理君受命惟謹
居歲年平反冤獄以百計齊中皆稱其廉平
方介使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以病卒於家

太孺人生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二日卒於萬
曆丙申五月廿五日得年八十有八而張氏
子孫丞有孝德以光大其世罨如包夫人羅
夫人所祝矣盖於是知有天道焉伯子憲選
貢生娶劉氏仲聰儒官娶丘氏季即司理君
恩娶李氏女四皆配名族孫四應奎憲出應
庚聰出廷謨庠生廷來俱恩出曾孫凡三人
皆幼將以某月某日歸窆於珊瑚鋪問銘於
余先是司理君至郡延見士大夫問百姓疾

苦與先公所相得莫逆也按行部中至郡壯
堯山罘而善與比於公叔文子之瑕丘間以
語先公及先公亡祿而司理君亦有太孺人
之喪泣而拊予因理前語稍示其處以君之
教先公得歸骨於壠土執筆之役豈敢以喪
為解為之銘銘曰蘭并爾曰宜爾姑舅惟其
婦爾箕爾帚其行則反惟其偶爾德之茂爾
祉孔厚爾階惟蘭弗惟莠惟其母我丘我壠
爾子譽矣爾堂爾斧我則銘矣觀乎九京嗚

乃寧矣千秋萬歲以此徵矣

張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張母陳太淑人者大學士張明成母也先是
明成以卿貳直日講奉太淑人以歸逾年而
上召之辭不至居久之太淑人卒相麻之下
也適與大祥會明成復上疏辭至再　上優
詔不許盖明年葬太淑人而始應驛召也明
成之歸也以養太淑人其出以葬太淑人為
臣子與為臣子母如此者可以兩無憾矣明

成父曰賀仕大官丞祖曰元春爲梧州太守
巽陳方伯奎相友善而方伯子冠爲工部郎
中郎中有女甚穎幼即能誦孝經列女傳方
伯公每出讌雖夜分拱候以爲常方伯憐而
欲貴之見太守子有奇表遂字焉年十八歸
贈公方太淑人之歸也人謂太淑人貴介宜
不任爲婦而太淑人婉嫕有共德事江淑人
與贈公所生母尤淑人兩姑者各得其意在
娣姒間居翁廢後逡逡如也於是巢內外咸
稱少婦賢及江淑人喪贈公伯仲析居且有
年太淑人盡出奩中裝佐喪費而是時尤淑
人亦已春秋高贈公遊南雍累舉不得志太
淑人從容說曰及親而仕三釜爲悅且孺子
幸可教吾姑以悅吾親于今日而待孺子子
異日可乎贈公感其言謁選授大官丞以歸
太淑人與贈公朝夕事尤淑人盡驩歿而喪
盡禮其課明成伯仲引經誼繩墨訓飭之甚
備及明成成進士官翰林贈公即世獨迎太

淑人於京邸已而以直道忤排抑起符丞歷
國子祭酒詹事掌院事以禮部侍郎教習庶
吉士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贈祖若父如其
官封母陳太淑人太淑人未嘗一日不就養
也則謂明成曰物忌多取　主恩不易酬無
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無隕越爲一天
子羞亦所以報也明成以病四疏乞歸歸三
年而太淑人卒太淑人雅好內典自贈公在
時日相其焚香誦黄庭金剛諸卷輒有所施
入而以其爲女爲婦生長縉紳家更通達曉
大義自明成在講筵講讀開發當　上心數
蒙賜賚則時時勉明成報稱明成所居傍長
安道葺爲小樓時奉太淑人登登而望見宮
闕未嘗不斂袵肅容祝　聖人壽也太淑人
在閨閫中動以禮自律度恭饋祀嘗勸明成
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人尤好施予貧者予
財病者予藥六畜非賓祭不殺羽毛螺蚌歲
鬻百億縱之以爲快盖慈祥仁厚其天性也

太淑人生正德甲戌六月二十六日卒於萬曆己丑六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六生子男三長位東閣大學士娶曹氏封淑人次佩光祿寺署丞娶孫氏繼朱氏次化上林苑監署丞娶余氏女二長適業慰以歲貢任歸安教諭次適趙來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孫男九大欽已庠生大齡大履大昇大興餘幼未名孫女十嫁字俱舊族余與明成同館局初稱甚歡稔太淑人賢其言動可著于內則遲其勸贈公以仕而諭明成以歸盈虛進退之際皆與道合豈太淑人晚而習靜一日呼明成曰予今乃不知有我不知有人此何也明成瞿然對曰此氣定也病且殁不改其度嗚呼豈惟進退且了死生矣銘曰

宗伯集卷之二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銘

陝西參議耿公暨配安人巴氏合葬墓誌銘

盖余趨庭而先君時時稱耿公賢也萬曆丙申九月十日公卒於家子山陰長庭栢勒狀走使丐余銘公與先君進同籍沒同年執筆不勝慟輒置之既免喪始按狀為誌公諱鴻

世字茂漁別號敬亭其先瑯琊人六世祖安徙新城生貴貴生水水生溫而素始大嘗拾解戶遺金三百還之人以此卜耿氏之昌溫生封禮部主事錞為公父以明經任霸州學正配王贈太安人而生公公性警敏端介自喜不能為俯仰十六補邑諸生遭王太安人喪家中替或日不再舉益攻苦誦讀不輟舉隆慶戊辰進士除邢臺知縣入為刑部主事改廣西道御史以病歸再補山西道出判蒲州擢潞安府推官再入禮部尚員外遷陝西隴右道僉事進參議歷官二十年所常與世違故髮未衰而稱老邢臺當北邊使節旁午苦供張公裁驛傳費十之三邑中田號磽而賦役倍他邑公請於司農得減三之一自是民少甦邑西有田百頃舊為甌脫公引河渠灌之置百泉張村二閘以堰水歲得穀萬鍾邑用饒三年治行課最其得比部也猶以損供張忤貴人而已何用殊恩調直指則猶以

邢臺之治辦也初入臺有中貴人不法乾沒帑金公毅然彈治之璫入奪俸然直聲殷然起都亭下矣按河西甫三月而逐三墨吏墨吏望風解綬去莊浪以給餉不時軍中譟擐甲攻當事火壁門公馳檄解之為誅召亂者數人而旋定再按應天值江陵相母北上諸次續食與從擬於王者公檄所部具常儀會徽州均賦民為亂有詔窮主名江陵陰誅公有所中公不聽遂坐謫因不及格左遷之其

由儀部之寵右父老皇之喜曰延鄉者逐貪
吏撫亂兵之直指耶矛義晉本議邊氏愛戴
之值他遺欲罰寵右之屬一鎮以自蓋中丞
業報可公謂莫非王土我於何有第無如皇
書何移狀爭之忤中丞遂投劾歸公歸二年
而長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又二年而封
禮部公始卒公於忠孝之遺光啓之誼可謂
備矣公自初仕至解官少與而多忤坐不欲
爲瞯牙供張之損猶曰傳舍無專隸獨不念

時宰之嗣至欲我惠文而復以遲慮之一鎮
失中丞心其自禮部出也亦以宴饗之議不
讒於官長飲設細事齕齬適爾豈非天哉
然令是時以洪懿階華膴致百姓苦般欲薦
辟叙法顧安所得郎官也者而囊一錢於山
陰道中哉則謂公位不償德闇於天道已已
安人屬士從之女婉聰有令德少孤育伯父
獻之所獻之以賢雄於鄉安人厭紈綺逮爲
公婦顧食貧乃躬井臼勤績紡忘其富矣王

太安人疾爲洗厠牏侍藥不解髢者三月人
以此賢之自邢歸橐中裝無錙銖之蓄曰吾
將以清白遺子孫也其賭於大義如此公太
嘉靖甲午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三安
人生甲午正月十二日卒隆慶庚午八月二
十七日得年三十七繼室以徐安人長治縣
丞繼志女子男四長庭柱太學生娶邊氏青
縣主簿界女繼李氏庠生思應女次庭楨庠
生娶畢氏工部尚書亨曾孫庠生九功女次

庭松儒士娶綦氏貴州照磨炯女次庭栢即
山陰長與公弟鳴雷同舉於戊子而光六年
成進士娶田氏宜城主簿豺女繼張氏山西
參議希稷子庠生燁女女二一適舉人成續
子庠生無逸一適高州知府韓容子庠生元
釋俱已安人出孫男四弘煥聘都御史畢鏘
孫太學生九儀女弘燿奉庭楨祀聘鄚縣知
縣王邦禮子庠生化中女弘爍聘都御史韓
取善子庠生泳女弘焜聘河南副使徐準子

太學生來庭女俱庭柱出孫安三一字庠生
劉文燁子烱庭柱出一字舉人王汝玉子禹
銘一字戶部主事張篤敬子胤柘俱庭楨出
巴安人先權厝祖塋側至是始啓而合葬於
某處之新阡銘曰有蕃華胄聲自瑯琊五世
而興制舉起家筮仕邢襄田其斥鹵民用安
揩式歌且舞握蘭比部詩斧西臺朱帷霧褰
白簡霜回讙定脫巾甚此三尺有隕自天我
心匪石天之既定爰與秩宗伻濡泰麓克竟

肩功此疆彼界守我分土敢易簡書寧甘解
組歸而服綵蘭玉充閭驥首天路厥有神駒
亦既孝止亦既佑啓國有循吏公有肖子誰
其侑者君子之迷千秋萬禩以奠茲丘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誌銘

宜人從延安公行也余送之門中低回不能
去余亦心怦怦動焉居二年而宜人訃至夫
其怦怦心動者永別也失余既啟位而哭已
乃搜其遺行為誌宜人者余祖芹泉公長女

而延安守石公元配也以延安公為度支曹
郎宴始封為宜人延安公者少澗公仲子我
祖與少澗公並有聲於齊魯間又相得甚
故以女許歸其仲子少澗公之卒也我祖方
官京師手其遺書涕泗沾襟而不言宜人□
知其為少澗公也俛而泣卻鮮衣不御當是
時宜人生九年耳我祖以大行卒於廬州祖
母將太安人不勝慟瀕死者數矣母泣□□
淳已而更擇懋逆已而復泣左右侍者皆□
嘉[illegible]不能給饘粥寒夜機杼□
哭[illegible]毋而下保持弱弟與妹儼□
成人焉笄而歸延安公公既失怙恃家復中
落宜人攻苦茹淡拮据萬狀延安公善讀書
而善病病無所得醫藥則取之簪珥病已輒
讀書而宜人操女工佐之率以中夜為程不
中程不休及延安公貴吏劇郡縣宜人所為
贊佐箴儆公自以為不減一益友云宜人□
丈夫子二一□入復為公聘副簉於張振舉□

也兩歲而先母哭曰夫子之亡也有遺孤在猶不忘逆而今乃亡矣朝夕依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沒乃大歸於陳依其兄憲副公三十年而憲副公沒往來就養於諸子姪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脈歸乃為母築室以居與我祖母蔣安人共寢食夜共榻卧也又十年而卒母以大司馬女為官家婦嘗兩家盛時執箕箒嚴事夫子者僅二年其他舍其姑奔[illegible]乳無定居者且五十年矣[illegible]

母乃無子無女至無以為家嗟乎悲哉初母之將嫁也大司馬為治粧具紈綺琛玉甚盛母謝不取曰以父母命往事舅姑舅姑乃常布素三十年一紵衣婦敢服此見舅姑乎若其弗用敵之笥篋何為獨取帛衣數事大司馬以為賢弗强也故母終身飾儉而長貧室中供大士像蔬食素羹必以供大士前而後食終日焚香端坐而已笑不及齒言不及閫自馮氏陳氏之族若娶未嘗與也非馮氏陳

氏而問若弔未嘗與也曰未亡人之生猶寄也不敢與人間事矣其往來諸子姪家在從子子咸所什七在他子姪所什三相對始終未嘗失詞色人語亦語語止亦止其在甲問乙治家云何輒亂以他語終不告其在乙齋如此故人人敬而親之大約數日而更去之日如歸王之日焉自見泉公沒不蓄外僕惟一婢自隨敝笥扃鐍甚固及母卒啓視之則其嫁時故帛衣也采色渝落隨風縷縷散

如敝楮云母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年得壽七十有二謝子姪相與閱見泉公牘而合葬焉明年御史毛公具上母節誼狀詔下大宗伯宗伯覆如御史章得旨表其閭諸子姪若孫聚族而謀曰　天子獎孫貞表其居以風母乃無居何所置榜楔焉請表諸墓於是表其墓而從孫琦為文誌之并系以銘銘曰巋彼高丘兄及季矣伊誰云從如及娣矣惟姒與娣相煦相濡霜風蕭蕭彩與

影俱古稱殉死感槩一時從容回翔執德不移古稱主孫猶有復禍不懲二子懸此乾獨豈無斯軌匪我所思攻苦食淡其甘如飴悲哉黃鵠迄于白首身且如寄貧于何有居則異室坎則同封名垂圖史道合中庸　帝命昭靡貴于幽隧九原可起不愧其世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誌銘

陳孺人者延州指揮世相女而給諫白公配也戊子夏六月給諫偕余奉　命校士於楚既撤棘孺人以病亟来告乃從間道乘遽而北至洺州給諫察僕人色有異且疑且信已而遂信之悲不能自止余從旁慰解故萬狀給諫君曰余少而孫就居於陳陳則吾室也而吾家為諸子女總總于前而未成立也卧起保持惟余是依余父也而母夫少而相恤相濡貴而相從出而病入而亡焉則且柰何蓋孺人歸給諫二十年矣性醇謹慈惠井井持家政內言不出閫而閫以內鹽米瑣屑不以煩給諫君事太夫人躬自操作具飲食太夫人之歿也相給諫君始終無違禮以給諫君治邑課最受封為孺人孺人既貴而布衣蔬食如舊時給諫君稱曰自吾貧而未嘗知吾貧之吾有祿仕不貪而未嘗忘吾貧也則孺人力也給諫既第　命則請假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俱還也卒持孺人喪以歸以其年某月葬於某地子二可尚可容皆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穆公孫女女二長受聘衣史李賦直子次未聘以余覩給諫君凜凜德讓君子兩子尚少然皆穎異足世其家吾以是徵孺人為孺人銘曰延川膴膴雙劒躍赤匣莫邪折其鍔長缺悲鳴安所濤蕩兮歸來於此託翩何媧媧委玄漠土逐其宅水歸葬千秋九原其可作

明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先生墓誌銘

吾師慶川先生年于沔陽蓋期年而其子走

狀來請銘嗚呼吾何忍銘吾師乎憶己丑秋
師卧病長安邸中二三子奉寢興侍湯藥握
手家人語究究如昨而今真已矣以吾師澹
泊寡營不宜客死即死無寧于二三子之手
也嗟乎悲哉吾何忍銘吾師乎夫事師者無
偽辭謹按實而誌之師姓麻氏諱永吉字伯
貞別號慶川先生先世舊爲慶之塚邑大勝
國時布飾制靈武肅關者今其地猶有麻公
塚云入本朝始徙家慶曰天壽曰二曰崇曰
得林曰彪盖五傳而爲贈中憲大夫王恭人
則先生父若母也大夫恭人初艱子踰四十
始孕孕期年而生先生先生七歲就外傅授春秋
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又十年成
進士請中秘書已授侍御史盖二年當　穆
廟龍興之元年受命視鹽政於吳越間剔蠹
釐弊老吏無敢欺國課足而商不困戊辰哭
其父既除服遂不出假休沐家居無何復哭
其母先後又七年而當　今上之二年乃以

故秩起家當是時　上沖齡捐羣臣之日新
奄保自以援復得居間欲有所陰陽會又江
陵新貴用事事每按指相左右外廷羣囂不
敢言而會南中奄有被酒挪揄傷省臣者先
生曰今中人勢將起吾以摧其鋒即具疏廷
列狀皆獲重罪王襄毅公力爲之地猶奪祿
一年乙亥奉命按視京營會虜入遼陽塞即
貫封白狀而相入對虜不足慮業解去矣即
復出誚先生先生顧謝曰　上居深宮何從
知邊事永吉言官也有所聞不敢不以實對
相默然奄保欲置諸路織造監先生具疏力
持之得止而會又劉御史臺者逮詔獄將從
重訊先生奮然司劉死言路塞矣即具疏引
唐子方事爭甚力是時救劉御史章亡慮數
十大抵且獻且譽之而陰爲相誦功德獨先
生無攙辭丙子奉命按齊魯甫入境即按論
屬吏孫鳳鳴者孫又相私人急謀得內從
而寢章會且至倉卒不及爲地卒下廷尉論

狀論如律其冬讞囚長府吏事尚嚴急舉所
擊斷為脊決死囚歲多至百人先生獨不妄
論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報入相大恚竟
用姑息為名奪俸一級已而出知潞安府潞
宗多得用勢武斷人不得則假官府脅之因
持官府短長必竭其私乃有司亦稍稍侵其
歲祿之羨而持盖揮先生為賦其廉如期而
給之諸宗人踴躍相謂幸歲祿倍常時卒亦
不敢竭其私郡豪某者宗姻也介勢橫行里

中有司側目無如何先生至繩以法潞安稅
餘漏籍者動溢額萬乃按籍更不及額先生
一切報罷其當額者一切無漏籍於是民蘇
而國課更倍先生既用矣責人意居六年不
調即引病乞休疏下而責人病且死乃復即
其地擢臬副治晉陽晉陽當孔道往來徑是
者資糧扉屨不勝供也乃亦不無奸瀾先生
既用治郡時習其地其地既亦習先生授事
肅然歲省置傳錢以數萬計居晉陽又二年

歲乙酉稍遷參藩值歲侵先生至縣躬自循
拊之明年又侵會先生入賀力請之大農又
得縣故比年再假再不為災先生居哥中凡
九年其去也行李蕭然如始至之日潞所心
綢濟衣被天下先生曰吾終不以地所出尺
寸遺子孫屬吏某持家集呈公啟函而白金
在焉公戚怒已而歛然靡之封還而切責之
曰吾不受餽且不欲使人知也其操行潔清
不務聲名類如此遷川南觀察使竟為雁跳

者所中假不宜其地識者謂先生遷引歸當
中丞直指行部過者爭勸駕先生居久之起
補湖廣觀察使先生既以潔直寡諧于俗視
諸少年善事者既已得善地捷躐去居不能
無悒悒嘗再起家攜早濕重遷之疾遂臥長
安邸中六月乃愈之官半年而卒汾陽地卑
濕故卒以其初疾嗚呼痛哉先生生嘉靖十
三年七月十八日卒萬曆十九年正月二十
七日得年五十八父中憲翁諱直初封文林

郎後贈中憲大夫母王亦初封太孺人後贈恭人配陳氏阜城縣簿陳公貞烈樽孺人女也亦初封孺人後封恭人子五周娶某嘉娶某僖娶某俱郡博士弟子彭輿湖尚幼女三長字某次字某次字某孫男五惟敬惟中惟敏惟誼惟簡孫女一先生終身不置姬妾子若孫皆陳之自出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信然哉富麻先生為侍御任高節斷斷不肯下持方鑿納圜枘其不合固當及

時事改革向之立同異忤貴近者皆歷階而升身都華要先生所如落落以至於死夫仕固有巧有拙就拙穷之中又自有巧拙焉先生官三十年而殁之日家無餘財其廉不以成行其伉直不以立名闕深博大無能窺其際要其立意制行可謂真矣是宜銘銘曰法以廉介以嚴風采嶽嶽深以潜朱紘玉壺惟公兼驄馬矯矯為民瞻裔曹晉楚公所蒞霜風雨被里閭藩集回翔何久淹沉寘史惡

居以恬世所重者健與狺莫邪為鈍鉛刀銛日入虞泉迫于崦誰其承之孫與男千秋萬歲符斯占

廷尉張公墓誌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遷師夢大神與語而授公執也於是公少而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歷户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尹公之為開封潔廉強力不事權貴人權貴人嚇之久之乃遷備兵靖邊晉山西參政江

西山西藩臬使以貴人故卒皆用秋遷人久之乃拜都御史巡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大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蓋公于近世功名之際稱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為人廉治有大節任事多遠略郎兵部時屬瀛州楊襄毅公為尚書每諸郎前白事顧獨目屬公謂是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開封首禳隸人不籍名者累千人晨起坐堂皇剖決立就救脅無所緣為奸鄰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

吏初不知公則前白是故事以佐公害公怨
令皆之悉附譚入歲會中已令進錢贖公笑
曰乃公無用爲也去悉從實庚廉有大盜譚
于獄聞兵來赴援者匣牆外日瞋睥睨不敢
動公起手劍而入曰敢後者死衆擁入盜皆
伏誅初靖邊議貢市文武吏多不應察夫虜
心不者以漢財物焚虜悉從之名曰羈縻公
至三晝檄宜即士釋竟市賞不至費縣官一
金事聞歲賜金有差而諸邊肘方事虜顧虜

至軏受易果公憤悉摘發軏沒者于法邊庫
悉清虜之盟也議者謂吾且以其暇修守備
乃盟日久備日盛即功令與斬首虜同功
多用虛文相冒無實者公所築鎮邊新障百
二十里蓋至今稱雄邊起學宮刱爲邊人師
帥彬彬比內地嘗試謂假令公居今時備邊
顧亦如所爲虛文爲政者不也治晉田賦即
無論晉以無適負所條官會之議置積受輸
諸轉置惟隸役任歲省富民數十萬計至今

天下郡縣效其法則公書爲之也蓋公獨用
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世利天下稱便按察
隊章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之訟
事衰息再治晉爲方伯屬有鑄錢之役公曰
是將與民爲政不可急急則銅騰躍胥校民
以柄條具八事絜爲令所鼓鑄文質周郭文
行矣順天外備邊內繼三輔公爲悉裁抑諸
不急費歲省徵繇累十二萬已悉取積逋盡
白蠲之三輔民大蘇會虜炒蠻冠古北口遼

裨將李如樟等擊破之獲首虜捷聞詔賜白
金文綺東虜土蠻以五萬騎犯遼有詔赴援
部裨將楊栗等擊破之捷聞再賜白金文綺
益爵一級而公亦以是威震諸虜閒虜以十
萬衆欲窺薊偵薊有備逡巡不敢入移攻遼
公則又赴援遼再破之又再賜白金文綺而
戚將軍繼光時爲大將軍守薊公所與議兵
間同異輒瞑目靜不下已而公策中將軍則
務然心折也始入爲大理卿宣言廷尉與比

部御史臺共執法耳何知形迹論不當者輕
反數月所計勞登中外者年餘牘大碎因以羅
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厚之儒
自守有之至涉世不能見功業臨以小威勢
磨折不自勝公平居恂恂不越規範剸爲長
者也當封疆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累世業
夫搆功業必於篤厚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開
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臬大夫皆風靡
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暱新鄭

持重懟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新鄭無以
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
靖邊數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責倨
甚公無所絀江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避謝公
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
歸惟真忠厚乃能真直至如公可謂兼之矣
公爲人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府然非公事
不一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異母
弟勤止戩而中憲公沒公悉析腴產付之退

天性然公名夢經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
公父贈副使公者也公生于嘉靖十三年六
月十五日未時卒于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二
十八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五配宮氏累封恭
人子四人長嗣誠以官南戶部主事娶訓導
李祖植女嗣謨選貢生娶紀善李縉女嗣誼
邑諸生既廩娶通同趙燗女嗣諒邑諸生娶
都御史孫旬女女二長適進士陳憲子諸生
諒次適左都督戚繼光子安國孫子三應龍
聘御史左之宜女嗣誠出應　聘諸生李埰
女嗣誼出

北海馮琦用韞著

銘

建極殿大學士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墓
誌銘

上御極之十四年大學士新安許公以一品
滿三載　上嘉之晉少傅蔭子予三代誥命
公疏辭以無功不敢辱受賞　上即命臣在
事久而臣之父母未葬或量與卹典賜臣歸

而奉丘隴死且不朽有詔勿辭其特予父母
祭葬視一品階而命公之中子中書主功來
傳代往襄事焉公乃再疏言臣辭賞請卹今
得卹併受賞是市賞之道而臣不忍為也謹
昧死固辭　上重嘉公有讓乃許辭誥蔭明
年會典成於是卒贈公父心讓公少傅兼大
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再贈母汪
氏一品夫人入某恭侍帷幄伏見　天子思禮
輔臣德意甚盛而少傅三命濫益恭君臣之
際皆不宜無紀而少傅以先公狀來請銘則
何敢辭按狀公諱鈇字德威心誠其賢也其
先出唐睢陽公有儒公者避難之歙遂世為
歙人曾祖仕聰祖鑑父汝賢世有隱德以少
傅貴鑑汝賢贈官皆如公配皆一品夫人公
汝賢配汪大人出也少育于外氏病不能受
書長而為廢著佐季父季父謂公有心計而
謹厚可任一切倚辦公蓋用大饒公雖商于

賈而時時竊覽傳記多所解悟季父任俠
多交歡士大夫書記關報屬公為辭辭多嫻
美人以為有南陽氏之華客焉季父無子以
公同母弟鈺為子鈺乃生子金也而客死公
致其喪歸撫金甚厚盡出橐中裝還之鈺復
惑譖者言訟金非真季父子弗勝恚而死鈺
同產猬是以金而死相與謀釋憾于金公閑
說萬端至於泣涕事以故得已或說金曰孺
子寧知若父橐中裝數耶世固有佐賈而不
嘗者乎金又感之以質公公輒予質再質再

復于里中人皆為扼腕誚公彼擠公匿季父貲公即亡愛貲柰何亡愛名公終不自明也曰我不忍負季父寧使金也負我於是公之產漸落然自喜為德益甚諸母及外氏皆衣食公公始終共養不衰有兩弟而弱不任事數以官逋累公公傾貲為之未嘗以有無辭收責於異見貴家盡貪反而不致一入曰吾實人也知茹荼之苦不能施而恐責報我晚年病盲猶杖而與族人會食于宗宗人皆嚴事之時口占為小詩屢空晏如也閫內外事則盡委之汪夫人汪夫人者諱富英父慶士寔母黃媼始歸公則傾奩佐公貲出貫貫或數年不歸而夫人獨身操井臼以上事舅姑下拊三庶弟皆得其心鬻珥盡則恐餓夜作寒燈四壁蕭然也蓋少傅生七年而心識公始歸識其子又若干年而公所依季父友卒公卒夫人始從公稍食於賈而少傅學始成矣會又以家難盡亡其產於是夫人又益困

時時季諸婦𩜶糠飲水於僦居一室之中而終不令公見也養黃媼反其甥終身沒皆厚葬之此貧家富施婦人士行於人情尤難者故少傅每涕泣為余言其母尤悲云公卒於嘉靖辛酉九月十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六夫人卒嘉靖壬戌九月三十二日距生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八子二人長沂娶汪氏次國即少傅娶汪氏封夫人孫五人立身立綱立德立功立言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七人公夫人沒之後少傅始成進士歷五贈至令階先是有巫下神言謂少傅公當貴而游學人不及見夫人獨深信之比少傅舉鄉試第一又既望祿養矣公夫人竟不果待如巫言豈固有數耶余嘗觀前史稱計然之策七用其五治越越以治輒棄去脫身游變化有槩故是術也乃許公躬見治生之難而一再推其貲于人無所靳此其能聚能散其[illegible]

過人者汪夫人既佐其勤苦於家而少傳且
用其土直以為天下於是乎許公所就業咗
遠矣是宜銘銘曰肆陽烈烈未竟其業乃杞
百世載貽之曾我徵於公元碑在封舖勳賢
積蘊隆崇崇儒冠而貫貫以布義芘我本根
以及子孫懿其儘業貴言則償罔色于市闠
闓于糟折券蓋貴以行其德諱則措据室家
之力數之云奇辯享厚施是生良嗣霖雨於
時一命而偃尋命而僂餪曰予肅曰予父母
謌謌考忌　天子咸之翼翼新阡司空營之
生反其宅水歸其壑勒此銘詩九原可作

朝議大夫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馬公暨
恭人韓氏合葬墓誌銘

榖菴公與家君同為司馬曹郎官癸未春余
報使如京師實奉家君以行次雄州公執權
承飲而過余與家君握手說十餘年事且笑
且語飲極歡至中夜始罷往歲余以予假歸
省公召而飲食之問家君起居甚詳於時去

癸未且十年公尚健善飯笑語如向時既別
無幾何而予出圖以公訃來告且徵銘家君
不懌者累日余北行至椎州而病留十日愈
業已辭親而出復欲一再見父執友亦不可
得贈視公著則公故執搉舉飲握手道舊處
也為之低回黯然悲傷乃誌其家世歷官子
女而徵著其軼事於銘公先世亦興州人洪
武初韓成者避虜徙于雄成生俊俊生琀琀
生隆隆生子四子曰智是為公父娶于高生
公六年而高卒繼室高生子文奇又六歲而
智公卒公少受尚書充長補博士弟子員戊
午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官行人遷侍御史奉
命視內帑已按甘肅已按淮陽就道中拜臨
江太守為御史忤當塗內計以御史謫判霍
州稍遷承天府推官歷工部主事刑部員外
郎兵部郎中掌武選擢江西布政司左參議
致政以歸公歸二十餘年而卒得年七十有
七公之配曰韓安人先公卒得年六十有九

子二晉國出圖皆以學生女三孫十維壽選
貢生維楨維昇皆邑庠生維垣維柱維慶維
紀維楊維寧維城俱幼孫女五曾孫一之驥
銘曰馬氏之先起自絕塞遷於近畿奕世滋
大智公慨慷為德于鄉實始生公長發其祥
幼失怙恃載厎載厎曾是丈夫而甘牛口去
而受書負笈修業遂有聲聞無負義俠維徵
庶人構鈞州守醴皐廖致期于碎音公請亭
吏爾無太苛人財可免輔天道何樣袂奮腕

將陳于理亭吏鎖憚實劾無死既對于庭時
稱曰才畏自使恒揄于兩臺言視御府公剔
其蠹言籍奸黨公芟姦羣擇樣酒象蘭籥爾
斧無寧秋霜而以青兩代剗以寬多所平反
活百千人民以無冤乃披闢山嶠嶠石梁乃
渠洮河以注巢昌行不病險居不病汲為萬
世利惟公之績出守臨江江流湯湯既水既
暘民用卒痒公出郡帑糴十萬斛惟荍惟菽
活爾婺瀆民謂太守于父于母惠我青

及黔黃垂垂緐綏褰裳去之翼翼祠宇春秋
祀之世途之難誰則無忤沉公下僚于晉于
楚部署回翔為武選郎請寄不行銓授允臧
大江之右于藩于宣仕無達年不如歸田奉
公以秩于公以遂故舊在席子孫在側哉巖
哉阿載賡載歌祿以詠笑以顛天和徒達之
費氏聞昔之公請金錢自郡予之維水東注
故道忽堙公為疏導復為通津邑有傲吏自
羅于罔公也匍匐代白其枉彼專為陵公專

為德器公之量千頃難測無母有母母也劬
勞蒸蒸也養若屬于毛而弟克諧無或恚而
弍教而子亦既似而公有令配實左右公端
嚴簡肅有丈夫風老而彌共貴而猶纖惟簪
及珥無所增飾遠則舉業婚實敢儀有美訓
詞實惟女師厥配既隕公亦長捐向貢同歸
于彼九原贊贊蘭孫熙奕濟美世將大啟公
猶無死惟家大夫及公同僚為公隕涕以誦
以招我不見公為我心惻失詞不多惟以昭

德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暨邢

安人合葬墓誌銘

故江西觀察副使劉公卒於家其子茂才君徵余銘余素髮與茂才友相善間謁公公天下長者也即徵茂才之請余故宜識之按狀公諱一奎字貞甫別號海山先世裹陵人洪武初高祖贇始從蓋都贇生亮亮生呈呈以耆年受冠服倜儻有節槩呈生桐即公父也

貫而儒行不喜為機利事有隱君子之風娶於李而生公公生七歲從林先生受句讀林先生器之每受書至丙夜不休年十六為郡諸生又二年邢安人來歸是時公家壁立邢安人紡績佐公讀書歲壬子舉於鄉己未成進士試事吏部進士謁選郎俯首下已甚公獨平視不為屈選郎曰是獄獄且為彊項吏宜善以壯縣邪以公為富順令富順於蜀稱最劇公為治持大體不苛小亡赫赫名然

事皆辦治百姓便安之比邑貴人某家居通賓客權甚貴偪邑大夫來見多折辱之公獨不往及入覲適貴人者為政乃調公儀封令會河決歲大侵公槩隄防蠲租賑食困窮掩骴骼惠聲流聞鄰邑或倩訟不任兩臺輒屬公攝治之甲子遷順天府推官以贈公憂歸服除遷戶部山西司主事監兌江西事先期而集考最部贈父桐戶部主事封母李太安人又幾年遷福建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當

是時公登第二十年矣逾再考不得調所知或謂公一謁要人藉于公力可立得所欲公曰吾以不妄謁人故至此不欲中道自更易詩有之魏魁卑乘禍我以弓招之不往而又求之客休矣願勿復言蓋太宰疏蓉王公舊令儀封而嚴公實所亦以舊富順令皆欲異擢公公常謝之王公擬公権關稅公不欲以膏腧自潤辭不受也丙子擢四川布政司叅議即之任邢安人卒公善寬大僮僕無所督

責安人持內政并井事務綜覈家人皆外樂
公之寬而內憚安人安人卒繼室以石氏公
居常愈邢安人不置也更二年解組以歸居
家十餘年病暑不能語遂卒公性坦率喜飲
酒面嘗赬與人語似嬉似莊無少長皆禮遇
之居家孝友有兩弟皆取給於公三黨之戚
類公舉火又更以易而狎之至反唇或坐門
下而詬公持杯笑如弗聞仕宦三十年所如
落落不合同時第者皆至大官後來或居其

上公不為意仕入皆指公為拙公亦自謂吾
性拙不能違世拓落故當至其當事操持耿
介不撓不折亦自其樸直得之嘉靖中倭內
訌言官論諸督臣侵匿兵餉有旨以其子孫
屬吏更數十年贖產皆盡無以償公為郎官
請於大司農疏列之釋云事數百入西南夷
搆事相殺傷建昌使者議舉兵誅之公以為
夷爭殺自其天性故當以戎索縻之不足煩
中國發兵行誅建昌使者戰失利按劾去乃

為飛語中公[illegible]奪[illegible]免能川平搢紳皆以公
議為是嗚呼此亦猶者之效乎蓋古者卿大
夫行能各當其官如農之有畔然有軼世之
才不敢踰繩墨後世人競所希至馳騁而起
如畢駿馬走名都且暮有程不中程怏怏不
能[illegible]至於沉默推含之倫相與譁笑以為亡
[illegible]文長擠積薪安在拙官拙則拙矣吾以徵
[illegible]世銘曰世靜靜若無名世競競而若
[illegible]之又兆而吉家無處此今所謂遲

幾而古所謂寬豈其卿豈其卿

陝西按察司副使石公墓誌銘

[illegible]上[illegible]元年寧夏降虜哱氏反觀察副使石
公及於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賊嬰城
守與以制府稽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
劉公上疏言先後諸臣死事狀請釋督
臣學曾責成功而贈謚蔭其官　上悉
制府未解疏入留[illegible]事[illegible]賊[illegible]公柩乞
援師踰月賊平長[illegible]明年

四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
爲孟都人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
禮存仁生琚琚娶某氏舉二子長曰鑾節公
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學能文章取科第
有聞於當世公生九歲而孤與其兄氣氣相
倚晝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成
人甲辰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
至汝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犄氏學
博士部使者檄三晉士皆以石博士爲師居

二年擢桐城令會城青浦都御史御史訐大
江南壯無如石君才請移石君令青浦桐城
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以石君
予青浦桐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
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爲致
先自檢御不失尺寸操左右凜凜一歲再考
覈之有罪立取付法聽訟平允善鉤距語次
躡尋具得其隱伏亡敢詆讕比邑事多待公
而決罪入失出與非罪而離于法公皆于心

案之盡反其獄詞識數百人勑城青浦召父
老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豪右爭欲
就其鄉立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
不爲易建城建學宮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
爲區畫事已而質之不怨于衆士民始服亡
異詞政成召爲司隸參軍司隸號爲親軍故
事參軍畫諾而已公視事引當否執持甚力
衛帥某及兩千户以重賂私授校尉官公上
章直其事謫兩千户皆調外衛諸武人目攝

憚之五年遷度支曹郎監河西芻關及大通
橋京糧廳所居辦治吏不得爲奸司農宋公
亟稱其才乙酉擢延安守公治延安用嚴爲
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略如治桐城青浦時而
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地苦寒
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爲奸利不受理故郡
守視事日夜不得休號最煩劇公坐堂上延
見吏民治簿書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
覲佐者代視篆日不暇給如故乃嘆才不及

石公速矣創府縣請以公為行太僕少卿故
司農宋公為太宰矣持其疏不覆曰周寺非
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無何
而難作寧并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
部落數千人勢橫甚故守丞及監司折節禮
下之不敢問公與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
輕中國心急亦反緩亦反反遲禍乃益大乃
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請增寧兵備非常
事未集而哱氏反公至死無所屈撓聞者哀

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嗇性警敏
有心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咨公立決其治
主執法然務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
所寄若為他事發者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
用之不知也再治劇邑守邊郡聲名絕出一
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八月而罹難豈
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愚自古降虜立功名
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為禍始禍其規摹有小
大舉事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

力邊臣早以計畫剪其萌芽即不亂彼計不
使百全而發中國其亦早如而識之一國是
卜豈為一人公即死賊亦早誅公死何憾哉
公生於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
壬辰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馮氏
封宜人余姑也先三年卒余為之誌子三人
長太學生嵩娶冀氏司馬端恪公孫女宜人
出也次茂才嵒娶白孝傳應坤女卒繼娶李
光祿用敬女次茂才崙娶劉鎬諫三宅女皆

側室張氏出女三一適李署丞子太學生明
化宜人出一適王司馬子茂才世鶴一適張
參政子階皆張出孫男五之楷之陛之陝之
隆之基孫女六銘曰嗚呼為臣丁時艱誰能
身與名兩完緩如養癰終遺患急之反用為
兵竭公治郡邑如烹鮮政有急名佐以寬矯
矯三尺不可干彼狡者胡忍凶殘長弘血碧
心猶丹吳竟然能識賀蘭以死勤事公所安
松柏蕭蕭瀉水寒華表之鶴何當還

封奉政大夫户部郎中樂天張公墓誌
銘
封奉政大夫樂天張公卒于家其子觀察君
泣而告余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吾歸而
承歡者七年今而後歲時伏臘不知其一饗
否也即欲依稀言笑如侍膝下時可得耶嗟
乎人子爲親何厭之有翁年已大耋親見其
子爲貴　天子三錫命老且病而父子相依
者數年觀察猶紫歉于養祭而較其豐嗇余

誦其言未嘗不涕下霑衣也按狀翁諱某字
大化樂天其別號也世爲高苑人六世祖仲
安生從禮從禮生士舉士舉生紀紀生勲勲
生天敘是爲翁父皆隱於田間以孝弟世其
家公生而穎異治經術多解悟十八補弟子
員試輒高等名籍甚比邑學者爭延致爲師
當是時翁家貧藉脩脯以養兩尊人然時時
念兩尊人春秋高諸季力田作苦對客輒泣
數行下一日大風雪心動宿舂糧而返寒某

幾不自全抵舍則寔中無烟已經日矣出所
攜粮猶睨而奉之父子兄弟坐寒灰中相弔
已而相慰也居數年名日益起弟子益進供
奉漸豐饒而兩尊人相繼捐館舍公哀毀備
禮旦暮上食如平時則輒泣曰何由得風雪
夜歸父子坐寒灰中時乎已乃經紀諸季家
爲娶婦治室廬田疇而後取產之最下者以
居公既不得志觀察生漸長風氣日丁口授
以書自少至長未嘗就外傅旦暮幾其成立

閎閎如望歲焉丁卯觀察舉于鄉明年成進
士授濟源令奉翁就養居三月御紫車以歸
曰予能約已愛百姓即吾志遂矣若以爲養
則不如居田間適也觀察政成課最擢户部
主事郎中又輒最　天子輒以其官官之觀
察守大原以乘傳入覲鐫六秩爲真定理官
是時入覲者皆備騶符而太原守孤直無從
獨舉坐翁聞之亦不爲意也久之以平陽守
擢副臬備兵潁州思才任要劇朝陽和房書

諸力克新受封事多史端觀察拮据不遺餘
力諧賢王嘗戶奉約束惟謹天子三出帑金
帑之塞上日閒無事則上章乞歸養 天子
惻然許之公方病聞觀察歸審然病已侍左
右凡七年時病時已居常謂太宜人始吾以
經術教諸生足以一第而竟困阨顧何知以
孺子貴孺子業已許國 天子憐而使侍吾
兩人此非常恩也已復相與咨嗟吾老矣獨
一子侍膝下與白髮老人相依為命吾顧影

未嘗不自警以天之福得見一孫即死不恨
矣癸巳四月孫鈇生又二年而公卒公性耿
介行誼純備初為士貧不妄受人一錢及以
長公貴角巾布袍年過之不知其貴也宗族
待公舉火者若而人待公以婚以葬者若而
人里中有緩急輒就公貸婚錢貸久不能償
折券棄責無所問鄉人皆稱為長者觀察歙
歷中外具文武材寡大抵皆奉公餘教乃其
躓而復起受鎖鑰之任而歸奉庭闈之養又

子相守既復見孫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而
畀大其世也翁年于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
三日卒其生正德五年正月初三日得年八
十有六配[illegible]氏端惠有令德封宜人子一即
觀察公參言娶王崇儒女早卒繼室以高氏
庠生栢女也女二一適樂穀一適李芳春孫
男一鈇聘韓中丞取善女孫女二一適庠生
劉先一許聘石有聲以某月某日葬于縣之
西原銘曰誰謂力田而不及豐誰謂績學而

不及躬爾躬弗膺遺遺厥擇究欲紼帷為步
士模克孝克友德其庶而式穀爾子亦其似
而桓桓[illegible]觀察為國藩屏我我豸冠綵衣而
舞子之能臣臣而報于貽厥孫謀之蘭嗣起
厥德既臧歷復既昌爵彼高封流慶未央

伯考衎山公墓誌銘

馮氏遷於北海七十有二載始遷之歲而公
生馮氏年登七袤者自公始公即沒宜無所
憾歲丙申公夢與先公偕遊克山之原而樂

之願有瑕丘之藏當是時先公尚亡恙先公
亡恙即世不肯前先發而公卒從先兆葬于
堯山天不慭遺妖夢是踐嗚呼公諱其字肇
甫別號仰山伯祖孝廉公舉二子長即公次
孝廉公世稱爲貞靜先生公少治禮爲縣諸
生試高等受廩於學官試於鄉輒不利歲丁
卯偕先生祗癸酉偕孝廉公往丙子携余以
往公乃稱曰余於闈場其猶致女也嫂之偕
出不與偕逆復何益乃受書爲退而躬耕聖

水之野晨起治禾稼與耕夫偶亭午息大樹
下贍樹蔭東西從即假寐終不返舍歲比不
登僅給半菽公曰吾治書不遇合力田不遇
年是殆有命焉倚杖而歌夷然不屑也公始
受室以居治廁得金修業而息之家稍饒給
及晚歲食指日衆業日減故老而食貧其自
奉與應賓客比余家諸伯叔兄弟爲嗇視曾
祖考副憲公猶稱豐也蓋公少猶及見我曾
大父副憲公官三十年歸而不能自食居常

衣葛布補綴如袖衣時舉以詔我後人歷歷
如目睹後人即不能盡躬聚聞其說無不洒
然變色黑然內愧者語有之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今且典刑與老成俱盡悲夫公內行
修潔被服無所芬華與人處不爲嶄絕崖異
慷抱促竭飲人以和善形家言抵掌而談甚
辨素強亡病病下利百日卒戊戌冬十二月
廿四日也元配李李卒繼室以陳皆有令德
宜其家子璋李之自出也爲郡庠生次霽環

玫皆陳出孫士鶴環出以次年二月廿二日
葬而從姪棊誌其墓爲之銘銘曰學即罔庸
年乃崇矣家即罔充子孫乃豐矣吾聞天道
如張弓矣豐不足喜嗇奚惘矣瞻彼九原從
先公矣佑啓我後人惟德共矣

宗伯集卷之二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表啓類

表

擬輔臣恭

進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荅

勑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表

萬曆十六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謹

以

太祖高皇帝

御筆批荅

勑諭及詩文共七十六道奉

表上

進者伏以

寶翰昭垂啓萬世光天之治

琅函進

御製

九重法

祖之思

手澤具存儼

聲容之如在

心畫可接知

陟降之非遥重十襲以珍緘謹三薰而拜

獻臣某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古

書契之興必於神明之代綠文龜馬是

開奇偶之源赤石岣嶁用紀平成之績

大猷既遠小技徒工寶蹟空傳赫蹏何

補漢高手詔一帙尚珍重於隋唐光武

騶書十行稍奉行於郡國龍蟠鳳翥秇

秫僅辨雕黄波偃露垂冊府爭誇飛白

鵠帖勝手棗日笑常侍登於御牀此紙

留白去年驚掌記出諸懷袖惟

聖有作乃文在茲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出聖入神
經文緯武
手闢宇宙
躬握璿璣
廻萬象於毫端
運三辰於紙上尚有
金簡玉書之字藏於石渠天祿之間天章
批荅臣下之詞與夫
告諭

藩王之詔遐荒大帥旣遥授以機宜下邑
窮鄉亦曲為之經畫或席側廟堂而風
海表或手招巖穴而禮下隴上以至詩
句之擕成則又
聖修之餘事冠六文而首出掩八體以孤騫
歷茲二百餘年尚存七十六道蓋
英謨神畧開已高掩百王卽斷楮片詞亦自
前無千古在昔干戈甫戢卽為王業之
成我

朝符籙誕膺方是
帝圖之治庞旣周於遐邇事無閒於鴻纖惟
萬年之經制不停故
五位之憂勤獨最精光布濩元氣淋漓俾
雲漢之為章配日星而並乂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登聖域
化優王馳不匱
孝思隆

兩宮之禺養無虧
惠德廣四海以需雲多能將聖而益勤獨
智先天而典學龍圖虎觀共儒彥以平
章東壁西清衍圖文之秘客臣等猥緣
筆札叨典樞機頃披
中禁之藏書忽覩
先皇之寶墨捧函睠發驚
御蹟之如新揩芴竦觀颯
英風其在上朱書曳電流米成霞墨跡飛淵

餘光舁斗傳之奕世若天球琰琬之留
自
先朝獻之
尚方如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肅申言於
末簡謹進御於
重瞳試觀今日之繇䌷遲想當時之
綸綍勗勤既定正當息馬論道之年俊乂
在官豈無蒭蕘代言之士而
宸衷獨之

手勅親裁
高披天鏡之光
自執河圖之柄
大内麝煤留以森
中庭無傳奉之言益以示長儒逐馭之規
亦以謹考累下移之漸皆蘇軾之頌宸
翰比之慶雲甘露以冀日孚子孫若韓
琦之進御批奉為寶劒遺弓以對揚於
祖考惟茲一得竊比二臣見雖類於管

窺意頗同於葦陳伏願
置諸几席
見於燕牆
會精神於文字之中
運經綸於意象之外
聖能作
明能述繩
祖武以昭示於來茲
口成言

筆成書觀人文以化成於天下臣等無任瞻
擬宋置寬恤民力司遣官分路延訪稱
謝表嘉祐五年
嘉祐五年某月某日伏蒙
詔旨置寬恤民力司
遣臣等分路延訪謹奉來稱
謝者伏以列署建官布
九重之寬大
臨軒遣使分十道以咨詢既弘損上益下之

規亦開公聽並觀之路
恩霑卑土喜溢犀工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竊惟禹甸三千貢惟任土商野九一
法本宜民周禮垂弛力之文漢史紀蠲
租之詔皆以興民休息故能享國久長
繫我
昭代之興隆實邁前朝之仁厚顧
朝廷當豐亨豫大之際
國費滋煩天下有紛華侈靡之風物力漸

絀自金繒之賦益兼土木之煩與撫字
非才催科無藝法因人立人去而法已
徦更賦以事加事止而賦猶未減僞增
虛額巧避徵文水旱爲災既委於天行
之數逃亡逋賦又移之地著之民貧緣
多請寄之奸輸納有導行之費吏呼何
怒民困難蘇吟風抉畝畝之耕暑雨抱
泥塗之嘆南有箕而北有斗念此蒼生
釜無糜而桁無襦雖非赤子破家析產

難懷土以難安捨地呼天欲叩閽而無
力鴻雁之劬勞如此牛羊之芻牧謂何
比役法於張弓蘇威知其難弛譬民情
以御馬顏闔策其將疲緬惟
三朝休養之餘正當四海昇平之日即一草
一木亦自榮於化日光天而匹婦匹夫
或相泣於窮簷蔀屋何意
泰寧之世有此失所之民豈
祖宗之法則然宜

聖明之心不忍茲盖伏遇
○○○○
廓盖容於天地
躬勤儉於邦家
罷左藏月進二千緡洗瓊林大盈之陋
發內帑歲積三百萬助金城紫塞之備謂西
北之虜患方殷顧東南之民力已竭
國無三年之蓄士餽千里之糧若非軫念
民瘼何以輯寧邦本乃

詔計部特設專官有制而寬減差賦之繁重
無疆惟恤咨稼穡之艱難
德音蕩冬日之温利事嚴秋霜之戒蓋
賜蠲給復尚為一時暫下之
恩而分局設官遂成百世不刊之
典猶恐立一切之法難於奉行不如詢四方
之情徐為措置必其謀於邑而謀於野
庶無病於國而病於民分
遣廷臣延諮諸路民亦勞止堪嗟長吏之諮

女往欽哉期慰黍苗之望臣等仰承
帝簡俯愧皇華在
君父尚爾焦勞矧臣子敢辭奔走 王言在
耳如高天厚地之難宣民瘼關心恐窮
谷深山之未達務求閭閻之疾苦以副
廊廟之疇咨顧以星軺暫違
日馭心有懷而靡及忠在遠以不忘欲定惟
正之供當釐不經之費倘
大內之制度未節即三司之省約幾何若以

民力之難堪暫從寬假權因
國用之不足復有徵求是為暮四以朝三
豈曰用一而緩二伏願
永懷禹儉
益普堯仁民未易安先去民間之羨賦難盡
減姑停賦外之徵為者疾而用者舒
講先聖生財之道施從厚而斂從薄
罷一時言利之臣則有
德自將有財而足民亦可望

國矣臣等無任瞻
進會典表
伏以
聖有訓謨百世之章程雖舊
孝隆繼述一王之制度聿新法可通于古今
義實兼乎述作昭我嗣服展也大成粤
惟自古帝王之隆興必有典則以啓詒
肅以納民于軌物亦將垂法于子孫謀
我

朝會典之編實當代經邦之要規摹宏遠配
唐虞之二而成三品式詳明合周官之
六而為一豈但傳世之琬琰允稱治國
之蓍龜顧成書於弘治壬戌之年以後
科條未備續修於嘉靖乙酉之季一時
刊布未遑忽歷三朝于茲七紀歲月既
久議論漸以繁多請比日滋後先不無
抵牾例多掛革政或弛張官有名存而
實已事有書無而今創苟非會其有極

何以率乃攸行永雅信今傳後之規宜
修制度考文之
主恭惟
皇帝陛下範先猷而作則執大象以臨民
敬承徽禹之謨
纘熙文王之典凡
朝廷措注惟以修舉舊章即臣下敷陳亦
多按行故事謂布令必歸諸畫一斯持
議不惑於二三觀乎會通徵於定保

命講
累朝之大典勒成一代之全書本舊日之彝
章參見行之事例因事立類從類編年
廓揭網維列款皆歸六部無總條貫標
名畫削羣書經緯以朱墨而分條搭若
丹青之著雖編次不無詳畧而義例間
有錯綜要不更其裁事之文庶無失其
立法之意纂
肅皇之茂緒纘

憲廟之遺編惟
三聖之道同符故百王之法大備用之
先朝已效施之今日相安陳藝極而樹表儀
如會衆流而歸海上道揆而下法守若
揭二曜而行天遠矣貽厥孫謀昭茲繩
其
祖武臣等濫叨史局禀仰
宸裁詐通左史之訓詞稍識
中朝之典故識大議小不辭並載之煩瑣

要職詎庶幾交修之助敬齋心而奏
御敢拜手以數言狀願
主善為師
議事以制
聲為律而身為度罔非謨烈之垂車同軌
而書同文共遵蕩平之路懸諸象魏人
人覲
天子之光
傳之雲仍世世寶

祖宗之法
為恭謝 天恩事
該臣於本月十七日具疏給假省親十
九日奉
聖旨馮琦准給假回籍省親伊係日講官着
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着限五箇月內前來供職欽此欽遵隨於
二十日報名廷
謝訖伏念臣少承父訓早歆

朝榮叨從荷橐之班
掄置執戟之列未瞻咫尺何有涓埃乍驚
官序之驟遷敢意私情之
曲體當
楓陛承
恩之日適椿庭請老之時倦鳥依林方懸車
之是望慈烏反哺俾擁傳以言旋金緋
爭羨其同歸銀幣復沾乎
異數千里續食分

御府之精膠九月授衣出
天襟之文綺道路侈儒臣之寵庭闈欣遊
子之還古稱資父以事君臣獨藉
君而將父豈但千載遭逢之盛實由
九重孝治之餘情既惻于瞻雲心敢忘于向
日仙班暫遠尚思
玉扆升朝清夢長懸如在
金華侍講
鶴禁行聞于不日

龍顏遥祝于齊天涯無任感戴激切之至

萬曆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知道了禮部知道

爲恭謝

天恩比例陳款懇乞

聖慈俯賜矜允以伸子情事

臣以憂親成病再疏乞歸奉

聖旨馮琦情詞懇切准暫給假回籍着馳驛

去伊係日講官還賞路費銀二十兩紵絲

一表裏吏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激衷不勝

感泣伏惟

皇上天植至仁

日嚴純孝

宗臣陳情迫切

恩許一歸

憫臣去

國倉皇禮隆三錫儼騑騑於道路展烏鳥

於庭闈無金分

御府之藏緣綺出

天機之巧況臣前蒙

子假已沐

恩波去而復來涓埃未效來而復去

賞賚重頒

恩重難酬感深欲涕顧臣下爲身對不宜重

干

雨露之私遠爲親圖不敢自遺

覆載之澤伏念臣濫吏局者廿載侍

講帷者八年緣臣父歷官之品原高於臣

致微臣考滿之恩未沾於父查得嘉靖

八年

日講官詹事顧鼎臣三品未經考滿因父

年老乞恩十五年

日講官禮部右侍郎謝丕亦三品未經考

滿因母年老乞恩

世宗皇帝念係講臣皆准給授臣較量才品

何敢比擬前人

皇上優禮儒臣實則紹隆
聖祖況臣父疾病日迫臣愚憂懼日深既不
敢自必尚有報
主之身又不敢必親尚有承
恩之日是以冒昧陳款仰瀆
宸嚴憐臣至情查照顧鼎臣謝丕事例預給
與臣父母
誥命臣父當危而拜
命或可因喜以獲安儻臣父得延一日之生

即微臣安惜百身之報臣不勝感激仰
望之至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馮琦日講效勞准照例給與父
母誥命吏部知道
為辭朝事
伏念臣遭逢
明聖激沐
恩私方緣親身兩病而乞歸沔
體臣子至情而
予假須南陔而心勤表禱定省于晨昏望
北闕以亮搖准有膂依于信宿既不能驅
馳以報
主又不能匍匐以辭
朝蓋聞義並在三未有假而至再
恩禮若此叛稱謂何返哺如烏情以神於愛
日往來似厲意常在於隨
陽臣無任戰兢湟悚之至

萬曆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
為恭謝天恩事
該臣以臣父原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參
政今封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馮子履患病危急蒙
恩歸省旋以病故奏乞
卹典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題覆奉

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仍給全葬欽此隨該
山東按察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右參議
于仕廉前來
諭祭本布政司給與葬價夫匠銀三百兩臣
謹叩頭祇領如式近葬訖不勝感激不
勝哀痛
三命遙頒方沐
如綸之寵九原不返遽成若斧之封感
聖德之難酬痛覩容之永隔矛身本疚雙淚

橫流伏念臣自屢疏乞歸兼程抵舍見
父尚疑於夢寐承
恩巳下於雲霄自幸屬纊之前猶得拖紳而
受終天永訣是臣卒命之時三日彌留
皆
上吏生之賜仰
皇天而上籲擗厚地以難呼遽期草土之微
臣過辱
楓宸之曲軫

遣守臣而臨祭
發官帑以營塋生死榮哀泣遺孤而欲絕春
秋宅兆責幽鬼以如存顧臣父半世疆
埸未酬馬革而臣愚八年講讀空對麟
編自惟兩世之虛靡曷稱
九重之異數
予內史之假奉訣別於生前
賜京兆之阡耤光華於身後
澤深及骨感切銘心祭以大夫葬以大夫

涯典並隆于此日
遇以國士報以國士微忠雖蓄于餘年惟隨
濤海之民永祝
同天之壽臣不勝銜感頂戴之至
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為披瀝悃誠辭免恩命以安愚分事
該吏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馮琦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

講官照舊欽此臣不勝感激不勝悚懼念
臣始列詞林繼塵講幄執經無裨于啓
沃佐禮罔效于寅清及未
假而再歸無承
恩于三錫當父子死生之際感
君臣遭遇之奇誓捐微軀仰酬
洪造洵叅聯于執秩空抱愧于寮寀何知何
能再侍金華之講不模不範寧堪玉署
之師尚未報於

前恩敢更希乎
後命忽蒙
拔擢自顧驚愆階莫重於尚書選莫崇於學
士况處南省清華之地又當東朝典禮
之時非端方不能厭服人心非諳練不
能折衷事理而臣器非大受謀謝老成
學不足窺三禮之原才不堪典五常之
教德薄而祿轉厚齒後而秩反前自知
小器之易盈且訝後薪之居上力既難

副心復何安若從此曠職之罪日增則
以前報
國之心何在方
聖明之在御正俊乂之盈朝乞回誤恩別付
耆碩俯容謭劣仍守舊官願終譽髦造
士之功以佐
壽考作人之化

宗伯集卷之二十四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啟類

謝啓代

其原非世資向乘人乏備員遐徼從事和戎乃緣九市之成再承　恩紀遂於三年之内兩晉官階人皆謂分量之已逾職亦知陞遷之太驟終犇稱塞遂至顛隮何期茹納於台垣復見明揚於廷議上有知己何下吏之敢

辭後無曠官庶前愆之可補爰從下里出守南州治未效於烹鮮官敢希於攬轡永言嚮昔重為關塞之遊拔自沉淪益識陶甄之厚雲天在望覆載惟均既奉　簡書敢違興寢顧瞻泰隴當群黎凋瘵之餘聯接洮河正襟虜往來之路鴻鴈之哀鳴載道犬羊之變詐多端猥以沉滯之才處此艱難之任彌切守官之懼恐孤使過之仁敢不勉竭庸愚仰酬知遇體　朝廷之德意奉　廊廟之謨謀庶幾遠依槐棘之陰或可近貴桑榆之效

謝敘進代

伏念其本以虛庸中遭齋置仰荷拂拭復在使令屬當泰隴之間洊值旱蝗之歲邊圉徵荒之策未舉二三　朝廷使過之仁寧酬萬一敢徼福於失馬之後寧望還於得隴之餘何期敘進之　明恩謬及疎遂之下吏三更歲籥兩拜除書山川無改於昔游章服忽同於舊秩況小子既叨厯於侍從乃卑職復寀

列於藩維父子並陟崇達頂踵皆歸大造念楓宸之簡命本荃宰之甄收于藩于宣盡是銜恩之地盖高盖厚未知報德之年惟冀永耀台符茂膺　帝眷鹽梅燮蔡治平長賴於燮調保障藩綏邇向尚煩於指示

賀蔣蘭窓代

丞者朱明當令蒼綠扆比上壽於南山欣陽德之居大夏懸孤忠於北斗仰正人之在朝廷兩社關其重輕百僚在其陶鑄盖惟昌

明大有道之世乃生肴碩不二心之臣得全
全昌上天篤其純嘏景行行止下土奉為儀
刑豈但吾黨錫光抑亦朝紳鳴豫荼謬以莅
尊之末託於槐棘之陰仰荷提携洊蒙敘進
祇膺　新命頓復舊階量逾飲河遂有歸休
之請恩同酌海其如報稱之難敢託魚箋恭
伸燕賀中書再考益高麟閣之勳奕世三公
終合鶴堂之兆

謝薦代

項接邸報叨與薦章惟至公至明之詩衡宜
羣力羣策之畢舉觀所為主昔頗附於執鞭
舉乃所知今幸蒙於推轂難酬高厚自顧駑
駘伏念某才未通方題非請世始由平進守
值數奇狎麋鹿之羣已甘濩落無蚍蜉之援
可以攀躋翼難起於榆枋材終同於樗櫟志
灰小草官積前薪何意霜臺亟騰露荐十年
出塞未輸横草之勞一夫當關謬與釆對之
未借鴻鵠以羽翮文斷木以青黃恩比二天

重逾九鼎敢馳奏記仰候崇嚴故人知君濟
惆未陳於此日國士遇我隆施願載於窮年

候王相公謝文啓

伏以政秉國均四海仰如弦之直文援家乘
一言增若衮之華寵賁先人榮施來裔恭惟
相公閣下靈鍾昴宿道衍河汾啓沃講帷夙
著揆天之藻燮調綸閣式隆熙帝之猷上忠
乂簡于　宸樞大業獨先于國本片語有回
天之力滿朝歸夾日之功傳信傳疑廿載執

螭頭之筆成爻成象一時宗牛耳之盟何意
寒微敢邀製作念丘封之久翳悲松撌之成
行身雖羈於使軺夢日馳於親壠乃屬爲吕
之重賜以琬琰之章黄金可銷[illegible][illegible]文之不
朽白骨未肉沾餘潤以猶生蓋聞有言必酬
無德不報故士之伸於知已即身亦可以許
人惟有紀載傳世之文出於知遇感恩之外
德厚益施於父母稱塞難磬於子孫得之若
驚感深欲涕望三台而頓首奏尺牘以宣心

百世有微息已逾於拱璧九府可作報豈忘
於銜環

候申相公啓

頃以驕虜渝盟銜邊告急　廟畧晋收於庠策薦章謬及於非才念惟九列之明揚實本三台之汲引銘心知感撫膺難酬舊緣塞上之驅馳粗見虜中之機變欲陳固陋罪莫大於侵官仰辱甄收士固伸於知己遂聽盈庭之議爭談出塞之師奉　社稷之寵靈憑

廟堂之指授雖使先聲所至可收不戰之功乃自上古以來未聞必征之策越從款貢久戢千戈將吏之遷調不常邊備之廢弛已極剝剥四出苦役百端兵不識將而將不識兵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塹山湮谷尚云乘塞之難救甲凋兵何遽出車之易以我軍之不教值猾虜之方張欲舉一年市貢而罷之一朝是盡七鎮生靈而付之一擲遽聲虜王之罪則助逆益堅盡罷諸部之封則犯順必速彼有所必爭而黨合我無所不備而力分且大興絶漠之師必盡轉中原之餉國虛難動民困易搖上兵惟貴於伐謀下策莫危於浪戰欲建外寧之業無如内治之圖抹馬厲兵惟牛饗士下見恩而後用法上持法而後用兵寛文罔以破拘攣考功能而甄壯烈惟我兵能奮於固圉彼驕虜自頓於堅城先不敗而後圖功先亡害而後徼利進固可以制勝退亦足以自完且邊臣在賞罰之中然後肯

盡心力　廟廊在功罪之外然後能知權衡若借爲傾宰相之階恐遂至貽　國家之禍人心若此政體謂何惟白日既照其精誠即青天可徵其心事　社稷之事爲重雖髮膚其可捐邊疆之釁已開在金革而無避賊虜忍遺之　君父方畧無踰於老臣在今塞上之范韓孰若禁中之頗牧崇論宏議決策當如執玉之堅元老大臣同心乃有斷金之利是謂籌運於帷幄即可戰勝於　朝廷則四

更之膽常寒而三軍之氣自倍矣

賀內閣考滿

伏以銓宰宣猷丕續用成于三考　楓宸渙
命殊榮蕃錫于九天公遜碩膚勞謙彌亮
帝懷明德疆典方殷海宇攸寧久羣胥慶恭
惟閣下聖嶽生申元精毓昴弘夫大格心之
理武接皐夔擴天民先覺之緣沖衿堯舜量
涵楚澤道被商霖盡惟　國家得非常之人
而後　朝廷享無事之福斯丹可也況已歷

於九年股肱良哉用克循於一德方書庸於
上宰正奏捷於西陲聽惟戰塞之機宜盡出
黃扉之指授乾符式慰巽命重申位正三台
叶十八公之吉夢祿頒五等儼七十里之提
封在　至尊懷無以報德而報功在相公猶
必欲辭尊而辭富勉拜符臺之蔭寵登建禮
之筵百僚贍豪翰之上儀千載侈衣冠之盛
事某依郊闕而縈藤蘿巖石以馳神仰賀惟
煙之壽無復烽燧之警俟觀君臣辭受之際

益徵上下心德之同豈惟慶元老之遭逢蓋
實致太平之根本未綴龍門之賀薄陳燕厦
之忱臨書無任瞻仰忻躍之至

易州到任候內閣啓 代父

竊惟六條察郡國在十使為最先三輔衛京
師視諸道而尤重忽此塵點遽出陶埏量已
滿於飲河恩實同於酌海伏念某賦材駑鈍
遭世休明驅馳障塞者數年竄伏蓬蒿者九
稔比緣廷議復齒官評不辭州縣之勞人為

有　廟堂之知已四載之內三遷其官業已
逐其舊階又復移之近甸接聯狢塞控帶龍
沙愧鎖鑰之難堪去　輦轂而甚近況兒某
叨陪於講席而本職恭列於邦畿濡沫相依
音塵易達私情既遂於烏鳥美秩無得於熊
魚使自為謀何以過此且兒輩之知遇在未
鳴未曜之前而本職之甄收當既頹既躓之
餘兩世之遭逢已極二天之高厚難酬此望
燕臺既收駿馬之骨西臨易水寧忘烈士之

心敢不勉思奉路之難長鑒東隅之失興史
治於按部飭武備於當關適此時和而年豐
仰台相調燮之賜庶幾政平而訟理布 朝
廷寬大之條

賀元旦啓

伏以敬授人時陽德啓三微之旦壽熙帝載
泰階回四海之春惟是篤棐之元臣能欽嘉
祥於上日蓋帝之出震開聲生句甲之萌而
嶽之降申斡七政璿璣之柄有美龍圖之業

新頒象魏之條曆象日月星辰宇宙之休和
咸萃弼成要荒侯甸關輔之沾被尤多恭叨
守鎮南如在宇下敢陳芹獻仰代椒觴乂我
蒸民繫股肱之是賴錫公純嘏與 社稷以
咸休

候王相公啓代父

伏以 帝賚良臣懋著燮調之效皇揆初度
式昭平格之徵運膺袞衣赤舃之光近逢蓬
矢桑弧之旦輝騰南極慶集元樞肆大呂紀

玄冬禀籥啓三陽之泰惟 上台居黃閣絲綸
回四海之春蓋國有三公惟人乃備而天之
五福得全者昌恭秩列抱關情深賀厦五百
里而稱歡甸幸依槐棘之陰八千歲以為春
秋永祝松椿之壽壽命長矣茀祿康矣百僚
矢召奭之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千載賡皐
陶之什

賀張總督啓

帝眷元樞國資上碁自 天子所出宣南仲之

威以我公歸入領壯軍之重有嘗主武兼襲
維人恭惟臺下德惟圖基爲時棟九塞共
傳其風采四夷盡憚千威撥瑣闥青蒲獻納
夙深雨露轢門赤羽揮如走風霆北鎮薊
門東清遼海鯨鯢之波立偃貔虎之甲常閑
周索無戒索以相廉軍容與國容而並肅兵
無遺鏃野不鳴桴中國之氣常伸元老之猷
可覩方書屬于上考即晉秩于中樞 帝將
決戰於邊陲公宜運籌於帷幄時方多事國

合有人念　祖宗設禁旅之屯蓋云居重肆
國家無邊烽之警漸已偷安遂使羽林佽飛
之儁幾同灞上棘門之戲乃於本根之地特
簡鎖鑰之臣以圻父之崇班當長子之重任
暢宣武節發列文昌非但付以爪牙亦且倚
爲心膂使我稱干比戈之士雖若投醪則從
學亏牧馬之胡驚將落膽行可定萬世之業
非徒折千里之衝某辱以通家庇于宸宇雖
值棖庭之命益隆巖石之瞻燕雀一枝風藉

堂廡之蔭鱒魴九罭欣看袞繡之來敢介不
腆之儀用伸末將之敬即當歡甋未既數陳

賀王相公　代

伏以文明啓畫龍圖宣赧黼之猷經術承家
麟筆紹箕裘之緒方京國歌鹿革之雅正明
良投魚水之歡有君有臣是父是子驊騮開
道首登駿馬之臺鵬鶚横秋行入鳳凰之沼
搶千摹而空北橋萬里以圖南　國家待爲
天球大衛金林望爲騶虞體肅其守壽在邃

無由恭叩階墀討吏非遥未敢輕修竿牘誼
叨世講善倍恒情雖寸緘未陳自斷掃門之
跡倘尺書可託敢忘賀廈之忱

荅徐中卷

門下新膺　帝簡来涖海邦不佞祇奉王程
初還里閈仰披風采沃領教言甚慰企瞻稍
爍匆遽辱承翰札遠見咨詢當海上尚未息
有值民間更多枵腹蒸黎愁嘆嗟嗟黃鳥之
謡警譯傳聞未淨長鯨之浪頼高明之展錯

濟時事之艱難遠慮海氛不如近輯邦本廣
營征繕不如厚積儲胥先使窮民獲帖席之
安然後戰士有揮戈之氣愧無末議仰佐虛
懷祇拜盛儀粗陳謝臆率爾口授悵矣心飛

荅楊磐石

豚父相彼言歸于好蹇脩爲理適覯厥成何
期片語之間適定百年之契不忘故友許締
新盟念葛氏之多艱方遺孤之未壯何怙何
恃乃當倚玉之榮一死一生始見斷金之利

郡九原其可作將八世以獨昌追惟往年獲
託之文以及今日潜揚之睠篯儀遠錫欣慨
璧襟喜於同榜之中見此高義之舉豈無桂
叙安能如燕婉之求亦有牽絲未必闕戚冢
之感伐柯之請既遂執柯之恭獨唆輒附忝
伻布陳私款有懷瞻覿未既數宣

荅王康宇

尺踈方陳寸衷未諒九重甦闕又壺供奉之
班五月萊庭豈盡瞻依之悃未伸逖聽真頻

觸藩非謂有託以逃名寧敢無虞而當壟謹
因尊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情有同登受

荅顧總督

自天子假刻日言歸上憩斧扆之知遠蕃金
蘭之范南陜在望喜紓愛日之懷壯塞遥瞻
獨切停雲之戀辱頒介使寵錫多儀惠逾投
桃責諧行李念千里之遠道悵若分襟猶五
月之嚴程預爲勸駕心乎愛矣何以堪之第
久客京華乍歸田里未敢遽決冥鴻之計望

欣稍愉釋雖之矣後會何時前期難定惟大
幕彰施于塞外俾小儒偃息于林中近海鯨
覲氛祲永銷于東顧依桑烏烏寵靈長借于
南枝附布私衷伏惟台炤

荅王荊石老師

祗奉王程言旋子舍當藩服投簪之日遂家
庭舞綵之歡解組懸車未及馮唐之老賜金
給驛偶同疏傅之歸屐舄烏於庭闈儼騶騑
於道路父母倚閭而見望鄉鄰策杖以來觀

君非藉東壁之光何以邀南陔之養天涯芳
草喜遊子之初還闕下紅雲覺仙班之漸隔
爰從祖道憶在師門十載遭逢十年教訓其
在門人之内獨蒙國士之知至於瀕行促膝
之談具悉出格推心之愛侈儀文而載錫栓
車騎以過存更邀華袞之章如奉夜光之璧
青黄見借謬蒙空壯之稱蒼素不迷賴有指
南之誨將永垂於琬琰愧難報於瓊瑤惟天
上夔龍永師師而共濟俾堂中燕雀得姁姁

以相安方同薄海之民共仰格天之業　某感
啓不勝感激馳戀之至

答王見峯

親舍乍歸王程旋迫恐違綵衣之適矣邀纓
組之榮兼之病以愁增災緣福過杜非分之
榮進即為康復之機歛塵役之精神猶有生
息之望臨岐路而卻步瞻魏闕以陳情達臺
尊緘術為勸駕顧情本迫切病復支離即駕
焉有戀棧之情而澤雉無思樊之理細籠廣

厦方未歸而言歸滄海白雲豈可已而不已
多儀見惠用璧為辭在饋者則為有名在受
者實為無序敢附來使代布謝言永念高深
從有感愧

答鄭撫臺

臺下光奉　簡書撫茲東土不佞幸蒙　恩
假循彼南陝方氛祲之未銷知巡行之在即
冀從下里一望前茅乃見迫於王程復難違
於子舍　君親並急進退兩難越在道途恐

承翰札不佞近瞻憲府方有父母孔邇之懷
臺下念及家君具悉兄弟同年之誼溫詞見
藉與旣寵須誦以嗣環拜而登受雅情高厚
難紓報李之私病骨支離未卜班荊之日率
爾口授悵矣神馳

與王見峯啓

七十而賜几杖如同絳縣之年八千以為春
秋願上漆園之壽地鄰東海節届南薰敬祝
以春喜逢永日恭惟臺下氣涵剛大性秉中

和漢庭高獻替之風楚甸懋將明之烈任隆
地部方登九列之崇情切天親不以三公而
易芝蘭滿砌袍笏盈牀架上詩書已作傳家
琬琰邊頭節鉞亦成奕世寸衷請看自古之
靈椿孰若吾鄉之喬木天之所福非但美意
以延年人皆曰賢無有令名而長世茲逢設
旦益茂繁禧遥瞻松柏之標敢布嵩華之款
崆峒問道瞻鶴髮以何時蓬島逢仙衍龜齡
於此日借陳不腆代祝無疆龍馬丰姿葆精

氣神而登上壽麒麟畫叢凌畫德齒而稱達尊未既敷陳伏惟崇炤

請佘老師啓

伏以夏官之屬六十特高列棘之班晉國之士二千風佩菁莪之教化兩幸沾於闕里鄒雲快覩於台垣式肆初筵恭申下悃恭惟老師閣下　三朝碩彥一代偉人鍾五嶺百粵之奇靈珠在握總七畧九流之要朗鏡澄襟鹿洞鵝湖文采風行於海表豸冠鶻印妖氛

波偃於江南天下翕然而宗之廷中無出其右者方旋畀龍之駕即看司馬之孝當安危注意之時須文武兼資之畧乃從泉石入贊樞機黃石韜鈐胸隱甲兵之富青霜武庫坐窮蕭輔之元豈但予王之爪牙具瞻圻父亦且公門之桃李常對嚴師吹萬不同有三如一在晉二十年之離合望粵嶺有若尼山即今五六人之從遊侍燕臺恍如沂水爭喜德星之聚况當湛露之初權詹某日爰披絳帷

恭迎赤舄卿省惟月同登樞密之堂士從如雲共擁臯比之坐枉簪紳於一日柱下彈冠落珠玉於九天席前借筯不獨趨步為諸生之範行看精神折千里之衝不勝立雪之誠乃敢順風以請

啓海防萬丘澤

臺下久鎮龍荒新懸鵠印四溢塞之馬提橫海之軍屯細柳於師中屹如鐵壁望扶桑於天外行建銅標遙想霸臺將臨海嶠奉金石

之雄畧鯨鯢靜偃於波濤俾草土之餘生燕雀偕安於林幕愧無末議仰佐中權不揆蒭蕘之言蓋為桑梓之慮其諸委曲須面披陳佇俟節鉞之一臨以慰雲霓之衆望

上林老師壽啓

嶰管葭灰喜一陽之來復桑弧蓬矢詠萬壽之無疆共欣鶴筭之永延况有鳳毛之嗣起身為時而難老名間世以彌章即今畏壘之居坐盡軒轅之道天之所福固知黃髮之堪

詢人皆曰賢願爲蒼生而再出其身嬰素韠
夢遶絳帷亦步亦趨空憶孔門之數仞爾者
爾艾但歌會誦之三章

修城 小引

地控海邦萬里掃鯨鯢之浪雲開天府千山
當虎豹之關請燄大國之稚風永作中原之
巨障欲標銅柱先壯金城念我三齊風稱四
塞西連泰岱東俯滄溟惟茲百雉之城近壓
五龍之口擁三齊之郡縣有建瓴高屋之形

拱千里之邦畿有擊柝重門之義比屋乂安
於聖世震鄰忽起於倭夷蠢爾匪茹掩人不
備屢郭水犀之警寧言風馬之遙夫既能輕
千里而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彼
以十萬之衆蔽海而來我以七千之兵畫地
而守艅艎難恃千櫓宜修刹茲英雄用武之
區恐爲狡猾必攻之地與其臨渴而掘井不
若未雨以徹桑矧方城周總三垂之要領虎
牢戍鄭扼諸夏之襟喉盱眙守而虜騎奔青

澗設而晃人脈孰謂一城之利害乃關列郡
之安危欲決今日安攘之機當看古人控制
之要在地利之可恃比天險之難升西莫重
于殽陵北莫急于山後若今齊之重險在吾
郡之諸山我能障狂瀾而東彼敢越名城而
北孟登萊守在海彼渡海則已紛披淄青守
在山我憑山而形愈猖瀾欲銷氛祲豈憚經
營自軍旅之初興致徵輸之百出民既瘠矣
事且紛然赤羽彫戈既徵兵于閭左黃龍青

雀又轉餉于天涯况茲百堵之興理須萬金
之外將取盈於公帑則千瘡百孔經費難支
將加派於地租則十室九空困窮可憫勇夫
重閉策合急於周防衆心成城事必資於多
助仰惟藩府號曰維城况我縉紳誼當許國
咨爾士庶各有身家宜捐錢穀之需以助徒
庸之費盖此糜城之衆如乘渡海之舟堅則
利涉同資敗則淪胥可畏彼既狡謀于猾夏
我宜預計于防春使連城有虎踞之雄則臨

事無鹿駭之患一勞久逸暫費永寧即無一
朝倭冦之憂亦是百世子孫之利山爲礪河
爲帶國以永存築斯城鑿斯池民將共守九
攻九却永圖王室之藩垣七縱七擒行見海
波之清晏

荅蜀中丞

授鉞巳天公望方隆擁衮懸車楚甸帝心猶
佇蒲輪乃壓瑶函寵頒珍箑輝如明月穆若
清風濯錦江頭借光華於西蜀拔香殿裏待

揮拂於南薰惟此記存敢不登受用介趨風
之使代佇就日之忱不竟數宣仰希台炤

寄王對南年伯

恭惟白麻渙命紫閣仟華聿崇上相之班遂
踐中台之位此 九廟神靈所爲欣喜九土
蒸黎所爲想望而百辟卿士延頸鶴立以須
者也某夙叨眷遇超絶等倫佇覩補衮之猷
借有彈冠之幸光依咫尺喜溢尋常輒具緘
書代陳歡忭鴻遵在即雀躍何勝

荅黄侍御

憶昔文旌幸聆德欬盈遇冀野未收空北之
奇得御李君式藉循南之誨自同臭味遠託
心知求繇服於海濱遂成隔别望繡衣於山
右遠借光華仰羨袖簡之飛霜空懷屋梁之
落月冀於獻椒之旦獲賡伐木之詩忽辱芝
函突垂儼成珠玉兼承珍貺李椒雖報瓊瑶
對使登嘉勒書言謝係心千頃遥瞻叔度之
徽歷指三春預欽南州之福

荅寧夏撫院

三陽啓序萬彚維新苦天聽之彌高致人情
之久鬱有懷就日含愧經年瞻龍衮於九重
情殊鵷鷺悵貂鐺之四出禍及雞豚雖當一
草一木之向榮其奈匹夫匹婦之飲恨遲遲
春日空披蘭蕙之風悄悄憂心已罷屠蘇之
酒翰箋下逮慙媿盈襟祈賴虎幄之有人幸
見狼烟之不起逮入既服懸知貔貅之功內
地可憂應軫山濤之慮聿爾布謝不盡欲言

北海馮琦用韞著

議

東省防倭議 與撫按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難復隄溟須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局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

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坐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

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廣野以騎壓步萬夫齊發我用其長彼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者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於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遣兵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

各城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窟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致於人彼反致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畧陳三郡之形勢脅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綰轂其口北有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泰山南接蒙

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
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
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西二千七
百里處處可登出於登則萊不能救出
於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
樂安壽光則直出於青之境內而及抄
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
則惟青州為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

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
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無此三者則可以
為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
其人輕悍好鬬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
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
阻雇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
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
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重鎮厚增陴

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
聲援互相灌輸而內於中原添一重保
障竊以為於計使倭入朝鮮且戰且前
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
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
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
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
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
望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

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
避亂之眾不出一月至困矣青州之民
勇私鬬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六博
蹋踘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思
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報讎綏之
則不戢於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
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已津津有喜色
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然
也倭至登萊亦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

州我失羣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
險阻我無地不可壘而彼反可戰可守
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以
自固而以北向一弼與中國爭衡我即
以信臣精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
定也竊聽計之倭越大海載粮精器具
以來跳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一
月食而因糧於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
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即搶掠能得幾

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
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故青
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
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
敗之機也就我
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
登萊便於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
於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於登萊

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
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
喜亂亦第一然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
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
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於
左以俟籌
閫者采馬其最要當先定南北兵將水陸
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
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
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

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
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
人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
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
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
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
之勁海濵用之可耳至於城守陸戰而
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
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

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
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
給雙糧精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
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為牙兵以鎮內
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
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
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於本省班軍赴
京邊徵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
守部覆以海氛未息未見允行今當盡

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臧獲在門
庭防禦而反令從客灑掃緩急失宜至
方借兵於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
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
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計比見部議賞格
備矣然詳於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
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
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
武官破格超擢賞延於世士民量其時

日以為鎮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
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
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
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
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
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
擇一鄉有才識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
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
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

山裒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
藏急則即至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
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
於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驕
勇直前死不及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
相拒以糧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
東三府錢糧一半運糧赴朝鮮倭濟一
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
糧資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

量加鴻臚武職虛銜寵門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貴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貿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所收又薄明春之

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無亦備饑預圖則省臨用則難豈登萊之患獨緩於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於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僮奴悍僕化為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

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添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為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於地畝則以數者之

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於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繼協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

聞官照何洛文務文熙事例題

請旌表夫民急則貴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於收人心衆志之固壁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

內帑之請又未必得不於地畝議增更於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脩本地武備况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氓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於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釐於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曠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共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賠累必

多驢騾車運皆取於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宗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遺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怨望倭奴倘以小惠誘

此雖心衆心之城既離數仞之牆何守
今既請留正額糧以給征繕則地畝
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
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
一體同患難共計若即萬不得已寧至
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
民即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
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
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苦塊之

中不敢與聞時事直以桑梓之地安危
相關故遂畢陳其愚惟
臺下留意熟計其便

序俸議 萬曆二十八年本銓部

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
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蒿不謂是
也其敝在不問賢愚顓以月日為斷則
不可以月日為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
可夫聽而決之使以用才亦便於用私

舉而歸之於格不使於用私未嘗不便
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
責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
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騖而
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
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
上出自
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知兵備其次
莫知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

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
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
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四十人中擇
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
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如郡守之缺遇
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
於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同
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
若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

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稍倣停年循資以月日為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求薦稍難而求調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拙之慼人得之則

獨見己之遲己不得則獨見人之速此其心已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之有今有官於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為久乎為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於五載之內則一人者為速矣有如十人已遷而一人獨滯於五載之外則一人者為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論而不為而使天下見以為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為遲以起

不平之慼則其為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不易之格而使羣子安於不踰之度俸至而陞不必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柤梨橘柚無助其長無藂其成至於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蓋銓部之難久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於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

者不可以辨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於

上夫銓部有所推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報者不信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

上舉不信羣臣乎其端始於不能自為信而

士大夫不相信以疑端開
主上耳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
主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為之而況其
未始不便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萬曆二十八年在銓部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畀之
恩德無與儷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
於名甚正於費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孰防後患令臣等從長計議
臣竊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
其名酋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即使
其國輯睦亦必不能合六十六島成師
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盤據已
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
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
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
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
若其兇寇既立蠶食漸深朝鮮復來告
急異日更煩措置
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
與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
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
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乜兵無
過騷擾屬國乃為得策耳漢立西域都
護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
新羅即令朝鮮之地亦因糧於彼未嘗
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
國之帑藏即念彼凋殘令彼出本色我
出折色已為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
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
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
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
耗既急內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
若其漸殺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
衛今倭患漸息此正殺而可量裁之時

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即於登萊天津淮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既撤之後即以其人照今日所栽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即守在海之內

不撤即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事俟倭氛盡息之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且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兼減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他婦女强役使其民為耕種而我軍收其利蓋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國出糧之少然侵奪騷擾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稍益其佽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為也蓋徹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

須計萬全為彼之利無以為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為愈也

宗伯集卷之二十六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七

北海馮琦用韞著

議

申飭計典

為懲貪官覈實政袪浮費辨真才以襄計典以興吏治事照得三年大計合諸司賢否兩院舉劾而後黜陟行焉察吏之政莫重於此然計典所患士苦於不公不平下苦於不明不確下不明確則

上雖欲公平無由也今日酌議出自部院公評不狥人情不執己見預先申飭斷在必行總以袪貪奬廉為主有憂國憂世之志者宜共體之

一先年議懲貪官然往日民力猶可支持今日民情憊極窮困則貪官之害更甚為懲貪之法亦當更嚴比來清議雖明貪風未息問律外之罪科例外之罰扣役外之直增額外之賦公行晝攫難可究言即如罰贖積穀原以備賑假借公用沒入私囊官衙紙劄所費幾何但有告詞槩取紙贖至於徵收錢糧更為貪墨窟穴分釐各收逐名加耗假以合封為名多收羡餘入己官取之收頭收頭取之花戶甚有加三加五貽累貧民者近來水旱為災重以礦稅之害一兔幾剝一羊幾刲豈可更剝垂盡之膏椎已空之骨自充囊橐欲遺子孫心何忍乎

各該布按二司預將所屬官員備開實蹟多科罰贖者幾人多加火耗者幾人罰贖火耗之外羅織需索賣法鬻獄者幾人剝民膏髓媚奉貂璫而更假借徵稅以私有染指者幾人守正不撓一毫不取者幾人俱要手書釘封密差投遞如奉文遲者一到都門作速補完本部院再加體訪酌量議處輕者降調罷斥重者請

旨提問盖犢弁四出搜括已空士大夫既不
能為百姓作主又或推波助瀾因以為
利不但縉紳名教之所不齒實亦天理
王法之所不容若朦贖不聞庇護不報
本部院別有訪處則藩臬表率之責謂
何宜加三思勿泛勿畧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畢竟所報多是虛文
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
習甚巧虛偽最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吏

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於厨傳課
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閱其所
署之考推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
大賢川嶽風雲氷玉麟鳳字面何關實
事甚而流離滿眼愁聲載途猶以綺語
署為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媿又如撫
按論劾多列奸贓及至行勘十無一二
盖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未必盡
開量坐些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益

激揚欲望警一懲百使吏治改觀其將
能乎今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
功効即如災傷者當考其賑濟逃移者
一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當察其調停民
苦奸貪當問其摘發除以前開報之外
自知縣已上各開其人實才實政務在
肖其為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
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
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

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究璺人人無才
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偽
矣如有仍前浮泛狥私不公以致賢否
混淆者另議去留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參一人盖為
費出因公與置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
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
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
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即有額外之派

如覲
覲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既有支銷官
銀何為又更派於里甲既有定數官馬
何為又借撥於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
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
寧歲春屬累重夫役久稽於程途輸送
頻繁筐篚相望於道路和糴出息之銀
預先支用而僅以罰穀報完倏粟器械
之資那補他孔而更歛民財集事故今

之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
免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
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至於上官入京
屬官供應代賃房屋饋送長夫米糧差
借民間之車騎坐用驛遞之馬若使上
官自備為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
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
百費皆從減省既當以此自處亦當以
此處人一切餽遺悉應杜絕遠者在京

聽科道糾舉部院訪參在外聽撫按於
各官啟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斂等情輕
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參奏雖素有
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
信也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譽之
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蓋謂舉卓
異未必實而清吏必實耳然未能崇獎
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

違其才何以取効
朝廷駕馭群才無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為
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
儲長策遠略已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
黜陟幽明明則當陟略有三品一曰循
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未法循理不
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能廉頑起懦
次則釐冗袪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
吏其上必能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

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鄉官在野者果真見其賢亦許附見於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蓋明含天下之人即當以天下人為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教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不分在官

在野但欲得真才真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為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為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本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萬曆二十八年

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陪驛遞之騷擾舉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驚遽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

朝廷斂百萬之財猶栗栗不足而於夫億兆之心已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為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以為且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

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柰何人臣逢時艱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為調

停使無及於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於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

上怒則有權挾

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於其下不肯傾橐中裝以乞哀憐於上下所以為之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彼之

勢不張與之鬪者國其交而張其勢者
也今欲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
杜其爭端莫若分其事任而無與有司
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立於
市其鬼猶害人人猶畏鬼若使人神不
雜揉則鬼之權減矣今使貂璫以礦稅
皆責有司儼然臨長之有司畫奔走於
其下此鎮守之故智也愚請勿斬惜其賞
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借於

在京之監局其行不過偕於進鮮進衣
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
勑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
之錢而貽宮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
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於
上曰中外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
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漢亦繼
之唐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
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

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
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
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
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
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
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既定矣中臣
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
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
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羣

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即欲加有司以阻
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於
上者習見則淺罕見則深蠲租賜賑孰
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
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歛稅孰不爲取惟
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
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
融補輳民不稱擾免以爲地方常有之
官行地方常有之事則利之歸內帑

者不減而怨之歸

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内臣採之又使有司劵之採不得則派於人夫派於地畝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為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内臣藉其民以為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

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侵奪有司即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即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内臣如此則内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劵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於

内帑之入未有損也

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内帑而留庫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自悟而自斷之威福不假於下而恩德盡歸於

上以此閑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

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於此欲鶵其赤子為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鶵使須臾勿死以俟尊嫜之回心耳愚之為是說豈得已哉

河工錢糧議 多缺偶檢出殘帖中姑存之

河工之急至今日極矣疏築之費度至百餘萬議者束手有由也往時庫藏充實猶得緩急那移百姓豐殷猶得権宜

徵派今官無餘積那借之計已窮民有
繁征已竣之青難繼況功須不日勢難
後時止有比照河南往日賑荒之例請
內帑之金差官解發旬日之間即可濟事
陵運兩得而民生附焉最上策也而未敢必
也不得已則惟有轉行各處撫按酌量
協濟除四川貴州新用兵省分免議外
其餘照省分大小分定額數立限嚴催
解送總河衙門支用一時不能徵完先
將別項錢糧借解後以所徵之銀抵之
總河所轄省分別項錢糧但有徵收在
官者除邊餉外其餘皆先那移以濟急
用後以各處解到之銀抵還蓋天下大
計關係
祖陵運道不得不取給於天下斷無獨累三
省之理加派亦知非計無可柰何耳老
庫所存既少冏寺百萬餘之後亦難復
借惟南京兵部及戶工二部或有尚可
那借者往時寧夏之役亦曾動及南京
總庫錢糧宜細查存貯多寡酌量借用
以救燃眉或亦一助也事既急矣用在
數月之內而所指之銀多在數千里之
外工部及戶部先轉處數萬以供目前
然後可待別項接濟耳

宗伯集卷之二十七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勑諭

擬

皇帝勑諭大學士申時行

朕勤思上理側席忠賢睠惟理陰陽之官原非程歲月之効乃若致成九載勳冠羣僚百揆奮亮衆之庸三考符陟明之典特申褒勞具在彝章卿雅度冲襟宏猷卓識

才堪命世而寬足以有容道可經邦而智行所無事越從講席簡在綸扉首列三事之班仰贊萬幾之重調劑庶政如鹽梅麴蘖之和董正百官有羔羊素絲之節雅持大體獨仗朴忠登延多耆碩之英召對失謀猷之告布寬大之詔令藹若春温决戰守之機宜明同燭照咸有一德于茲九年朝端杷易直之風海內享和平之福況元宰課功之日正西陲奏凱之辰不有安社稷之臣何以厥耀揚之難卿勞惟懋朕志允諧乃晋三公之階兼食五等之禄賞以延世要以示恩而卿三讓彌高屢辭未已功已成而不處勞以謙而益光庸錫賛當以紓眷顧於戲啓乃心注乃辟朕方嘉傅說之賢慎厥始成厥終卿無忘畢公之命即令方隅之多事正賴朝廷之有人勉思弘濟於艱難乃可對揚于休命益懋茂烈永佐昌圖

誥勅部

定國公徐文璧

制曰國家褒荅元勳爰及苗裔載在盟府與國無極其恩數羣臣莫敢望馬盖其先有非常之功非常者非常格所能擬也爾具官某紹休前緒綰綬戎樞當天下無事韜鈐無所用惟是斤斤遵禮度奉朝請以端恪讌退自持紱佩成行惟汝當列珪璧在款惟汝爾將念爾爲勳臣首事朕久長待

賜爾命不著爲令甲於戲惟爾祖有大勲
勞於國家當其時櫛沐風雨跋涉險阻爲
子孫開業其勤至矣爾是以及此夫惟念
爾祖修厥德然後可對揚天子之丕顯休
命爾其敬哉

臨淮侯李言恭

制曰戎政大臣總率南北羽林材官蹶張所
以厲武節折奸萌强根本示天下重也縻
勲勞不二心之臣無任焉爾具官某才蘊

文武世篤忠貞壯猷奮於請纓逸思徵於
横槊副司留都之鑰晋登大將之壇卒乘
畫屬槖鞬耳目在其旗鼓遠恢上畧獨制
中權遂使輦轂之間隱有干城之壯宜須
異數以祚殊勲是用加爾太子大保錫之
誥命昔李光弼爲大帥一出號令氣色精
明光弼之封亦臨淮也爾爲世臣膺此重
任遠師武穆之紀律近法韓國之忠勤尚
克持忱無替朕命欽哉

大學士申時行

制曰朕纉承鴻厤總攬萬幾惟二三忠誠不
貳心之臣是想是賛刋若元輔康濟時艱
朝廷以和民有寧宇不有夔荅股肱何勸
咨爾具官某蹇蹇匪躬休休有度學博而
知要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得天
地中和之氣首奉軒墀之對早簮帷幄之
謨在朕方弘衆正之途於卿乃見真儒之
效簡而有體冲如不盈清静寧一以紓兆

民正直平康而訓百職丙言寛大是尚繁
瑣不預於斜餘兢相畏異必陳憂勤不遺
於風後一徳咸有六載於茲盖惟國家得
非常之人而後天下享無事之福詢之士
論大夫國人皆曰賢考其成功四海九州
罔不若膺稽　累朝之舊典以酬再考之
元勲是用錄厯實賚陟爾階特進光祿大
夫勲左柱國錫之誥命於戲惟虞廷章厥
以膺在周典旂常是紀作舟楫作霖雨朕

方虛已以責成若手足若腹心卿益矢謀
而入告無忘君臣之交儆以開宇宙之泰
和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欽哉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賡

制曰典朕三禮無如伯夷之清教手一經是
成甘盤之學膺霈露之澤以紓風木之
悲爾原任直隸揚州府泰州知州累贈通
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朱公節乃具官某之父本以宿

儒蔚為循吏筮仕壯縣繼典方州平反懸
三尺之平操持稟四知之畏惟爾崇德象
賢之嗣為予貴難陳善之臣眷乃啓沃之
勞恥茲寅清之秩念十年帷幄暫遠闕庭
邇一德淵源推恩禰廟茲特贈爾如子官
於戲資事父之敬以致之於君久矣忠悃
固如母之衷以施及於父式慰孝思歆服
龍章增華馬鬣

制曰惟臣欽若直哉惟清有母劬勞報之罔
極膺霈顯休之命以慰明發之懷爾累贈
淑人陸氏乃具官某之母系出名宗動閑
内則娠德君子既宜化於宗陰啓佑嗣人
乃膺庸於槐路惟藎臣斧藻之業本慈母
懷抒之勤今範雖遠徽音如在是用加贈
爾為夫人銜痛白華達一日三公之養疏
恩黃壤膺九原六命之褒

制曰春官和邦國是惟五典之宗賢母嗣徽
音式並三遷之教況靳違於五鼎宜申命

於六珈爾累封太淑人葉氏乃具官某之
繼母化隆正始義克代終務宣雍肅之風
光佐循良之畢均鳴鳩之愛若屬於毛寧
護草之歡言樹之背典我邦禮遡厥母儀
不有紫綍之頒孰慰素冠之惻是用贈爾
為夫人栢舟著節永流彤管之輝楓陛宣
綸式作玄扃之賁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一鶚

制曰國之大事寄之樞筦之間武之善經謀

之堂皇之上以邊疆之無戰知國家之有
人中外具瞻安危注意可無恩綍以旌殊
勳爾具官某材猷弘敷志慮忠純践更郎
闈郡牧之官洊登藩臬節旄之寄拊循畿
甸贊佐樞廷克宣西塞之籌全畀北門之
鎖暨正圻父之位兼贊宫保之階治已外
寧壹皆由於措授事從中覆毫不爽其機
宜惟巨僚規恢九塞之安俾朝廷明見萬
里之外膚功既奏茂賞宜頒是用授爾階
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周官六列最重
夏卿唐制七兵總屬武部爾典司邦政康
濟時艱西北之邊羽火停何以周謀於桑
土東南之災報踵至何以杜警於萑蒲盍
弘遠猷以胥後命欽哉

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鄭洛

制曰朕顧瞻雄鎮簡命重臣深惟今日之便
宜頗異昔時之經畧在昔中嚴郛保師中

閫鎮王封於今兼獲華夷徼外皆稱屬國
寄屬滋重控制惟艱爾具官某性篤忠貞
才兼文武爰從侍御夙高栢之風践歷
臬藩茂著采薇之烈秉節旄於西塞佐樞
畫於中樞全畀制閫之權專聽籌邊之畧
胥卿銜於夏省躋埈秩於春宫盖委以事
而責以功故加其官不易其鎮爾乃以恩
威馭虜以整暇治兵措三大鎮於衽席之
安制兩名王於韝韘之末諸將皆遵其約
東四夷盡憚其風稜召總禁旅之屯以表
師干之寵課書来奏賚冊宜頒是用授爾
階光禄大夫柱國錫之誥命於戲塞上十
年揆勲勞之已久軍中三命方恩數之惟
新兹領王之爪牙寔冡天之壁壘祈衛厥
難朕東忘保障之功居重馭輕爾尚諟張
皇之訓祇服遐命益堅壯圖欽哉

制曰古稱將卒之旋必及室家之感草虫興
思於北伐鸛垤志歎於東征矧夫睽違閫

以存歿不有褒敘曷慰幽潛爾累贈夫人陳氏乃具官某之妻柔嘉維則肅雍其儀相夫既書績於旂常訓子亦宜勞於郎署采薇外寧之治久藉同心奠繁中饋之賢已成異世特加贈爾一品夫人式作玄扃之賁永垂彤管之聲

曾祖父母

制曰朕錫予勞臣褒寵先代如山川之出雲雨有開必先念水木之有本原無德不報

人稱崇讓國有上彝爾原任浙江紹興府織染局大使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鄭臻乃具官某之曾祖父材資倜儻性植應明蓋嘗為織室之官乃獨嚴繭絲之戒位雖不滿其德沒而有祀於鄉有仲象賢已拜中丞之命曾孫繼美重膺上衮之褒流澤彌長保世滋大特贈爾如孫官積百年而後興國恩未艾更四世而再命家乘方昌

制曰勲庸著於邊塞於人臣為首功寵錫逮於曾闈於人世為異數庸領休命以獎殊勲爾贈淑人張氏乃具官某之曾祖母柔嘉淑慎宜懿惠和佐夫搭乃朕之祥迪子任節旄之寄惟我師帥之長子寔爾繩武之曾孫爰迴徽音特須殊渥茲贈爾為一品夫人蒸畀並隆於烈祖熾昌永芘乎來昆

祖父母

制曰良士之垂世澤燕翼于以貽厥孫昭代之獎鉅僚肇戎公而錫爾祉豈徒慰光前之志亦以昭裕後之休爾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隆乃具官某之祖父名高處士門應德星今世所謂古人閭里稱為長者蓄其慶祉啓爾聞孫維翰維垣方舉邦功之典是薦是衮可忘種德之勤茲加贈爾如孫官俾馳榮寵在羣僚之上祖孫濟美永垂奕世之

休

制曰寄階極於一品而顯秩侈於重闈國家郤荅之上彛亦大臣似續之弘孝爾某贈夫人葛氏乃具官某之祖母稟德静專禔身孝敬釐爾士女風塘濬哲之祥裕乃後昆允協和鳴之吉鍾百年之餘慶開一代之偉人勛庸既茂於公家尊寵宜歸於王母兹特加贈爾為一品夫人丕隆蒸畀之儀益保昌融之祚

父母

制曰价人維藩功已宣於國閫君子有穀教實始於過庭追叙前休肅申後命爾舉人某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星乃具官某之父學窺道岸名在賢書卞玉未酬尚賫淵鴻之志韋金有託式弘詒燕之謀眷子鎮綸之臣實爾箕裘之緒邇其家法拔以國章兹特加贈爾如子官霈綸青於三錫用伸未竟之猷登

位序於六卿益衍無窮之問

制曰國家弘奬孤貞褒予勞勩念國勣於重無如任事之臣推家所由興以有字孤之母可無恩寵以報劬勞爾累贈夫人劉氏乃具官某之母躬有令儀嬪於儒彦鋻羅未亡人之痛已嗟泛柏之難睍膺大司馬之封未見樹萱之養即今三鎮節旄之寄皆由百年撫衿之遺兹特加贈爾為一品大人九原如在永昭彤史之輝三錫爲光丕闡玄扃之耀

協理戎政兵部尚書傳希贄

制曰周制六卿獨先司馬漢京七校特重壯軍况以方叔之壯猷當圻父之鉅任爾言舊績宜霈新綸爾具官某才猷宏遠志行貞純易直有長者之風端嚴得大臣之體自分猷蘭署洊綰綬淮陽藩臬屢更功能海茂關中循楙民吏俾其風穫河上轉輸軍國仰其供億召参民部晋掌留樞委以

爪牙之師式是股肱之寄何慝不已乃求
譏於獨行年至則還存㒋勞以政事升晉
東宮之秩仍兼北斗之階茲加爾太子少
保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耄老
成之禮肅以褒眷勳勞高止足之風亦以
靜一遜競豈必仕而補益於國方將歸而
表正於鄉俾壽而康式燕且譽欽哉

吏部左侍郎趙璜

制曰天下莫難於用人莫難得用人之人得
用人之人而治理可幾而興也則微王爵
大臣孰任我爾具官某操檢貞純器識宏
亮起家邑令擢列臺班執法殿中巡行郡
國不茹不吐望實並孚及拜中丞風采彌
著南北之績中外所瞻俾貳冬卿踐更銓
部乃能宣誠殫力以贊厥長開大公之路
杜羣枉之門振鷺盈庭鴻鸞漸羽時惟乃
勞朕志以懌茲以考績授爾階通議大夫
錫之誥命於戲銓衡為六卿之長卿貳鄉

八座之崇朕方豐惜人才惟汝默敘朕方
綜覈吏治惟汝贊襄尚益多於前勞用顯
承于後命汝其懋哉

刑部左侍郎何源

制曰朝廷所操以治天下惟三尺法耳朕痛
小民無知而罹於文罔故數詔緩天下大
辟惟司寇少司寇守文釋滯是攝是贊以
制百姓于刑之中諭朕志焉爾具官某清
謹端亮恬于聲利自邑牧吏諸曹郎為天
官之屬廷中皆稱其公平擢拜奉常拂衣
高謝頃來廷論起爾田間踐歷卿寺以佐
大宰於留都及召貳司寇而爾益清白奉
職察隱求中庶獄之寬五刑惟允庶幾所
稱塞聞者焉所司計爾歲績來奏是用授
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祖喬新
以大司寇表著於先朝爾紹厥家聲典茲
邦禁惟子孫必復其始尚克時忱乃亦有
終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南京兵部右侍郎王世貞

制曰國家培根本於留都握樞機於夏省總中臺之鎖鑰當南紀之襟喉故雖貳卿之班儼有居守之重餘弘斯任繫惟其人爾具官某以博極千古之學而發之詞章以高擅一代之才而措爲經畫自西曹綰綬及東土褰帷偶家難之横罹謝朝簪而遠引起更外服涉中丞身屢退而望實彌高官再起而勞勣益著擢贊士師之治攺

恭圻父之籌朝廷方詢耆宿之謀天子始見文章之用茲已擢爾司寇屬以祥刑適最績之未聞嘉成勞之已久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詰戎厭難既已董正於六師弼教明刑尚其敷陳於九德勉著平反之效須行寬大之條往悉乃心以稱朕意

王世貞父忬

制曰蓋臣殉國之忠賞九九而靡悔善人積德之報歷再世以彌昌士論久而後明天道定而彰勝雖淺不朽惟國有章爾原任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兵部尚書王忬乃南京兵部右侍郎世貞之父父與孫忠人推亮節爰從臺憲即荷眷知屬島夷於江南摧虜氛於薊北轅門禦侮訏忌疆場之勞請室蒙辜原非朝廷之意膚採輿論追晉崇階餘慶所鍾啓爾象賢之子遺忠未泯作予華國之臣睠念義方宜申寵命是用

加贈爾資政大夫於戲六月清霜雪沉冤於既往九原白日照幽魂以如存歆那廷綸永光厥祏

已故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王崇古

制曰蓋聞非常之原常人懼焉乃臻厥成天下晏如夫業已收晏如之效而思始事之臣其事存其人亡所以列鐘鼎以書勞聽鼓鼙而太息者也爾已故原任具官某博

大有謀沉雄善斷歸吏外服踐歷戎行備
擁節施任惟鎮鑰總齊泰寵受及胥代知
無不為險夷以之當叩關方殷盈庭未決
先皇帝宸斷惟爾實爾將之遂使名王盡為
屬國兵革之端息輸將之費省邊境以安
朝廷以尊本爾受那吉降始終匡畫力也
入本兵柄益暢壹籌雖懸車高謝而邊臣
守遺冊匈奴循故約以迄於今蓋古之大
臣西夷聞安否關國重輕者爾庶幾焉何

疾不已遽委霜露老成凋謝深軫朕懷是
用贈爾太保謚襄毅錫之誥命以爾有大
勲勞故命曰襄以爾定大謀議故命曰毅
生為人豪歿膺國恤古稱不朽於是乎在
九原可作女其歆哉

原任南京禮部尚書姜寶

制曰蓋聞禮之用可以推而致之天下然必
始自根本之地而表以耆宿之臣然後風
化興焉爾具官某才優經濟學富典墳爰

自詞林出司學政迨回翔於卿寺乃爾昇
於太均高標夙遂於明農徵詔獨先於求
舊起自九卿之列游躋八座之崇五刑屬
遇德之臣三禮重秩宗之任寅清匪懈夙
夜在公方登琛牘之書遽有乞休之請慰
勞以事俾即厥安授爾舊勞疏茲新命是
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三載
陟明朕方詢於黃髮七旬致政爾已謝於
華簪蓋昔之進而服其官及今雖退而必

以禮嘉我三朝之耆舊全爾一德之始終
勉服訓詞以綏福祉欽哉

南京祭酒趙用賢

制曰朕紹休先烈乃命儒臣勒成大典爲道
揆法守敘其勞勸增秩賜金有差而大者
復下璽書褒予之蓋其重也爾具官某剛
方直諒博大忱恂起自廷掄列於館署高
文共傳其典冊抗疏獨重乎綱常身雖折
而不回名在野而彌著召還禁近擢貳宫

僚充金華啓沃之班典石室編摩之事東觀紬書甫就南雍教胄方新念爾成勞疏茲顯命茲授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治至有周盛矣所稱維周之楨者惟文王之典王國之士也爾服此褒嘉職司文教必使留都根本之地常有摩厲豐芑之風益彈忠猷以需特簡欽哉

翰林院修撰朱國祚

勅曰詞臣日執筆侍風左右所以公紀載明

得失垂華近也爾具官某氣資端雅才識茂明膺被廷掄簉官禁秘而爾遜志惟敏操行益淳公車擅得士之稱左史循紀言之體修途伊始大受克堪茲以考績授爾階儒林郎錫之勅命於戲詞臣之學術蓋將遠綜千古詞臣之作用蓋將上揚一人士所稱為第一者乃不獨在科名爾第不愧科名如昔人者可矣朕且持是以觀汝之成汝惟敦哉

翰林院編修郭德溥

勅曰翰苑之臣前代所謂承明著作之署國家所以儲養端良而待才用之府也爾具官某學本家傳才為國實簡自常吉列在清華而爾遜志惟勤禔躬滋慎聲實并茂達大可期蓋古稱閎覽博物之儒爾庶幾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所貴於詞臣者惟是修明聖學練悉朝章非徒以詞賦為君子也無忘砥飭以俟崇寄欽

哉

翰林院檢討葛曦

勅曰風頃命儒臣更直史館蓋以直紀載而備顧問非徒待詔金馬侈盛事而已爾具官某儀度端醇文詞爾雅爰從甲第列在詞林而爾綜述滋勤操持彌慎東觀循紀言之體南宮擅得士之聲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戲在昔爾祖守禮以朴忠亮直著在先朝尚書典刑是惟予汝爾

其深陶厚植砥率先猷力贊朕言以需大
受欽哉
刑科右給事中鄒庶
勅曰諫官切劘人主紀綱國體有能補袞闕
而稱國論朕且虛懷聽焉爾具官某性資
端雅學識茂明擢秀大廷備材中秘博綜
厚植謨論有餘朕采被垣讜言入告可謂
不愧其官矣茲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勅
命夫天下之事諫官無所不得言而朕所

欲亟聞者惟是國家大計朝廷大體司馬
光不云乎急其大緩其小於箴規納之準
汝其懋哉
山東巡撫李戴
制曰朕方勤恤民隱綜覈吏治命大中丞持
節往拊循而表率之是百僚之所仰派百
姓之所歸命也而況海岱之間風稱重鎮
績用既著褒勞可後哉爾具官某沖凝遠
器敏練長才製錦專城蕃猶循良之譽伏

涌鎮闔茂揚審轉之聲晉長外臺游登方
幄籌方詳試以軼事爾能克懋於將明遂
假節鉞之崇俾觀保釐之任乃能規恢石
畫弘濟時艱有叢奸戢暴之猷有闢土墾
田之惠巳下郡國之令正登課最之書是
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山甫
賦政乃宣發於四方皋陶明刑庸載陳於
九德尚祗承於後命益求多於前勞度與
祥刑訓于厥屬若朕欽恤汝則有辭

延綏巡撫梅友松
制曰朕總齊萬邦撫臨四裔一切制馭便宜
盡以假大中丞不從中制也膚功既奏邊
寄宜須爾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友松器宇沉雄才
猷暢練筮官起部參佐名藩執憲詰戎蔚
起寨帷之望折衝厭難共推秉鉞之臣忠
殫籌邊勳侔分陝立諸羌戊巳之校定兩
軍庚癸之呼塞上以安師中為最滋及爾

惟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嗚呼用城朔方泰壹上郡任惟一方之鎖鑰地當五路之襟喉無忘膚尸之綢繆用副朝廷之倚毗尚胥後命以祚爾庸欽哉

四川巡撫徐元太

制曰巴蜀天府是稱雄鎮撫臣內拊循百姓外控制西南夷至崇重也況以堯樞之階而當節鉞之任者乎爾具官某器識端凝才資敏練洊更銓部共傳啓事之名歟歷

藩邦式著于宣力績入為京兆晉秩中丞方頒節於建昌旋廻戈於臟乃夷猺息壁居之禍烝黎有帖席之安以祚爾庸方舉奏凱之典倜勞以事勉從求退之章所司以爾最績未奏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成功者退高標已遂于懸車得全者昌朝議未忘于推轂尚胥後命以荅崇勳欽哉

遼東巡撫顧養謙

制曰今天下三陲要其而獨遼左歲中虜遼左以孤懸之勢將三面戍而守非重臣有方武材者則謂稱保障哉咨爾具官某恢弘器略倜儻不羣志大而才有為任艱而氣不懾定浙西之亂軍無庚癸之呼壁薊北之田人有更白之頌威畏藩臬簡畀保釐值三韓決裂之餘當萬里長城之任言可底績奮不顧身龐德澤於黔黎揚稜威於醜虜歲閱未交朕膺汝嘉是用授爾階

通議大夫錫之誥命今遼左稍息肩而江南吳郡望至故命爾佐度支於留都籌賑廩下積貯久虛國未有三年之蓄而民不能恐須臾待也救荒奇策安出乎勉矢心計弘濟時艱汝往懋哉

雲南巡撫蕭彥

制曰滇與貴吾南土也以遠在萬里外朕惆然念恩德之不究宣慎簡大中丞往填撫之視近地加重焉爾具官某器識高明才

猷況毅蜚英上第司憲名郡撥垣推慧直之聲郵寺擅賓清之譽肆建牙於貴竹暨伏鉞於滇南風爾郡中民起朱帷之望歲伸境外邊無赤羽之驚六詔舉安三年秩最茲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中丞職在撫綏輯和夏裔不欲其徼功興事擾王畧也使有以安之而無以擾之如爾者足為功矣故下璽書以勞爾爾尚益殫忠竭節為滇人久遠計哉

宣府巡撫許守謙

制曰內地撫臣椅中丞節獨按治部中事而邊徼則以漢法戎索兼治夏裔夫夏裔皆吾民也故其任遇恩寵往往視內地重焉爾具官某器宇沉雄才猷暢練初從郡理入職郎闈恭藩屏于湖湘執橐鞬于晉代望實並茂寄屬滋崇特晉秩于中丞旋移鎮于上谷乃能當機應變折衝于樽俎之間俾士息民制虜于講緤之末修我入事

于茲三年茲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虜自歸命邊人得息肩援帶二十年於茲微二三邊臣之力不及此惟是備不可弛冦不可玩爾人所以戒桑土也爾其念哉

宗伯集卷之二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二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誥勅

江西布政使陳文燭

制曰方岳重臣所使總方畧一統類為吏民師帥者也有能鬯宣德意惠安元元朕且下璽書尊顯之以風示天下爾具官某被華國之文抱匡時之畧楓庭擢秀棘寺持平甘棠愛著於南淮棫樸風行於西蜀歷

參行省暨長外臺貲閲既深寄屬滋重俾爾左轄式是南邦未旬未宣民已慰黍苗之望之屏之翰朕方倚乘扈之功是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夫漢制二千石輒入為九卿而國家必使歷藩臬盖詳試政事而重畀之爾自文學律令戶口錢穀靡所不綜靡所不效爾於諸郡可謂歷試已勉爾終猷朕且陟汝

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采菲

制曰國家建置岳牧臨制郡國以敷暨皇澤表率吏治不有鴻碩何當茲任我爾具官某才宏而敏行潔而端敷對大廷勤勞使職肆埋輪於近甸及陳臬於外臺洊登四岳之階屬以三晉之重乃能正己率屬布德綏民業已畀爾節旄任以鎖鑰值茲課書之奏宜膺賚用之光是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民生在勤勤不匱爾已弘濟於時艱兵戢而動動則威爾尚申

討於軍實外控強虜內拱邦畿往哉汝諧無替風命

山西按察司副使李時芳

制曰邊臣驅馳荒徼櫛風沐雨以固吾圉此朕所隱念也程功敘勞宜從優典爾具官某才堪保障志在封疆初擢算於繫司嗣分符於中土朕命廷臣舉非常之士可當一面者僉曰汝諧故命爾備兵塞下而爾致有弛張權能操縱名王受纓靡之約邊

祗有衽席之安圖爾舊功已贈新秩復以
考績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自大
虜聽命中外之民皆有以自寧斯亦凜凜
胡越一家之盛矣無生邊釁毋忘邊備脩
亭障蒐卒乘惟此時也爾其懋哉
山西行太僕寺卿兼按察司僉事申維
岱
制曰朕重邊備而稽馬政慎簡端塞之臣以
司之秩視內寺銜兼外臺吾于主馬之臣

非輕也爾具官某起自廷掄筮官壯縣三
更夏省五任秦關歛歷滋深聲華彌著實
心宣于考牧英畧暢于籌邊是用授爾階
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三晉邊虜而寧武
稱要害地惟鎖鑰任惟干城朕所責爾不
獨雲錦之效也爾其懋哉
山西布政司右參議郭性之
制曰諸邊道分部而治以輯和民人糾虔考
士吾甚倚重之有能衽我閫以外而固我

疆以內者璽書所昔被也爾具官某猷爲
練達操行端嚴發自地曹中司外臬宣勞
持憲晉秩參藩分守衛邊獨當要害才堪
文武之寄政得夏商之和茲已擢爾山東
副臬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用授爾階
朝議大夫錫之誥命夫藩臬異司齊晉異
地要以彈壓郡邑紀綱一方其重一也所
至而治惟爾有之需爾之成嗣有崇昇欽
哉

通政司參議李觀光
制曰淵家設通政即古納言與六曹並秩而
卿所以司喉舌通幽滯也爾具官李某學
紹庭闡名升軒對分符宰牧服采戎樞擢
置銀臺洊升華近而爾操持勤恪數奏詳
明利病皆得上聞詔令不致中格時惟乃
績簡在朕心是用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三載考績實惟虞典乃虞廷之
命獨先夔龍即所重可知已爾尚協比乃

長以出納朕命惟允朕則汝汝亦有無窮之聞欽哉

浙江按察司僉事蘇濬

制曰朕方釐士習正文體而天下未盡應詔旨故命典學之臣吏章德誼有無長者往衷正之爾具官某學博且純器閎而達首登鄉薦大對公車歷曹郎晉持文柄爾乃祛浮華崇大雅斷人士則彬彬近正矣浙士正而天下之標準可漸馴也朕是以嘉汝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制命頃已晉爾官參藩秦中矣秩在雕垣任司分陝以經術飭吏治又非特載筆裁義明得失第甲乙已也往其懋哉

御史王之棟

勅曰朝廷欲知天下利病吏治善敗惟二三執法之臣以爲朕視聽也故能以天下事入告於內而因以諭朕志於外則可謂能其官矣爾具官某器資端恪才識精明儲自詞垣簡司憲與爾能悉心奉職正色敢言要務多見於披陳絕塞爭傳其風采茲以考最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大在廷之臣得言之又得行之者惟御史耳埋輪攬轡非異人任也爾其懋哉

山西道御史孫愈賢

勅曰御史執簡殿中按行郡國察奉非法至要鉅也爾具官某器識高朗才資敏茂書英廷對奉職使垣簡昇西臺與司邦憲都下著理輸之績粵西高攬轡之風最績來聞朕心嘉悅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蓋古稱御史比之權衡繩墨由其無私而素具爾爾既以直節簡在朕心尚益繩糾愆違舉劾得失以副朕棟揚綱紀之旨欽哉

山東道御史劉霖

勅曰御史執簡而入持斧而出貞爾官常激揚吏治非雅亮勁正之士不易稱也爾具

官業器宇端凝才猷宣朗蜚英廷對宣眷
使垣簡畀憲臺典司吧務剔蠹釐弊裕軍
國之需揭綱引維識朝廷之體茲當考績
朕用汝加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爾
巳陞辭按事江右所貫按臣者不隨不激
不茹不吐非獨以鷙擊霆迅為風釆也往
佩厥官無廢朕命

工部虞衡司郎中程奎

制曰國有六職工居一焉乃若大工繁興綜

理荒度其為繁劇則諸司無與並矣爾具
官其性資敏練操檢清勤發跡賢科著聲
繕部溶更水衡之署屬當夙卜之時量物
程材惟飭惟毖及告成事維爾之能頃已
擢貳光祿卿而所司以爾最績來奏是用
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光祿職專
上供署在中禁而介卿寔左右之崑惟以
是酬爾庸也亦惟挈前功責後效朕命不
易汝其懋哉

刑部浙江司員外郎孫有凝

制曰天下事皆以三尺法為準若夫察麗求
中則存乎其人焉爾具官某發軔鄉闈振
鐸黌序爰從冑監升列民曹以爾閑於文
法畀爾欽恤之任而爾執心平恕操法精
嚴諸所平亮冤獄繁決疑奏僉然有明允
之稱嘉爾最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
之誥命夫天下郡國程皆仰大司寇大司
寇以屬諸曹郎下之按鞫于是乎終上之

決斷于是乎始終始之間汝其念哉

禮部員外董基

勑曰秩宗之屬華選也虞廷之命曰直哉惟
清爾知非清非直不得為秩宗屬矣爾具
官某心本忠讜氣復恢弘射策春闈服官
秋署應平執法慷慨敢言雖在下僚靡渝
貞亮旋賜還於北塞俾鳴佩於南宮夙夜
惟寅于茲三載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勑
命惟爾左遷未幾已晉華階朕無所忤于

實而無所宿怨于臣亦已明矣勉廣中和用副朕意朕則汝嘉汝亦有終譽哉

戶部廣東司主事杜潛

勅曰度支之難尚矣急則病民緩則病國故夫智不能調盈虛術不能通輕重則吾非任焉爾具官某才資敏茂器識醇明射策賢科分猷民部俾筦錢穀之任允使吳淞之關克理耗藏惟明出納程爾勞績已正郎闈茲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今民

力已窮國計告絀漏卮難塞竭澤可虞爾旣受廷綸復綰司殺當亦有以寬國家之力佐百姓之急者乎勉庀乃事無廢前勤

兵部車駕司主事申用懋

勅曰駕部之任郎選甚高職在奉車屬在司馬亦以贊戎務佐籌策也爾具官申用懋器端而雅才秀而文射策春闈分猷夏省稽參惟允動恪不渝屬展錯於邊籌實淵源於家學英資方銳大受可期茲以考績

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詩稱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本其所由顧以翼翼之猷在也爾旣以稱職受此褒于尚益篤忠貞世濟其美以為國楨固俾周士專美於前欽哉

吏部考功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張雲翔

勅曰朕方綜核名寔天下吏治蒸蒸起矣進絀詳允則考功之司存績用旣成璽書所首逮也爾具官某器宇端醇才猷朗劭頃

從邑令擢置銓曹而爾清正無私恪勤匪懈別品流以關大公之路明黜陟以杜倖枉之門揆爾贊佐之勞宜有褒嘉之命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頃移爾選部考功主計文選主銓此兩職舉而天下賢不肖得其平矣書不云乎知人則哲能安人爾其懋哉

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

制曰開封一大都會也風俗樸而市獄繁非

夫酌寬猛撫綏恩者非任也爾河南開封府知府王見賓性行高雅明習政事出為理官入為比部中外皆稱其廉平擢守大邦剸理繁劇歲數不登以政為歲有擊強之明無熹躁之擾朕甚嘉焉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大梁當天下中四方所視效吾所以褒勞爾意不獨為開封也盍弘爾猷比於潁川渤海風示百城垂則庠吏則予女嘉欽哉

直隸淮安府同知徐仲

敕曰盤錯之郡二千石不能獨理也惟是倅貳之官是攝是贊匪資茂異曷藉助勸爾具官某持身端慎應事宏通簡自鄉闈分符壯縣界之佐郡職在行河乃能夙夜在公恪勤匪懈民用不擾河以安流厥勞茂矣茲已擢留都計部而所司以爾舊績未奏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留都根本重地而猶貯天下之大命也稽覈出入善蒙乳登爾往欽哉無使治賦之最出治河下也

兵部武選司主事劉復初

敕曰大司馬本兵柄而分猷分念則厥屬寔贊襄之郎選甚高不輕畀也爾具官某[illegible]拔高華衷襄襟首掄魁[illegible]省擢秀南宮登仕民曹踐更夏署才堪游刃志事請纓塞儲既裕於轉輸邦政復明於銓授盍當謀最朕用汝嘉是用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

命古稱司武之署重於文昌朕文武并所非有所偏重也爾尚一心營職協比乃長以清武階進用之路朕則有崇寄焉

刑部河南司主事董宋儒

勅曰法者天下之平也覆讞論報皆在諸曹郎而後大司寇取衷焉爾具官某才猷敏達器識醇明奮跡春闈列官秋秩而能明恕折獄恪守慎官小大以情矜有惟允茲以考績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於戲先

王職事以制不為刑辟令法禁詳矣而吏弗任舞文析律元元安所必其命哉勉思敎恤以稱朕止辟之意

大理寺評事雍之可

勑曰國家設大理奉三尺法以平庶獄非明愼之士不輕畀也爾大理寺評事雍之可起家經術司國刑章應平不苛文法無害綜爾勞績不愧其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廷評天下之平也有司讞議

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平之廷尉一頃而用法者緣爲輕重矣爾尚明罰勑法審覈求中比跡往哲尚亦有終譽哉

中書舍人劉綵

勑曰三藝一能之士皆得列在三官及于恩數不以途格限也爾具官某才度明敏器資馴雅操鉛槧之業在侍從之班日月久矣恪勤不怠是用授爾階徵仕郎錫之勑命自爾執筆給事左右錫命者三矣周旋

嚴集濟敏思遲可不謂崇寫方圖爾勞無忘斐飭

山東兗州府同知高自修

制曰東魯控河濟通徐泗故稱望郡長貳雖異與朕共理均也爾具官某器識通明才資敏練而吏壯數再佐明邦應靜守官精勤集事課書稱最薦牘交升茲已陟爾留都幕府而所司殫爾舊績是用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留都根本地也督府

主兵柄文臣參軍事意遠矣南北並重文武相資益茂爾猷以光朕命

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

制曰吾甚重考課而念遠方之吏非有勞無過及有任舉者不得考而遠方使者不時至其程功見效被璽書者十不得一焉爾廣西梧州府鬱林州知州江龍以鄉薦入官越在荒服佐我胥與守我左陽比于今三仕不易地十年不易節朕甚嘉之茲授

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吾何爾遂
之有綜名實累功勩以登進庠吏即萬里
外不難見也爾無斁成朕不忘遠欽哉

山東濟南府德州知州趙可學

制曰國家御東南以給而德州實為綰轂是
舟盤錯地守不易稱也爾具官某才諝精
明猷為熟練初牢劇邑權守通津爾乃益
懋猶修克堪繁鉅理絲無擾游刃有餘蓋
以三年課最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

命夫朝廷錫命臣子視其事繁簡以為程
忘爾有終朕且陟汝

順天府涿州知州王道定

制曰國家錫命程臣子勞閱而界之若輦轂
近襟股肱重地國非他郡大夫比也爾具
官某敏練之資通達之識蓋官首邑繼典
大州而爾治劇有餘理棼無擾計書稱最
從事獨賢是用授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
命夫親民長吏所貴撫摩節約使民有寧

宇不以飭廚傳稱遊使客為工也詩不云
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爾其念哉

直隸揚州府推官李春開

勅曰郡國治效無如政平訟理而鞫讞之任
獨屬理官執法之吏明主之所重也爾具
官某起家齊書司理維揚修憲令以守官
緣經術而飭吏令聞蔚起最績來聞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朕念律令繁多
而不約比詔所司中定條貫以與我司憲

之臣共之書不云乎爰制百姓于刑之衷
刑之不衷民之多僻爾慎念哉

廣西梧州府推官莊敦義

勅曰朕念遠方之民猶轂下也故擇良司理
專推鞫之任既有成績可授褒嘉爾具官
某發軔賢科鳴鐸師席朕以明刑弼教之
義擢爾理官而爾廉勤奉公明慎折獄芳
猷既著茂績來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蒼梧據九嶷之勝當五嶺之中

漢法雖懸與風未革必使萬里之外知有
三尺之平益勵初誠以永終譽欽哉

陝西鞏昌府推官任應徵

勅曰獄者萬民之命臺使者有所按鞫輒以屬理官不猶一郡也爾具官某器識端凝才猷通暢爰從上第司憲名邦而能砥礪官方精核吏事五刑惟允庶獄無寃積有年勞勝於薦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鞏昌於關中稱望郡比歲不登民

食寡乏或以饑寒離於理朕甚惻之爾既以治行褒矣其益務平亭寬抑僨行寬大以便安百姓稱朕意焉

山東樂陵縣知縣趙永禎

勅曰古稱齊地人物輻輳衣被天下最繁劇矣非才明有司焉能勝其任焉爾具官某始司教鐸繼領邑符嚴而不洩明以有執四郊無擾三尺常懸吏戢民安令行禁止茲以報政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吏所

貴長吏者寬猛益用緩急有槩故足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爾往懋哉無失詩人之旨

浙江溫州府樂清縣知縣吳華

勅曰明主不以浮譽加工寔之上故雖譽言日至必案伍其理効而後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起家甲第誠寔名封操行清修勞心撫字廉平不擾惻怛少文薦牘屢聞程書稱最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東嘉之俗傈巧囂訟可以大度長者坐

而鎮之難用苛細操切理也移風易俗還之朴茂朕且觀爾德化之成焉

陝西西安府盩厔縣知縣南邦化

勅曰以關中歲時之不易朕夙夜念之未有苛策惟慎簡長吏使得各行其意以安民而已爾具官某器資端飭才諝茂明爰自遷掄邊司邑牧而爾精勤集事節愛宜民蔚有賢聲播于朕德是用授爾階文林郎

錫之勑命夫盩厔西京之屬也漢世循良惟京兆内史爲最盛爾尚悉心營職比跡往哲嗣有顯陟不汝靳也欽我

直隸真定府隆平縣知縣林天秩

勑曰漢良吏治行卓絶乃得被璽書夫奉法循理亦足爲治矣何必奇也爾具官某向以鄉闈之秀往攝師席蒸蒸有造士之效故擢爲邑牧乃能平易近人廉明爲理庭無疑滯民以和寧斯亦稟稟德讓君子矣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盍吏治之弊往往驚虚聲無實效亟褒進悃愊之吏示天下以向往勉爾官成無失朕意

直隸鳳陽府定遠縣知縣孟醇

勑曰定遠
高皇帝湯沐地令甚重不易稱也爾具官某脱穎鄉闈分符壯縣邑有可書之績民切巳去之思歳計有餘名實相應祥琴在御化瑟方調兹巳補爾羅山而所司以舊績

奏聞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羅山吏民不相得故命汝往蒞之朕且挈前功責後效矣勉爾終猷以須陞任欽我

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知縣卜自用

勑曰百里之衆宅心於令有能崇寬明理意我元元朕且下璽書寵異之爾具官某擢秀鄉闈蜚聲民牧兩治壯縣數列薦章以歳時之不易而四境晏然民用不擾是可以觀政矣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絳晋故都也民勤力嗇于用其尚有陶唐氏之風耶國儉示以禮朕且需爾德化之成焉

直隸池州府東流縣知縣陳承芳

勑曰朕保惠元元責寄長吏其有奉法循理登明課最者則褒勞之典行焉爾具官某起業鄉闈蜚聲儒校嘉其經術試之吏材民以惠字事由敏集休聞翕然著焉兹以奏績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勑命夫士砥礪

名行始末嘗不銑而後稍異也爾南益懋
遠猷永終令譽朕旦觀爾成而顯庸之爾
往欽哉

陝西鞏昌府通渭縣知縣井濟博

勅曰秦隴遠垂天末非有露積而關內流移
以為歸非良有司誰當循拊之者爾具官
某起自鄉闈遴司邑牧三載守羔羊之節
四郊有鴻鴈之安蔚有賢聲騰於薦牍是
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關西苦旱

江北苦水此兩者朕所惻身以憂者也以
爾治邑有異等之效故擢爾為邳州守盤
錯之地爾才適宜圖爾舊勞佇覩新政

河南汝寧府汝陽縣知縣劉汝康

勅曰夫令者所使水流宣化寄元元之命者
也治行純茂而不褒異士將何勸爾具官
某才猷呟暢識度精明爰自賢科出司劇
邑乃能勤恪集事豈弟宜民考試功能名
實相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於

戲漢世良吏稱盛而潁川中年為之最則
以敷政中土聲聞易訖也爾儀圖之其則
不遠往懋乃績尚亦有終譽哉

戶部照磨楊應尾

勅曰人臣不愛其死以報國吾何惜一命不
以慰其子而況其子又任職之臣乎爾具
官某乃原任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繼
盛之子以忠貞之裔抱疎達之才特荷恩
階筮官計部恭穉登耗休有令聞可謂不

愧其世矣茲以擢爾為常掌收而所司疏
爾舊績故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惟爾
父之忠烈爾是以及此嗚呼念哉

順天府宛平縣主簿盧茂

勅曰輦轂之地非獨其令重也即丞若簿亦
必登簡俊良治成得奉璽書外邑無敢望
焉爾具官某學世其家才適於用發身監
胄典職簿書廉明守官勤恪集事茲以三
年考績授爾階修職郎錫之勅命夫朕所

需者才耳不以資格限天下士勉嘗爾職
無怠于成

鴻臚寺鳴贊衛天命

勅曰朝廷俯臨萬國非以禮則天下不肅此
臚人所爲設也爾鴻臚寺鳴贊衛天命發
身監胄典職廷儀歲時滋久而恪勤不怠
克於過愆則亦宜有以褒之茲授爾階登
仕佐郎錫之勅命服此休嘉無忘忠飭

宋伯集卷之二十九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經筵講章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這是節卦彖辭人君當節制財用的說話節是撙節制是限制度是用財的額數孔子說節之為道甚大天地所以成歲功帝王所以成治功皆不外此以天

地言之春夏秋冬四時不忒歲功成矣而四時之所以推行者則以一歲之中有十二箇節序如有限制的一般陰極而陽生則為春為夏陽極而陰生則為秋為冬陰陽相生寒暑相代所以四時之序成而萬物之宜遂也天地尚不能以無節而況於人乎人主富有四海天下之民皆其民天下之財皆其財若任其侈心不加撙節則費出無經供億難繼而傷財害民所不免矣是以聖人體節之義立為限制豐約多寡都有箇一定之數量地所出以詔入而不得過取量民所入以為出而不得濫用上之用度常守着額數務使其用可繼財無匱乏之憂下之有徵輸亦據着額數務使其賦易供而無誅求之害蓋聖人所以安民阜財其道不過如此節之一字天地與聖人皆不能外也節之時義大矣哉

臣嘗因事而繹思之自古願治之主未嘗無愛民之心至於財用未必能節蓋徒見目前用度之繁難省府庫之積可恃耳不知朝廷費用皆取之庫藏庫藏蓄積皆出自小民用之甚易供之甚難有司畏考成之罰則嚴刑峻法以徵之百姓憚差徭之重則離鄉去井以避之浚削百端流亡萬狀人君深居九重何從見聞如使念及於害民則財不容以

不節處及於傷財則度不容以不制矣

仰惟

皇上軫念民窮留心國計裁冗祛浮之詔旣三令而五申憫災蠲賦之恩已朝聞而夕布傷財害民之事可保其必無矣惟是天下當水旱之餘有兵革之警在倉庫未足三年之用在田野又無終歲之儲財力之困窮民生之憔悴蓋已極矣宮庭有日益之費買辦增歲進之金寶

上之年例濫繁江南之傳造未減今日比之舊額則爲暫加後日因而相沿則爲常例例外生例年復一年財安得而不傷民安得而不困乎臣愚以爲宜酌數年多寡之數制一定出入之經減不急之工程罷非時之宣索覈凡鎭之錢糧以杜侵冒寬百姓之賦役以省追呼無藏富於國而藏富於民無積之內府而積之外府則節與制可謂兼得而財與民不至兩傷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此是大雅下武篇詩人美武王之孝垂法後世的說話未許指後世子孫說繩是繼武是往迹遐字即是何字佐是助

詩人贊美武王說道武王之爲君永配命而求世德成王孚而式下土其道昭

明如此固一時所爲順應亦萬世所當效法者也使來世子孫繼祖宗之統緒即思守祖宗之家法天命所在亦如其仰配世德所在亦如其作求這是步步跟着先王行而克繩其武矣夫祖德與天心相合者也能繼祖武則上天眷顧之命不能違焉擧凡百順之休徵如祿位名壽皆將申錫於冲漠之中自今於萬斯年曆數之傳而聿懷多福有不

受天之祜者乎然天命與人心相通者
也既受天祜則臣民歸向之情不能外
焉舉凡四方之君長如綏甸要荒皆來
朝賀於輦轂之下自今於萬斯年藉藩
屏之力以夾輔王室有不得人之助者
乎此固後王法祖之效而宣武王裕後
之休也其能纘三后之緒而配於京宜
矣臣嘗繹思是詩必受天祜而後可得
人心必繩祖武而後可凝天命則法

祖者得天得人之本也然法祖以心不
徒以迹周家繼世之君莫賢於成王考
其所以為孝則不在紹庭上下儀式典
刑之間而在夙夜宥密日月就將之一
念耳仰惟
皇上則大疑圖宅中建極嗣
二祖之鴻業締造每念其艱難席
列聖之遺休積累不忘於熙洽垂拱於五
位執玉帛者萬邦固已膺永命之符藝

多助之應矣顧光烈雖切於顯揚而志
事尚歉於繼述
郊廟之祀不親則
天地
祖宗之神靈無由感格
朝賀之儀久曠則
君臣上下之情意不相流通似非所以敦孝
思而光世德也臣愚更願撫輿圖而遵
保治之謨披訓錄而究傳心之要

出入起居有節一動息而罔愆
饗祀朝會以時合神人而胥悅以此纘承
先緒即以此佑啓後昆非但配三后而有光
且將垂萬年而足法矣臣等不勝顒望
之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
這是大雅泂酌篇召公戒成王以脩德
愛民的說話泂是遠行潦是道上無源

之水挹是取注是傾注蒸米既熟加水
再蒸叫做餴饎是酒食豈弟是樂易的
意思君子指王說詩人說道上流潦之
水水之至微者也然從遠處酌之挹取
于彼傾注于此尚可以沃米蒸飯而為
酒食之用況於有德之君豈不為民之
父母乎蓋父母愛子不通絜體其心順
其欲使之得所而已我君子之德豈焉
而和樂弟焉而簡易以慈祥愛物之心

行平易近民之政百姓有當養的則體
其好逸惡勞之情以悅安之撫摩鞠育
與父母畜養其子的一般百姓有當教
的則體其好善惡惡之情以強教之勞
來匡直與父母成就其子的一般以此
而稱民之父母舉斯心以加彼何難之
有哉蓋元后作民父母本以子民為責
只因上下之分太隔以致君民之情不
通故召公戒成王不稱威嚴而稱豈弟

不曰大君而曰父母見保蒼生保赤子
其心一也書經說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大學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蓋煩苛則上下之勢
逾隔樂易則好惡之情自通情通則爲
若一家勢隔則遠於萬里故觀民情之
通塞而治道之隆替可知已仰惟
皇上心軫困窮政崇寬大
德音時霈國課屢蠲吏有害於民者必懲治

不便於民者必罷真可謂豈弟之德父
母之心矣然議蠲議賑而民困猶未盡
蘇懲貪而吏弊猶未盡革其故何
也養子者必慎擇乳保而勤視其燥濕
養民者必慎擇守令而勤恤其饑寒然
乳保嘗視主人之意旨以為輕重守令
亦視君上之趣向以為勤惰故欲安民
生在興吏治欲興吏治在
皇上勵精勤政之一念而已臣愚更願復臨

御之覽以圖上理發猶留之奏以達下
情恤民而崇簡易之風課吏而求循良
之實將見
主德無不下究民情自爾上通惠此蒸黎真
如父母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伏惟
聖明留意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
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
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這二章詩是武王與其臣同遊卷阿召
公作歌鳳以招致賢才的說話山之東
叫做朝陽菶菶萋萋是梧桐生長之茂
盛雝雝喈喈是鳳凰聲音之和美君子
指成王說庶是衆閑是習馳是可以馳
驅矢是陳遂歌是繼王之聲而歌即是
和歌的意思是時曾有鳳凰來儀故借
以起興說道鳳凰鳴矣則于彼高岡之
岡何異忠賢之士生於聖世也梧桐生

矣則于彼朝陽之地何異明聖之主立
于治朝也然惟梧桐之生也菶菶萋萋
而盛然後鳳凰之鳴也雝雝喈喈而和
何異聖明在治朝而後忠賢生聖世也
蓋明良之盛相得而成上下之交有待
而合賢才之進用顧人君之招來何如
耳我君子致至尊之位當全盛之時自
乘輿以外皆車也既庶而且多矣自天
閑以內皆馬也既閑而且馳矣以此待

天下之賢不過取之衆多閑習之餘而
見也君子寧不思所以用之乎臣之陳
是詩也原非敢侈詞章以為多也不過
因遊覽之餘發為賡詩王歌之而臣繼
之聊以相賡和而已臣謹按召公之詩
以梧桐比明主以鳳凰比賢臣以車馬
衆多閑習動其君招羅賢俊之思騐而
聽之則其言易入徐而繹之則其味無
窮可謂善於悟主者矣然實由上下同

心情意相浹故得因物託諷隨事納規臣言而君從君唱而臣和究然賡歌景象以太和所以在成周宇宙間也自是以後堂陛森嚴獻納徂託之奏章傳宣僅形之批答意遠則難以言盡分隔則難以情聯即欲矢詩遂歌何由而達哉

太祖高皇帝作大誥首以君臣同遊為言其旨深矣仰惟

皇上側席求賢轉圜納諫獨運九重之上未嘗于遊而于觀弘開衆正之途俾之在位而在職固已稱明良之會洽喜起之交矣惟是調攝之時常多則君臣之情漸隔臨御之儀久曠則官府之體漸分對揚之提備間之臣尚乏獻典陳詩之益況於遠方遐聽之士安得望屬車之塵而吐其忠款乎臣竊以為深處法宮不如汴漁傒游之樂靜思治道不如都俞賡歌之歡況勳盪天和則宸襟彌暢

詠歌至德則令聞彌章上下之情既通中外之勢不隔梧桐鳳凰之什不但媲美於成周而元首股肱之歌亦且同符于虞舜矣伏惟

聖明留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這一章詩乃是周時同列相戒欲上遠佞安民的說話止助語詞汔字解做幾字中國指京師說逑是聚詭隨是不顧是非妄為隨順謹是欲束惛怓即是諠譁休是美詩人說道國本於民今民亦勞矣庶幾可使少休息乎然京師者民之所聚也必先布德惠於京師而後可漸次及於天下使渙者萃離者合則勞者可休矣然民之所以不安者以詭而之人不論理之是非事之可否專一阿

媚曲從上亂主聽內蠱主心然後肆其寇虐以及於民故民常憂苦而不得休息似這等人必不可姑息縱容小則斥逐大則誅戮使佞䛕利口有所斂束而不得肆則諠譁者而朝廷不擾貪殘暴虐從此遏止而不復行則政令平而民生獲安甚無使之在位猖獗而為百姓愁苦也若此者皆是臣子所當為豈敢言勞但爾事主既久則效勞於王家已

非一日尚其慎終如始無棄前功使朝無亂政之人野無殃民天下後世稱吾君之聖明而休美之聲流於無窮則吾與汝所以報朝廷而忠吾君之職分也

按詩人念民之勞圖民之聚而無俾民以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必遠佞而後可以安民民安而後成其君之休美書稱柔遠能邇而先拒絕壬人意亦如此蓋臣主於隨則跡似順而易入隨出

於詭則心多詐而難窮使人主但喜其阿從即奸臣得遂其蒙蔽可以邀寵可以行私故臣受其利可以亂是非可以播殘虐故國受其害詩人探其情曰詭隨狀其態曰惛怓究其害曰寇虐此皆事有相因勢所必至者蓋人臣事君激亦不可隨亦不可人君聽言激切之罪淺而詭隨之害深也仰惟

皇上乾健執中離明御下賜蠲賜賑澤已布

於窮簷懲酷懲貪法必行於惡德舉直錯枉親賢遠奸衆正之路已開孔壬之途已塞矣然歲進滋繁帶徵未減則民勞尚未休是非互執邪正互攻則諠譁尚未息君臣大隔則膏澤之下於民也難喜怒稍形則阿隨之乘於上也易惟天下國家之事以天下國家之心處之則都俞不嫌乾隨而吁咈亦無嫌於激矣伏願溥大惠以固中外之安秉至公

以辨忠邪之品謹好惡以杜詭隨之漸
嚴彰癉以遏冤虐之萌使德澤盡及於
民即休美獨歸於上刑惛欷不歇於周
雅而喜起可繼於虞庭矣伏惟
聖明留意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這是易經繫辭第十章贊易道神妙的
說話易指蓍卦說寂是靜感是感觸孔
子說大凡物有心的便不免有思慮有
營為易之道本自无心何思之有思且
无之何為之有方其靜而無感的時候
蓍在櫝卦在策模樣兆朕都未形露是
何其寂靜之至及其動而有感的時候
蓍方揲卦方成天地萬物無不周知是
何其感通之速夫天下能動不能靜能
寂不能通的都不叫做神惟至靜而通
以待天下之動至寂而可以通天下之

感則是无思而无不思无為而无不為
若非天下至神之理但有一毫智力一
毫思為豈能至於此哉夫蓍卦之用在
感而能通所以感而通通者乃在无思
无為寂然不動可見天地間道理自無
而有人心上作用以虛而靈若先有成
心後有澤跡則事物未來此心已為所
動本原已不澄徹縱使一事偶合而推
之天下必有滯而不通之處故聖賢論
道理則曰何思何慮論知能則曰不慮
不學詩贊文王不識不知魯論記孔子
毋意毋必總之皆无思无為之本體也
仰惟
皇上道契重玄心涵太始淵蜎靜攝時幾不
擬於九重機務親裁明見常通於萬里
雖古所稱不思而得無為而治亦何以
加然易所貴於天下之至神者以其靜
而能動虛而能應雖能動能應之後此

心仍是常湛常寂如洪鐘隨叩而鳴譬止而復靜朗鑑遇物而照形過而不留故能動靜互根體用兩妙非指寂莫清淨而謂之無思深居簡出而謂之無為也臣愚更望觀道體于喜怒未發之前忘成心于好惡已形之後一理勝衆欲俾靈臺不擾于紛華一日謹萬幾使磨礱常周于豐蔀懋思作聖之功乃所以究無思之體建大有為之業乃所以究無為之用所謂天下至神者不在易而在

聖心矣臣愚不勝願望

宗伯集卷之三十終

撰進講記

吾師琢菴馮公少負異才好學能文通于當世之故年十九歲入為翰林即隱然以天下自任連為講官者十餘年其侍　上最久啓沃最多忠愛肫切　上顧而眷之其所進講章有通鑑若干卷講章之義舊取于明白簡近便　上省聽自本旨字句之外不敢旁引更端以月為說有之自公始蓋借古人獻義得失之端為今日藥石攻療之論此公之用心微曲堅苦非人之所能知也予讀其書竊有感焉夫世之君子愛其君盡言而不諱者多矣然幸而見聽者十一不見聽者十九何也夫人與人相與直言其人之善言之而過其實雖好諛者亦必內慚而不肯當至與言昔人之善未有不羨者也直言其人之不善言之而至于甚雖樂受者亦必外忿而不能容至與言昔人之不善未有不笑者也豈惟羨之而已自顧其行有不類是其能已乎豈惟笑之而已自顧其行有類是其能安乎然則吾雖十言而十見聽可矣由是論之世之君子欲告其君以言者孰有善于公者哉今觀公之論漢武帝也有曰武帝侍衛青公孫弘親之不重待汲黯重之不親然總之冠亦見不冠亦見踞廁亦見可見古者君臣相親無少間隔故其下易事其主而上易知其臣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輕其臣而相隔尤甚蓋有所輕則尤有所重若一相隔則無復有親者矣又曰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黯屢忤

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
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黜何也
見椎骨鯁直之人一味忠鯁在人主面
前尚且執德不回觸忤不顧更有何利
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惑若阿諛遷就
之人委曲多端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
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
此弘所以見輕而黯之所以見重也人

臣觀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
所以任人矣其論和帝也有曰帝與鄭
衆決策而誅竇憲豈非英斷然外戚之
禍除而内官之權重原内權所由起始
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蓋帝之所以不
與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
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訪得失
有事則參決謀議若常不相親即有事

亦難獨名名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
不諉之于内諉之于内無論未能成功
即成功亦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其論宣帝也有曰人臣言有不當只合
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即真有罪亦宜使
廷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輕重豈有獨
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開而後世凡
有觸迕輒下詔獄往往以箠掠殺之則

宣帝之殺蓋寬饒爲之作俑也其論靈
帝有曰帝作列肆于後宫鐸衆見而衣
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
一時爲戲而書之史冊遂爲千古笑端
甚矣舉動不可不慎也蓋人君常御大
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
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
内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

狎昵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宮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木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其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才不得何事不理乎又曰天下財利名爲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有之人間則上下流通爲天下之用收之府庫

則緩急有賴爲軍國之用若藏之内帑積之不用則始爲私藏終爲禍端財聚者民散多藏者厚亡聚乃所以爲散利乃所以爲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爲散德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自昔明王以不畜爲富以不貪爲寶真有見哉其論元帝有曰恭顯所以權傾中外者以帝委以政事羣臣因以關決

而宦官得政之由實始于武帝游宴後庭不見羣臣决凡人主不見羣臣則中外隔絶而權必旁落雖以武帝之英明僅不當其身而于子孫見之其爲監豈不甚著又曰在周禮内官統于冢宰故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于内官故多亂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爲去留中貴以屬託行不行爲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爲治

也其言精彩切慨有爲而發悉中于當世之故如此然自公言之託事造端徽見指歸而未常以言爲名自吾 君聽之隨類相求往往而解而未常有聽之迹嗚呼此世之君子以言告其君者未有善于公者也昔歐陽脩有言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

可言之故從學者能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講士之欲有言者非諫官莫能耳焉乎孰知夫今之言不在諫官而在講官乎然愚推歐子之意以謂人臣事主爲得言以爲幸焉況乎吾能言之而又能行之其幸尤何如也昔唐宋之制士由諫官為宰相十常六七則夫能言而又能行之者亦已多矣

本朝宰相惟翰林得為之而諫官不與焉其言而行之者其誰耶今公之書凡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見于所講說者豈止于諫官之所能言者乎公之位旦暮得為宰相然則能言之而又能行之者其惟公耶愚小子請即以公前日之所言還以責公後日之所行可

翰林院檢討門人李騰芳記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三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於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於秦

按禦敵之策和戰兩端而已和於戰勝之後則強和於戰敗之後則弱戰出於萬全則勝戰違於一擊則敗楚王不度

彼已不量强弱可以已而用兵不得已而議和所以戰則喪師和則削地夫惟先為不敗而後可以制勝先為必勝而後可以制和如楚王者可以為謀國之戒矣

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尚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

夫楚王之恨張儀深矣而卒不殺之者外有所畏而怯內有所惑而昏故張儀公然往來無所畏憚脫身於唇吻之間玩楚於股掌之上甚哉儀之狡而楚王之愚也然儀之得脫因鄭袖之營解而袖之泣請因靳尚之關說是以古之聖王最嚴內外交通之禁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其為慮深遠矣

張儀遂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

陽塞成皐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

按張儀之說多以虛利害動人韓去秦近而爲其所劫固其宜也至齊以海

之國相隔千餘里而遽怵其虛說不亦愚乎且是時儀尚未說趙何言悉趙兵指博關也惟人主揆事理度事勢則利害了然而浮詞不能惑矣

張儀西說趙王曰秦雖僻遠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肩發三將軍塞午道軍成皐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按從横之術皆君子所不道然從者爲六國謀則忠即蘇秦之說辭亦近實事

不似張儀反覆變詐但以秦强恐喝人也大抵六國之君內不知保安國家外不知捍禦强敵聞從則從聞横則横惟聽人指麾是以爲秦所愚而亡其國故人主務抑浮詞而修實政則國以永安矣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

息壞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

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按自古大臣將兵在外未有內無主持而能成功者也秦武王專任甘茂而後宜陽拔唐憲宗專任裴度而後淮蔡平

若聽信浮言輕爲更易大臣身不自保何成功之有哉是以善決策者不便則勿爲真見其便則斷然行之善任人者有疑則勿用真見其賢則斷然任之然後人得盡力而事有成功矣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母芈氏治國事以舅魏冉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脉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

質於燕其母芈八子之異父弟魏冉自恵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冉爲將軍衛咸陽

按秦武王不務德而尚力不循禮而好戲非但敗度且至隕身以此見戲之無益而有害也乃若君無適嗣國無定主故羊八子乘間隙而立其子魏冉借援立以竊其權使秦國知有太后魏冉而不知有王漢唐以來有政出宮闈權在

外戚者皆始於此

十年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於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五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冉遂為政威震秦國

按昭襄既立國有君矣而公子大臣復謀作亂魏冉誅之是也乃至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誅滅君之兄弟而奪其權弑逆暴虐專擅無君其罪不容誅矣止因當時主少國疑人人覬覦是以奸臣乘危疑以立功因誅殺以立威而大權盡歸之故國有長君乃為社稷之福權無旁落然後朝廷始尊也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於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寡人

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睢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方質於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為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眷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悲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大秦人先攻伐而後約會欺詐甚明屈平之言甚中事理使懷王聽之而發兵自守秦雖詭譎能柰楚何懷王不用老成之謀而聽少不更事之說頃襄王又因少不更事之說以逐耆舊之臣故懷

王既以見執而楚亦因以不振以此見
決策不可不慎而聽言不可不察也
秦以齊田文為丞相
秦王聞文賢使請於齊以為相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文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
危哉王因文欲殺之使人求解於王之幸
姬姬欲得其狐白裘而文先以獻於秦王
矣文客有善為狗盜者盜裘以獻姬言於

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文至關關法雞
鳴乃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
鳴者野雞皆應之文乃得脫歸
戰國之時爭以得士為重秦恐齊用田
文遂霸其國故陽慕其賢請以為相其
實奪齊之所恃耳既以為相乃以人一
言而罪之又以幸姬一言而釋之用舍
皆失其當矣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
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
王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初孟嘗君
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
曰君攻秦以孟韓魏則齊危矣君不如臨
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以強韓魏其攻秦也欲王
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
為和也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

遂罷兵而秦年不出楚懷王
夫孟嘗之伐秦似為三國共擯秦其實
為己報復也蘇代之說孟嘗似為齊求
割地其實為西周游說也以伐秦之大
計而人橫一意人持一說謀何由而定
功何由而成此六國之所以卒見破於
秦也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
遂弒主父於沙丘

按武靈王以溺愛之私情忽社稷之果計長子章已立而廢少子不當立而立

國君大位勢所必爭爭則互禍殺傷馴至禍延家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夫惟名位定則不爭長幼定則不亂立嗣者慎之於始可也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易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夫秦齊與周並稱爲王亦已僭矣秦稱王未已又欲稱帝自在未已而又立人爲東帝帝者有天下之號豈有東帝西帝並立而號令天下者哉理既不順事又無稽甚哉秦人之肆无忌也

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夫湣王之暴久矣燕人必待殺狐咺陳舉而後伐之何也彼見殺諫臣者必亡故始合謀而動耳故齊之敗不在淖齒之逆觀樂毅如趙而知其必勝齊之伐不在樂毅之來觀狐咺陳舉之死而知其必敗矣古稱國有人不伐君有爭臣不亡信然哉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丸出走莒相淖齒救之殺

下齊七十餘城燕封毅爲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

者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
民則難處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
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
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
城未下者
按劇辛樂毅皆良筞也劇辛之策小而
其易樂毅之筞大而稍難然恐齊王知
非悔過而撫其民則突言矣王者聲罪
致討如能悔過則爲之退師何有乘人

之危利人之有而恐其知非改過者乎
益樂毅之舉是報雪恥之師而非伐
罪吊民之師也
又按劇辛之言非也兵家要筭急於趨
利犄虛無事於一城一邑擊其大則小
者自舉破其前則後者自潰矣若王已
不聽嚴尤之計至於趙兗不頓兵昆陽
此所以爲漢禽也
齊王之衛衛君辟宫舍之稱臣而共具王不遜

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
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
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
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
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
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
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
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
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

之廟梁宿昔而死
按湣王承先世之伯業國富兵强然燕
一倡義列國從之立致敗亡之禍何也
屢戰而勝屢勝而驕自謂天下之事更
無足爲我難者外不憂敵國之側目內
不憂百姓之離心以離心之民應側目
之敵無事則不覺一有事則瓦解矣故
吳勝齊而越滅之宋滅滕而齊取之齊
滅宋而燕取之是可爲不勝德而好遠

畧者之戒矣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讒之燕王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月不下魯仲連乃為書射城中遺燕將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魏王問天下之高士

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

按燕將以一邑抗一國之師而至於三年內已見疑而終無他志其才其節皆有可取者而燕王疑之棄而不救後有緩急何以使人耶此一事而燕之不競可知矣魯仲連前建不帝秦之議大義凛然辭封辭賞皆戰國士所不能及者獨勸燕將歸齊非所以教人臣守節者耳其僅得為高士之次亦以此夫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趙王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强起之牧曰必

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按李牧為將主於堅守待有隙可乘而

後汝一戰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
敵之可勝者牧得其策矣然亦由趙王
任之專信之篤故牧得以成其功不然
則市租饗士即譏其費堅壁不戰即議
其怯委以數十人即議其失事雖有良
將何由展布哉此可為將將法也
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
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
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

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
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
平遼東郡及戰國末而匈奴始大
按戰國時三國邊虜然以一國之兵內
應敵而外禦虜兵力綽然有餘大抵夷
狄之勢合則強分則弱中國之勢修戰
則強忘戰則弱戰國時中國常勝而夷

狄常敗者夷之部落未合而中國之武
備常修也況以天下之全力而能屬任
良將練兵修備尚何憂虜患哉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
之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
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
按五國此時皆有將亡之勢惟有保境
自守而合從締交以相救援而已乃輕

用其師耆於一逞一邑之利未得而五
國之功已廢從此兵不可復振交不可
復合蓋失在輕謀而浪戰也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
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
令妻有娠而人莫知君進妾於王賴天而
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春申君乃出之
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為太

子園妹為后園亦嘗用事欲殺春申君以
滅口王覺園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
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
按楚王為黃歇所欺以盜其國黃歇又
為李園所欺以滅其家歇之死不足異
也而楚亦從此不競其原起於國君將
老適嗣未立遂使奸人得乘其隙而興
異謀耳惟明主嚴內外之禁杜進獻之
端禍亂何自而作哉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發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
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
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尸氏曰趙危若累
卵僅有一將可少延頃刻之命而乃殺之
欲無亡得乎秦滅趙虜王遷
按廉頗李牧皆趙之名將也郭開先已
譖廉頗而逐之至是復譖李牧而殺之
此兩人者秦以十萬之師攻之而不足

郭開以片言譖之而有餘自古嬖倖之
臣干與政事讒害忠良貽禍於國家者
大率若此史臣上書殺李牧下書趙亡
蓋以前此之未亡者獨恃一李牧耳伍
員死而吳亡李牧死而趙亡賢臣所係
豈其微哉
燕太子丹使盜刼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
兵進圍薊
按燕丹志在報秦不能自強乃將詭詐

之謀行盜賊之事不知秦王可刼而終
必背約秦王可殺而舉國必復讎侵地
必不可反秦兵必不肯罷無論不成即
其計果成亦徒足以速其亡耳孔子所
謂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燕丹之
謂乎燕王在位而丹結死士遣刺客毫
不與聞國已無王矣丹之輕率王之懦
弱自速敗亡固其宜也
更為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

悲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入
自殺恬曰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
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
自殺

按李斯趙高所以敢爲詐僞者知扶蘇
之仁必不復請扶蘇所以不請而自殺
者知始皇之暴雖請而必不聽也使扶
蘇得立則秦不亡始皇不使之守邊則
詐謀不成而扶蘇不死故申生伐戎而
讒言與扶蘇備閒而詐謀作自古太子
不在君側而在外未有不危者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一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經筵講通鑑直解

二世皇帝元年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陛下安得為

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戮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

按自古奸臣欲蔽主弄權者必娛其君於逸樂不理政事然後可以操縱其間而竊權必導其君以刑法多行殺戮然後已可以輕重其間而立威趙高一聞二世之言便順旨說當為樂及二世再問便說當重刑小人奸計無所不有一見意旨當機立應人主方以為順已愛已而不覺彌久則彌難覺矣惟明主慎擇左右謹辨忠邪故主權常重而國祚永安也

二世乃更為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因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

恐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按趙高之謀極為奸惡誅大臣以剪人主之股肱殺宗室以除人主之支幹使人主孤立於上而後惟奸臣之所欲為乃猶欺誑其君說道人人憂死不暇何變之敢謀不知惟人人憂死乃始生變

耳若使宗支强盛大臣親附人人各安其位則奸臣不得成其逆謀而天下長無事矣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

按秦之發兵戍邊本爲防胡然天下之亂不在胡虜而在戍卒可見保邦之要惟以安民爲本若人君能布德施惠輕徭薄賦天下之人愛戴其上而無離叛之心則雖有陳勝吳廣何自而起乎古人說天下之患在乎土崩民不安其處則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以秦事觀之信然哉

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尋爲其裨將田臧所殺

按張耳陳餘請立六國後原是善策陳勝不聽急欲自王即其識度原不遠大宜不能成大事也是時天下兵起稱王據地而二世方且晏然自以爲安聞實言而怒聞虛言而悅養成天下之亂尚不覺悟遂至於亡故有國家者莫患於有危亡之事而不樂聞危亡之言如秦可以戒矣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請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

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
使西擊秦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
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
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夫周文之衆至數十萬然秦兵一出旋
即退走可見暴秦國勢之極然文命已
去人心已離一軍方敗一軍復起雖有
能戰之將無益於亡故有國家者當以
固結人心為本也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
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為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
令盜如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
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
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
按自趙高用事二世已專意行督責之
術故李斯一被責讓即阿其意以對斯
即阿意無救於死則何若一意守正之

為愈乎大凡人主意向一為人所窺則
干進者乘之以希恩寵有罪者阿之以
免譴責而國家受其禍矣書稱有言逆
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
道此人君御臣聽言之法也
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
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
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
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待事事來擬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
高
按趙高之說乃壅蔽之最巧者奸臣欲
蓋主權以便己私必使人主深居簡出
內外隔絕人臣無由進言人主無由覺
悟然後可以為所欲為故深居簡出者
奸邪之所最喜而國家之所謂大害也

人主若操羣臣親政事天下之事明白
決斷則姦臣何自而行其私哉
李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
益發繇治阿房宮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
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
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

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
以故公行過三川閒其文書相往來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
川守與盜通狀
按李斯以丞相之位不為不重而趙高
以郎中令被廷小臣乃能制其死命而
陷以族滅之禍者何也中外日隔左右
日親日隔則情疎日親則權重大臣反
困內臣以探事機內臣借人主以張威

福故脅上蔽其君下惡其臣此李斯之
所以誅而秦之所以亡也周禮以大臣
正左右秦乃信左右以誅大臣與亡之
故豈不較然可觀哉
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
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
前功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
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
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

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
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
傅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
世乃以高為中丞相事皆決焉
按趙高之陷李斯以直諫為謀反以戮
死為文通郎中令可以誣殺丞相賓客
可以假裝御史謁者侍中則高之敢於
為逆何待指鹿為馬而後見乎二世不
悟乃更以為中丞相事皆取決以至於

亡後世如漢唐閹寺與政典兵流禍無
窮皆秦之作俑也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為上將
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
張耳以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趙數請救
於楚楚王聞宋義先業武信君必敗召與
計事大說之因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
范增為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冠軍

按楚王之於宋義以其料事之審而後
召見觀與之計事而後任之君臣之間
所以相知相任者猶有古人命將之遺
風然宋義冀項梁甚明及身為上將却
未能建立功業死於裨將之手何其闇
也論事甚易當事甚難為將及御將者
當知慎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
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
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
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
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
按范增之言似是為羽忠謀然既知沛
公志大而得民則何不勸其君寬仁大
度以收民心而乃導以負約殺人之事

乎沛公入秦欲居秦宮室其臣若諫而
後止項王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大
掠而宋增何寂無一言以諫乎然則增
特策士之謀而未究人臣之大忠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
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
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為壽約為
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

顧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曰日日
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
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
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
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
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
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急事噲帶劍擁盾
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
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
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
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
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

按羽欲擊沛公軍其勢方盛使不勝忿
怒而與之戰一敗則漢事不可為矣沛
公隱忍委曲早詣謝過漢日以戒楚日
以驕我戒彼驕所以克也越下吳而卒
并之漢下楚而卒克之書稱必有忍乃
濟信哉樊噲擁盾入營誚讓項羽以羽
之強而為之奪氣相如叱秦而趙以存
樊噲讓楚而漢以安勇臣之有益於國
家如此

沛公遂起如厠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趨霸上
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
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
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隻與增羽受璧增
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
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按沛公本無大釁況又單騎來謝項王
不殺原未有失而范增以為大恨謂奪
天下者必沛公也夫項王自以強暴失
天下耳向使布德施惠主約公平雖不

殺沛公，公亦安能奪而有之。蓋項王驃輕賊悍，原非宰天下之人，豎子不足與謀，增何見之晚乎。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怨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南都郴。

按自古帝王之建都，或居中原以朝萬邦，或阻一面以制天下，未有思還故鄉徙誇一時者也。項羽既去形勝之邦，又殺忠謀之士，終以覆滅，不亦宜乎。懷王雖項氏所立，然君臣之分已定，卻乃擅自遷徙，陰謀殺害。後來曹操遷獻帝於許而篡漢，朱溫遷昭宗於汴而篡唐，皆羽之餘謀也。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彭越為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為不流。圍

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將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孝惠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閒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

按漢王以諸侯破楚彭城，項羽國都既破，棄其大軍而獨引兵三萬以邀戰，此兵法之所忌也。使漢王能自戒慎以保萬全，天下指麾可定矣。卻乃一勝而驕

置酒高會岈息飲燕遂至敗北雖大風晝晦適有天幸然亦危矣哉兵勝難恃志驕難持是可爲戒也

漢王立子盈爲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絶

夫漢王當倥偬之際先立太子建宗廟社稷留重臣以居守規模可謂宏遠矣蕭何計戶口以足軍餉其功業爲漢廷第一當是時漢出兵常數十萬而蕭何以關中給之未嘗乏絶況以天下四海之大誠得忠實任事之臣悉心經理尚何憂軍餉哉

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閒道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閒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

按李左車之言乃萬全之策使陳餘能用其謀則漢兵必不敢冒險阻以進矣韓信知不用李左車而後入趙劉備聞不用鄭度而後入蜀善用兵者必先閒諜是以知彼知己而舉無敗事也

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

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
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
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
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
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為戰使將皆走尚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按韓信開壁大戰佯棄旗鼓乃勇而示
之以怯背水立陣殊死力戰乃怯而能
使之勇何兵不可用乎人君欲破敵制
勝則當先求智畧忠勇之臣矣觀其對
諸將之言則知所將者原非素所訓練
之兵然以計用之使人自為戰尚能取
勝況於以本地將官統本地兵馬而一

遇有事輒稱無兵何不引信事觀之也
然則人主患不得如信者為將耳有將
則自然有兵矣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
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
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
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

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
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倍楚留項王數月我
取天下可以萬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

按漢高收天下之才以摧强楚捐天下
之半以馭英雄如此器局識量真是豁
達宏遠矣子房舉三大將卒以成功蓋
三人皆自為戰子房未嘗遥授方畧而
所以駕馭三人之方畧則時時為漢祖

言之此子房之運籌帷幄非後世進度
中制者比也

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
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
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

按漢王之待英布初則故爲倨慢以折
其氣繼則厚爲賜予以結其心昔人所
謂識先後著者信矣大抵待才將與賢
臣不同待才將則禮不必隆而賜不可

不厚待賢臣則祿不必厚而禮不可不
隆故文武各得其心而才賢乎竭其力
也

楚圍漢王於榮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
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
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
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
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

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
昧等及楚圍榮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
陳平爲大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
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
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榮陽羽不
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
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按自古欲敗人之國者必先離間其君
臣秦間李牧而趙亡漢間范增而楚破

蓋君臣之際有間則離有疑則敗若項
羽能推誠任人則雖有反間何從而入
哉陳平此計雖是詭詐然楚漢興亡實
決於此捐金四萬不問出入蓋務大計
者不惜小費也

王入關破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
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榮陽成皋間且
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
王乃復逐榮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

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
彭越破楚軍於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
成皐
按楚漢之勢韓信在北彭越在南而漢
王或阻成皐或出武關自古取天下之
全策未有如漢者也當是時漢謀臣最
多而此策乃出一說士之口故董公請
討項王轅生請出武關酈生請取敖倉
漢王皆能聽而用之古稱漢屈羣策信

哉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城皐漢王走渡河奪
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
皐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
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臥內奪其
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
趙兵未發者擊齊
按漢王屢戰屢敗意氣不撓馳入趙壁

奪韓信之軍一以益己之弱一以防信
之跋扈駕馭操縱何其神也當韓信破趙
時已說驅市人而用之及其既勝輒為
漢王所奪而又別發兵以戰戰又輒勝
蓋漢王之將將信之將兵並可謂高出
千古者矣
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捐成皐以東而屯鞏
洛以距楚酈生曰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
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

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
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
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
矣王乃復謀取敖倉使劉賈盧綰度白馬
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夫漢以取敖倉而勝楚以燒積聚而敗
可見積貯至重而軍食不可缺也兩軍
相當先退則為人所乘故寧有進無退
楚漢相拒滎陽欲退矣酈生以為不可而

繞楚積聚曹袁相拒操欲退矣荀彧以
爲不可而斷絕糧道自古用兵成敗其
襄實決於此
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
江兵迎黥布皆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
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
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
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

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
按項羽此時大事已去當其喑噁叱咤
千人皆廢何其壯也及其悲歌慷慨泣
數行下何其憊也蓋用智謀者智無時
而窮恃氣力者氣有時而盡故定天下
者必有大德大畧而力非所恃也
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
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
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

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
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
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
按楚漢相持楚常勝漢常敗楚常戰而
數蹙受敵漢常守而三面撓之漢善用
不勝而楚不善用勝楚之亡正是戰之
罪耳乃謂天亡我非戰之罪也豈不謬
哉
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艤船待曰江東雖

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
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
刎而死楚地悉定
按自古成王業者必先立根本如高祖
得關中使立社稷令重臣居守故敗而
有所歸歸而可以復振羽以八千之衆
渡江而彭城千里未有所付烏江之敗
非不欲歸知其歸而不可復振耳然則

有天下者可無急微木之風哉

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

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

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

之而去諸項氏之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

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畧在楚者皆歸

之

一據漢高祖與項羽爭天下乃復以禮收

葬為之發哀又赦其族屬且有君人之

度焉獨封項伯為列侯丕可以風示天

下耳盖項伯於漢則為有德於楚則為

不忠即位之初正宜明示天下以君臣

之義惜哉其得於丁公而失於項伯也

至於賜姓劉以亂族屬尤不可以為訓

宗伯集卷之三十二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按高起王陵之言即韓信登壇之對張良固陵之謀耳漢之得天下由與天下同利一時豪傑皆為利所驅使而就高祖之駕馭兩人之對蓋亦確論而未窺其大也至若高帝周天之論則帝王之見迥出尋常矣自古用人則務自用則小項羽所以敗者由於自用漢王所以與者由於用人而所以能用人者由其自謂不如人耳人臣以才能為能人君以用才能為能三臣能為可用而高祖能並用之則所謂不如其臣者乃所以為高出萬萬也

帝西都關中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

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闘不搤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勝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
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按自古帝王必先據形勝之地為都邑
以制天下婁敬勸高帝都關中後來七
國之變不能有損於漢卒如婁敬扼亢
拊背之言如敬者可謂知天下大勢者
矣然敬以一戍卒脫輓輅而直達帝所
得從容以盡其言則側陋之言寧有不

通而草茅之纂豈有不舉者乎
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
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
以歸臣赦天下
按韓信一見高祖拜為大將君臣極為
相得只因求立齊王燃隙漸生蓋信恃
功而挾其上高祖任術而疑其下信之
擒不在雲夢之遊而在躡足附耳時矣

故保全功臣者必使無不酬之功無可
挾之勢知光武之待鄧賈足為法也
以曹參為齊相國
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
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通正堂以舍之
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按蓋公教曹參之言本於帝王寬簡之

訓施之大亂初定之後尤為相宜大抵
清靜則省事煩苛則多事多事則民擾
省事則民安唐人陸象先有言天下本
無事庸人擾之耳意亦如此
封雍齒為什方侯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
未得行封上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謀反耳
按沙中之語原未必真是謀反若真是

謀反張良何待高祖之門而後言哉只
見此時賞罰未合公論人心頗有不平
不平之中事端易起遂乘機以此怵動
高祖一以明公平之體一以安反側之
心納約自牖可謂忠矣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
上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

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
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
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
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
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
為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
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
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

觀矣上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

按禮者原是治國平天下之要俗儒不
達本原是古非今遂使人主苦其難而
厭棄之叔孫通謂因時世人情而為之
節文其言良是惜其所定未必盡合於
禮耳若謂積德百年而後禮樂可興則
百年以前所為何事乎魯兩生泥古而
不合時叔孫通達時而未必合古楊雄
乃謂魯有大臣兩人過矣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
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擊信破其軍信已走匈奴謀攻漢匈奴
使左右賢王將萬騎南至晉陽漢擊之輒
敗走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
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
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者十輩來皆
言匈奴可擊上後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
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

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

按漢高祖使十使覘匈奴又遣婁敬以往可謂慎矣然竟不聽婁敬而信十使甚哉料敵之難也故邊圉之事最重間諜最謹奏報間欲審報欲實而決策欲審則庶乎無敗事矣

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

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敬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至十一年信伏誅

按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身經戰陣久矣白登之役猶為匈奴所欺非陳平秘計幾不得見況於承平之世遙制而懸斷之安能得虜情而中事機乎故禦夷者要在選任良將慎守封疆非真有萬全之策則無以出塞為嘗試也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為趙王

初上自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相謂

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至是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

凡書某人廢有罪之詞也貫高等不能忍小辱而謀大逆趙王便當執而誅之却徒齧指出血隱忍不以上聞則雖不

與謀而其罪自有不可逭者高祖遇栢
人心動而去天實啓之不然則高之謀
成而帝危矣蜂蠆有毒人主起居可不
慎哉

十年以周昌為趙相趙堯為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
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
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
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

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
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
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
幾廢

按文臣特論帝因寵戚姬而欲易太子
以理度之不然高帝是開創英主豈肯
如是係戀如果是真則周昌之言正觸
其所忌何以不怒且父子之間豈須四
皓為之羽翼始見親愛哉特因春秋已

高太子柔弱呂后甚有機權兼多親戚
所以遲回猶豫而未決者誠慮異日呂
氏之禍耳畢竟所以不易者見得人心
歸附太子便可纘承大業而不必易也
若周昌執義彊諫可以稱忠高帝笑而
從之可以稱明矣

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
彊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
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義不
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卑
詞安車固請以為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
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人奉太子書招之
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按四皓至而太子定以此見高帝先欲
易太子者非私愛也蓋因皓是天下最
難致者四皓且至可見人心盡歸人心
既歸可見大統可繼故遂一定而不易

耳此高帝之本心留侯之善導也不然
豈有帷幄之臣所不能爭而山林之叟
乃能轉移如此哉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
兵豨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
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
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
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

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

按漢初功臣自疑而反者三人韓王信
陳豨盧綰皆以有自擅之權加之以可
疑之隙遂成叛逆非其本心故明君馭
臣有功則厚加爵賞而不使操重以抗
君有罪則明示處分而不使蓄疑以自
敗若夫漢高一至邯鄲便知勝敗料事
之明亦千古僅見者也

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
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
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
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
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
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明年大破
豨軍後二年太尉周勃誅豨代地悉定

按高祖以邯鄲兵破陳豨光武以二郡
兵破王朗皆不待徵集天下兵馬而以
一二郡兵速戡亂定變在多寡不

在多兵必欲盡待徵集即恐緩不及事
後世乃一二鎮有事便調各鎮兵馬去古
人定變之畧遠矣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
過辭信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
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
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死紿信
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

儆之計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此書敍殺無罪也信既謀反何為以無罪書蓋信之反始於漢帝之疑心出自舍人之僻口未必盡實也稱其洩因案問其賓客乃始有謀辭長安時未有此心也信何敢輕與之謀反長安哉後有何權勢有何兵力使能從中而起且信習兵有智果為稱畫策必發難禦郢阻漳水不至坐而成擒矣觀望從容

人告彭越反安知信之死非人告與越同乎漢得天下大半皆信力縱使信真有罪獨不可少留一二子孫以報其功乎乃至夷其三族漢亦寡恩矣然信於蒯通之說始不能執而誅之及至將死又悔不用其言蓋信雖奉法亦畏然亦非忠臣也

梁王越廢徙蜀復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

按漢誅功臣三人英布最當韓信功大而罪有可疑至彭越則明知其無反計矣被誣見廢又使人告而誅之此功臣所以解體而強臣所以自疑也漢真少恩哉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按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雄才大畧規模宏遠亦自有與詩書脗合者顧當時號為儒生者皆迂闊俗儒所言皆詩書之糟粕泥古而難通故高帝先輒嫚罵惟陸賈頗達時宜畢論儕俗故高帝悅之然賈亦非真儒其所著書不過戰國縱横之餘論其於帝王經綸天下之大經大法實未有聞也君以高帝之英明能留心於學問而又得真儒佐之則其功業豈止是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按樊噲之言憂深慮遠備極懇切乃至排宮門而入蓋亦其忠憤所激也排闥羣臣伏闕碎首若非人臣常禮然忠臣行之不以為激明主聽之不以為嫌誠諒其心而取其言耳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

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為上泣言后
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
按英布之反起於韓彭之誅韓彭罪狀
原未明顯漢徒以疑忌誅之以致人人
自疑相繼反畔甚非所以保全功臣也
至欲遣太子將兵討罪則又非所以保
全太子向非四皓之策則太子幾危留
侯之功誠大矣
留侯病自彊起見上曰楚人剽疾願無與爭
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
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時叔孫通已為太
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
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
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
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
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敗布遂引兵
西
按高帝躬自討賊命太子居守其慮甚
遠征項羽而蕭何傅太子以守討英布
而張良傅太子以守若高帝可謂知根
本夫計矣
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
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
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
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
吾兒游子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
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
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
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
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
遂不易太子
按高帝欲易太子因四皓為羽翼而止
夫高帝勢力豈四老人所能抗而帝意
反因以挽回者誠以四皓既至則天下
人心盡歸難以一人之私意拂天下之

公心耳然太子雖定而呂氏戚姬之釁遂成而不可解故善處家庭者必使嫡庶兄弟之間各安其分而無一毫釁隙之端然後兩全而無患矣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宴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

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按人言噲黨於呂氏將以兵誅如意之屬未有顯跡也何名而遽誅之呂氏欲甘心於如意何必藉樊噲之兵乎且以疑似而誅及其親戚噲之誅爲如意也隙不甚深禍不甚重乎噲手握强兵而發二使入軍中誅之幸噲不及使噲如陳豨盧綰必且有變高帝此舉於聽言處事兩失之矣

宗伯集卷之三十三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闕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扶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

按呂后殺如意而虐戚姬慘毒可恨然亦由高帝不能善處嘗其楚舞流涕之時高帝固知戚姬有此禍矣始於偏私之愛遂有廢立之謀一有廢立之心便無兩全之理以偏成嫌以愛成禍孰若長幼各得其序嫡妾各安其分之為得哉惠帝見太后之虐自當苦諫諫不聽則亦徐為調停處分見不及此乃日淫樂不聽政曰終不能治天下是以父之天下與母為懟也亦不得稱孝矣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為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日薨謚曰文終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

按惠帝與蕭何問對之言其年相可謂審而薦賢可謂公矣曹參勿擾市獄之論其待姦人似過於寬然實有深意蓋

姦人不可縱亦不可稽若操之太急威之過嚴則人將有所不堪而以不肖之心應之矣相一國且然而況治天下者哉

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為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盖之府中無事

按蕭何曹參有隙而何所推薦惟參參既相一遵何約束不懷舊怨不存成心惟求便安國家此真古大臣純忠不可及處至其用木訥之吏黜深刻之言亦足以崇渾厚而杜浮競宋李沆云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意亦如此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游衣冠之道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於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按禮稱祭不可數原廟之設非也況原廟之設本為掩飾複道之非叔孫通導其君文過遂非其罪大矣人君既有過舉不妨與天下明見之而明改之自可復於無過日月之食何損於明而乃曰

人君無過舉豈不謬哉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以朝為恒山王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為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為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皆稱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按呂后以一婦人臨朝稱制育他人之子於宮中亂宗支而鐵血嗣浊殺廢立易如反掌漢庭於是乎無人矣母后治國自秦太后始母后臨天下自呂太后始若使高帝嚴立宮閫干政之禁只以平勃輔佐惠帝何至有此呂后之罪誠不容誅而高祖貽謀亦有所未盡也

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為相國祿女為帝后審食其為帝太傅

初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倉犬來撅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為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我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至是崩

按呂后以母后之尊稱制臨朝其視殺趙王如意輩如孫雛腐鼠然倉犬之見竟至不起其事畧與齊襄見豕人立相同雖云近怪然亦足以明天道之好還矣產祿握兵為謀叵測盖產祿無兵則不能自全平勃無兵則不能定亂國家兵柄所係大矣哉

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刼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印與太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按呂氏之禍始於王諸呂時平勃身為將相阿意曲從以至釀成禍亂乃束手無策徒令酈寄紿之設使祿不可紿軍不得入則劉氏危矣安在全社稷定劉氏乎故大臣當以王陵為法不可順從於臨事之時而僥倖於有事之日也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甚而壹之則為大煩苛

而力不能勝樂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
多夫識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
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

按錢法之設原以便民但官鑄則利權
在上私鑄則弊端在下大示人以為奸
之實而徒嚴懲奸之法則法雖重無益
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又非但錢法一事

而已

賈山亦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
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
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
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
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
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按賈山之言不見聽從吳鄧之錢流布
海內自古未有貴幸壞法而忠臣正士
得申其議者也後來吳王竟以反誅鄧
通亦以餓死蓋彊宗必至覆國驕臣必
至破家亦理勢之自然耳以文帝之賢
不免有此況後世乎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
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
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
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為

儆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
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
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
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道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
置守冢三十戶

按淮南謀反見廢而死自是法紀當然
而在文帝兄弟之情則有不能安者當
其曲意以從亦不過厚之耳厚而至於

驕驕而至於横横而至於逆逆而至於
誅雖淮南之自取而帝之所以處之者
亦未盡善也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冒
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
為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至
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
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夫漢遣宗女下嫁本欲以結匈奴之和
而中行說降虜反以遺中國之害蓋自
古夷狄不足以害中國惟以中國之人
出而輸情教虜勾虜犯邊然後能為中
國患耳

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
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
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深諐

弗取其除之

夫天降災異原欲譴告人主儆脩為罪
己其興也勃焉秦乃設為秘祝移過臣
下欺神媚上孰大於此文帝下詔除之
惟知引咎修德所以能克當天心永延
漢祚也觀秦以秘祝亡漢以除秘祝興
人主禍福蓋必有所召之矣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
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
為流涕者此也

按賈生手足倒懸之諭可謂痛切而文
帝始終含忍不肯征討蓋不欲以中國
無罪之民爭勝於夷狄耳然匈奴不以
為恩反以為侮雖有金絮采繒之贈而
寇掠之患無歲無之蓋夷狄可以威服
難以恩結惟恩與威兩當其機和與戎

兩握其權然後可為制禦之長策耳

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攄自古耗天下之財者莫甚於秦侈靡

侈之極必至僭越奢侈之弊必至困詘以文帝之恭儉而猶有侈靡之俗如賈生所言者況後世乎君人者惟示之以禮先之以儉而佐之以澹葉然後風俗可得而移易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下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攄賈誼數大臣之說論事明確深切時弊蓋自秦尊君抑臣之說興而世遂不

復見古上下交泰之事不知大臣共圖國政稱為股肱人君輕大臣則是自輕其國事自褻其股肱也孔子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聖人之言萬世所當法也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一按文帝此舉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一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早為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耳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故人君待外戚教訓而裁抑之乃所以保全之也

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令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為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反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為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

按文帝除肉刑之詔詞意惻怛可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矣然定笞罪至三百五百而用刑之吏不審立法之意犯者多至傷生至景帝減笞數定笞令而後文帝之法盡善而無遺憾總之皆以行其不忍之心而已

一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

私謁遂以為丞相

按文帝不相左廣國復人亦有議其不當避嫌者其實文帝未為失也廣國雖賢而申屠嘉之廉直亦豈出廣國下乎均之為賢寧取無嫌者用之耳且保全外戚不使干預政事自是政體合當如此以此為訓而後猶有霍氏王氏之變乃知文帝之慮深遠矣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

上傍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遣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按文帝寵鄧通原非美事然以寵幸之臣聽宰相切責困辱大臣得行其法幸臣不得行其私故鄧通雖幸竟不能害一人壞一政者以有守正之大臣而帝能容之耳申屠嘉折辱鄧通而文帝容之則治世事也孔光謟敬董賢而哀帝嘉之則亂世事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畧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殼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

按匈奴犯邊甫萃邊塞而文帝遣兵命將已屯近郊盡山戎胡虜狡猾深入之謀亦以振京軍偷惰不習之患惟平時有兵有將故可臨時即遣若後世兵政不修軍禮不講臨時無將乃始咨求臨時無兵乃始召募欲其杜邊患壯國威難矣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
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
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
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
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
為中尉

按亞夫軍令嚴肅文帝皆一一聽之至
為按轡徐行改容式車將兵將將可謂
兩得後來承平之世武備廢弛將官一
昧趨承求人喜悅即有一二有能之將
亦為文官窘辱文法束縛絲毫不得展
布何以整齊士卒何以振揚威武張直
修軍禮而齊强周亞夫肅軍令而虜退
所以兵法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馭將
者尚三復於此云

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
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
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
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
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按董子對策首舉天人之際深為懇切
蓋天之愛人主不過如人主之自愛
主自愛其國家寧肯忍使傷敗者哉
自恃承平見謂無事即有興亡治亂之
戒以為未必然即有災變怪異之譴
又以為偶然故顧望粉飾而不自警於
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
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董子以學問行道歸之勉強此二者尤
非高遠難行之事何待勉強只是宴安

既久積習為常則反視學問為迂闊視
道德為拘檢必須黽勉奮起一番然復
可以勝偷安逸欲之習若學問漸久道
德漸進將有不能自已者亦無俟勉强
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譬之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

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此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
治理之意然繼亂世者則當新化理繼
治世者則當求舊章當治之方極亂之
將形則當釐弊蠹懲玩愒以求復祖宗
之舊蓋時弊必不可不更祖制必不可
不守惟在人君化而裁之耳

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
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失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
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按仲舒論為政先於教化求賢先於養
士可謂探本之論蓋古人所養即所用
所用即所學故得實才實學之士而用
之後世教法不立徒事空文及其居官
治民又與平昔所學全不相蒙此人才

所以不逮古人也欲興學育材者當三
復於董子之言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
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
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小材雖累日不離
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
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真也臣愚以謂使
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為功
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仲舒之言即後世資格之法賢愚同
滯真偽不分蓋弊政也然不循資格則
銓敘者易為偏私登進者益濫奔競亦
勢所必有者惟循資以用中人之才破
格以待非常之士而在上者以大公至

平之心主之則百官各得其職而群才
各效其用矣其所謂歲貢二人即後世
薦舉之法貢賢者有賞貢不肖者有罰
即後世連坐之法蓋賞罰其舉之之人
則薦舉不敢不公不敢不慎薦舉公且
慎則是非明舉錯當而賢才出也
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
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
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

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
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
為悼懼者也
按仲舒積善積惡之喻是千古至論凡
人情皆明知不善之為非但以善小而
無益惡小而無傷耳及其事復一事日
復一日積蓄既久將有極重而不可返
者故志在善則積善積善久則不善無
由入矣志在不善則積惡積惡久則善

亦無由入矣者其終惟視所積擇其始
惟在所志故聖學惟在於定志也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
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
然也故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
捄當用此也
按董子補偏救弊之言非但繼亂而道
異者為然即繼治而道同者亦有然者

蓋祖宗法度流傳既久或有廢弛或有
錯誤或有便於先而不便於後者一切
循之一切更之皆非也善為治者惟在
振飭釐正以求祖宗之舊而勿使盡生
其間則可為萬世而無弊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

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
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
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
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
請皆罷奏可
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說者
皆在所舉故仲舒請禁絶之使聖道不
雜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
為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illegible]

藝如日中天則仲舒之功在萬世矣蓋
人情好異高才之士喜於因難以見奇
故往往舍正道而趨於異人見高才者
且為之故靡然從風耳若非人主嚴立
禁約別白黑而定一尊何以一道德同
風俗乎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

策天子擢為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
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
圓融委曲之士既易受知於人主亦易
見容於眷人守正養高之士既難結人
主之知亦易取同列之忌弘始與轅固
並徵而固罷歸後與汲黯同列而黯外
補曲學易售直道難合蓋自古嘆之矣

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按弘與黯言事弘常見親而黯多忤喜諛惡直自是常情但人臣趨向只看人主喜好何如耳諛者見親直臣自退人臣何苦不隨順意向以取富貴雖有當言者亦只緘默有不當爲者亦只順隨此乃人臣不忠之利非國之福也故明主必虛懷納諫獎進忠直懷情不盡語言不一者皆有重罰所以勸朴忠而杜欺罔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四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漢世舉孝廉之制最得移風易俗之本蓋孝是立身第一義武帝特下詔旨而又嚴不舉之罪則舉為自然公正實行自然上聞故漢之風俗最為近古後世取士不論孝行但取文義居官不首廉潔但取才華去古人之意遠矣

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絶祀窮兵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按自古人主好大喜功皆是臣下導之嚴安所言富其情矣蓋中國强富則人主利在無事而人臣利在有功及夷狄侵侮則人主欲其建功而人臣欲其免罪故强則生事弱則避事邊境不安其原在此人主知其情而善駕馭之則不至失策而敗事矣

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兩據尺寸之地而身為禽者
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
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
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宜留意而深察也

按徐樂土崩瓦解之喻真是千古名言
所謂土崩者民心失也土至微細彼此
相附則高相離則崩民至衆多上下相
維則附相離則變未變則視之無形一

變則救之無及無事則小事亦無有事
則事來不小故王天下者以得民心為
本而欲得民心惟有所欲與聚所惡勿
施而已

聞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
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
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
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

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
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
郎中

按徐樂謂歲不登及有邊警而憂民之
易動其言甚關係治亂安危之機蓋民
窮困則易怨有邊事則易擾以擾乘怨
致亂之道也三人奏書即時召見故能
鼓舞豪傑通達羣情如此用人誰不自
效即此便是為政安民張本此人君所

當法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
地立朔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
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主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
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
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
繕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按武帝此舉說者以為好大喜功虛耗
海内然不一勞者不永逸因城以守寓
兵於農可以絕匈奴窺伺之心可以養
中國全盛之力蓋出塞之師或可以已
而朔方之城實為便計事有且勞且費
而不可省者此類是也
三年以張湯為廷尉
湯為人多許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

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為
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
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
夫廷尉天下之平也天討有罪即天子
尚不得私況竊人主之喜怒為刑罰之
輕重其有能得其平者乎凡人主有所
重奸人即乘之以關其說其說既售人
主信之不疑然後假上之愛憎以自行
其恩怨人主但知彼之順已而不知已
之喜怒反為彼用人各有見豈有事事
相合之理人主但看已意所出即應之
如響者必奸臣也
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
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
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
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
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

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
視矣
按汲黯持大體張湯好小苛黯之正直
足以自離於人主而湯又以辯口濟其
巧心辯口可以折異議巧心可以順上
旨故黯終不能勝湯耳漢臣王嘉有言
議政者苦其讇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湯
之謂矣人君御臣邪正之辨可不謹哉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上從之

按公孫弘開閣待士猶有集思廣益之意若其外寬內深欲以事陷汲黯而誅之則險刻甚矣賢如汲黯公孫弘假之以治內史而欲陷之武帝借之以治淮陽而實遠之明知其賢而明重之陽引以為重而實陷且遠之正士之立朝難哉

六年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遇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為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為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按自古名將皆以閫外自專誅賞自出取勝破敵而衛青不敢擅殺一有罪之裨將然亦卒能成功其故何也疏附之臣初受事任則名位尚輕不專則愈輕若夫屢立戰功內有根蒂則事權已重專之則愈重處太重之勢而能謙抑推損此衛青所以能保其成功也

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黄
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
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
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
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
廢矣
按漢之賞功費至黄金二十萬金物力
之盛後世未嘗有也然猶不足而至於

賣爵贖罪人因亂而得爵因爵而除吏
勢必重取於民以償所費而吏治愈壞
民生愈困矣故人君欲興師旅先料理
經費若業已舉事而費用浩大財既不
可卒辦事又不可中止則不但賣官免
罪勢所必然抑且厚征多取無所不至
矣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
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
削二縣安恥之反謀滋甚賜與安不相能
聞安有反謀恐為所幷亦結賓客使陳喜
等為反具謝病不朝至共安日夜為反謀
中郎伍被曰可偽為詔徙郡國豪傑於朔
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
使辯士隨而說之
按淮南衡山反謀皆起於結賓客而奸

人因而誘致之耳然其所為謀者不過
欲詐徙民於朔方以恐動百姓而乘之
以起可見凡征調擾民之事皆民之所
懼奸人因以為資者也若安靜無事或
不事而用之得人行之得法不致大擾
則奸人無以飾其詐而邪謀寢矣
安又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
兵即刺殺大將軍至曰漢廷大臣獨汲黯
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於說丞相

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死自告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死者數萬人

按武帝之臣惟弘最稱上意而最寵任黯屢忤上意而屢賜告外補然淮南之謀不畏寵任之弘而畏屢賜告外補之黯何也凡椎魯戇直之人執德不回說觸忤之中轉有可信在人主面前尚且堅執更有何利可以牽動何人可以搖惑若阿諛還就之人委曲多端說委曲之中便自可疑在人主面前尚且支吾變轉後見大利大害豈有不趨避之理此弘所以見輕而黯之所以見重也人

臣觀此則知所以自處人君觀此則知所以任人矣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按漢武好大喜功有三曰伐匈奴通西域事西南夷伐匈奴意在圖邊境之安通西域意在分匈奴之勢此兩事皆有利有害有得有失惟通西南夷一事欲求外國之物卻勞中國之人有害無利有失無得彼其謂廣地千里威德徧四海夫使中國之民不安其生卻要威德徧於海外何用唐太宗有言中國治安

夷狄自服此語可為法也

以霍去病為標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

至祁連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

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

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按衛霍窮兵黷武貴人論之詳矣然霍

去病所以成功者以所將常選故敢深

入以此見兵貴精不貴多也若後世兵

不選擇老弱居半至所稱選鋒精騎則

又以衣糧之厚輕猶請託則兵安得有

用而將安得成功乎竊謂如衛霍窮征

遠討必不可為而其選將練兵則可法

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

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

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

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

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按武帝欲斬一令汲黯乃謂斬臣民乃

出馬言語直戇最易激人主之怒武帝

却默然不為動盖帝於黯之言未能盡

用而未嘗不優容未能無怍而未嘗加

罪譴世但知汲黯之直而不知有武帝

之明故黯得效其忠悃耳

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

請間曰夫匈奴絕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

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

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

邊關陛下又以微文殺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

復安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
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
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
希矣
按漢受渾邪之降而匈奴始弱亦馭夷
之長策也但因馬不具而欲斬縣令因
貿易而斬五百人則非法之平矣汲黯
直言帝不能用然亦甚不深怒宗言直
諫富其合意而容之未難也忤意而能

優容乃爲難耳此武帝所以稱明主也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筭緡
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
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
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
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
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
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
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
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此書三]
按武帝造幣鑄錢大畧巧取民財以佐
上用而已入不務省費而多取以助其
費費愈多取愈衆而天下之財愈索向
使師法文景之恭儉何至困乏若是可
見人君欲足國者惟有孔子節用之言
大學生財之道而一切權宜衰世之政
勿用可也

於是以齊大煑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
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
按宋臣司馬光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民未有上益官而下不
損民之理東郭三人皆上愚其君下剝
其民所謂甚於盜臣者也此等利臣不
用則無以佐目前之急用之則深貽後

是以患善理財者不可不辨利害之輕
重而愼之於初也
郡禁民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
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
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
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
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
生感指怨之
按武帝所議誅法大槩利民犯禁而浚
入其貲財既奪小民衣食之業又長奸
民告訐之風使民既苦於重斂又苦於
重誅安得不思亂也若夫當時純臣如
董仲舒直臣如汲黯皆棄之於外而入
朝奏事至為忘食者乃聚斂刻薄之張
湯湯以一廷尉而天下事皆取決焉蓋
人主好利則朝權必歸於利臣好法則

朝權必歸於刑臣雖有純臣直臣其如
上之不用何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
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
皆為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
出定襄李廣為前將軍公孫賀為左將軍
趙食其為右將軍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
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
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
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
上誡以為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
辭於青青不聽
按諸將出塞青自當單于而徙李廣於
別部乃以數奇為辭亦以為數奇則不
如勿遣宜以前將軍為名而不使當匈
奴青自居其功而陷人於敗地此千古
所為不平也故人君御將惟當論能與

不能不當論數之奇與不奇斷然盡其
才矣
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
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
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
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
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
按衛青以武剛車自環而出輕騎擊匈
奴此以壘擊亂之術也故漢與司馬兵

大略殺傷相當而是舉縱兵五千斬獲
萬九千級則用車戰以全取勝耳後世
倣其制而習之亦拒胡馬之便計也
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
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
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
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食
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按李廣失道不爲無罪然以七十老將
為人清廉而致令自剄不無可惜況廣
與食其同爲後期不急責食其而獨急
責廣食其力足自贖得免死廣力不足
以自贖即不免於死人亦何苦爲廉將
不爲貪得貪得既潤身家有罪且可納
贖廉將既甘清苦有罪乃無以贖用法
不平乃至於此是率天下而爲貪也
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
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十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
然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漢武遠逐匈奴通渠置田雖於海內
繁費然其雪恥除凶猶足爲烈亦以其
時虜騎不如中國强感而又得名將駕
馭而用之故能成功若夫不度彼己之
勢未見勝敗之機而輕於一決未必有
塞外之勳而先爲中原之擾則又不可

不熟計也

五年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按理民治郡之才易得而正言直諫之士難求淮陽即難治然以漢廷多才豈必待黯而後能而忠謨讜論匡中朝之過舉抑外藩之邪心非黯不可顧不留以自輔而棄之外郡自是神仙土木征伐之事竟無一人敢直諫者而海內幾亂夫端人正士所關於國家者重矣

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

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

按張湯反覆變詐人也以智術伺意旨用意旨爲法令倚法令作威福竊威福報恩怨武帝不得湯則無以稱旨旨雖稱而終爲所欺湯不任智術則無以固位位已固而終爲所戮故人主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人臣與其才而詐不如愚而忠也湯之罪誠足致死但云與賈人謀事而分受其利却是文致之詞觀湯死家不過五百金則可知矣大抵以詐

罔上終敗於詐以法傾人終死於法非但人事抑亦天道耳

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按湯之欺詐三長史之傾危皆不能無罪但因湯而盡誅三長史因三長史而下丞相於獄致令自殺則太過矣漢武將誅殺過嚴决臣多不得善終不但非所以存大臣之體亦非所以全國體也如青翟者一罷免足正其罪矣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炎之不能得其要領

按張騫招烏孫居渾邪故地以斷匈奴右臂禦夷之上策也蓋夷狄分則弱合則強匈奴前所以強者併諸小國也復所以弱者渾邪去降昆莫內附也故禦夷之策莫如離之使不相糾聚則易制矣

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遣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

按漢通西域遣使者賜金帛欲以揚強漢之威靈適以褻中國之體統古者四夷來賓萬國致貢獻天子撫而受之如商之氐羌周之越裳是也今彼未嘗求通而我先遣使宣諭彼從之已爲失體彼不從又復損威後來因慢使匿馬以致出師遠討塞外益多事而國無寧息時矣

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復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

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
望於道以求之
按漢武置酒泉武威以絕匈奴與羌相
通之路雖於中國勞費然自是制禦夷
狄之奇策若愛大宛馬而遣使以求之
以至後來興師動衆則大謬矣文帝却
千里馬之獻而武帝乃至求之外夷相
去一何遠哉
以方士欒大為五利將軍尚公主

欒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
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
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
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
按欒大欲貴其使者以通言於神仙是
明欲官爵也令為親屬待以客禮是明
欲尚主也世豈愛爵祿求富貴之神仙
欺詐顯然矣以武帝之明而為所誑者

心有欲故耳若人主清心寡欲便是長
生久視之道而奸人亦無以售其欺矣
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
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
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
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腰斬
按欒大以一方士至使人主傾信封侯
賜第尚公主其術必有動人者凡仙人
不常有而術士常有術士無益於人而

往往藉口於仙以欺人主至術窮亦往
往伏法蓋凡在耳目常情之外者未有
不為大奸而為大奸者必先以小術取
信如文成五利之屬足以觀矣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諭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
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
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
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

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按平南越置九郡於漢不可謂不利然在中國民窮盜起則利不勝害也大抵人主有事於外夷最當慎重宣諭之而不聽勢必反叛彼既反叛勢必興師我既興師勢必勞費帝王御夷來不拒去不追豈有遣使諭大入朝者哉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為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筰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按漢武既定南越復平西南夷總之好大喜功難為後法然當時戰勝破敵置為郡縣皆是實事非如後世撫土司之微過掩山賊之不備輕易動衆誅戮無辜而以為功者也大抵西南小夷原不能為中國害而常借中國之聲勢但使駕馭得策自不煩兵而定矣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尋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按漢武平南越東越置西南夷為郡縣兵追歲不解竊以為其事與城朔方通西域事同而得失異蓋朔方不置則西域不保西域不保即無以斷匈奴臂而制其命此事之且勞且費而不可已者

也若西南夷不服何損於中國雖服何
益於中國此事之且勞且費而可已者
也大抵兵事一動則相因而起因南越
而興師又因興師而及西南夷與東越
是以人主用兵當權事勢之緩急較内
外之輕重而不可執一論也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
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按天子巡狩原是古禮然未有爲求仙
祭山而至遊幸萬八千里者供億之浩
繁民庶之擾害可勝道哉穆王以西巡
而周衰武帝以東巡而漢敝故人主必
端好尚謹巡幸尊居恭默而天下治即
不仙而壽不祠而福矣

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
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
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

按桑弘羊之術無他端賣爵贖罪及籠
天下之利權歸之於上而已賣官則吏
治壞贖罪則法紀廢利歸於上則怨結
於下故爲國取怨者莫甚於言利之臣
司馬光謂不加賦而用足其害乃甚於
加賦諒哉

三年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東部都尉涉

何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
谿參等使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

按漢之破朝鮮固以威聲震動於外亦
侯其内變而乘之耳故居股殺餘善而
後南越平尼谿參殺右渠而後朝鮮服
若夫中無内應前有堅敵懸師遠討而
闘勝負於一擲則不可不愼也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

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按漢武雄才大畧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咸得其用亦鼓舞英雄之一端也然天下自此多事士大夫遂馳騖於功名不復知有行檢之可貴所損亦已多矣古帝王之用人必明教化以養之表節

行以勵之貴賢而賤詐先德而後藝人才衆多風俗醇美其視武帝之用舍何如哉人君用人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二年丞相度卒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按武帝以嚴御下丞相相繼誅死不但傷大臣之體國體亦大傷矣是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而有罪却使丞相坐之東漢政事不歸臺閣有災異則使三公當之輕界以事而重責以罪豈御臣之體哉至使大臣泣涕不敢受印綬則時事可知矣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遮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

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往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至敦煌

按大宛之役其興師也止為求馬其命將也止欲侯其寵姬之兄意以無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但以軍旅大事不擇人而救之以數萬人之命博一將之功謬矣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

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

按戾太子仁恕溫謹原是令德只因令武帝嫌其材不類己皇后太子皆不自太子無過則不當嫌有嫌亦不當露稍露其何便萬奸臣窺伺以致江充得乘其奸而太子終不能自明以充高祖疑

惠帝不類己武帝亦嫌據不類己其貽害相似惠帝無恙而據生變者高祖悟而武帝不悟也

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

按武帝之言不但可以慰安太子其較量時勢斟酌政體無不洞悉真是英主顧父子至親豈有反待外人勸解寬慰之理其詞雖溫其議雖正然有疑而解之不如坦然無疑之爲愈也

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

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

按戾太子得百姓心而反以生嫌者始於多毀所以多毀者以不便於深刻邪臣耳彼邪臣以巧心持讒說使太子受其毀而不知武帝入其術而不覺景帝困郅都廢臨江王事亦類此自古尊用酷吏者不但殃民壞法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人君用人可不審哉

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

日乃出黄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増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

按戾太子貌有泣涕佯作笑語可謂孝矣武帝知常融之譛而誅之可謂斷矣以明斷之父仁孝之子而終不能不間於邪臣之口甚哉讒言之可畏而使人之嘗遠也常融已誅而蘇文復行離間除惡不盡復生亂階皆始於父子相見之疎是可為戒矣

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来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寤因是體不平

按巫蠱之獄起於女巫入宮中女巫得出入無禁者以武帝好之也神姦者愚人所易惑而呪詛者人主所最惡矯誣者既藉禱祠以惑人心傾陷者必藉呪詛以動主聽自古大獄大亂多始於此是以人主端好尚以絶欺詐之原嚴出入以杜宮闈之釁則異端無所售其術而奸人亦無所藉口矣

上嘗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江充為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為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

按武帝使太子多通賓客以致異端雜遝於諭教太子之道謬矣蓋太子只當早令就學而不當別為立苑只當早置師保而不當多遠賓客師保不置則心志無由而開明賓客雜通則奸邪因之而誘引是以善教太子者必使之親正

人開正言見正事則蒙養端而奸邪杜
矣
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言上
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
獄民轉相誣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
按江充恐為太子所誅遂造巫蠱之獄
誣告而死者數萬人因此數萬人以漸
及後宮因後宮希幸者以漸及太子至
使親父親子不能自明奸人之術誠巧
而禍誠烈矣彼其初奏沒太子車馬不
過欲藉以聳主聽而去奸感書已成隙
則其勢不能中止遂成危機乘帝之疑
心而入當其始父子相見之跡本無他
意奸人窺見形跡妄測意向遂開釁端
及釁之既成而帝亦不能保其初心矣
故人主凡事當慎於始也
充因見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
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
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
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按誣蠱之獄事無質証跡在影響奸臣
之所託而孝子之所難自明者也宋世
子座梁太子號皆坐是以死然使人主
以理斷之亦無難見後曾奏沒太子車
馬不有風雖爭彼未嘗入宮中何遽知
宮中有蠱氣爭帛書未人即是宋伊戾
之故智臨時自埋而自發之耳以武帝
之明而為所欺何也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
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
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
夫江充陷害太子事未實也石德乃導
之以矯制發兵之說則真反矣自古禍
變多以奸人激之以亂人成之武帝以
奸人將命以亂人傅太子父子反疎而

奸人亂人者反相近故其禍至此向使
太子得朝夕繼見以端良之臣傅之自
能銷釁於未萌即使有釁亦能委曲調
護不至生亂矣
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
德計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
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乃復
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
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
卒
按江充雖以使者治巫蠱獄未有詔罪
太子也而充遂亟急持之者素見上待
太子疏耳太子欲見而為江充所持武
帝欲召而為使者所欺父子之間卻被
奸臣間阻欲一言自明而不可得悲哉
上下隔絶之為害也
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
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

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
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按武帝謂太子懼且忿故有此變得其
情矣當事之初起太子一見可明武帝
一招可定天下事當性往易處之時而
儒怯之臣却張大其事以欺朝廷以致
坐失機會決裂難收耳目所及尚如此
而況千里之外乎故人主聽言不可不
審也
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
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
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
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敺四市
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
按戾太子之詐以病困為辭武帝輕出
都城而淶甘泉啟數有此向使帝在長

安江充未必敢急於太子即捕太子亦可以自明即使有變亦無所藉口以號召其衆矣蓋由父子隔絕故奸人藉巫蠱爲傾陷之具君臣隔絕故太子得藉病因爲反逆之名惟人主慎起居杜壅幸君臣父子情意流通則讒詐之謀無由成非常之變無曰作矣

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惟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

按武帝盛怒廷臣無一人敢爲太子訟冤者而獨出於三老之口廷臣有愧色矣漢家有二大事皆決於田野之老高祖得四皓而太子之位始定武帝得三老而太子之冤始白然與其有三老之辨明不如有四皓之調護也

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按戾太子誠[illegible]無罪然爲奸臣所誣急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茂之論得其情矣武帝業已心知其冤而當明布詔令却乃退留不決以致太子自經皇孫遇害後雖作思子之宮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抵武帝其始無疏太子之心而有疏之之跡故奸臣得因而潛窺其後有赦太子之心而無赦之之詔故廷臣無由而將順是以明主之意育不當使人微窺之言動當使天下明見之則奸臣無所因而窺伺廷臣有所奉而遵行矣

卷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於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按武帝行年已老海内虛耗已極而後悔過亦已晚矣論其所為與秦皇多相類秦亡而漢業不衰者秦皇不悔而武帝能悔也自古帝王上焉者無過可悔其次一過即悔又其次事久而悔其下始終不悔能悔過則改過能改過則無過矣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嘆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按武帝謂天下無神仙節食服藥少病而已其論確矣蓋祀神求仙原無實事養生却病却是實理人主固不當惑妖妄以求理之所本無亦不當失調攝以戕身之所本有惟有慎起居節飲食保

身以保民則可以長治久安不求仙而愈於仙遠矣

以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

按千秋才器足稱其官未為不當但以

一言取相終是太驟古稱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豈有以一言而加之羣臣之上者哉故帝王用人必歷試屢考而後用之然後可以厭中外之心消躁競之氣也

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

按輪臺之議去塞太遠誠為非計若近

塞屯田却是千古禦夷良策蓋邊事莫善於守莫急於餉置兵以守邊而屯田以給食敵人進不得入退無所掠此不戰而屈人者也後世屯田法廢有事乃始調兵應援兵至敵已去敵去又遂忘備故虜常得利而中國反疲於戰守禦夷者當留意於斯

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按武帝悔過之言極是禦夷上策蓋禦夷者惟在外不失備內不擾民武帝終歲出師而匈奴亦時入塞及其後勸農畜馬與民休息至昭宣之世而單于降服古人謂中國治安夷狄自服信然哉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来見介子與坐飲醉

謁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封介子為義陽侯

按樓蘭反覆自當有問罪之師若遠不能及便當置之度外豈有堂堂中國而遣人行刺之理所以馭夷者惟有威信兩端揚言使外國而因以行刺後有使命誰不見疑得一樓蘭之首而失中國

之信所損大矣世有以介子為奇功者奇則奇矣但不正耳

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

按昌邑王知王吉之忠而賞以牛肉米酒無本心之明只是知善而不能從知過而不能改真孔子所謂悅不繹從不改者蓋人當其迷而未悟則猶望其有悟時悟而復迷則無復有不迷時矣古之帝王必曰從諫如流改過不吝不從不改而徒賞之亦何益哉

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

涕泣膝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默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而得以為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

按昌邑王所以敗者以其昵近群小襲遂引膠西為喻可謂忠懇矣蓋人主與

瑞艮行義之人處則薰陶久而德日進
與讒諂面諛之人處則壅蔽生而過日
深難選郎入侍旋復見逐所謂一暴十
寒何益於事然則欲成就君德者惟與
士大夫相見之時多則善可長而失可
救也

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
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
望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

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
見國都哭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
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
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
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
受璽綬襲尊號

按昌邑人繼之初乖違錯謬原無君天
下之度代王纘統南面三讓是何等從
容昌邑受徵奔馳馬死是何等急遽與

廢之機已決於此故人君舉動不可不
慎也

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
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
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
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光帝屬將軍以幼孤
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
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

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
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曰唯大將軍令

按霍光廢立忠則忠矣而於事不順當
群臣失色之始莫敢先發及延年發言
之時莫敢後應平居既不進諫效忠及
至有變唯唯叩頭惟大將軍令雖昌邑
無道而主勢之孤臣節之靡畧可覩矣

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栽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

按霍光此舉史臣列敘甚詳古人慮事周密如此文帝使宋昌將北軍霍光使

張安世將禁旅蓋宿衛親兵關係甚重後世乃委之紈袴任其廢弛遏矣

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又不能輔道陷王太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

按昌邑王無道霍光為漢宗社而廢之其心雖忠然與其輕廢孰若始不輕立乃不咎己之不詳審而罪昌邑羣臣之不舉正天下豈有徵王入繼而本國之臣乃舉正其罪者乎若以不諫諍加罪未為不當然王吉龔遂直言無隱當受上賞卻乃髡為城旦於是乎失刑賞之

平矣

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樂少府

按王式之對可謂不愧其職矣有王式

以為之師有龔遂以為之臣而無救於
敗亡者聽與不聽耳霍光使夏侯勝授
太后以書可見欲省政事當明經學欲
明經學當勤講讀但以太后而親朝廷
之政以外臣而授宮闈之書其事不正
未可為訓也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
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

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
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
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
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日再省
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
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
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
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
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
下
按武帝惑望氣之言欲將繫獄者盡行
誅戮謬矣使非丙吉之立拒則無辜而
死冤酷可勝言哉然吉以治獄之官而
抗天子之使不以為忤而且因以感悟
於吉則曰天使之於車千秋則曰高廟
神靈使之即聽言之中具見敬天敬祖
宗之意此其所以稱英主也
吉聞夫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

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
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
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
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
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
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
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
俠鬬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
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

按漢宣帝因在民間具知吏治民情頗
似殷之高宗後來中興之烈亦畧相等
蓋天將降以大任故以事變困苦之耳
宣帝雖天資高邁然必藉愛詩好學乃
成英主明君以務學為急信哉
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
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
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
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
后封為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
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
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
然敬憚之
按霍光廢昌邑立宣帝天下將危而復
安功則大矣然於臣子之分終是不順
延年以無人臣禮責之大義凜然嘉不
有光之舉則無以貽宗社之安不有延
年之奏則無以明君臣之義宋儒謂延
年此舉夷齊後一人而已信矣
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
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
倢伃為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
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史以立后大事而廷臣即心擬執政大
臣之女霍顯之禍實兆於此宣帝求微

時故劍既不忘故舊之情又不忝後先
之序又只微示意旨不露君臣之嫌駕
馭羣臣之畧即此可占矣
以朱邑為大司農
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
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
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
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
儉節祿賜以共族黨無餘財及卒天子

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祠
按朱邑以太守第一入為大司農其時
能吏甚多而廷譏獨重循良才臣甚多
而時尚獨重節儉以此見漢之政事風
俗猶近古也邑自少為嗇夫以至為司
農以死終身幾三任耳職任相稱雖久
居郡縣不為淹治功既成雖擢在大僚
不為驟超遷久任兩法並行故吏稱職
民安業名實覈用舍當也

以龔遂為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
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
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
按龔遂前以坐罪黜免以丞相御史之
薦即起為太守賞罰用舍全無一毫成

心故能盡時才之用收吏治之效也龔
遂受命即設兩端以取裁於上蓋郡國
之錯注全看朝廷之意旨何如上意堅
定而後臣下藉以展布尹鐸為晉陽以
繭絲保障為問而簡子從保障龔遂治
勃海以勝之安之為問而宣帝從安撫
下之任事上之任人皆可為後世法也
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

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
贈遣
按龔遂以安之勝之取裁於上而宣帝
即以便宜假之於下在上既確有主持
在下又毫無牽制故遂得盡其才而勃
海以安不然忽言撫忽言剿剿之未幾
而又撫郡中之事既如亂繩朝中之議
又如沸羹雖有龔遂之流亦何益於事
乎故寬文法假便宜息盜安民之本也

來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遂皆遣還移書
勑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為良民
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至府盜
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
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按龔遂治盜方畧其大指在散之而已
蓋盜有兩端敢為叛亂者當剿然不散
則法難緊加迫於饑寒者當撫然不散
則恩難驟用准在處之以從容示之以

鎮定看事機為進止故易於成功若一
聞有盜便用調兵此既張皇彼益驚擾
龔遂此舉賢於數萬師矣
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
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
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
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
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
止息至是入為水衡都尉

按龔遂治齊教民農桑以開其源教民
儉約以節其流以致民間皆有蓄積殺
盜之區變為樂土可見天下無難治之
郡只看治者之人何如耳後世開墾不
盡人力奢侈甚於天災有司又只飾虛
聲不幹實事民安得不窮盜安得不起
息盜安民當以選擇賢守令為要如龔
遂之事足以觀矣
二年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
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
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
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
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執
金吾議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
按蓋寬饒官天下家天下之語甚為無
謂然以為意欲求禪則情理所必無之

事執金吾比之大逆不道何也人臣言
有不當只合置之而不必加以罪御其
有罪亦宜使廷臣評其得失法官定其
重輕豈有獨付執金吾之理自此端一
開而後世凡有觸忤輒下詔獄承望傳
會往往以謟掠定之使忠諫之命制於
一二武夫之手則宣帝為之俑云
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
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
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讎
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竟下
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
不憐之
按蓋寬饒有清忠之節獨以語言微罪
至於下吏以大逆劾之此鄭昌所以發
憤而論救也寬饒原非謗毀宣帝宣帝

亦非肯赦誅臣只因刑餘周召之言為
左右所深忌而鄭昌金張許史之說又
足以激其怒而益其毒蓋自古諫人主
易而忤中鐺外戚難悲夫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
為庶人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為之
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
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
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
有隙
按蕭望之等四人同心輔政既係正人
又有正人之助徒以多欲匡正以致與
外戚有隙而終於相繼以去蓋自古欲
革弊救時者多不便於小人則其勢必
角立而爭而君子常不勝蕭望之欲行

古制而為權臣所嫉范仲淹欲革時弊
而為流言所中非人主為之主持正人
亦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哉
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
帝即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
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
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為表
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

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
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
恭顯忤
按恭顯所以權傾中外者以帝委以政
事羣臣因以關決而宦官得政之由實
始於武帝游宴後庭不見羣臣大凡人
主不見羣臣則中外隔絕而權必旁落

雖以武帝之英明僅不當其身而於子
孫見之其為監豈不甚著哉大抵西漢
之敗始於外戚結內官故外戚重而國
卒移於外戚東漢之敗始於內官除外
戚故內官重而禍卒起於宦官此兩漢
興亡之大槩哉
恭顯令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
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
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
擅權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
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
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
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為庶人尋
賜望之爵關內侯朝朔望
按恭顯使人告蕭望之等而即下弘恭

問狀此由奸臣交構設成套局帝與蕭
望之等皆在其播弄掌握而不悟也世
豈告言大臣而下中貴問狀又豈有大
臣無上事而召致廷尉已下廷尉而人
主尚不知者乎元帝可謂庸懦而恭顯
足稱神奸矣在周禮內官統於冢宰故
多治自秦以後大臣制於內官故多亂
大臣以中貴喜不喜為去留中貴以囑
託行不行為喜怒則未見其可以為治

也
以周堪劉更生為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
殺以宦者石顯為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
白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為相恭顯
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
地震殆為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
為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為庶人

按劉更生使外親上變事其心本公而
其迹近私惜哉其有忠心而慮之不詳
也正人立朝善難有毀之而通以害之
者有聚之而適以累之者人臣建言安
可不慎而人主聽言安可不審乎
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
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
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懷怨望
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

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
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
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
之自裁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
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
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

為中書令

按恭顯前使人告望之等其跡猶隱也至是自建議而因遣騎逼自殺則情弊顯然矣帝既惜望之之死自合正恭顯之罪畧加切責旋令視事一師傅大臣之死僅一再免冠謝而止耳元帝責恭顯而即赦之成帝責五侯而復宥之雖庸主有時而明只是英斷不足古人謂君德以剛為主豈不信哉

宗伯集卷之三十七終

宗伯集卷之三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帝自將征蜀

公孫述以王元環安拒河池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守中郎將代之至是自將征蜀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

黃石岑彭使臧宮拒岑自將襲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帝深宮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按漢伐公孫述戰勝攻克所向皆捷然一不慎而奸計得行殺兩上將以戰勝而驕不為備耳善行師者臨事而懼受降如受敵間諜尚不得行而況刺客乎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初陳元辟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王莽擅國柄以偷天下況己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周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

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今四方尚擾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至是通欲避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按陳元之言極得御臣之體人君任用大臣只當審擇於未任之先不可致疑於既任之後既已委任又復猜疑則譏論易生事多掣肘若以司隷察三公更

為非體三公且不信矣司隸獨可憑乎
古人疑人勿用用人勿疑此待臣之準
也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
降蜀地悉平
先是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與戰於廣
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
宫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
與吳漢會於成都述困急自將數萬人攻

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
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
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
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
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
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
按延岑驍猛善戰公孫述所恃獨岑耳
岑彭使臧宫拒延岑而自以兵破侯丹
丹破而岑走吳漢亦以臧宫委延岑征

其三戰三勝而自以兵破公孫述述敗
而岑降兩人皆合古兵法所云攻瑕則
堅者亦瑕正此謂也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
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而死又
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
之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
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

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
皆自殺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
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
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勅所
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
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按公孫述僭竊之國原無可仕之義其
用人動以死劫持又非徵聘賢人之禮
使其人果賢豈肯為威所劫為所劫持

而動者又非賢人即此一事亦足以明
述之愚而無道矣光武平蜀旌表忠賢
生者錄用沒者致祭前以能使後人興
起成二百年節義之俗此人君所當法
也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
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
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按光武之興傾心歸附始終不失臣禮
者竇融一人而已故光武報之恩禮絕
厚蓋帝王平定天下不必純用兵革未
服則以德懷之使其傾附既歸則以恩
結之不復猜疑此駕馭英雄之大畧也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
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
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
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雖不喜聽音樂
手不持珠玉

人君好尚雖微關繫甚重凡肥甘珠玉
狗馬音樂等事一有所溺皆足以妨政
害治故古之聖王抵璧于山投珠于淵
不畜珍禽奇獸所以防其漸也蓋人主
玩好之實一啟則人臣貢獻之路大開
所獻之物無幾而民間之擾最大是以
明主慎之耳

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
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
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
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
封尉

當郅惲拒關時他豈不認是光武但京
城門禁最宜嚴謹深夜啟閉當備非常
故雖天子之詔且不敢奉况其他乎且

郅惲以忤旨蒙賞東中門侯以順旨被
罰惟論事之當否不狥情之喜怒賞罰
如此非明主其孰能之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
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
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
縣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
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

庶
按論功行賞激勵臣工之盛典也有功
必報報功必速光武封功臣于班師振
旅之時高祖封功臣于擊杜爭功之後
得失相去遠矣將收事權先行爵賞報
功防患兩者並行而先後着數具可觀
也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
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陣
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蓋兵乃凶器戰乃危事聖人不得已而
用之若天下已定而好戰不已則不惟
國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平
隴蜀之後不言軍旅實有得於偃武修
文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鄧禹賈復知帝偃平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
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

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
官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
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
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
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
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按國家所最難保者惟功臣蓋有功之
臣在人則易忌在己則易驕夙開武略
必非尋常可及之才典領兵權又居危

疑可懼之地旁觀覘多側目內省亦不
自安吏令居權執柄多不善終若又擁
東京師為害尤甚光武不使之典兵權
與吏事雖似裁抑實為保全較之西漢
俎醢夷滅之禍相去懸矣故厚加恩寵
節收事權萬世待功臣之準也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
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

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
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
侵刻羸弱

按光武令檢覈墾田戶口是朝廷要清
理天下田賦使貧富適均糧差有着的
德意反為不才有司奉行不實增民授
害至於如此一法立一弊生自古然矣
昔宣帝稽戶口本是善政而有司以偽
增蒙賞今光武覈田畝亦是美意而有
司以巧偽應詔可見朝廷德惠未必盡
及於小民朝廷法度未必盡行於有司
一治天下者欲沛恩澤立法制必須精心
講求加意推廣責成循良之吏假以歲
時考其功效然後可致故有治法又貴
有治人非虛語也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
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
帝詰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

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
教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
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
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准
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
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
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古語云法行自近始蓋左右貴戚人家
憑恃城社之威易行遮獵之計難有明

主在上不能無所徵借彼郡守縣令縱
强力敢任豈能一一與之抗理而悉寘
之於法乎如光武為政可謂公平正大
不私其親既精明審覈不蔽於近習矣
而當時猶以河南南陽不可問況於人
主或溺而不察察而不斷斷而不公者
有司何所稟命而行其法乎
十六年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

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
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
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
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
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
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
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
邑門不閉
按自古盜賊之起始於無以為生而其
久聚不解成黨無所逃死羣盜悉解散
而不得赦免故互相糾結有司恐奏報
而未能收捕故互相蔽匿如武帝之末
及王莽之世是也光武聽賊自相糾擿
則賊黨自疑聽吏禽討為效則官兵自
奮散從渠魁使安田里則賊既得免死
又能治生故能變寇亂為昇平此千古
弭盜之良策也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
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
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
柔道行之
按光武中興之主明察英斷乃欲以柔
道治天下蓋以人主之尊若純用剛斷
則臣下有不敢盡其情而政事有不得
其理者故古人說君德以剛為主乃是

本體以柔道行之乃是作用書稱剛克柔克君人之道盡矣

帝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

按帝以桓榮授太子經得訓儲之道矣而又親幸太學辨明經義以儲君之重而議郎得爲之師以天子之尊而博士

得闢其說以至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則於崇儒重道之中有明良喜起氣象後來明帝臨幸辟雍尊師養老其得於光武之論教者深矣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按董宣格殺公主之奴乃又不奉詔謝罪此最易激人主之怒光武始而欲殺之者惑於常情也聽其言而即赦之者奪於正理也自古英明之主驟聞逆忤之事未嘗不怒若說得事理明白心中了然旋即開霽不惟不罪而且加以厚賜則國法安有不行人心安有不肅者乎故終光武之世貴戚皆知循理守法

有由然矣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情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按漢高祖幸沛光武幸南頓富貴而歸故鄉置酒燕樂自是人情然高祖以沛

為湯沐邑世世免其租稅則有天下而私一邑不如光武所處為得中也且以天子之尊而吏民得奉笑語宛然天下一家氣象以此推之寧有上下不交而恩澤不流者乎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按吳漢臨終之言似非寬仁之語然實有深意諸葛武侯所見亦同蓋有罪之人多是干犯王法或殺人抵償皆昔輕易赦之則犯法者逃刑殺人者不死豈平明之治乎故古帝王於小過則赦於矜疑則釋而於情真罪當者必在不宥所謂刑期無刑法當如此

以劉昆為光祿勳

初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

復滅復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按劉昆政事甚異却不自以為異歸之偶然與奸吏飾平常為卓異者其設心迥自不同有司果以此存心寧有虛文患令罔上行私者乎冀遂治渤海而宜

帝稱為長者劉昆治江陵而光武稱為長者長者為治而上之人能褒勞之則循良之風可興矯僞之習可革矣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款塞内附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内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按匈奴南北之分始於相疑而兩匈奴之疑始於兄弟相繼之約自古約兄弟傳位者後來未有不相背而相戕者也吳諸樊欲兄弟繼立竟開爭奪之端呼韓欲兄弟繼立亦啓猜疑之釁蓋父子相傳乃是正典一違正典便是亂階夷狄且然況中國乎

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内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已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

按夷狄相疑相爭最是中國大利蓋相爭則勢分而有勝敗強弱弱而敗者不能自立則往往依中國以為安一枝既服雖強而勝者亦不能為邊患故五單于爭立而呼韓入朝南北部相猜而日逐内屬虜勢之分中國之利然而非中國之所恃也

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令東祈鮮卑北拒匈奴率屬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嘗觀西域諸國各請內屬光武不受今南匈奴請降而光武受之何也蓋先時中國初定匈奴方强故却西域之請而專意北虜所以安中國也至此時匈奴有分爭之釁而我得以乘其敝故受南匈奴之降以共制北虜亦所以安中國也且西夷北虜其勢不同西域之去來不爲中國輕重而北虜之分合則關邊境之安危故制禦之策不同如此其後南北匈奴互相攻擊而中國晏然累世無兵革之警其效可睹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盻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按馬援已老一聞有警便請自將任事何等勇猛光武却不遽用必親見其矍鑠之狀而後遣之任人何等慎重後世將不知兵君不擇將邊方無事爭求推用一遇緊急退縮不前甚而以閫外重寄付之游談虛偽之人邊務何由而濟乎若任事如馬援任人如光武真後世所當法也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夫死生之際人所忌諱也而光武預作

山陵窮奢極費秦漢以來之敝俗也而光武獨從儉約見之明而慮之遠真可與文帝同符矣彼秦皇驪山之制用徒七十萬耗費天下財力論目前則彼豐而此儉論長久則彼發而此安入之智愚相去豈不遠哉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命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按漢徙單于居邊地既得扶危濟弱之義又得禦虜安邊之策在彼之部落既

分在我之藩籬益固然降虜入居內地大畧與後世屬夷相似御得其道則為我耳目而以其情內輸御失其策則為虜鄉導而以其情外洩善守邊者使虜勢常分而為我用則可長無事矣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按南匈奴求內附而許之北匈奴求和親而不許求和則一而有許有不許何也南匈奴之勢弱不受則為强者所併而北虜益强受之所以離强者之黨也北匈奴之勢强受之則弱者自疑新和者未固而舊和者已離不受所以堅弱者之心也大抵虜分則弱弱則求和而中國操其重故可許可不許至宋之和

親則反自中國求之而屢摻其重矣
以張佚為太子太傅桓榮為少傅
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
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
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
者以輔太子也今傅士不難正朕況太子
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
傅賜以輜車乘馬
按光武欲為太子立傅而群臣爭言陰
識蓋事英斷之主惟恐拂逆以致得罪
耳據跡而觀則承望上意者似恭正色
敢言者似侮然太子之傅不屬迎合之
群臣而屬正色之張佚以此訓儲則可
以端蒙養以此用人則可以辨忠邪且
以張佚之端方濟以桓榮之博雅故能
輔養令德開發聰明後來明帝尊師重

道光武實有以啓之矣
三十年帝東巡
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
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
必髡令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
按封禪之事畧不載於經典始於秦漢
之君咸自誇張而其時迎合之臣幽稱
七十二君以附會之耳光武不許群臣
之請其見卓矣至於禁臣下虛美尤為
可法蓋人臣事君匡諫甚難稱美甚易
故明王開言路以廣忠益禁虛美以杜
諂諛是以正言日聞而佞人自遠也

宗伯集卷之三十八終

山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按光武前諭羣臣乃禁虛美何其明也未幾而感讖記之文復從封禪之請又何其惑也凡讖記之詞多在影響之間所謂三十六事相符者大畧以意牽合之耳梁松等既附會於前張純等復從臾於後人主志意一不定而邪臣之說乘之以入可不慎哉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

按光武以讖文決事甚為無謂天下惟聖賢經傳之書可據明白正大之言可從今以隱僻難明之文決嫌疑不定之事則事愈難決而所決必不當矣桓譚之說明確有理疏入而忤旨人何苦不為梁松等之迎合而為桓譚之切直乎邪說易乘忠言難入以光武之明而有此惜哉

帝每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按光武聽政則至日昃聽講則至夜分
故能身致太平中興漢室三代而後不
易得也大凡人情非真見典學勤政之
有益則必不以此爲樂一日之間非政
則學玩好非僻何自而入私欲自滅精
神自暢則其勤勞不怠者正所以爲頤
愛所以爲優游也書稱三宗之壽而歸
之無逸觀之光武益信

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韶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
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王
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
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
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
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
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
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
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
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
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
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

按幸學養老皆古帝王盛節漢去古未
遠猶有三代遺風而莫盛於明帝此舉
前有尊禮高年之詔然未有屈萬乘而
執賓主之禮者前有尊師重傳之詔然
未有升講堂而躬問難之事者尊賢養

老之典雖商周何以加所以勸億萬人
觀感之心而成二百年節義之俗也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
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
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
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
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

按明帝屈天子之尊而以師禮事桓榮
至聖[illegible]洽恩禮優等隆重

後來永平之治粲然可觀蓋得之甚厚
務學者深也古稱師臣者帝明帝近之
矣

母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
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
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
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
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
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
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
為侍中

按明帝於桓榮既加隆禮于生前又賜
恩卹于死後至其病時撫摩涕泣殷勤
款曲千載之下猶令人感動而況親見
其事者乎所以東漢之俗師道最尊經
學最重亦帝有以風之耳然榮受殊異
之寵徒守章句不聞有讜言正論而但
自誇稽古之榮則帝之恩禮已極而榮
所以為報稱者尚未盡也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
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
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
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
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
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
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按明帝以皇子命馬后養之此最善處
母子之間馬后以皇子為子則后安皇
子以馬后為母則皇子安母子相得始
終無間雖馬后之懿德帝之善而[illegible]

於明帝處之者善也眞可爲萬世法矣

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粗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宮闈服御雖微而關於風化則甚大皇后安於儉素六宮誰敢紛華宮闈不爲

紛華民間誰敢侈靡由是綺麗之物無所用奇巧之工不敢作天下物力有餘風俗歸厚矣馬后之賢爲兩漢稱首極貴而能謙極富而能儉極明敏而不敢干政事此皆萬世內則之準也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按圖功臣於雲臺帝之報功甚厚然馬援平隴蜀征交趾其功不在諸臣下獨以外戚之故抑而不錄則過矣文帝以皇后之弟而不相竇廣國明帝以皇后之父而不畫馬援於雲臺皆不能無避

嫌之過然兩漢外戚之禍皆始於恩寵之太厚與其爲元戚之尊寵寧爲文明之裁抑猶是保全外戚之一道也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

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
之
按自古君德貴明不貴察大智之主惟
在明四目達四聰而明帝以耳目隱發
為明天下事豈一人耳目所能徧耳目
所及已不勝億逆之勞耳目所不及又
難必無欺蔽之事且上務苛察則下亦
習為嚴急法既嚴急人益習為欺隱則
欲以求明反以招蔽矣然明帝以譏察

之性而能聽人營解鍾離意事英斷之
主而能效忠諫諍至於封還詔書而不
加譴責君明則臣直信矣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
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
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
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
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
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按東平王蒼之賢在漢時廷臣亦鮮其
比即使輔政未嘗不稱得人然宗藩為
相實非政體親賢兩適嫌隙易生光武
不以相任處勳臣東平不以親王居相
位皆是國家長久之計抑亦勳親保全
之策也東平退居藩輔懇避政權明帝
篤念宗親厚加恩禮君臣兄弟之間可
謂兩得矣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正化多僻
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
其理耶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
半之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
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
按山出寶鼎原是祥瑞明帝不自居而
歸美於三公卿可以示謙抑之懷亦可

以勸贓賄之佐至於禁止章奏浮詞不
許過稱虛譽尤為政之切要蓋虛文大
盛則事無實底成功謏佞風行則上無
聞過失此明主之所必禁者也

七年以宋均為尚書令

初均為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
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
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
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

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
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
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
故任以樞機

按宋均為太守專務安靜省事初無赫
赫之名而朝廷之上乃能深知而超擢
之吏治安得不興民生安得不遂蓋民
間所由不安者只在新進喜事之吏專
務聲名專好伺察其舉得以行私官府

則而多事宋均只務恬事羨吏似平平
無奇此乃真循良吏矣古人謂苛政猛
於虎虎所傷有限而姦貪所傷無窮宋
均不捕虎而退貪吏最為本務劉昆守
弘農而虎北渡河宋均守九江而虎不
為患獸害且可感格而況於民乎

以吳棠為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

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
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
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栢

按漢置度遼將軍與戊己校尉兩事正
相類置度遼將軍防南匈奴與北匈奴
通也置戊己校尉防匈奴與羌通也可
見馭夷之策務在離之而已班超鐵兵
而得鄯善之謀鄭衆密伺而得須卜之

使皆以當機應變伐交伐謀用意常在
虜先故能悉得情形而為之備禦之邊
臣不能防虜交通伺虜間諜執虛聲以
為形執虛形以為情不亦謬乎

十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
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
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
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

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
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按世雖治平不能無缺政人雖賢聖不
能無過舉但患有過不能自知無不欲
人言耳明帝既許羣臣極言得失又引
咎自責頒示百僚求言之誠改過之勇
真可姚美禹湯矣引己之過獨見其高
納人之言獨見其失卒成建平之治為
東漢令主有以哉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
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一人與計偕上及
尤不治者亦以聞

按朝廷所與共治乎者惟在守令而所
以示勸懲者惟在賞罰然非糾察得人
激揚得體則賢者未必舉不肖者未必
劾賞罰何由而當吏治何由而起故漢
以六條察郡國唐以十道分觀察蓋欲

其舉劾之事權而申以連坐之律令則
舉刺不敢不公舉刺公則是非不淆賞
罰悉當而吏治興矣

以丁鴻為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
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
經學至行上徵鴻為侍中

按東漢重節義而輕官爵故承襲則讓爵登用則讓官如丁鴻欲傳爵邑於弟不得已而始就國其義讓有足多者明帝以鮑駿之薦徵爲侍中既可以興禮讓之風亦可以愧奔競之士然亦可見當時薦人者必據實事不徒以浮語選人者必考實行不但以虛名也

十二年修汴渠堤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既而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按汴渠之役要在分河汴之流而復其故道可見治水之策惟當疏下流以導其歸分支流以殺其勢而後毋不務疏瀹但築堤防以致河身日高河流日塞川壅而潰則爲患大矣其本惟在擇人而任責以武功若計費惜勞議論掣肘則雖得人如王景輩亦何以盡其才乎

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

按楚王英謀逆誅本身及其黨與同謀者是也乃株連遠近至數千人則冤矣

蓋由獄吏不肯盡心研審止聽罪囚指
攀其中情弊有長刑具而妄招承有刋
人衆而求緩死或出吏卒意指或出業
日雖然一入法網誰肯辨白所以古人
說治獄之吏常欲人死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耳寔朗上悟主心下全多命審讞
平允真人所不能爲與不敢言者使治
獄者盡如此人尚何寃濫之有
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見考囚本事

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
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
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
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臣
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
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時天旱即雨

按明帝感寒朗之言出無罪千人而天
旱即雨可見刑獄一事不但爲民命所
係屬抑亦與天心相感通矣然親勞車
駕審錄刑獄自是曠典難以常行不如
簡求忠信明察之臣如于定國張釋之
者典其事有能平理寃獄如寒朗者必
賞者一連十考十連百深文陷人如寒
朗所言者必罪則天下知上意所向而
法稱不枉民稱不寃矣

封子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
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
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
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按漢高祖封三庶子分天下之半而明
帝分封六子爲王每人食數縣而止以
跡觀之則西漢厚而東漢薄然西漢時

宗藩强大數與偕逆天下既受其敝國土旋亦削除東漢雖近裁抑然多終始保全既杜禍亂之端亦鮮削奪之事蓋地大則驕溢而招尤恩寵乃所以為禍地少則節約而守禮裁省乃所以為恩則明帝所以為子孫計者長遠矣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明者觀未萌況已著耶超乃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

按班超所以服鄯善者在擊斬虜使而所由知虜使之來在睹以禮而疏懈之

得之料敵何其明決機何其速蓋有成算於胸中非徒冒險一擲而已彼之邊臣不察情形一遇有事便謂衆寡不敵往返傳報請兵救援坐失事機彼以推諉聞超之風亦可以愧矣

還白竇固固大善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寘于寘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按班超平西域諸國其功奇矣當時諸夷隔絕中國已久畏服匈奴已深即使興數十萬師未能遽定而班超以三十六人成功可見安邊不必遠衛惟在將帥得人立功不必多兵惟在謀畧出衆人君得如超者而將之無憂虜矣

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固奏復置

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為都護司馬耿恭為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為己校尉屯柳中城

按漢置都護及戊己校尉藉中國之威以制諸國合諸國之力以制匈奴最得御虜安邊長策蓋我能服諸國則皆為我用以破虜我不能保諸國則皆為虜用以擾邊後儒以閉玉關為上策以通西域為多事兵輪迂矣然當時孤軍出鎮邊各數百人所恃者將帥之謀略何如不在多兵也若兵多則不能遠屯屯亦不能久矣

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按明帝在東漢最稱英明之主然郤一意繼述不肯更張可謂有聰明而不作監成憲以無愆者矣以宮閫之親尚不得與聞政事則誰敢竊弄朝權以公主之子求一郎而不得則誰敢屬託公事按其時寧賜錢千萬不書許一郎官錢至千萬尚不抵一郎官之重後乃有鬻爵之令捐貲為郎而旋取償於百姓則胡不引明帝事觀之也

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按反支不受章奏拘忌無謂明帝除之其見卓矣蓋君民隔絕惟有章疏相通故奏聞批答皆有定期所以通上下之情決壅蔽之患也閻章當遷而不用遠避嫌疑不如處之以大公然慎重官爵

保全外戚自是盛德事耳

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人

故帝自遠郡用之

按第五倫以太守拜司空可謂不次超遷矣然以僻遠之郡而一旦受天子之拔擢蓋由當時綜覈遴選明見萬里故能興起吏治鼓舞人才後世為人擇官為官擇地遠方郡縣都是疎遜無該之

人累歲不得薦揚累考不得遷轉人亦以遠方自待不復顧惜名節竊謂邊地太守更重於腹裏遠方太守更重於進地觀第五倫之超擢則古人所重可知已

以馬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而于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

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按馬氏結納衣冠其意不過鑒梁竇之禍欲結士夫營薦譽以自保全其家耳然賓客雜進釁隙易生自古國家最忌權貴之家與朝臣交結及潛施恩惠邀買人心大奸大亂多從此起馬氏雖無此心然防微杜漸自是不合有此第五倫之疏可謂讜直忠懇矣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依寬厚云

按苛刻之俗自守令始奢侈之俗自京

師始循寬大以風循良嚴禁令以杜僭踰此為政之大體救時之先務也大凡人臣議論長厚者未必肯釐弊性行峭直者未必能容人第五倫以峭直之標而為寬厚之論庶幾得忠厚正直之體者矣

宗伯集卷之三十九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巳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

按漢時都護戊巳校尉置之原是長駕遠馭之規罷之亦是省事安邊之策蓋西漢匈奴勢強歲常犯邊西域之通否關於虜勢甚大故且勞且費而不可已也至東漢時匈奴稍弱即將省動作亦只在塞外都護之置否關於邊事頗緩徒勞徒費將焉用之故武帝之建置固是遠畧而光武之閉玉門章帝之罷都護校尉亦未為非策也

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而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按班超已受命徵還卻又復還疏勒跡涉乎專然一還而疏勒復安諸國皆定所謂人臣出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

可也當時都護校尉皆為虜所陷沒而超以一軍司馬乃能戍功可見邊臣顧才畧何如耳置在官秩之崇卑哉後世不務精擇才臣但云事權不重如班超事足以觀矣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按風俗之敝莫甚于奢奢則越禮僭分

必至淩夷縱欲靡財必至匱詘然其端必從貴戚勢要始而後小民靡然從之有司小臣誰敢糾舉故朝廷雖有禁約畢竟廢格不行漢時禁天下奢縱先正京師禁小民奢縱先正貴戚申以詔令屬之公輔禁在必止法在必行故責任專而詔令信法度行而風俗美也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去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

按章帝欲封諸舅不失爲厚太后不聽

正所以全之而羣臣遽以爲不分外戚致天旱論倿甚矣太后以正論折倿臣以謙退教外戚目前雖無爵土之榮異日亦無傾覆之禍則太后之見遠而其愛馬氏者獨至也此可爲千古待外戚之法

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如臣莫若君況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致亡之禍哉

按馬太后固辭外戚之封而指數其驕奢之狀其後馬廖馬防輩竟以縱肆免官就國太后先見之明過人遠矣自古外戚因寵榮而致富貴因富貴而致奢縱因奢縱而致危亡惟人主明立制度默示裁抑以節其寵而防其漸然從可

以安全而無患矣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

按自古外戚皆以膺受爵土為榮母后

以錫予外家為厚人主以承順母后為孝但有一事即援例藉乞蓋有求於例之外而未有不得於例之內者漢時后家原得封侯況目前又有陰郭事例而太后獨執不肯其詔辭勤勤懇懇真有畏天變憫人窮之意至謂至孝安親則又千古名言不但謙抑可法而已

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馬廖上疏曰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按馬廖謂法之不行自京師始甚是蓋京師四方之極而九州之人雜處於此貴戚多則難於糾繩奸宄多則難於盤詰議論多則後先牴牾官吏多則彼此推諉故上之申令不旬月而即更下之奉行不旬日而即懈主令不尊國法不行豈惟禁奢一事為然哉人主欲美風俗莫如躬節儉以倡之嚴法制以禁之率以必行之實意責以督察之專官庶

京師之慢可肅而四方為則也

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邇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按數奏以言明試以功是自古帝王用人常道卽前望之以議論有餘復試以

政事而後用之亦是漢家故事但將直言之臣一槩外補則不免有厭棄直言之意人主意旨群臣觀望彼見上意如此誰肯危言正論以取人主之厭棄哉上之人一鳴輒斥則下之人三緘不言言路塞而欲使至矣章帝此詔於用人未為大失於用言則大失也

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災相隱藏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按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欲為人上者當勸勵以督率之尚恐民俗頹惰豈有慮火患而禁民工作之理此幾於懲噎而廢食矣廉范一弛其禁而百姓懽欣鼓舞既可以得民心又可以阜民財竟亦

不賜火之為災可見治民者但當緣人情而為制不當拂人心而為禁也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按章帝此詔最為帝王盛節以人主之尊深居靜攝何所不得卻乃親觀禾深

是何等勤勞以人主之富八珍五味何所不得却欲飯粟歠飲是何等儉約自秦漢以來爲民事而巡行者僅見於此以省耕斂之勤而兼非飲食之儉雖三代盛王何以加焉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

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謚曰獻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大抵節儉之言人主所不欲聽陵寢之事人臣所不欺言非東平之親賢無此懇切非章帝之仁明無此嘉納並書於冊可爲進言聽言法矣蓋古帝王必有腹心親信之臣上有所疑輒以咨詢下有所見輒以獻替在近即可以沃心可以進膝在遠則予詔可以批答驛使可以傳宣自古及今未有上不下問下不敢言而可以底泰交致盛治者也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廖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勑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

按謙抑如馬太后豈言所無謹守如馬廖亦稱賢者乃以不能教訓其子陷於有罪馬太后之辭封真有先見之明矣大抵外戚生長富貴習以爲常不戒滿盈不知世事雖始於謹後尚不免驕

奢若始於驕奢則目前立見覆敗馬氏兄弟雖以罪見免小懲大戒未必非福也兩漢之世惟馬氏之封爲遲亦惟馬氏之禍爲淺向使章帝從太后之力辭外家守太后之至訓則過愆可免福祿永終矣

諸馬既得罪竇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

纂禁錮之人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

按馬氏方敗竇氏即興屢以前有罪之人而更開以後有罪之路則覆轍相尋無息時矣大凡外戚之禍多始於賓客第五倫之疏極當其情實要之招客田蚡之除吏皆以客敗而竇憲爲尤深者以其出入禁闥與司禁兵耳外戚寵盛鮮不傾覆然干與政事更甚於受寵典執兵柄更甚於干政如章帝之於竇憲可爲戒矣

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

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按竇憲以外戚而奪公主園田驕橫極矣章帝詰責之辭足識奸臣之鬼乃竟以田還主而於憲無一毫譴斥則彼復何所畏哉大抵人君屢貴戚橫肆之臣清其罪當當斷即斷不必遲回稍遲則彼得究轉謝罪而人主亦遂有不能決

者小之如章帝之于竇憲大之如成帝
之于五侯人君之貴明斷也信矣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
以平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
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為將兵長史
以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
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

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
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
烏孫侍子還京師
按章帝以西域屬班超擇將最明決策
最斷真得古帝王任人勿疑之道燕昭
王不疑樂毅故能破齊唐憲宗不疑裴
度故能破蔡況于遠征異域傳聞易訛
若君心一疑則讒說立入讒說一入而
任事之臣將且不保何功之可成乎然

擇其人而不信與不得其人而信之皆
過也故驗事必任人而求事必慎擇而
後用乃能任必得人而事可底績耳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
益懈而吏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
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
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
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
舉皆得其人矣
按韋彪之議可謂探本之論然謂以功
勞資次課吏事者亦是良法蓋事必論
功則官有成故官必論序則人無爭心
況非鄉舉里選之時即當用循資累勞
之法猶可以杜奔競而覈功實也故鑒
古之世先德行綜覈之朝課功能浮華

之吏務著名叔季之時取辦捷章飾以
取士之得失歸於存心之厚薄其為世
道人心慮豈不遠哉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也）又令丙（丙為篇之次也）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
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
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
禁

按刑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故於拷問
之中常寓惻恤之意漢文帝除肉刑定
笞法景帝減箠數薄刑具及章帝此詔
溫厚惻怛藹然見於言表率是道也法
不刻而民無冤矣

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初弘為大司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
夷通交阯貢獻無沈溺之患在職二年所
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
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
以利饑民帝從之

按鄭弘為司農能使帑藏充實則上能
利國矣省貢獻減徭費則下能利民矣
在職二年所省即有億萬可見欲求生
財不如節財欲求理財之策不如得理
財之人耳然亦由信任之專有所裁減
無敢阻撓有所奏請盡皆聽許故能展
布其才而收其效若財多漏卮事多掣
肘而求殷積之效則不可得矣

帝南巡王究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時坐法免家居
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宜自煮
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
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
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
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

按煮鹽均輸二法皆始于武帝秋目前

一時之缺乏舉條權宜貴非國體朱暉
之言是也章帝因處關用不足興利之
事部入臣暉不行是以怒而切責之繫
獄怒未幾旋即開釋勉留直臣而其事
亦遂寢不行量之有容心之無我皆可
見矣

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
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
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
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
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
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按復鹽均輸之法諸尚書皆欲奉行而
獨暉不肯署議獨似執拗方被切責即
稱病篤斯似詐託此皆人情所易怒者
章帝却不以為忤問疾賜食恩禮有加
蓋諒暉之心為公非為私而暉之所以
敢于直諫者亦恃帝之可以誠感可以
理章可古稱君仁則臣直信矣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興論武
帝始崇聖道覽觀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
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
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直如孝武皇
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
事非虛謗也

按古之帝王考百姓於朝聞謗譽於路
豈是略太便當是非人主蓋因天下之
是非考在已之得失是者可以自信非
者可以自改耳自秦立誹謗之法羣下
顧忌不敢輕言漢時沿襲其陋故猶有
以此罪相告考向非孔僖直辯能明事
理章帝寬大不罪直言則駰僖將罹誹
謗之誅而蕃鄰即為告密之漸矣
[illegible]為惡天下[illegible]不知斷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幾判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卒然蒙枉不待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按孔僖雖是辨明已事然所謂以此窺測雖知不可莫敢復言者實是至理人主即時有詰責但罪妄言非惡直言而羣臣不曉妄意猜疑雖遇可言之事亦隱忍顧忌而不敢發所以人主意向最不可使人窺伺一可窺伺即成風尚其流弊不可勝言僖等方見推問豈敢遽望寬釋既究其罪復加以官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相兼並用章帝之操縱善矣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

按毛義不過一縣令鄭均一微仕官其不受徵辟及勸兄清廉皆在田野間事兩朝廷之上乃能備聞而褒顯之所以天下翕然於風勸覺勵節義之俗蓋人主

惡弃競不如求恬退者而褒之人主惡
貪汙不如求廉潔者而褒之褒之得其
人當其實則恬者廉者皆勸而競者貪
者亦内愧而有改心勸懲之道得而天
下之趨向定矣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
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没齒無用朕甚憐之
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按國家之法惟妖言惡逆最甚亦惟妖
言冤枉最多盖妖言者惟造圖讖以惑
人假幻妄以集衆實有的據乃當坐之
若止憑口語輕信傳聞或出讎家之纂
誣或出刀筆之告訐問官但求深入不
察真情刑具在前懼罪款伏漢時之獄
此類極多甚而忠諫者謂之誹謗深惡
者謂之妖言則忠邪愈淆而冤抑愈大
矣漢文帝除誹謗妖言法則於正律令
之中而寓求直言之意章帝免妖惡禁
錮罪則於理冤枉之中而寓惜賢才之
意大書於篇皆帝王之盛事也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
勿算一歲著為令

按自古聖賢論王道必第始于衆庶即
如越王圖治亦首以十年生聚爲言民
間有孕者與之醫生子者與之酒餼戰

國以後此義泯然矣漢時養老恤孤諸
仁政屢見於詔令至於賜民間胎養穀
更有一家一體氣象亦以期生聚之蕃
收富庶之效耳事有行之似迂闊而在
民最渥得民最深者此類是也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悃苦本切愊拍逼切至誠也）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

民罔聲聞之不順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數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為而崇尚惆愊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繁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

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古之課吏惟取循良後之課吏乃賞卓異卓異之名興而官與民多事矣民以寧一不擾為福官以清靜省事為最舉劾求實跡黜涉循公道則何患吏不稱職而民不安業哉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敬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按東平王事章帝生而盡言沒後尚有遺表帝待東平生而盡禮沒後尚有餘思千載之下令人感動君臣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丁牧周栩為王家大夫且三世而帝皆引為議郎何拘常格後世

一為王官便終身禁錮而其人亦安于自棄無復稍自振拔者非立賢無方之遺意也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使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

人兼僉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按天下事功所以不成就者只緣議論太多淺陋者撮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泥古者迂闊而不通于用趨時者寡望而不盡真情相持而不相下故議論多而成功少也章帝之言甚為有見但欲看曹褒與后夔兩人清楚耳

宗伯集卷之四十終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偁惡之謂宋由袁安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按章帝因嘉瑞屢至改元以應之從此以後漢業漸衰安在其為祥乎章帝賢主也見祥瑞之事而喜袁安賢臣也聞切直之言而不答可見喜祥惡異喜諛惡直人情大抵然矣自古祥瑞治世亂世皆有之有德即為瑞無德即為異何敞所謂依德緣政而生者真名言也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按曹褒受命定禮纔一年餘即已奏通以一代大典制于一人成于一年始既因仍漢儀而不令諸儒會議既又雜以讖記而不令有司平奏故史臣謂之制度而不謂之禮譏其駁雜而非禮也西

漢之禮定于叔孫通東漢之禮定于曹褒議禮大典不出于名世大儒而僅取決于二人之手漢治之不純有由然矣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憲性果急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首以祭勳冢

按朝廷大權惟在機密詔令兩端而竇憲皆掌之則大權盡在掌握矣憲所以

得權者由母后之臨朝實太后所以臨
朝者由太子尚少耳夫凡舍長立少使
母后聽政勢與外戚大臣隔絶往往與
其所親暱謀事而大權遂歸之不在內
官則在外戚此萬世之永鑒也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彪在位修
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按王莽欲專漢權故上假太后為重陽
尊孔光為名而陰行其志竇憲欲專漢
權亦內假太后為重陽尊鄧彪為名而
陰行其志憲之不為莽者以竇太后蚤
逝而和帝之英斷能自攬威權故耳孔
光鄧彪雖不為惡而容奸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故朝廷之上用百就隨之人不
如用一剛直之士也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
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
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
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
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
舍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
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
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
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
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
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以憲為車
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北伐匈奴
按竇憲以外戚而殺宗室罪狀明白竟
爾不問又使之伐匈奴以贖罪征伐大
事自當擇人而使豈可預期不可必之
功以贖不可赦之罪且使權貴之臣不
拘犯何罪過僅僅使為將征伐而止則
復何忌憚哉自古有欲貴戚封侯而伐
匈奴者李貳師是也有欲貴戚贖罪而

伐匈奴者竇憲是也興師動衆損餉費
財而以為倖臣邀功免罪之資卒之貳
師無功而降虜竇憲有功而滅族無功
則其禍淺有功則其禍深可以為鑒矣
憲嘗使門生齎書請尚書僕射郅壽有所
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
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
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
[illegible]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
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
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
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按竇憲先以私忿殺都鄉侯暢復猾[illegible]
法以陷郅壽獄辭挍猾可謂屢惡不悛
矣大抵奸臣欲傾正人無罪可指則無
往指為誹謗誹謗者人主所深惡而人
臣所不能自解者也石顯以[illegible]蕭
望之張湯以反脣殺顏異皆借誹謗以
激人主之怒耳明主除誹謗之罪寬觸
冒之誅然後言路開而直臣進矣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
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
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
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

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
單于稽首拜受
按竇憲破匈奴出塞三千里招降二十
萬豈非大功然在東漢時外夷之禍淺
外戚之禍深克敵於外而生禍於內則
在漢利不償害而在憲功不補罪矣大
凡奸臣非藉大寵則不得上邀主眷非
藉大功則不能下愜人心自古外戚受
寵而典兵幸而有功不自斂戢未有不

上禍國家下殃其身者也
以竇憲為大將軍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
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
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擅發緣
邊突騎衆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
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
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
官案罪並寢不報
按竇景罪狀多端而惟擅發邊兵為大
戚而可以擅發邊兵則何奸不可作
發兵而可以不用符信則何事不可從
景且如此何況憲哉外可以役使邊將
內可以寢抑奏章外戚之勢至此漢其
危矣
二年北匈奴款塞求朝竇憲遣使迎之復遣
兵襲擊破之
北單于以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illegible]遣兵
國近之會南單于[illegible]庭憲復遣中郎
將耿譚將與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
僅而得免既而憲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
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按竇憲以北匈奴當飾則不當受降既
已納款則不當掩襲中國所以御夷狄
惟有威信兩端許降而復擊之信義何
在何以使四夷歸命哉蓋由竇憲只務
貪功不顧國體比之衛霍出塞之師折
又下矣
三年竇憲族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
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
賦歛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
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
害之
按竇憲以外戚之重挾破虜之功聲勢
已是重大而羣奸為之爪牙腹心又既

以文章議論矜衒之末矣往往乃欲以
孫主之踪舉奏其惡力雖不能志亦可
憫也蓋由東漢之時人主既係幼沖政
事不歸臺閣母后聽政外戚專權權之
所歸衆即輻輳朝臣結外戚而取償於
外官外官賂朝臣而取償於百姓於是
官常敗壞民力困窮而漢事從此日壞
矣此萬世之永戒也
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

宗伯集　卷四十

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
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
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
之

按竇憲先以刺客殺劉暢以法吏數蹙
壽以州郡殺樂恢安有奸臣擅殺近臣
而國不危者憲之勢誠危而漢亦岌岌

矣呂氏爲亂廷臣得劉章而益强竇氏
專權天子倚袁安以爲重公忠之臣所
關係於國家者豈其微哉
立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
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
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
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
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

宗伯集　卷四十

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
費

觀袁安之對可見漢時和親止是權宜
原非借爲永安之計然款塞之中亦
當權費之多寡利害之小大兩匈奴枝
爭南單于保塞義受虜之降而使虜儲
虜則供虜之費少而安邊之利大故光
武受之爲得策比匈奴既破敗而始降
附又欲引南單于故事以邀中國之賜

于彼於我無能重輕而我賜封冒府前費一而今費二則安邊之利小而供虜之費多故竇憲之議為非策天下有事同而得失異者謀國者不可不詳計也

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巳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巳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按漢供夷虜費以萬億計以漢家國勢兵力之强然且不辭為之者夷虜苦寒之地諸物多仰給中國彼欲得所用强則大舉稍則零竊又弱則款服而待賜于中國耳譏中國言之畢竟用兵之費

多賜虜之費少故因其來而羈縻之若不論遠近不分强弱而欲一切供給施之不能為中國享受之反大為中國費則何利而為之袁安之策甚明而竇憲負其威勢挾以必從而其時人主亦不得不從觀其引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則是明制大臣死生之命明奪人主誅殺之權君弱臣强一至於此壽策之得失又不必言矣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公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按丁鴻之疏可謂忠讜使鴻之說得行

則君權輕國勢振竇憲可免誅戮鄭衆亦不至封侯禁微則易救衆則難矣是名言至於人主除奸要在自握乾剛獨明獨斷如東漢先以內官誅外戚後以外兵誅內官而國事遂去不可復為者失在不能自攬而借資於人耳古稱君德以剛為主信哉

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勾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遣嚴能相迫令自殺

挾竇憲不過一外戚而其權勢氣焰熏傾人主蓋由朝廷以親戚為心腹恩威又引其親奸臣豬黨與為爪牙其黨復自立黨展轉援引聲勢重大自負宿罪恐至誅夷其勢必至于逆謀而後已和帝決策一旦剪除豈非英斷然外戚之禍除而內官之權重原內權所由起始于有功有功始于決策帝之所以不與股肱大臣謀者以素不與外臣親接故耳人主常延見大臣無事則諮詢得失有事則參決謀謨若常不相親即有事亦難獨召召之則機露而事敗勢不得不謀之于內無論未能成功即成功亦復有後患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充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

追上尊號存録諸男帝從之會貴人姊生
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殁之狀三公奏請貶
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
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
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
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按竇太后始欲固寵乃養梁貴人之子
既欲專寵遂陷梁貴人於死自是婦人
常情若為人主者有嫡則早立嫡無嫡

則早立長既立其子即貴其母名分已
定覬覦自息尚安有生相不白之冤哉
貽無窮之禍者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黄香等相
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
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
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
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
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按和帝因朝會而召羣儒集羣儒而講
經義既可因其論說而辨人之才品又
可聽其講解而廣己之聰明真是帝王
盛事至於魯丕所言使人皆盡言幽遠
不遺則又不獨辨道術者為然即治理
亦當如是矣
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脩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
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
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按人才原不擇地而生故人主用人惟
其人不惟其地若內地開仕進之途邊
地絕薦舉之望非立賢無方之意和帝
之詔甚是今之歲貢即其遺法但漢以
孝廉令試詞章始以詞章後以年資寢

夫立法之意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寘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退散威振西域既而龜茲溫宿等諸國來降

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於是西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陽卒

按班超在西域不勞士馬不費轉輸發夷人之兵制夷人之命能令五十國莫不賓從四萬里莫不貢獻可謂奇功矣所以然者蓋以超都護西域為任甚專二十七餘年為時甚久既無損兵糜餉之費又無中監遥制之虞擊斬自由操縱惟意故能遂其本志而成此大功此可謂任將者之法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也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鄧隲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

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絍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按龐參之論兼李牧趙充國之策而兩用之牧之守代先守而後戰充國破先零亘以守為戰而坐困之參欲休息士馬出其不意深得古人守邊之要邊事

所以不振者由於平居無備輕易言戰
戰既不勝守亦因以不固及見有隙可
乘卻反畏縮不決坐失事機古人守還
只以不敗為坐真見可戰忽然而發敵
不及拒坐收全功所以說全國為上又
說浪戰為下則古人所重可知已參起
自徒中即拜謁者採其言即用其人責
其功不記其過以此鼓舞人才寧有不
得其用者乎

主貴人鄧氏為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為貴人恭肅
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見
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
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
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內上令陛
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
上下交損誠不願也

矣婦人一為人主所幸愛鮮不恃寵以
傾其同列借寵以榮其宗族而鄧后獨
能克己以盡接撫之道知足以見私幸
之譏固后之賢亦其所得於祖父之家
教者多也夫內治關於后德后德繫於
世類豈非擇后者之所當知哉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兗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
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
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荊揚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
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
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按民為邦本民困乏而上不周卹則民
不得安上周卹而妄用不得其人則民
亦不安鄧太后既用樊準之言而稟貸
流民即用樊準以慰安郡國於聽言用
人兩得其道大抵任事即議事之人則
議論必不敢為虛言以要名行事必不

敢為虛文以罔上蓋不獨賑饑一事當
然也

徵鄧隲為大將軍

鄧隲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
好學通達博覽隲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
年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
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
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
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按鄧隲輔政首辟楊震清謹明而公道
彰矣天下吏治不興始于人各自為身
家之計而甘為貪黷以負國家耳若不
受金錢不殖產業猶以清白遺之子孫
如楊震者清風高節千載如新朝廷得
是人而表揚之天下聞風而興起矣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
輔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
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
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
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
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
園陵單外二也列士武臣多出涼州羌胡
所以不敢入三輔也涼州士民父兄子戰
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今削而棄
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園陵
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
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以
為然

按龐參勸鄧隲之說即前欲併兵三輔
之意然在前則為便計此則為謬說何
也併兵三輔待時而動則退乃所以為

進守乃所以圖戰此策之可行者也若因而棄涼州以三輔爲塞則我退而虜將進我怯而虜轉驕棄要害而不守舍武勇以資敵則策之必不可行者也天下一事而成敗異一人之言而得失異者聽言決策可無愼哉

詡因說爲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爲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

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按虞詡之策本于漢高祖當爭戰之時而集功臣子弟于櫟陽以自衛其於安慰防閑兩得之矣即就用才言之亦當如此蓋邊人多膽畧耐勞苦而短于文華拙于進取豪傑之士擯棄草澤者甚多其才無所用一旦有激則作不法不靜之事逃叛勾虜往往有之朝廷若欲知夷虜之情必當引用邊塞之士既可以盡人才亦可以防邪計非但以安慰邊人之心而已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

按虞詡所議乃國家公事鄧騭卻以爲

私恨而陷之必敗之地以騭之賢不免有此惜哉詡一聞命欣然受任不但才足以濟亂足以振即此便見爲國忠心常人平日安閒尚且營求善地揀擇美官一遇艱危百方窺避況于下有兵革當其前上以罪譴持其後乃能不退不懾毅然就道卒之盜息民安功建名立此可以愧天下爲人臣而避難難者人主患不得治盜如詡者而任之何憂盜

哉

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按虞詡貰賊之罪誘賊出劫而擒之是任術然詐亦兵家所不忌也趙廣漢持奸吏陰泒而使之察奸虞詡貰盜賊宿罪而使之擒賊可見天下原無不可駕馭之人顧用之何如耳古之善馭夷者多以夷攻夷善治盜者多以盜攻盜夫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豈不信哉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者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按安帝詔省薦新之味正合論語非時不食之文蓋王者玉食萬方先時薦新亦為不可但非時之物食之傷人既非順育之宜且并調攝之理而勞民供具所損尤多安帝此詔亦事之可法者也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畧以為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按虞詡不泥古兵法乃其深知兵法者

學古人者也若他人處此見虜勢甚衆
孤軍獨往非畏縮不前則輕率與戰以
至情勢屈虜勢愈强而邊事日壞矣所
以邊臣惟貴識慮貫見兵勢智畧足以
應變膽力足以決策若虞詡者可謂兼
之矣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
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强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

是使十二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
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
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
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伏候其
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
地埶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
民闓通水運一郡皆安

按虞詡破羌之術大畧隱形以誘之多
方以誤之耳人當危急易至失措詡却
應之從容賊已敗散易至偷安詡却獨
計長久遂使荒邊變為樂土吁與見安
邊制虜惟在人耳

宗伯集卷之四十一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宜于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

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窴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按西域之議漢庭公卿皆以為宜閉玉門關其議置都護屯兵惟班勇一人而已金城方畧獨召問趙充國都護復置獨問班勇皆不決于盈庭之言而決于宿將之口蓋以其歷邊方習虜事視庭臣遥度懸斷之說相遠耳古人一遇邊警將臣即將召對口陳形勢既可以知其人之才畧亦可以決策之從違久之而虜情將畧俱在目中矣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

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

按鄧太后約己勤政足稱賢母后矣其教誡外戚宜足以保其宗然身歿未幾而旋致破亡者何也彼知驕奢之為禍而不知禍所從來乃在久臨朝而不還

政耳蓋外戚不豫之過小而宮閫與政之禍深也

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按杜根成翊世諫太后還政非但事體合當如此亦所以為鄧氏忠謀使二人

之說得行則太后得全其名安帝得全其孝外家得全其宗族讒誣何由而行禍患何由至乎徒以一時逆耳遂發盛怒貪戀權勢殺戮諫官以政帝心久不能平家族旋及于禍其為賢德之累大矣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開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弘咨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其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按安帝初年方下求賢之詔而陳忠即慮及言路之塞凡事甚遠論事甚確蓋

人主求言則言者爭進言者既衆人人思以讜直自高則執為激切勢必抵觸忌諱以致人主不堪因而譴責是開者激之端而激者塞之漸也所以陳忠方喜其開即憂其塞直謂嘉言宜納妄言宜容尤得御臣聽諫之法惟臣以從容和緩濟其忠君以兼收並蓄弘其度則上下交修而君臣不隔矣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致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旦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按薛包孝弟真是人情所難然以田野之行而聞于至尊特行徵聘蓋漢時取人特重行誼不尚浮華故有孝弟之科行于里選亦有賢良之聘待于公車皆上世之淳風清朝之美事也

徙封鄧隲為羅侯遣就國隲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
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人隲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隲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為都鄉侯遣歸河間大司農朱寵上書訟冤詔許隲還葬

按鄧太后久執朝政不為無過然廢立之謀原未嘗有始於王聖之猜疑構于李閏等之讒毀而成于宮人之誣告耳大抵權勢之地難處疑似之跡難明鄧太后之自處則非矣而安帝所以處之者亦太忍哉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揚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

羅並與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

按外戚宦官寵倖這三様人皆足以亂人國安帝始親政而所封拜所寵用皆母后之族宦官乳母之黨內外蟠結彼此交通人主何由得覺其奸而國是安得不日非乎漢之亡徵實兆于此

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瓖瓖遂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瓖襲爵為侯瓖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

按王聖以保母之寵濁亂朝廷横被爵賞當時在廷之臣非附其勢而不肯言即畏其威而不敢言獨楊震明目張膽再疏攻之豈不知帝之難寤詭之難行亦以秉正嫉邪大臣之義當如此耳帝不獨斷于心而明示聖等此輩安得不巧加文飾以蔽人主之明別尋事端以加忠臣之罪乎夫忠直邪佞勢不兩容自古來有寵倖用事大臣孤立而國家不危者鮮乎此萬世之明鑒矣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illegible]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今外戚寵倖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按自外戚寵貴惟漢最盛得禍亦最多西漢霍氏王氏東漢梁竇以及鄧閻皆

以恩寵始以禍患終翟酺謂覆車相尋極切事理其如帝之不省何天下之患最莫大於人臣不言尤莫大於人主不省不言則猶有忌憚言之不省則壅蔽生奸而驕縱遂成矣漢祚之衰實待桓靈而始見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書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按三年之喪聽大臣行之者安帝也斷大臣行之者亦安帝也始以公議而行之後以宦官不便而斷之至於壞先王之通制遏人子之至情尚書不得關說天子不能主議漢事至此可為太息矣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為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閬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

按東漢之士不患不潔而患不和平不患無風裁而患無度量汪汪千頃獨見叔度耳使其得立朝端豈不可變激

抗之風而銷黨錮之禍哉史稱其言論風旨無所表見夫不自表見此正寔所以賢也若急于表見以為名而不計國是之決裂宣賢人之心哉

二年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按東漢時以西域諸國之紛擾而柳中之屯僅五百人蓋屯守之兵而非征伐之兵鬬智畧而非鬬兵力也古人最重屯守趙充國屯金城而羌服班勇屯柳中而西域服後之備邊者可以為法矣

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勑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鉅億廣惲兄弟依倚近侍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抹海内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按耿寶假傳上意閻顯私屬所親楊震拒之足見大臣風節至其疏陳天下空虛之狀近倖納賄之跡可謂詳盡而帝何其不寤也大抵近倖假借内庭無從覆請往往不敢抗違以致人主受其名大臣受其謗而小人獨享其利嗚呼此東漢之所以不競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

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按楊震之忠誠能感異鳥而不能動人主能使朝廷備其禮于歿後而不能使行其言于生前固震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嗟乎樊豐敗而後祀楊震宦官敗而後祀陳實此皆後事之思而實後世之鑒哉

永建元年帝朝太后于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叟常欲殺舜舜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按凡事有情有禮閻太后既以帝為子而復廢之情雖難堪順帝以子事母禮不容廢周舉之論是也然觀樊豐閻顯等既勸廢其子而陳禪復勸帝絶其母可見小人反覆傾險即母子之閒尚能離閒而況於君臣之際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所戒者深矣

下司隷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見之又劾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按虞詡彈劾大臣以及中貴風節凛凛然一人而與舉朝為敵欲居其位以行其志難矣大抵明主任人惟患其緘默而不言人臣效忠亦患其激切而過於言惟人主以正直容臣乎而臣子以正直忠厚相無行之則蕩平之盛世也

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

復并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
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溥
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
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
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
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
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
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從邊即
敕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
感寤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

按虞詡忝劾近倖至於身自繫獄其事
似激安得不致人主之怒而自速其禍
然一日之中傳考四數則張防之意非
順帝之意也卒能聽孫程之言赦其罪
敘其功而遷其官亦庶幾能從諫而無
成心者然詡之下獄也出張防之意而
遷其官也以孫程之言則當時之事權
旁落政在左右亦明矣

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
為賢以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
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
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
是拜雄尚書

大抵世之治也人思盡節而拱默者無
所容其衰也人思拱默而盡節者亦無
所容虞詡所言曲盡衰世情狀此固非
人臣之義亦豈國家之福乎故人臣為
社稷計莫要於進忠直之人人君自為
社稷計亦莫要於用忠直之人而毋令
人以盡節為戒則常治而無亂

二年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
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
敬當世以此貴之

按東漢士大夫多為外戚門客前者既敗

後者復伏至諸國外戚得罪復以外戚
流灑之其不然者則過為高峻爭事排
擊第取聲名坐致禍患而國事亦因之
以危若尚敢不激不隨始終一節仕乂
而不近勢節高而不近名庶乎得行己
之道矣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
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

不得已到京稱疾强輿入殿猶不能屈帝
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
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及後
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按順帝之待樊英可謂誠於求賢切於
求言矣當是時朝綱廢弛政權旁落儻
有可言者使英極力開陳帝未必不聽
即不聽而去不愈於稱疾而去乎柰之
何有可言之事值可言之機而竟不聞
一言以自獻也何怪乎望實俱損令人
有純盜虛名之誚哉明帝之禮桓榮順
帝之禮樊英皆三代以下僅見之事惜
二臣皆未有以報稱也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
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

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
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按明帝臨幸辟雍親自講解而匈奴亦
遣子入學安帝薄於藝文學舍傾頹而
朋徒亦皆怠散可見世道之盛衰係學
校之興廢而學校之興廢又係人主之
好尚何如耳翟酺之請建太學順帝之
趣太學皆盛舉也東漢多節義士有以
哉

主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取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已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贈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按左雄之疏皆確實可行最要惟在久任蓋久任則官得展布其才民肯服從其政上亦得綜覈其實以行黜陟然政事利在久而久滞利在速謂久任為不便者皆不便於官而非不便於民不便於私而非不便於國也京房之考功

左雄之久任法皆以左右不便終見阻隔然則人主欲法之必行惟在斷哉

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蓋吏治不清由於舉劾不審舉劾所以敢於不審者由於綜覈無法賞罰不立故得以市恩行私而無所顧忌耳惟賞其舉劾之人則論薦不敢不慎是非明黜陟公而吏治起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二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經講通鑑直解

二年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責政升乎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

按郎顗指陳時政可謂讜言東漢政事不歸臺閣而災異卻免三公任之未爲甚重而責之不爲不備矣乃郎顗猶謂上崇之彌優下慢事愈甚蓋平居之寵遇止是虛禮而未責以實政災異之策免亦是虛文而未課其實效耳惟上以實政責臣臣以實心盡職則臣得行其忠而君得收其益矣

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按郎顗言祈禱無益意甚明切桑林之禱至能動天者正以責己耳故人君遇災異則修省爲本祈禳爲末而論修省則政事爲本儀文爲末郎顗所言皆出忠讜言既有益於國志又不降其高此處士之有名有實者也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督言
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椎言切至
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
劉據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
以捶撲椎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按左椎諫封山陽君其說似楊震諫輕
侮大臣其說似賈誼一時忠讜無出其
右矣東漢之主多幼沖而爲左右所擁

主故政在宮闈權在左右恩寵在乳保
而大臣反不見優禮何望其位行其
志耶大凡人主長而親政則大臣重少
而不親政則嬖倖重但觀嬖倖恩寵之
厚薄與大臣優禮之輕重則時之治亂
略可覩矣

京師地圻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圻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
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
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
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
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
安之福
按京都地圻災異甚大漢之亡徵見矣
李固對策首以封宋娥爲言蓋乳保私
恩不宜酬以公典卑微宮媼不宜加以
名封觀武帝繩乳母以法度宣帝報乳

母以賞賜便是治世事觀安帝封王聖
爲野王君順帝封宋娥爲山陽君便是
亂世事人主舉動安可不慎哉
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
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
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無加
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
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
按李固請裁抑外家非但國法當如此

亦所以安全之耳外戚富厚在一時則
極盛然傳至累世者甚少皆由恩寵太
過習以成驕若竊事權得禍尤烈蓋無
功勞而享富則富為禍之階用恩寵而
招權則權為亂之本也東西漢之所由
敗皆以權有所寄而政不在國家耳惟
人主攬乾綱勤政事則柄在公室而權
不下移矣

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
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
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
仕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
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
門候羊廸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
跌百年不復

按李固言禁請託守法度其論正矣蓋
行法自近防患在微近臣守法遠臣誰
敢壞法小事守法大事誰敢壞法若始
之不慎積弊相沿遂成故套牢不可破
故欲立法度如守隄防起於小隙終於
大決夫欲法之必行者亦慎其始而已

尚書為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
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
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
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
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
則本朝號令豈可蹔廢之一人之身本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
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
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
升平可致也

按李固對策論上下之間安則共福慶
危則通禍敗其於君臣一體之義可謂

深切著明矣自古治世必是上下同心官府一體亂世必是人懷私意政出多門若上下隔絶中外支離則難以語泰交之謨成共濟之功矣至謂尊憂腹心慎簡左右種種名言皆人主所宜三復也

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

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内必有闕矣

按漢以孝取人最得其本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既可藉其德行以範俗亦可移爲忠心以事主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取士專論浮詞其最得人者不過拔十得五而已大凡取人樸茂厚重者外常少文浮華儇巧者内常多僞張衡所謂外有可觀内必有缺不但取士之法亦人主觀人御臣之準也

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黄尚僕射黄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復竟坐構姦誣罔收印

綬還里舍

按順帝一聞李固之言即斥乳母還舍使諸常侍服罪不但拔諫如流亦且乾綱獨斷一時氣象肅然改觀克此心也漢可以中興矣然未幾而爲人所欺竟以飛章搆成忠臣之罪則後人誰敢復言而佞倖亦復何所畏忌也成帝用王尊之言欲退王鳳而旋爲鳳所欺以置於死順帝用李固之言已退宋娥而旋

為賊所構以逐於外而漢季世之君如
出一轍非無一時之明惠在不斷耳此
萬世之永戒也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
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
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
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
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玉輦暴露風

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
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
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
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
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
按順帝露坐禱雨而周舉首以放出宮
女為言蓋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和於
下則致祥人怨於下則招異故冤在匹
夫匹婦即可以飛霜而恩及曠夫怨女

即可以致雨天人相應理不可誣也至
謂直言者為忠貞苟容者為邪佞尤得
辨別忠邪之法善佞惡直乃其常情舉
直錯枉乃成政體惟在人君明辨之而
已
永和元年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
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
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

衆人聞知莫不歎栗夫三公尊重無請理
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王公不有
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
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事乃得釋
按順帝時諸常侍傾陷王龔其術甚巧
誣以罪過則其事難明假手他人則其
跡不顯既被傾詆理須勘問既行勘問
奴必拘執不堪誣辱輒至引決此即石

顯傾蕭望之故智耳大凡論事則須斷
以實理論人則須稽諸公論然後浸潤
之譖不行而忠直之氣復伸矣

三年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
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
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
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
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

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
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
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
行月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
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眾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
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
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
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
可任之驗也

按九真交阯半是夷人若駕馭得宜恩
威不爽自可不至生變即是有變當事
者能相機處置撫剿相兼亦自可底定
也縱使未平亦只宜就近調發召募豈
有發荆揚兗豫之民徵兵萬里懸師深
入之理李固駁議較量事理可謂確矣

蓋兵能止亂亦能生亂用之不當則小
而騷擾大而激變賊未必能為患而防
賊者乃更甚於賊用兵者與徵兵者可
無慎哉

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
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
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

用西府悉從圖讖卽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按山嶺之寇原無他端或見小利而爭或激小隙而起若處置得宜自可不煩兵而定李固之議只擇人為刺史太守以威信招服之極為得策虞翻為令而朝歌平張綱為守而張嬰平祝良為太

守張喬為刺史而九真交阯平大凡一方有事本地方官得其人人得其策斷無不平定之理惟官不能相挨決策以致決裂卻乃張皇其事請兵增餉為國家煩費而事機一失益復難處矣故朝廷委任守令務在得人而邊方遠方為尤急也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

按將帥者三軍之司命非[illegible]而貪則必

朘削軍士以充公費[illegible]軍餉以實私橐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周舉之言是而左雄之說非也然此一事也周舉能黜私恩而伸正議於朝左雄能服正議而引私過於已使人皆如此則朝廷之上又安有相黨相競之風不公不直之事乎

是時官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

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崇伊辱是以不敢

按漢時舉武猛士獨良賀無所舉則當時所舉多出私門可知內臣不當交士類尤不當交邊庭之士邊將不當結朝臣尤不當結掖庭之臣史臣記此不獨表良賀之賢所以為後世宦官競貴忌勢者戒也

從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按李固為荊州刺史則荊州盜平為泰山太守則泰山盜平可見盜不難平顧其人才暑何如耳然民窮盜起始於貪官而貪官所以敢於肆行者由於內有根蒂人不敢動搖故也高賜等巳為李固所奏而梁冀公然露檄為之營解李固不聽即徙其官以去則公忠之臣何

以得行其志而貪墨之吏亦復何所畏憚哉東漢諸守令能弭盜者相望於策而盜終不止者能弭盜而不能弭貪吏故耳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

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
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
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
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按是時梁冀恣橫帝亦明察故八使之
奏劾冀能使之寢遏而侍御史之復案
冀不能使之不考正使能乘此而屏除
貪殘登用正直則漢祚宜不永延柰何

不能而馴至於中外相攻邪正相激黨
錮之禍漸成矣嗚呼此世道安危之機
而人君之所宜深鑒也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
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
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
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
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

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
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
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
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
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
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
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

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
歲卒
按張綱勸諭張嬰之言愷切真懇故雖
盜賊亦皆信服古稱至誠可以動人而
文德可以來遠非虛語也綱之出守原
因梁冀中傷及其成功又被梁冀沮抑
無罪而欲陷以罪有功而不論其功冀
無足責也而漢廷亦莫爲之白者卒致
鬱抑而死公論安在哉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按左雄之議專欲秉公覈實然於取士之途原有未備黃瓊議增爲四科孝弟取其務本從政取其適用而後網羅人才無遺議矣漢時風俗近古上猶循公道下猶持公論故鄉舉里選可以得士

其後舉人者多徇請託求舉者多飾虛詐則選舉之法不得不變爲科目大槩選舉徇私頗易科目徇私稍難但既不詢其居鄉之行又未知其適用之才止於經術箋奏二科稍做其遺制然亦止是虛文浮詞而於實學實用未有得也則取士之義所遺者多矣

質帝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僉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恣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荅天戒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按末漢時專權害政內則中官外則外戚此皆人所難言而皇甫規以草莽之

士懇切直對可謂忠矣賢良方正本取直言以直求之而以直棄之誰敢復以直言進者東漢對策切直無過皇甫規而規置下第唐時對策切直無過劉蕡而蕡竟下第以意之合否爲喜怒以意之喜怒爲去取朝廷何自而得正人之用哉

元嘉元[illegible]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一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
呵出勑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
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
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
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
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
色不疑善待士冀嫉之轉為光祿勳以其
子胤為河南尹

按梁冀驕肆目中無朝廷而張陵能措
實參論雖未正法亦足以折奸臣之氣
矣孟論今者當據實跡聽言者當詢公
論以冀之强悍而不敢飾辯者實跡有
據不得不罰治也古人謂奸邪之始以
臺諫折之而有餘張陵之劾梁冀其可謂
不畏强禦而無忝於爭臣矣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
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
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蹕
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鑾旗不駕故
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上列其誠況以先
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璽紱委
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按微行是最失德之事成帝桓帝如出
一轍而漢業衰微亦略相等成帝封五
侯是日黃霧四塞桓帝微行是日大風
拔樹可見天人相與之機甚可畏也故
人主敬天是第一事平時則祗畏過災
則修省起居出入罔敢不欽庶天心悅
豫而災異消弭矣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
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
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
佚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

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祿疏遠之臣言以賤
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
按崔寔所論致亂之道雖有數端其實
只在人主之一心若人主心在勤政早
朝晏罷自然嗜欲減少心在講學納誨
聽言自然事理明決即廷臣亦皆表上
意指勸其忠直天下治矣若人主不以
政事為急不以國家為重嗜欲深據其

中箴誨何由而入君志不定過事使不
能決決亦未必合理廷臣見上意所向
都門跋顧首賢人變而為中人中人變
而為小人而天下亂矣天下治亂在人
君方寸之間所以古人說君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真格言也
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
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
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
來致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鞴以救之豈暇
鳴和鑾清節奏哉
按崔寔論為國似理身其喻切矣但猶
有所未盡蓋以藥石攻病必以身之胃
氣為主以刑罰救亂必以國之元氣為
主漢法不為不嚴只為中常侍所壞而
元氣已虧其傷不察其本而徒厲威嚴

以治之嚴非所嚴如何救亂故治有一
定之體有教時之宜詩稱不競不絿敷
政優優此定體也孔子說政寬則民慢
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
寬此時宜也人君無兩說而用之然後
寬厭相濟緩急得中而百世無弊矣

宗伯集卷之四十三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諭通鑑直解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

按朱穆為刺史貪汙者皆望風解去蓋以清正之操久孚於人耳自古百姓不安多由守令不得其人而吏治不清多由舉劾不得其實以悃愊為無用以執持為抗違以善事上官為才能以敢為搏擊為風力其貪酷害民者或善自彌縫使人不能覺察或巧為憑藉使人不敢動搖以致賞罰無章勸懲不立其本皆由不得激濁揚清之人耳漢以六條責刺史唐以十道屬觀察可謂得興吏治之本矣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

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覺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

按梁氏貴盛已極已有傾覆之理況乃
因寵而竊權因權而罔利生殺自由無
人臣禮身亡家破固其宜也但桓帝身
爲人主卻乃拱手而聽權奸之恣肆雖
能誅之亦已晚矣蓋生殺予奪是天子
之操柄一失其柄人將竊之竊之既久
勢難以復還乃始借中官之力以除之
則雖正其可誅之罪而權復歸於所借
之人以亂易亂相去幾何哉故人君以
攬威權勤政事爲要務也

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
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己女遣
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
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
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與
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
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
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敕
惲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
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
使瑗將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
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
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按梁冀兇橫專權一旦剪除豈非英斷
美事然梁冀之禍甫除而單超左悺之

勢盛矣當其如廁密計齧臂爲盟是何
等危疑景象蓋由上下隔絕臣僚稀得
進見一旦召之事即昭彰左右之外誰
可與謀者事成而功歸之功成而權歸
之十常侍之禍實始於此是以人君必
躬親政事延見廷臣集事之時已寓防
微杜漸之意有事之日亦有商量籌策
之人則政權在上而禍變不生矣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瓊首居公位
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
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
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
人

按漢時去梁冀之專横而用黃瓊之公
正黃瓊又能去貪汙不肖之吏而用忠
直執法之人舉直錯枉庶幾天下澄清

有太平之望矣然竟不能有益於天下
而反成上下相激之害者由於桓帝求
治之志未定任賢之心不專致令諸賢
發憤愈多觸忤諸奸盤據愈難動搖上
下不交中外異意故不能相成而反以
相激范滂之流竟陷黨錮之禍而漢因
以亡惜哉

以劉寵為司空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
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
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
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
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
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
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
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按劉寵之治無他奇異止是除煩苛禁
非法而郡中大治朝廷擢至拜三公

可見論治者當以清心省事為上也百
姓所以不安非但苦貪酷不肖之吏往
往有才名者反為民害則以好名喜事
不肯安靜耳官喜生事而民不得安民
欲無事而官不肯靜政令煩苛吏胥紛
擾追徵則輸一而費十勾攝則考十而
連百民不聊生農多廢業實由於此東
漢循良劉方只是不煩劉寬只是不擾
若下以此修職業上以此定賢否則天

下睨然知上意蕲向而吏治起矣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貴盛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

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来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遣 博選者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按桓帝非有為之君而其時中常侍之勢已成朱穆欲奪其權而裁抑之如以一葦障洪流竟不能伸其志而抑欝以死可憫也蓋天下之事救之既成則難防之未然則易西漢之勢莫盛於恭顯然實始於武帝遊宴後庭内侍得典機務東漢之勢莫盛於十常侍然實始於和熹太后稱制不便接見公卿上下之勢既隔中外之情不通英明之主自可獨斷稍有怠弛大權必有所歸蓋至於後而患始極已難為力也君天下者盍

亦慎之於始哉

七年邟鄉侯黄瓊卒

諡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絶不復交至是往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荅更問稼穡穉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為人清潔高廉而為季偉飲

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
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
善談論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
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與爲友後
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膺惟與
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因
泰成名者甚衆
按東漢時茅容標騎而追徐穉李膺並
舟而濟郭泰皆爲人心所企慕傳之青

史可見當時清評重而公論明也使漢
人者皆得用於朝激濁揚清舉直錯枉
天下何患不治大抵賢人在位則賞罰
當而公道行人心之歸向在朝廷賢人
在野則是非明而公論重人心之企慕
在士類漢有諸賢而不能用徒使之自
成其高而國家不得其尺寸之效真可
惜也
八年中常侍侯覽[illegible]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爲都
鄉侯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
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
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而今執政
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
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
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
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
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

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
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
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
司隷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
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按桓帝以侯覽等之謀誅梁冀又以是
臣公論逐侯覽去内外大奸如又手亦
似可與有爲者然冀誅而覽等用事覽
逐而張讓等用事但知除奸權之人而

仍授人以專權作奸之柄故相尋以至於亂也惟人主躬攬主權外採公論求賢人以自輔則奸邪自遠政理自隆矣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云

按東漢之末紀綱蕩然而李膺獨以風裁自持其節甚高其氣甚壯惜其疾惡太嚴如張讓之弟誠合誅戮但事關大體不復奏聞雖曰除奸亦嫌專殺其心雖公而事則不能無過左右既心懷私恨而增益其違人主又因見其過而併忘其公故張讓等之言易入而膺卒不能自保蓋君臣上下交失其道激而爲患以至亡國如東漢之事足爲鑒已

徵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按黨人之議起於周福房植彼皆以經

學行誼號爲君子者一不合而兩攻以至於兩敗自古士大夫至相排擊彼此俱困而後小人得一舉而盡空之如漢之南部北部宋之蜀黨洛黨是也范滂李膺輩褒善糾違臧否相尚其本意蓋持公議以明公道然匹夫操是非之口至能移一世之趨向與人主賞罰抗衡而爭則人主不能平人情不能堪其勢必敗敗而其名益高名高而其勢益激勢激而得禍益重卒使人才與國祚俱斃悲夫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只緣漢主不以至公治天下而偏護曲庇專行已私弊蕩平正直之風故公法不行而私議交作以至於亂真萬世之永鑒也

究有富貴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瓆收捕既而遇赦瓆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貲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黄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作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

按東漢黨錮之禍原於上下相激始終都不得其平如彼時中官之勢甚盛百姓苦之瓆等能秉公執法不畏强禦止合當其罪而止乃於赦後殺人方始奏聞則涉於太專一人有罪連及族屬則涉於太酷政體國法原自未得其平左右譖訴實出膚受帝未察其疾惡大嚴

之本心但聞其用刑太過之實跡安得不怒然使除奸執法之人坐輸作棄市之罪其於政體固法又自不得其平陳蕃等論救只合明其為國之本心與其行事之過當雖屬有罪當從末減卻盡以為賢盡以為無罪則人主愈怒而愈不相信總之東漢時君臣上下行事持論皆未有得其平者故相激相攻以至於大亂夫人情得其平則安朝政得其平則理古稱王道平平信矣

蕃乃獨上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按陳蕃之疏忠直懇惻使人讀之悚然桓帝既不聽納復加譴讓大臣之言不信則無復有可信之人忠懇之言不入則無復有可聽之言矣蕃是三公論道之官受國厚恩若非真心憂念國家及真見事理不爽豈有逆人主之怒而為小臣申理者此其情亦可諒已大凡以虛心應物則事皆順而得平以成心聽言則言皆格而不入向使桓帝納陳蕃之諫解黨人之網則忠良滿朝轉亂為治漢雖至今存可矣

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遂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

致收掠者手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逮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所繁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中外相攻上下相激其隙已深而諸人素行修潔無以爲罪惟誣以誹謗朝廷則人主自怒拮以共爲部黨則善類盡空歐陽修所謂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者也諸人皆是執法之臣抱疾惡之志只是行事過當持論太高就黨人之中亦自有分別若使盡忠者皆與保全太過者稍示懲戒去其太甚歸於至公則諸人

皆是忠臣良臣何黨之有臣而有黨則上與下兩傷君而以黨慮人則國體與人才兩壞漢有黨錮之禁而漢亡宋立黨人之碑而宋敝垂諸史冊爲鑒昭矣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爲姦臣賊子所

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明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毁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

按東漢黨錮一事左右之譖已深羣臣

之勝已落而實武乃能直言極諫分剔
邪正下雖善類上悟主心其忠至矣自
古立賢無方往往起用人于田野罪廢
中而任大事成大功者何有因一事一
時之忤遂禁錮終身者乎世之衰也先
空其國之賢才而後政事從之漢事可
鑒已
解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唇齒

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身死之日願埋滂于首陽山側上不負
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
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
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按東漢黨人之禍起於執法太過疾惡
太嚴道未合中心實憂國豈可加以極
梏幽之囹圄觀范滂對獄之詞即王甫
亦為之惻然可見良心在人不容泯也
大抵上有善政則下無私議公道廢於
上則公議明於下若衆所共是而我用
之衆所共非而我舍之則上下相成而
天下治若上之所賞乃下之所非上之
所罰乃下之所是則上下相激而天下
亂惟下以平心持乎論則聽之者易入
而不至相激上以公心受公言則言之

者無罪而可以相濟不但有善善惡惡
之風抑且成蕩蕩平平之世矣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
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
武陳蕃劉淑為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
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郭泰范滂尹
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張儉
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

及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
王章為八廚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復
廢官宦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
禁

按李膺等諸人既以廢棄便當養晦自
全乃復以聲名自高非訐朝政自處既
所不宜且以甚朝廷之怒而速其敗為
國為身兩失之矣陳實用事固宜以公
心廣用君子亦宜以卒心善處小人而

汲汲然婁進同志急攻羣小故吾進一
賢彼即以為進一黨吾愈以為賢而用
之惟恐不亟彼黨之愈甚而錮之惟恐
不嚴卒使誅戮之禍歸賢才空虛之禍
歸國家此豈獨小人之罪哉衆君子者
亦自殺其身而已若夫桓靈之昏庸無
道信任奸回屠害良善以至于爐炭漢
之祚此又不待言而知其非者也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
社稷詔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
黨者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
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
節等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曰
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
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按侯覽怨張儉而儉鄉人即上書告之
大凡遠方奸人敢為欺罔告訐之事者

非窺見人主之意向即陰受左右之指
使章從外上甫從中發上下相應表裏
為奸故其計行其禍大也帝年甫十四
生長于宦官宮妾之手而無賢人君子
為之啓沃以童愚之人而為奸回所弄
漢欲不亡得乎當昭帝察霍光之枉年
亦十四昭帝明而能斷于心哉羣奸之
計不行靈帝愚而聽于左右故羣小之
說得入成敗得失相去豈不遠哉

孚膺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
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
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
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
隙者因相陷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
人郭泰聞之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
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為危言覈論
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按黨人之禍郭泰已預卜漢之將亡蓋
賢才關于國祚其重如此說者以為漢
之亡亡于私議不知漢之亡在君臣隔
絕而大權因以下移左右弄權而廷臣
因以趨附賄賂公行而守令因以為市
貪黷成風而百姓因以思亂如此用人
如此行政雖無私議亦亂若使君明臣
良政令無缺則私議自息何至于亂蓋

諸人持議欠平欲以口舌救天下不知
保身之智議有之然為天下者使人各
圖保身之智豈國之福也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
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
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鄉里初范滂
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
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

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
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
果罹黨錮之禍

按東漢黨人之禍始於議論太多然就
諸人今之中得失亦復有別陳竇諸人行
事雖有過當然身為大臣議論政事自
其職分若太學諸生抵掌而議朝廷之
得失多口而敵公卿之是非居下訕上
原非政體在當時處分太過故至今以

為寔要之諸人不能無過也大畧人至於微則必爭事至於極則必變如鄭泰之持平申屠蟠之見幾卓乎其不可及已

宋伯集卷之四十四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為之

按任芝樂松之言似是而非蓋驅居人以為園即真與民同芻牧之利已不勝廢徙之害況天子之囿必無百姓敢入之理乎大凡人主初聞忠言其意未嘗不為轉移惟有倖臣助之而後其意始堅而不可解彼既以邪心逢迎人主所欲為而外假飾說以捕縫人主之過舉此君心所由惑而公論所由格也明主必遠倖人其以此夫

四年作列肆于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

按靈帝作列肆於後宮釋萬乘之尊而衣商賈之服舍大輅而操四驢之轡不過一時為戲而書之史冊遂為千古笑端甚矣舉動不可不謹也蓋人君常御大廷禮法嚴重身心自然收斂言動自然端莊故非僻之干無自而入若身居大內不接羣臣所居皆燕閒之地所與皆狎暱之人故非禮之動乘是而起宮闈深邃見謂無傷而不知天下傳之史臣書之矣齊桓公好紫而紫遂勝朱漢靈帝好驢而驢遂勝馬若移真好以圖天下之政務收天下之賢才則何財不得何事不理乎

好為私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按靈帝喜為私蓄原非美事呂強之疏深切著明惜帝之不能改也蓋天下財利名為泉貨原當流通必無聚而不散之理布之人間則上下流通而為天下之用收之府庫亦為軍國之需而待朝廷之用若藏之內帑積于不用之地則始為私藏終為弊竇甚者財聚而民散多藏而厚亡聚乃所以為散利乃所以為害耳靈帝私藏于西園未幾而散德宗私積于瓊林大盈未幾而散自古明王以不蓄為富以不貪為寶真有見哉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按漢詔公卿舉察外寮本欲振肅吏治而姦臣反借之以行其私以朝廷之善政為害民之資奉行不得其人故耳蓋姦臣非精內援則無以安其位而濟其貪非聽囑託納賄賂亦無由交結之路今宦官賓客子弟雖有司猶不敢問而疎遠無援清靜自守之吏反見彈劾是非混淆賞罰無章民窮盜起皆始於此陳耽秉持正論帝亦旋能開悟諸見劾者皆拜議郎一時舉動亦似可觀而貪穢不法之吏竟舍而不問舉劾行私之

宗伯集　卷四十五

人亦止於責讓其爲左右所牽制如與

一　漢欲不亡得乎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莫不畢應楊賜上言宜勑州郡簡别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爲意

按盜賊之起其端甚微離散黨與是乎盜第一策黨與不散必致糾結滋蔓不可撲滅自古季世之主狃於太平如秦二世諱盜而不欲言漢靈帝玩盜而不知備及勢大而後圖之則已晚矣凡事當圖之於未兆翦之於方萌寧過於預備毋過於玩忽則天下何事之有

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部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

月之間天下響應

按自古國家大患往往起於盜賊盜賊蜂起則土崩之勢也然饑寒之盜或因水旱不時或因賦歛太急以致困苦無聊而起而妖言之盜則多醞釀於太平無事之日假神鬼以號召其衆而藉水旱賦歛以爲名如漢之黃巾賊五斗米賊宋之王則元之劉福通是也黃巾置天下爲三十六方方各萬人至于宮省

直衛之中皆彼黨與據膺一呼四方皆
應此豈不以朝廷之上無正人無直言
之故哉凡天下密謀則人未必多人多
則謀必不密惟異端之流如後世紅羅
白蓮之教喫菜事魔之人尊其法教甚
於君親畏其禍福甚於法度故其黨最
盛而近無敢告言者一遇有事則乘間
約結而起耳自古明君察相奇衺必禁
妖言必誅非徒同風俗而正人心蓋以

消黨與而弭禍亂也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
討穎川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
解黨禁益出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呂
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
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
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
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討穎

川黃巾

按盜賊羣起皇甫嵩呂強首以解黨人
為言夫起用禁錮官員似於弭盜不甚
關涉帝用其言卒能平黃巾之亂何也
蓋亂之初起始於中常侍為政而外官
附之倚恃與援貪贓壞法民受其殃李
膺范滂諸人彈劾奸貪反致禁錮從此
權柄盡歸於內忠良盡棄於下公論壅
皆爵塞貪官盡皆縱橫百姓盡皆愁困

以致盜賊生發一呼響應是致亂之原
由黨錮起故寬解黨錮實平盜弭亂第
一義也皇甫嵩呂強之議具見為國忠
誠其後皇甫嵩功方成而見收呂強言
方出而被禍忠直之臣在國則忠在人
則怨若非人主保全何以自見於禍哉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
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

杜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
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
皆破之三郡悉平
按皇甫嵩朱儁皆是名將而並為所敗
其終能平賊者曹操之力居多操之立
功得權自此始故史臣謹書之秦漢隋
唐之禍皆起于盜賊然皆未幾殄滅盖
盜賊不能成天下之禍而天下之禍所
由起也自古衰亂之季則必有奸雄之

人或並起於羣盜之間或出而平羣盜
之亂因破賊而有功因立功而得權及
其功大權盛遂成騎虎不下之勢而大
亂始成曹操平羣盜而禍漢劉裕平羣
雄而禍晉皆是也人君攬乾綱屈羣策
即天下可長無事雖遇有事而大功大
權亦不歸於一人故外患不作而內変
不萌也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未下徵還遣中郎將董
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
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
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
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按盧植之得罪因左豐之讒言左豐之
進讒因求賂而不得盖破賊攻城人主
所最急遇遣觀望稽留天誅人主所惡
怒左豐知帝意旨以此中之故深入不

可解而不知其言出於私事起於賂也
以賄賂為愛憎以毀譽蔽功罪於是正
臣無以自容而債帥反得求用盧植見
徵董卓往代賢否混淆至此極矣惟人
主以閫外付夫將以功付公評而以威
福大柄躬自總攬則何人不奮何功不
成而盜賊何足平乎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實戰皆破
斬之以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卓已死嵩與其弟旻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按皇甫嵩撫卹士卒與同甘苦故能使三軍用命所向有功古人如吳起之卹敵李廣之破虜皆用此道蓋用人於鋒鏑之下非恩威並濟則不能得其死力若非平日素有恩紀則臨期雖欲行法亦不肯聽兵法所謂視卒如嬰兒故可與赴深谿正此謂也人君得如嵩者而將之尚何憂盜哉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討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

按朱儁攻城不拔有司即欲徵進張溫獨請假日月責成功朱儁竟能破賊則朝廷寬假之效也向如有司之言儁即被徵抵罪代者又未必如儁軍心益解賊勢益張矣大抵任事甚難論事甚易用兵不問緩急但責人以必進攻城不問堅瑕但責人以必克使將士上憂文法下憂議論彌縫顧忌之心亂其相撓進止之意生則靡耳何功之有故擇將宜慎任將宜專小利鈍虛議論當一切置之而總以成敗論功罪以功罪行賞罰則人得展布其才而功可立矣

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不克既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
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為帥屯宛儁急攻
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
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
千人
按朱儁不受反賊之降謂兵有形同勢
異其論甚當大碁兩敵之相爭當以收
人心為主故急於招降一統而有變當
以振紀綱為主故急於正法然就虜反

賊一事又自有形同勢異者蓋賊勢初
起積惡未深不赦脅從則無以孤渠魁
之黨若勢衰乞降降後復變不行誅戮
無以破反側之謀趙弘破而復立韓忠
韓忠死而復立孫夏所謂屢惡不悛不
誅則亂不止者也下弭禍亂上振紀綱
故當以定亂為功不當以多殺為罪矣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儌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

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
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
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
得減死論
按王允破黃巾可謂功臣只因論發奸
黨以致僇偃有功不賞反坐以罪一罪
方赦復尋別罪有功之臣為國家處允
力破戮而不能自免于讒譖之口賞罰
安得明而人亦安所勸懲乎幸而大臣

論救帝黃聽從僅得免死則信乎任事
之難也漢政之失可知矣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
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
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
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舍
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内倖譖康援引亡
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

史劉岱奏陳舞稱先歸田里

按南宮雲臺災亦非甚不容已之役至於鑄造銅人尤是不急之務秦時金人十二武帝時承露仙掌皆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其時黃巾未平盜賊半天下正合躬自節約開府庫發金錢蠲稅賦以佐百姓之急收天下之心却乃額外加賦竭民膏血然則盜何時平民亦何苦不為盜乎陸康之言忠懇切直既不見聽又因讒說而罪之誰復效忠款者

此漢事所以日非也

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

按人主修治宮室費用不貲預其役者自非十分清廉節愛及敏練精幹有心計有才力之臣安能使國家費而不奢使百姓勞而不怨蓋大工一興役進百出株辦木石況是艱難上納錢糧又不容易貪官汙吏假借公事各行巧取利歸于貪婪怨歸于國家文率上之營繕用一而已費其百下之征輸費百而未嘗其一非人君深知此弊而曲軫民艱百姓何以自存乎

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

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按漢承累世之積即有工役官帑自能辦之何至加賦于民而且觸及于官彼卑官散秩援例納粟尚不能無巧取于民以償所費況牧守太史選舉遷除非

錢不行彼旣以財得官寧能以廉守官
乎司馬直淸吏也旣知其淸復責其償
在昔宣帝之于良吏至賜黃金數十斤
今靈帝之于淸官僅減責錢三百萬卒
使彼償而不能欲辭而不獲以至上書
極言引藥自殺雖以身悟主死亦無憾
然使廉吏至此則其情可憫而其時事
可知也

五年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
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
牧伯選淸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
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
任之重自此始

按劉焉建議改刺史爲州牧此復不聞
有撫綏小民翼戴王室之實但各據大
州以自封殖而圖僭竊耳西漢嘗牧刺
史爲州牧復因州牧權重不肯彈劾糾

察復改州爲刺史至是復改爲州牧總
之皆末務而未究其本大抵朝致振肅
官自得其人吏治淸平民自得其所不
務出此而改易官名紛更事任徒自煩
擾了無益也

太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
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
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
爲司空

按東漢之禍始於內外相激外有公憤
則聚天下士論以攻宦官內有私恨則
竊天子詔令以戕士類相攻相戕到了
極處勢必至于用兵用兵有勝敗勢必
至于召外兵外兵入而邊將用事大亂
不可解矣大畧東漢先以宦官除外戚
而權即在宦官復以邊將除宦官而權
即歸邊將以亂易亂失存人主不由操
其權而人得竊之耳

卓遷都長安焼洛陽宮廟發諸帝陵卓駕西
還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
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
於長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
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
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皆
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

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按董卓一入京師即行殘害遷都一事
自古奸逆其謀必出于此項羽遷義帝
于江南曹操遷獻帝于許朱溫遷昭宗
于洛皆此類也彼時卓駕初至長安猶
倚王允為重王允即是前時逮繫問罪
之人可見忠直之臣平居不避讎怨臨
事不避艱難後來竟平董卓以身狥國
若使一罪不赦一棄不收則何以盡忠

臣之用敗國亡之報哉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
陵而還
將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
梟其都督索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
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敗下
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還相嫌疑何
也術即調發軍糧
按董卓逼迫天子凶威正盛而孫堅能

摧其鋒又能修復陵寢故史臣詳書以
著其功然堅已破卓糧餉不繼不得索
術調發亦不能成功可見兵以餉為主
當先預備預備于平日則易取辦于臨
時則難若行者艱于糇糧居者苦于轉
運至於持久不能欲解不得未有不敗
者此用兵者所最急也
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
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

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按董卓求與孫堅和親原是緩兵之計孫堅拒之詞嚴義正真有忠憤之氣斷而獨行故半能成功前時關東諸侯推袁紹為盟主兵多將廣退縮不前而堅孤軍深入所向克捷蓋彼則事權既分號令不一進戰則相委成功則相忌故以半天下之力討賊而不足此則兵力雖少人心甚齊上無文法拘攣下無覬覦掣肘故用孤軍之力破敵而有餘以此見將兵將將者用人欲專決策欲斷而兵之多寡非所論也

宗伯集卷之四十五終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解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

按劉備以帝室之冑而躬販屨之業雖當貧困志趣不凡英雄沉毅之氣居然可觀故能奄有全蜀光紹漢業凡人言語太多則浮喜怒易形則淺觀人者先觀志意次觀識度而後日功業可預卜矣

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按昭烈纔爲郡相既有關張爲司馬又得趙雲主騎兵可見帝王興建大業必有股肱羽翼之臣休戚相關恩禮相洽使君臣上下之間真有家人父子之意故勇者效力智者效謀雖當患難爲之盡死固下之分當然亦上之人有以結之而使之不容不然故也蘇洵有言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豈有天下而可以無腹心之臣若關張者蓋以密友而兼腹心之臣者也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旻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

築塢于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按董卓竊弄威福驕奢僭擬無君之罪允有餘辜卓既誅夷漢亦不振蓋人君不能平内亂而借外兵未有不害于國人臣不能守臣節而竊朝權未有不凶于家者也怨毒結于人心誅戮起于肘掖尚欲守一塢以終老豈不謬哉

卓恐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司

徒王允與司隷校尉黄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然董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内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

按董卓肆其凶威大逆無道罪固不容於死然謀雖成於王允禍實起於呂布蓋因恐於誅殺人人自疑故雖素所親信之人一旦反爲讎敵卓固有以自取也若使卓待下有恩將士僇力王允安得遽收呂布而用之乎要之人臣悖逆天道理不久生若董卓者亦神之奪其魄耳

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

勇士十餘人偽着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持兵斬之即出懷中詔板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殺

按董卓防患甚周植黨甚衆而王允等一旦圖之與搏狐豚無異何也蓋奸逆

之臣雖人人得誅而[illegible]逆之黨亦人人自危人知必死雖不附首惡以求生人知不死誰肯黨首惡而罹禍故赦板一出危疑皆定而董卓者一匹夫耳誅奸臣雖誅匹夫易光之計亦審而功亦偉矣故觀于李傕郭汜等之亂而益如此舉之為得策也

閏四月不雨至于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按長安近在目前帝出太倉米豆以賑之而饑民且不得實惠小人敢為欺弊如此況于深山窮谷田野溝壑之人欲望朝廷德意以救旦夕之死胡可得哉侯汶一杖而饑者得全可見人君稍自振勵而其效自速苟明常足以罰奸剛常足以懲惡則貪吏不敢欺公而小民得以被澤矣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河濟天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今舍而東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

按陶謙既死曹操欲定徐州亦欲便計而荀彧不以為然者蓋以根本先定則勝可以制人敗可以自固若貪一時之利而不慮本之不固則勝未必為利敗不免于危矣故高祖據關中光武據河內雖屢敗而終成帝業項羽不然雖常勝而卒至敗亡荀彧之見蓋有以識誠矣

孫策擊劉繇于曲阿破走之

條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
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
願助舅討橫江因收本土召募可得三萬
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
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
許之

按袁術地廣兵强勢力甚盛而朱治已
知其無能爲孫策已決定江東之計蓋
英傑之士知興知廢知彼知己其見審
矣大畧修德政用賢才則雖弱必强德
政不修賢才不用雖强亦弱孫策本以
英雄輔術部曲許而不用令其離心解
體託辭求去可見用英傑者必其才畧
更出英傑之上舉動足以服其心賞罰
足以得其力不然彼必不能從吾而爲
吾役也

表策爲折衝校尉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
當其鋒袁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

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無所
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

按孫策渡江既能轉戰而前所向無敵
又能嚴戢軍士秋毫無犯恩威並濟民
心歸服故能保有江東開霸王之業也
蓋厭亂之民苦兵戈桀亂之兵多虜掠
故不但賊能爲賊即討賊者亦或甚于
賊則軍令不嚴所致耳建大業者以民
心爲本秦民從而高祖王吳民悅而孫
策霸民心所係豈其微哉

策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
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于曲阿繇兵敗
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
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
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
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
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
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

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按孫策威鎮江東雖由發恩布令勸合機宜然成功之本卻在納言用人得張昭張紘而委任之耳待以師文之禮則其情親而忠言得以上聞委以文武之事則其權重而才猷得以盡展既可商量軍國之務亦可聯屬上下之心為主之業不偶然矣高祖決策于良平光武委心于耿鄧隆中一顧比魚水于君臣

江左初興待股肱以師文自古及今未有不得親臣重臣而可以開創洪業興建太平者也

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為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
按荀彧勸曹操之說即是舅犯告重耳之謀蓋用勤王為名以收人心用挾天子為實以令天下此伯主藉之以成其僭暴而奸臣藉之以成其奸謀者也大抵衰亂之世權分于衆則彼此互相攻擊而天子不得安權歸于一則操縱在其掌握而天子愈不得安人君能揔主權振國勢常於未亂未危時圖之則可

以久安長治矣

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
按董承之召曹操即是何進召董卓之計中常侍為亂不得不借力於董卓卓入而旋即為逆李郭為亂不得不借力

於韓遂遂入而旋即專權韓張驕恣又不得不借力於曹操操入而旋成篡奪彼其誅有罪賞有功誅賞未嘗不是惟恨大權不出於天子而奸臣得借之以號令天下奸臣之勢成而漢家之業危矣故人主不可不自攬其權威權一失勢必因人大勢一去將無事而不爲禍階也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按曹操奸雄深知兵法其攻人惟以斷糧道爲急其自治惟以豐積貯爲急蓋承平之時兵自兵食自食若遇天下有事則有食即有兵無食即無兵故足食爲治兵第一義屯田爲足食第一義後世屯田之法廢只恃轉運於人甚勞於財甚費而軍常至枵腹民常不得息有此治邊者所當亟爲整頓者也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敗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

行泰山臧霸等皆附于布操與劉備遇于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遥爲之勢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

按呂布與袁術結婚旋復絶之絶之未幾人復通好初見劉備坐之婦牀一事不合虜其妻子如此之人天下寧復有

楠信者大約齊大事者多是虛[illegible]
之人處人則不輕離合處事則不輕[illegible]
更故能駕馭人才而擔當大任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
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
而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
布益困逼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
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按荀攸郭嘉料呂布之無謀易見也知
陳宮之有智而料其遲緩其識微矣蓋
所貴于智者忽然而起卒然而應所謂
投機之會間不容髮緩則必敗茫雖料
穆侯曰有智而遲荀郭料陳宮亦曰有
智而遲有智而遲尚至于敗況無智者
乎古人料事精審乃爾俳如後世以影
響為耳目以口吻為籌策者也

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
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
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
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

按呂布被執曹操欲取其目前之小才
而玄德動以異日之大患操卒聽而殺
之蓋小心謹慎之人即無才亦可信狡
猾反覆之人即有功亦可疑故明主用
人寧取椎魯寧取直戇以其心事可測
素行可諒耳

操謂宮曰柰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
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于天下者
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
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
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
降

按陳宮就刑不顧異於乞憐求活者蓋
宮能恥與操共事乃愧首而事呂布尚
得為智乎操既殺宮卻能迎養其母恤

其妻子故能收人之心張遼等並是降
虜推心委任一無嫌猜故能盡人之力
操之所以能殄滅羣雄而成霸業亦非
偶然也
逆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
遂殺徐州刺史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
郡縣多叛操為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
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按劉備與董承等謀誅操適遣備於外

未幾而承以謀洩見殺使備非在外何
以自免於禍此殆天所以延劉氏如綫
之緒耳從古國家有事必有親賢之臣
夫而共紓國難者成與不成則有氏命
焉天方祚漢則劉章與平勃共濟而有
餘天不祚漢則劉備與輯承同謀而不
足漢之存亡於是決矣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
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
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
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
亡卒稍歸之
按帝託承以討操而承乃為所誅夷蓋
討賊者與賊不兩立討賊者勝則操死
而漢以安不勝則承死而漢以亡自此
以後操之勢成而漢危矣豈予承之討
操以家族徇國豈不誠忠顧操之未可
召之也始之不慎卒於家國俱敗謀國

者可忽乎哉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
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撻諫紹械繫
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
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
可獨任紹不聽操救白馬良來逆戰關羽
望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

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
而西

按曹操攻劉備時乘虛而攻許下此機
之不可失者也既破劉備有戰勝之威
無空虛之虞此勢之不可乘也當動者
既濡忍而不決不當動者却妄發而取
敗紹之智畧固知其非操敵也大畧時
有緩急着有先後均之用兵均之攻許
前則可而後不可者緩急先後之着異

耳紹既失良策又戮諫臣後有忠謀誰
敢諫說紹之敗兆于此矣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
潰袁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
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
壁紹為高櫓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衆少
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
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
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
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

按曹操袁紹相拒于官渡猶劉項相持
于滎陽成皐間也兩軍相當雖有利鈍
亦只堅守一步亦不可退少退即為人
所乘大事去矣曹操號善用兵者乃欲
避堅而歸許非荀彧之言則為紹所乘
而三軍之氣不戰自索盖自古英雄料
敵其計慮亦未能一無遺差但能善聽
人言旋即改正故能必勝而必不敗也

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
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
說紹可別為支軍于表以絕操鈔許攸曰
操悉師拒我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
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
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
不從

按沮授勸紹別為一軍以防鈔掠此與

敵持久之計也許攸說紹急襲許昌此直攻根本之計也用攸之說可以無敗用攸之說可以必勝蓋操寡而紹衆吞之則尚可以相敵分之則衆寡之形立見而成敗之機決矣紹據數州之地擁十倍之衆而兵敗身死為天下笑者失在不能用人用言耳

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謂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至屯放火急擊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冀州城邑多降于操

按官渡之戰操能聽荀彧而紹不能用許攸此成敗之機也操不惟用已之謀臣且能用敵國之謀臣紹不惟不用而又激之以資敵國然則操安得不勝而紹安得不敗乎楚不用伍員而吳用之以謀楚魏不用范雎而秦用之以謀魏紹不能用許攸而操用之以破紹謀臣之係於國也大矣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按張魯無他智畧但以鬼道愚其民耳蓋小民甚愚惟畏鬼神鬼神之事又無形跡耳目心思之外皆可以術詐而為之從之則冀其邀福不從則恐其為禍此小民之所以見欺而大奸乘之以起

北海馮琦用韞著

日講通鑑直講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慚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幷州刺史

按袁紹三子譚長當立沮授之謀可謂忠矣使紹能聽其言立譚爲嗣而以熙尚各與一州內既相安外禦其侮縱使才非曹操之敵然必不至互相攻擊敗亡若是速也計不出此駕言諸子各據一州乃出譚以繼其伯父之後又出熙以搶其出譚之跡而獨留尚在內安得不起奸臣擁立之謀開兄弟分爭之實哉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按袁氏所由敗起於謀臣不和而爭權嗣子不定而爭立也父無成命人有覬心而謀事之臣懷身家之慮各私其所厚善冀所厚者立以爲己利又恐所讎者立以爲己害故立尚而逐譚從此各立黨與懈成釁異事急則外循相救事緩則內自相圖卒之皆爲曹操所敗則何若早正名分使兄弟輯睦之爲愈也

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
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
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
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爲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
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
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
內平矣

按荀悅論四患五政可謂確矣然當時
大患當屏者無如權奸之橫行大政當
崇者無如乾綱之總攬而悅未之及也
豈畏曹氏凶威不敢言耶抑知政去王
室雖言無益耶使悅之言見用於桓靈
之世猶可以救敗操執國柄獻帝在其
掌握雖欲用一人行一政不可得耶有
忠言嘉謀安所用乎

十一年以仲長統爲尚書郎

荀或舉統爲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
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
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
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
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
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
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
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
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

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
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
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
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民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
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
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
愚疾耶

開創之始禍亂未平故難在克敵承平
之後驕怠易起故難在克己彼當豐亨
豫大之時則視所謂同天地而侔鬼神
者皆以為尊崇當為之事而諂佞容悅
后妃姬妾皆視以為忠順適己之人至
於愁怨在天下禍患在異日則目所未
嘗見而心所不及思者也大畧因承平
而生怠荒因驕逸而啓諂佞因侈肆而
悉賦歛因怨畜而致亂亡古今興衰之

故亦畧盡於此篇矣人主欲保大業致
盛治必先以得人心為主欲使致無頗
僻人無怨咨必先以定君志為主君志
既定機務自勤舉錯自當而天下自然
久安長治矣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
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頴川徐庶崔州
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
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
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按先主三顧孔明於隆中識者至比於
成湯之三聘所謂有謀則就者也自古
明主興建大業必有同心共濟之臣如
桓公於管仲先主於孔明符堅於王猛

皆倚為腹心視如手足至舉一國託之
無所疑忌彼其心誠有以相信相重非
徒外飾體貌而已君信其臣故凡事可
以相託即如自家幹理一般臣為君所
信故凡事可以自效即如自謀身家的
一般可以同禍福可以寄安危故才無
不盡謀無不成功濟天下而道隆千古
也

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孫不度德量

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
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
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
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
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
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
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
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
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
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
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按三分之勢已定於孔明草廬之中彼
蓋外度事勢內度力量所能爲者止此
耳自古君臣相得相遇之初必有先資
之言一定之計如韓信之對高祖鄧禹
之說光武諸葛孔明之對先主皆竭忠
殫慮爲之籌策從後觀其言無一不酬
者人主安得不信安得不親乎後世不
揆情實不論理勢大言浮說往往不驗

以致人主不信羣臣旣操疑心遂成隔
絕齟齬之勢後雖有忠言至計亦扞格
而不入矣若使臣盡心而謀君推心而
任則上下之交可成而魚水之歡可舉
也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
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
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

而先重可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貴祖
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
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
遂進兵
按劉表愛琮而惡琦與袁紹舍譚而立
尚如出一轍而敗亡亦暴相等孔明所
以教劉琦者亦是不得已之計耳彼見
表之意既難挽回而一州之地又難兩
據大敵在近危亡已迫為劉琦計者惟
有自全為上耳琦能咨謀於孔明聽言
即悟其人必非下愚使表立琦為嗣擇
荊楚賢良為之輔翼何至望風投降如
琮之為乎
劉備棄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
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
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
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
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
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
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
遣關羽乘船會江陵
按先主屯樊城時大敵已近若得荊州
荊州人皆樂為之用則內可以自安外
可以拒操且劉琮已降曹操即襲而有
之是取荊州於曹氏非取荊州於劉氏
也乃寧至敗亡不渝信義不負死友不
欺遺孤不以艱難易其所守秉心如此
卒能建巴蜀之業有以哉
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
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
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
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
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
按先主既不取荊州又不保江陵輜重

太多日行太雙禦敵應變原非得策但
所謂濟大事以人為本則有君人之度
馬高祖王蜀漢三秦人心皆歸之故卒
能定天下先主敗當陽荊州人心皆歸
之故卒能取巴蜀自古帝王大而混一
小而偏安未有不以人心為本者孟子
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而已得其民
有道得其心而已信哉

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

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
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操張
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
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
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
人與俱到夏口

按徐庶之歸操為老母也其事與王陵
相反要見則亦可以終事高祖母在則
庶不得不歸操然終身不為操出一
謀則母子之情全而君臣之義亦未失
也張飛斷後趙雲抱子關羽以水兵來
會故先主幸而得全先主所以克濟艱
難者孔明為之謀關張趙雲為之將耳
在先主則其于[illegible]會而數人必不可離
在諸臣則性命可捐而主恩必不可負
上之視下如腹心之須手足下之戴上
如手足之捍頭目君臣之契生死相同
則何難不濟何事不成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
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及
說備使撫表衆同心治操權即遣肅行比
至南郡而琮已降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
阪宣權旨敗叙勤之意備甚悅肅又謂諸
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
兄瑾也為權長史

按孔明草廬之中已言孫權可與為援

魯肅亦勸其主締好昭烈亦是以明秦
儀所見畧同矣古禮臣無境外之交而
孔明魯肅共定友誼蓋兩人係兩主謀
臣欲同心拒大敵以濟兩主之事耳
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
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
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
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
處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
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將軍
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
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
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
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
衆士仰慕安能復為之下乎
按先主當陽敗後未有一城之地孔明

求救於江東詞氣畧無一毫挫折其謂
權據江東豫州在漢南與操並爭天下
已隱然有鼎足之勢矣以田橫激孫權
與蘇秦以牛後激韓王之意同而正大
過之宜權之聽從不待詞之畢也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
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
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行三百餘里此所
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
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
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
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
按曹操既降劉琮敗先主目中已無荊

吴而孔明料其將畧兵力知其必敗爲
足之業遂決於此蓋三分之勢其雄武
智力固自相當而在先主尤難曹操握
百萬之衆孫權據三吳之業僅僅止於
三分何難之有先主是時荆州已屬曹
操益州尚屬劉璋直指人掌握中物以
爲巳有竟能與孫曹角立而爭衡則先
主之勢獨難而孔明智畧遠出一時之
上矣

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
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
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勢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長江之
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
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
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
按孫權據江東之地已久一聞操至羣
下皆請投降餘不足責也張昭是權倚

爲心腹者亦爲此言總之爲虛聲所摇
惑耳非魯肅決策周瑜治兵則三吳不
可保以此見建議者料境外之敵甚難
而主謀者決庭中之議亦不易也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
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
江東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横行天下爲
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

操後患而操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
又今盛寒馬無藁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
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
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
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按周瑜策成敗之勢而保爲孫權破操
謀事之忠任事之勇皆不易得者自古
良將謀國皆自謀之而自任之如韓信
破趙耿弇破齊周瑜破曹操皆是也自

謀其所行豈敢不盡心滑行其所謀豈
敢不盡力故進不反踵事有成功後世
議論太多往往撓閫外之權及當難事
危事反推避退縮畏無勇往直前之氣
國威不振兵氣不揚使人主無所倚信
其敵坐此耳
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
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
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
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
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
按孫權因周瑜之言毅然決策可謂斷
矣蓋皆識方始人當盡所欲言議論已
多事當歸於一定者主持不定則異議
不息衆心難齊廟堂之上既互異互同
封疆之臣亦且前且卻戰必不力守必
不固矣孫權以寡勝衆者以其謀而能
斷也

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
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劉備望見瑜
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
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
破之備深愧喜
按曹操破滅羣雄盡天下兵力以臨江
左而周瑜以三萬之衆破之可見矣不
在衆寡顧用之何如耳蓋用衆亦是難
事以漢高雄畧不過能將十萬人曹操
擁兵八十萬而敗先主連營七百里而
敗御之一失着兵多適足為累耳庸人
不達此義不務精簡練習有事只徒多
調兵馬必無益於緩急及事敗則以兵
少為辭夫兵校可用將誠能用兵即周
瑜三萬已自足破敵直必多哉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
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
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
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預備走
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
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
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
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
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
焱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

按曹操官渡之戰其兵十倍不如袁紹

而竟勝之赤壁之役其兵二十倍過於
孫權而反為所敗蓋因操初畏紹之强
臨事慎咨謀廣故勝也及荆州既破恃
勝恃衆把酒臨江之時不勝其滿盈驕
溢之氣故敗也周瑜之勝得之火攻衆
寡相懸難鬬實力非奇計則不可勝田
單以火破燕將周瑜以火破曹操兵法
以火助攻者明信矣

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
引軍走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
軍死者太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
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從進取夷陵守之曹
仁圍甘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士形勢自
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按曹操之勢在攻孫權之勢在守然必
再破曹兵屯駐北岸而後守可以固蓋
守之境内則勢蹙守之境外則勢張戰
守權二策然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
卒權以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
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按是時劉備當敗亡之餘基業未立不
得不借地於孫權權亦念非備無能守
荆州而共禦曹操者亦不得不借地與
備其實非不愛地也故有地則借荆州
無事則爭荆州而孫權之心可見矣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按周瑜不欲借劉備以荊州者謂備之英雄不可資之以抑敵爲後日計也孫權不從周瑜之諫者謂備之英雄正可資之以禦敵爲目前計也然權卒以借荊州爲魯肅之失計則亦悔不周瑜之言矣可見智士之計事也其見遠忠臣之謀國也其慮長人君往往舍己以從之良有以也

宗伯集卷之四十七終

刻兩部題稿序

琢菴馮先生以歲己亥應少宰之召越辛丑主外計黜陟進退多屬品裁中外稱其平允凡一切奏稿皆出先生之手後拜宗伯亦然其請而得報者則有如増序陞之條與降調某司官議處某通判諸疏即不得報而事因以寢者則有如辨某璫誣奏撫臣却某璫請給關防諸疏當得報之日　朝紳翕然以為皆銓曹數年所希有事而關防執奏甚力至　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則先生之言能動　主與　主上之知先生亦已深矣其他若申考課貪墨之法舉　冊立冠婚之典及陳災異礦稅正文體士風與臨終遺疏前後三十餘篇乜都蜿切溫厲莊婉如畫決其弊則事事中情話時務則字字堪涕兼詞易感淺語可思昔蘇文忠公每自言吾于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以今觀之先生若合為一人乃其忠誠懇至出于言語文字之外即蘇公似猶有少遜于前者盖先生居恒獨處一室至草疏則閉扉危坐執筆沉思有所得須臾滿紙間一閣筆輒仰天捶心撫几頓足意象慘悴了無人色彼其愛　君憂國直欲嘔血籲天冀幸　主之一悟政之一新而無從也既啓扉而出定省母前太夫人驚異以為兒何從得此悴容先生殊不自知其後太夫人旦夕占視至相對泣下欲勸阻而不可得嗟乎此其幽獨隱衷非天地鬼神孰能知先生哉今先生諸稿一出世故當家傳户誦無容贊述

余獨謂先生一腔忠赤悲覩所不及諭即妻子兄弟或不能窺而世多皮相之士恐僅僅以文章覘先生而未察其心思故聊爲序次如此

門人長沙莊天合撰

馮宗伯集卷之四十六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詹事府稿

爲災警異常

聖心悚惕謹進忠規以裨修省疏

竊惟臣等備員講讀夙夜積誠思竭尺寸通章句日進而旃厦稀臨每念官以講讀爲名以獻納爲職顧徒叨清華之秩時露寵眷之須曾無毫末之裨少爲高深之報臣切愧之數欲披陳而未有當也今者天災示異

聖諭省躬當儆戒之方新正勵精之一會此天之所以相

陛下也是以臣等不揣陋迂輒摩

聽臣聞古訓有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去狂遠矣一罔念即爲狂去聖遠矣一克念即可以聖

皇上聰神聖之資濬哲英明之畧所以感皇玄
鑒與望惟在一念轉移間可克念之實
莫如以義理養心以親儒臣為要蓋人
心憂勤惕厲則欲消理明安逸惰慢則
理微慾熾臣伏覩十五年以前
皇上常臨講筵操存道勝尚欲超貞觀之政
以別求十五年以後經帷罕御培養功
疎遂乃厭堯舜之道而弗講以前則上
下交泰人無異言以後則元氣壅閼下
有缺望而今且蒼穹以譴告矣
皇上試思後先之所以懸判者何居則儒臣
不親一念作輟而理慾之消長疎也昔
講讀時昧爽視朝非風雨不免乃今獨
年曠歲不得一接戚顏君猶日也宣有
千旬不見日而天下不皇皇者君臣相
隔上下不交政務必多叢脞人情必多
玩愒方
聖明在御誰敢為奸英主作事當為後法爲

一日異日無今日之英明有今日之隱[illegible]
旁落下移必從此始豈以
神聖而遠慮不及此也昔講讀時郊祀必親
遇災必禱今
皇上不親執珪幣以事
上帝者數年矣上天譴怒至於焚燬
宸居視往時旱災飄為切近若不一詣
郊壇自陳愆尤以答天意而止於遣官恭代
豈弱代者之恭爲可以謝天譴回天怒
也此時而不親郊則後何望也昔講讀
時祫祭時享齋居致虔今
皇上祭不至
太廟齋不至文華殿者數年矣方被災時
皇上所望於
九廟之靈者豈不甚切
九廟所為護佑於冥冥之中者豈不甚力詩
曰顧我蒸嘗湯孫之將意者
九廟神靈思不見

皇上已乂庶幾於恭申郭詔之時忍一磨
廟貌亦情所必至也昔講讀時推心委大臣
坦懷待羣臣今言疑其私事疑其黨大
寮既多懸缺庶官亦或另推有章奏未
必用其言有論救反以重其譴上蓄疑
以待下下懷見疑之心以事上至今廟
心之臣惶惑不敢斷耳目手足之臣逡
巡莫知所措
陛下將誰與治天下也昔講讀時起用建言

諸臣優容直諫諸疏今言官而言既以
言罪之不言天以不言罪之比者兩都
臺諫被逐既空兩月以來遂無敢以言
進者此豈真無可言直是畏
皇上積怒不敢言耳夫欲人不言甚易然臣
下之利非社稷之福也昔講讀時亦嘗
懲二三齋寺而罰止遠謫罪不株連今
因一人而及數人栲數人而及百人鞭
扑滿前追攝載道凡在僕御之列誰無

狐兔之悲法行責近自是英主美事亦
須寬嚴相輔威惠兩兼左右之臣近在
肘腋人人自危非究計也凡此諸事之
偶失皆始於
聖志之未清聖學之久廢京房易傳曰不思
道厥妖火燒宮思道無如御講臣願
皇上乘此天戒大廓天聰毅然沛然允
蹈臨御講帷緝熙聖學聖學既日修聖
度日廓郊廟自享上下謨襲寅人有言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此之謂也臣等
所言不能出廷臣等之見區區忠款但
願
皇上設誠而致行之蓋人情不儆則不奮然
以儆而暫奮者亦以儆既往而漸怠天
意不誠則不格然以誠而思格者又以
誠未至而靡應更願發愆下明詔
時不可失也天不可玩也勿以修省為
彌文勿以悔悟為細故蓋泰誓不悔則

西雍不覇輸臺無詔則海内必危故穆
能自責至進列于周書而武一罪躬卒
稱善于漢紀國無災異可謂幸矣賢君
以為天其忘我而畏之災異降罰可謂
不祥矣喆人以為天心仁愛而勉之
皇上優加垂察聽臣愚計臣等得執經從事
精白承休則有大榮矣不然者臣等實
曠官是懼有引身求退而已安敢用素
飡而趨丹陛哉臣等干冒

宸嚴不勝惓切屏營之至

為遇災思咎自陳不職懇乞
聖明俯賜罷黜以荅天譴疏

臣本海濱賤士才質無取謬蒙恩擢掄
置館局又得從講臣之後以史鑑進講
誼當陳古今得失善敗以備法誡而臣
濫竽八年尚本一望屬車之清塵循故
事撰講義又拘滯無所發明竟不能有
消塵微露裨益山海以荅天地臣甚自
愧仕歲復承簡擢贊佐三禮官序益進
尸素如故比者法官焚燬
聖躬震驚古者以人事配五行在禮為大禮
失其官謫見於天故有警儆之災以戒
不治臣寔佐典禮臣何所逃罪夫為講
臣無益於主德為禮臣無益於主德為
禮臣無益於國典當
聖主警惕勵精之日綜覈庶事澄汰百職宜
莫先於臣伏望

皇上將臣即賜罷斥別選良臣以佐邦禮臣
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銓部稿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
聖明謹天戒憫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晝
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大
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
犯已為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堯拱中有之而今
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
為九列同國休戚安有災變若此而恬
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
祥民不安則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
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
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
礦稅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
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
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彩盜公行至殺職
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
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臣等豈
不仰體第奉差諸使各國其私跟隨奸
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
先瘠民方能肥己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
務剝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
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
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
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於
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
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本
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
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
難訴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
窮民心猶固今以剝骨之窮抱傷心之

恐一丁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已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驚誰心爲可保首夫咋掙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於何取兵於何取餉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大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摟括之奏又見允行即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既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不保何有於官官且不安何有於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榮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稱爲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黄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嚴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即有深冤誰敢辯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板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

詞遂令投牘至陛之流擬此生殘攝虐
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尤何地不可為
金穴何人不可為攫滿已同告緡之令
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
夏戴君恩之奏又得
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
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
寧有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
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

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小民可
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釀奪之
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
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
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
九廟之神靈所恃者
九重之英斷耳臣等不勝懇祈待命之至
為撫臣待命已久封疆關係非輕懇乞

聖明畨賜批發以便責成疏

竊惟天下大計欲興吏治莫急於腹裏
之撫臣欲飭武備莫急於邊方之撫臣
地不可一日缺人人不可一日曠事至
公以衡其用舍至斷以定其去留使其
心無嫌猜事無顧慮然後可以展布四
體綜覈釐整致理之原莫先於此今天
下巡撫中待
命未下者四人久缺不補者一人請為

皇上陳之宣府巡撫王象乾先因科臣參論
奉
旨留用再疏自理固乞勘明臣等看得本官
節省獨多悉勞不避擬令照舊供職已
經兩月未奉
明旨本官前蒙留用既不敢屢牘以乞歸後
請勘明又不敢開門而視事宣府外鄰
驕虜內拱京陵若撫臣終日杜門則邊
政何由整肅臣等靜

皇上之批發者一也山西巡撫魏允貞廉潔正直當為天下清官之冠臣等實心重之但其家有老父九十有三兄弟三人惟貞尚在報親日短報國日長即有傾陽戀闕之心可勝愛日瞻雲之感乞歸之疏十有三次念其獨子實出至情況係邊臣更宜體悉是以臣等覆擬准其歸養已經一月未奉

明旨夫臣子捐爵祿以養親可以觀孝

朝廷畀臣子以將父可以勸忠於臣下為至恩於清時為盛事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二也遼東巡撫李植撫治衛邊素敢任事因虜騎之突入致撫按之相持氣以激而愈爭事因爭而漸大各操一心各持一豫不但承委司道無所適從亦恐將來紛紜何時可結臣等與兵部都察院議速吏王業弘之差以查勘付之後人暫解李植之任以效用俟其異日已經兩月未奉

明旨本官辯疏求去不妨允其暫歸如尚愛惜其才亦當諭以任事若但留中不報聽令退進兩難當犬羊交伺之時既當防其再入處鷸蚌相持之勢又當慮其兩輕倘致邊疆之柄別有所歸恐於

國家之事貽害非小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三也雲南巡撫陳用賓先因科道糾拾奉

旨留用本官辯明之後又復以病乞休臣等以其閱歷已深事體亦練但歸心既決王事方殷更俟再疏之來又出半年之外是以覆擬回籍調理以俟後用已經四月未奉

明旨竊念滇省多事密邇緬酋外有震鄰之虞既憂蠶食內有同室之鬬又復鴟張若不定其去留何以資其彈壓臣等請

皇上之批發者四也福建巡撫金學曾以[illegible]

乞歸奉
旨回籍調理遂蒙廷推六人未蒙點用福建
去京七千餘里學曾候代已是半年即
使此時有官到任仍須數月可令瀕海
之地久無仗鉞之臣即學曾志專報
主不以三已之令尹為嫌而各屬人各有心
歸無以五日之京兆相待兵政何以振
飭憲體恐至陵夷前官既去而尚留已
繫其將歸之足後官久推而不用又灰
其向用之心臣等讀
皇上之批發者五也以上撫臣或係沿海或
係沿邊並以綱紀之官典封疆之任
朝廷使持綱紀之人重則
陛下之綱紀重矣使守封疆之臣重則
陛下之封疆重矣上待之者重則自待必不
敢輕自視其事急則其下應之者必不
敢緩若上視其官可有可無則名雖任
之而委寄之意已輕彼視其身可進可

退則名雖任事而有戒之心漸懈屬吏
視其事可行可止則名雖申飭而粉飾
之態必多小民視其令可從可違則名
雖奉行而警惕之心必少以此安內下
僚必至於輕上官以此攘外夷狄必至
於輕中國臣等竊謂百官員缺皆當速
補天下章奏皆當速下而就中最急最
要者則巡撫去留是也臣等謹效古人
補牘之義將前疏節畧進呈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俯賜省覽併近推延綏巡撫
一併批發施行庶幾封疆重寄不至久
虛綱紀重臣不至久缺文治可興而武
備可飭兵
為陽春屆期典禮萬分難緩懇乞
聖斷查賜允行以重國本疏
臣等竊惟
朝廷舉事必順時令而後可以迓天休必遵
祖制而後可以嚴國典

則冠以來歷代建或以四五歲或以十餘
歲或十九歲猶未冠立者前此未有也
十五歲而冠十六歲而婚即我
皇上睿齡十有九已有聘之祈至次年而
皇長子生若十九歲而不婚不冠前此未
有也臣等前以冠婚為請蓋先其急者
而後及其大者乃蒙
聖諭冊立冠婚一併舉行蓋先其大者而併
及其急者

聖謨睿斷萬萬非臣下所及臣等未及期不
敢言遵
聖諭也已及期不敢不言亦遵
聖諭也待
命月餘未蒙批鑒
聖衷淵默或欲俟兩宮之成乎而禮不必俟
也
皇上所居曰毓德毓德嘉名也就此地以行
青宮之禮甚宜稱也斯干之詩蓋為落
成而作曰宜君宜王則有立元子封眾
子之象焉曰維熊維羆則有保子孫垂
似續之義焉今若沛發德音舉行大禮
比至兩宮告成
六龍還御吉祥善事如斯干之詠無不畢集
臣等以為兩宮之建因三禮而增華三
禮之成不必因兩宮而始舉也喜事臨
近之
音屢諭戶部得無欲俟該部金寶之進乎而

勢不能俟也
皇上大婚費以十七萬戶部所進不啻三四
倍矣
皇上有儉德而
皇長子典禮所費乃遠過之恐亦
皇長子所不能安者也且買辦珠寶之額
以二千四百萬而天下賦稅之額止四
百萬即使不充國用不發邊餉亦須六
年乃足若以必不能給之費必不能應

之命欲取盈而[illegible]舉事則幾無時矣臣
等以為珠寶之進元于大禮無重輕大
禮之舉亦不必因珠寶為行止者也伏
乞
聖慈勅下該部擇吉具儀乘春明之候舉
冊立冠婚之禮則吉慶萃於
九重而歡聲騰於萬國矣
為內使侵越職掌懇乞
聖明嚴行戒諭以一政體疏

比者張忠參論夏縣知縣韓薰奉
聖旨云云韓薰為中官論劾已蒙
聖恩寬處臣等豈敢復有煩瀆但上關
典制下關職掌有不容默默者夫舉劾必付
之撫按者何也撫按職在察吏者也採
道府之公評訪里巷之輿論其賢其
也否其有才地不相宜者據實上聞然
猶下本部題覆而後處之今張忠徑署
才力不及徑擬量調簡僻非法也比者

潘相留己望王官沈一撈為通判已竊撫
按薦舉之權張忠徑擬韓薰為才力不
及又侵撫按參劾之權使中使而可以
參人薦人則
朝廷設撫按何為哉有司守正以犯中使
之怒則不可以為官枉道以徼中使之
喜則不可以為人臣等亦不知有司何
以自處矣蓋中使奉
命而出有司原非敢相侮中使亦自與有司

無讎止據供應之豐儉憑參隨之喜怒
而地方更有一種土豪猾吏屢犯大罪
者乜逃入中使左右有司皆不敢問一
問即禍立至矣張忠之參韓薰實出部
民李成業膚受之愬彼既以數語塞其
耳以一手障其目以為其所欲為任其
縱橫則剝削小民以啗中使一經發覺
則激怒中使以甾縣官即張忠疏中所
云李成業毫無過犯因遇按訪察而抵

解刑繫者蓋其本情也夫中使可以明
撫按舉劾之權所侵在官守部民而
可以陰操州縣去留之命所壞在紀綱
皇上乾綱在握左右無敢壅蔽欺罔而奉差
諸使乃敢顛倒是非侵官越局假借尊
命以逞其私臣等竊恐漸不可長而祖
宗不可訓也漢世之末守令多出中官
門下貪濁混淆相與爲一而後天下大
亂若中使而可以舉人劾人稍有志行

者皆以異同取罪而回面汙行之士乃
始公然與中使爲一同取諸百姓而分
置於其橐中使可以牢籠有司有司可
以交結中使比之漢時更便更速蓋漢
時不舉劾而今日遞得舉劾故也臣聞
守法者當慎其始一侵之無所不侵矣
今日守
國家之法正當從一判自今始故敢據法
以請伏乞

皇上嚴諭太監張忠以後止管理礦務毋得
干預地方政務官員賢否其韓薰應否
應調仍聽撫按查實具奏庶公論在天
下大權在
朝廷而各處内臣亦懍懍奉法矣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三陽屆節三禮屆期懇乞
聖明早賜舉行以隆
宗社大慶疏

臣等以
成諭久頒
大典宜舉屢疏披陳未蒙
賜報臣等切惟儲爲春宮震爲長子舉大禮
宜以春謹以立春之日合詞上
請謹按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婚禮之行率以
仲春詩人所爲詠桃夭也今遇新春
皇子年十九矣見正月矣屆指則仲春矣
考古禮參時令無一毫不合者禮不可
更緩時不可更待惟
皇上垂聽焉臣聞漢臣有言蚤建太子所以

重宗廟也冠必於廟婚必廟見
皇上臨御二十有八載而
清廟之中始見此盛舉在天陟降寧無快然
皇上試推
祖廟之心而禮可速舉也父母之愛子也又
愛其子之子
皇太后自含飴弄孫以來日盼盼焉望其成
立也冠禮行始勝衣冠矣婚禮行始望
似續矣于以及子鴻儀快覩於東朝孫
復生孫懽喜倍增於長樂
皇上試推
皇太后之心而禮可速舉也夫舉大禮者緣
人情者也時未至不敢舉愛惜之也時
已至不得不舉體悉之也無論
累朝以來代有彝章即我
皇上十歲而冠十六而婚至十九則莞簟之
夢已徵震風之祥已協矣自天子以達
於下禮即不同人情不相遠也

皇上試自推其心而禮之可速舉也往時未奉
三禮並行之諭羣[illegible]不日夜以憂者
及去歲沛然
發德音無不相向手額以賀者未及期無不
引領翹足以望者及期無不萬人一心
萬口一詞以請者喜極而望望極而疑
疑極而憂已而得所請則又復大喜此
其故何也欣戴
皇上而因及於

皇上之子遵奉
聖諭而必覩於
聖諭之行耳
皇上試推中外百僚遠近萬邦之心而禮可
速舉也蓋臣等今日之請與往歲異往
時陳請雖切
成命未頒諸臣廷諫之意多發端自下而
上繇之今日之事則
聖諭定於一年之前而公請於一年之後故

臣等將順之意多決策自
上而下守之夫
儲宮天下之大本也冠婚天下之大禮也
君父有成命而臣子奉之天下之大順也去
歲有成言而今日踐之天下之大信也
願
皇上敦大信成大順行大禮建大本以安
九廟之靈奉
聖母之歡於

天子益尊天下益安而中外百僚遠近萬邦
之心益服臣等不勝欣忭懇請之至
爲行取原係舊章守候再經新歲懇乞
聖明速賜考選以光聖治疏
竊惟行取一事始於前年十二月至去
年正月以後則各官皆集
輦轂下矣屢經臣等題請考選未奉
明旨間臣疏揭亦僅報聞臣等自念開部大
臣尚未能有所感動況於疎遠下吏覊

旅孫臣即有情苦安能自達於
九重之上哉顧臣等所惜乃在典制政體未
治人才而各官守候之苦猶其餘耳
國家設官極重言路選授之法特異諸曹
各官先任而徐考其成言官先考而始
授以任是雖鉅典夙號至公今諸臣已
奉徵書來集
闕下既離舊任未授新銜既不得即列臺
省之班又不可遽改曹郎之秩今日在

內之侍從如此其匱乏在外之守候如
彼其艱難人不得官之榮官不得人之
用
祖宗以來並未有虛官次宿王言越歲經年
如今日者使後世謂二百年之行取至
今而遲二百年之考選自今而廢
祖宗令典一時隳之甚易後日復之甚難此
臣等所為典制惜者也事各有宜政當
識體前後相應是謂有章昔季布見纔

已而都罷當時尚謂以一人譽而召
一人毀而罷恐為有識所窺況此徵召
之臣並奏循良之牘其召之也似欲用
之其不報也似欲置之召本有名置之
何罪使人寄官於不內不外之地寄身
於忽毀忽譽之口而
朝廷政令亦在不用不舍忽行忽止之間
如雨垂落而旋收春已和而乍冷以前
博訪精選之

旨都無歸着詢加納讜之意總屬空談此臣
等所為政體惜者也外臣華選無如行
取不但上藉忠規亦且遠資激勸今諸
臣來從下國如望班生之塵及其已至
都門徒索東方之米彼下僚亦皆有俸
謫官亦皆有官諸臣乃無職可供無俸
可食使天下之士有拊襟裹足不敢自
前之心皆謂士宦何必好官好官不過
行取行取不過旅食都門耳反不如優

淹歲月儘可序遷何必勵精博此徼名
是使平常借口材雋及心撫按舉薦何
為部院採訪何用畧無風勸人誰信從
此臣等所為吏治惜者也天下人才惟
上所養奬之則長抑之則消世既須才
才必資氣士氣振則才亦發舒士氣餒
則才亦退縮諸臣始進譬如花木向早
春發蘂傾初日已遭頓挫不任摧殘氣
既沮矣才於何有且天下見前歲斥逐

之易今日登進之難皆將妄意揣摩多
方規避畫化百錬守彼三緘默消松栢
之爲聲斷梧桐之鳳言者既不敢吐任
者亦不敢爲率天下之士而歸於依阿
唯諾委靡退阻必自此始臣等所爲人
才惜者也此四者於時於勢萬萬不可
冉緩而臣等一念爲國赤心更在
聖德聖度又不止如前所稱四者緣諸臣待
罪既久中外相視求其故而不得或謂因前

有觸忤不欲後人效之或謂因朝有擬
失不欲下臣言之事未必然人言則已
然矣夫人臣誰不欲常保身名誰不欲
結知
君父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自絕雨露之私或
出忠悃不忍不言或關職掌不得不言
即在前人尚有可諒況以前人之觸忤
杜後人之進用豈受氣恥李代桃僵譬
如江湖之舟偶有抵觸帆影既過浪痕

已平豈可更執後舟欲償前罪治亂之
跡具在前史不論衰職缺與不缺但論
言路開與不開本無缺政彼自妄言設
既妄矣我復何損若其有缺正當求言
我方求之轉爲我益惟夫朝不受言人
不肯言前有奸而不知後有亂而不覺
此乃爲損耳自古言官之杜口比於仗
馬之不鳴彼則但使立仗而不欲求其
鳴今則恐其長鳴而先禁其立仗得之

青史人其謂何

皇上數年以前求言納諫鴻瑰執簡法從如
雲以今日之蕭條例往時之全盛孰得
孰失事自了然若登用不效罪在諸臣
考選不精罪在臣等至於早發
明旨惟望斷自
宸衷則聖治益光聖度益廣兼可以存典制
明政體興吏治養人才此方春布令第
一義也新歲之始諸臣見臣等於公署

臣等相顧太息一草一木皆已萌芽而
諸臣獨鬱結不得盡其才四序八風各
自宣布而臣等獨黯淡不得盡其職既
憐諸臣無自愧也故不憚其說之煩瀆
若此惟
聖明留神少加察焉

爲仰繹
綸音俯循職掌懇乞速俞考選以光盛治疏

本月十九日該閣臣沈　揭帖奉

聖旨行取之選自有該部院題請何乃諸臣
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非有
他故也卿言科務寥寥恐有廢事之憂具
見忠愛詳悉便着該部院查有候補起復
的分別奏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久以
考選具題未蒙
批答中外皇皇莫知所以恭誦
明旨始知
皇上原未厭薄言官止以瀆請紛紛遂致淹

久既不欲要譽沽名者求於職掌之外
又不欲秉銓執憲者失於職掌之內臣
等不勝欣戴不勝悚服即將候補起復
諸臣分別奏用已復念諸臣家居日久
事故不一既未必能盡來即令就道[illegible]
遠近不一又未必能即至即令盡至[illegible]
於額設之官尚自多缺各差職業尚[illegible]
難兼盖[illegible]
國家設南北科臣五十七人今僅存[illegible]

十三道南北百四十人今僅存五十二
人此皆不及原額十之二三即增以新
補十餘人其在一時急用臣等尤恐其
未副也今諸臣在北者或一人而兼三
差在南者或一人而署九篆患病不得
請差滿不得代侍班借及於中翰監禮
取盈於幕僚所虛者
朝廷之命官所誤者
朝廷之政事臣等職在用人安忍不言凡

行取諸臣聚之則但見其多分之則尚
苦其少以四五十人而加以體訪加以
考選分為北科南科北道南道及南北
各部屬官每一衙門所增能幾何伏望
皇上俯賜俞允使天下知以前之稽遲者因
諸臣之瀆煩今日之
俞允者因部院之題請而臣等所以得盡其
職者皆遵
皇上之明旨諸臣所以得效其用者皆出

皇上之德意勿論感恩圖報當益倍於往時
即傳之四方增益
聖德聖政者亦非小補也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為遵奉
明旨查革積弊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本部尚書李戴等題為奸吏非禮投送

大干法紀乞賜嚴究以塞弊竇事奉
聖旨這奸吏投送銀器文干法紀着法司嚴
提究問依律重擬其袪冗役裁頂首禁餽
遺緝走空等事行部裏嚴加從實整頓以
絕弊源毋得因仍姑息致令法紀日壞欽
此又該本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趙邦清
奏為異常奸吏結黨陷害官長因而賄
投銀器希圖中傷事奉
聖旨這都吏如何輒敢將銀器賄投本部官

好生贓汙放肆王烗遣厮並李熠王炫都
着法司嚴提鞫問從重擬罪具奏考選頂
替等項着吏部勘議停當来説欽此欽遵
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才能駑
下待罪銓衡夙夜在公誠不敢不竭力
以圖報稱惟是事如蝟毛弊如鼠竇耳
目之外寧必其無伏奉
聖旨責臣等以整頓屬臣等以勘議臣等不
勝悚仄除王烗李熠王炫等拿送法司

嚴究外謹以先年生弊之由與今日流
弊之極及目下救弊之策分別四款敢
為
皇上陳之
一裁頂首看得頂首相沿夙稱積蠹先
年曾創遞減之法開告罰之門始未
嘗不振刷而後卒淩夷也此存其一
彼增為二前增其二後益為三人復
一人日復一月積漸侵尋滋夥至此

若從兹一切釐革使歴年積弊斬然
一清豈非臣等至願今上自府部下
至州縣未有一衙門無吏胥未有一
衙門無頂首頂首之吏幾數千輩而
弊之相沿歴百餘年以百餘年之弊
而獨使此時此輩當之盡奪其所以
為命則數千人皆洶洶不堪矣故與
其驟而革之使衆擾而法不可久不
如徐而裁之使法行而人亦相安合

無查照先題
准遞減事例申飭力行遇各吏滿日將出過
銀數裁減四分之一以後依次遞減
責限四吏之後盡數革除每一吏減
除既畫該司具實呈堂以憑查考敢
有於裁減之外私增一分一文者以
彼此俱罪之贓論不論當裁分數多
寡一併查革其有作弊騙錢事發參
送治罪之外亦不論當裁分數多寡

一併查革惟守法少過之人始聽其
漸次遞減而減至四次大率十餘年
亦已盡絶則名雖量裁實盡革也中
間如有願將項首鬮棄聽從告明分
別銀數亦照先經題
准吉鬮事例量免省祭復考等項庶幾法行
有漸人亦易從四司都吏當該及各
項效勞人等役滿即令截日出缺不
許私引下首以圖需索並聽驗封司

糊名考試分南北字號就中考中隸
内遴選撥參南人北人各一半捐納
取用撥參者一秉於公頂替者一裁
於法其在京各衙門吏役人等項首
一體照例裁減施行伏乞
聖裁
一裁冗役照得臣部事務煩重法紀森
嚴跟隨人役皆不得入是以門前堂
上後堂大房及書寫人等舊額設有

執事官吏與月現多漸至冗濫先該
本部尚書孫丕揚銳意裁汰壁行至
令法久弊生人情玩愒間有事本無
謂而專設一役亦有一役可辦而分
屬二人甚而舊者業已滿役而不出
新者尚未補役而先入吏有一種外
家人名色不隸於官而隸於吏需索
分例傳遞消息賣皆此輩為之均當
一體澄汰難以姑息古稱省吏不如
省官臣竊謂省官不如省吏蓋官方有
限吏弊無窮省一吏之役即省一吏
之弊吏少一人之欺弊即官省一人
之防閑如門吏書房後堂報朝官等
項臣等皆已酌量裁簡仍置簿籍以
稽其入定年限以勒其出通查各司
以袪串通盤據之奸註定行頭以杜
越例牽引之漸如有已過期限而又
懸衙門及更改名姓而賞緣再入及

官吏家人擅入各司往来作弊透漏官事者定行問革仍枷號治罪庶幾法行自臣部始而公署可肅清也其在京各衙門冗濫員役一體裁省伏乞

聖裁

一緝走空賑得臣部選官先以當堂考試定其官後以信手掣籤定其地衆目所視即臣等欲以一官一地私一人亦不可得近日乃有一種奸徒專以指稱誆騙走空撞太歲為生計每遇選官入京輒言我能識認書吏我能鑽求屬託不用見錢可得美官選官来自遠方未知部中事體一聞其語頓起妄心暗立合同明寫執照總計一官應得之缺不過四五則四五人之中亦或有以賄合彼遂執券而責如契如笑即本官明知官由考試地憑掣籤的係被騙欺亦如啞人飲蘗不能自語此輩反持律例重法以恐喝之前誘以說之所必入而後嚇以法之所必不敢言此選官所以飲恨而此輩所為得志者也臣等屢行申飭亦屢經拿獲如莊仁等已經枷號示懲吳順齋等已經參送法司治罪其餘未經發露者尚多欲絕此弊莫如開選官自首之門以杜此輩誆詐之路凡選官入京遇此等奸徒来相誘引據有實跡擒拿到官定行紀錄優處其有已被欺騙能自悔悟亦許赴部呈稟但將走空之人枷號遣戍本官以自首免罪依舊領憑到任惟以後之發奸為功不以前之被誑為罪後日賢否毫不相妨若臣衙門書該都吏及効勞人役敢有需索誆詐干犯法紀則比之外人情更可

縣而選官能指實跡赴部呈禀者劄
本官持身守正可知定行即時優處
仍乞
勅下廠衛衙門及五城兵馬密切體訪不拘
在官在外不時訪拿盡法處治伏乞
聖裁
一禁餽遺看得交際之禮古所不廢然
古人投以桃報以李贄以雉見以羔
鴈一何儉質雅素也未審何時乃變

爲折帕之儀則幾於利交而寵賂矣
臣初入京大書榜文嚴禁一切餽遺
而積習難更餘風猶在即今民窮財
盡饑饉流離豈可吏剝貧民垂死之
膏爲貪吏結歡之具大計在邇黜陟
惟嚴書問交通已爲不可函儀薦賄
抑又甚焉除臣等當事衙門義當門
無私謁凡無私贖敢有投送禮物不
分多寡定行據法參究其餘內外官
員一切折儀俱宜禁革犯者不問書
行賢否但以計吏之時通書送禮即
係營求結納定以不肖劣處其有已
挂吏議明知不免而多齎金錢廣求
奧援仍以有事用財鑽刺打點依律
坐罪本部及科道官察訪重參併
勅下廠衛及五城緝事衙門一體訪拿施行
伏乞
聖裁以上四款皆釐奸剔蠹之要行之以斷

持之以久未有不可革者臣等請更言
其本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
於利吏無榮進故利重於名故天下有
自愛之官而無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
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
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
轉一司數月即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
始練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
察積年之吏眞以新舊相代因而沉[illegible]

冊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便有輕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徧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徧而一司之事反不精專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爲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最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冊

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伏惟

聖明裁定敕下臣等遵行謹題請

旨

爲勦播重務愈處愈惕愈費愈艱敬循職掌懇乞愼議兵食嚴申法紀究積罪以除久患疏

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前事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臣等會同兵部都察院看得貴自土民許奏以來煩

明旨勘處者凡十年許迄今難益大禍益慘皆前後地方官意見矛盾經紀外錯以至於此如始而奉

旨會勘則四川主撫貴州主勦既而承

命討賊又四川進兵貴州不進兵既執之又忽縱之既縱之又忽勦之彼此參差首尾衝決此前車既覆而後轍宜懲者也

嗣後勘者完局面於一時未能制其死命撫者棄守備而不設又適啓其狡心王士琦以撫罪而欺隱多端江東之以徼功而僥倖一擲貴竹之敗書既奏綦江之失事繼聞撥其始終總非勝算未露逆形而持之反急既露逆形而應之反緩再勦而王師不返屢撫而賊意轉驕先後當事諸臣寧辭其咎科臣欲懲奏事於既往責戰功於將來制勝要機

無先此者臣等揆當時事勢之難易率今日士論之異同葉夢熊已經物故法無所加譚希思已爲民王繼光薛亨已閒住罰蔽其罪邢玠奏辯已詳屢奉
明旨處分無容再議其餘若艾務縱未結之囚以閙事端不撓其官何以謝川民之恨況核其撫蜀之狀覘建言之初如出兩人林喬相違擒治之約以誤鄰省不正其罰何以服王繼光之心但據其失約之罪比喪師之罰當從末減江東之覆軍隕將視川中失事更慘又繼光輕舉於請
命之後尚欲張中國之威東之以致仕之官生事開釁則全欲以萬民之命博一官之復原情當從重論白石之敗胡應辰爲監軍則兵事係其專職撫臣既已閒住應辰豈得獨輕合候
命下將艾務革職爲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江東之追奪
誥命至於王士琦及莫睿張與行馬效武已皆奉
旨行勘合無速催巡按御史據實嚴勘奏至隨事重輕以定其罪以前司道縱賊者未運昌已經罰治其後以東征而出之重慶者府道官未經指參相應併行查勘俱限本年十二月內銷王貽德侯問明另請發落其一切功罪總聽播事報完之日彼處督撫查明具奏定奪方今大兵四集事難再誤故臣等不避嫌怨槩擬處分使後之督撫司道官無如江東之之徼功艾務之縱賊林喬相之依違胡應辰之輕率王士琦等之欺蔽庶前之失事者既懲而後之任事者益勵矣奉
聖旨艾務着革職爲民林喬相胡應辰革職閒住與江東之俱還追奪誥命其餘俱依

宗伯集卷之五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科道考選踰期部院職掌久廢懇乞
聖明俯念勢窮情迫
特允臣等屢請以光盛治疏

臣等遭逢
聖主待罪部院以用人為職職掌之大者無

如考選一事乃至曠歲不得舉行僅僅
以一二塞責坐視其廢墜而徒諉於無
可柰何非特不敢亦不忍也近日行取
諸臣以憂去者數人以病思去者數人
又合詞赴臣部院求改別衙門以圖效
其尺寸之用夫諸臣千里遠來一年久
候豈不戀清時豈不覲華選然而求去
求改者此其情可念也諸臣離官次辭
父母捐妻子而旅食於都門之外垂橐
而至懸釜而炊旅食之費更無所出近
既不得慕
又不得慕覲進既不得服官退又不得
予告諸臣之情亦苦矣部院之職總達
羣材業已親承
恩旨徵召諸臣乃不能以諸臣之情感動
明主緩言之既格而不入急言之又恐以激
而債事欲從諸臣之求歸則一旦有考
選之

旨臣等以何人應之欲從諸臣之求改則
祖宗二百年之令典廢之自臣等始進之不
能使其說見聽退又無詞以謝諸臣朔
望相見何以為顏坐卧念之何以為心
而臣等之情亦苦矣在諸臣猶有部院
可以責望臣等更無可責望在諸臣猶
有義命可以慰解臣等更無可慰解諸
臣之苦皆自臣等貽之則臣等之心比
諸臣更苦伏誦

明旨行取考選自有該部院題請蓋直揭臣
等職掌以示臣臣等不請為失職請而
不得亦失職持衡秉憲何地何官而可
容此失職之臣為也用是不避煩瀆再
四懇請伏望
聖明俯容臣等考選列名疏請點用庶
典章不至久曠職掌不至久縻諸臣幸甚臣
等亦幸甚

為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清

銓政疏

竊惟吏部以用人為職者也用天下才
宜以天下之心為心其道當公平正直
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
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
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
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於闇溺之處
出而號於人曰輕重幾何長短幾何衆
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開共見則
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器
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illegible]
也舉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illegible]
於疑竇以府天下之怨其何能濟故[illegible]
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於洞無可疑之
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
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
言其苦在人獨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
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
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

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
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
援之於公尚自非公況於假事以求轉
官飾情以求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為詞
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
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
轉不勝其觖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
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

法自持於已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
暴於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
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
安得不疑議叢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
也臣等竊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
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
事設為定格一以實俸為主每於月朔
即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

者開名呈堂揭書於壁京官除京堂陞
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
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
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
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
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即先列名於下以
候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
轉優轉者照舊於大選之前總疏類題
外其係自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

選司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
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
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於下
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異才難
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
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於下皆與天
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
冠於下次之首其有地方遠近才分繁
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酌

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
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熟矣其熟則
同其為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
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
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於名下亦
與天下共聞見之畫剖藩籬洞開門閭
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
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
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

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為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為不然宋神宗欲驟用蘇軾知制誥韓琦以為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

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為屈抑也丈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為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望士大夫悉臣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為梟獍惡臣大蠹國計首倡阻撓屢抗欽命疏

吏科抄出山西稅務奉御孫朝奏前事奉

聖旨這奏內巡撫魏允貞倡異抗命煨燼木

植攘尅貪濫事情便着該部院參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惟

皇上不因中使之言遽有處分下臣等參看處事欲審持衡欲平甚盛心也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陳渠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議從公從實看得山西巡撫魏允貞稟性太剛任事太執處人太峻其自操持甚苦因欲推以繩人責之處者或不能堪然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廩

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
妻子晋中士民皆謂巡撫但飲山西水
耶臣等細考允貞平日之事參以孫朝
命日之言允貞孤立獨行多讎少與耶
閣部大臣時有爭論其不能屈意奉内
臣可知孫朝讓中至欲食其肉寢處其
皮在
皇上面前尚且如此罵詈其在彼中盛氣加
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爭撫臣既
參内臣内臣亦參撫臣此乃二臣兩相
抗而相訐非臣下敢抗
詔旨也其焚燒木植一節或係奸民放火或
係鄰火延燒事在彼中難以懸斷若謂
其貪濫擾尅贓至三十餘萬兩則臣等
敢以百口保之允貞原籍南樂去京不
遠
皇上試加體訪其房屋大小田產多寡事之
虛實當自了然若指廉潔為貪濫指節
省為擾尅使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
貪官聞之有以籍口非所以昭平明之
理也臣等愚昧竊見天下事相濟則成
相爭則壞請宜
嚴諭二臣協心體國調停區處額數以内速
行解進額數以外不得騷擾務期上不
病國下不病民如其復有忿爭當兩發
章奏平其得失若撫臣之疏不報内臣
之奏獨行其於國體政體兩為有損蓋
朝廷之重惟在紀綱紀綱不能自行則必
付之撫按若執法之人不重則
朝廷之官輕而法亦隨之今以巡撫重臣
因與中使相爭而罷則何以彈壓衞邊
激揚大吏即有官民貪贓攘財之事更
復何所畏憚合一省而奉一内臣又合
羣小而哄一内臣奸弊叢生誰敢究詰
則財之入於國者幾何而出於民者幾
算矣且宮府當為一體内外皆是王臣

談官虛心以觀之平心以處之若此時
處分稍偏天下聞風而起內臣日以麥
訐撫按爲事內臣之左右日以撥置麥
訐爲事撫按不堪亦必執奏彼此紛紜
蓋費區處竊恐
朝廷自此更多事矣臣等區區愚心誠爲
國家惜體統爲
朝廷惜舉動實不私一允貞伏惟
皇上裁察

爲中使釀釁多端飾詞過實懇乞
聖明察事理收人心以消亂萌疏
臣等聞唐臣李晟有言知朝廷得失而
不言何以爲臣臣等伏見比來稅課日
亟拿解日繁既不敢驟諫又不敢緘默
人自爲說又恐傷煩故敢齊心合詞以
聞於
陛下竊惟自古小人欲欺君罔利必誘以說
之所必入而激以氣之所易動使人主
一聞即怒其意轉堅而後可以假竊威
福從中取利雖至壞國體傷士氣叢民
怨而已不與其憂今之紛紛言利者皆
誘以說之所必入者也恐地方官員不
堪擾害或有異同則以阻撓之說先入
主聽凡有爭禮爭議不善奉承者皆以
阻撓坐之上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
說進安得不怒恐天下百姓不堪必致
激變變則已且得罪則以主使之說歸

罪有司預自解免以先入於主聽凡有
民怨民怒呼噪爭執皆以主使坐之上
固疑其有是而彼即以是說進安得不
怒乘機之易入借迹之相近假作張皇
之狀濟以誣誕之詞但得
陛下一怒則入之罪立成而已之是非曲直
更不復問以致雷霆屢震繫逮紛紜始
辦吳寶秀逮矣推官華鈺逮矣知州甘
學書逮矣知縣吳宗堯韋國賢王正志

英才充逮矣爰撫奉兵備逐而有司之
讁者斥者不與焉彼既陰操上之喜怒
而明制下之禍福因以恐喝天下奴隸
有司魚肉百姓天下知而不敢言言而
不得入幸而奉
旨詰問如中書程守訓不過罰俸兩月而止
陛下試虛心觀之諸臣即有罪視守訓輕重
大小何如哉彼以所侵
朝廷之錢用以買
朝廷之官因而膺
朝廷之民壞
朝廷之法有寃如山寂無一事而銅臺之
長稍忤中官朝服冠裳夕被桎梏大罪
見釋小過見執無乃失事理之平乎此
猶
國家臣子耳臣子猶之婦也若諸生則聘
而未醮者也今以未醮之婦而翁姑先
已束縛而笞箠之里黨觀者謂何哉廣

東舉人勞養魁等逮矣遼東武舉生員
鄧承舉等逮矣雲南生員張聚奎等逮
矣湖廣生員沈希孟等十餘人又逮矣
以中使差役之橫至於搶人之財姦人
之婦揩人之乳暴人之骨人情危急號
呼自救亦不擇音又盡以為鼓譟而執
之道路觀者皆謂此輩誦法孔子何大
罪而繫虜若此凡其同類有不傷心酸
鼻者乎
憲宗時內臣王敬陝英與千戶王臣假購書
採藥等項公差詣蘇州之民諸生陸完
等與之相鬨巡撫王恕奉疏至
朝廷逮三人下錦衣獄王敬陝英充學軍
王臣棄市諸生不深罪也今日陳奉等
之罪不減王敬陝英參隨橫肆過於王
臣遠甚諸生即與爭不過如陸完輩而
稍甚耳撫按之疏不報內臣之疏獨下
諸生南冠而縶不得望而欲雖不一請

也無不與

憲宗異乎以一二內臣而至於速二千二三
十人以此二三十二人之速而盡失海內
士子之心臣等竊為
陛下惜此名也夫以
陛下之官與
陛下之士尚自不能與內使之參隨抗衡在
小民吏復何言彼官與士猶須上聞耳
小民即徑自夷滅矣家搜戶括頭會箕
歛圖財致命勢如兵火拋妻賣子價比
雞豚農不得耕耘商不敢貿易號哭之
聲上徹霄漢冤憤之氣蒸為氛祲顧崇
何令
陛下得聞之財聚有必散之理民窮有必亂
之理然古之為害速而今日為害遲者
亦自有說古之取民者貧富同被之貧
者先盡即為亂矣今之取民者先及於
富富人常少未能為變貧人得緩亦亦

速變至於青脂盡竭骨髓盡乾富民盡
化為貧民貧民盡化為奸民舉遇水旱
連年饑荒接續民無可仰貸官無可賑
給弱者坐而待死強者死中求生則相
率起而為賊耳今日至未論天下亂與
不亂但問人心離與不離王道以得民
心為本
陛下所得於天下者幾何而失民心至此乎
臣等願
陛下深維大計收拾人心免逮外吏量從降
罰以收臣子之心免逮諸生以其事付
撫按問理以收士子之心詰責中使縶
給棍徒盡罷取民害民之事以收九州
四海蒼赤之心則天下幸甚若尚未也
則請責各處巡撫布政司衆議定額數
催徵類齊撫臣交與內臣解進徵者不
解解者不徵內臣但取足於撫臣與有
司更無相涉則爭端何由而起有司欲

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内臣欲加有司以
阻撓主使而不可得其餘撥置原奏等
寬盡數究遂省事息爭亦不得已之下
著也臣等深憂過計又有進於此者臣
聞域中有二權操利權則天下奸狡貪
肆之民歸之操兵權則天下猾賊強狠
之民歸之今高淮抵掌談兵事梁永諸
兵馬護衛巡歷邊疆而陳奉所招民兵
至數百人出入被甲冑執干戈以自衛

此其漸不可長也
陛下試觀此等形狀若非害民至極何苦與
之為讎若非人人欲殺何事而陳設兵
衛若此以數百人為兵歲不下萬金養
之若所侵漁不十倍於此則輕棄萬金
以養此何為今日一人倡始諸使必皆
效尤以掖庭永巷之臣挾吹角建牙之
事則與唐之觀軍容使何異古來內臣
之禍唐甚於漢說者以為漢不典兵而
唐典兵故也天下事作始甚微流禍甚
大竊之甚易收之甚難正統中曹吉祥
之亂亦可鑒矣今日宜深防其漸而嚴
杜其始臣等不勝惓惓憂
國之誠惟願
陛下自為社稷長計耳

為遼左秋防伊邇鎮道共事不便懇乞
聖明速賜議處以重邊防疏

竊惟天下最重者莫如邊臣而今日最

急者莫如遼之邊事即使文武和調將
士豫附同心禦侮猶恐不給自巡撫李
植解任候代權無統屬勢漸淩夷總兵
馬林兵備張中鴻意見不合漸生乖違
彼此之情既隔文武之釁已開此其勢
誠不可共處督臣具參前來欲將馬林
張中鴻調用而請速點新推撫臣誠為
邊方深計不容一日緩者臣等讀其疏
而不勝杞人之慮也遼左無歲不中虜

數年以來精兵既以出塞而傷西兵又以枉嬾而撤虜見無兵無將又無撫臣今秋必入入必得志夫以極衝之邊當極驕之虜白刃在前士不旋踵畏法畏官耳今巡撫候代鎮道被劾參重鎮而屬二三將去之人撫臣不能行之鎮道鎮道不能行之士卒緩之則執兵以踞急之則反唇而詬且軍伍既缺軍餉復遲以枵腹之兵抱離心之衆自春間呼

譟之後尚自洶洶不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若軍挾糧賞虜挾馬市内外相合良可寒心萬一不戒不虞致有喪敗此時失事之罪將責之新者則曰尚未任也責之舊者則曰已解任矣巡撫鎮道之權一無所屬功罪賞罰之實一無所歸以此而求折衝禦難不亦難乎馬林去留應俟兵部題覆張中鴻身為司道不能與撫臣同心共濟消弭毀衆宜力

予羅場既經論劾自當議處第念高秋在邇虜騎將入臨敵更易卒難得人度其交代尚須兩月與其使待罪之臣責以防秋不如俟防秋之後定其功罪若能調劑上下整飭兵戎仗賴俱無猜邊鄙不聳當畧其前過敘其後勞若自執成心不顧國事推委規避坐致損傷則其罪彌重不止降調矣更望

皇上速將臣等所推撫臣三員之内特簡一

人嚴限星馳期於秋防視事東交代以前仍責李植開門料理但有一日之責任即假一日之事權將失軍士敢有抗既不遵約束者大者參奏輕者徑處庶幾前後不得相委文武不復相爭内患可消而外侮可禦矣臣等云云奉

聖旨遼東數要虜患兵疲將驕該道既與巡撫不協本當調處秋防甚急張中鴻姑著策勵供職責成後功不許再[illegible]誤言以致

重罪新推巡撫已點用了
為剖良心採公論懇乞
聖明急斥中外大貪以儆官邪疏
吏科抄出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夢得
題臣奉都察院巡按廣西六千八百一
號勘劄前事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
會題南京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歐陽
東鳳奏兩廣總督陳大科等因節奉
聖旨是陳大科着回籍聽勘欽此隨即移咨

查勘去後今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錢
夢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顧龍禎各勘
回所論事情乞要
勅部院采覆施行該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
御史溫純等看得兩廣原任總督今聽
勘陳大科諸貪縱不法狀先經部臣歐
陽東鳳具疏論列隨經南京科道考察
拾遺今據廣西廣東巡按逐欵看回如
受參遊之餉儀票郡縣之贈銀侯總兵
之退贓前按臣之廉鄙種種貪黷事屬
烏有此固兩省之詳證而力為大科辯
者也至謂出自繁華闕畧細謹富貴不
期驕奢恭功不廢絲竹此實兩省之通
論而不能為大科庇者也反覆參詳大
科生平已足槩見蓋由生自世家濟登
膴仕才雖足以集事倫不足以佐塵列
屋皆披綺紈每食必陳水陸窮奢極欲
衆所見聞若大臣如此其豪華即小臣

安責其廉靜宜加議處以正士風第其
歛歷有年未章寵賂所指居官贓跡多
屬風聞既經勘議前來相應覆請合候
命下將原任兩廣總督陳大科以原官致仕
以彰清議謹題請
旨奉
聖旨陳大科着致仕
為人言屢及臣病漸深懇乞
聖明俯准歸田以全骸骨疏

吏科抄出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
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
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純等看得
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植奏為人言屢及
臣病漸深乞要俯准放歸一節為照遼
左
國家重地扼南牧之咽喉控北門之鎖鑰

僻鄰黠虜最為要害撫臣李植奉
旨聽勘業令解任該臣等會推堪任三人待
命簡用數月以來未蒙
批發致植留滯邊鎮再疏乞歸臣不暇為植
計而為
朝廷邊防計於事體真有不便者自撫按
齟齬激成聚訟撫臣既已杜門將吏亦
多羹席洶洶羣情各懷向背屯兵而不
肯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植以解任之

官處危疑之地前後顧瞻進退維谷且
虜賊累報屯聚既有情形屈指高秋預
當料理而舊撫臣將去新撫臣未點舊
客兵已撤新標兵未練以將去之臣用
未練之兵率莫肯用命之將領當屢報
聲息之虜患權無歸着事安責成且以
虜之窺邊也不出二三百里之近而撫
臣之受事也動輒延旬月之久即旦晚
命下竭歷而趨之猶懼不及而濡滯至今留

中不報卒然有急則皇可不為寒心哉
伏望
皇上深惟邊務之重且憫植候代之苦速將
會推撫臣俯賜點用趣令到任以便交
代未交代之前司道將領宜聽舊撫臣
約束如遇虜患須當同心共濟期保無
虞庶幾目前勘議早得結局而將來秋
防亦重有攸賴矣臣等未敢擅便今將
原推撫臣開坐列名上請伏候勅旨

原缺第二五葉

皆以

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叨列班行同國

休戚形勢至此不忍不言所慮者萬民

之心與萬民之口所惜者萬世之業與

萬世之[illegible]

陛下加意於臣等之言臣等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宗伯集卷之五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糾拾有司遺姦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題等因俱奉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

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才力不及并浮躁者酌量降調今該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王士昌等河南道掌道事陝西道御史周盤等各糾劾同知等官馮恂等不職乞要議處一節爲照科道拾遺嚴於藩臬大吏而亦不遺於郡縣小吏蓋有司之於民也親而近遺一不肖有司其肆毒於閭閻最速臣等之於有司也疏而遠去一不肖有司其參稽於耳目欲詳令據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有司該臣等詳加覆覈知陝西臨洮府同知馮恂貪肆保定府高陽知縣王邦靜縱黠壑詐求無藝通芑茸貪黷有聲均應照不謹例罷斥山東萊州府推官陳耀原任湖廣永州府零陵知縣今陞任周朝重耽麴蘖刑多濫用趨權勢術善彌縫均應照浮躁例

各降二級調用原任廣東肇慶府高明知縣今陞任陳振揚四川敘州府富順知縣柯文一則柔愞而民狎玩一則剛愎而事乖方陳振揚應照不及例柯文應照浮躁例各降一級調用湖廣漢陽府漢陽知縣黃思新政事非其所長文學尤堪爲範應照不及例改教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賦氣茂人甘心染指人言累寘重處何疑但本官躬踐戎行

首推兇酋亦自文臣所難若事急即需
其才事平即奪其秩似非
國家用人之體合將本官再降一級以平
衆論使天下知士有士行行稍有議雖
有功如高折枝而不免再鐫其秩國有
勞臣勞果可錄雖有議如高折枝而不
至盡削其官此又臣等所爲參互酌議
而用示懲勸之微權也合候
命下將馮恂王邦靜俱照不謹例革職閒住

陳耀周朝重柯文俱照浮躁例柯文降
一級周朝重以知縣陳耀以推官俱降
二級各調用陳振揚王恩新俱照不及
例陳振揚以知縣降一級調用王恩新
改授教職高折枝再降一級用伏乞
聖裁

為境土新闢疆理未定懇乞
聖明速定總制大臣以奠遐荒疏

自揚應龍逆命至於用兵經營十餘年
前後費以百萬所殺生靈以數萬然後
應龍伏天誅伐叛除兇闢疆展土威德
甚盛然以八百年未沾王化之地一旦
入我版圖其民久便戎索一旦就我羈
束譬如山花移欄土脉未習逸豚入笠
野性易驚撫之鄰境土司或尚懷脣齒
之憂或曾效犄角之力常覬地方有變
而瓜分其土萬一民有驚擾土司乘之
則前勞盡棄而後憂且滋長總督李化

龍以家難頻仍奉
旨回籍守制無論其情何情其心何心即今
臥病牀褥實不能起而任事而制府重
權又無他人代庖代斷之理然則一切
善後事宜誰當經理之者臣等竊見
先朝勤兵於遠垂勝而弗克者安南是也已
克而復失者交趾是也遠方夷裔易勝
而難克易克而難安從來如此播州之
役以

皇上之威靈一舉蕩平章而不爲安南今疆
理不以時定萬至土民不安土司生變
臣恐其且爲交趾即使萬萬無患但使
遐荒重臣久羈不灑非所以示中國有
人且無以勸
天子邈念遠人[illegible]萬里外也臣等竊爲一
宜之錄當稱一[illegible]之情當體[illegible]拘
定史用何人但[illegible]
朝廷興大師動大衆討大罪成大功[illegible]爲

休美無前之舉而已得之土不宜[illegible]言
書萬一復有他虞棄前勞招後患僨齎
爰延經中國於計不便夫用人稱願吏
部事也計安地方兵部事也相與商議
具奏上聞伏乞
皇上於會推官員速賜點用如未當
上心亦容臣等另推以請一得經理之人庶
緩急措置庶可以一切付之不煩
皇上西顧矣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爲持平論息爭端以濟國事疏

臣見連日
嚴旨屢分諸臣臣等相顧驚悸未嘗一言申
救臣非敢不言也臣見楚事原因相激
而成內外既以相激上下又復相激而
臣等復以外臣之事上激
聖怒以
皇上之怒下激人心愈激愈爭將如國事何

故臣等但以持平之說進臣每見古人
有便民之事而行之以急迫則不能爲
民之利有不便民之事而行之以寬平
則尚可緩民之害礦稅原不便於民若
外臣能調停內臣肯聽其調停所謂寬
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比因飛章互
奏激怒
皇上以致有此屢分臣等近見
皇上批旨保張燁之奏皆以仰體

聰意不許重徵叠派為言又撤回原奏官王
體仁謝應魁等而愚民有咒怨不平之
氣可見
聖慮原自周詳
聖恩原自浩蕩而前日重為諸臣實由一時
之激而非
皇上本心也但恐各差内臣不知此意而妄
謂内臣之偏重則内臣愈得計而愈肆
矣外臣不知此意而妄謂外臣之偏輕

則外臣愈失職而愈解體矣小民不知
此意而妄傳上因中使而虐官官代小
民而受禍則百姓愈愁變而愈離心矣
總戎大將監司憲臣一有相忤立致重
譴自此而下更有何人代百姓吐一言
為
國家平一事者臣等竊見漢唐之世皆以
中外相攻而國與民受其敝故臣等願
皇上平心息怒以絶内外之爭端

皇上之怒息諸臣之爭自息
皇上之政平諸臣之氣自平内外相安緩急
相向即百姓有難堪之情可互為調劑
地方有難解之變可互相救援則國事
可濟而禍患少銷矣臣等一念赤心惟
為
國家忠計實不為諸臣臣[illegible]等得罪於
父母無論是非無不引咎之理臣等但
為諸臣引咎以俟

聖怒之自平至於中使為地方患最甚者事
體原自明白臣等開陳具端以俟
聖明之自斷惟
皇上留神采納焉民下幸甚
宗[illegible]大也以光
聖斷[illegible]
決自[illegible]展云
題[illegible]聖旨[illegible]
欽[illegible]

祖宗法度父子天倫屢有
明諭靜俟舉行者有詔大典諸禮
諭旨旦夕就下者仰惟
聖意甚定聖諭甚明臣等相戒靜聽不敢瀆
請不意三春已過片語無傳臣等合疏上言
未蒙批答忽於本月初五日接得
聖諭前月因內外靜俟不來激阻將典禮所
用錢糧器物俱已有旨着爾各該衙門查
例題請作速造辦前旨已下該部上緊買

辦送用今將一月有餘如何未見回奏欠
第若缺應用物料各該衙門便行文催
該部查照送用不許延緩誤事取罪該衙
門知道欽此臣等不勝欣喜不勝悚懼夫
三禮并舉斷自
宸衷催辦錢糧愈急則行禮之日愈近此臣
等所為喜也但錢糧已進過二百二十
餘萬所催辦者尚有一千餘萬雖盡括
四海之賴微盡罷九邊之年例延歷數
歲亦萬萬無滿足之理錢糧有難足之
數則典禮無可完之局此又臣等所為
懼也夫禮有常期今之期比
先朝已遲四五年禮有常費今之費比
皇上已多二十倍以期則太遲矣以費則辦
此有餘不必待矣臣等未及期不敢不
恭聽既過期不敢不恭請夫合百疏以
請不如
皇上之賤一諾傾萬心以望不如

皇上之布一令臣等不敢各具章疏懇致繁
瀆齋心同詞以聞於
皇上伏望
皇上念國家根本之計不可久虛
朝廷吉祥鴻鉅之儀不可太緩
皇上屢次諭旨旦夕即下之言不可屢更天
下四海臣民延頸跂踵之望不可再拂
速下明照顯示吉期趁首夏清和之候
勅下禮部具儀舉行天下幸甚矣

為方面缺官太多吏治廢弛已極懇乞
聖明速賜黜用以修實政以蘇民生疏
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藩臬郡守為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為之師帥監司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

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尚未到任者未差而尚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冤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止是承行文書終以為非已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即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事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真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真民為非已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為非已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兩二參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先申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淹匿否能設法緝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

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為百姓長人計者夫以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涖民也均之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整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

專任佐貳署事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
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
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爲急
臣竊見
皇祖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紫誥
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
皇上勵精圖治動法
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
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柰何一切留中使

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先臣蹇義
書具疏
文皇不報退而不食曰吾謂明主可以理諭
求其理而不得今臣自省自責求其理
者二年於此矣值此旱災奉
詔修省缺失之大無過於兹謹將各官之缺
及所推官員開具于後有一官而二三
推者亦皆改定歸一以便
皇上之欽點伏乞

蚤賜批發俾綜核之朝真有實政修省之令
不爲虛文臣自此展布四體少効萬一
免於罪累則
皇上大有爲之治光於
列祖垂於萬世矣奉
聖旨是
爲考選部屬已奉
明旨併懇點用臺省以光大典疏
臣等考選過堪任部屬官共十六員於

四月初九日得
旨中外歡傳喜動顏色唯是擬授科道官未
奉
欽點臣等職在用人寧忍嘿然看得往歲行
取一年一次獨今次最遲往歲考選科
道官或百餘員或七八十員獨今次最
少計各官行取到京已二年有半以丁
憂去者三人以終養去者一人今爵豐
以病請者又五六人夫被召而來不授

一官而去既非人情亦褻政體矣職臣
之待
命譬如旱苗之望雨故人主恩澤稱為雨露
苗苦久旱而奉
皇上命以祈禱於高遠之天其於昭格甚難
官苦久鬱而竭臣等力以懇請於
九重之天不過望
皇上降一命旨而已其於感通甚易且人情
之抑鬱既宣宇宙之和氣相應孽為甘

澤理亦有之斯實修省祈禱之要務也
謹將考選散館各官開列上請伏望
宸斷即賜批發臣等無任惶恐待命之至
為欽奉
詔旨脩犒職掌懇乞
特宏使過之仁以維萬年長治疏
查得萬曆二十五年六月內
詔書一款一凡欽降罷斥官員吏部遵照
新旨訪擇可用者分別等第查開職名議擬

具奏其各衙門缺官准陸續推舉相應
員名補用欽此夫以諸臣誤犯
聖明伏在林壑忽蒙
恩詔錄用解網賜環之仁業已昭然於天下
天下士踴躍有彈冠振衣之想維時臣
部失於奉行翻成停閣以致
詔旨不信於臣民誠無詞以謝天下今復三
年餘矣諸臣之棄置亦已久矣前此之
粗心懟氣銷磨亦已盡矣臣等竊思前

之旨復之詔皆天語也將欲遵詔補用
則前此遷延於數年者臣等驟行於一
旦倘
陛下以朦朧推用罪臣臣且何辭將欲仍前
停閣推用已奉
明綸而臣等竟行中寢倘
陛下以廢格詔旨詰臣臣復何詞用是不敢
自專開敍兩端以待
皇上之自擇諸臣始以仗下之鳴雛成溝中

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干威譴亦是諸
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旣隱矣意寧復有
希冀
朝廷用之耶得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耶失在
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之臣尚且錄用
天下聞之必謂
主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戇愚本自過當
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虞事大者亦
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名可托而優
容忠直之名盡歸
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亦必
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錮
人於
聖明之世困其身之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
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
日重而禁錮言官之名反歸
朝廷此兩端者願

皇上愼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諸臣臣等寧
敢必其人人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
者憂國下者愛名最下者不及名矣最
下者非人臣也其余皆可因其所觸而
鼓之以爲國家用上者必罄心力以報
而下者亦勉强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
鮮得中事可取節激昂者終勝於委靡
直戇者終勝於緘默愛名而過終勝於
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
此兩端者亦願
皇上愼擇而審用其一也臣等料諸臣本心
原非敢觸忤
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禁錮諸臣止以一時
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
道陰陽相薄是以成雷震霆旣發佐以
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
霽以前相激相薄之氣竟歸何處乃知
天之廣大正以恕而不睹而易霽耳臣

子望
皇上如天亦望
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欵欵之愚實欲爲
皇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
三逐臣代求進取也伏候
命下容臣等遵照
明詔將欽降罷斥各官擇其困抑最久保薦
最多者量舉數員恭聽
皇上簡用或量復其原官或聞補之外任没

南北散局使天下昭然知
聖天子不測之罰與不測之恩並用將無不
磨礪振濯以圖報塞者臣等不勝懸切
待命之至
爲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
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荅天戒疏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今日
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
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刼道殣相望村落

無賴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
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
布舊穀漸沒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
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
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此居民
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於派買攘奪
於榷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
湧貴市井消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
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

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
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謠有之不憂年
險但憂連險數年以來災徵洊至秦晉
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鴈糞
矣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
繼之老弱塡委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
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
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
涸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

至於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卑鄉馬蕭行齎居送捷丁增調賤赤加租試取與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之有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長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夫累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即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於如此知之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於民心之離過離而後有愁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於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即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為甚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離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

死不變亦死等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
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
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
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
道也激良民為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
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
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
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
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
既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民窮
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
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
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
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
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
而值大旱為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
餉匱乏是豈可不為長慮哉民既窮矣
既惡矣亦有窮極思極而不思亂者否
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
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
大略百萬有如一方有警如寧夏播州
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貢稅
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
尤征之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
能依期至否平日惟恐天下之財不盡
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亦發
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
已失其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
即得其心否臣言至此不覺肝膽皆裂
聲淚俱下若謂事必有安無危則前代
金甌之業豈不自謂浩安而何以不傳
至今日若謂財必有聚而無散則前代
西園大盈所積之財與積財之人皆在
何處而獨黷貨之名留於今日然則人
主之實惟有大業而可傳之異日者獨
有令名耳臣每竊觀

皇上借用詧如補體解作解止解操解縱自

聖上趣之邪郎

聖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回天變止

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寸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

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法而雨漢明帝

時釋繫因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時

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半因陳奏語

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

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

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

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

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

京爲楚人所讎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

民之政名受香火於彼而身嬰縲絏於

此遠近傳之

皇上重厭此一人無加於法而天下皆以應

京爲寬[illegible]原此一人無損[illegible]天下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考選已久待命無期懇乞
聖明早下俞旨以慰衆望以全大典疏

先是行取諸臣守候年餘
皇上一旦下考選之旨中外臣工莫不動色
相賀臣等祇奉德音嚴加考選止以宜
科宜道宜部定其流品而不敢徑擬某
人爲某科某人爲某道蓋以用舍之權
歸之
皇上仰聽裁決而不敢自擅也臣等愚昧豈
敢謂有知人之鑒以稱上意然而採諸
衆人之同稱求諸本心之獨是既詢其
才守復察其心術既考其言動復試以
奏章亦既矢公矢慎殫厥心力矣疏入
已久未蒙批答臣等言之涉於煩催之
涉於迫一切緘默又非以人事君之職
竊謂是事也
皇上始之亦願
皇上終之蓋用人者貴善於斷莫不善於需
斷則當用即用而用人之實已在未用
之前需則當斷不斷而招人之意已在
用人之始欲有善用而士之激昂者感
其意也勑部既已選而告者折其氣也
以今之考選迎視昔年之取隔幾年矣
遲三年而始得行取取矣遲一年有半
而始得考選其得至於今日已經幾次
遲留幾年頓挫而今日濡滯又復經時
以
皇上英斷何難於此而直爲此遲遲也耶
聖意非羣下所能測而論又下士氣所幾折
而盡矣
朝廷之臣不分內外不拘遲於皆得言之
官教一識而行取諸臣獨否自來行取

之臣皆及期而徵徵至而選夕選而朝
拜官矣而今次諸臣獨否是天下官員
惟行取最苦而從来行取諸臣惟今次
最苦此誰非
朝廷之臣子哉矧其居官又皆以賢良特
聞乃使之望久而自疑疑久而自悔皆
謂被行取之官反不如不行取之官而
已考選之日亦猶夫未考選之日既非
人情亦傷政體誰典國銓誰秉國憲而
使天下士至此乎今當萬國之時嵩宜
先備其法從又届百僚之入計亦當廣
有咨詢揆時度勢萬不容緩臣等不避
煩瑣具以上聞竊念羣心凝望業已經
年在
皇上裁定不過一刻臣等中請業已累牘在
皇上傳諭不過片言
皇上始之亦
皇上終之使官有定秩既可以體羣下之情

事無稽留亦可以明
皇上之斷大典可完羣望可慰臣等亦藉以
免於戾矣未敢擅便今將原擬職名開
坐謹題請
旨
為司道缺官尚多推除章奏又格懇乞
聖明留意點用以裨吏治疏
項蒙
皇上檢發舊疏一日而點用撫臣者三司道
者五通國懽騰仰誦
陛下任人圖治之美但天下之治撫臣總其
大綱而藩臬理其衆目唐臣姚崇論治
惟在擇十道觀察使耳今之監司即古
之觀察就一道之中而分為各道者也
國家設法最密馭吏最嚴若司道久虛則
賢無執法之官法何由振飭既無察吏
之官吏何由勸懲即今大察伊邇采訪
官評撫按恭勍全以司道開報為據蓋

司道與羣有司相習其才品政事耳目
善真若無司道則名實必混臧否必淆
撫按何所責成部院何所憑信且天下
藩臬官員皆有兵馬錢糧之責邊方即
留以候代腹裏皆別道帶管候代之官
身已將去必不肯釋樂成而更為慮始
舍居易而更為困難政令一切因循郡
邑不復稟畏於舊任未必盡職於新任
又已曠官若別道帶管更多未便事難

兼攝官係代庖且近者三四百里遠者
五七百里即如窮民下邑有迫切莫白
之冤困苦無聊之狀豈能徑千里而
控訴於司道之庭哉
朝廷之上但見一官之補無甚重輕片紙
之下僅可遲速而不知一官缺即一事
誤一法廢即一弊生貪官汙吏已乘是
而縱其奸蔀屋窮簷已困是而受其累
皇上念及於此寧無惻然且臣等酌議原屬

賢俸相應量無罪過可棄者望
留神亟賜允用倘准補未當
宸衷更乞明示以便改擬蓋人有可否而官
終難廢
皇上第當為官擇其人不可因人曠其官也
謹以原擬職名開坐上請
為仰體君臣一體之
旨恭率羣僚自省自責併陳大義至情以成

泰交疏

比因戶部以錢糧不支具疏上請奉
旨寬限解進以彰君臣一體之意臣工祗誦
明綸無不感慰竊惟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天
地亢則成旱君臣激則成睽比者久旱
之餘忽霑微雨久隔之後乍奉溫言此
天人之機相應而君臣之情相通也臣
等敢不自省自責以求附於一體之誼
伏惟
皇上初政誠心以任大僚虛心以延讜論何

嘗持不斷之意積不報之牘我所以致
此諸臣有不能辭其咎者公卿大臣乎
日受高爵厚祿不能積至誠以感格
君父其咎一臨事氣欠和平詞多技蔓不能
納約自牖以開悟
君父其咎二謀身急於奉公徇人多於徇國
任德不肯任怨務名不肯務實情狀如
此何以取信於
君父其咎三小臣惟恐大臣有權大臣惟恐

小臣有言以致職掌與議論兩輕大臣
與小臣兩絀相忌相傾互爭互敗何以
取重於
君父其咎四慄顧忌則自甘於不言窺機宜
則自附於敢言事事類於寒蟬既虧風
節人人託於鳴鳳亦涉雷同跡已相符
語又近瀆安得不取厭於
君父其咎五以外廷而測中禁聞未必真以
乎世而談危亡事未遽驗一言不真則

疑羣言皆妄一事未驗則疑諸事皆虛
事未信於心言多逆於耳安得不取忤
於
君父其咎六以此責諸臣當自無詞然其咎
難諉而其心亦有可原者
皇上但見前後相繼上下相左若有意於爲
欺爲抗遂欲極力以裁抑之始而惡妄
言已而惡直言久之言皆不入矣始而
黜陪推已而命別推久之人多不用矣

臣竊
皇上初政原是如彼則知
皇上初心的不如此上心不欲爲此而爲羣
臣所激以至此下之罪也上偶爾一爲
之而爲羣臣所激遂至堅持不肯自還
亦下之罪也總之羣臣望
皇上太高持之太急
皇上視羣臣太輕視天下事太易羣臣伎倆
才品與夫相排相詆之狀皆積爲

皇上所窺而
皇上用舍舉錯一切務為不可窺測於是上
下不相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
以事上而上疑士懷不肯信之心以待
下而下亦疑久之上下之情瀁然漠然
不復相涉臣請以君臣之真情言之人
臣任事進言皆職也任而精神注於事
中言而忠誠溢於言外非出於不得不
然而出於不忍不然者情也人君用人

亦須有一段真誠相倚相信更無疑忌
鄙薄之意參乎其間方其用也情在委
任及其退也情在體恤今羣臣自反所
以事
皇上與
皇上所以待臣子者其情何如哉夫人主一
人也而羣臣至衆譬之山之高者其峯
必孤衆土衆石環相擁附而後其勢尊
其基固今羣臣日渙散於下而

明主日孤立於上如不操之舟久而孔隙日
開如不張之弓久而筋膠漸解萬一有
危疑難處之事誰與謀之隱微難暴之
衷誰與明之近年召對既少
朝講久虛羣臣相通惟有章疏之一線而
章疏又多不報即使事至
上前毫無中格而
明旨意旨何由下宣一疏遲一事誤矣一官
缺一事廢矣積少則多積小則大不知

所誤者人主之事歟人臣之事歟自古
稱某朝君臣相得人才衆多以為其國
榮某朝君臣隔絕人才衰乏以為其國
辱今舉天下而無一可用之言無一可
重之臣諸臣之處於京國如寄耳數年
之後且老且去烟消雲散而
明主獨存青史書之曰萬曆中君臣隔絕如
此人才衰乏如此是名也人主當之歟
人臣當之歟且夫綜覈者

國家之大利而偷安者人臣之所甚便也
綜覈者利在速決偷安者利在不斷今
章疏留中推擧不報人臣職業得以推
諉
朝廷功罪無所責成是與人臣以偷安之
便而
國家反不得收綜覈之利故今日為庸臣
甚易為忠臣甚難為塞責之忠臣甚易
為濟事之忠臣甚難自古人主未有不
愛惜忠臣之理第所為效忠者誠不足
而聽有餘矯枉過正以自離於
君父遂疑天下士大夫不為己用而久之亦
遂以為無足用耳臣願羣臣退而自反
也欲效忠謨本為國事何為上下相激
反致齟齬亦願
皇上深思羣臣之言曾是
朝廷事耳一時意見不到何足久置於懷
何苦以

朝廷之事與臣下為繫念及於此則臣下
之論自平而
君父之氣亦平矣臣所望
皇上沛然下明詔示羣臣以用言用人之本
心責以不能盡心盡職之明效盡赦前
日微忤小過以與羣臣更始羣臣亦洗
濯其心以奉
皇上君臣同心一以修明政事為主夫使臣
子之心同注於
朝廷則自然不爭君臣之心同注於政事
則自然不隔如進一言務在實理實事
實情實語以聞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加納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訓之如用一人務在論資論俸論才
論品以請於上其當也願
皇上點用之其不當願
皇上明示之畫劃疑障洞披肝胆君臣上下
永無嫌猜明如日月之無私信若潮汐

之有等
朝廷氣象自是精明天下人心誰不震懾
以
皇上神聖爲此不難顧直恐不爲耳臣等職
統百僚百僚之罪皆在臣等臣等之自
省自責無以自容一念赤心惟欲爲
陛下復完上下之交以成一體之誼而已惟
陛下憐悲其意而留神采納焉

爲宗藩脉命異姓傷殘酷恃威權悖違
祖訓不遵
明旨貪饕殊異變亂綱常懇乞
天恩軫念同姓表正大典疏
吏科抄出
晉府慶成王奏國中尉新敼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院會同該科看了來說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該臣等會同禮部右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朱國祚都察院左都
御史溫純等吏科署科事戶科左給事
中許子偉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楊天
民爲照汾俗刁健宗室錯處先因州官
不能禁諭乃改州爲府以彈壓之今據
奉國中尉新敼訐奏崔士棨事情內稱
新敼以無辜橐繫煥馘以越訴被害假
令奏詞而實士棨亦安所逃罪及據士
棨揭甲新敼告爲不知何人赴京匿姓
詐敼名字朦朧奏本敼卧病數月方起
聞知此事預乞柰候杜害等因夫此一

新敼也據在京之奏詞則敼爲迫切難
忍之情與夫摧挫不堪之狀而據在彼
之狀詞則尚不知赴京奏本之事亦不
知假名代奏之人一人而前後異辭一
事而虛實相反若非本宗已爲而中悔
則必有從旁簸弄令宗室與郡守彼此
仇讎兩相傷敗者臣等以爲法貴持平
事須有實遠隔千里未敢懸斷合行彼
處撫按將疏內事情一一從公查勘如

貪爲主蓋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穿猾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遊客有言則奉承遊客張彌天之網壟人耳目而後得遂其溪壑之欲故其虚譽日起而惡聲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揭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慎即問罔

擬奇而必留求長而守汙即赫赫可喜而必黜洽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臧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即墨之毀譽易興晉陽之繭絲已盡剛則禍生於强項柔則議滋於撓楫人但見譏論之四起不知

有不可掩者伏奉

明旨臣等即行撫按從公嚴勘勘到之日從重議處而臣等切有感於體統之紊臺綱之褻也方遂以知府抗御史矣張邦政以知府抗都御史矣彼猶禮節間耳至泮則觸之使怒挑之使爭而龍禎亦自壞其體矣平居既可反唇相詬有事尚安得彈治之以致撫按之令不能行之司道司道之令不能行之郡邑冠舄

倒凌堂廉無級或受其蒙蔽或被其把持受欺則有事不知受挾則雖知不問激揚不著風紀凌夷皆始於人輕執法之臣而執法之臣自爲輕也合行申飭以後御史重譽笑慎交際持國紀綱惜民膏血無爲藩臬有司所持地方官有狂而相抗如方遂張邦政險而逞辯如王泮者即當露章上聞定行重治蓋御史必自重而後人重之御史重而

朝廷之體益尊臣等所謂肅體統以正臺
綱者此也鴻臚寺寺丞蔡如山先以浮
躁考察降用近以赴京補官宣言奏辯
并揭其寮寀張棟等伏奉
明旨照例重處査得見行事例曾經考察人
員若潜住京師摭拾妄辯者不分有無
冠帶問發口外為民而臣等竊有感於
私揭之行公道之蝕也往年何起鳴以
科道拾遺而反噬矣近年屈欒以都院

考察而揭辯矣甚而自知有議即先宣
得罪某上官得罪某僚友以為將來展
辯之地一經處分輒肆口吻或騰疏揭
以成報復之謀臣等以為被揭者未必
盡是小人而揭人者必小人聽小人之
言而處未必為小人者則小人之計得
行而效尤者衆矣蓋小人欲肆其惡畏
有人知必有一番刼制之術留則己與
人俱存去則人與己兩敗刼之而不得

必將中傷其憾以償其官從來考察處
庸懦之人易處奸貪之人難吞舟易漏
百足難僵實由於此合行申飭以後有
於考察之前投揭害人處分之後騰疏
奏擾及揑造飛語陰肆中傷或匿名文
書告言人罪者各照律例重處斷不姑
息奏揭之詞照例立案使小人之計必
不得行則公道始明公道明而
朝廷之法始伸臣等所謂杜私揭以伸公

道者此也恭候
命下容臣等欽遵施行

為亟舉大禮以定人心疏

伏自春間奉
聖諭冊立冠婚三禮並舉仰惟
聖謨處分皎如星日而羣心傾矚望若雲霓
忽見錦衣衛帶俸指揮鄭國泰等具疏
有三禮並舉難以輕率欲擇緩急先後
先冠婚而徐冊立滿朝臣工不勝錯愕

在羣情方憂其過於遲緩而國泰等乃
以爲傷於馳驟在
皇上方以先冊立後冠婚爲挨次舉行而國
泰等乃以急冠婚緩冊立爲備序不紊
即不知不冊立而冠婚冠以何禮而妃
以何名也國泰等以青梁年少之人不
通文理不知央何人作奏而謬妄如此
但恐天下見者以爲出自戚臣之口不
謂其少不更事而疑其別有傳國爲

國招疑所損不小萬一事復稽遲禮或偏
舉天下必舉以爲國泰等罪案則國泰
等無心之言皆指爲有心而以前無據
之疑反指爲可據數年以來事無就而
更緩
旨已下而屢更幸賴奏聞
諭音甚明然緩人心始定而國泰又指異議
更起異端悠悠道路寧可戶說臣等叅
爲大臣同國休戚既不忍

宗社至計而二三釋狂輕爲擬議亦不忍以
吉慶大典而再四爭擊過有紛紜但願
皇上奮沛綸音獨決大策
冊立冠婚三禮照三月中
明旨速賜舉行則不但爲國泰之言者無所
騁其口而爲攻國泰等之言者亦無所
用其疑國家幸甚臣等幸甚國泰等亦
幸甚
爲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特賜優卹以録微勞以光泉壤疏
看得禮部咨開原任禮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今故余繼登妻淑人楊氏奏乞
贈廕一節爲照本官兩間正氣三代古
心以忠信明決之資務切近典實之學
史曹荷槖不徒言語文字之工經幄執
鐵深得獻納論思之體爰從詹尹
特簡秩宗實清無懈於夙宵調護獨先於根
本碩可廉懦可立符揚節之清修塵不

去招不來等汲黯之正直莊而難犯簡
以易從義之所非雖一犁而必爭理之
所是縱百折以不移挺然松柏之標凜
矣桂姜之性誠所謂生有令名沒而不
朽者矣所以贈官錄廕既經該司查有
尚書章懋侍郎丁士美事例臣等覆照
章懋未任在家病故丁士美日講止經
三年而余繼登歷任二十四年日講十
有一年勤勞懋著實倍二臣是本官贈

廕尤當優異但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相應覆請伏乞
聖裁

為科臣言出風聞致觸
聖怒懇乞
寬宥以弘
聖德疏

頃該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披進一疏
伏奉
聖旨宮闈嚴密且中宮侍朕起居一宮未見
數覩藥餌有何疾阽危王德完遠廝輒敢
狂肆逞臆妄言是非好生可惡其內必有
主使之人王德完便着錦衣衛拿送鎮撫
司好生着實訊究了來說不許狥私容縱
疑畏欽此先是兩月前都城道路訛傳無
據之言不知何所自起臣等竊以
皇上之聖篤重彝倫
中宮之賢久蒙眷禮起居必同燕游必預民

間妄語斷之以理知其必無德完新自
遠方來未知虛實遽形章奏輕聽輕言
致干
聖怒罪復何辭臣等竊思
皇上天下之父也
中宮天下之母也
九重之遠嚴如父母之隔千里也里巷之談
訛如千里而傳信息也人子至情又當
遠隔聞安好則喜聞違豫則驚以不具

之信邊以為然愚則愚矣而其情亦有
可諒者臣等以此知德完之過以愚而
成其過德完之愚亦以孝而成其愚言
出風聞誰能主使
皇上聖德如天聖度如海切直讜論槩見優
容數年以來未嘗因臣諫重處言官天
下方傳以為美談今忽有此處分恐以
雷霆之震驚稍損覆載之雅量矧悠悠
之口轉駭轉疑亦非所以為休美息紛

呶也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言及宮闈
孝宗始而執之既而釋之天下不以稱夢陽
之直而以稱
孝廟之量臣願
皇上以
孝廟為法稍霽威嚴量從寬宥庶幾
聖心既白
聖德益光而天下疑議從此盡消矣

為覈名實以肅計典疏
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
軟不謹皆罷斥不敘惟才力不及者分
別降用調用
國家愛惜人才故數款中惟不及最多然
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
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及
者也亦有行本浮輕心求速化事不許
諫動涉周章此非真才力不及直是有

才而不善用耳當事者欲留之則實有
當處之過欲棄之則尚有可惜之才不
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
太過為不及指有餘為不足則品騭已
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
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
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考覈
亦且執以為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
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

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疑議易
生勸懲不立端在於此今次考察臣等
期於共竭駑鈍爲
朝廷奬廉懲貪循名責實於天下諸司約
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爲虛文縟
詞以欺臣若臣等品隲不詳處分不確
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
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各足相
當而區別獨爲詳審何獨於外察不然

夫夫有鋪張文具塗飾耳目攬虛聲而
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憍恃才
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
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
典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
當者無後言可以思過而補策聽者無
疑議可以因人爲勸懲且浮者實之反
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課吏事以靜維
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

道亦自有補伏乞
皇上俞許與甚重名實易諸
俯俞臣等之精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
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窽別當而
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合候
命下容臣等遵奉施行
聖旨是

宗伯集卷之五十三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爲奏

旨回話疏

本月初八日臣等遵列推陞遇左長史等官孫繼先等於十四日奉

聖旨是內何喬遠遞中立係欽降官員如何擅自擬陞着回將話來欽此臣等一闕

嚴旨不勝惶悚竊見

皇上登極已來京官降爲下寮者即與下寮一體序俸遷轉如原任福建道御史龔仲慶以

欽降河南磁州判官陞汝寧府推官原任浙江道御史王麟趾以

欽降山西徐溝縣縣丞陞河南淅川知縣原任户科給事中姜應麟以

欽降山西廣昌縣典史陞江西余干知縣是也惟近來奉有不許朦朧陞遷之

旨者臣仰遵

嚴旨未敢於類陞本內敘用查得何喬遠爲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何喬遠本內不列銜署名好生怠玩不敬着降一級調別衙門用堂上官姑且不究遞中立爲直陳腐政事奉

聖旨遞中立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欽此臣等詳譯

明旨止是降官並無不許朦朧推陞字面臣等以用人爲職遵信

明旨有如金石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敢不遵

嚴旨未有不許推陞者臣等不得不守舊規及蒙

詰問臣等始知錯誤自咎自責罪復何辭伏望

慈悲寬臣無他少寬斧鉞之誅不但臣等榮
痛罪之恩而內外臣工咸頌
聖度之難得矣臣等曷勝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既說罪堂上官姑且免究該司郎中降
一級用其餘俱停半年何喬遠等不唯陞
今後但有奉旨欽降官部著另本奏請不許
仍前朦朧希恩推用
為奉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疏
律伯集　卷之　三
該臣等奉
旨回話聽候伏蒙
皇上慈憫臣愚曠特從寬矜宥司官降級量示薄
罰高厚之恩非頂踵所能報答司官實
是錯誤臣等實式點檢
聖上要分甚當臣等隨即部名
廷謝未敢循例中以但於惜之餘不勝畏
一　慎查得例來
明旨有降而在本衙門者則有降級
而有降而改別衙門者則有降級改調
守而今
明旨降一級用或係本衙門用或係別衙門
用臣等不敢專擅伏乞批示臣等遵奉
施行再照臣部司官見缺五員四司郎
中見缺二員大計大選併在一時委實
辦理不前若
聖慈矜念將郎中王永光降級管事則
朝廷之法既行大選之事不誤臣等但喜
律伯集　卷之
目前得一官之用並不敢為司官惜一
級之官是
朝廷曠蕩之恩而臣子不敢請者也臣等
曷勝悚慄祈懇待命之至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己率屬近來止知
狥情庇下遇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
例覽奏着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
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
為欽奉

聖旨疏
頃該臣等題為恭謝
聖恩併請明示以便遵奉事奉
聖旨大臣宜體國奉公正己率屬近来止知
徇情庇下遇屬官有罪曲加申救這是何
例覽奏有敬畏之心具見不私可嘉王永
光降級還着在部管事欽此欽遵臣等恭
誦
恩旨炳如星日甚自雲霄至於體國奉公正

己率屬之諭明示臣等以為臣之範暨
畢與生祗奉謨訓以報
朝廷至於郎中王永光既蒙薄罰俯留管
事憫臣部之無人寬小臣之有罪臣等
得以濟此一時之急用感戴
洪恩不啻身自被之也查得王永光係署郎
中主事奉
旨降一級着在本衙門管事今將署郎中降
為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仍將其正

六品俸降為從六品俸級臣等未敢擅
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是
為劾既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
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
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
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二
日為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

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
者為民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為者冠帶
閑住年老有疾着致仕才力不及者酌
量調用又查得萬曆七年十一月內該
陝西巡按張憲翔論劾參議任惟一緣
由該都察院題覆節奉
聖旨今後文武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
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勑都依律追

參繳吏部三法司題覆問擬都要開具
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
得萬曆十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酌議
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
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即
照罷𤧚例間任如以別事議調才力尚
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題別各
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
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一
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
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
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本部院通將浙江等布政使司
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
司及南北直隸各府等衙門在任陞遷
丁憂降調聽勘等項方面官員自萬曆
二十六年正月起至二十八年十二月

終止查據撫按等開送考語并南京科
道及撫按官論劾奏抄兼訪輿論會同
考察中有雖經論列而才猶可用難以
遽棄者俱議留酌處以觀後効其貪酷
異常者另行題請今將貪酷等項分別
等第開具職名擬議上
請裁奪內有應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勅命者仍行追奪繳銷其應朝官員中途
逃回者徑黜爲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

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貪酷懼罪
脫逃仍查照前例施行臣等看得天下
方面官員率郡縣來聽計於
闕下臣等所擬處分據撫按之舉劾而撫
按之舉劾據藩臬之開報郡縣治民而
已而方面則治民而兼治吏故其寄滋
重而臣等考之愈詳諸臣通籍既久敭
歷已深牽情難諳千慮易失臣等不敢
以一人指摘爲可憑而決之察議不敢

以一事挂誤爲可棄必考其生平好惡
不同者以類察之功過難掩者以事權
之總以品格操守爲重故有一清如水
而以偏執挂彈章者臣等不處以勸廉
也知止知足奉身以歸非係奸貪臣等
不處以勸退也守官守拙絶不通京貴
書雖有繁言臣等不處以勸静也至於
貪酷不謹罷軟老疾者皆以輕重擬罷
而才力不及與過而浮躁者亦各定爲

差等夫短長亦人所時有耳若因今日
之處而抑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異日
皆可爲
國家良臣臣願留者益自滌雪而薄處者
急收桑榆之效也蓋方面爲羣吏表儀
職當稽其短長而糾正之其自檢當以
廉而檢下當以勤不廉則身爲貪官而
不勤則所屬多貪官故不勤之弊與不
廉等自上次大計後遷擢稍滯州縣吏

應朝者俸或六年或七年人人冀旦夕
遷去而方面官亦以久次寛之事畢復
任寛限而行踰限而至以爲六七年之
政足以塞責無復有實心爲地方任事
者藩臬大吏滿而未遷遷而未報報而
候代代而遇家虚而待去之官常多實
而任職之官常少任勞或有之必不任
怨矣自檢或有之必不檢下矣歲月因
循事務推委吏治不興皆由於茲臣願

朝廷以官任事以事考成所有員缺容臣
等具疏速補討事既竣方面官各率其
屬速歸視事違限不赴及玩愒待遷者
撫按官參奏處治則庶官無曠而實政
可修矣謹題請
旨

爲朝覲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
部題前事照得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

一日例該天下諸司官員朝
覲本部會同都察院堂上官於本月初三
日爲始嚴加考察堪者存留不堪者分
別等第開具職名奏請發落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查得歷年考察事例貪酷在逃
者爲民素行不謹及罷軟無爲者冠帶
閑住年老有疾者致仕才力不及者酌
量調用及查得隆慶四年十二月内該
本部題爲詳議調用條例以便遵守事
議將才力不及堪以原職調用者調簡
僻地方其不堪以原職者調閑散衙門
跡涉瑕疵者降用不宜有司文學猶堪
造士者改教先曾調簡再考不及者即
註籍罷軟等因奉
穆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又查得萬曆四年七
月内奉
聖諭朝覲考察在邇着吏部悉心訪察各官
賢否惟以牧愛宜民者爲最其有弄虛文

事趨謁刻下奉上以要浮譽考語雖優必
置下等併撫按官一體議黜欽此又查得
本年十二月内本部題爲朝覲事奉
聖旨這各官你部院會同從公考察務遵前
諭甄別賢否惟以才守宜民爲準若官職
無玷雖性氣稍偏行事有過俱准裁抑留
用若善事上官虛名無實或隱匿未彰的
雖未論劾亦必顯黜其來朝二司等官若
的見所屬官員有虧枉脫漏的雖與撫按
官劾册不同亦許明白聲說毋枉毋縱以
稱朝廷審官覈實之意欽此又查得萬曆
七年十一月内該陝西巡按張[illegible]州論
劾參議任惟一緣由該都察院題[illegible]節
奉
聖旨今後文武官員凡犯該充軍以上重罪
及以貪酷除名的原給有誥勅都依律追
奪繳吏部三法司題覆開擬都要開具
明白不許朦朧隱庇該科記着欽此又查

得萬曆十年八月内該本部題爲酌議
舊例并考察事宜以一法守事議將先
曾調用再考不及者查果才力綿弱即
照罷軟例閒住如以别事議調才力尚
有可用仍照不及例酌量改降甄别各
官如果不肖者多則多去不肖者少則
少去不得苛求其人取盈舊數節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萬曆二十八年十一
月初三日本部會同都察院題比照京

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欵與不及等項酌
量通行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本部院遵將浙江等布政使司
按察司各處行太僕寺苑馬寺運鹽使
司及南北直隷各府州縣等衙門在任
陞遷丁憂任滿裁革降調聽勘等項有
司雜職官員自萬曆二十六年正月起
至二十八年十二月終止查據撫按等
闗送考語并南京科道及撫按官論劾

奏抄兼訪輿論會同考察中有雖經論
列而才猶可用難以遽棄者俱議留酌
處以觀後效其貪酷異常者另行題請
令將貪酷等項分别等第開具職名擬
議上
請裁奪内貪酷除名官員有曾經給領
誥勅命者仍行追奪繳其應朝官員中途
逃回者徑黜爲民行原籍官司提問查
追路費等銀入官如或在任會酷懼罪

脱逃仍查照前例施行竊惟三歲大計
羣吏實惟
國家鉅典臣等篤下過蒙任使相與矢公
矢慎參酌去留外不敢狥人情内不敢
執己見今所澄汰出於撫按論劾者十
之七出於各衙門咨訪者十之三即咨
訪得之一二人而必稽之衆論之相同
得之衆人而必証以藩臬之親見過堂
之日質問再三而後敢定總以奬廉懲

采新敵許奏不虛士葵管責是實罪在
士葵當從重處如果新敵之奏係人代
捏奏者之名且假則所奏之事可知亦
須明白昭雪仍追究匿名越奏之人務
在秉公覈實不許偏私回互以傷平明
之治合候
命下移文撫按體勘具奏裁奪
為正體統以振臺綱杜私揭以伸公道
疏

比見御史顧龍禎與布政王泮議事不
合校杯相擊毀冠裂裳為羣僚觀笑王
泮陽為移文求歸而陰以其事具疏馳
奏臣等以泮一面之詞難以據信欲俟
御史疏至而後一併議處今龍禎疏至
矣臣等看得御史交猝之氣甚厲而奏
對之詞反平者其失顯也布政呈請之
文甚恭而奏許之謊甚辯者其機深也
龍禎過在舉動而泮過在心術其罪皆

其進退之兩難遠方下僚亦合體恤是
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姑擬存留
與之更始蓋
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
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
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
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
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
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

有真循良不願有假卓異但願
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有咨訪
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
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
劣陞劣處期於黜幽陟明以佐
皇上平明之治謹題請
旨
為考察疏
查得各省撫按據布按二司開到考語

事跡內惟江西饒州府通判沈榜最多無論內行淫亂骨肉傷殘爲士論所斥即如在廠一事不埋民有小事亦淹禁半年姦戶領銀家人皆以低銀易換本官每兩仍扣二錢一年不止千金甚而將官窑瓷器偷盜運至安慶開鋪發賣此不但據民間之財而兼盜公家之財據法當從重處本官先經王官參旨留用臣等不敢混入於衆官之中以明臣等毫不敢欺毫不敢擅也而明白請裁於

皇上亦以本官蔑人倫干國紀貪汙苟賤非士類所有故不欲以士類之例繩之也伏惟

聖裁或將本官照貪例斥逐或行江西巡按提問施行奉

聖旨着照貪例革職爲民

爲旌表異常清苦諸臣以洗貪風以釋吏治疏

看得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文炳各題稱右布政使麻溶清苦異常乞要加贈京銜旌表一節爲照麻溶歷中外久著風猷以攬轡之標著懸魚之節通仕二十年行李僅以二櫝紙贖盡充公費此可謂真廉吏矣廉者或以當官標譽而本官節因去任而彰或以末路損名而本官論以蓋棺而定夫吏所爲廉亦難矣貪夫身死餘財富厚累世而廉者或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妻子貧匱行歌負薪非真見定守之士誰能舍彼以取此漢時彭宣表廉吏之框識者譏之何況以節介之臣當

聖明之代此而不表異即清白吏何勸哉山西撫按文章甚是伏候

命下將麻溶贈太僕寺卿仍行所司周恤其
家富計吏之時正宜表清節以風士類
天下見死者且見褒多憂生者不顧膺
也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參福建礦稅內官高寀不當妄薦撫臣
疏

爲濱海災異迭見撫臣員缺速
賜點差陞補以保萬全事該內臣高寀薦布
政陳性學陞福建巡撫奉
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臣等看得瀕海重地
久缺撫臣既蒙
皇上注意又以推用巡撫原係外廷之事仍
下臣等部院參酌駁下有體處事有法
臣等不勝忻服竊惟巡撫係
朝廷重臣廷推數人以待
皇上親點即一二大臣不得獨薦亦不敢私
也雖衆人共薦亦不執定何人亦不敢

專也今廷推二次舉用五人高寀不俟
皇上裁擇指定陳性學一人應爲巡撫此大
不敬也且內外界限原自甚嚴內不可
干外猶外之不可干內有如廷臣上疏
薦某內官宜管某監局某內官宜管某
處礦稅則於事體何如晉文公用勃鞮
之薦以趙衰爲原守千載之下尚以爲
未可何況地遠於原官重於守不關職
掌不奉清問而高寀公然薦陳性學堪
爲巡撫此大非體也臣等知性學端謹
郡守且以入覲來而高寀在彼知其必
無結納之事但以巡撫重臣尚可奏薦
監司而下更復何言必將奪其所不肖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此
端一開其流難塞異日地方官必有假
交結以求薦求薦中使必有借舉薦以
市恩市權者
皇上神明英斷詳察[illegible]弊但恐後日弊端自

今日而生且稱旨曰內臣薦巡撫自今日始也蓋內外官員共事一方既不當使之怨而相攻亦不當使之喜而相薦各守其分則彼此相安各盡其職則議論自省乞

勅內臣以後不得薦舉巡撫兵備等官至於該省巡撫員缺臣等另會官再推以聽

皇上御筆點用

皇上以推用有專職故舉而下之部院臣等以進退有大權故舉而歸之

朝廷惟

皇上裁察

爲糾拾方面遺奸以裨計典疏

吏科抄出吏科等衙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昌等題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查得歷年考察事例凡官員素行不謹者冠帶閒住年老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調今該吏科等科署科事禮科給事中等官王士昌等河南等道掌道事陝西道監察御史周盤等各糾劾原任陝西左布政使今陞鄖陽巡撫等官鄭國仕等浙江按察使李維禎等各不職乞要罷斥一節爲照考察之外例有糾拾期於共汰不肖以終大典臣等所遺而臺省拾之臺省所

糾而臣等覈之法至公至密也臣等看得科道王士昌周盤等所糾官員如原任陝西左布政今陞巡撫鄖陽都御史鄭國仕閱歷已深來聞顯過洎乎遲暮嘖有繁言本官先以引年乞休自安止足相應聽從其請以全大僚之體廣西南寧府知府溫景明年已老而無聞志因衰而在得當以不謹例議罷陝西右參議劉允立心忮險分巡遼海道副使

張登雲制行放肆即從重處亦不為過
但劉光前錢級而能任怨亦能節財張
登雲治軍旅而能任勞亦能應變邇爾
擯斥不無可惜相應以浮躁例重加降
調四川參議劉一相為令曾致有言在
省頗能自立陝西參議陳夢庚論才全
非大受過事尚爾小心陝西副使張應
鳳恇怯力少擔負畏慎守未踰閑劉一
相應照浮躁例陳夢庚張應鳳應照不

及例各降一級調用浙江按察使李維
禎當其少年不羈已未多口但其高才
絕學實鮮其儔臣等以維禎之過人所
常有而維禎之才一時所難故暫擬存
留以俟公論今既屢經指摘展布亦難
相應亦照浮躁例降一級調用河南副
使劉以煥才亦尤人事多立異大名府
知府陳公相政有遺議心無他腸劉以
煥照浮躁例陳公相應照不及例量調

簡僻敘用貴州提學僉事徐來儀所論
止斥責生儒一事原任荊州府知府陸
夢履所論止庫藏不明一事事係傳聞
未敢徑坐若其事果有實跡則以師範
而竊儒生以監守而竊公帑即當盡削
其原官若此一事尚有可原而他事又
別無指摘不妨盡伏其原職相應革任
行勘以俟定奪故事臺省糾拾必有從
留官員臣等以為持為宜公持法且平

若有可留不止一人如不可留何必一
人總以天下公心言之亦以公心處之
而已合候
命下將鄭國仕照年老例致仕溫景明照不
謹例閒住陳夢庚張應鳳陳公相俱照
不及例陳夢庚張應鳳各降一級陳公
相調用李維禎劉光張登雲劉一相劉
以煥俱照浮躁例劉光張登雲各降二
級劉一相李維禎各降一級劉以煥調

用徐來儀陸夢履革職衍勘伏乞

聖裁

宗伯集卷之五十四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銓部稿

為欽奉

明旨疏

項該臣等類奏推用方面官員奉

聖旨有點的依擬用未點的另推來欽此各

官懸缺已久一旦蒙

皇上欽點三十三員一時大小臣工懽聲雷

動有點者蒙恩拔擢各官既樂於向用

無點者明示可否臣等亦知所適從恭

誦明綸不任踴躍謹遵

旨照缺擬進以憑

聖裁再照原缺藩臬七十餘員必推過候

旨旬日以外臣等方敢類題催請其在旬日

以內者方在待命前月類奏之疏未敢

列名一則以期日太近不敢逼請一則

以人員太多恐欽點之繁耳今類奏請

諸臣既蒙點用臣謹將近日推過官員

亦附名於後總祈

聖上留神省覽當

聖意者即賜欽點不當

聖意者亦當如前旨容令臣等再行恭擬臣

等不勝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是有點的各依擬用未點的擬來

為湔官常清吏治端士習懇乞

聖明嚴為申飭以挽回世道人心疏

臣等竊見今天下通患有三官常弛於

惰吏治潰於貪士習壞於侈請為

陛下明言之而願

陛下明禁之當

皇上初年大小臣工日奉朝寀淬勵精神虔

修職業至於今日怠惰之極積成廢弛

視公務為故事或行或否視典禮為具

文或至或否玩歲愒月無復奮然趨事

赴功之意懈怠既久一遇繁劇不勝其
艱辛委靡既久一遇振刷不堪其操切
利病興革既不究端委簿書期會又等
若弁髦公差則以久不還任為常當官
則以全不沾事為巧久缺而未補既不
肯以整齊之心代當事已推而未報又
常欲以見在之事待後来無之令無定
期事多新格在上以為緩急無所不可
而在下亦以遲速委之固然每見祛時

但有一事人爭獻所欲言書生料事未
必盡中然亦曾經一番思索一番講求
今則漠然事不經心言不出口優游歲
月苟且塞責士大夫精神不在政事國
家大患也夫修政如繕室不繕則傾頹
用才如流水不流則腐敗伏乞
勑諭中外臣工各率其屬隨事考成奏覆皆
有期程議論必歸切實以為可則即行
以為否則即止不得含糊兩可致誤事

機以公事出者當如期還朝以公事入
者當如期還任不得飾詞寬限致曠官
守務在以實心居官以同心憂國用成
陛下綜核精明之治其有怠玩因循偷安曠
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劾所以振官常
之惰者莫切於此
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
若凂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
介之士而貪官汙吏亦多有之或重於

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
派於丁糧或橫罰以營私或濫獄以求
賄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
黎民愁苦貧既到骨怨已傷心猶吸民
垂盡之膏充已無底之橐力所不及者
既謂無可柰何心所甚欲者又復不自
禁止嗟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
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掛一漏萬亟重
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是有才可以粉

餙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奸贓多不敗露不但不敗無礙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忌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曰監察司道曰按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贓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究

後之詳畧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止以聞見未確故寧罪疑惟輕若既真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貪黷有徒訾利淺者猶奪於名訾利深者獨暢於法若名器不足以糴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為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溪

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

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慎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贓跡者不得止擬降調毋次復

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贓跡不必過為鈎摭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為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聞則撫按實任其責

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夫官常吏治皆士人為之士猶處子也處為貞女始嫁為貞婦女乏幽靜之德而欲其盡婦道難矣乃士習之壞於今特甚民間之物力日耗士人之風尚日奢鄙淡素為固陋矜華麗為豪爽游閒公子競高富貴之容鉛槧儒生亦侈衣冠之美甚而服多不衷巾多異式冠而綴玉舄且拖珠通都大邑比比皆然即窮僻之

鄉且寖滛成俗矣幸而雲霄得路遂謂
富貴逼人車馬甚都服食俱侈不急之
應酬一日多於一日無名之浮費一科
甚於一科一月賃房價有至四五兩者
一日張宴費有至二三兩者驚為觀美
爭相徽逐縱有質素之士意不欲為而
習尚已成轉難立異於是不費亦習於
費不奢亦化為奢本以寒素何從辦此
今日取債明日倍償今日如此侈靡異

日宦能廉靜則有臧供張侈騶從以明
得意則有飭廚傳厚饋遺以獵名聲則
有廣田宅美居室以營身家蓋侈固惰
之媒而貪之根也
朝廷求士得之甚難士之自待亦當慎重
慎之在始乃可有終今日儉則持廉之
始今日靜則守正之始今日進不相競
能不相妬耦俱無猜則異日協恭和衷
之始譬之築臺先有根基乃可以高譬

之作事先有規矩乃可以速伏乞
勅下禮部都察院明著車服燕會之節明示
寵賞儉素之規咨行各撫按兩司及提
督學校及郡縣正官務以禮維俗以儉
矯奢其有奇衺奢僭者必法無貸并
勅各衙門堂上官嚴諭各觀政進士務以謹
厚持身以淡薄明志倘有太汚太侈放
達不檢者聞送吏部本部亦不時廉察
懲一警百以挽頹風所以釐士習之侈

者莫要於此臣等職在用人當以人心
世道為己任而官常未肅吏治未清士
習未正臣等誠心愧之夫以上下睽隔
臣子若能實修其職業上心終有感格
之時以民物凋敝臣子若能實勵其操
修民力尚有蘇息之望以風靡俗敗世
事多艱士人若能實定其趨向則目前
雖難以取效而異日尚有維持匡濟之
人臣區區愚心不但為士大夫慮而已

准

陛下留神采納俯賜施行臣等幸甚

為推廣德意代陳待命諸臣情苦以聽

聖明裁處疏

行取諸臣到京將近三年羈旅已久資

橐已竭謁

帝無時呼天未應進退無門臣等陳請至四

十餘疏今亦不復知所以置詞獨有以

情告

皇上而望其矜惻耳比者

皇上命九年考滿行人陳治則為給事中黃

吉士為御史當言路一空忽聞

新命非但二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明聖者臣謂以此意推廣之行人九年而優

擢以積俸多也外之推官知縣有俸七

八年而取者有五六年而取者蓋之以

守候三年則多者十餘年少者亦八九

年京官携家外官守候者不携家京官

食俸外官守候者不支俸以此例觀而

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者

皇上准考選部屬添管事當羣情久鬱忽聞

新命非但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諸部屬之得補

者以待命久也外之推官知縣近千餘

人多以序遷而拔其尤者行取分

授各衙門而拔其尤者擬授科道官今

未行取而陞部者俸三年矣同取而授

部者俸幾月矣諸臣至今未沾一命其

選彌精其授官彌後其望彌著其得

旨彌難以此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比

者

皇上點用道府諸臣約六十人當官守久曠

忽聞

新命非但道府諸臣即滿廷無不翕然稱

聖明者臣請以此意推廣之夫諸臣之見擢

以歷資相應也此其中半與行取諸臣

為同進者均之
陛下所取士也均之
陛下所任用之官也名次偶有先後而內外
國之論勞瘁則外官較多論風波則京
官較多今起家部署或至參政副使而
諸臣依然一候旨之推官知縣耳以此
例觀而諸臣之情可憫惻也臣等所言
之事皆
皇上所自行羣情所共快若將行取諸臣亦

以此比類從事其於
聖政更為完美總之恩出於上名歸於上而
臣等無與焉再照散館諸臣待命亦將
一年今新科庶吉士亦已選矣夫新士
已將入館而舊館選尚未授官非情也
同是金閨之彥留館者授官一年而散
館者經年未補亦非情也臣等亦願
皇上以此意推廣之臣等不勝顒望祈請之
至伏候

勅旨
為大僚懸缺已久懇乞
聖明蚤賜點用以修實政疏
竊見兩京大僚員缺未補臣等屢次催
請恐涉煩瀆不言則於心又復不能自
已夫大僚之缺至十餘員缺久有至二
三年者不知此數缺者為未有其人而
尚待乎為已有其人而姑緩乎以全盛
之世而諸司額設之缺即無其人非所

以昭人才衆多為國光美也若有其人
而繫從停閣九列大僚尚不蒙簡注自
此以下更復何望又非所以示明斷於
天下也漢臣有言簾遠地則堂高人主
委任大臣正所以尊
朝廷耳若以不當缺之官而示以不必用
之意則於觀聽已損體面已輕風采已
銷意氣已阻天工誰代庶績誰凝揆之
政體所損非小自古人才衰乏莫甚於

之末季每有難處之事即無堪托之人其原蓋始於德代之世上下睽隔無故見疑有缺不補當主心漸疑漸輕之始常有才而鮮於用及人才既乏之後雖欲用而無其人臣等所以請

皇上蚤賜點用者一則早得人而分任可以修明政事爲此時之用一則使衆才聚於

朝廷預養其風猷節槩可以弘濟艱難爲異日之用一則示天下知人之明與用人之斷可以振天下之偷惰而作其氣功用甚博名譽甚光惟

皇上加意臣等言臣等謹開列職名以請

爲仰體德意分别郎署小臣處分重輕以平

聖政疏

頃以兵部主事朱化孚株連待罪已出

國門荷蒙

聖慈念其有差俯從寬宥如已槁之苗重沾膏潤已覆之水重返盆盂不但化孚銜感再造誓效捐糜即在廷諸臣皆謂

皇上罪不妄加事有區别人人感服人人稱誦臣等始知以前得罪郎署諸臣非是

皇上有意禁錮之也

聖怒初發既急於救援

聖怒既平又窮無分别以致事外與事内者同被嚴譴承行與不承行者並錮清朝皆由臣子不善處事不善悟

主耳臣猶記萬曆二十二年

皇上欲差科臣體察朝鮮事情禮兵二部經旬未覆彼時承行者郎中蔡宗明賈維鑰也遲慢之罪誠有之

皇上處之甚當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之人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憫者臣猶記萬曆十九年內推及科臣舉及張棟等彼時承行者郎中孟化鯉也二

千年因推舉閔臣拘泥舊例畢及李世
達等彼時承行者顧憲成也二人雖甚
賢而執滯之罪亦誠有之
皇上褒之未為無因然員外主事本非承行
之人止以同司因而波及則其情有可
憫者蓋郎署諸臣各有分定專職郎中
可以總管員外主事之事而員外主事
不敢干與郎中之事其奉堂官論委
部外者如禮部之教習駙馬兵部之[illegible]
督武學是也其奉堂官劄委在部中者
如吏部之看單禮部之冊庫兵部之論
軍驗軍是也給領劄付各管一事若司
中事體惟郎中一人主之員外以下小
事則與聞而不護張主重事則緘密而
全不與聞今以不敢張主不得與聞之
人與承行者同處並錮不亦冤乎郎中
任事之官臣等不敢論其品之高下事
之是非但既取怜於

皇上在天威自有開霽之時至於員外以下
原不與事不但無愚不肖之跡併無其
心不但無賢知之名併無其事當時臣
部未敢執奏今歲月既久從事後而觀
委有可原數年以來因事因言而廢者
不少矣皆為首者稍重其餘者稍輕獨
有同司槩廢或因
君父一時之怒或因臣子一時之激而非
聖上初心本如是也故臣代為剖別仰成減
美伏望
皇上俯念諸臣與朱化孚事例相同
勅下臣部開具職名上呈
御覽或復職而量罰或降級而別用則輕重
得平人心允服滿廷頌
聖德者又不但如化孚一官之復而已
為司道缺官甚多謹敢訂歸一以使
[illegible]聚併乞申飭撫按慎保留以肅政體定守
驗

項冡

皇上點用司道二次約六十人一時羣情無

不翕然稱快者顧所謂司道者參政參

議副使僉事皆分司而理一道者也如

副使陞參政則副使缺矣參議陞副使

僉事陞參議則參議僉事又缺矣故司

道之官雖陞而司道之缺尚在見今員

缺有五十餘人臣等酌量資俸陸續推

補推而二三次未下則其俸獨深衆推

久抑不得不改推別缺故有一人而准

二三地者地方缺官既推二員未蒙點

用臣等恐所推不當

上意而地方之官勢難久缺不得不改推別

官故有一地而推二三人者今推官

牘所積已多臣等一一催請未免縈

皇上一一檢點未免勞神謹將推過官員改

訂歸一與未推者俱每缺定擬二人總

開具於後

聖目一覽即可知天下缺官廢事之多當

聖筆一動即可收天下吏治民安之效且推

用既見二三點用可無重復亦所以明

政體也再照各處巡撫保留司道近似

太多蓋司道各官一經奏

旨陞用便當星馳赴任以從簡書今撫按上

章保留不得不於舊任候

旨或允或否或遲或速往返之間便須數月

此數月者去留兩難事多停閣且普天

率土莫非王臣徒見此地不可一日無

官而不知彼地已經半年廢事悠悠世情

誰無并州之戀若謂留者為賢能則不

留者否留者為加厚則不留者否勢必

至於人人盡留地有險遠事有艱難人

合皆避而不肯往矣政當自上而下旬

中而外若已有成命而相率保留事特

外決稍且倒持似非政體合無申飭故

復撫按遇有人地相宜曾經推舉未下

者或具疏上聞或移咨臣部商確其已
奉
明旨官員即宜馳往新任視事非係邊務軍
機必難移動者不必保留則事體歸一
而官守可定矣
為司官荷蒙
特恩掌選已滿謹照降級遷轉以遵
王命以終聖恩疏
臣等竊照自來選司掌印官止許六年

即行出部不復管理選司事務蓋以進
退人才之地嫌怨所歸未滿不容一日
曠既滿不容一日居也今文選清吏司
署員外郎管理郎中事務主事王永光
先以擬推論官奉
旨詰責荷蒙
皇上俯諒臣等敘長之心特寬其罪降一級
留本部用永光自蒙恩以來兢兢奉職
今六選已滿例應出部舊例文選司郎

中類陞正四品京堂臣等伏念永光管
理郎中之事而所居實員外之官前既
薄降一級則遷轉之時亦當退遜一階
合照所降員外職級推陞正五品京堂
以遷
命以終臣等引咎銜恩之意查得在京衙
門別無正五品見缺止有通政使司參
議員缺係正五品但向由揀選合無暫
將王永光塡註供職以後缺出仍行遷

補參候
命下將章尚寧轉通政使司左參議王永光
陞右參議臣等永敢擅便仍照舊例用
陪推一員作候
皇上點用謹題請
旨
為總開大僚員缺以便
欽點疏
一看得南北大僚及邊方督撫共缺滿六

員已經會官推舉未蒙點用臣等欲一
一題催未免再三之瀆
皇上一一批答又恐九重之過繁謹將各鋪
及廷推官員開具上請臣等愚昧寡敢
自謂所推之盡當如衆論可採惟
聖明點用或未稱
上意亦望明示臣等另會官推舉取自
上裁蓋在內卿貳則有正已率屬之責在邊
督撫則有安內攘外之責

皇上一舉筆即可使官無虛位事有責成臣
等不勝顒望
為喜大典之將行念愚忠之可諒懇乞
廣
聖度以光國慶疏
臣等讀詰責羣分之旨如雷霆驟發不
勝震驚聞擇日舉行之言如日月昭垂
不勝欣慰蓋廷臣一春靜俟冈先春奉
有

聖諭也近日恭請同遇春未有定期也今
皇上明示以器具之將完朗示以擇日而即
舉臣子所累牘交懇者
皇上以片言立決臣等雅有舉手加額歡以
俟命而已但
冊立冠婚
朝廷吉典士庶之家遇有喜慶尚不肯訶
譴僮僕以取吉祥況於三禮之行將垂
萬世之慶君臣上下正當歡欣交暢以

觀厥成今以下之激詞干
上之嚴旨罪在臣下夫復何辭二臣止以備
言責于掖垣遂至釆風閑于道路
皇上所謂有何疑議覬覦凌遠者既足以破
其惑而所謂降旨擇日舉行者又足以
服苛心彼所聞之不實適足以彰
聖意之無他所言之不驗尤足以信
宗社之有福苦雖過激而其心亦有可諒者
伏望

皇上俯念六科司諫寮寀數員特降
恩綸得寬降謫則
儲位升而人心自定諫臣宥而士氣益培
吉典增光令名永播矣
為引咎候旨懇乞
天恩蚤賜批發以免曠官疏
北因科臣論及司屬臣等忝為掌官義
不得不為引咎前疏已悉不敢贅陳候
旨經旬不勝踧踖臣等既皆杜門部中遂至
空署不但常行事務盡皆停閣且恐緊
要題覆或至稽遲倘致誤事則臣等之
罪益重而臣等之心益無以自寧伏冀
皇上蚤賜批發特從罷免別選賢能以充是
任庶幾部事不至稽誤臣等心亦少安
矣
為直陳大臣考滿始末以祈
聖鑒俯賜罷斥以明臣節疏
上言臣於二十七日聞戶科都給事中李應
策因題趙壽祖投劾一事隨論及尚書
蕭大亨考滿不當前後通理趙壽祖先
被論劾臣部擬回籍聽勘勘到處分原
非輕縱至其投書乞憐鄙卑無恥不但
科臣惡之即臣等亦惡之合行重處至
於蕭大亨歷從一品三年給由到部中
閣曾奉
旨革去官銜以敘功而復歷查官保尚書未
有旋革旋復延至三年考滿之事止據
會典凡在京起用復任官不論為民謫戍
前後歷俸皆得通理大亨先後所任止
是一職中以議獄而革官銜後以敘功
而復官銜
明旨不曰加而曰復則中間為譴責先後為
一官先朝左都御史屠僑以六年考滿
任內曾奉
欽依降五級本部具題
世宗皇帝許其通理萬曆十二年潘季馴以

太子少保刑尚書回籍爲民後以右都
御史起用考滿通理盖
朝廷優禮大臣事在兩可疑似之間往往
稍從其寬如此大亨與二臣事雖有間
理可相推臣等當大亨考文到部之時
初已遲疑歷查往牒援情比擬故疏中
直言亦有成例疏後不敢遽擬恩典中
間歷敘先革後復之詳以取裁於
皇上實未有一字朦朧一毫欺蔽也至於馬
大儒以三月二十一日到京而蕭大亨
考滿到部乃在二月二十九日引奏在
三月初三日有無串通情弊
皇上自有洞鑒總因臣等物望輕微識見短
淺不堪表率致累司官念及於此如刺
在背伏望
皇上檢查原疏有無朦朧串通之弊俯賜昭
雪將臣等罷斥以爲草屬不職之戒臣
無任惶悚待命之至奉

聖旨趙壽祖被劾自宜靜聽公論如何投書
該科甲鄙乞憐人品可知着革職閒住若
聽勘事情未結上緊從公催勘不許庇護
大臣考滿舊例中間曾經降級爲民的既
准通理蕭大亨見任復銜通理非過況考
滿之法原係斥陟幽明兩票上裁與單請
恩典者不同爾部今既詳查事理明白馬
大儒着照舊供職卿等因言引咎具見畏
慎即出用心供職不准辭李應策舉發私
書公直可嘉着與紀錄

北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爲慶賀疏

照得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冊立
皇太子正位
東宮暨冊封
福王　瑞王　惠王　桂王

詔告天下例該各　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齎進表箋慶　賀其表
箋式樣必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
按衙門并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
致臨期差誤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照例差官齎進
慶　賀庶禮儀不忒而慶典有光矣

爲慶賀疏

仰惟
皇上大孝尊親益隆
聖敬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及蒙
詔告天下　恩濟臣民例該本部行移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天下文武五品
以上諸司差官齎進
御前表文一通
慈聖表文一通前來慶　賀其表文式樣必

須預行各　王府及總督撫按衙門并
天下文武諸司欽遵知會免致臨期差
誤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撰擬通行各　王府
及各該衙門依式謄寫并　進庶禮儀
不忒而慶典有光矣

爲恭遇冠禮儀注疏

茲遇
皇上舉行　冊立　冊封大典則　冠禮當

以次舉而臣等先舉一併加冠之
旨敢不博稽詳訂以求至當查得 會典
皇太子冠禮皆設冠席醴席於
文華殿內今
文華殿既為
皇上臨御遣官之地則冠席醴席似不敢設
于 殿內其勢不得不移于 殿之東
序在
皇太子一向請讀之所 親王冠禮舊在

皇極門之東廡若
皇太子于
文華殿東序行禮則
四王之禮其勢又不得不移于
文華殿之西序臣等酌量地勢開具儀注
上請伏乞
皇上欽定臣等遵奉舉行
為慶賀疏
查得累朝舊制

皇太子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即以朝服賀
皇太子
親王加冠文武百官朝賀
皇上之後另具吉服賀 親王載在
會典班班可考
皇太子受賀原有定所臣等以列之儀注中
惟是 親王舊例詣
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行四拜禮今

四王冠禮既行於
文華殿之西序而西序之地勢偪窄百官
次次不能盡容相應候賀
皇太子禮畢百官易吉服司禮監請
四王常服坐西序內文武大臣堂上官及
近侍官拜於西丹墀內庶僚拜於
文華殿門外近西行禮伏乞
皇上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為懇乞

聖明信　諭旨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願
臣等於十六日夜漏下二鼓捧
聖諭盡停礦稅臣民歡呼自夜達旦無不翕
然頌祝者次日復聞
聖意尚欲必行百僚惶惑萬民愁嘆無不黯
然失望者臣等於時即議具疏上聞復
以
聖躬未寧未敢輕有陳奏凡見

皇上批答章疏如平時仰諗
聖體清安乃敢合詞以請夫
聖躬由病而就安臣等所同喜也
聖德已光而復晦臣等所同惜也四海水火
之民一旦釋之復一旦攢之千秋堯舜
之名一旦得之復一旦失之
陛下試思　累朝以來有此政體否此自
聖心所明不待臣等辭之畢也夫
皇上所敬者天也凡有災福皆天也

皇上寬民之諭一下海內歡忭感頌者且億
兆人豈有億兆人歡忭感頌仰天而呼
而天不聽聞者乎取民之旨一下海內
咨嗟愁苦者亦且億兆人豈有億兆人
咨嗟愁苦仰天而呼而天不聽聞者乎
財與民孰重財與天之喜怒災福孰重
則
皇上保身保民之策頃刻而可決矣人之一
身在身內者為重在身外者為輕

皇上新痊之復正當凝神靜攝一切外物勿
以攖懷試思前日之病侍御滿前何人
可以代之珠玉滿笥何物可以療之乃
知在身外者與身全不相關當其急迫
總屬無用何苦以無用之物而敝有限
之精神以營之臣願
皇上省思慮以養神平喜怒以養性布恩惠
於天下以養福夫天下之苦極矣其望
前諭不啻眼穿矣甫慰其雲霓之望而又中

改之民不敢復望矣者二三之令失德
兆之心一旦有緩急即有　詔命民不
敢復信矣臣等所慮萬端有心不能盡
有詞不敢盡但願
皇上力行前諭以安
聖躬以安天下臣等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為言與告成　天眷孔厚恭請
聖駕親郊祀以答　玄貺
恭惟

皇上御極三十載春秋鼎盛如日中天而
青宮與朱邸同開
太子與四王同冠此從來臣民未覩之上
儀實自古帝王難備之完福也惟
皇天為能降福詩曰萬年永錫祚胤又曰我
將我享惟天其佑之蓋天之降福惟有
子孫衆多為最大最久人主受天之福
無可酬答惟有一將一享必躬必親乃
所為報可矣見

皇上以大典之行昭德
聖母徽稱顯號躬薦　慈闈遠近聞之咸稱
純孝臣願
皇上以事
聖母之心事　上天因以行　徽號之禮行
郊祀精誠沂格居歆不遠盖
皇上天之子也子有吉祥必告成於父聞
之且益喜而降福祉益多一氣迎和三
靈錫慶其亨壽考而茂本支者方當萬

年如一日耳臣等不勝懇祈顒望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但今三殿未建
一應禮儀不便親行且郊祀大典豈可率
爾輕易行之還著遵奉前旨遣官攝虔恭
代
為類奏災異疏
臣等看得今歲所報災異為地震者三
為水災者一為火災者二總之天心仁

變明示譴告　君臣上下宜同加修省
以答　天威然歷觀往牒今歲所報比
之前年上年僅十之一臣請言其故夫
天地間一氣耳氣和則見祥氣乖則見
異去歲以前不但災異而已時見怪災
矣此無他臣民之鬱氣多故天地間戾
氣亦多也今歲鴻儀肇舉萬國同歡各
處所報災異比前頓減此亦無他
朝廷之喜氣多故天地間戾氣漸少也以

此觀天人之際顯若提命捷於桴鼓不
可不深省不可不祗畏夫人主事天猶
人子之事親親喜則承歡親怒則引咎
當其已怒而漸回則人當益喜益畏盡
誠盡敬以承之夫歲屢祲而今歲乍收
災屢降而今歲乍減人情久鬱而今歲
乍舒天心久怒而今歲乍霽天下安危
否泰之機正在於此此亦人主益喜益
畏盡誠盡敬以承天意時也臣聞漢時

河決平原丈臣皆大書於冊以爲災異
者謂其將爲國家害而先見兆耳若河
全決則非徒爲兆而已蓋實爲　國家
害者也夫政令如流水一壅則難通綱
紀如堤防一決則難塞人情鬱而不達
則防川者反以潰民力以竭而不堪則
載舟者反以覆既關　國運亦象人事
論爲兆則應如影響論爲害則近在眉
睫臣等竊謂

皇上所當祗畏深省修德修政者莫急於此
伏望
皇上念天人之際可畏感應之機甚神發章
奏以達羣情補缺官以綜庶務任臺省
以開言路釋滯獄以雪沉冤減宣索以
佐國儲停礦稅以蘇民力仍
勅大小臣工精白一心分猷共理毋狃因循
毋避勞怨毋事粉飾毋滋分爭使
朝廷之上眞欲修舉政事則決民盡國之

事不滅而自除倖寡之間真欲報荅
朝廷則畛域異同之見不攻而自破總之
臣子以真心同心仰荅
主上而君臣共以真心同心仰格
皇天則修省之實而導迎和氣之本也伏惟
聖明采納
為遵部懇恩祭舊臣微忠俯賜贈謚
併乞開壙　卹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
男河南新鄭縣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
臣父拱由嘉靖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翰林院編修蒙
世宗皇帝充日講官恭事　裕府藩邸歷陞
侍讀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總校重修永樂
大典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府事禮部
尚書蒙

世宗皇帝簡入內閣辦事供事
穆宗皇帝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任重修永樂大典告
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奉勑知經筵事
總裁
世宗肅皇帝實錄忽疾發具奏乞休蒙
穆宗皇帝准馳驛回籍調理尋復召起以原
官兼掌吏部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建
極殿大學士奉勑進授勳階柱國遷中

極殿大學士雖時朝　覲會同都察院
加意體訪虛心衆酌去留秉公以請
上裁中外允服廣東海寇猖獗屢促撫臣剿
除審授機宜設立州縣選擇守令專責
統轄使廣東阽危復安貴州土官安國
亨疑畏即推誠斡旋西南底定與有微
績遼東邊外女直達虜汪住等侵擾邊
疆請　勑令撫臣會同總兵整兵搗剿
當陣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首二

穎奪薇明甲二百餘副達馬六百餘匹
夷器無算北虜奄荅世為中國患趙全
等九人又以中國人甘為虜用城居板
升領衆數萬每歲內侵會奄荅孫把漢
那吉來降密授總督方畧奄荅款塞稱
臣獻趙全等九人於 闕下二陲晏然
又恐久則生變乃請
穆宗皇帝封奄荅為順義王進馬謝 恩其
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由是套虜吉

能等亦慕義而來西北一帶邊民釋戈
荷鋤息鋒安枕全百萬之命省百萬之
財至今賴之臣父又親受
先帝顧命奉
皇上登極惟恐有負
先帝遺託條陳五事有裨新政萬一奉
旨回籍朝夕焚香祝願
聖壽無疆皇圖鞏固臣父不幸於萬曆六年
七月初二日病故臣妻一品夫人張氏

具奏乞 恩復蒙
皇上憐念舊臣准復原職賜祭賜葬竊念臣
父一介草茅遭逢
聖世歷官一品叨任元輔不惟平生遇
主遂沐寵榮抑且每事秉時幸臻續效講讀
先皇裕邸實多犬馬之勞暨續南北封疆盡
著敉寧之效既竭生前之悃宜有身
後之恩榮但祭葬雖已俯賜而議贈[illegible]
爾未周臣昧死上請查得大學士馬自

強張四維與臣父品級相同贈謚已全
臣父行能雖無踰於二臣其遇荷
世宗皇帝拔擢親承
穆宗皇帝臨前顧命及躬逢我
皇上正位之始依託 寵靈與僥倖勞積視
二臣實久且多伏遇新詔 皇恩遐荒
普及臣父舊臣乞 垂憐憫至於臣母
張氏病故於萬曆十六年臣伏覩
卹典條例內開兩京二品以上文官並父母

妻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內有病
故在先者許於故後應得祭文內列名
並祭臣母累封一品夫人正與例合又
查得馬自强妻李氏張四維妻王氏一
切　恩卹俱蒙
皇上准給臣母事體正與相同伏望
聖明勑下吏禮二部再加查議准補給臣父
恩卹贈謚僃錫並臣母開壙合葬仍准臣父
列名並祭則臣父母仰受　洪恩當結
草銜環以報萬一於九泉矣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司手本查開本官履歷與
奏相同考功司手本查開本官隆慶元
年四月內該兵科給事中歐陽一敬題
爲再申忠悃夕罷奸横不忠輔臣愜公
論以光新政事內論本官拱之性行本
極傾危拱之才識實是濟惡蹤跡閃倏
情態乖張敢爲奸暴行私不恩公忠體
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等因奉
聖旨高拱侍講讀年久端謹無過朕所素知
你每攻擊不已是何主意拱着照舊安心
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廣東等道
御史李復聘等題爲陰惡輔臣欺君蠧
國仰乞
聖明早賜遣斥以銷禍胎以定人心事內論
本官縉紳元惡治世奸雄貪淫汙鄙既
無望於潔身陰險彊梁更安有於靡濟
等因奉
聖旨高拱事朕多年勤勞素着你每說大奸
臣惡有何指實朕初嗣位無故即去一輔
臣豈不有傷大體況已屢有旨處分了你
每紛紛排擊必欲求勝何耶且不究拱着
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工科給事
中李貞元題爲懇乞
聖明亟罷屢被論劾輔臣以順輿情以全恩
體事內論本官清朝無倖位之臣內閣

非容奸之地令拱姑爲求退之狀而實
懷患失之心等因奉
聖旨高拱已屢有旨眷留如何又來眷瀆拱
着安心供職吏部知道欽此又該兵科左
給事中魏時亮題爲懇乞
聖明全大臣之節重　主上之權遠罷不堪
留用輔臣以安　宗社事內論本官不
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瀆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眷知吏部知道欽此
又該工科都給事中馮成能題爲邪正
相持人心靡定懇乞
聖明斷從公論以安天下事又該禮科都給
事中何起鳴題爲懇乞
聖斷亟從天下公議罷斥屢論輔臣以定中
外人心事又該浙江道御史王加言題
爲懇乞
聖明果斷以處輔臣事又該直隸巡按王廷

瞻題爲輔臣七被論列不堪再留乞
賜亟罷以昭乾斷以隆新政事等因俱論本
官不職緣由俱奉
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欽此又該直隸巡
按鄒杰題爲輔臣屢被人言懇乞
聖明早賜宸斷以全臣節以隆　聖治事內
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吏
科等科給事中岑用賓等題爲懇乞

聖明精鑒別慎去留以定國是以重輔弼事
內論本官不職等因奉
聖旨高拱留用已屢有明旨你每何又奏擾
拱着速出供職以副眷知吏部知道欽此
及查本官一品未經考滿驗封司手本
查得隆慶六年正月十二日以
勅諭給本官誥命伊妻張氏封一品夫人在
案翰林院手本查得本官於隆慶元年
四月內以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同知經筵事各等因回
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卸典條例內二款凡遇大臣亡
故應得謚者除文臣行查吏部將本官
生平履歷有無論劾詳悉開報外本部
仍廣加咨詢稽覈明實必其節槩為朝
野之具瞻勳猷係國家之休戚公論允
服毫無瑕疵具由請自上裁又一款
一品官妻封夫人者祭一壇又一款二

品以上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俱
許附葬惟投封夫人者例給開壙工價
又一款其品官妻係贈夫人者亦許並
祭及查原任吏部尚書兼大學士已故
高拱先年病故已經造有墳壙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吏部尚書
兼大學士已故高拱嗣男河南新鄭縣
學廩膳生員高務觀奏乞伊父贈廕諡
號并伊母張氏祭葬一節除贈廕移咨

吏部議覆外為照本官器本高明才兼
謀斷爰從講幄入贊機廷以輔弼之任
而握銓衡則威權不免過重自搏擊之
餘而當樞要則恩怨不免太明然其人
實有憂國家之心兼負濟天下之具
意常不可一世慮則常在四方即如虜
安國亨之罪不煩兵革而夷方自服
國體常尊所省兵餉何止數十萬又如受
那吉之降濤示羈縻而大虜稱臣邊氓

安枕所全生靈何止數百萬此皆力為
區畫卓有主持當其成敗利鈍之未形
不顧毀譽身家而獨任倉皇去國孤
臣之罪雖明寂寞豈稽君子之澤已斬
相獻炳若家對蕭然論者謂其意廣而
氣高間不合於中道要之性剛而機淺
總不失為真人臣以為如拱者量則非
大心則甚忠自為謀則疎為國謀則
遠集思廣益調劑官府則不足長駕遠

馭計安邊境則有餘跡不足以累其心
功實足以盖其過宜加易名之典以勸
任事之臣或以方當議謚聽公論于輿
評或以曾佐繁機出
戍命于宸斷皆非臣等所敢定擬其妻張氏
已封二品合照例與祭一壇開壙合葬
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與本官列名並祭河
南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

燭紙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一員致祭
仍行工部照例開壙合葬等因奉
聖旨高拱雖屢被論黜但在閣之日擔當受
降至今使壯虜稱臣功不可泯准與他謚
伊妻照例並祭合葬
爲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矜憫賢勞俯賜　卹典以勵臣忠以光
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原任工部左侍郎守制回籍今故沈節
甫男翰林院檢討今丁憂沈灌奏前事
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歷
任與奏相同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各等
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內一款文官三品

本身祭葬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其
未及考滿病故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
一款文官三品如妻先故者俟夫故之
日方行祔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爲照已故工部左侍郎沈節甫實歷正
三品俸未經考滿時以居喪在籍病故
除贈官一節聽吏部另行議覆外看得
本官貞靜持身澹泊明志屢進屢退居
家曠若無營守道守官署部毅然有執

蓋清慎之褒兩見於
特旨而恬退之譽又著於公評據條例三品
未考滿官給祭一壇減半造葬但本官
去考滿之期止差一月而合從三品俸
計之已歷四年例有二品三品併叙年
資給與正三品全葬則正三品與從三
品併叙當給與從三品全葬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浙江布政司轉屬吏
給官錢買辦祭品等項就遣本布政司

堂上官致祭仍行工部照例造墳安葬
其妻唐氏祔葬允宜惟
賜謚一節本官向係士論所歸與其里居之
日最多則月旦之評為確合無行彼處
撫按覈明具由上　請定奪等因奉
聖旨
為遵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　卹典以光泉壤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日講官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教習庶吉士今病故敖
文禎男生員敖景喆奏臣父敖文禎
卹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
准吏部文選清吏司手本查開本官履
歷與考功清吏司手本查開本
官三品未經考滿任內並無論劾翰林
院手本查開本官妻於萬曆十九年九

月內題充日講官又於二十九年十月
內復題充日講官驗封清吏司手本查
開本官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內遇
詔伊妻黃氏贈淑人各等因回覆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　卹典條例內一款三品官病
故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
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又一款
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
等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三品

祭併及其妻又一款侍郎兼學士贈尚
書者祭二壇又一款三品文臣若妻先
故者候夫故之日方行祔葬又一款凡
遇文武大臣應得謚號者備查本官生
平履歷公論允服毫無瑕疵者具請
上裁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日講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故
款文稹講讀近臣顯身官次一應
卹典委宜從優除贈廕移咨吏部徑自議覆

合於常例祭一壇外加祭一壇仍給全
葬及照本官提躬一意清修仕路恥由
捷徑賢關視篆式宜造士之猷講幄談
經茂著責難之義入就進而已獨退世
而圓而已獨方雅有松栢之操逞娿脂
韋之態相應易名以符公論恩典出自
朝廷伏惟
聖明裁定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祭文擬謚號伊妻黃氏附

名並祭其聞喪祭一壇合在京舉行順
天府買辦香燭獻光祿寺辦祭品就遣
本部堂上官致祭其下葬祭一壇行江
西布政司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等
項就遣本布政司堂上官致祭仍咨工
部照例差官造墳安葬伊妻黃氏祔葬
等因奉
聖旨

宗伯集卷之五十五終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

壯海馮琦用韞著

奏疏

禮部稿

為黃河淺涸災變異常懇乞

聖明亟圖消弭以維治安疏

比聞陝西河州城北黃河水竭僅有七尺臣等不勝駭愕此緣臣等典禮曠職致河流失常席藁修省無容他諉顧臣

等犬馬之誠豈遽足以動天所恃者

皇上一念之挽回耳今歲火星入太微垣月光如赭風霾塞天黃霧晝晦占候中有天下大擾關梁不通兵車滿野等語業已足為寒心然未有如此河之為變且異者夫河出崑崙入中國經秦晉梁趙淮徐而東注蓋中原血脈大總萃處也昔夏商之季伊洛告竭尚為異兆廼黃河為亘古巨浸豈容竭澤古時間有斷流率由山傾沙塞夫有因而塞如血脈因病而底滯耳無因而竭則病在內傷血脈乾竭矣臣等且置事之吉凶而策

國家之利害西北之河天設此險以限華夷東南之河天委此利以轉糧餉而今徐淮之下流塞業可涉運艘不前洮河之上源又告枯竭不過三尺就目前事理事勢已自了然然揆諸事應亦非誣漫竊謂河瀆之行地猶元氣之周身而

貨財流布於天下也今天下財力可謂匱詘而元氣亦已耗矣論

國家之經制則千瘡百孔其費難支論百姓之困窮則十室九空其情可憫夫閭閻貧矣府庫貧矣獨貂璫與參隨土棍之家富耳則神河天塹源涸流徙而中乃更挾百川之勢以衡

祖陵而阨運道斯亦氣索而財壅之徵象也人情饒則安樂匱則愁苦民愁苦矣亂

直須將耳覩者備悉監縣永作惡已極
致此各徵要之河南關天下不獨秦分
也聞者滇以張安民故火廠房矣粵以
李鳳釀禍欲剖孕其腹矣陝以委官迫
死縣令民洶洶不安矣兩淮以激變地
方打搶官舍錢糧矣遼左以余東翥敲
碎屍抄家矣土崩瓦解在所見告試觀
此等民情譬之壅水有久而不潰者乎
比者解澤將師也青來布若樂相形則

其苦滿甚恩怨相激則其怨轉深苦怨
之極何事不有大小諸臣類言亂在旦
夕比雖亂形屢見而旋復撫定
皇上若以為皆恐動之詞而不盡驗不知向
來多事大畧以調停小定耳其間屈情
屈法招辱招損已不知幾何今獨法度
尚在莫敢先發若人到必死勢到必窮
亦必有法度所不能制之時夫民怨猶
火也小而炎竈大而燎原總是此火耳

自古大禍亂難撲滅者即小激變而失
於收拾者也 天心仁愛星變不已而
以日光示之日赤不已而以河竭告之
勤勤懇懇真不啻耳提面命
皇上寧得無動心乎夫
皇上求雨則雨應禱雪則雪應 天心人意
呼吸可通即如項者熒惑犯太微未幾
聖體違和一換 德音旋復退舍
聖躬大安之日與火星順度之日相符以此

言之可謂天象渺茫否乎伏望
皇上懍然深思曠感貴始勿為循牘避殿之
文當求修政修德也實亟減礦稅撤回
中使仍、
勅大小臣工同心憂 勵精圖修舉則人心
既悅 天意自回將見四海安瀾九河
順軌特在
皇上一念轉移間耳
為敬陳救急易行之策以收天下人心

疏
自簡稅事與天下民力可謂極窮民情
可謂極怨臣等前疏已悉不敢贅陳伏
讀
聖旨朕心仁愛自有停止之時臣等不勝欣
誦但
皇上一溫言無之而中使以百千豺狼噬之
民窮怨之極憂有掾擾之狀平居如此
倘遇水旱之災風塵之警必然變亂無

疑一有變亂不得不罷此時悉不自
上出民亦不知感矣臣等同心商量嚴急之
策最易而可行者欽爲
皇上陳之去歲楚民洶洶
皇上一易中使楚帖然無他以用舍得宜故
也今天下最爲民害萬人所指者遼東
之高淮淮上之陳增廣東之李鳳陝西
之梁永雲南之楊榮五人之惡皆不減
陳奉天下小民不堪擾害因此歸怨

朝廷臣願
皇上照陳奉例將五人撤回其原管事務歸
併就近內臣廉忠謹慎者管理此
責一下小民始知害百姓者乃是中官而除
百姓之害者顧我
聖天子也蓋遼東是京師屏障淮徐是天下
咽喉皇可少令反側即陝西廣東皆
國家財賦戎馬雄鎮而雲南孫懸天末控
制西南諸夷又豈可少令反側此五人

不換則此五方不寧而 國家之大憂
集矣今文武官員滿天下而莫敢不奉
約束者有斥陟故也獨此內官乃無斥
陟賢者何所勸不肖者何所懲任其作
惡國事何堪天下紛紛章疏大半爲此
五人而發五人若除
皇上之紀綱亦振 仁恩亦流耳目亦得清
淨心思亦得逸豫在
皇上無所減損公私兼利無不如意矣夫誰

非中使誰非奉差而天下獨怨此五人
者何也以其行事最酷烈而手下人最
放肆故也
皇上何不召回民之所怨者而姑以畀民之
不怨者且其人即在
皇上所差之中使就近兼管朝夕 命而
任事王使而易訛王簡而易行請以王
忠代高淮不然則孫隆亦可請以曾保
代陳增不然則豐祿亦可請以李敬代

李鳳不然則劉忠亦可請以趙欽代梁
永不然党存仁亦可揚榮之差則以萬
里孫懸之鎮貴之鎮巡官照額代進亦
可前項各監遣下事務皆令就近各監
各官兼管不必另差以滋煩擾如此則
免參隨等役之害省考出漏卮之費民
猶可勉強而亂猶可緩發也夫圖治當
去其太甚級患當先其最急者而先處
此五人令此輩知

朝廷法度皆有所忌憚令可姓知
朝廷仁愛皆有所係屬可救蒼生倒懸一
半可收天下人心一半即前日
德音旋發旋收亦可藉此以詘天下而有詞
於後世也臣等赤心為 社稷謀為
皇上謀直是夜不安枕食不下咽伏惟
皇上採納施行

為禮儀疏

查得 會典凡朔望日文武百官於

皇極殿朝參後赴 文華殿詣
皇太子前行禮暨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
節俱合行慶 賀禮又查弘治九年禮
部為禮儀事奉
聖旨慶賀禮待加冠後行欽此又查隆慶二
年禮部為禮儀事請照 會典於每月
朔望行禮及 千秋節正旦冬至令節
行慶 賀禮奉
聖旨是欽此令

皇太子冊立加冠禮成一切朝見禮儀
臣不敢不具疏上請合無自今以後遇
皇上陞殿之日百官朝參後即於
文華殿門外東間設座内侍啓請
皇太子陞座百官行禮如遇
皇上朔望免朝之日惟復別有
聖裁其 千秋節及正旦冬至令節合照舊
例行所據合用陳設儀仗侍衛人員當
預先通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

為禮儀疏
為照八月十七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所有各項禮儀例該禮部官
啓奏又該本部題萬曆三十年八月十
一日敬遇
皇太子殿下千秋令節例該各 王府及
天下諸司進箋慶賀至日文武百官各
具朝服赴
文華門致詞稱賀一應禮儀已經本部題
奉
聖旨欽此遵行各該衙門欽遵外
例該禮部啓請但臣抱恙註籍左侍郎
未蒙 欽點右侍郎李廷機未任所有
前項禮儀難以曠缺相應題請
簡用左侍郎一員代臣供事或別委詹翰衙
門暫充啓奏啓請官臣等不敢擅便伏
乞
聖明裁定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為參進 東宮初次開講儀註疏
萬曆二十二年本部具題
皇長子出閣講學儀注奉
聖旨此初出講儀乃東宮出閣儀况皇長子
未行冊立不用侍衛儀仗自着提調輔臣
并侍班講讀等官行四拜禮内侍進案不
必用禮部及鴻臚寺官其謁告先師及
其餘俱依擬行欽此臣等仰誦
聖謨剖悉甚明裁酌允當蓋未行

冊立之先則
皇長子出講之禮自當簡已行
冊立之後則
皇太子出閣之禮自當詳謹據 會典所
開再爲叅酌新春第一次出講當照
累朝已行舊例備 東宮出閣之儀謹開具
儀注上 請其每日講讀不用侍衛侍
儀等官相應照常行至於提調侍班講
讀校書侍書起案徹案等官及侍衛儀
仗等項合行翰林院及各衙門預先遴
選備辦徑自題請施行伏乞
聖裁
爲星變頻仍
天心仁愛敬陳修省第一實政懇乞
聖明早奮乾斷以荅 天譴疏
臣等於九月二十三日夜見東北方有
星大如雞子青白色西南方有星太如
碗亦青白色尾跡散光照地西南行後
有二小星隨之復有流星數千四面紛
紛交錯而行不勝駭異致數疏懇
皇上消弭禍本乃忽於本月二十日接得福
建巡撫朱運昌揭帖內開八月二十五
夜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發響一
聲裂開中心紅兩邊白圈轉一半身學
能動九月初六日夜一星圓大似碗身
色血紅燦爛霎時變爲五聚成堆各如
碗大俱血色至三更復并爲一血紅如
初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總歸爲一
大如米篩俱血紅色至雞鳴又復碗太
臣等相對驚嘆何今歲星變相仍若此
至福建所報則又從來耳目所未覩聞
竊惟 天之於
明主如父母之於愛子也事有不可以言示
之又恐卑誠之撼之太急復少緩之暖而
不敢又隨告之 天於
皇上何其諄諄仁愛無已也幸等耶[illegible]

書而閭諸遣華皆謂政散民流之象而
或以爲主兵竊見海內小民實有皆罣
困苦流離騷動之情而莫爲
上聞故天以象戒之若曰庶民惟星星流散
如是民流散亦如是是可不爲大懼乎
以海內百姓而十分之其二爲富厚有
室家多地著而不輕於流徙其二爲經
商服賈者水陸之利其四則爲貧窶饑
寒仰藉地業商賈之民力作以給朝夕
其二則無賴惡少游手游食不爲流冗
棍猾仰機利而食則爲盜賊主魁挺而
走險者耳以令天下所差礦稅中使不
下數十輩每一人所帶原奏參隨司房
委官又不下數十人其爲地方積棍及
他縣逃軍逸徒罷吏廢士奔走而饕食
者又不知其幾何人此輩皆不顧名義
不畏法度不管百姓死生不諭　國事
成敗見錢即取取財必盡更不留一分

贏餘與百姓聚居者而嚇之曰盜礦耶
行者而執之曰漏稅乘宗族之嫌隙而
獻之曰指匿乘田廬之貿易而訐之曰
漏契百姓傾所有與之則破家不傾所
有與之則殺身於是乎鬻田土廢室廬
停織作止負販勢不能不爲流移而又
無可流移之地何地無礦何地無稅往
有不農不商至貧極匱始可免於剝削
而不農不商又無以給衣食務者委於
溝壑强者起爲寇盜耳蓋十分天下之
百姓八分俱爲魚肉其二分無賴者爲
禺俎而彼亦自知朝不謀夕一朝事敗
攘臂搆釁爲亂民倡即若輩也故夫爲
禺俎者驅民以散者也而爲魚肉者討
無復之而勢不得不至於敗者也百姓
聚則無事至於民散共爲兵禍尚何忍
言夫盜起兵也誅盜之兵亦兵[illegible]宜[illegible]
而無應則已星占而應宜可[illegible]

我若謂天道玄遠何以下有流散之情
而上即垂流散之象若謂小民微細何
以關聞情狀乃至上動天文乎其最顯
庶邇者莫如閩地之星異夫張璉闞應
隆撫易山仙金十嵩白金三十萬之蹤
為時無幾可而流星之見於彼者一裂
為二二分為五五聚為一一又分而為
五
明旨方發天象已著天之顯赫威靈亦何可

畏也蓋 國家最嚴者夷夏之防而最
亟而不可犯者整山帶海之界機易遠
在海外七日夜乃至絕海異域洋盜島
賊出沒之地郡有金可採非中國之人
所能為也倘或無金可採又非中國之
奸人所宜去也二三奸徒實懷不軌駕
長舸犯洪濤聚賊徒而銜王命名為採
金於山而實掠財於海其富商大賈往
來琉璃呂宋諸國而納稅於關者惟所

欲而掠之掠之而勝則以付一奉
皇上而以什九潤囊橐而商賈不通矣掠之
而不勝別生事端彼且被外夷之殺僇
損 國威矣彼且身挾重貲往而不返
又或勾引異類窺伺內地通倭之路開
而防海之禁弛矣即使萬萬無事而以
取利之名傳於外夷亦非所以揚中國
之德美增 日月之光華也伏乞
陛下深惟星變之異洞察民散之理信

仁愛停止之旨杜盜賊兵革之端將各處礦
稅悉行報罷嘉與海內元元生養休息
使離散轉為飽煖盜賊轉為良民兵危
轉為袵席其張嶷閻應隆妄開海禁以
生夷釁立置極刑以消天變則邊防可
固 國勢無虞
九廟神靈可妥萬年金甌無缺矣伏懇
聖慈裁納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為請給 勅書關防以便遵守以杜奸

弊蹟。

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萬

曆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該羽林前衛

指揮同知袁順時奏爲獻現銀供急用

以免遺漏以副民情事奉

聖旨這所奏江南徽寧二府買產稅契約銀

十五萬兩便着南京守備內官邢隆等會

同撫按等官查勘收解進用立限與他該

衙門知道欽此竊思臣等前往彼處查勘

徵收遵 旨會同撫按等官移文府縣

若無 勅書何憑遵守若無關防往復

移文則弊端百出有虧 國課臣等亦

難行事其防奸緝弊非土民莫能盡知

伏望

萬歲爺爺俯給勅書關防人心悅服臣等稱

以遵行 勅書到日臣等責同土民吳

良輔方坤戍前往彼處移文府縣逐一

清查造冊徵收解進庶國課無虧而人

心遵守則弊端屏跡矣等因奉

聖旨是勅諭關防都准與他該衙門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等題稱差

往徽寧二府徵收買產稅契銀兩乞要

勅書關防一節爲照該監以徵收銀兩上下

文移必取關防爲信該本部查得

國朝舊制有一官止有一印故官可以無

攝多事從未有二事而必須二印者也

再查該監先年守備南京已給有關防

一顆即以此徵收各項銀兩及文移往

來無不可者如以稅契一事仍欲重給

關防是有一事輒用二印恐印文愈多

稽查愈不便適以啓奸費而滋之擾也

合候

命下容臣等知會本監即將前項關防使用

不必另遺所有應給

勅諭行移翰林院撰擬外等因奉
聖旨這關防御前已給與了
爲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題前事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
奏懇舉湮祀惇重典以光

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　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
明統順易世之後禋祀杳然蓋由當時
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本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故建文
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
此一念也天地鬼神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宮中變起之後
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設

葬以禮矣而恐殄滅其成時之祀子緣
子享以不歷受誅他日又曰使子享而
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錄用矣
而恐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即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
晚年又劉諭禮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
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當亦首肯
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
親王之權以激壯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嘗

有保全
成祖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
南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
失奏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郢
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
有未祀之魂親亦豈忍使五年臨御之

君無一綫之血食與時尚謂缺典後世
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
體臣請於
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庶
高皇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於
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臣等曷
勝惶悚待　命之至

為大比届期乞
賜申明省直歷滿應試通例以便遵守疏
照得歲貢選貢恩貢例貢官生恩生入
監者俱謂之監生京府鄉試另置中額
制也而聽選監生許就本處鄉試亦制
也從其便也蓋歷滿歸家而復之京師
科舉往返數千餘里誠不便於孤寒之
士然南方監生多利於京闈而北方監
生多安於省試則中式難易之大較耳

查萬曆元年有監生上選未及行取者
起送兩吏部應試之例萬曆九年有監
生歷滿回籍者悉聽提學官取送本布
政司鄉試之例而二十五年有選貢歷
滿歸本省者提學官考選應試試卷不
分皿字之例俱各遵行已久第如北直
入北監者應北京試南直入南監者應
南京試原無在監在歷在籍之別京闈
監生編號中額自有舊規亦無提學起

送與諸曹六館起送之例而兩科未及
申明於是有以監生占生員之額如丁
酉而生員稱不便者有以監生分監生
之增額如庚子而監生稱不便者乃知
本處鄉試之法為各省監生設非為兩
直隸設而監生編生員之號在各省則
可在兩京則不可何也各省監生可京
可省而兩直則總之京闈無有兩也各
省監生中式無另額而兩京監生中式

有另額也無另額則合之有另額則分之此理之確然而不易者今科場在適宜再明白申飭一應歷滿聽選監生各省除起送兩京應試外其願就本處鄉試者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生員一體編號取中不得另分四字以妨收錄兩直仍赴提學御史及吏部各考送京府應試不分貢粟官恩通與監歷諸生一體編號取中亦不分有無增額通不許混入生員及另加識別再有差錯提調各官俱不得辭責如此則十三省既聽其便又不妨其進取之途兩直隸各仍其舊永不復有紛更之擾科場事宜較若畫一矣伏候

聖明裁爲定制通行順應各省直及各提學

官知會施行奉

聖旨是

宗伯集卷之五十六終